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17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幸运儿彼尔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周永铭　甄建国译

幸运儿彼尔

上册

彭托皮丹著



二十世纪外[illegible]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麦〕彭托皮丹著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上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РИК ПОНТОППИДАН

СЧАСТЛИВЧИК ПЕР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幸运儿彼尔

〔丹麦〕彭托皮丹 著

史慎微 余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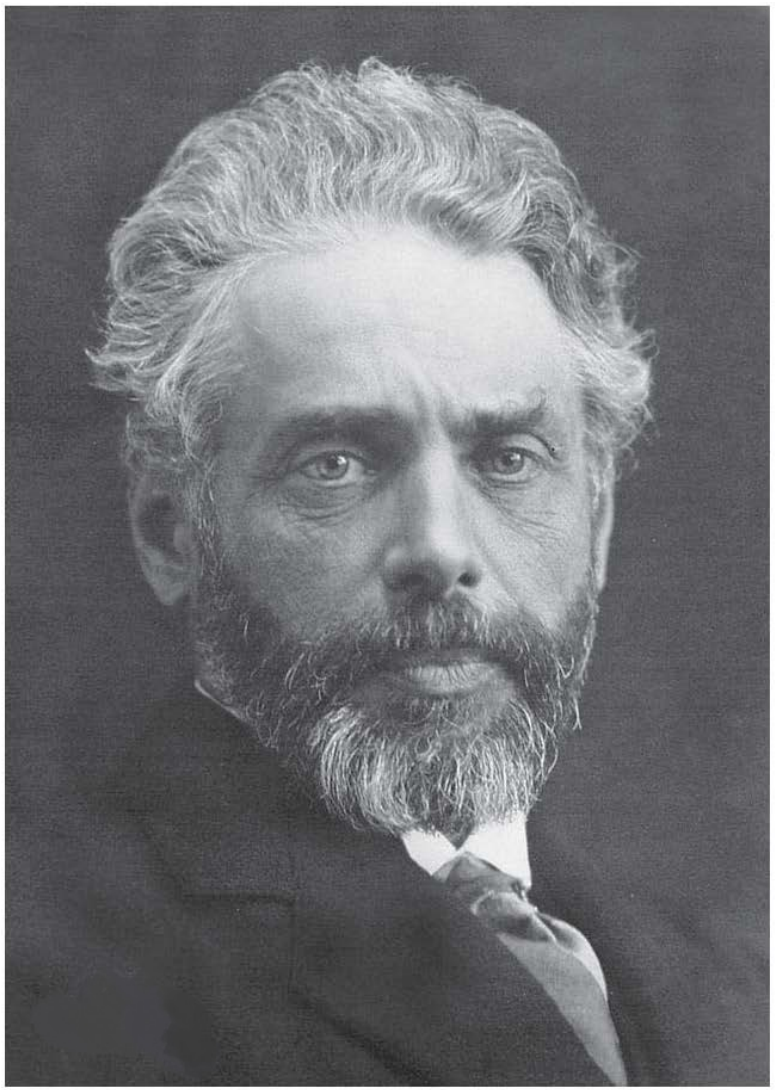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10 字数 570 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27-0759-8/I.389

上下册定价：13.45 元



〔丹麦〕 亨瑞克·彭托皮丹（1857—1943）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17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

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

周永铭

我们知道丹麦的现代工业发达、农业先进，也知道丹麦闻名全球的诗人与童话大师安徒生，还知道那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批评大师布兰代斯，其他作家也许就知道得比较少了。

其实，丹麦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近代以来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断涌现，本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有三位。本书介绍的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与他的同胞卡尔·吉勒鲁普在 1917 年最先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吉勒鲁普以德文写出的《磨坊血案》等代表作，本丛书作过译介。这里推出的彭托皮丹则是以丹麦文写作的又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19 世纪 70 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丹麦取得突破性进展，丹麦文坛涌现出一批围绕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写作的作家，亨利克·彭托皮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亨利克·彭托皮丹 1857 年 7 月 24 日出生于日德兰半岛弗里德利西亚的一个牧师家庭，在拉诺斯市度过童年时期。1873 年于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后，来到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1876 年夏天，他在瑞士旅游途中写下《恋家》这部处女作，并萌发出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1879

年彭托皮丹因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不满而中断学业，前往其兄开办的人民高等学校任自然课教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同年他写作的《教会后裔》因内容冒犯教会而被退稿，然而文学创作中的首次挫折未能阻止他的创作热情。1880 年服完兵役后，他继续从事写作，《折断的翅膀》终于在 1881 年发表。1883 年他放弃教学，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彭托皮丹根据自己农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对现实生活中的虚伪和不道德进行抨击，对艾斯特罗普政府时期左翼崇尚空谈的做法作了批评，同时也对乡间生活中的丹麦农民自我陶醉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善意的讽刺。

从 90 年代开始，彭托皮丹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在前后 26 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希望之乡》(1891—1895)、《幸运儿彼尔》（1898—1904）和《死亡王国》(1912—1916)，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丹麦社会发生的全面深刻变化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丹麦各阶层人物的心态，提出了宗教、道德、哲学、艺术及丹麦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以自传体小说《幸运儿彼尔》最为成功地反映出丹麦社会在世纪之交所经历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变革，勾画出丹麦完整的图像。

彭托皮丹所处的年代正值丹麦国运不昌、国力削弱。18 世纪下半叶以后，在欧洲大国纷争中，丹麦先是与俄国结盟，结果招致英国于 1801 年对丹麦不宣而战，哥本哈根被轰炸，丹麦海军也于 1807 年被英舰队全部击沉于锚地。丹麦转而同法国结盟与英对抗，在拿破仑一世失败后，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瑞典。1864 年，丹麦宣布将日德兰南部丹德边境地区的石益苏勒格并入丹麦，导致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出兵对丹麦发动战争，丹麦战败后被迫签署《维也纳合约》，将石益苏勒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州割让给普、奥，丹麦版图随之减少到历史上最小的地步。与此同时，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丹麦立宪议会于 1848 年颁布宪法，废除君主专制政体，改行君主立宪。至 19 世纪末，丹麦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的村社制为合作社制所取代，农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农牧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宗教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彭托皮丹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当时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布兰代斯在《19 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一书中，敏锐地批评了丹麦文学没有跟上欧洲形势的发展而拘泥于旧日的浪漫主义，出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局限性越来越大。他提倡现实主义夫人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应从实际生活中来，应当研究现实生活”,“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同时，他还抨击丹麦贫弱、暗淡的现实，认为丹麦比欧洲各国要落后 40 年，呼吁在丹麦开展一场“精神革命”。彭托皮丹以他的长篇名作《幸运儿彼尔》积极支持布兰代斯的激进主张，并以布兰代斯为原型，塑造了激进的革命领袖纳坦博士的形象。

小说主人公彼尔出身于牧师世家，自幼便与家庭格格不入，随着年龄增大，他的叛逆性格愈发明显。他不能忍受以祈祷开始和结束一天的生活，更不接受严厉的牧师父亲和病弱的虔诚的母亲引用《圣经》的教诲。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他终于得以离开家前往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而他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世代以从事神职为荣的家庭的挑战。然而他很快便对学院陈旧过时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满，私下着手进行改造日德兰半岛运河系统的设计。犹太人伊万·萨洛蒙同情并支持彼尔的工作，彼尔在与这位大批发商的儿子的交往中爱上了他的妹妹娅柯布，希望通过与萨洛蒙家庭的联姻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萨洛蒙一家的支持下，彼尔出国深造。然而，家庭的阴影仍在伴随着他，得悉父亲病危，他立即从国外赶回家乡为父亲送终。因为不愿意与操纵市场经济的股票经纪人同流合污，彼尔的工程设计未能实现。同时，因为世界观方面的深刻

分歧，彼尔结束了同娅柯布的恋爱关系。在伴送父亲灵柩回故乡的途中，彼尔再次折服在基督教的教义下。在日德兰半岛宫廷狩猎总管庄园做客期间，彼尔结识了布洛姆贝格牧师的女儿英厄，他们相爱并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但是事业的挫折使彼尔的精神始终处于忧郁之中，彼尔不愿意因此影响英厄和子女们的生活，他只身一人来到荒凉的西海岸工作，在孤独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浸透着对基督教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反对以宗教愚弄人民的思想。彼尔的牧师父亲为人古板，思想守旧，蔑视世俗的幸福，与镇上人格格不入。在家里，他行为专断，对子女们缺少亲情，生活方式多年不变，气氛令人窒息。后来成为彼尔的岳父的布洛姆贝格牧师，表面看去作风开明，能够接受并容忍新生事物，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自己的父亲年老多病，他却不给予任何照顾；为给自己更换马车，便放风说因为收入太少想调走，让教区的教民们凑钱为他买车，而他连声谢谢都不说；为了让自己的未来女婿的降低地下水位的计划为教民们所接受，他利用布道的机会进行宣传，而对因为困难找上门来的信徒，他却以为他们祈祷的空话把他们打发走。实际上，他只是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别人如何议论上帝他并不在乎，而如何看待他才是最重要的。当彼尔在宫廷狩猎总管夫人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以后，他曾试图影响他的恋人娅柯布，而娅柯布在复信中历数基督教所犯下的罪恶后，要求基督教会对着众人下跪承认自己的所有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基督教会的憎恶。

《幸运儿彼尔》对那个时代丹麦人气质中的落后面提出了批评。书中引用纳坦博士的文章，说在欧洲国家大步前进的同时，丹麦人，特别是丹麦的农民仍然自满自得，丹麦国内生活停滞不前，一切照旧不变，令人以为是到了个昏睡的国度。艺术家们崇尚空谈，画家弗瑞乔夫和诗

人保尔·贝格都沉迷于对美的追求中，全然不懂实际生活需要能够实际行动的人。就连被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的纳坦博士，对科学的进步也知之甚少。书中多次引用猪倌和山精的故事，说他们虽然坐在王家的宴会桌旁，可是心里想的还是自家的饭菜；虽然向往阳光，可是一见阳光便又缩回到地下的洞穴中。年轻时的彼尔，虽然也有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但在屡遭挫折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以一个公路检查员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记者杜林本来不学无术，但因卖身投靠实权人物便平步青云，最后居然当上国会议员。操纵股市的金融投机商本哈特为了击败对手，想利用彼尔的工程设计为自己服务，而他的目的一旦不能得逞便把彼尔一脚踢开。放高利贷的森诺高对借出的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而不管借钱人的死活。那些原本支持彼尔工程的高官显贵们，一旦听说彼尔解除了同富商萨洛蒙女儿的婚事，便马上转变态度，对彼尔的要求再也不睬不理。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工业区的贫困孩子，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在家里无人照顾，走在街上还要受到警察的白眼。与此同时，书中还描写了居住在尼博德的老水手长夫妇这样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他们热爱生活，乐于助人，在彼尔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他们的关心帮助使彼尔渡过了难关。

《幸运儿彼尔》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是彼尔的恋人娅柯布。她虽然体弱多病，但思想坚定，性格鲜明，爱憎分明，博学多才，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她让彼尔认识到工程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力图帮助彼尔克服自身固有的缺点。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和对宗教束缚人性的反抗把她和彼尔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彼尔皈依基督教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破裂。但是在彼尔的心目中，娅柯布一直是他深爱的女人。彼尔在遗嘱中决定，把他一生积攒的所有存款都捐赠给娅柯布

创办的贫民子弟学校，以此表达他对娅柯布的事业的支持。

《幸运儿彼尔》是一幅时代的画卷，是丹麦由农业向工业化转变时期社会风情民俗的生动写照。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比较，作者对上一个世纪之交丹麦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的观察和描绘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小说观照的不仅有哥本哈根的都市生活，也有日德兰半岛的农民庄园；不仅有上流社会的家庭宴会，也有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聚。既有工商巨贾，也有画家诗人；既有虔诚信徒，也有百姓平民。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提出的有关宗教与道德、生活与爱情等问题，今天也仍然是人们常常讨论的话题。而在丹麦与欧洲大国，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方面，丹麦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德国的占领证明了作者预见的正确。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总有其内在的延续性。当我们即将送别旧世纪、迎来新世纪曙光的时候，读一读近百年前的这部名著，看一看前一个世纪之交的丹麦社会面貌，我想不会没有裨益的。

第一部

第一章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树木茂盛的海湾口，在郁郁苍苍的山谷中间，有一个外省小城，还在战前，这儿就住着一个牧师，名叫约翰·锡杰尼乌斯。他是个笃信上帝的严肃的人。不论是他的外表，还是生活方式，他和当地的其他居民都迥然不同。因此，多年来他始终与他们格格不入。他的古怪行为有时使人们耸肩瞠目，有时则使他们真的生起气来。当身材高大、举止古板的锡杰尼乌斯穿着家制的灰色麻布长襟常礼服，戴着一副深蓝色的大眼镜，手中紧握着阳伞柄，合着自己步子的节拍，把伞重重地往鹅卵石上敲击着，走在小城弯弯曲曲的小街上时，迎面走来的人们见了都不由得要回转头去，望着他的背影；那些坐在屋子里的人从玻璃窗里看到他走过，都嘿嘿地窃笑，或者挤眉弄眼扮鬼脸。城里的神父、旧式商人、牲口贩子即使看到他穿着全套法衣，也不跟他打招呼。他们自己登着木屐，穿着油腻的粗麻布上衣，嘴里还叼着烟管在大街上走，他们不认为罪过，却认为有这么个不修边幅的牧师，是整个小城的耻辱；因为他的穿着象一个乡村教堂中卑微的下级职员。从各方面看来，他为了养活一大群孩子，已弄得精疲力竭了。

他们这里的人看得入眼的是另外一种神职人员：穿着华美的黑色常礼服，系着上等细亚麻布的白领巾，并以自己的所作所为给这个城市和教会带来荣誉。这些人以后有的会成为大司祭，

有的会成为主教，但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笃信宗教，从不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也不装模作样，仿佛他们不适宜从事尘世间的各种事务，不适宜参加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过去，红砖砌的牧师的家是典型的热情好客之家。常有这样的事，你来到牧师家，还没有和牧师谈完正事，就已经有人把你请到客厅里去了。牧师太太和小姐们会请你喝杯咖啡，对那些较有地位的人则会端上一杯葡萄酒和各种自制的点心。一面喝咖啡，一面闲聊着最近的新闻。而现在，除了非去不可的要事，谁也不踏进这个牧师家的门了。即使跨进门槛，也只让你走到那间类似修道室的工作室为止，那里平常拉着窗帘，因为牧师的眼睛忍受不了从石砌的墙上折射到小街另一边的太阳光。

锡杰尼乌斯总是站着接待来访的人，冷漠地听完来访者诉说，却不请他们坐下，总是三言两语尽快把他们打发走。对于那些自以为会受到热情接待的人，他更给予冷遇。这样，连城里的官员也逐渐不来造访他了；因为锡杰尼乌斯牧师几次三番不是以酒食款待他们，而是提出有关信仰的种种问题，一本正经地考他们，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接受坚信礼的年轻的基督教徒。

然而最使他感到烦恼的是隆重的出殡仪式。出殡时，灵柩后面跟着一长队豪华的行列，乐队高奏哀乐，空中飘浮着缠有黑纱的各行会的旗帜。官员们穿着镶金线的制服，戴着有羽饰的帽子鱼贯而行。在死者家中吃过有波尔图葡萄酒的简单的早餐以后，大家对笃信宗教的想法产生了无比的好感。锡杰尼乌斯牧师没有按惯例对死者的品德给予应有的赞扬，却只念念简短的祈祷文，好象是在埋葬一个穷人或者没有受过洗礼的婴儿。他也只字不提死者纯洁无瑕的真诚，爱好劳动的美德；绝口不提死者对故

乡城市的无法估量的功绩；不谈死者始终不渝地推广用鹅卵石铺路和敷设下水道的想法。即使锡杰尼乌斯提到死者的名字，那也不外乎加上“微不足道的一撮尘土”或“蛆虫的猎物”之类的字眼。葬仪越隆重，参加的人越众多，墓地上飘着的旗帜越稠密，他的祈祷文就念得越短，对遗体的安葬也越不庄重，而人们却是为了参加这个仪式才来的啊！因此有时不满情绪就会在墓地上油然而生。

经常来找锡杰尼乌斯的只有女修道院的两个驼背的女见习修道士，以及一个脸色苍白、蓄着一把象耶稣基督那样的胡子的裁缝帮工，还有几个灵魂得救的穷人，他们终于摆脱了城里的世俗事务，在牧师这里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精神寄托。其实，这些人也不是牧师家的所谓亲朋好友。这也许是由于锡杰尼乌斯太太总是病恹恹的，很多年没有起床来接待客人的缘故吧。但主要的还是由于锡杰尼乌斯牧师太不爱交际，因此连他的拥护者也只在有事时才来找他。但每逢星期天，这些拥护者都准时去教堂做礼拜，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讲坛的面前。他们神态庄重地唱着一首首赞美诗，连最冗长的几首也能背得出，这使其余的祈祷者都自叹不如。

锡杰尼乌斯牧师出身于古老的牧师世家，这个家族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接连三百年，教职总是象神圣的遗产那样由父亲传给儿子。当女儿嫁给父亲的助理教务主教或兄弟的同学时，甚至也把教职传给了女儿。锡杰尼乌斯家的人就因此产生了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很早以前就成了锡杰尼乌斯家布道的特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不论在国内任何一个角落，这光荣家族的任何一个后裔都曾为迫使不驯服的思想家屈服于教会的权力而出过力。

当然，所有这么多神职人员中笃信宗教的程度并不完全相等的。其中有些人具有更多一些世俗的素质，在他们身上，世世代代被压抑的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望突然迸发。例如大约一百年前，在文秀谢列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的牧师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牧师过着猎人的流浪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森林里闲荡，还常常闯进小酒店，跟农民们一起喝酒。有一次，在复活节，他喝得酩酊大醉，竟在教堂里把自己的一个下级神职人员打得皮开肉绽，使祭坛上的整块盖布全溅上了鲜血。

但是大多数神职人员是虔诚的。有些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是学者，或者是真正的研究宗教的神学家。他们孤独地待在乡村，日子过得单调而忧郁，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用崇高的思想来补偿一下单调的生活，他们专心致力于研究美好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最后终于从中获得生活的真谛，生活的最大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

约翰·锡杰尼乌斯继承了这种蔑视世俗幸福的观点。这种观点成了他人生搏斗中的支柱，帮助他昂然挺立在生活面前，穷困和接连不断的挫折没有使他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和他是天生的一对，他们心心相印地度过了漫长的共同生活的历程，虽然从表面看来，他俩是迥然不同的人。她也笃信宗教，但是跟丈夫不同的是，她的个性不开朗，情绪容易波动，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充斥在她的生活中。她没有从娘家带来坚定的信仰，只是后来在丈夫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宗教热忱。每天为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搏斗，以及无休止的生育使她对于世俗生活的煎熬和基督教徒的职责产生了极为偏颇的想法。长期患病（最后几次生育以后，她一直没有复元，很多年来一直被困在阴暗、潮湿的寝室里，卧床不起），罪恶的战争，敌人的士兵闯入每户人家，流血，蒙受耻

辱，凌辱——所有这一切都使她的心灵无法欢畅。

虽然丈夫不止一次严肃地责备过她的阴郁的想法，她还是无法驱散这些念头。她深知自己的想法证明了她对仁慈的上帝缺乏信念，但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教育孩子们要在各方面极其节制，作为自己对上帝和人类应尽的神圣天职。她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当作一种罪孽深重的行为来加以谴责。当地人举行的宴会，不止吃一道菜，也不止喝几种酒，太太们穿着绸缎绫罗的衣服，少女们更是戴着金银饰物以及那些洋里洋气的东西。如果丈夫散步回来带给她一件小礼物，温存地默默把它放在她的枕边——有时是二三朵玫瑰花，装在小纸袋里，有时则是一些价格略贵的水果或是止咳的姜汁蜜饯——她也会数落他。当然，丈夫的关心使她高兴，也使她感动。但当她温情脉脉地吻着丈夫的手时，她没有放过机会，说：

“亲爱的，你干吗白白去浪费钱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整整一大窝伢儿——十一个漂亮的、虽然有些贫血的孩子成长起来了。五个灰眼睛的男娃和六个灰眼睛的闺女。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中间，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全都穿着式样奇特的大领子衣服。这样的装束使男孩子有点象女孩子，女孩子有点象男孩子。不仅如此，男孩子蓄着一头棕黄色的鬈发，几乎直披到肩上，女孩子则把头发梳得溜光，只在两边鬓角处各编个结实的辫子，然后盘在两耳旁边。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宗法式的，这就是家庭中的基调。每天在进餐时（伙食是菲薄的，可以说贫乏的）一成不变地开始做祷告。父亲坐在狭长的桌子的一头，桌子的一边按长幼次序坐着五个男娃，另一边也按同样的次序，坐着五个

闺女。善于持家的长女锡格涅，自从母亲病倒以后，代替了母亲的位置，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正对着父亲。孩子们谁也不会想到要在饭桌上说话，除非是大人先开口向他们问话。不过父亲倒是常常在席间和孩子们谈谈学校的作业，聊聊朋友们以及功课等情况，一句接一句就这样渐渐扯开了话题。父亲带着教育子女的口气谈到他的年轻时代，谈到当时的学校，谈到任牧师的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住在土房中的生活，如此等等。有时，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孩子们他自己在大学生时代的奇遇，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生宿舍中的生活，以及跟警察和巡夜警卫发生冲突的事。但在逗孩子们发笑时，他也从不放过机会教育孩子们，在结束故事时，提醒孩子们记住生活中严肃的方面以及人类的天职等。

一大群孩子，孩子们的成就——起先在学校里，以后在生活中——成了锡杰尼乌斯牧师骄傲的资本。他怀着心悦诚服的感激心情把这些成就看作是上帝赐福给他家的证明。孩子们的确个个都很机灵，勤奋好学，主要的是都有高度的责任感，总之，是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他们一个个都按照父亲的模式成长。他们的外表也酷似父亲，甚至那自信的气质也象他，连平稳的士兵式的步伐也象他。只有其中一个使双亲担忧和操心，那就是叫做彼得·安德烈阿斯的第三个儿子。彼得在学校里表现不好，因此经常有人上门来告状。但更可怕的是另外一件事：小小的年纪，彼得就开始公然反对家规、家风了。和其余十个孩子不一样，他不再听从父母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做违反大人意志的事，不论是规劝、处罚，还是援引上帝的话，都治不了他。

锡杰尼乌斯牧师常常绝望地坐在妻子的床榻边，没完没了

地和她谈论这个儿子。他们两人惊恐万状地发现儿子身上的特征跟文秀谢列那个地方"鬼附体的"牧师十分相似，那个牧师的名字象血迹一样玷污了伟大宗族的家谱。兄弟姐妹看父亲的样，也开始避开彼得，不愿跟他一起玩了。没什么可说的，孩子生不逢辰。当他生下来时，他的父亲从一个荒凉、贫穷、人烟稀少的教区被调到这个大一点的商业城市，埋头于繁忙的神职事务。彼得·安德烈阿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他的生活的。父亲本该一开始就让母亲来教育孩子，但是当彼得还小时，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妹，已使母亲忙得透不过气来，后来，母亲卧床不起，想让几个幼小的孩子围在自己床榻边接受教育时，彼得·安德烈阿斯已经长大，她已经无法在病榻上管教他了。

这时又有另一种说法，说彼得·安德烈阿斯从孩提时代起就和家庭格格不入了。在他刚懂事时，他就整天坐在女仆们的房中，或者待在年轻樵夫的草屋里。樵夫对于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往往提出正确的论断，这些论断很早就影响彼得·安德烈阿斯以实用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了。稍后，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栖身之所——待在隔壁商人的大木柴场上，在同工人和伙计们的接触中巩固他对待生活和世间幸福的清醒的看法。户外生活锻炼了彼得的体质，他那圆滚滚的脸颊晒成了红褐色。

街上的小孩子们不久就开始有点畏惧他的一双拳头了，最后，他成了这一群在城里尽干坏事的小强盗的小头目。家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变成一个真正的野蛮人了。这以后，当他长大了些，确切些说，当他已九岁，升入当地的中学，干坏事成了他公开的行径时，家长和老师们再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消除他那邪恶的苗子了。

但是，他们显然抓得太晚了。

*　　*　　*

深秋的一天，一个本城居民站在锡杰尼乌斯牧师的书房里。他来请牧师礼拜天去给他的新生儿施洗礼。来客简单地述说了他的请求后，已握住门把手准备离去，但稍稍想了想，他突然向牧师回过身来，用相当粗鲁的口气说：

“牧师先生，我想顺便请求一下，请您再做一件好事，不要再让你的儿子到我的花园里来。他和另外几个淘气鬼一起糟蹋我的苹果树，说真话，这使我很生气。”

来客说这些话时，锡杰尼乌斯牧师正把深蓝色的大眼镜推到额头上，埋头在写字桌上，把新生儿父亲的名字记到笔记本里。听到最后一句话，他慢慢抬起头，把眼镜从前额架到鼻梁上，怒不可遏地问道：

“你在胡扯些什么？……你敢断定是我的儿子……”

“是的，我敢断定，”来客早有准备地接口说，甚至挑衅性地双手叉腰挺直身子，为使这个过于自信的牧师脸上不光彩而洋洋自得。“牧师先生的那个名叫彼得·安德烈阿斯的儿子，是一群小坏蛋的头领，他常常爬进别人家的花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牧师的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要是告到警察局去，那么市政厅就会当众处分这个孩子。根据牧师先生在我市所处的地位，大家未必愿意这样做。”

锡杰尼乌斯牧师无可奈何地放下笔，挺直身子站了起来。

“我的儿子……”他气得浑身发抖。

这一幕在牧师的书房里进行时，年幼的闯祸者正惶惶不安地坐在教室里。一大叠书挡住了老师和同学的视线，使他们看不

到他那不洁的灵魂。今天在上学的路上，彼得遇见那个怒气冲冲的公民。后者隔了一条街，对他大声喊道：

“喂，今儿你可得小心！我此刻就到你父亲处去告状，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告诉他！”

在此以前，彼得·安德烈阿斯并不十分害怕父亲发火，但今天他自己也觉得做了错事，因此离开放学的时间越近，他就越感到不安。

他耳朵发热，一溜烟进了篱笆门，经过穿堂间，平时他如果闯了什么祸，父亲总是坐在穿堂间的窗口边等他的，但今天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在院子里，在通往厨房的小道上他也没有碰见父亲，于是他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位大叔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罢了。”他一边想，一边朝厨房瞟上一眼，看看午饭准备好了没有。他突然鼓起勇气，甚至打定主意到卧室里去向母亲请安了。但是一跑进门，看到母亲这么阴沉的目光，使他顿时站住了。母亲用一种严厉的、仿佛十分陌生的声音命令他说：

“到你自己屋里去，我不愿意看到你。”

小家伙迟疑了一下，他从母亲的眼睛看出，他知道她哭过了。

“你听见没有？叫你到你自己屋里去，等到叫你时再来。”

儿子默默地服从了。

过了一会儿，独眼的老保姆向他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叫他去吃饭。所有的人已经坐在那张长桌边自己的位子上了，大家交谈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事。他在门口一出现，谈话一下子刹住了。突然间的鸦雀无声，以及从各人脸上捉摸不透的表情看来，他猜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他的事了。他故作镇静，扑的一声笨重地坐落到自己的坐位上，把两手插到口袋里，但谁也没有朝他那一

边瞧上一眼。只有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连结起来的浓眉底下，一双明亮、沉思的大眼睛在盯着他看，那是大姐锡格涅。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当父亲出现在门口时，彼得不禁浑身战抖了一下。父亲没有象往常那样跟孩子们打招呼，只默默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低着头，双手合十，好象准备做祷告了。

但是他没有做祷告，只向孩子们说了短短几句话。他心里怀着一桩十分沉重、十分沉重的心事（他这样开始说，在深色的镜片后面紧闭着双眼）。在进餐前，他想和亲爱的孩子们谈谈自己的心事。于是父亲把他们兄弟的不正当行为告诉了孩子们。大多数孩子已经从他们母亲口中知道了这件事。

“对于发生的事既不能沉默不语，也不能替他辩解开脱，”父亲继续往下说。“上帝的旨意是，在黑暗中干下的一切事，迟早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这件秘密的事也已经暴露，你得受到惩罚。彼得·安德烈阿斯无视上帝的教规，他的心不但远离父母的教导，而且违背上帝‘不可偷盗’①的教规。我的儿，我不能宽恕你，你必须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罪过。你要知道，只是出于对你的爱，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不论年长的还是年幼的，都试图大声向你的良心呼吁。我们呼吁，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希望，总有一天会找到一条通向你心灵的道路；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象那个坏兄弟那样毁掉自己的一生，连上帝也给那人下了可怕的咒语：‘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②”

---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

② 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十二节。该隐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红蓝方格的手帕在桌子周围闪现。姐妹们都在哭泣。兄长们也深受感动，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特别是当父亲最后这样说的时候：

“我的话到此为止。彼得·安德烈阿斯，假使你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真心诚意地请求上帝和人们的宽恕，我们永远不会再来责怪你的过错，它将永远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求我们在天上的父降福于我们在迷途中的兄弟……毁灭他那不驯服的灵魂，把他从罪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从犯罪的道路上拉回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上帝，请俯听我们的祈祷，当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我们将站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边跪下，赞美你更大的光荣，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人群。阿门！”

这一席话在所有的人中只对一个人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得确切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作用。这就是彼得·安德烈阿斯。他本来就不很重视父亲的说教，因为他早就是那些大朋友——工人和伙计的忠实信徒，而那些大朋友对于牧师先生这样的人物并不尊敬。直到现在，彼得·安德烈阿斯对于上帝的话，以及《圣经》中严肃的格言，都是无动于衷，不闻不问的，而父母亲却想借助于这些格言来唤醒他的良知。每逢礼拜天，当父亲穿着白色的法衣跪在祭坛前面，或者站在雕花的廊檐下的讲坛上时，这种肃穆虔敬的气氛有时也能攫住彼得的心，即使只是刹那间的。

不过这一次《圣经》里的话，却没有打动他的心。虽然这不寻常的训诫方式最初确也使他吃惊，但是这只持续了几秒钟。依照他那小孩子的头脑清醒的理解，庄严地向上帝呼吁和他从别人院子里拿走两个未成熟的苹果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

父亲说的话越多，兄弟姐妹在他面前哭得越厉害，这个本来惊慌的闯祸者倒反而越来越心安理得，越来越无所谓。

正是在此刻，在这个十一岁的男孩的心灵中发生了对宗教看法的转折。等到父亲说教结束，他已经傲慢地瞧着其余的人了。而当他看到起初只是莫名其妙眨巴眼睛的一对孪生兄弟也流下眼泪时，他竟忍不住笑了。

当然，这种好胜逞强的举动有几分是装出来的。因为有失体面的场面刺痛了孩子最强烈的感觉——自尊心，他脸色煞白，怒火中烧，气得发狂的复仇欲象一片云雾遮住了他的眼睛。

现在想来，这一天是不祥之日。这不仅指彼得对宗教的态度方面，这一天在彼得至今无忧无虑的头脑中播下了对家庭不可调和的仇视的萌芽。倔强、孤独的本性成了他整个生命的动力。他过去就感觉到自己是父母的弃儿；现在他开始问自己，他确是诞生在这儿的吗？他是不是别人的孩子，过继给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呢？他越想越觉得后一种猜测可能性很大。自从倒霉的那一天以后，兄弟姐妹都回避他，这使他感到恐惧，也加剧了他的猜疑。说他不象其余的孩子，这样的话他不是听到过几百次了吗？父亲爱抚过他吗？说过他的好话吗？一次也没有。至于他的外貌呢，只要照照镜子立刻就能看到，他比其余的兄弟姐妹肤色黝黑一些，两颊红润一点，牙齿也比他们洁白而且坚实。彼得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工人有一次似乎开玩笑地管他叫茨冈小孩。

他不是牧师的亲生儿子，这种想法在少年时代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最后变成了摆脱不掉的念头。这不仅说明了他在父母家中所处的地位有些与众不同，而且更使他那孩子的虚荣心愉快地得到了满足。做全城都加以取笑的一个视力很差、牙齿脱落的老人的儿子，是不大光荣的。而全家过着贫穷的生活，又多

么不体面！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情愿整天在学校里挨饿，也不愿意当着大家的面吃家里带来的面包和脂油。有一次，母亲把父亲的一件旧法衣为他改制成短棉袄，他就不愿意穿，因为磨得发亮的料子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这是旧衣服改的，母亲强要他穿时，他就含着泪把短袄扯破，扔在地上。

现在他以一个值得骄傲的幻想来安慰自己，似乎是到处游荡、无定居的茨冈人把他扔给牧师的。独眼的老保姆常常给他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些无定居的茨冈人常常在他的父母亲从前居住的草原上屯宿。他想象中的真正的父亲是：身材魁梧的茨冈人的头领，蓝黑色的鬈发披散在背上，肩上披着大斗篷，在黝黑有力的大手中，执着橡树棍棒……在阴沉沉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什么都没有羁绊，大风毫无阻拦地游荡，而他的父亲就是这草原的主宰。

彼得现在正处于幻想和想象仿佛长上翅膀在他心中觉醒的年纪。他的想象力漫无止境。事情一涉及到他，对他说来就没有办不到的。想象始终不变地把他带到空中楼阁。他想入非非，甚至想象自己是国王的儿子，就象学校里历史课上听到的英雄那样，这个王子被游牧民族掳走，然后卖给牧师，以致现在被囚禁在牧师家中。他如痴如迷地体验这些形象，有时使他仿佛想起了幸福的童年时代最微小的细节。他看到有大理石圆柱的大厅，地上铺着黑白相间的石板。他轻巧地在石板上滑行……崇山峻岭中有个湛蓝的湖泊……金丝笼子里养着一只猴子……一个披着红披肩的高个子抓住他，把他安在自己面前的马背上，然后向茂密的森林疾驰而去。

不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里的教师都开始注意到这个孩子阴沉、孤僻、不合群，有时有些狂妄。在家里他一言不发地在各个房

间走来走去，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漠然置之。谁也不知道他离家在外时干些什么。父亲无法从他口中挤出一句话，即使对于他过去多少还有些相信，在他不顺心的时刻比别人更了解他、更能原谅他的母亲，他也一年比一年离得更远。有时，在黄昏时分，当家中只有母亲独自一人时，他悄悄地走到母亲身边，在病榻旁坐下来，不等母亲开口，就开始揉她那双有病的腿上曲张的静脉。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母亲也休想打听出他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他在想些什么心事，除了“是的”，或“不是”，什么也问不出来。

不论是父亲或母亲，有一个时期为了使自己安心，都竭力说服自己，儿子的孤僻性格是他开始转变的可靠征兆。但有一天，发生了这么件事，使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 * *

一天晚上，时间已是九点左右，全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待着巡夜警卫宣布：就寝的时间到了。善持家务的锡格涅坐在红木桌子旁边的毛茸茸的长沙发上，手中飞快地编织着，一面就着放在她面前的一盏小灯的昏暗灯光，大声地给父亲读当天的《祖国之友报》。父亲坐在老地方——坐在一只套有最廉价的印花布套子、靠背又高又直的老式安乐椅里。他低着头，疲倦地佝偻着身子，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上面那绿色的大帽檐遮住了他半个没有胡子、布满皱纹的灰暗色的脸。他似睡非睡地听着——也没有听进去——女儿单调地念着那篇占据了四大栏的论述对外政策的长文章。锡杰尼乌斯牧师属于鸡鸣即起的人。即使在冬天，他也常常时钟刚敲过六点就起床了。而且，他不大重视报纸和任何

非宗教的读物，把它们当作一种催眠剂，在午饭或晚饭后，常常一面听读报，一面美美地打瞌睡。

除了锡格涅，还有两个小女儿穿着法兰绒格子的宽大长衣，也坐在桌子边。她们的眼睛早已困得睁不开了，但仍勤奋地不停编织着。她们两个看起来和大姐姐一模一样，同样具有跟年龄不相称的严肃的表情，也是把发辫编得紧紧的盘在两耳旁边，也有一双稍稍鼓起的明亮的大眼睛，眉毛也呈十分出众的弧线。卧室的门虚掩着，一个幼小的孩子坐在母亲身边，在给她揉那只病腿。

彼得·安德烈阿斯也在这间房里，他站在离窗口稍远的地方，不时地偷偷瞧时钟。他已经十四岁多了。这是最会干蠢事的年龄。他穿着早已嫌小的衣服。两个哥哥都已离家到哥本哈根上大学去了。留在家里的男孩中，彼得年岁最大，于是他便继承了两个哥哥的房间——顶楼的斗室，他只要在家，就整天待在这间斗室里。

一等锡格涅把文章读完，彼得利用空隙时间向所有的人道了晚安，就想悄悄地溜出房间，但是他刚走到门口，父亲就把他叫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早离开，彼得推说还有一个书面作业没有做好。

“那么，报上还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父亲问道。彼得走时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孩子们，几点钟了？”从卧室里传来母亲微弱的声音。

“九点十分。”孩子们看了看时钟，异口同声地答道。

一片沉默。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巡夜警卫的到来。有人从屋边经过，只听见他们的说话声，他们的脚步声被新下的雪掩没了。

“还要念下去吗?”锡格涅问父亲。

“不用了,”父亲回答,他摘下帽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以便驱散瞌睡,开始做晚祷。

不一会,窗外传来巡夜警卫的嘟哝声。从屋子里听来,似乎有个醉汉在喃喃自语。姑娘们着手把编织物收拾好,锡格涅也打算做晚祷了。把两个女仆从厨房里叫来后,锡格涅走到打开的钢琴边,坐了下来。

从卧室里又传来母亲微弱的声音。

“今天让我们唱《赞美造物主》那首赞美诗吧。”

“锡格涅,你听见了吗?”父亲问。他站在自己常坐的安乐椅后面,双手放在椅背上。

锡格涅的女高音音色优美动人;她唱起歌来热情奔放,虽然她的其余一切举止行动都十分温和。当她坐在音调不准的钢琴面前,把一双习惯于劳动的粗糙、通红的手放到旧得发黄的琴键上,举目望上天时,不难猜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希望和爱给予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女那么深刻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她为了家庭,为了弟弟妹妹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是当她唱赞美诗时,使她那圆圆的脸蛋生辉的并不是沉入幻想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也不是苍穹裂开、光明的幻影向心灵显现的时候那种非人间的欢乐。作为锡杰尼乌斯家族的优秀代表,她不喜欢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她目光中燃烧着坚定的希望,使她的歌声十分深沉,这种希望的基础是一种坚定的、也是清醒的信仰,相信她锡格涅属于那种沿着遵守教规的狭窄道路走的、命中注定要在天堂里享受永久的幸福以补偿她在尘世所经受的一切劳苦和贫困的少数优秀选民。

还没有唱完第二节赞美诗,父亲突然停住不唱了,昂起头谛

听起来。

“静一静!”父亲吩咐道。歌声猝然停止了。

在这同时,从卧室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有人在敲我们家的钟。”

这时其余的人也听见了屋子另一头传来沉重的敲钟声。夜深人静,这突然的声音使大家都不禁惊慌起来。

父亲穿过隔壁房间,走到离大门最近的他那间工作室里,打开窗子,大声问道:

“那么晚了,谁还在那里敲钟?”

在客厅里可以听到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外面回答。

几个小女孩惊慌失措地面面相觑,又望望仍旧坐在钢琴面前的大姐姐。父亲怒冲冲地继续说:

“哦,您的孩子病了……您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克兰克斯狄耶加德……哦,知道了……小孩几岁?……一岁?……真奇怪,这里的老百姓只在火烧眉毛时才跑来找牧师!平日他们从不认为需要接近上帝,您为什么不在他一生下来就立刻给他施洗礼?……当然,我一定来。您先回去,在我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别忘了在楼梯口点盏灯!”他冲那人的背影大声说。

回到客厅里,牧师问彼得·安德烈阿斯在哪儿。

“我现在就去叫他,”锡格涅回答说,她知道父亲视力差,不喜欢天黑时或地上结冰的日子一个人出门。

“让鲍埃莉去叫他,”牧师一面吩咐老女仆,一面走进卧室去穿法衣。“锡格涅,你留下来帮我穿衣服。”

这时卧室里的小灯亮了。

“约翰,你要穿得暖和些,”母亲用她惯有的忧郁的声音说。

“外面冷得很，我根据钟声听得出来。锡格涅，把放在柜里的皮袄给你爸穿上。”

这时，年老的鲍埃莉回来了。她说彼得·安德烈阿斯不在房间里，哪儿都没有，她在整所房子里都找过了。

牧师正坐在椅子上，以便锡格涅在背后为他用别针别住领子的褶边，这时他不由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色煞白。他看到女仆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知道她了解的事还没有全说出来，就走到她紧跟前，厉声说：

“他在哪里？你说！……我看得出你隐瞒着什么。”

在盛怒的牧师面前，女仆吓得浑身发抖，她只得供认，自从彼得·安德烈阿斯搬到顶楼的斗室以后，她好几次听见半夜里有脚步声，现在看到彼得的斗室里没有人，她察看一下后发觉：第一，前厅里的窗子半开着；第二，窗底下的雪地上有新的脚印。

母亲想要从床上欠起身来，但是悲戚地哭着又倒在枕头上，并用一只手捂住脸，她似乎头晕了。

牧师走到妻子跟前，抓住她的另一只手。

“安静些，孩子的妈，安静些，”他虽然这样说，自己的声音却在打颤。

“上帝，你可怜可怜我们吧！”她呻吟着说。

“阿门，”牧师仍紧抓着她的手坚定地说。

*　　*　　*

这时彼得·安德烈阿斯正在城北的山上尽情作乐，一群胆大妄为的少年以月光晚会的形式在乘雪橇玩。他们沿着宽阔的、

慢坡的、从山顶到山脚形成巨大的弧形的“国王大道”滑行，可以滑到城里。这样，如果把雪橇驶得很快，不怕巡夜警卫查处，那就可以旋风似的在纳雷加德的陡坡上飞驰，几乎可以直达市政厅面前的广场。

下山时看到的景色真是美极了：城市披着银装，街上一盏盏红灯，屋顶在月光映照下泛出银色。再望过去，可以看到冰封的海湾和草地，最终则是无边无垠的平原——小树、森林、田野都覆盖了皑皑白雪。而在这一片美景之上的则是泛着白色的高高的天空，月亮和星星在云层后面闪烁，似乎就连这些可敬的天体也感染了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情绪。

“哎，当心！”钉了铁条的雪橇伴随着刺耳的唿哨声和断断续续的喊叫声在碾压出来的大道上奔驰，雪橇后面竖立着一根有铁制尖套儿的棍子，好象舵一样，雪橇碰到隆起的高地，跳跃而过，轻巧地飞越所有的障碍物，就象轻舟飞越波峰浪谷一样。年轻的女仆们簇拥成堆地站在大路两旁，头上包着头巾，双手裹着围裙，就象套着暖手筒似的。如果有哪个竞赛者不走运，从雪橇中跌出来，简直就象从马鞍上跌下来的骑士一样，坐在路当中，于是妇女们挖苦的笑声就从四面八方掀起，这时候从旁经过的人也会随声附和，对他发出鄙夷的叫喊声。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即将成为大学生”的中学生的处境最糟糕，因为他们在这里是少数。彼得·安德烈阿斯却不能容忍有人来欺侮他的伙伴。

他自己很有把握地驾驭着雪橇。他的雪橇又新又灵巧，朱红颜色，还起了个高傲的名字，叫做“红色雄鹰”。他没有征得双亲同意，擅自向车轮制造匠赊帐弄到这辆雪橇。白天他把雪橇寄放在隔壁樵夫家的木棚里。他乘坐安着结实的英国滑木的雪橇，轻

巧地、几乎悄没声儿地飞驰，时不时地大声叫道："小心！让路！"他那圆鼓鼓的双颊通红通红，眼睛里闪现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运动的激情。有时他从坐位上欠起身来，象骑士挥舞标枪那样挥动手中的木棍，大声喊道："啃，好啊！"对生活的渴望象泉水一样奔腾，在家里不得不压制和隐瞒的青年人崇尚虚荣的骁勇，在这种时刻变成了傲慢，这使彼得变得有些可笑，即使在亲近的朋友眼中也不例外。

突然从山脚下传来刺耳的惊叫声。刹那间所有的运动员都纷纷散到路的两旁，躺倒隐藏在路边的雪沟里；那些拖着雪橇在爬山头的人，立刻躲到灌木丛或雪堆后面，只有姑娘们仍在原地不动，只是格格地大笑，互相依偎得更紧了。

山下，在城市的转角处，出现了巡夜警卫的身影。他穿着长襟皮袄，胸口挂着发亮的号牌，在月光下挺立在黑暗的街角。由于农民常骑着马到城里来，因此严禁在乡间土道上滑雪。孩子们就派人在山脚边放哨，以免受到突然袭击。神色威严的巡夜人站在山下，观察着一下子空无一人的道路，而路边山沟里不时传来压低的"咕咕"声，或伴随着喷鼻和嬉笑的咪呜声。巡夜警卫威胁地举起棍子，然后摇摇头，回到城里去了。

他还没有走远，就传来警报解除的信号。于是几分钟后，四周又笼罩在一片欢腾声中了。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招引一个年轻的女仆坐到他的雪橇里。这情景使彼得·安德烈阿斯的虚荣心象烈火一般燃烧起来。他把自己那全速飞驰的雪橇刹时停在一群正在嬉笑不止的姑娘们面前，邀请其中一个身材最高的姑娘和他结伴而行。姑娘稍稍迟疑了一下，就上了雪橇，坐在彼得面前。彼得粗鲁地用一只手搂住了她，于是"红色雄鹰"就向山下疾驶而去。

“当心！”彼得声嘶力竭地向伙伴们喊道。必须使全世界都知道他取得的胜利。

“你且看看彼得·安德烈阿斯！……彼得，你真行！”那些登上山去的人喊道。彼得心花怒放，他从这些叫喊声中听出了赞赏的音调。

姑娘本人是个黑眼珠、黑鬈发的无业游民，在雪橇飞驰时，她回过头来感激地向他莞尔一笑，鲜红的大嘴巴半张着，这使彼得顿时涨红了脸。往日的幻想又以新的力量攫住了他的心——在无边无际的、自由的大草原上茨冈人的生活、茨冈人的幸福的幻想，无忧无虑的无定居生活的幻想，天幕或土窑代替房屋的幻想，象天空中的星辰那样无拘无束地运行的自由生活的幻想。

雪橇在城郊停了下来，那个姑娘站起身来要回到女伴那里去。但是彼得使劲拉住了她——他不愿放她走——然后把雪橇拖到山上去。他一步步登上山，身后还拖着这个沉甸甸的姑娘。他想象自己是个战士，是个一面抢劫一面做生意的海盗，从遥远的国家凯旋归来，还带来一个美丽的女俘虏，一个抢来的公主。他把她带到密林中那用大圆木建成的自己的屋子里，在那里她将成为他的温顺的奴隶……凭着这种幻想，彼得才得以在结上冰的山坡上兴致勃勃地走着，额头甚至沁出了汗珠。

当他们到达山顶，彼得坐进雪橇，以便再滑下山时，姑娘突然问道：

“人家说你是牧师的儿子，这是真的吗？”

姑娘提出的问题使彼得回到了现实生活，他顿时脸色煞白了。

“不，不是，”他咬紧牙齿挤出这句话来，咬得连脚跟也发痛

了。接着，“红色雄鹰”又沿着山冈向山下飞驰而去，弄得滑木吱吱嘎嘎作响。

说真的，过去他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清晰地想过，那些半暗不明的、潮湿发霉的房间对他是多么陌生，而此刻父亲和兄弟姐妹们正在这些房间里唱赞美诗，喃喃地念着《圣经》，却不能领略这样的大好风光。他们就象守护地下财宝的地精，白天的亮光使它们睁不开眼来，生活和生活的乐趣使他们感到害怕。彼得要到很远很远的几千里外的地方去，在那里跟太阳、星星以及天空中的浮云结伙为伴。

啊，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钟声！这钟声仿佛是地下世界发出的声音，透过寒夜冰天雪地的空气传到了他耳中，沉重、缓慢、阴森森地敲了十一下。唉，他多么厌恶这钟声啊，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候，这声音到处以可怕的警告驱散他的幻想。怎么也躲不开它，它到处都跟踪着你。就象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所有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追踪着彼得。春天当彼得拉着大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夏天当他划着小艇在海湾里漂游和捕捉鲈鱼时，每隔一刻钟，那低沉阴郁的钟声总在他的耳边回响，使人感到惊恐不安。

“好啊！”他大声叫道，以便压倒这钟声，同时用一只手把身材修长的姑娘搂得更紧了。姑娘朝彼得微微一笑，盯住他看，看得彼得皮肤上掠过了一阵甜丝丝的冷意。

“你真美！”他在她耳边絮语，“你叫什么名字？”

“奥莉娜。”

“你的家在哪里？”

“在斯梅德斯塔雷德……靠近里萨格雷。那你的家在哪儿呢？”

“我吗？”

“是的，你的家……你不是牧师的儿子，那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吗？……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明天傍晚天黑时，我们最好在沃尔斯特列德会面。”

“好吧。”

彼得没有考虑到会遇到危险，越过了城乡交界线，全速向纳雷加德驶去。但是在第一个拐角处，就有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汉拦住他们的去路，用棍棒钩住雪橇的座位，雷鸣般大喝道：“站住！”雪橇翻了身，使搂得紧紧的一对跌倒在雪地上。那姑娘号叫着逃跑了，巡夜警卫奥莱的一只强有力的手一把抓住了彼得的衣领。

“好啊，来，到这儿来！我要教训你这个小鬼该怎样尊敬长官！……我要送你到市政厅去……没什么可说的！哎呀，你这个小鬼，你是谁家的儿子？”

彼得·安德烈阿斯顿时明白了，不要些小聪明，他就休想摆脱这个绝境。他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急冲冲地一口气说道：

“啊，碰到您真太好了！那边山上正在大打出手。伊维尔逊的徒弟，一个高个子，拔出了小刀……请赶快去……他斗得正上劲呢！”

“你说什么？”

“是的，是的，他用刀子捅市长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我担心阿尔弗雷德会被捅死。他正躺在一大汪血泊里。”

“市长的儿子……”巡夜警卫喃喃地说，把抓着彼得的那只手放松了。

“我赶紧去通知他家里，同时把卡尔逊医生请来，”彼得一面说，一面抓住雪橇。还没有等到巡夜警卫醒悟过来，他已溜得无

踪无影了。

彼得纵身跳过邻居家的篱笆，钻进前室那扇他离开时故意开着的小窗时，已经快十二点了。他脱下靴子，把它直接放在雪地上，踮着脚尖开始悄悄地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但突然书房的门敞开了，父亲手持灯盏出现在门口。

父亲和儿子默默地彼此对望了一阵。只听见灯盏在锡杰尼乌斯牧师颤抖的手中的晃动声。

"你象个贼那样溜进父亲的屋子，又象贼一样跑出这屋子，"牧师最后终于开口了。"你从哪里来？"父亲又低声补了一句，他似乎没有勇气去听对方的回答了。

彼得既不隐瞒也不加渲染，把经过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谈了。此刻他根本不怕父亲了，犯不着去耍滑头或想方设法回避这件事。既然承认了，就彻底承认吧，他表示为买"红色雄鹰"，又为向车轮制造匠赊帐感到很后悔。

"瞧，事情已经搞到什么地步了，"父亲说，不让儿子看出，他的回答使父亲放下了沉重的心事。锡杰尼乌斯知道城里有那种使人沉湎于淫荡的堕落场所，担心坏样已把自己的儿子引诱到那边去了。"去睡吧，"他吩咐道。"你这个做儿子的过去造孽，现在还在造孽……明天我们来好好谈谈你的行为。"

第二天早晨，彼得被叫到客厅去做早祷时，他心想，今天父亲一定又会象上次他偷苹果当场被捉住时那样痛斥他，使他感到羞辱。姐姐锡格涅已经坐在点了一支蜡烛的钢琴前。宽敞的房间的其余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之中，房间里很冷，一唱赞美诗嘴里就冒出一股热气。

唱了第一首赞美诗，又唱第二首，然后一起诵读《信仰上帝》。关于昨天的事就此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过。后来整整一天，

也都只字没有提起。整个上午锡杰尼乌斯牧师一直坐在妻子的病榻边，他们俩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想用规劝来开导这个孩子，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只能指望时间和生活上的磨练在上帝的帮助下会发生效力。他们采取了一个有效的措施，在邻居的篱笆上都钉上钉子，而且现在父亲每晚临睡前都要亲自去查看一下，彼得是不是睡在床上。

但是这一切一点也没有触动彼得。家里的人不论怎样对待他，好也罢，不好也罢，现在对于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过去，他曾想干出些不同凡响的事来——公开造反或者秘密出走，——以便缩短禁闭的时间，到人世间去碰碰运气，寻找他梦中所见到的那个王国，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而且富有理智，他知道要达到期望中的独立，最迅速、最可靠的办法只有耐着性子，忍耐到学校毕业。此外，他很快找到了欺骗父亲的新方法。一等到屋子里沉寂下来了，他就借助于粗绳从窗口下到大门的门檐上，然后沿着排水槽直接走到巷子里。他拿着鱼钩子，不止一个月夜在海湾里钓鱼，把钓到的鱼在回来的路上送给巡夜的警卫，叫他对谁也不要说。

他和住在里萨格雷的黑眼睛姑娘奥莉娜又恢复了来往。他们一星期好几次晚上在大木材场相会，但是不久彼此之间都感到失望了。她的言语和举止过分放肆，使彼得感到局促不安。有一次她简直企图糟蹋他的美德时，他吓得把她推开了，从此以后没有再去找过她。

海港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还有那即使不是沸腾的、却是喧哗的码头生活也吸引着他。码头上停泊着巨大的运煤船和瑞典的小型木材运输船，其中还有一艘食品船，彼得认识这艘船的船长。在这艘船上，彼得度过了他的全部空闲时间。听

水手们谈他们在异国的经历，谈那些一次航程可运送两千个乘客的远洋巨轮，谈拥有大造船厂和船坞的港口大城市的生活。

但是，他不愿去当水手，他有更高的目标。他想成为一个工程师。他认为这个职业使他有最大的可能去实现过自由独立生活的幻想，在自由的独立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遇和激动人心的事件。此外，他选择这种十分实惠的职业是因为他想更有把握地使自己在家族中出人头地和冲破他们家最受尊敬的几百年来的传统。他选择这种职业首先是要故意刺激父亲，因为他总是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陶醉于技术成就的人。譬如说，有一次，加深海湾口的河床的计划使该城居民极其激动，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如今衰落了的航行恢复过去的规模，而父亲对于这整个设想却十分冷淡。"嘿，这些人操心的事真多，唯一的目的是追求实用。"他说。从这一天起，彼得·安德烈阿斯就毅然决定要当个工程师。

学校在促使他向这个方面发展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当时大多数教师，也跟彼得的父母一样，都认为他不可能成为有用之材，早就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这时彼得出人意料地竟找到数学教师作为他的朋友和保护人。数学教师是个退伍军人，这个老头儿在锡杰尼乌斯牧师面前把彼得的天分说得天花乱坠，当时后者已经不止一次地对彼得失去了耐心，正想让彼得离开学校，立刻送他去学某种手艺。可以这样认为，似乎这个老兵正是出于对彼得的同情才大大夸奖了他的天赋，而使教师感到高兴的是，铁了心的牧师对这些赞词竟然无言以答。

同时应该指出，居民跟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好转。时间和习惯都不失时机地起到了平和的作用。加之，过去左右社会舆论的老一代商人和牲口贩子中的很多人，在过去

的年代里已经去见他们的老祖宗了。在他们死后——而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终于弄清楚，不论是贸易额还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财产规模，都证明，他们绝对没有理由极端自信地决定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人都是老派的生意人；那些象农民一样妄自尊大的人不愿意看到时间在前进。他们看不起由于发展交通而给商业带来的新事物。城里不少殷实户由于继承了大笔遗产，生活过得很阔绰，而在大战之后却几乎落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随着财产日益耗尽，就出现了信仰宗教的要求。锡杰尼乌斯牧师宣传世俗的空虚，宣传在摈弃一切和在贫困中获得真正的财富，这些有分量的话越来越赢得新的听众的好感，首先是赢得那些以前根本不想认识他的人的好感。越来越多的信仰者都来听他星期天布道。城里的居民现在一看到他穿着法衣，再也不会不向他鞠躬了。

* * *

就这样，一切都照常进行。彼得·安德烈阿斯获得解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全赖老数学教师的再三奔走，父亲总算让步了，同意儿子到首都去进综合技术学院，彼得当时已经过了十六岁。

秋高气爽的一个傍晚，每周一次的客轮慢慢地驶进了狭长海湾——在那弯曲处海水变得很浅。彼得·安德烈阿斯站在船尾，把背包挎在肩上，眺望着在夕阳的红色金光的衬托下，整个城市正在落到他的后面，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模糊。离开父亲的老屋没有使他流泪，跟母亲告别也没有使他感到特别激动。但当他穿着裁缝刚做好的新衣服，带着缝在坎肩垫衬里的一百塔

列尔①的纸币，望着城市里拥挤的屋顶渐渐在明亮天空的边缘消失，教堂的笨重的砖瓦尖顶正在慢慢地远去，他感到胸口压抑，一种类似感激之情在心中荡漾。他自己也知道，根本没有好好地向老家和双亲告别过，现在如果能再回去正正式式跟他们告别一下，他会感到很高兴。甚至从远处飘来晚钟的声音，越过草地和田野，传到他的耳中，似乎也是故乡对他最后的"宽恕"，于是彼得心中充满了爱和宽恕一切的感情。

这种痛切的感触到了哥本哈根也一直纠缠着他，而且随着孤独和被弃的感觉（每一个被命运安置到大城市来的外省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不论朝哪里瞧，到处都是冷漠而陌生的脸孔。在哥本哈根，彼得一个人都不认识。同班同学中，还没有人到哥本哈根来，他们都在继续学习，以便将来升入正式大学。最初他由于孤独得难受，常常到通向交易所的桥上去，看看是否能碰到一个当船长的同乡，可以跟他聊聊故乡，或谈谈共同的熟人。只是他跟父亲的关系，在他到了这里以后也没有改善。即使他偶尔也写信到家里去，也只是写给母亲。

两个哥哥中，托玛斯已在一年前毕业，到乡村去任助理教务主教了，另一个哥哥埃别尔哈尔德，本来经常住在哥本哈根，可是现在他好象故意作对似的，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在他回来以后，兄弟俩也几乎不见面。埃别尔哈尔德是个胆小鬼，小心谨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离群索居，不与人往来，但求千万不要牵涉到什么事件中去，以免有损他的声誉。因此当他那个使人不够满意的弟弟，甚至还没有成为大学生就突然来找他时，埃别尔哈尔德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不满和不安。

---

① 塔列尔，德国旧日的货币，一个塔列尔等于三马克。

开头几个月，彼得·安德烈阿斯住在城中心一个简陋的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看到一片红色屋顶的海洋，别的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后来迁居到尼堡一对老年夫妇的家里。

冬季已经来临，圣诞节也快到了。彼得开始积攒些钱，以便不向父母要钱就能回家去过寒假。他主要从伙食和取暖方面来省钱。最近一个时期，他几乎只以面包和咖啡来果腹。

圣诞节前一天，他动身回家了。事先他寥寥数语将回家之事禀告双亲。火车整天价慢吞吞地行驶着，越过西兰岛和菲英岛。车厢内载满了旅客，他们熙熙攘攘的，充满了节日的欢乐。这种景象以及欢天喜地的人群在每个站上迎接亲人和朋友的景象，使彼得的心中也充满了愉快的期待，感到一种节日的气氛。他想到家里弟兄们会多么激动地等待着：每个房间里都点亮了灯，晚饭要等到火车到达以后才开始，这样就使会面更带有节日的气氛了。他还想到他的老朋友——也许他们得知他要回家的消息，也会到火车站来接他呢。

火车驶过日德兰半岛以后，车厢房间里已空空如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夜色朦胧，列车员点亮了天花板下的灯。风使劲地吹着，雨拍打着窗户，火车到站还有一个半小时，彼得伸直身子躺在空荡荡的长椅上，进入了梦乡。

火车经过一座桥时，彼得醒了。他心跳得越来越厉害，喀托喀托的车轮声是他熟悉的：这表明火车已在舍尔别克大桥上行驶，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他举起一只手擦擦蒙上水气的窗玻璃……看，这是河、草地，还有舍尔别克山冈，道路到这里来了个急转弯，城市的第一批灯光已经透过云雾迎面飘来了。

大姐锡格涅来接他了，彼得一见到月台上她的身影，心就冷

了半截。她是这么瘦小，背有点驼，穿着短得很不体面的、十分老式的肥大女大衣，戴着黑色的羊毛手套，而且撩起裙子下摆，这样就露出了她那细瘦的小腿和穿着高统套鞋的大脚。她竟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人群面前，使彼得感到懊丧。此外他期待着两个双胞胎弟弟会来接他。他甚至怀疑家里故意打发大姐姐到车站来，因为他和这个姐姐比和其他兄弟姐妹更合不来。

在回家的路上他从锡格涅姐姐的话中得出结论，双亲对于他回家来并不高兴。他们认为，还没有好好地进行学习，就回来度假了，这样轻率的举动是不能容忍的。回家一次花费不少——锡格涅姐姐自己发表议论说，本该先和父亲商量一下，征得他的同意。

总之，还没有到家，彼得·安德烈阿斯的情绪已经十分低落了。他们到了家里，穿过客厅，彼得看见父亲还是坐在老地方，坐在那把用坏了的安乐椅上，头上还是戴着那绿色的遮阳帽。彼得甚至为离开哥本哈根回来度假感到后悔了。父亲有点勉强地跟儿子打了招呼，拍拍儿子的面颊。通向吃饭间的门虚掩着，彼得听见那边地板吱吱嘎嘎的响声，看到桌子上的托盘里留着几片夹肉面包。他知道其余的人都早已吃过晚饭了。母亲照旧躺在床上。她的一举一动中都洋溢着真诚和温暖。她激动地不断吻着彼得的双颊，但是彼得对于这些十分冷淡。

他太年轻幼稚，不懂得在这个家庭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厚此薄彼的偏爱。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头生子女享受了父母的全部爱抚，而几个幼小的，一般都得不到宠爱，彼得只是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而已。其实爱抚还是原来的爱抚，只是它的性质改变了：由于新奇而产生的迷惑力消失了；伴随着大孩子每跨出成功的一步而产生的喜悦不复存在了。彼得终于又来到他过去住的阁楼。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与其说他是感到沮丧，不如说他感到生气。他讥笑自己，讥笑那唤起他怀念故乡的——可以说是家园——的愚蠢的感伤情绪。他发誓今后决不再向这种感情屈服了。

他正好赶上过圣诞节，过分崇尚词藻的庆祝仪式以及在教堂里通宵达旦唱不完的教会歌曲都使彼得感到厌烦。他开始屈指计算，还得多久可以重返哥本哈根，成为自由独立的人。和朋友会面也使他感到失望。很多人受了自己父母的影响，只勉强和他打个招呼而已。由于父亲和家里的人都不愿谈起彼得，当地居民就认为彼得大概是走上了邪路。何况有些过去的朋友自命为大学生，开始目空一切。彼得一回家就去看望所有的朋友，但大多数都不大愿意接待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再去作客。

新年一过彼得就立刻回哥本哈根去了。

第 二 章

在本书所叙述的年代，住在尼堡的人中最著名、最德高望高的，毫无疑问要算那位从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来的退休的老水手长奥卢弗逊先生了。每天，圣保罗教堂的钟刚敲过十一下，就可以看到一个个子瘦长、有些驼背的人从一幢二层楼小房子低矮的门里走出来，他的住所在楼上。水手长在门槛上站立一阵，根据古老的航海习惯，观望天色和屋脊，仿佛这些屋脊就是船上的缆索。他穿着有些破旧但洗得很干净的常礼服，纽扣孔里别着宽阔的丹麦堡勋章绶带。白发苍苍的头上显眼地戴着一顶灰色的大礼帽。持伞的左手套着灰色的细软羊皮手套。

他把右手放在背后，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走去。窗前的一面小镜子反映出他妻子的脸。她站在这个位置注视着丈夫，直到她确信丈夫已安然跨过沟渠，来到埃尔斯久尔斯加德转角上。她站在窗口，穿着宽大的、有花纹的衣服，两只耳朵上面都夹着卷发纸。她沾沾自喜、扬扬自得地望着丈夫，好象他完全是掌握在她手中的一件东西。

尼堡警卫部横梁上的火警钟晃动着。水手长走过警卫部时，总是把伞换到右手，以便一旦警卫队中有人忽然想起向他致以军队的敬意——他对这种举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它——他就可以把腾出的套着灰色手套的左手向警卫回礼。他从这里转向卡麦连加德，再走到阿马利延堡宫前面的广

场，他每天在这里看哨兵换岗。他听一会儿哨兵换岗仪式的音乐就沿着孔根斯加德走去，接着穿过布尔格尔加德，再过去就到了城里。

他以往的管辖权不在这个区域里，以致这里谁也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水手长奥卢弗逊当年曾从国王手中接受过丹麦堡勋章。他在这里成了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每个行路人都可以撞他一下而不受处罚。水手长无可奈何地弯腰曲背，拖着两条病腿一瘸一瘸地在熙攘往来的人群旁边怯生生地走去。他从来没有到过比齐勃马格尔加德再远的地方，因为他认为在乔勃马格尔加德那一边的所有地方，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这不是哥本哈根，而是哥本哈根的市郊，是被弃的天涯海角的一个什么地方，因此简直无法设想，人们怎么能在那边生活。

他认为只有阿杰加德和布尔格尔加德是首都的中心交通命脉。如果再加上一个由格连涅加德、斯维尔捷加德和连涅加德组成的街坊区，再加上海关和皇宫岛，他的整个世界也只到此为止了。他赶上安东尼阿斯特列杰街上最后一个扫街人，或者到锡耳克加德年老的约丹小姐的图书馆去为妻子借一本书，就回来了。

总的说来这样的散步一般得花几个小时。而且水手长有个习惯，爱在每个拐角上站上一阵子，注视车水马龙，人群往来。顺便说说，他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岁，眼睛总是泪汪汪的，但对于女人却十分敏感，特别注意那些穿短袖连衣裙跑过去的人。如果有哪个穿这种衣服的女人走路时碰撞了水手长，水手长就会要她停下来，在她耳边说上几句柔情蜜意的话，然后一面不好意思地嘻嘻笑着，一面急匆匆地走到对面去。

他在商店橱窗前也常常站停观赏，仔细观看陈列的商品，然

后研究各种物品的价格——从针织品橱窗里的贴身暖衣，到珠宝商的钻石首饰。当然，水手长从来不准备购买这些东西。因为在妻子那一头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他妻子知道她男人对女性缺乏自制力，从来不给他钱。尽管口袋里空空如也，他还是喜欢到商店里去走走，要店员把各种商品陈列在他面前，打听最昂贵物品的价格，店员谦恭有礼的态度使他感到满意。最后才动身回家去，临走还答应"下次有便时"再来光顾。

午后的光阴水手长是在家里，在他的客厅里，或者在尼堡人所谓的"大厅"里度过的。"大厅"指的是象船舱那样的房间，天花板很低，有着一长列向街的小窗。他戴着椭圆形的帽子，不穿上衣，在窗口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大群驯服的小乌鸦从田野上飞起，在邻居的屋檐上聒噪，或者在静悄悄的无人的小街上每家大门前已放了半天之久的泔水桶之间打群架。有时他耷拉下来的眼皮遮住了暗淡无光的眼睛，脑袋便慢慢地低垂到胸前，嘴巴就半张了开来。

"喏，老头子又要去煮豌豆了，"在这个情况下他妻子总是这样说，暗示着水手长在进入梦乡前会发出特殊的声音。奥卢弗逊太太也有她固定的座位——火炉边一张低矮的椅子，午饭后她总是坐在那里结绒线，并预先在膝盖上放上一本打开的看得破损不堪的小说。她用肘部来翻书页，以便让双手一分钟也不离开编织物。隔壁那间窗户开向院子的房间的门半掩着，门内有一个淡色头发的姑娘正低着头在刺绣。那是奥卢弗逊夫妇的养女特里涅。窗口有一只金丝雀笼子，一只金丝雀正在笼子的横档上跳跃。

奥卢弗逊太太长得和丈夫几乎一样高。一般说来，这种身材应该是近卫骑兵才有的，她上唇那条隐约可见的小胡子更使人

加深了这种印象。每天早晨，当她穿着有花纹的家便服，头上卷着卷发纸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模样，坦白地说，是不漂亮的。但是吃过午饭，当她裹着束腰的紧身，穿着黑色的毛料连衣裙，头上戴着掩住秃顶的满是褶条和花结的包发帽，两边鬓角处从包发帽里探出一绺梳理得齐整的螺旋形鬈发，几乎环绕着还没有完全衰老的双颊，这时，谁看见她都会明白，为什么尼堡的舆论界交口称赞她昔日的美貌。

总之，奥卢弗逊夫妇是长得英俊美貌的一对，而且也是幸福的一对。尽管水手长本人并不十分严格遵守第六条戒条①，但是奥卢弗逊太太却坚守夫妇间的德行，虽然年轻时她着实迷人。据说有一次，在哈莱加顿的转角处，有一个在尼堡街头夜游，寻找那些丈夫出海远航未归的年轻女人来作乐的亲王，拦住奥卢弗逊太太，自己通名报姓后，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他的要求。奥卢弗逊太太行了个屈膝礼，低垂着眼，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走到城墙外一条幽暗的林荫道上，但是在这里与亲王单独两个人时，她猛然把这个矮小瘦弱的亲王撩在她的一只膝盖上，使劲地揍他。顺便说一句，他抹煞良心侮辱尼堡妇女而受到的教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然这是最难忘的一次。

这一对老年夫妇在同胞中享受尊敬并非自今日始。他们的家直到今天始终是尼堡许多受尊敬的居民喜欢集会的场所。因为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象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的这两个老人那样热情的接待。除了一般的教会假日所有基督教徒都大量饮酒请客以外，这两个老人还为家庭的宴会和纯粹是个人的

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纪念日而举行庆祝会。例如，为庆祝金丝雀彼得来到他们家一周年，为纪念多年前水手长因患骨疽而截去大脚趾，都设家宴请客，尤以庆祝施行放血术最为突出。每年春气一动，奥卢弗逊太太总是以丰盛的巧克力早餐来招待理发师施行手术。

总是那么六七个老朋友，碰到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家庭节日就互相走访，这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来自丘利潘加德的年纪最大的船上退休木工本茨，来自德耳芬加德的退休海军下士迈鲁普，来自克罗科代耳加德的退休炮手长伊延逊和铆工富斯，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带着太太前去祝贺。庆祝节日的程序这四十年来也没有多大改变。客人一进入窗门朝院子开的房间，水手长总是立刻打开饭桌上已摆好餐具的"大厅"的门，还是一成不变地说什么"到填饱肚子的时候"了，于是邀请客人入席。当所有的客人都入席坐定以后，女主人立刻把一只热气腾腾的鹅或小猪仔端到桌上，铆工富斯仿佛由于无声的惊讶，身子预先向椅背一靠，一成不变地郑重宣布，"奥卢弗逊太太，您又下了个蛋！"奥卢弗逊太太就称他是老唠叨鬼，接着就请客人随意用餐。

门常常被推开，这时进来的是鬈发的青年人，他的来到使大家都感到高兴。老人们都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和他握手，奥卢弗逊夫妇的养女小特里涅忽然涨红了脸，离开椅子跑到隔壁房间拿来干净的餐巾，又从厨房里端来一盆热好的汤。

这个青年是奥卢弗逊夫妇的房客，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锡杰尼乌斯，今年二十一岁。他向奥卢弗逊夫妇租了两间窗户朝院子的楼下小房间，已经住了好几年。两个老人十分喜欢他。大家吃得盘子空了，瓶子空了，桌上的气氛却越来越活跃。

只有端菜上桌的小特里涅一直悄没声儿，一言不发。她为他们斟酒，添面包，端菜，清除烛花，寻找盐碟，捡起掉落在地的手

帕。如果有哪一位太太头晕或者打嗝儿，她就去拿水来，这一切她都干得悄没声儿，甚至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似乎她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桌边侍候他们。她生得虚弱瘦小，不容易被人觉察，虽然她已经快二十岁了，两个老人都把她当作小孩，而且当作一个发育不好的小孩看待。她也的确有点傻头傻脑的。她是个可怜的孤女，奥卢弗逊夫妇收留了她。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并不美丽，在年轻的锡杰尼乌斯看来，她不过是为他擦靴子、帮他洗衣服的一部看不见的机器而已。

当一杯杯混合甜饮料和撒满糖的苹果馅饼端上来时，大家唱起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歌曲，而且久久地陶醉在歌声中。富斯太太的歌喉特别出众，她唱出稀有的儿童高音，她的歌声之所以赢得大家的赞扬，与其说是由于它的优美，不如说是由于它的力度。

大家在引吭高歌。特里涅确信桌子上一切都已应有尽有，客人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她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她来到厨房，用炉灶里燃着的炭块点亮了灯，持着灯开始沿着又狭又陡象船上舷梯样的扶梯慢慢走下去，去为锡杰尼乌斯先生收拾房间，安置睡觉。锡杰尼乌斯先生租了两间又暗又潮的斗室，家具少得可怜，基本上只有一张漆布软凳子和一张桌面能拉开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书、图纸和留有被手指上的铅笔芯弄脏痕迹的一卷卷纸张。

特里涅把灯放在桌子上，打开窗，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望着位于厕所和篱笆中间、洒满浪漫主义月光的小花园，不觉甜滋滋地沉思起来。后来，她好象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害怕而哆嗦了，一面小心翼翼地干着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把乱糟糟的一切整理好。她把零乱地散在几把椅子上的衣服收起来，挂在卧室的

帐幕后面，又把桌上的书叠成一堆，把图纸什物小心地放到盒子里，使每样东西都各得其所。虽然她那年轻的房客从没有对她下过指示，特里涅却明确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他希望在什么地方找到某一样东西，就一定能找到。怀着这种没有差错的直觉——爱情甚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具有这种直觉——她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做到了一切，她研究他的一切生活习惯，竭力学会猜测他的一切想法。她每一次总能凭着本能，在情绪的瞬间的浮动和意外的变化中找到一条领悟这个青年人真正的、已经形成的意志的道路。他只要通知她一次，就永远彻底解决了问题，他说话时，带着威严的神情把食指向上举起，通知她应该把这种张罗作为一种主要任务，其实，是作为她生活的目的。如果她不尽心侍候，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日子，上帝就要问罪于她。

因此她衷心相信，在他的房间里，为他忙碌地张罗，为他收拾东西，是在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她怀着虔敬的心在锡杰尼乌斯先生的小卧室里张罗，整理被褥，把便鞋放在床前的小地毯上，鞋头朝着房中央，把火柴放在烛台上靠近床的那一边，最后她拿起枕头、把它拍松时，忽然把枕头贴住胸口，怡然自得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老人们都在"大厅"里尽情欢乐。铆工富斯沉醉在他的吉他中。不管妻子的劝告，他还是弹着流行的曲调"一个老太婆走起路来背弯得象张弓"。男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的锡杰尼乌斯也哈哈大笑。八十四岁的木匠本茨喉咙里象啤酒瓶里那样咕嘟咕嘟地响。这时妇女们带着受委屈的神情站起身来，走到隔壁放着咖啡和必要的补充吃食——糖果和茶薰子汁——的房间里去了。

宴会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一对对夫妇愉快地、心情十分平

静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们互相接吻，啪哒啪哒地互相打着玩，甚至在马路中央互相拥抱。

*　　*　　*

彼得·安德烈阿斯在这一对直到老年还能从欢乐的人生之杯中畅饮的乐观老人处找到了第一个避难所，找到了走向幸福、走向他理想的乐土的道路上第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他的那些在家里被视为恶魔的行径、遭到无情谴责或辱骂的特征在这里却得到最最善良的谅解，特别是在他来哥本哈根以后的头几年，那孤独的几年。他十分感谢命运之神，为的是世界上存在着这么一个家庭，存在着整个尼堡——这个欢快安逸的尼堡，大城市中间的外省的一个小角落。以后他认识的人逐渐多起来，他和奥卢弗逊夫妇以及他们的朋友的关系就比较表面化了，但始终没有中断过。两位老人象关心亲人那样爱他，疼他。他们很快就猜到他没有钱，虽然他竭力隐瞒这一点。要不是奥卢弗逊太太常常十分大方得体地请他“尝尝”一种新的奶酪或者要求他对新熏的火腿“不客气地说说自己的意见”，他一定会不知多少次饿着肚子上床的。

两个老人终于没能了解到他的景况。尽管他口齿伶俐，偶尔也很健谈，但他不喜欢谈到自己，他不愿意谈他自己的情况或者他自己的计划；即使谈到，也只是带着开玩笑的口气，对于别人的盘问，他只回答“我在学习当个大臣”，关于他父母老家的情况，以及他跟家庭的关系，他都讳莫如深，而奥卢弗逊太太也不一定要探个究竟。彼得的原则是把过去看作早已遗忘的、枯死的东西，不应该让它来干扰他的生活，即使是刹那间的想到过去。

他竭力屏弃肮脏的思想，净化内心世界，把一切痛苦的、有损尊严的回忆统统从心中连根拔掉。让心灵象大理石板那样洁净，以便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可以把胜利和幸福的金色文字记载在这块板上面。就因为这样，不论在他的桌子上，还是房间的墙壁上，都没有一张能促使他回忆起或使别人知道有关他的家庭情况的照片。他已离开这个家，也不愿再去探望这个家了，直到他争得权利，要求老家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如果他突然死亡，即使翻遍他所有的遗物，谁也找不到一封信或一个笔记本，能够说明他是何许人，出生在哪里。对于他的名字，他也竭力更改，以便消除对过去的回忆。现在他的签名已不用彼得·安德烈阿斯，而只简简单单地写个彼尔。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他无法找到一个比较更体面的姓名。

他和老家的关系渐渐地缩减到每三个月写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家里寄来的钱已收到。他至今一直毫无愧色地接受家里寄来的勉强够维持他生活的钱。听课，买书，买制图用具都需要很多钱。总之这些钱全都用于学习上了。为了勉强维持生活，他从十八岁起就开始在一个男校教数学；为一个手工业者复制工作用图。对于一些老同学——其中很多人成了大学生，住在哥本哈根——他既不和他们取得联系，也几乎不和他们碰面。由于彼尔好几次不客气地嘲笑他们自认为大学生，他们的自尊心受了侮辱，于是他们象他的弟兄那样，怀着稍稍有些装出来的恐惧，渐渐地同他断绝了往来。

对于这一切，彼尔泰然处之，虽然这种泰然是有点装出来的。有时他的情绪十分低落，这不仅是因为贫困在啃啮他，主要是由于在初级学校的工作——这件事他从来也没有对谁谈起过——进行得很不顺利。他开始对自己的学业感到失望，更确切地

说是对在他面前展现的前途感到失望。五年前他第一次走近综合技术学院的校舍时，一阵肃然起敬的战栗几乎控制了他。他想象这是一座庙宇，一个锻造人类未来幸福和美景的思想工场。可是事实上他看到的却是在破旧的主教住的房子后面的一幢丑陋的建筑物，建筑物里面是迷宫似的又暗又黑的小房间，散发出烟味和油味，有几个年轻人坐在铺了纸的狭长桌子后面，苦苦地死啃书本，其余的人则散坐在角落里，叼着长烟管在看听讲笔记，或者偷偷地一个劲儿打纸牌。他把自己未来的老师想象成是经典自然科学热烈的提倡者。可是他在课堂里碰到的那些枯瘦的老讲师，未必比他刚刚在小学里告别的那些教师高明。向学生讲授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①]的理论的是一具真正的木乃伊，他在讲课时常常声音中断，不得不喝一口上等的药水来润喉；另一个桑德鲁普教授，根据特殊的工程学科讲义授课。他戴着白领巾，很象一个神学候补博士或一个牧师。他享有博学的理论家的声望；但是他极其迂腐，教得起劲时，他甚至对于象斧头和独轮车那样最最简单的工具也要下个很长的科学定义。他要求学生考试时必须把这些定义一字不差、毫不停顿地背出来。

彼尔每前进一步都能得到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个干练的工程师，这已不是骄傲的、自由的、他想象中的童话式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官员而已，是忠于职守的计算机、钉在画图板上的活的表格而已。大多数和他一起长大的同学——那些不论是教师和其他大学生都认为是最有才干的人——除了想望有个

① 汉斯·克里斯琴·奥斯特(1777－1851)，丹麦物理学家。他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20)，他的发明在发展电磁学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是制造最初的电磁式电报机的基础。

小小的官职，使他们将来能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生儿育女，有一幢带小花园的独家住的私邸，在四十岁以后能因无过失的服务而获得一小笔养老金和一枚小小的勋章或检查部门的官衔外，没有别的奢望。

但是这样的前景并不吸引彼尔。他认为自己可不是为了平淡的生活和小市民的幸福而存在的。他感到自己血管里流的是王族的血液，他有权要求在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豪华宴会上获得本该属于他的光荣席位。

他预先拟定了可以帮助他达到他所希求、值得骄傲的独立地位的方法，用心良苦。他认真地听课，完成所有的作业，同时并不鄙视可以使他得到一份面包的微薄的有损尊严的额外工资。彼尔这时正在悄悄地从事调节狭长海湾水平线的设计及调整水力建筑系统的设计。设计的构思是他一到哥本哈根就产生的。其实孕育这个想法还要早得多。很早很早以前，还在彼尔的少年时代，整个小城都谈论着必须疏浚海湾，把它的海岸线拉直，改建海港来恢复逐渐衰落下来的船舶航行。锡杰尼乌斯牧师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责备城里人这种不切实际的激动。但当时议论仅止于议论而已。然而就在这时候，彼尔就立志要成为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人。这个计划一实现，故乡那没有什么价值的港口就会有活水澎湃，世界贸易的金潮就会汹涌而来。

这个城市曾经是他卑微身世的见证人，他则要成为这个城市的救星。这种想法从那个时候起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圣诞节那次不愉快的回家探亲以后，他完全被这种想法控制住了。当他一个人时，这种想法缠磨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怀着忠诚不渝的信念，认为实现这个计划是他不远的目标和终生的使命。

自从彼尔学会根据总参谋部在地图上标明的地形来考虑运

河的侧面后，整整三年他在构想他的设计方案。他常常废寝忘食地来计算必要的面积和水流的速度，画出护岸的束柴建筑和堤坝、桥头堡和码头。他的设计一年比一年有进展，加上这一种或那一种新的内容，使方案具有更大的规模。在他能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德国通俗著作的影响下，彼尔继续发展他那把海湾挖深、通到城市的另一面的想法，把它作为人工水道甚或整个水道系统，按照荷兰的方式来进行。在想象中他把一个连结日德兰半岛中部各大河流、湖泊、狭长海湾的复杂的水路交通网，看作是他最终的巨大目标。这个水路交通网能使耕种栽植的草原、新建的繁荣的城市同北方，同波罗的海连接起来。

但是每当这种思想刚在天际遨游之际，总是会出现失望的情绪。浑身是毛的特罗利①成群结队聚集在他的桌子周围，纵情地哈哈大笑，嘲笑他的冒险的幻想。“你发疯了吗？”他们大声喝道。“在你头发未白、未衰老以前，就别想在国内实现改革的计划。在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如果不是坐在写字台边靠劳动谋生，而是追求别的沽名钓誉的目的，就会被视为胆大妄为的人。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工程师要想获得同胞的尊敬和上级的信任，最多不过是大胆地设想国王能委派他任个道路巡视员而已。你想必不会忘记深受尊敬的老实人桑德鲁普教授对你说过的话，当时你想在考试中说出你从德文杂志（这些杂志不包括在被推荐的著作之列）上阅读到、逐渐积累起来的新知识时，他怀着对同胞的真正关怀，训斥你说：‘青年人，努力克服你那不恰当的追求独立的欲望。’他不是说过的吗？说过的。这是多么明哲、含义多么深刻的话呀！”

---

① 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与人为敌。

不过，彼尔并不甘心屈服于痛苦的思想，他还十分年轻，还完全没有定型。只消一次短程的散步，一张好看的脸儿，房东家一次例行的宴会，以及跟好友在咖啡馆度过一个傍晚，就足以驱散他眼前的乌云。而当大雷雨来临时，妇女常常是最好的避雷针。彼尔刚刚二十一岁，开始对异性发生兴趣，这使他的想象力又有了另一个发展方向。

*　　*　　*

一天傍晚，彼尔和一个朋友来到哥本哈根名士派艺术家和文学家代表们喜欢聚集的瑞士咖啡馆。他的朋友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在座的人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和作家指给他看。可是彼尔对这方面一点不感兴趣，他睁大眼睛注视着站在柜台后面那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姑娘，那姑娘有一头蓬松浓密的火红色头发。

“这是红发姑娘莉兹别特，”他的朋友解释说，“她为维涅拉·伊维尔逊和苏桑娜·彼捷尔逊当模特儿，长得不错吧？你看她的皮肤多好啊！”

从这天起彼尔经常光临这家咖啡店，而且选在顾客少的时候去。他无法抗拒地被这个姑娘迷住了。一旦发觉这种迷恋是双方面的，他们没有多谈就堕入了最温柔的情网。

随着年龄的增长，彼尔开始衷心为自己的外貌感到自豪。他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天庭开阔，有一头乌黑的鬈发，连在一起的眉毛底下闪烁着一对蓝色的大眼睛，鼓起的嘴唇上刚长出胡子。由于奥卢弗逊太太母亲般的关怀，他保持着过去的丰满，农村青年特有的深色红晕也没有从他的双颊上褪去。他常常对着人群

微笑，自己对这点并不觉察，但这种几乎不含什么意义的经常的微笑却使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产生误解，以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对生命、对自我感到心满意足。要彻底摆脱外省人的腔调，彼尔却怎么也办不到，但只要打扮一下，他就变得仪表堂堂了；那时候他就感到轻松而自信，而且保持着相当自尊的态度。虽然他常感到手头拮据，对花钱买衣服却在所不惜。每次上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他那并不丰富的生活经验已足够使他明白，有时一件眩目的白衬衫，一套讲究的常礼服，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比经年累月地卖力苦干，更能有助于他的前途。趁现在还没有意气消沉，得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但是在家里他却十分马虎，甚至喜欢穿得难以想象的破旧。

他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店，店名叫"科捷尔"，他在那儿花去的金钱和时间超过了他的精力和财力。那里是持对立情绪的"独立"贵族集团的避难所。这个圈子由年轻的——有些也不十分年轻了——艺术工作者所组成。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很有天赋，但都有一些怪脾气，有的没有好好地成长，有的过早地衰老了。

每天晚上，海景画家斐季奥弗·任生——一个身强力壮的海上勇士，穿着水手的衣服，蓄着鬈发和大胡子——总到咖啡馆里去坐坐，挑起无休无止的争论。他是个真正有天才的艺术家，怀着无法遏制的想象力，一个非常可爱的乐天派和受人欢迎的酒友；但他性情急躁、变化无常，就象一个正在进入成人年龄的男孩子。还有一个有病的诗人埃涅沃利德逊，每天早上总是默默无言地孤独地坐在这里，有时擦他的单片眼镜，有时磨他的手指甲，有时则怡然自得地抽他的上等雪茄烟，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在这些无足轻重的举动之中构思着他最好的诗作——小小的诗的杰作，为丹麦诗歌增添了新的生气。经常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倾

向自然主义的年轻的肖像画家，他叫约根·哈拉格，有着象叭喇狗似的上颚，是个不安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幻想改造社会，实行艺术的改革，消灭一切学院，把所有的教授学者统统绞死。但暂时他还是老老实实地靠修照片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喜欢写讽刺文章的新闻记者、喜剧作家列耶巴尔也经常到这儿来。他长得又矮又小，一双罗圈腿，一头浓密的假发，一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另一只被摘除了），一撮白中带黄的山羊胡子直拖到旧衬衣的虚襟上。一句话，他是城里许多漫画家画各种讽刺画的永久对象。他嘴角也老是叼着一支揉皱的雪茄烟，把一只手或两只手放在腰间，常常喝得醉醺醺地在每张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一会儿在这伙朋友中坐一阵，一会儿又在另一伙中间待一会；有时甚至和根本不相识的人攀谈起来，而且尽是胡说八道。他也怀有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带有古希腊罗马的味道，他的理想楷模是苏格拉底①，他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纯洁清晰的认识。胡扯够了，他就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口，称自己为"最后一个希腊人"。

彼尔虽然比他们所有的人年轻得多，而且从他那方面来说也没有任何接近他们的企图，但他却享受了最高的荣誉——被接受进这个圈子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他那"漂亮的泛红晕的双颊"——有一次斐季奥弗·任生这样说的。但主要的是由于他和莉兹别特的关系。莉兹别特是大家都喜爱的人，很多人把自己的一半荣誉归功于她那丝一般华美的长发和白嫩的皮肤。大家热情接待每一个莉兹别特眼前的崇拜者作为对她的嘉奖，即使这

①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

个人并不属于光荣的艺术家之列也无妨。

但是彼尔仍象过去那样觉得与这些人格格不入。他不是由于腼腆而不参加他们的谈话，而是因为他对于绘画和诗歌都一窍不通。他的想象力在技术领域内找到了足够的滋养，他的智慧沉浸在巨大的设计方案中，以致没有精力来研究艺术了。

如果把彼尔看作完全是一个冷漠的观众，也未必正确。他常常暗自嘲笑这批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们可能会单纯由于颜料色彩的配合而激动非凡，也可能由于四句诗的押韵而气得发疯，似乎正确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诸如此类的景象使他象看了一出令人发笑的喜剧那样感到愉快。最使他高兴的是，他看到莉兹别特也受到大家疯疯癫癫行动的影响，为自己身躯的艺术价值而骄傲，幻想着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为歌颂美而作出牺牲。

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对彼尔特别注意。他也是不属于这个圈子中的人，而且没有得到大家的赏识。这是一个叫伊凡·萨洛蒙的年轻犹太人，城里一个富商的儿子，个子矮小，行动敏捷，老是笑嘻嘻的，象一只眼睛深棕色的小松鼠，时刻准备为人们服务。他对于有机会能坐在这些著名的艺术家中间，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发现或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这个人朝思暮想的沽名钓誉的愿望。他总想发现一些未露头角或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并成为他们的保护人。每一个稍稍能觉察到的特征——一对深陷的眼睛，宽阔饱满的天庭，或者至少是一头没有修剪的乱蓬蓬的头发——都能使他幻觉到这是稀有天才的特征。当地的群众中间流传着许多他那不幸的癖好使他大失所望的故事。

萨洛蒙现在明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彼尔身上，这种关注使彼尔深感不安。萨洛蒙的奉承使他无法忍受。当萨洛蒙先生明

显地暗示说，彼尔在莉兹别特那儿取得了迅速的成功，微笑着称彼尔为“真正的阿拉丁”①，幸运儿，上帝的手指在他的前额上写上恺撒的话：“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说实话，彼尔十分欣赏这句评语，这句话甚至引起他内心暗暗的震惊，遗憾的只是他从一个矮小的、荒诞的犹太人那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有一天，已是半夜时分，他光顾“科捷尔”咖啡店，正赶上真正的狂饮最欢乐的时刻。大高个子斐季奥弗·任生——不论熟人或陌生人都直呼他“斐季奥弗”——因为顺利地卖给油商一幅约两米长的油画《北海的风景》在设宴庆祝。在一间隔着走廊，与咖啡馆大厅的其余部分区别开的房间正中，有几张拼接在一起的桌子，桌上放了两只缠满啤酒花的圆形容器，里面盛着潘趣酒，桌子旁边坐着二十个人。

斐季奥弗自己象个奥林波斯山②上的神那样端坐在烟雾腾腾的荣誉席上。他面前放着一只他专用的大高脚杯，起名叫“漩涡”。根据斐季奥弗那双已朦胧看不清东西的眼睛和他的喃喃自语，不难猜出，他已经喝了很多。他一昼夜没有睡觉了，从这家酒馆喝到另一家酒馆；从这一家妓院走到另一家妓院，到过好几家饭店，甚至来到森林里，沿途把碰到的人都邀请来，既有他自己的朋友，也有朋友的朋友。

大家海阔天空地谈得很多。一个具有梅菲斯托菲尔③特征的脸色苍白的青年人突然跳到椅子上，声嘶力竭地宣布，举杯祝今天没有来出席的纳旦博士身体健康。关于纳旦博士，彼尔听到

---

① 《天方夜谭》中《神灯》的主人公。

② 希腊最高的山脉，古希腊神话中传说此山是神仙的住处。

③ 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一书中的恶魔。

过许多最热烈的反应。纳旦是个评论家和通俗哲学的作者，被公认为青年大学生集团的领袖。他不满于祖国的制度，就定居在柏林了。除此之外，彼尔对于纳旦没有完整的概念，虽然当时翻开任何报纸或讽刺性小报，总能看到纳旦博士的大名，印刷品上一直印成"撒旦[1]博士"。由于纳旦是犹太人，彼尔就从来不去详细打听他的情况。他不欣赏这个他所不熟悉的民族，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欣赏文学家，更何况上面提到的博士是在大学里讲课的，而大学是培养最庸俗的那部分大学生的被神学所玷污的发源地，在彼尔看来，它是祖国肌体的毒瘤。

站在椅子上高兴得挥舞双手的脸色苍白的青年讲演者是诗人保罗·贝格尔。在全体酒友嬉嬉闹闹的支持下，他起初称纳旦博士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后来又称他是"神明"，最后则称他为"解放者"。把自己的一杯酒喝光后，为了表示对博士的敬仰，他把酒杯也捏碎了，以致一只手上全是鲜血。

彼尔张开嘴巴坐着，他觉得自己好象进了疯人院。

整个夜里一直不断有人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好歹安置一下后来加入进来的人，不得不再添加几只桌子，为了方便起见，没有把桌子紧贴着原来的桌子放，而是分别放在两侧，于是形成了十字架的形式。这时突然传来狂叫声和雷鸣般的拍桌子声。这是斐季奥弗在发脾气。

"我不喜欢把桌子排成这种可咒诅的形式，我讨厌所有这样的圣洁！……最好还是排成马蹄形，让我们把自己出卖给魔鬼，对他的靴子表示尊敬。快，朋友们！"

等到人们响应他的号召，改变座位的形式后，他举起满满一

---

① 指魔鬼。

杯酒说：

“欢迎你，柳齐费尔①，神圣的反叛者！自由和愉快的保护人，各种各样鬼的上帝！……不要舍不得胖商人的油，我要用牡蛎壳和香槟酒的空酒瓶为你建立祭坛！……喂，老板，格里波门，拿酒来，大量的酒，朋友们，让我们来搞个酒的圣水盘！……喂，有人听见我的话吗？”

老板是个矮小的瑞士人，穿着短上衣，站在灯光早已熄灭的咖啡店的大门口。他耸耸肩，又无可奈何地摊摊手，请求在场的先生们原谅他无法招待他们，现在已经二点多了，对他很有好感的警察已经来敲窗子警告过了。

“你说‘二点多了’？……一点钟！”斐季奥弗大声喧嚷起来。“我们是神，格里波门，你知道吗？我们是神，至于时间，这只是为鞋匠和裁缝而存在的！”

“可是对于咖啡店主，时间也是存在的，”矮小的老板回答说。他把双手放在胸前，扭过头去，发觉他的俏皮话已获得成功，就微笑着补充说，明天他将无限高兴地为先生们服务。“明天一睡醒就请来吧，我们七点钟就开始营业了。”

“给我酒！”斐季奥弗大喊一声，接着将一把小金币掷在桌子上。金币当啷一声向四面八方滚开去。“看，这就是油！……还需要吗？……喝吧，朋友们！……就把这些脏东西放在这儿！我们可不是凡夫俗子。”

这一举止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已过于神话式了。他们刹那间清醒过来，纷纷动手把金币从地上捡起来。斐季奥弗这时继续大声喊道：

---

① 基督教神话中堕落的天使，即魔鬼。

“拿酒来！给我们酒和女人！……拿酒来，听见没有！”

人群渐渐少起来了。老板恭恭敬敬地单独把每个人引到一边，请求他们“只是由于警察”的缘故，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放他们从后门出去。只有斐季奥弗怎么也不买帐，照旧一个劲地吵嚷。

最后，客人中只剩下彼尔一个人。他也打算走了，但斐季奥弗拉住他的手，命令他，要求他，几乎带着哭音恳请彼尔不要离开他。

彼尔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觉得把处在这种状况的人抛弃不管是人情所不容的。老板给他们拿来咖啡和白兰地，他们向他保证决不越轨。这样，格里波门才摇摇头回到他的卧室里去了。

斐季奥弗把两只胳膊靠在桌子上，用两只手托住喝得醉醺醺的脑袋。他突然安静下来了，微微闭上了眼睛。

彼尔坐在他对面，又点燃起一支烟。在他们头顶上方点着的那盏唯一的煤油灯灯芯已低下去了。房间深处的角落消失在灰色的尘雾和香烟的烟雾之中。房间中央，桌子和椅子堆得乱七八糟，保持着客人离去时的样子。桌子上残留着香烟灰、瓶塞和打碎了的玻璃杯。但四周一片寂静。……在刚刚过去的暴风雨般的喧闹之后，出现这种不象真实的寂静，使人觉得每个声音都会在所有的角落里产生耳语般的回音。

斐季奥弗默不作声，彼尔已经认为他在打盹了。于是他拿起酒杯跟斐季奥弗的酒杯碰了一下，说：“祝你健康。”

但是斐季奥弗没有回答祝酒，却突然闷闷不乐地谈到了死。他那模糊的、看不见东西的双眼望着前面，问彼尔有时是否会震惊地想到“在人生的那一头，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彼尔没有思索过这些可怕的事，他现在整天奔忙，就是为了

展望将来。起初他以为斐季奥弗是在开玩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但斐季奥弗立刻拉住他的手哀求他，同时命令他说：

“你听着，你这黄口小儿，你无论如何无法保证你能天不怕地不怕地去对付死神。你等着吧，等到你鬓角一出现白发，你一想到有朝一日，你那可爱的自身会变成几百只饥肠辘辘的蛆虫的美味猎物时，你就会浑身战栗。心脏里一滴多余的油脂就足够致死了！头枕刨花，棺材盖上敲上八只钉子——那就请吧，美餐已经准备好了！……我说你无论如何无法保证。也许在星星的那一边，可以找到比我们所有的犹太祖先预示的多得多的东西……但到那时……我倒是要说什么来着？……惩罚我们大家的日子就要到来……我们想象着，天晓得我们会变得多么聪明，但愿如此，但我们是否能变得幸福些呢？祝你健康！”

彼尔睁大眼睛，惊奇地望着胡子拉碴的对方，望着这个快乐和美的最高祭司，他原来是他亲生父母的同道，是地下的地精，他心灵中隐秘的那一部分隐藏在阴影的王国里，在坟墓上空旋转，在彼岸世界的王国中间飞翔，他畏惧生活和光明的精灵——那些他在一分钟之前还吆喝着，向他们召唤的人。

彼尔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独立”贵族集团的内部情况，欣赏突然出现的景象，观察他们的内幕，他们的阴暗面，他们无法彻底战胜的那个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企图和新事物开可怕的玩笑的过去的“我”的残余。

例如，“最后一个希腊人”列耶巴尔在他偶尔清醒的当儿常常经受与自己良心的沉重搏斗，而莉兹别特每当腰痛或者担心怀孕时，总是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祈祷书来。彼尔渐渐地开始明白，什么样的政权能使人失去力量，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养老院。在这里，一个要借酒浇愁；另一个以孩子气的吹牛夸口和乖张行

动来压倒“自己心灵的声音”；第三个具有纯艺术家的才能，却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蜷缩在自己的介壳里，就象蜗牛听到第一声春雷那样；第四个沉溺于未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类友爱的毫无成果的幻想之中。就这样整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和主观幻想作斗争；而生活是美好的，愉快的，微笑着欢迎人们参加到共同的节日中去。彼尔根据他家里人的性格，熟知人类的天性。

在彼尔身上美好的感情也逐渐成熟，他并不象所有的人那样，他是个例外，由于偶然的好机会，他在孩提时就摆脱了至今甚至把现代人中最有独立见解的人也束缚住的那种桎梏。

伊凡·萨洛蒙谈到的有关阿拉丁的幸福，有关额角上写着神的启示的那些话突然获得了新的深刻得多的含义。只要拼命地追求，不知羞耻地要求——所有世俗的财富都会来到你的脚下。

看来彼尔毕竟是继承王位的太子，看来他的额上会戴上王冠。要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在他额上看到这样的字句：“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

第 三 章

经过长时期的思索以后，彼尔把草图和计算结果夹在腋下，到桑德鲁普教授的私邸去了，请求教授审查这个开发运河和调节海湾水平面的方案并谈谈他的意见。桑德鲁普教授瞪着双眼，默默地把眼镜架到长鼻子上，不满意地哼了一声。在一般老教师身上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展的那种吹毛求疵的特点——在很快地一瞥中就找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在桑德鲁普教授身上也明显存在，他立刻发现了计算水流流速中的错误。

彼尔无法否认存在的错误，也无法否认这个错误对整个方案的影响，他脸红了，直红到头发根，他甚至不打算申辩。

教授指出这些错误以后，摘下眼镜，表扬了彼尔有志于这项工作的精神以及他所作出的极大努力，这些都在彼尔的工作中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同时他又坚决劝告彼尔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没有结果的空想上，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指定要考试的各门学科的切实、有计划的学习中去。

彼尔回到家里，又一次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计算。但不管怎样看，错误还是存在，而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错误从开始计算水流速度时就出现了。因此即使把它改正，看来正象教授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设计出的最低地的平均水平面要比海面低得多，换言之，这个方案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因此是无法实现的。

于是彼尔又一次羞愧得脸红了。……关于王位的高傲的幻

想已化为灰烬。他双手掩住脸一动不动地呆坐在桌子边有一个多小时。

后来彼尔突然挺直身子，把图纸、计算和预算都胡乱地塞到五斗橱抽屉里，嘴里叼着一支点着的烟，进城去了。整个晚上他就逗留在台球房里。他大声和人谈话，不穿上衣在台球房里走来走去，跟所有喜欢打台球的人打着玩儿。这一天他打得很准，因此赢了一盘又一盘。看到他这样的情况，谁也不会想到今天正是他遭受最挫伤他自尊心的失败的日子。

在台球房里他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纠缠着向他兜售艺术家和大学生联欢的多余的票子，票子只卖半价，于是彼尔没有多加思索就买了票子。

一昼夜过去了，第二天傍晚，彼尔翻起大衣的领子，站在弗鲁-普拉兹街静寂黑暗的转角处，急切地等待着。雪片飞舞，广场上空荡荡的。教堂周围遍地铺着没有人踩过的雪的地毯。在进口处摩西①和大卫②的全身雕像头上长起了浓密的白色假发。他们戴着这样的头饰，穿着黑色的长袍，很象霍尔堡③所写喜剧中的律师。

彼尔在等候一位年轻的太太。这位太太是他在前天夜里的联欢会上认识的，并和她几乎跳了半夜舞。她是否一定会来，他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是他第一次和真正的女士发生恋爱私情。对于他提出的希望会面的大胆要求，她当时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可能会以开玩笑来对待的。

---

① 《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向犹太民族传授上帝律法的人。

② 《圣经》故事人物，传为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③ 霍尔堡(1684—1754)，丹麦戏剧家，作家，丹麦民族戏剧的奠基人。

钟楼上的钟早已敲过九点，彼尔已经打算回家了。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原来是一个送信的，他询问了彼尔的名字，就把一封信交给彼尔。

彼尔三脚二步走到近边的路灯底下，张大鼻孔，尽情地吸着信纸上紫罗兰的香气。信中写道：

“不用说，我不来赴约了，但我一定尽力设法替你搞一张本星期日到工厂主芬斯马克家去的请柬。看来那边男舞伴人数不够。”信里没有署名，但信尾写了“又及”——“总之，我恨死你了，希望你能承认自己的过错。”

彼尔把信藏到口袋里，自负地笑了。他想起了莉兹别特，现在可以把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坦白说，他早已对那些轻浮的姑娘，对她们粗鲁的语言、贪心、跳蚤密生的肮脏的斗室感到讨厌了。现在在他面前展现了更加炫目、更加崇高的爱情。他的想象力立刻勾勒出风流韵事的诱人前景：冒风险的会面，坐在轿式马车里秘密出游，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握她的手，偷偷地接吻，在扇子的掩盖下倾吐热烈的感情。

彼尔走出斯科乌鲍加德街，正打算转弯向维麦利斯卡弗特街走去，忽然传来粗野的谩骂声，打断了他一连串甜蜜的幻景。一个穿着貂皮衣服、撑着一顶大阳伞的矮个子先生正从街对面径直向他走来，虽然大阳伞挡住了他的上半身，但根据急促的、跳跃式的步伐，彼尔立刻认出了他是伊凡·萨洛蒙。

彼尔不愿和萨洛蒙见面，就大步跨过排水沟。他正想跑到大街的另一头去，但已经晚了。后面传来兴高采烈的叫喊声：“锡杰尼乌斯先生！……喂，这不是锡杰尼乌斯先生吗？”他不让彼尔走开。

“您如果要到‘科捷尔’咖啡馆去，”萨洛蒙说，“我劝您别去

了，今天您会在那边闷死的。除了埃涅沃利逊，再没有什么人了。我们那位敬爱的诗人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擦他的单片眼镜，显然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把逗点放在什么地方最好。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您不拒绝同我一起用晚餐吧？看来您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是吗？”

彼尔知道拒绝是没有用的。他根本不想去找借口，因为任何借口都会被萨洛蒙以最坚决的方法顶回去的。

何况他也不想回家。回到家里一想到五斗橱抽屉里的东西，就会把他所有愉快的情绪都破坏的。此刻反正他也睡不着，既然有人非要和他一起用餐不可，那就只好去了。

他们很快就进入一家讲究的大旅馆中附设的开张不久的饭馆，坐在紫红色天鹅绒的沙发上了。这个讲究的大旅馆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军官们出入之所。地板上铺着昂贵的布鲁塞尔[1]地毯，墙壁上全是镜子，服务员穿着燕尾服，步履轻盈。来客中有许多太太，她们都用低沉的声音说话。

起初彼尔感到有些不自在。对如此奢华的环境他感到不习惯。而最使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萨洛蒙的存在，他吵吵嚷嚷以及挑衅性的放肆行动立刻引起周围人对他的决不是友好的注意。

有一个单独坐在一边的先生，从报纸后面十分不满地注视着他们，但彼尔起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人四十岁上下，又高又瘦，一副病容，头顶几乎秃光，干枯的脸显得疲惫不堪，蓄着下垂的淡黄色胡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的夹鼻眼镜。他蔑视地望着伊凡·萨洛蒙，但一看到彼尔，他那苍白中略带黄色的双颊立刻

① 比利时首都。

泛出一层淡淡的红晕，当即用报纸挡住了脸，因此彼尔只能看清一双交叉着的长脚，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您想吃些什么？想吃牡蛎吗？”萨洛蒙摘下火红色的手套，把它塞进背心上那两个纽扣中间的空隙处。

“你们有真正的鲜牡蛎吗？”萨洛蒙问侍者说。

侍者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彼尔不敢承认他对这种讲究的菜肴没有特别的癖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希望结结实实地饱餐一顿。由于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了很长时间，他饥肠辘辘，很想吃到肉、乳酪和蛋——蛋越多越好。

“牡蛎，您想得不错，”彼尔说，“不过我提醒你，我已馋得象一头饿狼了。”

“好极了！好极了！”萨洛蒙欢跃地拍起手来，这使所有在座的顾客，包括太太们都回过头来，以蔑视的眼光打量他，连那个单独座在一边的先生也一下子从报纸后面抬起头来，露出了他的金丝边夹鼻眼镜。

萨洛蒙转身向侍者问道：

“你说说今天你们有些什么可口的菜肴。”

侍者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一长串菜单的名字。

“好吧，把这一切按次序端上来，全部菜都要！”萨洛蒙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象一个游泳者那样挥舞着双手。“端来，端来！我们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只是请你们快一点，我们已馋得象饿狼一样了。”

彼尔看到侍者傲慢地看着他们。他窘得决定仿效萨洛蒙的样子。他从放在桌子上的牙签瓶里取出一根牙签，身子向沙发背上一靠，挑衅地环顾四周。

侍者用放有小块冰的大盘子把牡蛎端上桌，又给他们一瓶冰冻的香槟酒。接着端上来的是野味、芦笋、牛乳蛋饼、干酪、芹菜和水果。彼尔津津有味地不断吃着。他对自己说，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种场所，应该充分享用这里的一切。何况他自出娘胎以来，还没有尝过这样丰盛的饭菜呢。

萨洛蒙对每道菜只是稍稍尝尝味道，嘴里却说个不停，他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

“这是人类真正伟大的时代，”他兴致勃勃地说。“是诗人、艺术家、发明家过得象王子那样愉快的时代，他们享受着与国王同等的尊敬，并得到王后的青睐。而我们时代的天才却在贫穷的斗室里挨饿，勉勉强强为上流社会所容纳。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著作常常达不到那种强烈吸引所有的人的程度和巨大的力量。我过去谈到过埃涅沃利逊，上帝作证，我是多么推崇他的天才，我认为埃涅沃利逊的‘创作’是真正的杰作。但是不管你怎样认为，我们只发现他的一些精细的小作品，想象的迷人的游戏，精巧的小玩意儿，而不是皇皇巨著。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着一个修饰语。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感受，这就是他的不幸之处！……不然他会成为富翁……富翁，富翁！”

他仰身靠在沙发背上，把双手垫到脑袋后面，盘起一条腿，这样，从一只裤腿里露出了他那红色的丝袜。

“我猜想您是相当富有的，”彼尔无话可谈，就冷漠地随便说了一句。

“富什么！……要有机会向周围撒去数百万……用双手抛掷黄金，那样才好呢。有才华的人应该过得象国王一样，应该有自己的院子，出游打猎，举行化装舞会，养几个情妇，您只要回忆一

下鲁本斯①、歌德②和伏尔泰③就懂得了！”

他又俯身到桌子上给彼尔斟满酒，他想迫使彼尔谈谈自己的身世以及他的计划。伊凡·萨洛蒙从他和彼尔的一个共同的熟人，也是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那儿，得知彼尔，正如大家所想到的那样，在从事一项巨大的发明创造，但使他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至今没能从彼尔口中打听到任何详情细节，因此也没有机会向彼尔提供帮助。

但是此刻彼尔比平常更没有心绪推心置腹地谈话，因此他假装听不懂萨洛蒙的暗示。他吃完了晚餐，点燃一支烟，仰靠在沙发高高的靠背上，不再去听对方的唠叨了。

喝了点酒，他变得兴奋起来，思想飞向联欢节上碰到的那个女人，大家都管她叫恩格尔加德太太。彼尔注视着飘浮的烟雾，在他的注视下，烟雾变成了透明的帐子，透过帐子他看到一个裸体女人的轻柔娇美的身躯。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而且钟情到了极点。坦白地说，在此刻以前，他对她的感情没有超过他对所有漂亮丰满的女人。一想到她的年纪，使他有些扫兴。从各方面看来，她已经不是妙龄少女，而是三十出头了，不会少于三十岁。但即使这样，又有何妨呢？她那深褐色的眼睛就象成熟了的栗子。她那大胆的挑衅的姿态以及科伦宾娜④式迷人的服装，她那诱人的双肩，她那小小的翘鼻子的鼓起的鼻孔——所有这一切显示出青春的热情，炽烈的情欲，这些都不是年龄能影响的。

---

①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

④ 意大利假面喜剧中活泼愉快的农村姑娘或女仆。

彼尔的目光突然落到那位戴金丝边夹鼻眼镜的先生身上，那位先生已放下报纸，叫侍者来结帐。当彼尔和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两人都从座位上欠了欠身子，互相彬彬有礼地打着招呼。

“天哪，这不是尼尔戈尔吗？”萨洛蒙大声叫道。“您和他认识？”

“不……昨天在联欢会上我们偶尔碰到的。”

“怎么？您参加了联欢会？……我怎么没有看见您啊？”

“是啊，那边人太多了……这么说来，昨天您也在那儿？”

“哎，昨天扮演汉姆雷特①的就是我啊！难道您没有看出来吗？”

彼尔清楚地记得他昨天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在他旁边是一个穿着“雪女王”服装的太太。这位太太的服装引起其余的太太们强烈的不满，一部分是由于它那有些出格的敞胸露背的领口，一部分由于她那拽地长裙的后襟上象结满霜花那样缀满了许许多多闪烁着彩虹颜色的钻石。

“您和一位太太在一起？”彼尔问道。

“是的，和我妹妹在一起。”

“喔……”

那位戴金丝边夹鼻眼睛的先生这时已结清了帐。侍者帮他穿上大衣。彼尔怀着情不自禁的忌妒之心注意他那十分雅致的服装和真正上流社会的淡然的态度。他怀着这种超脱的神情吩咐侍者递给他帽子和手杖，然后做了个手势，要求侍者为他点燃香烟。昨天夜里彼尔和他不着边际地交谈了几句。当彼尔第一

①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的悲剧《汉姆雷特》一剧中的主人公。

次和恩格尔加德太太跳完舞，在他俩旁边突然出现了这位先生，于是恩格尔加德太太就把这位先生介绍给了彼尔。后来这位先生一直从远处盯着他俩。最后，彼尔作出判断，认为这位先生是他的情敌。尼尔戈尔走向出口处，就必须从彼尔和萨洛蒙坐的桌子边经过，萨洛蒙友好地向他挥挥手，大声喊道：

“晚安，尼尔戈尔先生……晚安！……您近来好吗？”

尼尔戈尔感到吃惊，默默地抬起眉毛。他蔑视地冷笑一声，傲慢地点点头，回答萨洛蒙的问候，连嘴上叼着的香烟也没有拿下来。然后，他彬彬有礼地向彼尔点点头，使彼尔不得不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点头行礼。

“他是什么人？”等尼尔戈尔走远后彼尔问道。

萨洛蒙耸耸肩说：

“该怎么跟您说呢，对于他我也知道得很少。我只在社交场中碰到过他。过去他曾经是个很出色的人物。总之他是个法学学士，很出名，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总之，他具有卓越的条件，使他得以在我们外省的条件下飞黄腾达。好象当局曾有意让他当我们驻伦敦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威尔士亲王亲自邀他参加这项工作，我不知道他由于什么缘故拒绝这个任命。总的说来，这个人的脾气有些怪。现在他在一个什么部里担任微不足道的职务。”

第二天彼尔收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答应寄来的请柬。他不得不添置衣服，使他进入哥本哈根的社交界不比别的男舞伴逊色。现在不借债就应付不过去了。在咖啡馆里认识的朋友把他带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那儿。这位先生过去是个庄稼人，现在以六分利的利息出借本金，以利滚利来增加他的资金。借钱必须以保险单、书籍、家具、受洗证书及注射疫苗证书作为保证，还必

须把双手恭恭敬敬按在《圣经》上作口头的庄严宣誓，并需有一个证人在场。

奥卢弗逊太太看到哥本哈根一些最大的商店每天把大量各种各样新的东西送到他们家来，真不知道怎样想才对。她和丈夫作出种种估计去猜度这一切的含意。彼尔自己什么也没有说。一般说来他变得守口如瓶了，而且很少在家。

只有静娴的特里涅能够告诉他们一些情况。怀着爱情的神秘的敏感，这个纯朴的姑娘一下子就猜到了——就她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痛苦折磨着她，她越来越经常地躲在厕所里，趁没有人看见，尽情地哭泣。

另一方面她越来越努力、越来越虔敬地把他的小房间收拾得整齐清洁，关心属于他的一切东西。对于他新买来的、特里涅认为是他结婚需用的服饰，她就格外当心保管，仿佛这关系着她自己的幸福似的。她为他的精致的内衣、手帕和透明得象网眼似的丝袜绣上记号。她在放这些富丽堂皇东西的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铺上一张干净的纸。要去参加舞会的那一天，她亲手为他打领带，扣上手套的纽扣。她保证说，新的燕尾服背后一点没有皱纹，用理发推子剪短的发式对他十分相称。时钟已敲过八点，叫好的轿式马车还没有来到，正是被骂作蠢货的她，而且也正是她，没有披头巾，不管黑暗和泥泞，跑到阿杰加德去叫另一辆轿式马车。

彼尔来到舞会大厅时，舞会已经开始了。有十对舞伴在华尔兹的伴奏下端庄地跳着旋舞，还有同样人数的舞伴靠墙站着或坐着。在那些没有跳舞的人中间，彼尔立刻看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她穿着火红色的绸子衣服，轻摇着一把很大的羽毛扇。她旁边坐着一位秃顶的先生，在膝盖上摇晃着他的高顶大礼帽，这就

是尼尔戈尔。

尼尔戈尔的神态，特别是在彼尔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含有醋意的念头，认为尼尔戈尔的出席舞会是在恩格尔加德太太的善意关切下促成的，使彼尔的情绪立刻遭到破坏，因此有一刻钟时间，他根本不跳舞，只是无所事事地在上了年纪的先生们打牌的隔壁几间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第一首华尔兹舞曲奏完时他才回到大厅里来，向恩格尔加德太太规规矩矩地一鞠躬，邀请她跳舞，甚至没有向她的爱慕者看上一眼。她似乎没有一下子认出彼尔来。接着就站起身来，撩起礼服的长后襟，几乎带着慈母般的微笑，把她那轻柔的身躯靠到彼尔的胳膊上。

“您是一个负心的人，”他们跳了几圈华尔兹舞后，不等彼尔张口，她带着哥本哈根的口音责备彼尔说。“您甚至不谢谢我为您弄到这张请柬，老实说，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我感激万分，夫人。”

“啊呀，多么古板的人！您有点不高兴是吗？”

“是的，有一点儿。”

“什么事使您不高兴，可以告诉女伴听听吗？”

“为什么要让尼尔戈尔到这里来，我不能容忍这个，如果您不和他跳舞，那将给我很大的面子。”

“喔……您的要求太过分了。”

她哈哈大笑起来，同时拉住彼尔的胳膊，把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

彼尔也违背自己的意志笑了起来。这一笑，以及她头发的芳香、紧贴在他胸膛上的半裸的胸脯，点燃了他的欲念。他们跳了四圈华尔兹舞。当他把她带到原来的位子上时，尼尔戈尔已经不在那儿了。过了一会儿，彼尔看到尼尔戈尔站在大厅的另一头，

在一个深褐色的长发辫几乎拖到地上的年轻姑娘面前不断说着恭维话。

这时候，舞会正在照常进行。除了那些时不时地从门缝里向内张望的仆役以外，看来谁也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后来男人们在跳舞大厅的隔壁发现了酒杯，情况就似乎好转了些。一般说来，在交际场合的男人们总是不很纯的，聚在一起的举止也很放肆，在没有成年儿子的上等家庭里，男舞伴是通过熟人或者是熟人的熟人介绍来的，除了地址簿，没有别的保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述情况。被邀请的人在主人面前没有任何义务，因此一个比一个更放肆，他们打着呵欠，提出批评的意见，而且象在普通的廉价饭店里那样要这要那。

主人是个灰白头发的矮个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客人的姓名，只是怯生生地踩着细碎的步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仿佛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带着社交场上勉强的微笑，他好心地执行着妻子和女儿交给他的艰巨任务：迫使男舞伴"活动两腿"。一看到有哪位先生在欣赏客厅墙壁上的画或者耽搁在桌子边喝增加体温的饮料，他就会站在旁边，寻找合适的机会把话题引到造型艺术、剧场或者冰上运动方面——谈话是十分质朴的，但最后，客人总是在主人的陪同下去到大厅，在那儿被介绍给主人家的某位女友，她那邀舞记录本上还留着好多空白呢。

恩格尔加德太太答应同彼尔跳一次科季里昂舞。但是当舞曲开始，彼尔从桌子边站起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大厅里没有，贴邻的几个房间里也没有。最后发现她在客厅对面一间光线暗淡的六角形小房间里。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沙发角落里，一跨过门槛就能看到。

她带着淡淡的忧郁迎接了他，说他有权发火，但她不想跳舞

了，她不能要求他为了她的缘故也不跳舞而来陪她聊天。不，她不要他作这样的牺牲……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

尽管彼尔对上流社会的规矩知道得很少，但他不至于笨到不懂得她的用意的地步。他拉过椅子，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阵，倾听着从跳舞大厅里传来的音乐和喧闹声。这些声音经过三四个房间才传到这里，所以声音比较低。后来彼尔突然抓起她那放在沙发靠手上的裸露的白嫩的胳膊，看到她并不反对，就大胆地向她承认说他爱她，并再次提出要求，赐给他会面的机会。她最后终于同意了。于是他弯下身子，在她的上臂吻了一次、二次、三次。他在心底里估量她不允许他这样做，而且她也确实对他说，如果下次他再胆敢这样，她就要生气了……等等，等等，但她那湿润的眼睛里射出的光芒，以及丰满的胸脯的颤动说明了事情完全不象她所说的那样。

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脚步声，等彼尔刚好把身子靠到椅子背上，尼尔戈尔瘦长的身躯就在门口出现了。尼尔戈尔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为打扰了他们而道歉。他把双手反剪在背后，仍站在门口，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走进去。

“请进来吧！”恩格尔加德太太说。

“您需要人作伴吗？”他问道。

彼尔很不喜欢他的这句话，因为这几乎带有挑衅性质。

“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您能够讲点有趣的事，我们会很高兴听的。”

“喔，是，是，您和工程师先生孤零零地、被人遗忘地坐在这里，多么不幸！”

“正是这样，”她回答说，困倦地把扇子折起来，然后仰身靠

在沙发背上。“我感到很忧郁……我简直痛苦到了极点，我对跳舞，对于这么多的人感到厌倦了，但是您，您为什么不跳舞呢？而且您今天受到很多人的关心！”

“喔，不，”尼尔戈尔最后终于决定进来了。“这种富于诗意的昏暗状态促使我离开了人群，您不反对吧？”

他移过一把椅子，把它靠在沙发的另一边。现在他和彼尔面面相对，却一直没有互相招呼过。

恩格尔加德太太不停地讲着话。她挑剔地议论着客人选得不好，另一方面却称赞晚餐的菜单。接着话题转到了有几位太太的服装方面。彼尔坐在一边，注视着尼尔戈尔，却一言不发。尼尔戈尔也不吭声，他低着头，因此看不清他的脸，他把肘部抵在膝盖上，用细长的、隐约看得出有些发抖的手指揪着手套。

“啊，尼尔戈尔，尼尔戈尔，您变得那么沉闷，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猝然中断她那滔滔不绝的谈话。“您过去是个多么受人欢迎的健谈的人呀！您这是怎么啦？我敢打赌，这一定跟某位女士有关。”

“可能是这样。”

“大概是瘦小的霍尔姆小姐吧。那还用说，她完全合您的兴味。锡杰尼乌斯先生，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尼尔戈尔先生礼貌十分周到，他告诉过我，他特别喜爱蓝眼睛、淡黄头发的女郎，而且，据说她是从乡村来的，”恩格尔加德太太继续说道，重又转向了尼尔戈尔。“三叶草的香味，夏天的太阳和刚挤出的新鲜牛奶……正是您所向往的完全理想化的农村生活。什么时候让我们去参加婚礼呢？”

尼尔戈尔抬起头来，仰身靠在椅子背上，把高顶大礼帽按在肚皮上，又把两只手放在帽子上，轻轻地叹口气说：

“一个人活到我这种年纪，最明智的办法是把自己看作已经故世的人。这样就会只剩下一件操心的事——安排一个体面的葬礼。”

恩格尔加德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思想确实太灰色了。照您这么说，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该怎么办呢？……您不妨瞧瞧年老的骑兵大尉斐克，他已经过了六十二岁，可是他却象个年轻的少尉那样跳舞跳得入迷。我相信他还会获得女人的青睐……总之，男人家象您这种年纪正前途无量呢！”

尼尔戈尔点了点头。

“谢谢您对我临葬前的安慰话。我自己也知道，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都掌握一个技巧，能在垂暮之年永葆青春，正如他们学会了保藏青豌豆、芦笋和常青植物那样。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讨厌这种经过防腐处理的年老的骑兵大尉。不，应该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应该把那些应该属于青年人的东西献给青年人，只献给青年人，以此来使自己摆脱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在我现在的年纪，不愉快的事情本来就够多的了。痛风病、消化不良症、肝硬化、手术台，当你一过四十岁，就不得不和这些现实问题打交道了。”

“还有回忆，”恩格尔加德太太轻轻地说，“还有美好的回忆，尼尔戈尔，您忘记提到它了。”

“回忆吗？……喔，喔，我认为回忆也是属于防腐的罐头食品。它的使命是在冬天给我们一点点代替夏天的惠赠品。不，我们不谈回忆吧，这只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在我们年老时，正是回忆迫使我们把每一件新事物看成是往事的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令人厌倦的再现。”

“您今天简直使人受不了，但我不生您的气，尼尔戈尔，您大概病了。也许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对头。您最好去请教一下医生。我相信他会给您开方子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疗一下。”

“可能会的。也许，从左轮手枪出来的铅丸才是最有效的……作为止痛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对您简直没有办法，您只要想一想，一个人什么正经话都不肯说，那能行吗？”

在他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发生争执时，彼尔一会儿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一会儿又转到他身上。亲昵不拘礼的友好口吻促使彼尔产生了怀疑，怀疑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真挚的相互关系。但当他想起恩格尔加德太太在联欢会之夜曾告诉过他，她和尼尔戈尔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他就释然了。她对他的态度——且不谈她挖苦地劝他到卡尔斯巴德去治疗的事——表明，他成了她的累赘。

这时从隔壁几个房间里传来说话声。一对对精疲力竭、气喘吁吁的舞伴围在一张张桌子旁边。桌子上照旧放着大量各种各样的饮料。科季里昂舞已经结束。大厅正中只有三四对最不知疲倦或最爱跳舞的舞伴沉醉在尘雾之中。他们对此还不过瘾，于是一个劲儿地要求乐队一次次演奏同一支曲子，每一次都加快速度。

轿式马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到门口。恩格尔加德太太挽住丈夫的胳膊到客人中间走了一圈，向大家告别。她丈夫是个个子高、身体笨重的商人，看样子挺和善。整个晚上他都坐着打牌。当夫妇俩走到彼尔面前时，她给彼尔和丈夫互相介绍，这使彼尔惊恐万状。丈夫顺从地跟彼尔握手，而且向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但彼尔窘得连眼睛也不敢抬。

“她干吗要这样做?”彼尔惴惴不安地想。但当他们已经到了出口处时,彼尔听到她对丈夫说的话,声音相当响,显然是为了让彼尔听得见。

“亲爱的,你这个星期二大概要到伦敦去了吧?”

丈夫肯定地作了回答。彼尔脸红了,接着就笑了,后来则变得脸色煞白,继续微笑着。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送走了她那从红色绸衣服里露出来的丰满白嫩的双肩……他的生活终于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　　*　　*

三点钟光景,在月光皎洁的半夜里,彼尔和尼尔戈尔离开芬斯马克家。彼尔根本没有想要和尼尔戈尔一起走,但当尼尔戈尔问他住在哪里,并表示,既然他们是同路回去,就不妨谈谈时,彼尔就不便拒绝了。彼尔把尼尔戈尔的这个主意看作是和解的表示,看作尼尔戈尔已默认彼尔胜利地争得了恩格尔加德太太的爱情。尼尔戈尔始终一贯的上流社会的殷勤态度终于使彼尔让步了,虽然他们之间在年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尼尔戈尔谈到今天的晚会,也谈到一般上流社会的娱乐;但彼尔脑海里挤满了刚才的种种印象,只听进断断续续几句话,听不懂这些话的含义。尽管天气很冷,他们走得又慢——尼尔戈尔脚步不稳,但彼尔还是敞开了大衣,获得胜利的想法温暖了他。他微笑着,在清新的空气中吐着热气。

他们在霍尔明斯克桥附近拐弯,离开运河,沿着左面的大街继续向孔根斯纽托夫方向走去。他们从国家银行门前经过,那四角形的巨大建筑物矗立在繁星点点的天空底下,象个巨大的石

椁。穿着红色军大衣的警察守卫在古代财神的豪华陵墓的进口处。

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尼尔戈尔在一幢狭窄、不漂亮的旧房子面前站停下来，生气勃勃的衙容暂时被这样的旧房子破坏了。

“我就住在这里，工程师先生。您是否能赏光上楼到我处去喝杯好酒？实际上现在时间还不算太晚。”

彼尔思索了一下，又思索了一下，就同意了。他很想解解闷，根本不愿意回家去。自从他把自己的设计方案锁进五斗橱上格抽屉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待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仿佛他把一具尸体埋在家里地板底下似的。

几分钟以后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的大沙发的角落里了。一只罩着绿绸灯罩的长脚台灯照亮了这张大桌子。趁尼尔戈尔在张罗酒的时候，彼尔仔细环视这间单身汉的雅致的客厅，同时忧郁地想到他自己那两间又小又简陋的小屋。在那不象样的小屋里难道能接待象恩格尔加德太太那样的贵夫人吗？瞧，在尼尔戈尔的整个客厅的地板上铺了地毯，屋子里放着做工细致的红木家具，还有许多花瓶和镀金的枝形烛台，肯定都是继承的遗产。半明半暗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一长列肖像挂在写字台上边：几幅放在镀金框子里的油画肖像、银版照相、侧面像、象牙雕的小型像、石印画像、铅笔素描像和现代的照相——他们是已故世的尼尔戈尔家族的代表。

走近仔细一看，这一切暴露出无人照料的迹象：地毯差不多要破了，木器家具上的罩布已经磨破，紧密地陈列着书籍的漂亮的大书橱上的玻璃，有些地方已经破裂了。

尼尔戈尔站在他面前，一只手拿着狭长瓶颈的瓶子，另一只手拿着两只绿色的杯子。他坐到彼尔旁边的安乐椅上，小心翼翼

地把两只杯子倒满了酒。

“认识您很高兴，”他说，一面举起他的酒杯。“请允许我为您的幸福康宁干杯，先生……‘幸运儿彼尔’先生。”

彼尔带着惊奇而又有些遗憾的表情望着尼尔戈尔，觉得尼尔戈尔这样来暗示昨天晚会上的事，太放肆了。但是由于尼尔戈尔显然是想向他，向名副其实的胜利者致敬，不应该对受委屈的人发火，所以就拿起自己的酒杯，一干而尽。

“老实说，这个俏皮透顶的绰号根本不是我想出来的，”尼尔戈尔说，一边擦他的夹鼻眼镜。“我不过是转述您的一个朋友小萨洛蒙（前几天我和他一起碰到过您）的话。他是十分尊敬您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绰号甚至不算是对您的称赞。古先知曾宣称，幸运是蠢人的命运。一位受人十分尊敬的古罗马作家写道，成功是悲哀之母。”

“你自我安慰，自我安慰吧！”彼尔想道。“你还有什么话呢？”

“不要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他的对手继续说道。“我想说，最不幸的人在我看来是最幸福的人，他们会得到最大的安慰：他们可以咒诅造化之神，责怪上帝，要求上帝本人作出回答，等等，而那些被称为走运的人如果突然遭到不幸，却只能怨尤自己。”

“为什么一定会遭到不幸？”彼尔注视着香烟的烟雾，微笑了。

“为什么？”尼尔戈尔重复了一遍。他的每句话中都包含着怜悯之情，幸而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担心您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工程师先生！我不喜欢发表奇谈怪论，我只想说，幸福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人们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的不幸。因为……因为

我们没有能力把一千桩事件中的九百九十九桩变成对我们有利，而不是有害。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对待奇迹，这就是我们的不幸之处。我们坐在'幸福'的丰盛的筵席上，就象农民坐在国王的宴会上那样不知所措，这使我们大家都认为家里煮的薄粥、母亲做的春饼比天国的宝藏更可贵。您大概听到过牧猪人的故事吧？他不但得到了公主，还得到了半个王国。我认为这个故事应该在开始吸引听众的地方就打住，至少在吸引成年人的时候打住。不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又笨又懒的蠢货穿着绸缎和天鹅绒的衣服，由于过度的幸福而憔悴，而死亡。我们会看到他躺在公主的奢华的床上，苦苦思念着胖胖的牧牛女的拥抱。毫无疑问，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他将不会有幸福的时刻，除非他又穿上自己的木屐鞋，把皇冠和帝王权杖换上他父亲的粪叉。"

尼尔戈尔戴上夹鼻眼镜，仰靠在椅子背上，把双手垫在脑袋后面，用他那双疲乏的眼睛关切地、几乎带着不安的神情审视着彼尔。他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丹麦人古怪的想法，我们对于已经习惯的、经历过的事物充满了无法遏止的爱。不管我们在年轻时代多么热烈地向往那不寻常的、美好的事物……但是，只要童话里的国家的大门真的在我们面前敞开，而公主从阳台上向我们招手，我们就会疑虑重重，四面顾盼，希望尽快爬到自己的板床上去。"

"一般说来您说得不错，"彼尔一直笑眯眯地目送着他喷出的烟雾。"一般说来是这样，但也有例外。"

"一千之中不会有一个例外，也许甚至一万之中也不会有一个，将来您自己也会明白，在一切家庭的、习惯的、甚至我们深恶痛绝的事物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迷人的力量！您只要向四周打

量一下就会发觉的。我们一生都背着不断增加重量的过去的重荷，它象中国的万里长城那样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我们却无力摆脱它。我们躲藏在家庭回忆的墓穴里，到最后，除了崇敬以外，没有留下别的感情。”

“不，别忙，不能这样笼统地议论所有的人。”彼尔打断他的话说。“拿我来说，就不在此例。因为我背在背上的过去的重荷是可以轻巧地安放在坎肩口袋里的。”

“如果这样，真该祝贺您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老家的迷人的妖术不仅在于那些什物，直到垂暮之年，我们的行动还受到早已故世的父亲的毫无意义的训示所左右，或者受到我们智力有限的母亲的某些偏见所左右。还有那些可爱的兄弟姐妹和关怀备至的叔叔姑姑……”

“至于我，在这点上我也很走运，因为在我身上不存在象您所说的事。”

“我再次向您祝贺，但是您总该有过一个家吧……何况是一个牧师的家，一个以舒适著称的丹麦牧师的家。您知道我这是根据您的姓氏判断出来的。”

彼尔根本不去听对方的最后一段话，他表示，他过去和现在都不重视通常所说的那些近亲。

“您且想一想！也许您……”

“我知道，”彼尔有意不让他说完。“我就是我，跟别人没有关系。”

“喔，喔！”尼尔戈尔双手撑在沙发的靠手上，仿佛苏醒过来似的，整个身子向前倾，凝视着彼尔。“这么说来，小萨洛蒙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关于您的确有着传奇色彩的说法，您对于家庭没有任何眷恋，对于兄弟姐妹也没有任何牵挂，对于叔叔姑姑

也没有好感……无挂无牵得象一只空中的飞鸟！”

彼尔沉默不语，表示同意。

尼尔戈尔重又仰靠在沙发背上。寂静一下子笼罩了整个房间。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看得出，事实上您是个非常非常走运的人。要不是我又老又弱，我大概会情不自禁地嫉妒您的。您是个在各方面都无所牵挂的自由自在的人，象鹪鸟贪食成熟的樱桃那样追求生活。应该这样，但是……但是，有什么用处？在我们生命的漫长日子里，我们亲手把并非一生下来就带来的绊绳加到自己身上。我们来自奴隶的种族。只有带着镣铐或者上了锁我们才觉得有家庭味……您对这点是怎么看的？”

“说实话，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什么，”彼尔回答说，目光瞟向挂在书橱上面的挂钟。时钟指向四点一刻。单调的谈话开始使他感到疲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絮叨饶舌。

尼尔戈尔没有立刻作答。他继续沉思地、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彼尔。

“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来朋友，养成习惯，常常以各种各样的义务和责任来约束自己吗？更不用说男女之间的亲昵关系了。那种亲昵关系一般称为迷恋、爱情、情欲，总之您爱怎么称呼都行。甚至连自由自在的飞鸟也不得不承认，女性具有紧抓不放的长爪，能在她们的柔情蜜意之中，象铁的锁链一样把您锁住。”

“这种锁链锁不了人，何况它们很少有锻造得结结实实的。”彼尔哈哈大笑着说。

“您简直是乳臭未干，太年轻了。假定有一个女人引起您的情欲，即使您在心里并不见得看得起她……一个荒淫的女人或

者一个使女，您出于天真无邪的感情吻了她……简单说，您由于习惯或者由于古老的回忆而对她有无限的眷恋……假定说您得知这个女人背地里满不在乎地欺骗了您……在这种情况下，无拘无束得象您那样的飞鸟该怎样对待呢？”

“真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彼尔暗自想道，嘴里却说：

“该怎样对待吗？当然是另外再找一个啦！”

“好极了。但要是另一个也不见得比第一个好，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找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的天哪！世界上女人多的是！”

“您说得对极了，对极了！”尼尔戈尔闭上眼睛，重复着彼尔的话，仿佛从这些话中找到了解决生活之谜的钥匙。

彼尔打算动身回家了。在他看来，谈话的内容太偏于个人方面，而且时间也已很晚。街上已经驶过几辆运面包大车，预示着早晨的来临。

但是尼尔戈尔突然被不可名状的激动所控制，他重又斟满了酒，要求彼尔把时间忘掉。

“认识您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锡杰尼乌斯先生，您是个少有的朝气蓬勃、对各方面都心满意足的人。如果您能正确理解我，我想对您提个建议。”

“现在又要来一套什么新花样了？”彼尔暗自想道。

尼尔戈尔开始说：乍一看，这件事在他彼尔看来可能觉得有点蹊跷，但是等到尼尔戈尔详细叙述他自己的情况以后，彼尔就会按照这件事本身所要求的那样正确来对待了。原来尼尔戈尔有一个朋友，确切些说是有一个近亲，现在正病入膏肓，面临着死亡，他活不长久了……他身心都患着重病。但问题不在这里，

简单地说，这个鳏夫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他的财产。他的财产不算太多：有一些家具，几幅不登大雅之堂的画，不算多的书籍……就跟这房间里的大致相仿。他一点也不愿意留给他自己的家庭。他不希望他的财物落到他们手里被当作崇祀的对象。因此他坚决要求把他的全部什物拍卖，让它随风飘散。这样的想法成了这个不幸的人驱不散的念头。他的亲属都很富有，很可能反对他这么做，因为他所说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们古老家族的遗物。他于是想把这些财产传给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为这个人造福，即使只带给他短暂的欢乐。

“我现在这样想：是不是建议他把这份遗产留给您？我相信，要是他认识您本人，他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的。他正是希望能成为一个象您这样的人。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请求您，如果您反对我的建议，您就闭口不答，我们以后也就不再谈这件事了。正如我已经告诉过您的，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清偿债务和完成其他的义务之后，一共只剩下两千克朗。”

“他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彼尔暗自想道。但觉得跟他争论没有什么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一切都看作儿戏。于是他回答说：“这样当然很好，金钱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而现在我该回家了。谢谢关照。”

“您为什么，为什么要走？再稍稍留一下吧！……房间里烟雾腾腾，让我来开开窗。”他霍地站起来，把窗子开得很大，于是一股冷空气冲进房间，把煤油灯上的火苗吹熄了。“请再坐一会儿，我们的情绪受到谈话的影响变得忧郁起来了。杯子里的酒还没有喝光，这可是上等的好酒呢！”

但彼尔没有被主人说服。主人越来越激动的情绪使彼尔感

到可怕。他看到尼尔戈尔脸色十分苍白。握手告别时，他发觉主人的手发潮，抖得很厉害。

“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多怪人，”当彼尔来到街上，重又点起一支香烟，踏着均匀的步子，沿着已经苏醒的城市街道走回家去时，不禁这样想道。他回想起在“科捷尔”咖啡馆和斐季奥弗度过的那一夜晚的情景。他们一旦单独和你在一起，他们就看到了幽灵。坟墓就在他们的脚下，他们面对着自己的尸体念着临葬前的悼词。

在黎明前鱼白色的晨曦中，看管院子的人正在打扫大街。第二流酒馆已经开门，烟杂小铺子已经开门。路灯熄灭了。只有面包房里射出灯光，从许多大窗户的通风口里飘来新鲜面包的香味。彼尔在一扇窗户前停了一下，欣赏着面包房里一个伶俐的农村姑娘和一个男帮工之间出现的情景。姑娘站在高凳梯子上，把许多大馅饼分放在搁架上；小伙子坐在下面的宽板凳上晃动两腿。他们在谈些什么，彼尔当然听不见，但是小伙子欢畅得意的笑容，以及姑娘用脚踢开小伙子的手时那种假装生气的样子，不说也能使人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彼尔莞尔微笑，把自己和恩格尔加德太太置于他们的位置上。夜已尽，生活又苏醒了。对爱情的渴求控制了饥饿的人们……工厂的汽笛声汇成了大合唱。他虔敬地听着汽笛声。先是从远方的纳雷勃鲁，后来从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传来，最后四面八方都响起来了——有的象成百只公鸡在啼叫，有的象是新时代的钟声，它宣布总有一天要把黑暗和迷信的幽灵永远赶进地里。

第 四 章

在上面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暗沉沉的黄昏，一个穿着灰衣服的瘦弱的先生走出电车，走到格莱宁根街的转角处。他走过骠骑兵营房，继续向前，穿过突出的三角广场，从这个广场开始就是尼堡城了。这位先生一只手放到背后，另一只手紧握伞柄，随着脚步的节拍，伞尖很沉地落到路面上。他步履匀称地迅速经过尼堡的街区，在每一个转角上凭借暗淡的路灯光辨认每条街名。

他经过好几条街，却没有发现他所要找的街道，而且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也碰不到一个可以问讯的人。这位先生就胡乱拐向第一个碰上的小巷。他终于在尼堡城无数条千篇一律的小街上迷路了。低矮的小屋里所有窗户上的护窗板都严严实实地关上了百叶窗，只有通过圆形的或鸡心形的开口处透出一束狭长的光线照到街路上。这里的路灯比广场上更少。可是在窗户里面，却充满了生气，可以听到谈话声、孩子的哭嚷声和手风琴声，声音十分清晰，甚至在街上也能听得清每句话；那边有开门声，一个妇女穿着睡衣把盛在瓦罐里的东西泼到水沟里；这边，有人把一只小狗放出门去，还有一对猫弓起了背脊，在叫春求爱。

穿灰衣服的人询问了几个偶然碰到的行路人，终于找到了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凭着火柴的微光，他读着每幢房子的门牌号码，继续寻找着，最后终于找到了彼尔的住所。起初他想

寻找门铃的把手，没有发现这种装置，只看到古老的门闩鼻。他终于意识到该怎样打开大门。他走进拥挤的门厅，那儿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他好几次高声地咳嗽着，希望借此把这幢房子的住户引出来。

一楼的那套房子的门打开了一点儿，那里住着船舶木匠和他的一家。一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妇女探出头来。那妇女手中抱了个婴儿。从敞开的门里倾泻出来的光线照亮了站在黑暗中的来客的脸——一张年轻的没有血色的长脸，一对充满血丝的眼睛和小小的连鬓胡子。

“请问锡杰尼乌斯先生住在这里吗？”他没有打招呼就问道。

“是住在这里，住在后面的房间里，只是这会儿他不在家。”

“喔，喔，您大概就是他的房东吧？”

“不，他租的是奥卢弗逊夫妇的房子。房东住在那边楼上，我此刻就去把奥卢弗逊太太叫来。”

这时，倾斜的楼梯梯级在奥卢弗逊太太笨重的脚步的压力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她本来一直在门后面偷听，手中拿着一盏白铁灯，这时把身子探过栏杆问道：

“这位先生想见见锡杰尼乌斯先生，是吗？”

“是的，但他不在家啊，”这个陌生人回答说，好象由于不巧碰不到锡杰尼乌斯而责怪奥卢弗逊太太似的。“您认为我需要等他回来吗？”

“我看不用等了，因为他刚刚才出去。”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碰到他呢？”

“该怎么说好呢，他现在很少在家。一般说来最好傍晚来找他。”

“打扰您了，再会。”

“要转达什么话吗?”奥卢弗逊太太觉得好奇起来。

但是陌生人已经关上了门,从街上传来他的匀称的脚步声和雨伞碰在路面上的声音。

“啊呀,他是个牧师,可他为什么要来找工程师呢?!”木匠的妻子大惑不解地说。

但是奥卢弗逊太太显然不愿意去谈论她的房客。她简短地说了声“晚安”,打断对方的话头,就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水手长戴着银边的大眼镜坐在桌子旁看一本十四卷的长篇小说《逃跑的奴隶,或马拉巴尔河边历险记》。水手长每年冬天都要从约丹小姐的图书馆借来这本书,怀着永远不变的激情和兴趣重新阅读它。

“大概是来问锡杰尼乌斯的,是吗?”他眼睛不离开书本问道。

“是的。”太太回答说。她冷得瑟缩发抖,把胸前的围巾裹得严实些,把一簸箕泥煤倒进炉子里后又坐到沙发上编结绒线去了。她自己和她的丈夫这几天来都不愿意多说话。两个老人都在思索,他们的房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变得很多,但不是朝好的方面变。他过去也曾经所谓放荡地玩上几天,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最多不过发作几天而已,这次却已经整整三个星期几乎没有回家来过。即使顺便回来看看,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更不让任何人到他的房间里去,什么事都不称他的心,有一次甚至扬言,要搬到别处去住了。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涉足于社交场中呢?有这种可能,因为有一次他脱口而出,说他本人认识国王的文官,这个人就是所有报纸上都登载过的前几天服毒自杀的人。

老夫妇对他不满还有另一个原因:最近一个时期彼尔根本没有付房钱。这还不算,三天两头还常有人拿着彼尔赊欠的鞋

钱、裁缝钱的帐单来讨债。夫妇俩还得把这些纠缠不清的人打发走。

“这位先生想和锡杰尼乌斯谈什么事呀?”过了一会儿水手长问道。

“不知道。我敢说我以前就曾经在这儿看见过这个人,那是很早以前了。我记得锡杰尼乌斯当时还说过,这个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但他的样子不大象美国人。”

而彼尔这会儿正在幽暗的角落里等候恩格尔加德太太。过去他曾经在这儿等过她一次。但这一次他有更多的理由确认,她一定会来的。自从那次舞会以后,他确实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她再三严厉关照,禁止他在街上悄悄地守候她,或者试图以别的方式和她会面。但是今天她的丈夫到伦敦去了。昨天他收到一张没有签名的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明天晚上”。彼尔正确地判断,会面的地点和时间很可能和过去相同。

今天早晨他收到另外一封信,这封信使他激动的程度和盼望已久的会面一样强烈。令彼尔震惊的是尼尔戈尔的律师通知说,在他的当事人表达最后遗愿的信中这样写着:“将拍卖立遗嘱人的全部财产所得遗赠给彼尔。”拍卖的日期和细节确切载明在遗嘱中。

律师接着写道:“事实上遗嘱不能生效,因为它不是正式的遗嘱。但是死者的两个姐姐,即死者仅有的合法继承人,都已出嫁,嫁给两个非常富有的人,而且她们现在都在外国,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姐姐会反对死者的安排。”由于上述原因,律师,作为死者遗嘱的执行人要求彼尔有机会顺便去找他一次,进行事务性的谈话。

彼尔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该怎样用最好的方式来处理这

件事。最初他甚至不知所措了。尽管他盲目相信幸福之神不会亏待他，尽管当他手头十分拮据、需要钱用的时候，金钱竟会自天而降；但他不能，还是不能认为自杀者临死前的奇想，是来自上天对他的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生活过得好，他无法拒绝接受一大笔遗产，这可以使他长时期摆脱贫困的煎熬。他借来的钱已快用完，还有一大部分赊帐买的用品至今还未付钱呢！

……从邻近的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轿式马车。一只戴着浅色手套的手从小窗子里伸出来挥了一下。彼尔飞速跑到马车跟前，叫车停住，然后打开车门上了车，吩咐车夫到孔根斯纽托夫的第一流饭店，接着马车就朝前驶了。

车还没有驶到饭店，彼尔已经感到大失所望了。他原来以为她会激动得满脸通红，会因羞怯和恐惧而在厚厚的毛皮大衣里颤抖不已，他甚至准备好了几句使她不再胆怯的得体的话，但是他根本不需要使用引诱者的伎俩。他还没有进入马车坐定，对她能来赴约表示感谢，她已经象名副其实的妓女那样坐到他的膝盖上，紧紧搂住了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当他们登上饭店里灯光通明的楼梯时，她确曾掩上面纱。但是一等到侍者领班把他们带到单独的房间里，尽管那个领班还没有离开，她已毫无顾忌地脱掉了皮大衣，摘下了帽子。当彼尔还由于不习惯而手足无措地四面环顾时，她已经完全得其所哉了——对着镜子拢拢头发，脱下手套，在摆好餐具的桌子旁随便坐下，把整个身子埋进了沙发。

彼尔默默地在她的对面坐下。他开始明白，她出入这种地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他们进来时，侍者象看到老相识那样，勉强看得出地微微一笑。他可以发誓，这一切他全看在眼里。

“您干吗这样看着我？”单独留下他们两人时，她问道。她卖

俏地把脑袋侧向肩头，象个年轻的姑娘，微笑着说："您简直不眨眼地盯着我看！……怎么，我的装束有什么不对头吗？"

她边说边望着自己那丰满得简直要从四方形的领口里溢出来的胸脯。她穿着黑色的裹得很紧的衣服，胸部松软，但腰部却象个姑娘那样细。

"您总该回答我的话呀！您这个大傻瓜！什么事又不中您的意啦？……看我来揍您！"接着她便从桌子上作装饰用的花束上摘下红色的果子，以便向彼尔投掷。彼尔把目光移到她的手上，欣赏着她那圆鼓鼓的逗人喜爱的双手。又白又嫩的灵巧的手指，珠母色的闪光的手指甲，粉红色的指关节上一个个的小窝，每当手指活动时，这些小窝一启一闭，仿佛是渴望着别人去亲吻的可爱的小嘴唇。看着看着，彼尔激动得脸色都变了。他接住她投掷过来的一只果子，同时抓住了她的手，正想把她从桌子对面拉过来，搂着她亲吻，但这时门开了，两个侍者端着晚餐进来了。

侍者为他们倒了两杯香槟酒，放好菜肴，就走了。又剩下他们两人时，彼尔举起杯子和她碰杯。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对饮，接连喝了三杯。不愉快的情绪仿佛一下子被抹掉了。真见鬼，想穿了，她的过去关他什么事？主要的是，现在她是属于他的，是他的私有财产，是他猎取到的猎物……

在进晚饭后的甜食时，他谈到尼尔戈尔的自杀问题。他认为尼尔戈尔是个心灵上有病的人。他毫不隐瞒地把他在尼尔戈尔家的深夜长谈全部告诉了她，还告诉她尼尔戈尔过分激动的情绪，当时尼尔戈尔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彼尔，而彼尔却一点也没领悟到。关于他所听到的与这件事有牵累的那个女人，他也毫不遗漏地详细谈了。彼尔的一个朋友，从尼尔戈尔的房东那里打听到，说是有一个妇女戴着面纱，多年来一直来

找尼尔戈尔。还说到在尼尔戈尔埋葬前夕，偷偷走进小礼拜堂，在棺材上撒了许许多多玫瑰花的，看来也正是她。

彼尔一个劲地说着说着，而恩格尔加德太太却静坐着，陷于沉思之中。她把胳膊肘搁在桌子上，小手指在酒杯的边沿移动着，脸部没有表情，仿佛只是出于礼貌才索然无味地听着彼尔冗长枯燥的陈述。等到彼尔谈到尼尔戈尔的过去，并述说他知道尼尔戈尔为什么拒绝外交部的工作时，恩格尔加德太太开始露出明显的不耐烦的神色。她从高脚盘里拿起一颗葡萄，在酒杯里蘸一下，开始吮吸起来，然后深表歉意地用她"突然想起"的不相干的事情把话题扯开去，并要求把侍者叫来，让他们快些上咖啡。当她看到彼尔不打算轻易放弃他的话题时，她就毅然站起身来，说声"谢谢您跟我作伴"，就走到打开的钢琴边去了。

"您想听什么曲子？"她问道。手指很快地在琴键上滑过，试了一下琴键。"您知道这个曲子吗？"接着，不自然的声音象浪涛般从钢琴里倾泻出来。"这是《森林之梦》，"她大声宣布，话声盖过了琴声，她显然对自己十分满意。

但是彼尔默不作声，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震惊的是：她对于一个曾经是她的好友，她的温顺的爱慕者，自杀的前一夜还跟她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这么一个不幸的人竟然没有一点同情之心，这使彼尔不知不觉地在心底里产生了怀疑。也许尼尔戈尔对于她不仅仅是个爱慕者？也许这种冷漠的神情是假装的？但是他还来不及思索自己的猜疑，恩格尔加德太太已经对彼尔的沉默感到不安，突然停止弹琴，站起身来，双手勾住他的头颈，使他的脑袋向后仰，于是他们四目相对了。看到她的笑容，他想道："不，不，这不可能是假装出来的。"一阵热烈的、使人陶醉的狂吻倾泻到彼尔的额头、头发、眼睛上……她的双唇终于贴在他的嘴

唇上，贴得这么紧，似乎永远不想再分开了。接着她跟他絮絮地耳语了一阵，他就顺从地站起身来。没有等到端来咖啡，她自己已披上轻柔的皮大衣，待彼尔结清帐，两个人就急匆匆地坐进叫好的马车。一路上，他们紧紧拥抱，接吻。到了一家旅馆，他们就以来自奥尔胡斯的斯文德逊夫妇的身份登记住下了。

彼尔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合不上眼。不愉快的疑窦这天晚上又一次在他心里翻腾。沉重的惨祸使他感到压抑。他似乎又在那最后的夜晚来到尼尔戈尔的房间里。他想起了尼尔戈尔的话，这些话他当时却不认为有任何含意。残酷的现实从头至尾展现在他面前——这个温顺地睡在他身旁的女人也是尼尔戈尔留给他的遗产。更有甚者，她是那个遭受不幸的人的"催命鬼"，她的忘恩负义导致他走向死亡。

而他——他现在却成了她的同谋者。

他目光愤怒，似乎觉得死者的幽灵悄悄地在房间里走动，这儿那儿不时会从漆黑一片中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头颅，怀着习以为常的讥刺和忧郁的神态，盯着他看。而这里，就在他的身边，却睡着杀人女犯……她偷偷地溜进小礼拜堂，在灵柩上撒了许许多多玫瑰花。这是怎么回事呢？她象个婴孩睡在摇篮里，睡得那么香甜，呼吸又是那样的平静、均匀……她的丈夫正航行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她的情夫还尸骨未寒，可是她却已经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而与她相依偎的却是他，彼尔，她的同谋者！

极端的厌恶和恐怖压抑着他的胸膛，使他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他必须起来，他必须离开这里！

这时恩格尔加德太太在被窝里沉甸甸地翻了个身，把双手垫到脑袋底下，睡眼惺忪地问道：

"你怎么已经起身了？"

他没有作答。她说话的声音引起他一阵颤栗。她企图睁开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微微一笑，就又睡熟了。

他急急忙忙穿着衣服，决定不向她告别就悄悄地离去。最好留一张条子给旅馆看门人，只写“尼尔戈尔”四个字，就什么都能说明了。

但当他穿好衣服正打算离去时，目光落到这个女人半裸着的躯体上。她睡的姿势很不雅观，一只脚的膝盖微微抬起，双手垫在脑袋下面。狭窄的系小褂的背带从肩胛上滑了下来，于是那丰满的向四面膨胀的白中带黄的乳房就完全没有遮拦了。蓬乱的黑发零乱地散在枕头上，脑袋向后仰着，由于疲劳过度，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彼尔的心在胸膛里沉重地翻腾，双脚变得软绵绵的，他无法把目光从睡熟的女人身上移开。尽管心里充满了极端厌恶和恐惧的感情，但这双白嫩的手，这对向四面膨胀的乳房，这两片至今还因狂吻而显得红艳艳的半启半闭的嘴唇，把他吸引住了，使他无法约束自己。他被自己吓坏了。过去不知道人类本性有着矛盾着的两重性的他，过去认为女人不过是不带危险性的玩物的他，现在面对那象风吹散路上尘埃那样吹散、驱走他的运气和希望的黑暗势力，不禁吓得发抖。过去他不相信魔鬼的存在，还居高临下地嘲讽他们，现在他却不得不同他们作面对面的斗争了。在思想深处的某个角落里，父亲那权威性的声音和几乎被遗忘的字眼“黑暗的势力”、“撒旦的阴谋”重又在他心里复活了，吓得他脸色煞白。

彼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恩格尔加德太太。她醒了，睁开她那棕褐色的大眼睛，把头发拢向脑后，从被窝里欠起身子问道：

“这是怎么啦？……你干吗穿好衣服？”

他不作答。

“天已经亮了？”

他还是默不作答。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病了？”

“不，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样奇怪地盯着我看，出了什么事？”

“我想……我担心会生病……会象尼尔戈尔那样病得很厉害……”

仿佛有一股闪电从她的脸上一闪而过，尽管她脸色惨白，但她立刻微笑了一下，用平静安详的声音说道：

“您在说些什么梦话？生病……您朋友生病关这儿什么事，请您注意礼貌。”

“您不敢在这种场合提他的名字，这点使我高兴，但这一点恰巧暴露了您的秘密。我尽量说得更明白些吧，您刚才睡熟的时候，我猜出来了，不管怎样，您是尼尔戈尔的情妇，您欺骗了他，您背叛了他，使他因此而自杀，现在您懂我的意思了吧？”

她低下头，紧紧咬着颤抖的嘴唇。

“走开！”她压低声音，但是下命令地说，同时扯起被单的边缘掩住裸露的乳房。“我要您离开这里！……任何一个乡下佬都会在这儿……”

彼尔走到她身边，正想当面骂她“下贱的女人！”但及时清醒过来了。自身负罪的感觉制止他这么做。他默不作声地转过身去，走了。

到了楼下，他叫醒旅馆的看门人，叫他结帐。付清帐，他想，现在已谈不到接受尼尔戈尔遗产的问题了。他于是穿过昏暗荒

凉的城市，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这一切发生在深夜，发生在街上万籁俱寂、偶尔有行人清晰的脚步声在房屋的墙壁上发出回声的那段时间里。这时咖啡馆里最后一批夜猫子已经走散，维持秩序的守卫已经离开职守和同行闲扯去了，在那些有点小名气的街巷里只有一些窃贼和深夜来客还没有去睡。

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这样的小巷里。他竖起衣领，把帽子压到眼睛上。彼尔和他在路灯旁边交叉而过。过去当这些犯了罪的人偷偷地溜回家去时，彼尔常常暗中窃笑他们那挑衅而同时感到惭愧的神态，但此刻他却转过脸去，不去看他们。他想象着自己的一副尊容，他没有勇气去看这个和自己一丘之貉的人，这个反映自己的耻辱的人。

彼尔终于来到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自己的小房间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十分讨厌这些小房间，可此刻却突然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满足、少有的安谧和平静的感觉。他急忙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尽量睡得舒服一点。他记起孩提时在一片漆黑中听独眼的老保姆讲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听够了就整个身子连同脑袋一起钻在羽绒褥子底下的情况。

* * *

沉重不安的梦魇折腾他好几个小时，后来他被窗下花园里的椋鸟吵醒了。根据鸟啼声，他猜得出一定是个阳光明媚的晴天。但是他却不想起身，第一，他疲倦得很；第二，他起身后干什么呢？还不如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反正没有地方可去。

他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却想到了五斗橱上格抽屉里的东

西，赶忙脸朝墙壁转过去，想再入睡。

但还是不成。脑子里一想到那个倒霉的设计方案，立刻把睡意赶跑了。他仍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望着低矮的、腐朽的、油漆变成气泡鼓了起来的天花板。此刻头脑清醒了，他为昨天晚上的行动感到很不自在。他做得太幼稚了。因为一般说来，甚至象恩格尔加德太太那类的妇女也要求别人对她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

起身后喝了咖啡，他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做了蠢事。他对这件事看得太认真，也太急躁了。是因为喝醉了酒，还是怎么的？

坐在家里使他感到心满意足。这个遗忘已久的满足感毕竟没有离开他。他点起一支烟，坐在破旧得勉强能转动的摇椅里，眺望着邻居的小屋。从篱笆上望过去，他可以看到邻居家二楼客厅的窗子。从其中一扇窗户中，他看到两个面颊红润的小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母亲在织补长袜。窗子顶上阳光绚烂的墙上挂着一只绿色的鸟笼，鸟笼里有一只黄雀。他没有立刻明白过来，是什么东西这样吸引着他，原来是这一幅静谧平淡的日常幸福生活的景象。多少年来他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景象，但今天它却具有新的含义，似乎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阵敲门声使他打了个寒噤。

原来是奥卢弗逊太太来告诉他，昨天傍晚有位先生来找过他。

“是怎么样一位先生？”

“我可说不上。他的样子似乎很不高兴，我觉得他过去曾来找过您。”

彼尔心里想，也许是个要债的。于是如何处理尼尔戈尔的遗产的问题重又摆在他的面前。在目前这样窘迫的情况下，他有拒

绝接受钱财的权利吗？

奥卢弗逊太太还是站在门口没有走，她那高大笨重的身躯挡住了整个门框。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想了解一下您是否已想定当了，我记得您说过要想从这里搬走。”

彼尔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这是我开玩笑胡扯的。不，奥卢弗逊太太，我要住在这里，这当然是指您不反对的话。”

“那还用说……当然……如果我们……”

“好象您有什么话说不出口……我完全明白。最近这一阵子我的举止有些不大检点。我们不谈这个吧。啊，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奥卢弗逊太太，您今天怎么一清早就穿戴得这么齐整？您是去领圣餐吗？”

“不，您难道不知道，莫尔丹逊船长前天回到城里来了。今天下午我们准备去看他。”

“我也去！我们在船上见面，我真想见见这个怪老头呢！”

“真的？如今这未必会使您感到高兴。”

“您瞎说，奥卢弗逊太太，我说的是真话。现在不跟您罗唆了，一句话，我们在船上见面，就这么说定了，好吗？”

奥卢弗逊太太迫不得已微笑了一下。虽然她心里很不高兴，但看到彼尔情绪这么好，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好，好。”她说，“莫尔丹逊总是高兴见到您的。您一来他就心花怒放，他光知道疼爱您。”

莫尔丹逊船长是他们家的老朋友。他住在弗伦斯堡①，但——

① 德国的城市。

年两次毫不脱期地到哥本哈根来，带些干酪、牛油和熏制食品来出售。这些食品他都卖给制灌肠的大商店，只有少量一些卖给为数不多的熟人。

水手长奥卢弗逊有个习惯，喜欢仔细阅读专谈通航事务的《电讯报》，当他读到"卡连-索菲"号护卫舰安全经过税关，停在交易所码头上时，他就心神不定了。直到确定了和莫尔丹逊船长会面的正确日期和钟点，直到特里涅跑到城里去通知了年轻的迪德里克逊，他才定心。迪德里克逊跟他们家的关系也很亲密，他是个赶车的。他住在斯图列-勃连杰斯特列杰。多年来，碰到这种情况，迪德里克逊总是完全听候他们使唤，为他们赶车。

就象今天，三时正他就把一辆四轮马车驶到奥卢弗逊家的门口。马车放下了车篷，装扮得那么漂亮，那么干净，好象是为一个正要到圣母教堂去结婚的富商准备的。聚集在马车旁边的十来个孩子和从门里或窗口探出身来的成年人欣赏着那庄严的行列。等了不多久，这一对衣着体面的老人出来了。奥卢弗逊太太围着维也纳式的围巾，头上戴一顶饰有一束紫色大葡萄的帽子。水手长则穿一套专为参加葬礼而备用的最讲究的服装，佩着由于二十五年忠诚服务而得来的奖章和银质十字勋章，它们在没有扣上纽扣的大衣里面闪耀着光彩。

坐着车经过城市时，迎面碰到的人都呆呆地望着老水手长衣服上的奖章和勋章。这个端庄威严的白发老人，手握角质的伞柄坐在车里，很多人也许会以为这是本世纪初的一位战功显赫的老海军将官呢；如果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不是年轻的迪德里克逊的话，他们真会这样认为的。迪德里克逊为有这样的乘客而骄傲，不时回过头来，亲昵地大声招呼他们。

他们先在整个旧城兜了一圈。看到到处矗立的新建房舍，看

到几乎完全拆除的要塞围墙的残垣断壁，又看到在拥挤不堪的厄斯特加德的仿佛大象背上驼着骑士似的新的双层公共马车。过了孔根斯纽托夫，他们转向运河，老夫妇俩在二十五年前他们在那儿结婚的霍尔明斯克教堂面前停了片刻，就向交易所码头前进了。

彼尔已经先到了。他倚在“卡连-索菲”号的栏杆上，不停地从船上向奥卢弗逊夫妇招手。他浑身无力，懒洋洋地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中。船长是个蓄着又宽又密的白胡子的老头，这时候走到岸上去迎接客人。

在打开门窗的底舱深处，形象地说，在狭窄的舷梯通到那里的“卡连-索菲”号的腹部，有一个特种仓库，那儿堆放着整块的腿肉、灌肠、熏羊肋和磨盘大小的干酪，这些东西象阿拉丁地下室里的珍宝那样在神秘的昏暗中闪闪发光。彼尔和船长用足力气，总算把奥卢弗逊太太沿着舷梯拖到底舱里。水手长紧随在后面。作为一个老练的水手，他拒绝别人的任何帮助，结果在第一级梯级上绊了一下，要不是船长一把抱住了他，准会摔伤。而当年轻的迪德里克逊让所有的人过去以后，倒退着，用一只脚探索每一级梯级，小心翼翼地沿着舷梯下去时，水手长却无情地嘲笑他。水手长记起公元四世纪起就在丹麦海军中流行的名言：“象一只跳虱在梳子上爬行。”不禁大声叫了起来。

经过半个小时最最精打细算的挑选，品尝味道，过磅，买卖就这样成交了。于是把买好的食品搬到甲板上。接着就进行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程序，连铆工富斯讲过的笑话也原封不动被沿用。船长莫尔丹逊打开通向船舱的门，邀请客人们到他房里去吃点东西，奥卢弗逊太太执意不肯，“忽然来这么一下干什么呀？”水手长也坚决拒绝，因为他们“已经花费老朋友很多时间

了”，只有年轻的迪德里克逊，深知整个程序的一切细节，泰然从嘴里取出嚼用的烟草，把它放进坎肩的口袋里。

不一会，所有的人都被安顿在舒适的小船舱里了。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食品。奥卢弗逊夫妇的腼腆也很快消失了。

彼尔置身在这些朴实的人中间，觉得情绪特别好。他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象在今天的饭桌上吃得这么舒畅。这里有许许多多灌肠食品，有伏特加和葡萄酒。没有任何别的地方使他象在这些纯朴、愉快的人中间谈得那样兴致勃勃。在这里他不象在“科捷尔”咖啡馆里那样是个沉默不语、持批判态度的旁观者；在这里他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天气，谈论着泥炭的价格，谈论着轮船的航程和海港警卫司令部。

酒酣饭饱后就给大家上茶，给彼尔则端来一瓶罗姆酒。话题转到了战争年代和战后飞涨的物价。彼尔依稀记得敌人入侵他老家的情形。当时在院子和花园里挤满了士兵和马匹，彼尔家被迫把楼下的房间让出来，一家人勉强凑合着，住到楼上的几间小房间里去。彼尔那时只有七八岁，觉得一切很好玩。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有什么好哭的呢！莫尔丹逊船长出生在日德兰半岛南部，他到过战火最炽烈的地方。到如今他能绘声绘色地描述战争的一切恐怖场面，这是他感到十分愉快的。他是一八六四年和三年战争中这些可怕景象的见证人，尤其使莫尔丹逊感到满意的是当他栩栩如生地描述时，吓得奥卢弗逊太太常常掩住了耳朵，咒骂战争是十恶不赦的勾当。

这一切都激起老水手长的热情。稍稍喝了些酒以后，他身上的战斗激情常常会觉醒过来。一八六四年时他已经领退休金了。由于他患了骨疽病躺在医院里，连第一次战斗也没有参加，因此他就轻蔑地讥讽这场“对德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不论从恐怖

和遭受灾难的程度来说，都无法跟对英战争相比。他经历过一八〇一年、一八〇七年以及一八一四年的抗英战争。噢，当时我们除了抗击英国人外，还得对付挪威人以及整个舰队呢！这方面值得回忆的东西多的是！为了压倒莫尔丹逊船长向大家吹嘘他保卫迪博耳和弗雷德里夏的事迹，老水手长想起了轰炸哥本哈根以及海港上的战斗情景。当时他只有五岁，从海关的屋顶上亲眼看到一艘艘小船把伤兵运到岸上来。"鲜血淋漓的人体竟和卖肉商人肉砧板上的一个样"。

奥卢弗逊太太断然拒绝再听下去了，何况这时已经暮色苍茫，她就吩咐动身回家。到这时大家才发觉，年轻的迪德里克逊由于他的祖国曾经遭受战争的灾难而苦恼得呼呼大睡了。他向后仰着头，张大嘴巴，做起甜蜜的梦来了。大家去推醒他时，他摇晃了一下，把脑袋伏在桌子上，继续安静地沉睡，虽然当他伏到桌上时，打翻了一只酒杯，杯子里的酒全都流到他的两只膝盖上。大家看着这种情况，都惊奇得呆住了。彼尔举起一只装罗姆酒的瓶子，发现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这时大家才醒悟过来，原来迪德里克逊已烂醉如泥。

奥卢弗逊太太内心感到受了侮辱。码头上有一辆马车等着，那匹又瘦又老的歪腿马一直耐心地站着，把头扎进空的袋子里。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除了让迪德里克逊留下来，直到酒意消失苏醒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庄严愉快的一天竟落个这样灰溜溜的收场。两个老人不得不穿着节日的礼服步行穿过整个城市，腋下还挟着整块的腿肉，每个口袋里都装满了灌肠。

彼尔把两位老人送到霍尔明斯克桥，让他们坐电车回家。他今天酒酣饭饱，谈笑风生，不想立刻回家，他想去兜兜风。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玻璃上欣赏自己的脸容，然后沿着运河向上方桥

走去。

这时夕阳斜照在屋顶上，把圣灵教堂的圆顶染成了金黄色。在街道上，在明亮的商店里，忙碌的夜市已经开始。广场上还明亮得如同白昼，麻雀欢跳着，在垃圾堆里刨扒着，寻找吃食。在玻璃橱窗里面，夕阳的余辉尚未退尽，刚刚点燃的灯光发出惨白的幽灵似的亮光。彼尔穿过熙攘往来的人群，缓步沿着厄斯特加德街溜达。许多人的神态使他感到不痛快。虽然夜晚的寒意冻得行人鼻子通红，但空气中已荡漾着春意。从青年人的目光看来，从他们充满期待的声音听来，一切征象都表示出，春天已经到来。在妇女服装店的大橱窗面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正在研究春装的式样。所有在散步的衣着大方的男人，衣服的钮扣孔里都插着一小束紫罗兰。

有一对情侣在彼尔面前走过，他们紧紧地依偎着，身子有节奏地摇来晃去，仿佛他们从头到脚合成一个躯体。彼尔发觉，姑娘的双眼饱含着多么热烈的爱慕之情望着小伙子，这使他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不觉又黯然了。如果勇敢地面对现实，昨天晚上爆发的怒火、愚蠢的一时冲动，现在简直会使他发狂。他想起当他要离开时，她扯过被单掩住乳房的姿态。一想起这个姿态，他和这个多情的太太之间的嫌隙就烟消云散了。她的动作简直使人感动。可是尼尔戈尔墓上的玫瑰花呢？大概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他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急躁呢？生命是什么都不顾及的。没有行动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什么地方生命表现得最充分，它就会在那里摧毁一切障碍。如果仔细想一想，在这种能克服一切虚幻的内心活动，甚至克服死的恐怖的对爱情无法遏止的渴望中，一定有一种崇高的、令人陶醉的东西。

当他站在那个睡熟的女人面前时，那种“黑暗的势力”使他

浑身打颤，尽管他跟良知进行痛苦的斗争，他还是觉得她有一种使人无法克服的吸引力——那种“黑暗的势力”越过几千年的深重偏见，代表最本质的声音，是他的躯体中最原始的力量，情况就是如此。除了在欢乐的生活和无所不能的肉体面前，由于迷信的恐怖，人类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地狱外，宇宙间没有别的地狱。男女之间的拥抱，这是真正的进入天国，在那里所有的悲哀都能忘却，所有的罪愆都能得到宽恕。人们的心灵在天国中坦诚相见，就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那样。

模糊的回忆，已经淡忘的话语突然在他面前闪起火花——尼尔戈尔的关于牧猪人的劝人为善的幽默故事。一个牧猪人在世界上流浪，要为自己找个理想的王国，但他常常左顾右盼，当一个美好的、童话里才有的财宝累累的国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吓得跑回有暖炕和母爱等待着他的老家去了。

当生活第一次考验彼尔对自身力量的信念和勇气时，他表现出一副窝囊相，他为此羞得满脸通红。但是全部过错难道就无法挽回了吗？譬如说，写封信给她，把一切进行一番解释，并请求她原谅。

他一直步行到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的住处。木匠老婆开了房门出来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正在等他。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一位，他大概是个牧师，已等了您一个多小时了。”

这位先生原来是他的亲哥哥埃别尔哈尔德。埃别尔哈尔德坐在桌边的摇椅上，面前是一盏点燃着的灯。他的头影映在光秃秃的墙壁上很象是个特罗利[1]的头像。他没有脱掉大衣，戴着羊

---

① 见本书第45页注。

毛手套的双手搁在紧夹在两个膝盖之间的伞柄上。

“我对于能够找到你已经不抱希望了，”他打过招呼以后说。“昨天我也来过，你知道吗？”

彼尔没有回答。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知道哥哥决不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接连两天来找他的。而且埃别尔哈尔德的脸部表情也显示出他是为了重要的事情才上门的。他力图使彼尔明白这一点。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彼尔以坚强的意志力做出淡漠的样子。

“你抽烟吗？”彼尔问道，心中却恐惧地想：“莫不是母亲突然死了？”

“谢谢，我不抽烟。”

“那么喝杯酒吧？”

“我早已戒酒了，这样对我身体有好处，而且不在规定的时间我原则上是不吃东西的。”

彼尔笑了笑，虽然一点喝酒的愿望也没有，却还是从角落里的小柜子里取出一瓶酒来。

“你看，我比你行，当我渴得厉害时，不管在什么时候，就用它来解渴。”

埃别尔哈尔德沉默不语，转动着两膝中间的小伞。他那没有光泽的大眼睛直望着弟弟。坐在他对面的弟弟正仰起头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从这方面来说，你也许确实很行。”他忍不住说。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话才来的吗？”彼尔怒气冲冲地问道。

“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从来不干预你的事，我来找你完全是为了另外的事。”

彼尔没有作声：他不愿意，大概也不敢详细打听。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不懂，为什么一想到家中发生了什么不幸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恐惧，而他本来以为，似乎已经永远摆脱了类似的感情。最近几年来，对他来说，家里的人似乎都已死光，哥哥的来访也决不会唤起他对老家的怀念，而是恰恰相反。此刻埃别尔哈尔德坐在对面，双手搁在小伞上，用他那山羊似的眼睛偷偷地瞧着他，这使彼尔又勃发了不可调和的敌意。在每个姿势、每一眼神中所包含的高傲的斥责，对破坏家庭荣誉而发出的无言的指责，以及好象从埃别尔哈尔德身上每一颗紧扣的纽子上散发出来的令人窒息的呆板自负的气氛——所有这一切都使彼尔历历在目地记起了童年时代受压抑的情景。彼尔觉得似乎连牧师家中那讨厌的煤烟味此刻也随着哥哥一起向他冲来了。

但是在埃别尔哈尔德的眼睛深处，却有一种真挚的同情，一股温暖的手足之情在闪烁。跟地窖一般寒碜的斗室，少得可怜的破旧的家具，光秃秃的地板，没有饰物的墙壁，以及虽经特里涅象保护圣物一样精心布置，却仍从所有的角落里暴露出来的主人的贫穷窘迫，这一切都告诉埃别尔哈尔德，彼尔正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从而引起了他强烈的同情。他等待着只要彼尔略有表示，他就会掏出心来对待彼尔。

但是彼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兄弟俩又默默地坐了一阵。后来埃别尔哈尔德不大自信地、好象摸底似地说道：

“我出差了几天，刚回到哥本哈根……我在老家待了几天……”

“他们在那边怎么样，都好吗？”彼尔开口了。

“唉，不好，最近以来父亲一直多病。”

“他怎么啦？”

“他病得很厉害。”

“是什么病？”

“我该怎么对你说呢？……离家前我跟卡尔逊大夫谈了很久，又一次证实我从家里的来信中早已猜测到的事——父亲的健康状况使人极其不安。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会失去父亲。”

彼尔觉得哥哥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虽然吓得心头乱跳，脸上的肌肉却没有抽动。他感到的不是悲哀，不是忧郁，更不是懊悔。他之所以惊慌不安是因为他感到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失望情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父亲和母亲可能会在他完成那宏伟的计划、取得胜利之前与世长逝，而这个胜利本应该向他们证实他彼尔的正确，更何况正当他的全部伟大希望遭受到可耻的失败时，传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

“父亲多半是得了癌症，”埃别尔哈尔德继续说。“卡尔逊大夫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但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很清楚，大夫对此已不存在任何怀疑。父亲虽然还能起床，在他有力气时，甚至还能执行他的任务……你知道他是个靠信念生活的人。但是他未必能支撑很久了。在我看来，他自己也在准备后事了。母亲自然十分痛苦，但是真奇怪，为父亲担心，反而使她增添了新的力量。为了要接近父亲，她甚至开始起床，稍稍走动一会儿，但不管她怎样为这种伟大的恩惠而感激上帝，却更使我觉得，这有力地证明父亲的日子不会很长了。”

埃别尔哈尔德不是职业的神学家，但他极端喜爱《圣经》的语言。他是个律师，同事们都认为他有十分清醒的、逻辑性很强的律师的头脑。他年纪轻轻，却受到大家的尊敬。不久前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监禁及其教育功能的文章，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埃别尔哈尔德在一个监狱的总管理所任职，是热心和好心

肠的典范，深得领导器重。

“我觉得应该及早让你知道这个情况，”彼尔一直默不作声，埃别尔哈尔德就继续说道，“这样，万一不幸的情况来得比我们预期的早，就不至于使你惊慌失措。我们——我代表所有的兄弟姐妹，并同他们商量决定，一致认为，当你知道父亲的病情后，也许你会认为有必要……也就是有责任跟父亲和解，现在还不算晚。”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尔面露愠色地问道，却不敢正眼看哥哥。

“我不希望，这点我事先就说过了，我一点不希望来干预你的事。我只是请求你扪心自问，你过去对待双亲的态度中有没有使人谅解的理由……关于这方面我不愿意再细说了。接下去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父亲一死，最可悲的是家庭经济要受到影响。我知道最近以来，父亲虽然看到你没有一点点感恩之意，却还是定期给你经济上的帮助，当然，你可能还嫌不够，但是我确实知道，这是因为他力不从心。他这样做为的是将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没有对你的学业漠不关心——或者有什么别的理由。他这样做了，甚至没有机会来议论你的才能或你所取得的成就。”

“我知道。”

“父亲死后你就会立即失去这方面的帮助。母亲的生活一定会十分拮据，她不得不在各方面都十分节省。”

“是的，但你们可以不必为我操心，”彼尔回答说。这时他已决定接受尼尔戈尔的遗产，以此来达到完全的独立。“我正想写信告诉家里，从今以后，我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我不再需要接济了。”

埃别尔哈尔德睁大了眼睛，但是彼尔认为没有必要披露详情，埃别尔哈尔德也就自尊地沉默着，好久都不开口。

但是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

“请问你打算怎样……”

但是彼尔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不客气地说，我请求你最好遵守诺言，不要来干预我的事，我已提请你注意，我不喜欢你多打听。”

埃别尔哈尔德站起身来。他脸色煞白，嘴巴和特大的下颌不满地紧闭着。

“看来跟你多谈没有用处，我们最好就这样结束吧！”

“随你便。”

埃别尔哈尔德拿起帽子，已经站在门口时，他又回过头来，对彼尔（这一个仍坐在桌边没有动）说道：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彼得·安德烈阿斯，虽然按你的思想方法，你未必会了解我，但是你应该明白，整个这一段时期，父亲最最牵挂的不是别人，而是你。我在家里的这些天，他没有一天不和我谈到你……母亲当然也是这样。他们早就放弃用规劝来影响你的想法了。他们只剩下一个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生活能使你的心灵顺服，教会你尊敬父母。现在眼看父亲快要离开人世，彼得·安德烈阿斯，要小心啊，不要造孽，不然你迟早会痛心地后悔的。”

哥哥走后彼尔仍久久地坐在桌边，双手托住脑袋，满脸愁容地望着前面。

“使心灵顺服”、“痛心地后悔”、“造孽”……“感恩”……对于这种简单的教训他背也背得出！全部过了时的基本信念重又被挖掘出来。这是多么突出的、典型的“锡杰尼乌斯”家的性格：利

用生病和死亡再一次企图吓唬他，把他赶进教堂和老家的怀抱……利用死神来招募你去参加背负十字架的黑色军队。他们为什么需要他？只是想要在他身上套上家庭的桎梏。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他本人，需要大自然在光明的时刻所创造的他吗？不，他们并不需要他，而是需要他低首下心，这才是他们所期待的。要趁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尽快使他低首下心。他深知他们的脾性。为了他们自己的安逸，他们必须斩断他的翅膀。这些假装虔信上帝的人不能容忍高傲地挺直脊梁骨把头抬得高高的神态，于是借口"上帝的恩泽"来进行干涉。

他抬起头来，不禁哆嗦了一下：这个房间在哥哥离开以后忽然变得十分昏暗、不舒适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他安静呢？他好容易把过去的不愉快的回忆埋葬掉，认为这些回忆已告结束，干吗重又去触动它呢？生身的父亲？让他慢慢地死去吧，他没有义务要去爱这样的父亲，他应该感激他的只是那些不堪回首的漫长岁月。为了报复，他把父亲从自己的记忆中勾销了，现在他们谁也不欠谁的情了。

他从玻璃杯里呷了一口水，然后象赶走恶梦那样猛的一下跳了起来，到房东夫妇那儿去东拉西扯地闲聊，终于使自己安静下来了。

第 五 章

必须承认，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的来访，还是他带来的消息对彼尔来说都不是徒然无益的。最近几个星期来，彼尔为了忘却在桑德鲁普教授处所受到的羞辱而肆意纵酒作乐的生活就此告终了。就在这天晚上，他从五斗橱抽屉里取出图纸和设计方案，通宵达旦地坐在写字台边，双手捧住脑袋，死死地盯着图纸看，直看到图纸上的粗细线条在他的眼前跳跃，五位数字象一窝蜜蜂那样在他的头脑中嗡鸣为止。这天夜里他给自己立下庄严的誓言，不到最后决不投降，要么证明这个方案根本不能实行，要么克服一切困难，使它胜利完成。

果然，他花了几天工夫，把图纸上的运河的河床移动了一下以后，终于把教授指出的错误排除了。为了防止再次出错，这一次他把水流的速度核对了两遍，等到结果完全符合时，他高兴得不禁吹起口哨来，口哨声尖利得刺耳。他重又觉得脚下的土地踏实起来。看来他的事业没有完蛋，他为设计苦苦地熬了上千个夜晚没有白费。乌拉！也许他还能在父亲永远闭上眼睛以前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对于尼尔戈尔的遗产，他可以毫不犹豫地马上来处理。他对自己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规矩。如果他有的仅仅是一双空空如也的拳头，那末只得狠一下心，不然就无法闯过生活的难关。何况这笔遗产比他所估计的要少得多。律师在跟他会面时告诉他，说

什么从遗产中"还得除去某些债务"，连这样的解释彼尔也心满意足，就没有追问细节。律师认为，大概还能留下两千克朗给他。这个数目可以使彼尔有一年时间不用为金钱操心了。律师准备立刻先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让他现在就能偿还所有的债务。

他当即辞去授课的工作，也不去挣其他的额外收入了。他要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项巨大的设计工作上。彼尔带着首次冬眠以后苏醒过来的小熊那样的迫切心情，摆脱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昏昏沉沉的蛰伏状态，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春天已经光临大地，天空中一会儿出现阳光闪烁的云彩，一会儿却是乌云满布，随即是大雨夹着冰雹；可他却日以继夜地埋头于他的图纸中，既没有听到邻居家树枝上椋鸟的歌唱，也没有看到窗外盛开的苹果树上淡红色的花朵。每天早晨他听到尼堡的钟声就起床，当奥卢弗逊太太穿着色彩鲜艳的晨衣，围裙下托着一个夜间用的容器，把里面的东西泼到房前的小花园里去时，彼尔通常已经坐在桌子边用功了。

由于继承遗产而得到改善的景况一点没有在彼尔的生活方式中反映出来：俭朴的天性占了上风。他只买了几本工作用的价格昂贵的手册和一些科学著作，还订了两种专业性的杂志，一种是德国出版的，一种是美国出版的。他不再到综合技术学院去听课了。他怀疑同学们已经知道他拜访过桑德鲁普教授和访问的结果，而且为了去听理论脱离现实生活的学者无休止的讲课而浪费时间，他也觉得很可惜。这些学者象没有脚的人议论芭蕾舞那样议论着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他没有再跟恩格尔加德太太见过面。他有时想，要是能和她言归于好，可能是有利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促成和

解。虽然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他的行为本身使他感到十分羞耻，但是这件事本身也使他对于那些被渲染得其乐无穷的风流韵事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他问自己：为了达到上面谈到的欢乐而忙碌奔波，虚伪假装，更主要的是挥霍无度，这样做值得吗？要和这位太太重新恢复往来的念头开始诱惑彼尔时，他只要一想起仅仅一个晚上就为她流水般地花去了那么多的钱，他就会克制自己，更何况埋头于图纸设计和计算是不难把任何人丢在脑后的。

碰到风和日暖的好天气，他一清早就会把窗子开得挺大。蝴蝶和蜜蜂向他飞扑过来，却引不起他抒发诗意的感情。他至多在工作时吹吹口哨，这时水手长就会把戴着尖顶帽而变得大了点的脑袋探进彼尔的小窗里，表示他为彼尔心情愉快而高兴，奥卢弗逊太太则会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从院子里递到窗台上，同时要求彼尔“稍为休息片刻”。前一阵这位善良的太太曾为她的房客误入歧途而忧心忡忡，而现在她已确实相信浪子回头了。

“趁热快喝吧！”她下命令说，在假装的严峻后面隐藏着她那母亲般的温情。

于是彼尔便放下鸭嘴笔和绘图笔，点起一支烟，俯身伏在窗台上和房东夫妇聊起天来。房东夫妇俩正在小花园里忙碌着，花园是那样的小，以致这一对长得又高又大的夫妇一弯下腰就不可避免地碰到对方背部以下的那个部分。奥卢弗逊在议论上帝创造人时，常常毫无敬意地谈到，似乎这部分是“利用各种剩余的材料最后搞出来的”。

但是焦虑不允许他袖手等待。他于是又埋头在图纸上了。在想象中他看到十字镐和铁锹闪烁挥动在阳光底下，泥泞的沼泽

和低洼地的水被抽干了，小山坡和崇岭被削得和大地一般平坦，按照他手指的一个动作，他听到响亮的爆炸声震撼着大地的心脏。他重新彻底改订和扩充了他的计划，也就是说，详细拟定适应他所设想的运河体系的方案，建造具有世界规模的、能和汉堡和不来梅并驾齐驱的新的大型海港。但彼尔设想的还不止于此。在他努力解决第一个任务时，又产生了借助巨大的浮船来利用大西洋作能源的想法。用互相铆接起来的铁板做成浮船，把它们安置在水浪拍击的地带，这样水力就可以通过导管供岸边的工厂企业应用了。对于风力的利用他也没有忘记。风力的利用可以借助于具有能源特种蓄电池作用的发动机来创造条件，把整个国家变成第一等工业强国。

傍晚，当彼尔已经工作得头昏脑涨的时候，如果碰到天气好，他就和水手长一起在篱笆边的长凳上坐上很长时间。长凳上面的板条架上罩着一块旧帆，他们把这个建筑物叫做"凉亭"。奥卢弗逊夫妇认为从这里看出去，整个花园最诱人的景色可以一览无遗。老朋友中不时有人来探望他们：衰颓的老木匠本茨有时拄着拐杖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过来，向他们诉说自己风湿痛的苦处；有时总是欢天喜地的铆工富斯来看望他们，他脸色绯红，长着象猴子那样的白胡子。这时候奥卢弗逊太太就会拿出自酿的格罗格酒来款待客人，同时差遣特里涅到克罗科代耳加德街的富斯家去把吉他取来。在奥卢弗逊家后面一幢房子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个年轻的炮手，长笛吹得不坏，每天晚上他总是坐在打开的窗口，吹着他那自制的长笛；当富斯开始用他的吉他伴奏时，便形成一场真正的音乐会，使整个这个街区的居民都得到愉快的享受。左邻右舍的窗口上都有人探出头来，孩子们也不再在屋前小花园里嬉戏胡闹，而是爬到篱笆上来窥看了，甚至连已经

停息在树顶上过夜的麻雀也精神一振，飞散到各家的屋顶上，侧着头蹲着，象是一群全神贯注的小听众！

在开这种音乐会的一个晚上，彼尔蓦地发现有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站在邻家"大厅"的敞开着的窗口。她双手反剪在背后，从她的神情看来，似乎除了音乐会和天上的浮云，她对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但是她脸上的红晕越来越鲜艳，这证明她已充分注意到奥卢弗逊家凉亭上有个人正大胆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姑娘站在尼堡的一个名叫亚科博伊斯的官员居住的公房里。大家（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至少亚科博伊斯先生的下属）都尊称他的妻子为"太太"。彼尔从奥卢弗逊太太那里打听到，那位年轻的姑娘是亚科博伊斯先生的侄女，不久前来到哥本哈根，是来学缝纫的。

从这一天起，彼尔每天傍晚老是一本正经地跟水手长坐在一起，眼角却偷看邻居家的窗子。他的这番心思大部分没有白费：姑娘一会儿来浇花，一会儿来打扫鸟笼，有时甚至打开窗子，搬开一只只的花盆，俯身伏在窗台上，眺望着屋顶、邻居家的院子、天空，总之无所不看，除了老水手长家的花园。

尽管彼尔竭力想借助于这种无声的语言越过篱笆建立电报通信，但他们的目光却一次也没有相遇过。有一天早晨他上街时，却意外地在屋外碰见了她。她从面包铺里出来，穿过马路，脚穿绿色的拖鞋，手拎装食品的提包。彼尔看到，姑娘由于穿得这么随便被人撞见而惊慌失措，他却不禁笑了。但这种尴尬的窘态使姑娘变得更加动人，他于是毅然尊敬地把帽子稍稍抬了一下，她却装得没有注意他的问候。就在这一天，他在早上受到的委屈得到了出色的补偿。那天彼尔正好顺着兰盖里尼街作短暂的散

步回家，她突然从自己家里出来，穿着漂亮的浅色短上衣，脖子上系着一个大的绸花结，戴着带面纱的帽子，她在门口站停下来，扣好崭新的黑手套上的最后一个扣子，然后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慢悠悠地向土墙那边走去，却不向彼尔看上一眼。这一次彼尔也微笑了一下。彼尔刚才出去散步时，曾从亚科博伊斯先生家的窗玻璃上看到姑娘的脸，显然她有意穿戴得这么漂亮等他回来。

打这以后彼尔感到劲道十足，决定鼓足勇气力求跟她相识。他叫特里涅去打听姑娘在那儿学习的缝纫工厂的地址和姑娘下班回家的时间。把需要的情况都打听清楚后，有一天他出其不意地近七点钟时碰到了她：她正站在纳雷沃耳商店的橱窗面前。

彼尔彬彬有礼地向她问好，并作了自我介绍。奇怪的是，彼尔的纠缠竟然一点没有使她发窘。也许她凭着外省人朴实的想法，认为贴近的邻居在一个大城市里碰面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于是他们就边谈边向前走去。不过这种天真的质朴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装出来的。姑娘自己揭穿了这一点。当他们走到通往尼堡的路口时，姑娘突然停下步来说，现在他们应该分开走了。彼尔知道亚科博伊斯先生是个好寻根究底的人，他必然要为年轻的侄女的一切负责；于是彼尔没有要求姑娘作任何解释，只说了声“希望很快能再见到您”，就跟她分手了。

以后他们又不止一次地在同样的情况下见面，又同样一起走上一段路，然后分手。根据彼此默默的约定，他们小心地绕着圈子走，从皇家花园和蔷薇布格花园兜过去，这样可以不必担碰到尼堡人的风险。而且彼尔一天天把路线延长，对方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姑娘名叫法兰齐斯卡，中等个子，淡黄头发，身材细长，甚至瘦削，但十分匀称。特别吸引人的是她的步态，表明她有直率而坚强的个性。当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昂然挺起胸膛，迈开脚步在街上走时，迎面过去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目送她。男人们紧随她背影的贪婪的目光使彼尔由衷地感到可笑。法兰齐斯卡的脸色白里透红，常常带着一种忧郁的表情，双眉紧锁，但是这一点也不表示什么，这只是在不习惯的环境中一种自我肯定的方法。她想用挑衅的神态向善良的哥本哈根人证明，他们基耶尔捷明人真是好样的。

她和彼尔一接触就过分随便地对待他不是没有理由的：法兰齐斯卡暗地里担心彼尔会把她看作乡下的傻丫头，可是彼尔却正确理解她的举止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和他自己在世界上确立自己地位的日德兰的方式十分的相近。

他们都是从外省来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他们的接近。过去的种种印象也许在很多方面唤起了彼尔的柔情（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不论是她的美貌和举止，还是她的外省口音都使彼尔栩栩如生地想起了故乡的那几个淡黄头发的胖姑娘，她们曾经是他初恋的对象。

好象故意作对似的，傍晚的天气常常好得少见，天空明亮，暗得很晚，仿佛专门在为两颗年轻的、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心制造不安。他们现在把每天傍晚的散步路线延长到湖边，然后沿着傍依城东土墙的断瓦残壁而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公园走回去。他们漫步在枝叶繁茂的宏伟的林荫道上，好几次走到头又往回走，依依难舍，不忍分手。

在这样漫长的散步中他们谈些什么呢？谈天气，谈行人，谈共同的熟人，谈最近的新闻，总之，世界上的事都谈，只是没有谈

到爱情。彼尔甚至不想去触动这个方面，起初是怕把法兰齐斯卡吓跑，后来则是怕法兰齐斯卡会越来越有权控制他。

对这样的相识他并不怀有一定的意图，只是想同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一起散散心而已。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不懈的脑力劳动消耗着他的体力，要是不采取一些增进健康的方法，他简直对付不过去了。而对于青年人，爱的激情最能完成这个任务。彼尔却与常人不同，他对这样的相识不包含任何私念，又加上大自然赐给他们明亮愉快的夜晚，每次会面四周都沐浴在一片金色之中，使城市和它的四郊变成了童话般的国家。为了法兰齐斯卡甚至不得不使他们的会面处于秘密状态。法兰齐斯卡的恐惧，以及她在分手时所流露出来的不安，这一切都给他们的联盟带上一种神秘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迷人色彩。有一天，彼尔得出了结论，认为在此之前他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

这是真情。

他第一次堕入情网。在很多方面，他大大超过他的同龄人，而牵涉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他却还是个小孩子，一个怕羞的人。现在他品味着令人陶醉的、甜蜜的感觉，仿佛有个东西在他心中秘密诞生，一个新世界会立刻向他揭示。从前，他一旦结识一个女人，就设法尽快从言语转为行动，但对于这个姑娘，他是这样殷勤有礼，小心谨慎，生怕无意中侮辱了她，经过不少时候，他才斗胆请求她能同意在分手时接个吻。她表示同意，一朵红晕染红了她的脸蛋时，他几乎为自己的莽撞而抱愧不安了。他一接触到她那稚嫩的嘴巴，从她的嘴唇上呼吸到一股暖流时，他感到似乎亵渎了一件圣物。

秋天，法兰齐斯卡打算到父母处去作短期逗留。尽管彼尔和她经常会面，尽管他们保密得不够严实（现在他们常常在尼堡市

界内温情脉脉地告别），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特里涅除外。有关彼尔的事，特里涅天生特别敏感。这个智力不高、几乎有些低能的姑娘对一切已一清二楚。有一天彼尔自己还托她把一封很重要的信送到邻居家去。特里涅象对待上帝的圣训一样来完成这个艰巨的、危险的任务。她想出一个借口，说是她的一只晒衣服用的夹子掉到亚科博伊斯家去了，她于是得以进入亚科博伊斯家的重地，顺利地把密信交给了收信人。但是等到彼尔走掉以后，特里涅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脸色苍白，而且经常独自关在盥洗室里。奥卢弗逊太太还以为她病了，叫她上床休息，把芥末膏敷在她的肚子上。

十月，法兰齐斯卡回来以后，她和彼尔的感情现在已经炽烈到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了。彼尔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坚决屏弃勾引她、并以此来发泄自己感情的想法。另一方面，正式订婚，他连想也不敢想，而法兰齐斯卡却期望着这一步，等待着这一步。她已经好几次没有任何借口地直接谈到她家里的事。有一次，她似乎无意中说出她家是个殷实富户。但是去娶基耶尔捷明村的一个普通的马具匠的女儿是和他的崇高目标不相称的。每当这种诱惑力考验着他时，他似乎觉得在他面前出现了尼尔戈尔，同时记起牧猪人变成王子的话，这些话过去曾变成讽刺的、不祥的火红色的字眼在他面前闪现过。

但这时发生了一桩事，急剧而出人意料地加速了事情的结局。

老亚科博伊斯早就注意到侄女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这引起他的怀疑。由于她的解释不能令人相信，于是有一天他就去进行侦查了。侦查的结果导致严肃认真的盘问，姑娘全部招认了。

第二天亚科博伊斯来找彼尔。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就劈面问彼尔是否打算娶他的侄女为妻。

最初彼尔企图回避这个问题，先请客人坐下来，装做他似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气势汹汹的客人摇摇头，要求彼尔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应给予确切的答复，从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娶或者不娶，旁的话都不用说。

彼尔还是犹豫不决。他知道，如果说声"不"，他将和法兰齐斯卡分手。一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就揪紧了。他想象着此刻她是多么惊恐不安地在家里徘徊，等待着决定命运的消息。甚至有一种诱惑人的念头在他眼前闪现：抛弃所有值得自豪的、难以实现的理想，宁愿赶走脑海中的天上金鹤，抓住那只自己投到手边来的可靠的小山雀。但是尼尔戈尔那光秃秃的脑袋又出现在他面前，于是他挺直身子，坚决地说："不。"

此刻发生的这一幕，使彼尔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也感到羞愧难当。老亚科博伊斯把双手在口袋里一插，沉重地迈了两步，走到彼尔面前，近得把自己的灰胡子直刺到彼尔的脸上，使他的脸发痒。这个不速之客骂彼尔是无赖，是强盗，是流氓，然后扬言，如果彼尔胆敢再去找他的侄女，他就揍他，并把他象癞皮狗一样赶出尼堡。

彼尔气得脸色煞白，但没有动弹一下，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并不是威吓封住了他的嘴。在他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制服过别人的拳头。当亚科博伊斯逼近他时，最初他决定抓住对方，如果对方不肯罢手，就把他撵到墙角上去。但是一看到亚科博伊斯苍白的、气得扭歪了的脸和发抖的嘴唇，脸部的表情比任何语言更清楚地说明这件事使老人受到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使他感到多么痛苦、多么委屈，这时彼尔心里开始感到内疚，于是他的手没

有动，嘴巴说不出话来。

等亚科博伊斯先生离去以后，彼尔自问，在这件事上，他错在哪里？他可并不希望法兰齐斯卡遭难呀！要是他早知道他们之间会发生这种爱情，他就不会去接近她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辜负她的信任，他们之间那几次天真无邪的接吻，不可能玷污她的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只是良心，所谓的良心重又使他陷入困境——那个捉摸不到的、幽灵般的东西突然把你搞臭了，使你看到自己变得丑陋到令人厌恶的地步，而他自己却以为幸运地摆脱了心灵上各种各样的毒瘤，摆脱了各种各样的不真实！可现在呢，他成了一个又羞又愧的蠢人。这种失望的感觉比什么都强烈，甚至压倒了他对法兰齐斯卡的思念和跟她分手的痛苦。

事实上亚科博伊斯先生的威吓完全是多余的。过了一天，法兰齐斯卡就自愿回到菲英岛自己的家中去了。又过了两天，彼尔从早班的邮差手中收到从前他赠给她的小饰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退了回来，却没有写上任何责怪的话。每一件小玩意儿都用粉红色的烟卷纸仔细包好。此刻彼尔把退回来的东西翻来复去地细瞧，重又感到受了屈辱，他的眼睛湿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慢吞吞地把这些纪念品塞进五斗橱的抽屉，不然他会因受辱而号啕大哭的。

然而幸福之神重又向他微笑了。

过了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使他不仅忘记了被无情地赶出爱情的天堂的事，而且觉得这是嘉奖他的坚强意志力的好运道的象征。他在大风大浪中已挣扎了很久，等待着顺风，好让他在人生的旅途上作幸福的遨游，现在在他的周围掀起了这样的风暴，它径直把他带到大海中去了。

*　　*　　*

在上述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彼尔的设计方案达到他认为又可以交给某权威人士去评定的阶段。这次他去找工程师协会主席，退休的上校工程师。大家普遍认为这位工程师为人公正，精通技术，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因为除了别的职务以外，他还是工程协会出版的很有声望的月刊的主编。彼尔把他的设计方案寄给上校，并附了一封解释情况的信，署名是"工程师彼·锡杰尼乌斯"。信中他扼要地叙述了他的设想，并表示深信上校会承认他所叙述的方案的重要性，从而把有关这个方案的文章推荐给他所主编的杂志发表。

两个星期没有等到回音，后来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这时却收到了上校的来信。上校在信中说"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研究了他的方案。如果方便的话，要他在指定的时间去见上校，并请他随身带上详细的设计方案，以便更好地进行讨论。

彼尔把这封信匆匆地看了一遍，便用手指关节敲敲天花板，这信号表示要特里涅到楼下来。

"去把两位老人请来！"彼尔命令说，接着从衣柜底部取出一瓶还剩下一些瑞典潘趣酒的瓶子放在桌上，酒瓶旁边再放上三只酒杯，斟满了酒。

"有什么事啊？"奥卢弗逊太太一面问，一面把她那卷了卷发纸的脑袋探进门来。水手长正在气喘吁吁地走下楼来。

"奥卢弗逊太太，好消息，重要的消息，祝贺我吧！"

"我的天，大概您要订婚了吧？锡杰尼乌斯先生！"

"象老小姐说的那样，暂不宣布。奥卢弗逊太太，请把杯子举

高一些。”

“您抽彩中了头奖，是不是？”

“您说对了一部分，一部分！老朋友们，为你们的健康干杯！谢谢你们的关照，谢谢关照！水手长，为您的健康干杯，在最近几天里如果听到有关我的什么消息，请不要惊慌。”

第二天彼尔挟着设计图纸去敲上校的门了。女仆为他开了门。他在前室里等待女仆把他的名片送进去，不一会他就来到一间明亮的书房，房内有三扇朝着花园的窗户。一个满头鬈发，脸孔发红象患过中风似的矮个小老人从桌旁站起身来，急忙向他迎来，手中握着夹鼻眼镜，但走到一半就停步了，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注视起彼尔来，他的全部表情顿时显出失望。

“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说，“您就是……锡杰尼乌斯先生？工程师？”

“是的。”

“我的天！您可实在太年轻了。”

“怎么会太年轻，”彼尔感到受了委屈，“我已经快二十三岁了。”

“喔，但是……但是……这一切简直是……”

他显然是想说“误会”，但及时缩住了。他站了几秒种，微微摇晃着身子，就象一个人陷入了窘境，不知怎样摆脱才好。

“好吧，请坐，”他终于勉强使自己镇定下来。“我们反正可以谈谈情况。”他伸手指指桌子边的一张藤椅，自己则坐在靠桌子的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继续用刚才的口气说：“我已经告诉过您，在您寄给我的设计方案中，在一大堆即使不称之为胡思乱想，至少是不合情理的设想中，我发现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想法。换句话说，您要在日德兰半岛建造巨大的运河系统以及与此有

关的一切设施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说得客气一些，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因此甚至不值得去议论它；但是，关于调整日德兰半岛东部海湾的想法建筑在比较合理的基础上，而您所提出的实现这个想法的方法证明您的观点既新颖又有一定的观察力。”

他一边说，一边将一把尺子在手中转来转去，透过架在红通通的鼻尖上的夹鼻眼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彼尔。彼尔结实的宽肩膀显然使这位老将很中意。他说到一半突然惊异地把双手一拍，叫了起来：

“啊，年轻人，您怎么会产生要搞这样一个倒霉的设计方案的狂妄想法？要知道这个方案对您来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从您的外表看来，美丽的姑娘一定远比对数和曲面计算更能引起您的兴趣！”

彼尔认为最好以微笑作答，虽然上校的话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高兴。接着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上校，多少年来，可以说是从孩提时起他就醉心于解决这个课题了。话一说开头，他就过于自信地侃侃而谈，述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他援引其他国家的例子，表达自己最深刻的信念。他认为丹麦当局过分醉心于铁路建设，而忽略了天然交通，也就是水路交通的发展，水路现在几乎根本没有利用，它迟早会淤塞，这将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丹麦当局在这方面是有罪的。

上校含笑听他发表大段激烈的意见，最后几句话甚至使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的天哪，您简直是个闯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方案，抛开别的不说，可以说是对我们这些可耻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老胡涂虫的挑战。而且，您还要求我允许您在我们自己编的杂志上来讥笑和批判我们！简直不得了！我要您带的详细的计算

结果您带来了没有？我们还是来瞧瞧这个吧！”

彼尔把所有的图纸都舒展开来，依次放在桌上陈列在上校面前。

“天哪！”上校惊叫起来，“这简直是一整套档案呢！您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我的朋友，这纯粹是胡思乱想，是毫无意义的。另外，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您所说的调整航道的草图，我对那个倒很感兴趣呢。”

彼尔展开最后一张图纸——几乎象整个桌面那样大的一张很大的硬板纸。这是半年来废寝忘食辛勤劳动的结晶。这张图纸上画了一整套建筑物、梢捆堰堤、支柱桥墩的概貌和横剖面图。所有这一切，包括比例尺，都画得十分精细，好象是印刷出来似的。

上校把夹鼻眼镜戴戴好，随手从制图仪器盒中取出一个圆规来。

“您大概已经知道，”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这一举动比任何话更能说明他的感受，“您大概已经知道，差不多十年以前，的确有人谈起过加深这个海湾和改建港湾的事，我记得甚至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也许是看到您的设计方案唤起了我的回忆，但是我……我……不谈这些，把椅子拖过来，坐得近一些，请您告诉我，这件事您是怎么想的？”

他们就这样并肩坐着，研究图纸和设计，一直坐了一个多小时。有好几次上校扔掉圆规宣布说，整个设计方案是疯子的呓语；可是不多久他又会兴高采烈地说他有了新发现——设计方案成功地利用土地，合理地安置设备等等。彼尔心平气和地坐在上校身边，象是冷血动物的化身。他理智而精明地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对牵涉到他设计工作的关键问题，却是寸步

不让，这样做是比较有利的。谈话逐渐变为青、老年工程师之间的真正的较量，老工程师有好几次不知该怎么去反驳年轻人，有时不得不承认青年工程师是正确的。最后上校激动得甚至拿起刚才被他无情地否决的运河和闸门体系的设计方案，准备仔细审阅。

上校已经紧张得面红耳赤，终于把图纸推开说：

“把所有这些图纸留在我这儿，放一星期，让我来看看可以从其中剔除些什么……象从麦子里清除杂草那样……这里有大量的杂草！要想在杂志上发表，首先要写得更有条理，更简明扼要……让我来看看怎样做才行。现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同意您的见解，必须完整地而不是局部地来看这个设计方案，不然就得不出应有的概念。这象一个纯理论的实验，十分吸引人，一定会引起技术界的兴趣。您的脑袋瓜管用，青年人！……我忘了，您多大了？”

“二十二岁。”

“多幸运的年龄！……那么过一星期您再来。”

上校热烈地，甚至象对待平辈那样握着彼尔的手。

“啊呀，您的眼睛多么灵活，”他握着彼尔的手，突然说道。“您怎么会有这样一双眼睛？您看人时象饿狼一样。好啊，多幸运的好奇心！”他笑笑说，又一次握握彼尔的手。

彼尔告别上校走了。他觉得世界已变了样。空气柔和了，天空高爽了，人们更美了。

“安静，安静，”他告诫自己要十分冷静地来看待刚才发生的一切。其实今天发生的事只是他一直期待着的，并不意外。等到他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后，他不准备把出版的杂志寄给任何人，甚至连双亲也不寄，家中其他兄妹也不寄，他们以后自然会知道

的。实际上文章并不表示什么，它只是走向荣誉大道的第一步，无足轻重的一步。他总算完成了第一步，现在得集中精力来走第二步，更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了。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把理想付诸实现，为它们准备土壤，争取权威人士和一般人的支持。

最近几天里他常常在各个台球房游荡，以便消磨时间，抑制急切的心情，等待约定日期的到来。他也涉足孔根斯纽托夫街的咖啡馆，在那里碰到了斐季奥弗·任生。自从那次在“科捷尔”咖啡馆狂饮时和他谈话以后，就是满头鬈发的赫拉克勒斯[①]在喝醉酒后暴露了自己的底牌，显得象举行坚信礼前夕的小男孩那样忐忑不安、胆怯畏缩的那次谈话以后，彼尔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斐季奥弗。斐季奥弗现在又威严庄重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四周围着一群年轻的、默默无言的美的崇拜者，他们跟他一样穿着燕尾服，象商人那样吃着丰盛的午餐，还大喝掺着苏打水的白兰地。他把仿效大画家鲁本斯的那顶高高的灰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双手按在夹于两腿之间、长得吓人的竹棒上端的镶头上。

“见鬼，这一位好象是我们萨洛蒙的年轻的阿拉丁！”他对着整个大厅大声喊叫道，接着亲热地招招手，欢迎彼尔。“这一阵您那神灯里的妖精把您藏到哪里去了？……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但是彼尔不想坐到他们那儿去，他坐在一边。对于斐季奥弗提出的这么长时间他在哪儿的问题，他只简短地回答说，他忙于工作。

---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神勇无敌。

从斐季奥弗那勇士般的胸膛里发出哈哈的狂笑声。

“原来这样，原来您就是纳旦博士正为之奋斗的有作为的新人，太好啦，您在从事什么工作？也许是要从哪一个毫无过错的湖泊中把水抽掉吧？我猜得对吗？也许您发明了一种最简便的方法把所有的山岩都搬到曼岛去，把岩石碾碎，跟石灰拌和在一起？也许您用另一种方法为进步的事业服务，为繁荣和美化我们亲爱的祖国贡献力量？”

彼尔向一群高兴得不知所措的年轻艺术家们扫了一眼，他们坐在那里，头仰靠在椅背上，那神情似乎准备对世界作出伟大的启示。彼尔点燃一支烟，回答说：

“我们不是所有的人全都带着在画布上建立天堂的才能来到世界上，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这当然，工业万岁！赞美工厂烟囱的臭气，赞美上帝让我国的运河系统趋于完善！年青人，请您说说，您是否看到过您的机器所创造的新型乐园是什么模样？请您行行好吧，到我们窄小的街道上去观光一次，看看那些病恹恹的小孩子乱挤乱爬，就象一群蛆虫在腐烂的干酪上蠕动，再看看掠夺成性的、有钱人的街区，那儿住着犹太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胖婆娘……乌烟瘴气，从头到底乌烟瘴气。我的朋友，求上帝救救我们吧！这就叫进步吗？这就是科学的赐予？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不，我认为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生活得愉快，他们背着犁边走边怡然自得地唱着歌，认为改善世界是‘造物主的事’。农民比所有宣扬进步的犹太人的喉舌要伟大得多。对于这一点你们认为怎么样？”斐季奥弗转向默不作声的酒友们说。他们赞许地哼哼哈哈，表示同意。

看到斐季奥弗已喝得醉醺醺的，彼尔对这一大段牢骚就不感到惊讶了。这些话使他想起了上次在“科捷尔”咖啡馆中，在那

使人不能忘怀的夜晚斐季奥弗所说的话。他不明白斐季奥弗为什么不止一次地恶毒地攻击纳旦博士，因为斐季奥弗过去几乎是纳旦博士最热烈的信徒之一。但是现在也许不值得花精力去弄清这一切，因此彼尔只是耸耸肩膀，埋头看报。

这时门扉大开，一群披着披肩的妇女和穿着大衣没有扣上纽扣的男人吵吵嚷嚷地走进咖啡馆来。不一会，他们几乎占领了整个咖啡馆。这一天皇家剧院初次上演新戏。这些人就把第五场的激动和欢乐情绪带到这儿来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再三谈到剧作者和演员的名字，议论着某个角色的演技。一会儿在这张桌子上，一会儿又在另一张桌子上爆发出热烈的争论，使斐季奥弗和他的朋友们（尽管他们年纪轻，其中却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无敬意地关注起来。坐在小桌子旁的人们彼此转过身去，点着头，轻声低语着。在角落里单独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人，他那梅菲斯托菲尔式的外貌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是诗人保罗·贝格尔，是埃涅沃利逊的无数学生之一，被公认为是这个不久前在伏案写作四行诗的最后一行时死去的语言大师的继承人。彼尔听到邻桌的女士们在热烈地讨论贝格尔和他的诗。他记起了大家在"科捷尔"咖啡馆狂饮那一天诗人的模样。那时贝格尔跳到椅子上，大声宣布为纳旦博士的健康干杯，在激动中他把自己的酒杯捏碎了。

四周是一片喧嚷嘈杂声，彼尔却突然感到十分沮丧。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阴郁的想法：不管他在自己的领域内多么出人头地，他还是永远无法指望有朝一日能赢得和这些平庸的蹩脚诗人一样的声誉，他们的名字现在已经妇孺皆知了。即使他彼尔的想法得以实现，成为社会的财富，他的名字也未必能越出技术界的范围。报纸会用整个版面去讨论某一个刚问世的爱情小故事，

而有关他的设计方案却只用小号铅字在某个角落里刊载几行。如果他能胡乱地写上一首有关大海或小溪的歪诗而不是去构思运河的设计方案，那就好了……

他无法控制他所受到的诱惑，离开咖啡馆时，他对斐季奥弗说：

“我向你们投降，你们这些侍奉缪斯的先生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你们自己也看到，这出无足轻重的戏引起多么巨大的反响，整个城市会对这件大事高谈阔论地议上整整一个星期呢。”

“让大家谈去吧，依您看，在这个国家里还有什么值得人们感兴趣的呢？真见鬼！”

彼尔明白，没什么可说的。他沉默着。

“也许您是对的，”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说道，一面以锐利的目光象挑战似的向其余的艺术家们瞥了一眼。“但是等着瞧吧，很快一切就会变样的。”

“又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斐季奥弗在彼尔离开后作出结论说，同时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酒友们都机械地拿起酒杯，表示赞同。

*　　*　　*

彼尔的耐心只能维持上校需要作思索用的八天时间，再多一秒钟就受不住了。第九天早上，他来到熟悉的书房里，接待他的看来已不是一星期以前和他热烈握别的那个对他很感兴趣的同行，而是另外一个人了。这一次上校没有跟他握手，也没有请他坐下，而是故意装得很粗暴，上校显然想以这种粗暴来掩饰他自己的窘态。他把所有的图纸都退还给彼尔，同时说，在最近的

一次审查中，他发觉设计方案不适宜发表。

“十分，十分不成熟，看来您还太年轻，没有旁人的帮助就无法……还有，您不好好用功去参加考试，听说您甚至连学士的学位还没有拿到呢！”

“嘿，什么地方刮来的风，”彼尔暗自想道：“老头儿小心谨慎到了极点。他调查过了……也许就是向桑德鲁普教授本人调查的。好吧，等着瞧吧！”

上校这时走到书房的另一头，背朝瓷砖面的壁炉，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姿态审视着彼尔的脸、衣服，直到鞋子，甚至连彼尔进门时就放在门边椅子上的帽子也不放过。

“您姓锡杰尼乌斯，”上校停顿了一会儿说，“莫非就出身于著名的牧师之家？”

每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彼尔总是装得好象没有听见似的，这次也不例外。接着，他开始十分辛辣地讽刺上校如此出人意外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上校神经质地猛然打断了他的话。上校说，他认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继续谈下去了，因为他作出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十分明显，他想尽快把彼尔逐出门外，他故意不让彼尔开口，免得他的愤怒一不小心会变成同情。

“十分抱歉，”他最后说道，语气已经比较友善了，同时向彼尔走近几步。“如果我上次对您说的话曾唤起您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向您致歉，但是我毫不怀疑，我作的决定是真正有利于您的。不能不承认您很聪明，但您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不足之处。一般来说，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功名心应该放在读书上。不管怎么说，庇护青年人和他们的不成熟的经验决不是我们杂志的职责。”

他一说完就转过身去，挥挥手表示接见到此结束。

但彼尔却一动不动。

“依上校先生的意见我应该老到什么程度，才能使我的设计最后得到承认？”

这个年老的斗士顿时满脸通红，急忙转过身去，弄得脚边的地毯也卷了起来。

“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他正想这样大声呵斥，但一看到彼尔苍白的嘴唇在颤动，终于忍住了。他明白事情可能会招来不愉快的结局，也担心会争吵起来，于是又一次表示，他认为谈话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上校先生，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彼尔说，“总有一天您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遗憾的。”

“您敢恐吓我？”

“随您怎样理解吧，下一次我们见面时，将是您来找我，而不是我来求您了……您对我大失所望……我对您也大失所望。要是我早知道您是这样的人，我就无论如何不会来打扰您了，再见。”

这个老兵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回答一句话。他内心深处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彼尔身后的门关上了，上校好象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他想去追彼尔，叫他回来。但是他只说了声“这个孩子！”就转过身来坐到写字台边，气冲冲地把所有的纸张翻得乱七八糟。

不一会儿他的夫人从客厅里跑进来，惊恐不已地问道：

“刚才那个人是谁？我的天，他把门关得那么重，震得天花板上掉下一大块石灰。”

“是一个……我想这个年轻人闯的祸恐怕不仅仅是震下一

块石灰而已。”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呀?”

“最好由你自己来说吧！大概是个疯子，也许是个招摇撞骗的人……但也可能是个天才……走着瞧吧！”

第 六 章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彼尔坐在兰盖里尼街上一家饭店的露台上，观望着源源不绝的人流从他面前走过。全城的人做完星期天的祷告，吃饱了早餐，就出来晒晒太阳，呼吸一下含着盐味的海洋空气，来清除肺部的污秽。

最近几个月来彼尔明显地变了样。他瘦了，却并没有影响他的外表。尖塔形的小胡子是他为了使自己显得老成些故意蓄起来的。这样一来，他的脸部表情更丰富了。过去那种傲慢无礼、漫不经心的神态消失不见了。现在当他双手托着脑袋坐在那里望着穿了星期日盛装的行人时，从他的眼光中，从他紧锁的双眉中，不难看出，这个年轻人已经经受了生活中第一次痛苦的失望。

他的事业不顺利极了。过去，他对自己怀有不可摧毁的信念，因此，一提到为他的锦绣前程而奋斗时，他是如此坚强，如此审慎、沉着，如此深思熟虑，但是，自从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发生龃龉后，他竟完全张皇失措了。为了向上校、桑德鲁普教授以及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总之是那些阻碍他取得成就的人进行报复，彼尔带着他的设计方案走访了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踏破了编辑部的门槛，想把设计方案的论文塞给他们。最后他采取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要求内务部长接见他，劝说内务部长对本国的水路交通进行早就十分需要的改造。但

所有的人象是串通一气似的，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有的人则干脆向他指指门口。

除了时运不济之外，他又十分孤独。整个世界上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披肝沥胆地把他的失败开诚相告的人。他气愤填膺，又无处发泄，终于变得孤独不合群，头脑里产生了病态的想法，认为他是有意识的、一系列打击的受害者。他千方百计地避开过去综合技术学院的同学，生怕他们把他当作疯子（事实上确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他已经一年多不涉足"科捷尔"咖啡馆了。他知道莉兹别特早已投到别人的怀抱去寻找安慰了。他对那些为丹麦民族所宠爱的艺术家们感到由衷的憎恶，这些人象牧师那样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因此，他们常常充当蒙受上帝恩泽的先知，真理的传播者，天国和大地之间的沟通者。你不妨深思一下，所有这些人，不管是酷爱涂抹画布的人，还是传播诗歌情调的人，虽然滑稽可笑，但决不象乍一见那么天真无邪。他们也串通一气，扼杀对人类——他们是主人，是大地独一无二的主宰——的信念。

一连串的失败使他产生了少年时代就伴随着他的孤独、忧郁、恼恨之感。过去，在父母的老家，在家人之间，彼尔感到自己是个外人；而现在，在整个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也感到坐立不安。在每一个同胞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又一个以伪善的面目蔑视世间的光明和俗事来掩饰小市民天生的因循守旧的锡杰尼乌斯。有时他甚至羡慕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是不准结婚的；而在新教牧师中间，那种由于佯装的谦虚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贫乏却常常会由父亲传给儿子。天主教徒不会把精神上的贫乏渗透到所有的居民层去，也不会把所有的概念来个颠倒，就好象在驼背国王的国家里，把渺小的说成是伟大的，把弯的说成是直的那样。

除了所有不顺心的事之外，他在经济上也经受着煎熬。虽然最近他过得比穷大学生还节约，每一个子儿都是算着用的。他在只有马车夫和仆人光顾的布尔格尔加德的廉价小饭馆里吃饭。尽管这样，继承尼尔戈尔遗产所得到的钱还是花得出乎意外的快。他盘算一下，这笔钱最多还能维持两个月，以后怎么办呢？再到小学校里去执教？或者到工厂老板和手工业主那儿，有损尊严地从他们手里乞求一些临时性的绘图工作？

内心的沮丧也在刺痛他：他至今不能忘情于法兰齐斯卡。他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翻看着她留给他的珍贵的纪念品——一朵枯萎的花朵，是以前她亲手插在他衣服纽孔里的；一封戏谑的信，现在只能借助于放大镜来读了；一条天蓝色的缎带，是他有一次从她的脖子上抢来的。现在，每天傍晚，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散步时，看到那些善于和所有的掌权者，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和睦相处的青年人带着未婚妻或者是年轻的妻子，呼吸着春天的空气，观赏着西沉的落日，彼尔就感到浑身无力，他问自己，他的幸福是不是献给空虚的幻影了？把头脑中那些高傲的幻想全都抛掉，象所有的人那样，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安分守己地坐在办公室的硬板凳上，有朝一日能和法兰齐斯卡结婚，在驼背国王的国度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市民，在家庭里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这样是否好些？

这些还远远没有包括他全部的不愉快。似乎所有的恶势力都向他发起进攻了。几天前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发生了一件使他极度震惊的事：老水手长出乎意外地暴卒了。早晨水手长跟往常一样绕过阿马利延堡广场，沿着布尔格尔加德到安东尼阿斯列杰，按照他日常走的路线散步。他已经散完步要回家去了。但走到戈捷尔斯街和阿杰加德街转角处，突然倒在街路上。

他总算还能用僵硬的舌头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他周围立刻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人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把他抬进有篷的马车，送回家来了。妻子在家里等着他散步回来。马车刚在她家门前停下来，一个警察从马车的小窗里伸出手来把车门拉开，这些她已经从窗上的小镜子里看到，她立刻明白发生了意外的不幸，就急匆匆地奔下楼来。彼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奇怪的喧哗声，走到前室来瞧瞧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奥卢弗逊太太不容分说地推开警察，一分钟后已经抱着水手长没有生气的躯体走上台阶。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没有别人的帮助，独自抱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沿着陡峭的楼梯走上楼去。警察手里拿着奥卢弗逊的咖啡色手杖和灰色圆筒帽，保持着这种场合应有的尊严，跟在后面。在派人去请医生的同时，吓得半死的木匠老婆已经自作主张，请牧师去了。彼尔和警察帮助奥卢弗逊太太把病人安置在床上，几分钟后病人吐出最后一口气，把头倒在妻子的怀里死了。

从这一天起，彼尔觉得他的小房间有点可怕。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亲眼目睹地看到了死。他一想到在他头顶上的"客厅"里放着一具颌颚丑陋地低垂着的僵硬、可怕的尸体，他就整夜睡不着觉。白天，当他双手托着脑袋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地审阅他的图纸——那控制着他的全部意志、他的全部思想的五六张倒霉的图纸时，他会突然感到，不论是家里那死一样的寂静，或是从天花板里钻下来的刺骨的寒冷，仿佛都在嘲弄他，提醒他，即使最最光辉灿烂的命运在万能的死神面前也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象最最长的生命在漫无止境的虚无面前，也只是一瞬间的现象而已。

最近几昼夜来，他根本就没有回过家。他在咖啡馆和弹子房

里闲荡，在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街上一个令人怜悯的姑娘那儿过夜，以此来驱逐情不自禁地浮现的思想。此刻他面对着空杯子坐着，那从童年起他就讨厌的钟声象念咒语似的追踪着他，使他心烦。每逢星期天，他从看不到尽头的打了烊的商店橱窗面前走过，从挤满了扬扬自得的市民的公园、有林荫道的大马路旁边走过，他更感到自己无家可归，更加心灰意懒，更加沮丧。有时，他碰到一个肥胖的、有着中风病患者的后脑勺的先生，那人鼻子翘得老高，双手反剪在背后，昂首阔步走去，彼尔暗想他定是个律师，或者是个放高利贷者，肯定是个少见的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当然去过教堂，祷告祈求赦免他一星期来所犯下的全部罪愆，从教堂里出来他就是个新人了，完全有资格作一次愉快的散步，抽一支上好的哈瓦那雪茄烟了。后面又来了另一位有着中风病患者的后脑勺的先生，他是前面一位的亲兄弟。他一只手挽着一位肥胖的淡黄头发的女子，一只手搀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就是家庭中一个好福气的父亲，他显然能够找到世上给他准备下的好位置，成了经营锡制纽扣的经纪人，也许在经营手纸买卖中走了运。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大学生、士兵、嘻嘻哈哈的姑娘们，以及笑得很尴尬的老太太——他们象蜗牛似的，全都从壳里爬出来散步，让自己那舒适的小躯壳来吹吹风，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全都包在这个小躯壳里了。他们没有过高的奢望，怡然自得的人们！所有的人都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正统的锡杰尼乌斯派！

轮船汽笛嘶哑的吼叫声使彼尔颤抖了一下。一艘大货轮的螺旋桨啪嗒啪嗒大声地拍打着水面离开了码头。太阳光照在货轮的黑色船舷上，浓烟迎风吹开去，象是一大堆漆黑的羽毛。船长站在船桥上，一只手抓住话筒。一面英国商船旗在船的艄柱上

迎风飘扬。

此情此景一瞬间激起彼尔登上航途的强烈愿望……离开此地，到新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到美国去，或者到澳大利亚去，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到遥远的谁都不知道的国家去，那儿既没有假仁假义的人，也没有教堂里许多钟连续敲打的声音。

他头脑里浮现这种想法并不是第一次，受到迷惑也不是第一次，但是究竟是什么妨碍着他呢？一种他所不知道的迷恋故乡的魔力，就是尼尔戈尔在那天晚上长篇大论地议论过，后来使他成了牺牲者的那种力量牵制着彼尔。尼堡的那个家毁了，这样他在祖国最后一个安身之所也丧失了。生活在这个命里注定必遭毁灭、由玩忽职守的人管理的小国里，却去对前途抱着种种希望，岂不幼稚可笑吗？彼尔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去世的水手长漫长一生中充满惊险情节的故事。老人通常从一八〇一年一个极其激动人心的星期四，从他看到哥本哈根海港战役谈起。他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接着他描述一连串威信扫地的失败引起的空前未有的可耻的总崩溃，一八〇一年复活节遭受到的那次毁灭性的打击就是崩溃的序幕。但当时值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注定要失败的国家吗？这个国家不需要经过多少代就会变成可怜的骨架子，变成欧洲健康富强的肌体上的一个衰弱无力的附属品！

开始新的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在异国的天空下！单是这个想法就使他增添了力量。此刻他目送着远去的轮船，早已忘怀的漂泊流浪的思绪重又控制了他。他自言自语地说，也许在遥远的地方，胜利和幸福正等待着他呢！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童年时的黄金色的梦会变成现实。也许他还能获得一位公主外加半个王国，即使公主是黑皮肤的而王国轻巧地坐落在印度洋上一个

棕榈树的小岛上，也很不错呀！

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影投射到桌子上。一位装束入时的矮小个子的先生站到了彼尔面前——不是别人，正是伊凡·萨洛蒙——他把帽子稍稍掀起一点，心情愉快地笑着说：

“我到底把您认出来了！……真是太高兴了，我很久没有看到您了，我以为您是故意在避开老朋友呢，日子过得怎么样？”

彼尔稍稍欠起身子，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见到萨洛蒙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愉快，但他还是邀请后者坐下来。

萨洛蒙在他的对面坐下，一面呼唤侍者，一面用他那手杖上端的镶头敲击着桌子的边缘。

“让我给您也叫点喝的东西好吗？您的杯子已经空了，来杯苦艾酒怎样？”

“谢谢您，我不想喝。”

“那么来杯啤酒？或者葡萄酒？就来一杯波尔特温酒①好吗？难道您对这种酒不感兴趣？这里出售最好的葡萄酒。”

“非常感谢，我什么也不要。”彼尔断然拒绝，心里忧郁地暗自想道，伊凡真不愧是他真正的朋友和忠诚的崇拜者。这时他想起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或读到的一句格言：“世界上没有彻底孤独的人，却多的是傻瓜！”

萨洛蒙要了杯冰水，打开银质烟盒，递烟给彼尔说：

“看来您完完全全沉浸在工作里了，是这样吗？锡杰尼乌斯先生！啊，我看那些发明家可真伟大！您为什么要避开大家寻找孤独？您那惊人的炸弹什么时候发生爆炸？您那出色的发明是不是很快就要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

---

① 一种烈性葡萄酒。

彼尔只是耸耸肩作为回答。

“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大家都在翘首等待着您，别提等得多焦急了。有人抱怨说，在我们的国家里，任什么能引起大家注意的事都不可能发生。我对他们说：‘等着吧，新的一代登上舞台了，他们会给你们来个革命。’”

彼尔还是沉默着。他不想议论这个话题，而且对方那些奉承的话使他不高兴，因为萨洛蒙毫无顾忌地大声谈论着彼尔甚至私下里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思想和希望。

“您读过纳旦在《卢西塔》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吗？真的没读过？……您一定得读一下！这篇文章简直是为您而写的。感人肺腑的作品。您只要看一下，他把我们那些早产的（这是他自己的用语）艺术至上主义者的外衣剥得精光，还号召富有创造心、进取心的人行动起来，真是好极了！”

彼尔惊讶地抬起眼睛。

“您说的是纳旦博士吗？”彼尔问。

他忽然想起了早先在咖啡馆里和斐季奥弗·任生的谈话。斐季奥弗还嘲笑了犹太人出身的“蹩脚作家”，只是彼尔当时没有理解他的暗示，而且也不想去理解。萨洛蒙的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问起那位大学里的活动家在文章里写了些什么，萨洛蒙就立刻吩咐侍者把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天的报纸拿来。

“您别费心了，”彼尔阻止说。“反正我没有时间看，”他仰身靠在椅子背上。仿佛无意中加了一句：“问题是我打算走了。”

“您要离开这里？”伊凡几乎惊恐不已地问。

“是的，我正在考虑。”

“是永久离开这里？”

“有可能。”

伊凡垂下眼睛，一时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已经从第二手材料得知有关彼尔的设计方案的某些消息，如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桑德鲁普教授竭力反对设计方案等。他觉得，在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竟然可以把人当作这种极端不公正行为的牺牲品，这是不能容忍的！

“一般说来您是对的，”他终于说道。“我十分理解您为什么产生要离开这里的想法。这里，至少是现阶段，没有适合于您的土壤。我不禁想起了您对于综合技术学院的一针见血的妙语。您有一次称它为‘办事员的培养所’。在我看来这真是个十分出色的称呼，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称呼。我们现在正趋向于真正地崇拜庸才。出类拔萃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对于不同凡响的、出色的、创新的事物，谁也不需要，谁也不能理解它。正如纳旦博士所写的那样：‘我们过于长久、又过于无所用心地沉湎于幻想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毁灭了我们民族的意志。’”

“他真是这样写的吗？”

“他写的还远不止此呢！是的，我一定要把那篇文章寄给您看，您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您会长期离开吧？”

“不知道，我还没有仔细考虑过。”

“您必须回来，尽可能快点回来。我确信，您一定会回来，未来是属于您的……如果仔细想一想，离开一个时期也许是聪明的做法，甚至是相当聪明的做法。您知道，一个人到国外镀过金就能增加他的身价。只要您能在英国或法国的某个公司里找到工作就行了。譬如在‘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这家公司大量承包建筑桥梁的工程，我们和他们打过一次交道，您也许另有打算？”

彼尔回答得很含糊。

伊凡玩弄着一条花哨的手帕。有一个问题在他的舌头上打转，但他始终不敢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彼尔准备去旅行的费用有着落吗？他了解到彼尔的生活情况远比彼尔所想象的多得多，也知道彼尔经济拮据，因此十分担心彼尔的行动使人不可能对他作友好的帮助。今天他又产生了一线微弱的希望，此时此刻他也许可以向彼尔提供帮助，对于毫无疑问有才华的人，他总是乐意提供这种帮助的。他愿意帮助人决不是出于虚荣心。他虽然具有令人可笑的特征，但是个没有私心的、象孩子般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整个身心都充溢着帮助诸亲好友的愿望。他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博得他所崇拜的人的欢心，为他们解除种种负担和忧虑。

他突然象被看不见的弹簧弹出来似的，从椅子上倏地站起来说：

“很抱歉，我不得不离开您了，我答应陪母亲和妹妹出去。我们准备到我家的郊外别墅去，您看她们已经坐着车来了。”

楼底下，在把林荫道和饭店隔开、上面架着一顶行人走的小桥的狭窄的马车通行道上，出现了一辆由两匹膘肥体壮的枣红马拉的漂亮的大马车，马具是镀银的，在马车前部的座位上，庄严地坐着车夫和穿着带金银边饰的天蓝色号衣的仆役，在他们的后面有两把绸伞——白色的和淡紫色的在飘动。

“您愿意和我的亲人们认识一下吗？”萨洛蒙问道。“母亲和妹妹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彼尔开始推辞。一想到在大庭广众之间施行复杂的礼节，他就感到不大愉快，但是萨洛蒙已经在向车夫招手。不一会，马车就驶过来了，正好停在通饭店的扶梯口。

马车里坐着两个妇女，撑着阳伞。其中一位年轻的立刻引起

彼尔的注意。其实他已经见过一次，只是当时她蒙着面纱，他不知道她是谁而已。那是在一年多以前，就是他第一次碰到恩格尔加德太太的那次狂欢节的夜晚。他的脑海里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雪女王"的印象，她穿着缀满钻石的白色丝绸长裙，领口开得很低，袒胸露背。他一直把她想象成是个精神萎靡、弱不禁风的犹太女人，象小店铺老板陈列货物那样把自己的钻石和妩媚摆出来吸引人。此刻在他面前坐着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哪一国人，但她脸蛋白嫩、端正、泛着红晕，有着一头蓬松的鬈发。她的衣着带有挑逗性，可决不缺乏审美观。她穿着灰色的丝绒长裙，腰部束得很细，淡紫色的帽子上垂着两条花哨的绸飘带，飘带在她头上飘扬，就象一只大蝴蝶的翅膀在颤动。帽子底下闪烁着一对象棕褐色丝绒样秀美的眼睛，又灵活又调皮。这双眼睛带着由衷的兴趣和大胆的好奇心凝视着彼尔，使彼尔不由得发起窘来。

母亲则相反，只稍稍点点头，欢迎彼尔。

"原来是您，"她说，"我儿子常在我面前提起您。您是工程师吧？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彼尔机械地咕哝几句作答，眼睛却一直盯着姑娘，姑娘也从低垂的眼睫毛下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彼尔。

整个见面的礼节并没有花费几分钟。伊凡坐进了马车，萨洛蒙太太说，他儿子的朋友永远是他们家受欢迎的客人。两方面都古板地鞠躬告别，接着仆役跳上马车，在前座坐下，马车就驶动了。

彼尔两颊绯红地回到了城里。

那双棕褐色丝绒样秀美的眼睛里射出的大胆的目光一直跟踪着他。他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在狂欢节夜晚的模样：袒胸露

背，黑色的鬈发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紧密的面纱上闪烁着钻石的光芒。

在他的耳边响起了看不见的诱惑者的声音："黑皮肤的公主……外加半个王国。"

*　　*　　*

伊凡遵守诺言，当天晚上就把纳旦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寄来了。彼尔反正没有旁的事，立即读了起来。文章的语言和基调立刻吸引住他，而且内容新颖，使他感到惊奇。他读过这一类的书，如马尔丹逊的《伦理学》，那是小时候空闲时依照父亲的吩咐，大声朗读的。他早就不读跟他的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著作了。而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于生活和人直截了当地、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彼尔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它们是正确的。文章尖刻而大胆地攻击在丹麦存在着的使彼尔本人也讨厌的一切——首先是锡杰尼乌斯家族型的卑微的而又自负的假仁假义，作者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耻辱——读着这些话，彼尔内心欢呼起来。

文章的结尾尤其使彼尔神往。在回击从各方面反对他的事业的仇视者的攻击时，作者以卓越的文学技巧描述了他在国外长期学习回到祖国后的观感。他生动地述说着高速火车载着他经过复兴后的德国喧闹的大城市，经过忙乱的大蚂蚁窝汉堡①，经过兴旺发达的基尔②的情况。后来他改走水路。在一个静悄悄

① 德国城市。
② 同上。

的早晨，轮船驶进科塞尔①。看到这个小城市的荒凉的港湾，他觉得自己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童话般的梦境中的王国。白天他又换乘火车时，这种印象更加强烈了。车厢剧烈地颠簸着，颠得所有的旅客都晕车了。每隔十五分钟，列车都要在贫穷的小车站停靠，站上有几个戴着格隆特维克②式高帽子的农民，手中拿着大烟斗在等车，不过等的不是这一列，而是另一列起码要过两个小时才到达的火车。作者觉得他似乎到了一个谁也不珍惜时间的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未来的日子实在太长了。在哥本哈根的小巷里行走时，他也有这样的印象。这里，岁月在流逝，一切却还是老样子。马路上象古时候那样，行人既不好走，车子也难驶过去，商店都保持着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车辆的速度象蜗牛爬似的，而剧场预告节目的海报上还是他离开本国前的那些天真骑士的悲剧。欧洲正一日千里地向进步的大道上迈进；欧洲已完成了宗教革命，改革了社会秩序，在人类面前提出更崇高、更大胆的新目标，而这里的生活却仍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

作者接着写道，最后他来到哈默利霍尔姆的大学生街区，正好是他在大学生时代和朋友们喝饭后咖啡的时光。他走进一个小饭店，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两个老熟人。当他看到几乎所有的熟人都坐在好多年以前他和他们一起坐过的同一个角落里、同一张桌子边，连坐位排列次序也跟过去一样时，他真惊奇极了，虽然这些年来他们老了些，有些人甚至增添了白发，虽然有些人变瘦了，另外一些人变得大腹便便了（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虽然

---

① 丹麦城市。

② 尼古拉·格隆特维克（1783—1872），著名的丹麦神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他们的脸部表情、慢吞吞的动作以及洋洋得意的、从容不迫的言语都证明他们过早地出现了老年性痴呆——但从其余的一切看来，似乎这么多年来他们中谁也没有移动过一步，甚至连他们所谈的（作者正坐在紧靠他们的另一张桌子边听他们谈话，但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也不过是些夸张性的哲学—神学的废话，跟从前他们在喝咖啡、抽香烟时所扯的内容一样。显而易见，这些年来，欧洲的生活、欧洲的动态以及欧洲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丝毫也没有越过国界渗透到我国来。这时他才彻底明白，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到了睡美人的王国，那里时间停止了自己的步伐，那里在想象的凋萎的玫瑰花和空谈的硬刺底下隐藏着腐朽物和尘土。但同时（作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文章）他明白了他自己的真正使命。就象那个从远方回来的童话里的王子，他从打盹的卫士手中夺过号角，去把那沉睡的大力士唤醒，他企图唤醒丹麦国中那还没有永久睡着的一切，唤醒最坚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人，唤醒所有的人大胆地去把梦幻中的黏滞的蛛网毁成碎片，把裹住沉睡着的民族魂的毛茸茸、硬化了的茧子捣碎。

读着这战斗的号召，彼尔感到热血涌向双颊。他觉得纳旦激动人心的、充满热情的号召似乎正是向他、向彼尔，只向彼尔发出的。他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然一击，仿佛为了证实他所读到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地大声叫道："对，对！"他还记得在那倒霉的一天，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讽刺他说，他的设计方案是对丹麦技术发展水平的蛮横的挑战。让他说去吧，挑战就挑战！……现在他确信，他是为了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第一个发明者而诞生的，是为了促使由教士们的易患中风的后裔组成的呆滞、迟钝的社会行动起来而诞生的。小个子伊凡说得对，大家正翘首等待着他，等待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

彼尔站起身来，忘记了水手长的尸体还躺在饰着纸花的棺材里放在楼上，他果断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突然攥紧拳头按在额头上，合着脚步的拍子重复着说："对—对—对。"

他想起了萨洛蒙小姐。他又看到了她那棕褐色的大眼睛，以及那浓密的睫毛底下闪烁着的好奇、大胆、几乎挑逗性的眼光。

直到现在为止，他从没有想到过要借助对他有利的婚姻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且他认为想在婚姻上占便宜的想法本身就是卑鄙的。可是现在他开始向自己证明，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好不择手段了。和犹太姑娘结婚，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萨洛蒙小姐年纪轻，长得也不错，在他看来，她的身材十分苗条。童年时听到的关于幸福象抽彩中奖那样，是意外地自天而降的神话，现在该是忘掉的时候了。真正的、可靠的幸福除了通过战斗而获得外，没有别的途径。必须象追捕、捆缚野性的兽类、带金角的鹿儿那样去追捕、捆缚幸福，只有最机灵、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才能得到幸福。

过了两天，大家庄重地把水手长送上了最后的归途。灵柩在头天傍晚就安放在小教堂里了。安葬那天，老友们在出殡前集中在死者家里静静地吃了顿饭。十二点正，年轻的迪德里克逊驾驶着马车来了。奥卢弗逊太太和老木匠本茨带着花圈坐进马车，其余的人则步行到霍尔明斯克公墓。

天气已经带着初夏的暖意。墓地里的灌木一片苍郁。鸟群在墓碑上空忙碌地飞翔，做着爱情的游戏。在这阳光绚烂的背景下，少数几个送葬的人——老态龙钟的老头们，有的拄着伞，有的拄着手杖，默默无言地、慢吞吞地勉强在小路上走着，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们穿着老式的、相当破旧的大礼服，很象是一群幻影。只有走在这一行列末尾的彼尔是和大自然的复活

的春天气息相称的。当然，瞬息间的肃穆庄严的气氛控制了他，但死神对他心灵的支配力却崩溃了。当送葬的人团团围住墓穴，被阳光映照的棺材放进阴沉、窄小、冰冷的墓坑里去时，彼尔除了恐怖的感觉外，还体验到一种近似庆幸的感觉，庆幸他自己还属于生活和光明，热血还在他的耳边欢腾，预示着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呢！

离开墓地，彼尔想回家换件衣服，他决定去拜访萨洛蒙一家人。

但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街的家中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正在等着他。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有着爵位纹章的名片，爵位下面是男爵夫人的姓名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最初他以为这名片是错放在这里的，后来他把名片拿到手中翻看，见背后写了几行字。男爵夫人以文雅亲切，几乎低声下气的口气要求和彼尔单独谈谈，并指定今天或明天的某个时间可以在“安格列捷尔”旅馆见到她。

这时木匠老婆惊恐万状地来到他面前，告诉他那位贵族太太来访的经过。太太坐着自备的马车来到他们家门口，问到彼尔。太太留下这张字条，要求把它放在桌子上。

彼尔又一次把名片在手里翻来复去地看着。男爵夫人封·阿德勒斯堡格，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一生中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男爵夫人呀！

“也许是搞错了？您听清楚她问到的就是我吗？她说出我的姓名了？”

“说得清清楚楚，她是这样说的，‘我要找锡杰尼乌斯先生。’当她知道您不在家时，简直难过极了。”

彼尔的脑际旋转着奇奇怪怪的猜想。

“她长得怎么样？年轻吗？”他问道。

“还不能算是老太婆，大概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木匠老婆回答说。她快五十岁了。

“确是一位太太吗？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太太？”

“跟您说话真遭罪！我告诉过您，是一位太太。她的马车里放着一件好贵重的皮斗篷呀！”

彼尔看了看手表。如果他要今天就去寻找这位谜一样的男爵夫人，时间已很紧了，刚刚来得及。他当然急于去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决定把对萨洛蒙一家的访问推迟。他换上最讲究的衣服就出发了。

留着胡子的看门人看到他时态度十分傲慢，但当他知道彼尔来找的是谁时，立刻手忙脚乱起来，深深地鞠躬，把门开得大大的，不断地拉铃，简直把系铃的绳子都要拉断了。听到铃声，刹那间象从地里钻出来似的来了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这样的排场只适于用来欢迎前来访问女王的邻国的国王呀（彼尔暗自想道）。男仆和女仆让彼尔踏上铺了地毯的宽阔的楼梯，然后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到了走廊尽头，就把彼尔直接移交给只说瑞典语的使女。那使女接过他的名片，领他到一间不算太大的华美的客厅，客厅象任何典雅的大旅馆，收拾得自然而优美，使彼尔赞赏极了：家具蒙着红色的长毛绒套子，天花板下是水晶玻璃的枝形吊灯。

彼尔平日很镇静，现在突然感到有些颤抖。他脑海里闪出这样的念头：这里简直是个陷阱，有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把他诱骗到这里，以便随心所欲地揶揄他。

但是没容他多假思索，一个高个儿的太太已经从隔壁房间向他走来了。

她说不上年轻，更说不上美丽。姿色衰退的脸，鼻子不知怎的有些发红。黑色的长衣裙上没有任何饰物，彼尔觉得她很朴素，几乎有些寒酸。但同时又一点也不容怀疑，这位妇女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她的身材、姿态以及每个动作，她和他握手、欢迎他来到的态度，总之她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任何高价也买不到，只有在真正的、世代贵族的人身上才具有的那种彬彬有礼、十分得体的风度。

“亲爱的锡杰尼乌斯先生，我想看到您，和您谈谈，希望不要见怪。”当他们面对面坐在蒙着红色长毛绒套子的沙发上时，男爵夫人开始说。“您是我那故世的亲弟弟生前最信赖的人和朋友。他临终时大概您也在场……”

到这时彼尔才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起尼尔戈尔的律师和遗嘱执行人曾告诉过他说，死者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非常有钱的瑞典地主。

男爵夫人这时又继续说：

“我早就渴望认识我唯一的兄弟十分眷恋的那个人，我兄弟在叙述最后心愿的亲笔信中告诉过我，在那个人身上他自己的青春获得了再现。但是我亲爱的丈夫长期生病，使我困守在家中不得脱身，我甚至无法前来给我弟弟送葬。”

她说话时有些异常的口吻以及脸部奇特的哆嗦使彼尔相信，面前的这位太太是高度神经质的。在说到“送葬”时，男爵夫人泪流满面，用绣花手帕擦着眼角，有好几分钟默不作声。

彼尔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没有打破沉默。太太提到了他和那个举止反常的自杀者的关系，这使他直到此刻不能摆脱不自在的感觉。

“我碰到了很多伤心事，”男爵夫人稍为安静一下后继续说

道："请您不要阻止我，让我痛哭一场……您大概已经知道，上帝已经把我那善良的丈夫召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

彼尔认为理应表达他深切的同情，就低下了头。

"锡杰尼乌斯先生，您知道，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写信给您，不仅以我的名义，而且以我妹妹的名义，不然您也许会以为，我们不关心您的遭遇。但不知怎的，我一直没有心思来写信，而且您也未必愿意和一个根本不相干的局外人通信。"

彼尔急急忙忙咕哝了几句模糊不清的话。

"是这样，是这样……老实说，今天我本来也不会来拜访您而令您厌烦，要不是……没有别的法子，我只能直说了……要不是我到墓地去，在我兄弟的墓前看到了一束美丽的鲜花。我立刻就猜到，谁会这样衷心诚意地来纪念我兄弟逝世一周年呢！因此我不可抗拒地想见见您，向您表达谢忱，因为您是这样忠诚地、而且（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以儿子般的爱保持着对我那不幸的弟弟的纪念。"

彼尔满脸通红，垂下了眼睛。他在思想深处想到了恩格尔加德太太，他自己甚至不知道尼尔戈尔安葬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让我好好地来把您瞧个仔细。"男爵夫人越来越喜欢这个为了自己的高尚行为而感到不好意思的沉默寡言而又腼腆的年轻人了。"啊，您神采奕奕，我看得出，您不属于时下那种把青春荒唐地度过的青年人。您多大岁数了？"

"二十三岁。"

"天哪，您是多么年轻！……愿上帝祝福您一切顺利！我知道您的生活十分坎坷，是我弟弟写信告诉我的。您很早就死了母亲，而父亲……您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

蒙着长毛绒套子的沙发象针刺般使彼尔坐不住了。他急于避开这个可怕的话题。

“您是路过这儿的吧，男爵夫人？”

“唉，路过这儿。我是昨天下午到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就离开这儿。我到我妹妹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的夫人那里去。您大概知道，近几年来，由于健康情况不佳，她一直住在南方。您想想，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她了。我们姐弟三人缺了一个就简直无法生活。多少年来，只有一件事使我最难受：不得不到远离亲爱的祖国的地方去生活。我弟弟也是这样。他把自己那颗慷慨的、充满爱恋的心全部献给了祖国。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大概听到过，威尔士亲王从前对我弟弟很关心，甚至建议他到我国驻伦敦大使馆去任职：您知道，在亲王如此关照庇护下，我弟弟必定前途似锦。虽然这个位置很吸引人，但是我弟弟没有应命，因为我们敬爱的妈妈当时住在哥本哈根，妹妹还没有出嫁……弟弟全心全意爱着哥本哈根，爱着自己的家。远离这土生土长的地方，他简直无法生活。妈妈去世以后，留下他孑然一身，怀念着过去，我想他那阴暗的厌世情绪正是在这时产生的。最近几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不管怎样……我真不明白，他怎么竟会这样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弟弟的惨死的回忆，重又促使她用手帕来擦眼泪。彼尔找个机会，站起身来，鞠躬告辞。

男爵夫人没有离开沙发，拉过彼尔的一只手，用自己的双手热烈地、带着真诚的、母亲般的温情握着他的手。

“这次见到您我真高兴！希望我们今后常常见面。答应我，等我国外回来再来看我，这个夏天我大概住在妹妹家，在凯尔斯霍尔姆，我深信，您必定也会成为他们所欢迎的客人。”

"谢谢您，男爵夫人，"彼尔勉强挤出话来，"那太好了……要是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话，"他窘迫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您已经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至少我是这样来理解我弟弟的最后的愿望的。我深信我妹妹也同意我的想法。祝您一切顺利！再一次谢谢您这样令人感动地追念我的弟弟！"

彼尔踩着不稳的步子离开了旅馆。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如果理智地、坚决地利用这次会见，而不陷入无谓的良心谴责之中，那末今天的会见不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会有利于他的。这个偶然的、意外的机会向他打开了通向上流社会之路。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上面提到的皇室总狩猎官普兰根的田地位在日德兰半岛中部，就是彼尔的设计中联结两个海洋的运河必须通过的地方，因此皇室总狩猎官有特殊的理由对彼尔的方案发生兴趣。不管怎样，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这是一场大赌博，不管手中有多少王牌，还是会嫌不够的。

他于是想，也许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去结识萨洛蒙一家了。姑娘当然很迷人，但为此而去跟犹太人攀亲，值得吗？谁知道，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能有缘缔结十分美满的婚姻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萨洛蒙家肯定经常有银行的经理、交易所的巨头、工厂大老板，总之，那些金融界的大王出入，这些人实际上是世界的统治者。即使没有任何婚姻关系，能和这些人相识，预先获得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何况男爵夫人就要动身了，没有时间等她了。今天或是明天，至迟再过两三个月，他手中就必须有一根象雷神的箭一样指挥人的魔术棒。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市场上，向钟塔上的钟瞟了一眼，还来得及上萨洛蒙家去。最好不要把访问拖到下一次。但是和男爵夫人的会见使他有些心神不定，因此最好先到咖啡馆里喝杯啤酒，镇静一下，为眼前的造访作好思想准备。他从来没有到过犹太人的家，但是听到过不少关于犹太人严格遵守古老风俗传统的事。为了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他就不得不特别留神。

他的思想渐渐地又向后退了。最使他惊奇的是那天夜里他和尼尔戈尔谈话时未经深思、脱口而出的话，竟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正是彼尔那次所泄露的有关自己出身的秘密对尼尔戈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果相信男爵夫人说的话）。记得他当时就后悔自己轻率的胡言乱语，但没有认为有及时澄清的必要，现在他第一次为此感到遗憾。

“但是有必要一直为此事牵肠挂肚吗？”他喝干杯中的啤酒。说出的话反正再也追不回来。值得商榷的行动有时却会结出好的果子，而主要的，谁要向前进，就不能左顾右盼地向后看。

大批发商萨洛蒙的家（在哥本哈根这样的人家为数不多）在市中心勃列德加德街上一幢独立的房子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独家住宅，根本算不上豪华，而且夹在两幢大房子中间。但是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在房子的线条方面有一种特殊优雅的质朴感。尖形的屋顶用青黑色的砖瓦铺成，窗与门之间宽阔的墙壁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屋主人的贵族身份。怪不得这一带的老住户至今一直称它为“官邸”。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居住过破落的名门望族。三十年代初，萨洛蒙的父亲，一个大批发商，买下了这幢房子。经过入口处的新式玻璃门，客人进入前厅。前厅大得很，脚步声甚至能引起回声。前厅的墙壁上挂满了盔甲、古代的青铜器

皿以及东方的出色的武器，使你觉得象是置身在真正的博物馆里。在前厅的远远的角落里有着宽阔的楼梯，带有镀金的栏杆，通到楼上的房间。

彼尔把名片交给了使女，她把彼尔领到藏书室，请他稍待片刻。彼尔坐在皮沙发上，开始向四周仔细地打量着。

嘿，好家伙！窗上挂着红缎的窗帷……脚下是一指厚的软绵绵、毛茸茸的地毯，铺满了全部地板……糊墙用的材料是皮革制的，在皮革上压出烫金的花纹，房间当中放了一张八角形的桌子，镶嵌着银子和珠母……书架上是珍贵的精装书……墙壁上挂了许多画，天花板上垂下古教堂的刻字的灯盏……沿墙壁放着一只雕刻精致的放古玩的柜子，里面陈列着全套古代银制收藏品——带把的杯子、高脚杯、大高脚杯，其中甚至还有几只古代教堂用的酒杯。

要不是彼尔激动万分地拜访过男爵夫人的话，这里的奢侈豪华一定会对他产生更强烈的印象。不过，他的心还是突突地跳。这样毫无顾忌地展示金钱的威力不能不引起他的尊敬。一想到他们无穷无尽的权力，把许多民族的宝藏收集到这里，甚至把圣洁的器皿也用来装饰犹太人的家庭，他就浑身打颤了。

彼尔几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什么可说的，诚然，萨洛蒙小公主并不单单以她的美貌来弥补她的"黑皮肤"。

隔壁房间的大门悄没声儿地打开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走进藏书室来，向彼尔深深地鞠躬。从他的外貌看来，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而他的衣着却十分时髦，更适合年轻人穿。他穿着浅色的短上衣，胸前晃荡着单片眼镜，手中拿着一顶亮闪闪的大礼帽。

"请允许我作自我介绍，我是杰利弗特经理，"来人用奇特的

口音说道："我是他们家的舅舅。"

杰利弗特这样彬彬有礼，使彼尔欣然原谅了他那使人反感的外貌。

"我姓锡杰尼乌斯。"

"喔，您就是那个年轻的工程师吧？我外甥常常谈起您，您请坐呀！我妹妹萨洛蒙太太此刻正有事吩咐女裁缝，一会儿就有空了，您请随便坐！"

彼尔重又坐在沙发上。舅舅坐在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

"请问……我以前有幸在这里看到过您吗？"

"不，我在不久前才认识萨洛蒙夫人和她的千金。"

"喔，认识我的外甥女娜尼……我好象已听到过这件事。"

接着是一片沉默。后来杰利弗特先生带着讪笑，带着有点肉麻的殷勤（这种殷勤可能会使任何人，除了彼尔，警觉起来）问道：

"我的外甥女长得很不错，是吗？锡杰尼乌斯先生！"

彼尔慌张得呆住了，然后宽容地笑笑，望着这个奇特、矮小的人说道：

"我觉得萨洛蒙小姐漂亮极了，简直是个美人儿。"

"是的，是的，她的外貌可以说是超群的……我敢向您证明，她在这个屋子里已不止接待过一个年轻人，美貌具有无限的威力，青春更是如此！喔，让我们悄悄地谈谈，我的妹夫很有钱。"

"简直是个疯子！"彼尔暗自想道，什么也没有回答。

但杰利弗特先生继续说：

"工程师先生，如果您能常来玩，您可能会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呢，在我们这儿可以看到最引人入胜的玩意儿。真的，金钱是有吸引力的！锡杰尼乌斯先生，您说是吗？这些小小的金属杯子

激起人们最深沉的感情……唤起最高贵的、热诚的激情。友谊、尊敬、爱情……难道不是这样吗？锡杰尼乌斯先生！”

这种奇怪的谈话真的使彼尔忿怒了。幸好这时使女又进来了，打开通隔壁房间的门，请彼尔进屋里去。

彼尔跟在她后面，到了一个房间，确切地说，应该是客厅。彼尔眼界为之大开，终于相信，他到了真正的财富的王国——一个百万富翁的童话般的王国。在这个大客厅里有着豪华的洛可可式①的拱形天花板，上面饰以雕塑品，每个角落点缀着四个胖墩墩的小天使，使劲在吹镀金的喇叭，年老的主人们正在安排宴会和舞会。在这个客厅里从前大概放着十二把细腿的椅子，窗与窗之间放着一对高大的镜子，现在则适应时尚的需要，充斥着一大堆家具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里有舒适的长沙发、又深又软的安乐椅、桌子和小沙发、熊皮和观赏植物，台座上的小雕像，放小玩物的格子架，然后又是安乐椅，又是大大小小的桌子，又是观赏植物，绘画，以及画架上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客厅中间放着一架琴盖打开的大钢琴，从隔壁那个划作冬季花园的屋子里传来汩汩的喷泉声，那儿有着棕榈树、桉树，还养了善鸣的鸟儿。

暮地在窗口的软座凳子上，他看见了萨洛蒙太太。她完全家常打扮，坐在那里做针线活。她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并亲切地向他伸出左手来。

他们还来不及交谈几句客套话，冬季花园的门忽然打开了，从里面传来以响亮的颤音结尾的热情歌曲，在门槛上出现了萨洛蒙小姐娜尼，穿着女上衣，戴着小帽儿。一看到有客人在场，她惊恐万状地猝然中断了颤音，把暖手筒贴在唇边，仿佛想以此遏

① 十八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制情不自禁的叫喊似的。

彼尔站起身来鞠了个躬。

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娜尼早已知道他的来到，她的演技真不错呢！

"孩子，你怎么还没有走呀？"母亲问道。"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不用我来介绍了吧，您不是已经见到过我的女儿了吗？"

彼尔再次欠身致意，并向娜尼投去也许是太坦率地表白他的感情的目光。还在看见娜尼之前，听到她那金币掷地般的声音在他耳际鸣响时，他就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正是他要寻找的资金！当她站在门框边出现在他面前时，伴随着阳光和冬季花园里的鸟鸣声，年轻、娇艳、迷人的她象是东方的舞蹈女郎，在他看来仿佛是童话中有魔力的美女。胜利之神摇着棕榈树的大蒲扇，在她后面飞翔。

娜尼小姐文雅地坐在椅子边上，开始了一般性的上流社会的客套交谈，借助于这种交谈，互不相识的人们巧妙地玩弄着陈腐的思想堆砌成的话，利用这个时机悄悄地研究着对方的外貌、性格和举止态度。

彼尔缺乏进行上流社会谈话的技巧。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本身和他的事业上。日常的话题并不吸引他，因为他不知道任何新闻——不论是影剧界的，还是上流社会的；不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他甚至没有想方设法使谈话不致中断。如果说有几次他给妇女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那只是因为他以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她们大吃一惊，就象一只处于沉默的埋伏中的老虎向着大胆的自我表白的旷野作早有预谋的一跃。

在姑娘叽叽喳喳地谈个不停时，他在头脑里估量着萨洛蒙家的财富。他的目光悄悄地在客厅里溜来溜去，脑海里盘算着，

有朝一日所有这一切都将属于他，这一想法使他浑身舒畅。

幸而娜尼具有非凡的力量能够使谈话滔滔不绝地进行下去。她以无可指责的优美姿势坐在椅子边上，胳膊肘支在椅子的两侧，一只有缎子飘带的小小的丝绒暖手筒放在膝盖上。她那好看的红色小嘴一分钟也没有闭上过，两只眼睛则仔细地毫不羞涩地研究着彼尔，一英寸一英寸地，从鬈发研究到穿着粗皮皮鞋的脚。

萨洛蒙太太听着女儿说话，甚至感到不安起来。

“孩子，你大概忘记了还得去上音乐课吧？”

“啊，妈妈，对啦！”

娜尼跳了起来，向母亲瞟了一眼，然后含意深长地看着彼尔，活泼地走出了房间。

在她离去以后，彼尔感到若有所失。萨洛蒙太太开始仔细盘问彼尔的工作情况，但彼尔回答得很不得体，因为娜尼小姐已使他有些六神无主了。现在他甚至觉得，最初使他讨厌的她的步态——娜尼的脚步很重，又加走起路来两只大腿摇来晃去——正是她所以显得特别迷人的地方。他认为这个以美色诱惑男人的人所拥有的无意识的巧妙手段更进一步表明了她的女性特征。

但这时他蓦地又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她一定是从他背后的门里进来的。

“这是我的女儿雅柯芭，”萨洛蒙太太介绍说。

彼尔呆住了。他脑海里从没有闪现过这样的想法，萨洛蒙家除了伊凡和娜尼还有别的孩子。他悲哀地想到萨洛蒙家的几百万家财，他已暗地里把自己作为这些财产的独一无二的拥有者。“想不到他们家竟有一大堆孩子！”可怕的猜想刺痛了他的心。

雅柯芭看上去比她妹妹大几岁，身材也高一些，苗条一些，

但彼尔觉得她太瘦。一般说来，她酷肖她的哥哥伊凡，她也有一张表情明朗的犹太人的脸，苍白的肤色，鹰钩鼻，阔嘴巴和小小的下巴。

而且，雅柯芭除了外貌不讨彼尔喜欢外，她又十分傲慢，她在稍远处甚至没有张一下嘴来回答彼尔的问候。彼尔当即要回家了。

“这就是你们赞扬不止的自学成材的人吗？”雅柯芭好容易等到彼尔掩上身后的门，问道。“他的模样相当粗野。”

“是的，他没有受过真正的教育，”萨洛蒙太太同意说。“伊凡告诉过我，他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的。”

女儿耸了耸肩。

“啊，是这样……在这个国家里，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很穷，哪个天才不是在艰苦的条件下长大、成熟的？这种贫穷的烙印甚至使最优秀的人也会变得畸形，看看也使人讨厌。此外，他长得也不美，可是娜尼却把他描写成好象拜伦①第二。”

“至于美不美……至少他看上去很文雅。”

“单是眼睛就叫人受不了！我看他简直是个丑八怪，”女儿说完，把书啪的一声合上，在此以前她一直在翻阅一本书。“他留给我很不好的印象：完全象是一匹马，有一双玻璃样的眼睛，他的外貌多么凶暴；”稍稍沉默一下后，她又补充说，说话的语调表示出她似乎突然忆起了什么痛苦的事。

“大概有什么事使你生气吧？”

“我是在生气，我不明白，现在的男人怎么可以这样象强盗似的盯着妇女看，似乎在估量盘算，你身上有多少肉？”

---

① 英国大诗人。

“当然，他的教养不够，”萨洛蒙太太和解地说。“但是对于年轻人不能要求过高。”

“你总是这样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硬要我们去结识伊凡的那些不走运的天才朋友。事先就能知道，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你还记得斐季奥弗·任生的事吗？他光知道从我们家得到好处。父亲不止一次地把他从经济困境中搭救出来，可他现在却在所有的报纸上攻击犹太人。”

“孩子，我们最好不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基督教的血液在起作用。”突然从没有关严的门后面传来了说话声。舅舅那丑陋的脸面从狭门缝里探了进来。

“喔，原来是你，”萨洛蒙太太说。“进来呀，这里只有我们……但我似乎听见孩子们的声音。”

“你看整整一窝呢，”哥哥回答她说。接着，一群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眼珠乌黑的孩子涌了进来，年龄从四岁到十二岁不等，至少有五人，而且个个都长得十分结实、茁壮。要是彼尔此刻在这里，他简直会陷于绝望了。这时掀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哗声。一张张鲜红的小嘴同时张开，每个人都抢着说话。孩子们围住母亲，围住姐姐，围住舅舅，乌黑的眼珠燃烧着急切的愿望，要尽快把所有的新鲜事都讲出来。

喧哗声稍稍静息下来了，舅舅问道：

“是不是又得庆祝一番你们家来了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我刚刚在这里碰到一个年轻人，什么……什么先生……见鬼，他叫什么？很难记的名字，他出身小马驹[1]阶层，是吗？”

---

① 给神甫、牧师起的轻蔑的诨号。

“瞧，你也要来谈这个了！”萨洛蒙太太忍不住说。“我不愿再听他的事了。他是伊凡的朋友，你明白吗？今天他来拜访我们，明白了吗？就是这些……亨利，你在这里吃午饭好吗？”

“跟你们一起？……我的列阿妹妹，你对我说老实话，你有没有尝过洁净的[1]猪肉做的烤菜？”哥哥问她。象往常一样，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很难根据他的音调来猜测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正经话。

萨洛蒙太太只是哈哈大笑。

“我看你应该到厨房里去了。你现在别作声，我已听到萨洛蒙的脚步声了。”

* * *

彼尔看到百万富翁家的豪华而感到抑郁，又为作出的决定而情绪激动，他似乎昏昏沉沉地走到了自己家中。他有意挑选人迹稀少的街道走：他不想看见人。他终于不仅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瞄准了目标，而且找到了达到目标的手段。“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婿”这诱惑性的称呼在他面前打开了幸福的大门，把整个人类推倒在他的脚前。

有什么理由怀疑成功呢？回想起他所碰到的所有幸运的机遇，他不得不同意伊凡的话。有一次伊凡曾这样说：彼尔就象阿拉丁。这难道不是幸运之神使娜尼的哥哥首先在他的额上看到了神的字迹：“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

---

① 指犹太教教规不禁止的（食物）。

第七章

每天下午二点钟光景，在那些穿过绿荫如盖的林荫道，消失在交易所的拱顶下的人中间，很少有几个人能象那位个儿高大、脸色红润的先生那样得到穿着镶有金银边饰制服的看门人如此恭敬的接待。这位先生有着一头乌黑的鬈发，剃得精光的双重下巴，鲜红的嘴唇厚得出奇，还有最最平常的商人的连鬓胡子。当他走进房子，走进竖着根根圆柱的阴暗大厅，从人们身边经过时，就不止一个人注意到他。他的来到特别引起聚集在朝运河方向开的几扇窗户间的壁龛中那些谷物经纪人的注意，也引起到这里来寻找合适的货运、总是默默地坐在进门左首长凳上的船老板的注意。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不是别人，正是大批发商菲列普·萨洛蒙。他是"萨洛蒙父子商行"的主脑，哥本哈根人中的首富，据说他们家的财产超过七百万。

他在交易所里待的时间不长。办事员敲钟通知行市结束时，萨洛蒙一般已经回到办事处，处理他的业务去了。有的人以交易所代替俱乐部，早餐过后就在那里会见熟人，谈谈新闻，把最近上演的节目大骂一通。他不属于这种人，他很少涉足剧场，除非绝对需要，他不参加社交活动。他把自己的时间、整个身心平均分给商务和家庭两方面。他凭借清醒、灵敏的头脑做生意，而把充满爱抚和柔情的心献给家庭，同时必须指出，他从来"不会弄错号码"（这是爱说俏皮话的人说的，指的是萨洛蒙的办事处和

住宅在同一条街上)。

菲列普·萨洛蒙是过去极有声望的伊萨克·萨洛蒙(他用自己的名字给商行命名)的唯一后裔。伊萨克·萨洛蒙在很多方面是个独特的人物,他具有真正的做生意的才能:他最初是个没有一定住处的买卖人,最后实际上控制了丹麦的金融市场。人们开玩笑地管他叫"金犊"。"萨洛蒙犊"家应有尽有!三桅的海船有几十艘,工厂,西印度的种植场!他的智慧为丹麦商业在国外开发了许多经销市场。一八一九年开始排挤犹太人时,他遭受哥本哈根平民的压制比其他人厉害。

是他,在当时买下了赫赫有名的"官邸",并把它布置得象神话里那样豪华。他既不顾贵族的愤慨,也不顾怀着妒意的讽刺,不怕和贵族的中坚分子的生活方式比高下。他坐着用四匹纯种的大走马拉的轿式马车招摇过市。逢到特别隆重的场合,还带上两个穿着镶有金银边饰制服的仆役站立在马车后的脚凳上。他自称是科学的保护者,拿出许多钱来做好事。对于艺术家和音乐家,他家的大门总是好客地为他们敞开,虽然他自己是个背有点驼的恶病体质的人,由于自己的努力,他学得了一些知识,但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而他的妻子,据说是他用几百个塔列尔①,从日德兰半岛小村里一个贫穷的犹太寡妇那里买来的,当时他没有一定住处,在各地游荡,有一天曾在她家宿过夜。

从伊萨克·萨洛蒙时代起,他家藏书室里就留下了最富丽的东方武器。许许多多珍贵的小玩意儿从这时候起就充斥在萨洛蒙的家中。那些光怪陆离、浮华炫目的陈列品是他的轮船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儿子把这些陈列品完整地保存起来,几乎不准别

① 见本书第30页注。

人碰一碰。这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欣赏爱好，不如说是出于子辈对父辈遗物的尊敬。

一般说来，菲列普·萨洛蒙从父亲那儿只继承了他的事业心和勤劳的天性。也许在父亲年轻时喜欢漫游四方和儿子对大自然的热爱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夏天，菲列普·萨洛蒙到乡间别墅去要比交易所的其他生意人早，逗留的时间也比他们长；而在其余的时间，每逢星期天，只要天气好，他就一早带着全家到城郊去。逢到这种时候，他往往亲自驾驭马车，妻子坐在他旁边，他们背后的敞篷马车里，则有自己家和别人家的整整一群小孩子在嬉闹。马车驶离城市十多公里后，到城郊的某个小饭馆附近，或者就在森林里，他们开始作第一次休息。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坐在装食物的篮子旁边，几个大的，则跟着父亲，前去侦察。把宽檐帽推到后脑上，把上衣搭在胳膊上，这个威严的交易所之王愉快地大踏步走在一大群嬉嬉闹闹的鹰钩鼻的孩子前面。孩子们在他周围手舞足蹈，扭扭打打，欢快地吹起口哨来，总之，象城市的孩子，特别是犹太人的孩子能够做到的那样尽情欢乐。

一路上所碰到的每一个小山丘，他们都爬登上去。萨洛蒙则每碰到一个农民都要和他攀谈，见到每个牧童都毫无例外地给一个马克。但萨洛蒙最最喜欢的是采摘鲜花。当他把一大束鲜花送给妻子，妻子感谢地接过他的花，含着微笑伸出左手让他亲吻时，他尤其感到高兴。

萨洛蒙太太就是五十年代初期鼎鼎大名的列阿·杰利弗特，或者叫列阿·莫里茨（这个姓氏她用了并不很久），她的东方型的美貌使开设在锡耳克加德街上的小布店在当时追求时髦的人中间享有很大的声誉，使其中大部分人神魂颠倒。列阿太太的

哥哥亨利舅舅发誓赌咒地说，城郊的精神病院——圣保罗医院就是由于列阿的缘故设立的。布店为列阿的父母（德国移民）所开设，列阿的童年就是在德国度过的。十八岁时，她嫁给了她狂热地爱着的表哥马尔古斯·莫里茨，一个生肺病的穷学者，婚后她生下了伊凡和雅柯芭。雅柯芭出生时，她父亲已经去世了。于是列阿回到父母家里。她父母也是表兄妹联姻，尽管家境贫困，但属于犹太人的名门望族，她父母以此为荣。列阿守了几年寡后就跟菲列普·萨洛蒙订婚了。列阿的父母认为这是有损身份的婚姻。未婚夫的几百万家财部分地迫使两位老人迁就菲列普的父亲从前曾经背着篓筐走巷过街地做买卖的状况。对寡妇来说，萨洛蒙家的财产，以及为孩子的前途担忧，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她这样对自己说："第一次我完全听命于心的指示，现在应该听从理智了。"但是她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她的心无限宽广，她给予理智应有的地位，她的心却没有死，她的心只是由于宽厚而作出了牺牲。不管怎样，菲列普·萨洛蒙虽然在结婚那天发现夫人对他缺乏热烈的爱情，但是他的这种缺憾后来却得到足够的补偿。

他们相处得十分和睦，一起幸福地过了二十年。以前有人说，列阿太太的脸蛋是全哥本哈根最标致的，她的身材是全丹麦最苗条的，她的手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在这二十年里，她有点发胖了，但在外貌上还完全保留着那一般称之为"血统"的东西，行家一看就能认辨出来。头部的外形，在隆起的鼻子的线条中，在双重下巴里，而主要的是在头部的姿势上，有一种异常端庄的气派，很象罗马女王的半身雕像。在乌黑的浓发中，一绺绺鬈发垂到耳边，很少能看到几根银丝；脸色白里透红，皮肤光洁，牙齿象年轻时那么完美无缺，深棕色的大眼睛依然是那么光采照人。菲

列普·萨洛蒙直到现在还炽烈地热爱着妻子，有时忘乎所以，甚至会在客厅中央，就以他那象黑人似的厚嘴唇深情地去吻她的手或面颊，使妻子不得不以目光来提醒他孩子们在场。

萨洛蒙太太只有一点感到遗憾，而且这种遗憾正在逐年增加。自从遥远的少女时代她经常客居在德国的亲戚家的时候起，直到她第一次结婚，国外的阔绰的生活在萨洛蒙太太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丰富的印象，以致直到现在她无法使自己在哥本哈根感到象在家里一样。除了对丈夫，她对任何人都不敢承认这一点，但是对那个她认为是自己真正的祖国的怀念，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她。每年她都要到德国去探望亲戚，过上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每逢她想对自己说的话特别加重分量时，就在话中插进德语。

由于她的坚持，伊凡和雅柯芭主要的教育是在国外完成的。因为她“没有理由”（列阿太太是这么说的，当时她还不能用丹麦语来正确表达她的意思）让她的孩子在“外省的小城里”（她指的是哥本哈根）“变得粗俗起来”。至于雅柯芭，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雅柯芭一直被认为是个难管教的孩子。她十分敏感，对于任何有辱她的民族尊严的暗示过分容易觉察，除此以外，她体质很弱，消瘦，因此她的童年是在不断受折磨中度过的。有时她从学校里回来，脸色苍白得象个死人似的，只是因为路上有个男孩子在她后面叫她“丑犹太人”；有时她伤心得病倒了，只是因为她那蓝眼睛的女伴以最使人难受的方式拒绝了她的友谊，而雅柯芭怀着满腔热情寻求了解和同情时，曾不顾一连串的痛苦失望，一再提供了这样的友谊。她继承了母亲的丰富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天性，却没有继承母亲那令人喜爱的个性，稳健的性格，也没有继承她母亲不论对待上流社会的偏见或者平民的粗野所持的

宽厚态度和机智的笑容。

而主要的是：雅柯芭没有继承母亲那古典式的美。雅柯芭在少女时期，长得简直难看极了，消瘦、苍白，脸盘粗大，线条不柔和，一点也没有青春和高贵门第的魅力，而很多年轻人在进入少女期的过渡年龄时正是以这种魅力来补偿各部分难看的、不匀称的体态的。当然，她大概不会对任何人变得可爱一些，因为只要有可能，她总是企图压倒她的女友，为她所忍受的侮辱向她们报复。她的记忆力很强，埋头苦干的耐心十分惊人，在回答功课时，她显露出这种年纪的人很少有的不平凡的知识。她悲愤交加，刻苦努力，并用别的方法逗引女伴的嫉妒：她常常把一袋袋最昂贵的糖果带到学校里来，借此获得短暂的胜利。

她和教师以及同班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以致女校长不得不建议家长让她离开学校，因此雅柯芭是在瑞士的寄宿中学完成学业的。

雅柯芭在瑞士寄宿学校求学的同时，伊凡在德国商业学院求学，这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在对德战争失败以后，民族感情变得病态地敏锐起来。由于这个原因，萨洛蒙夫妇决定不再把几个幼小的孩子送到国外去了。

按年龄来说，雅柯芭后面是娜尼，她是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孩子。还在婴儿时期，她那强壮的身体和令人羡慕的圆圆的脸蛋就很逗人喜爱。大家都一心扑在她的身上，大家都象喜欢一只可爱的小猫咪那样喜欢她。除了过分希望得到每个人的喜欢，还加上某种程度的娇气以外，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大的害处。父亲称她是“模范儿童”，因为她从来都很平静，从来不生病，甚至从来不知道啥叫牙痛。但也正是她，给萨洛蒙夫妇的家庭带来极大的骚乱，因为她常常失踪，总是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在外面度过一

天的大部分时间。她的声音响得整幢房子都听得见，一天之中有靠十次大声宣布她的到来。夜晚，如果从姑娘们的卧室里传来笑声、尖叫声或者笨重的脚步声，大家就知道准是娜尼洗完了澡，此刻穿着白色的睡衣，披着长头发，在姐妹们面前跳意大利民间的塔兰台拉舞。

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每天到这幢房子里来的还有一个不安分的人，这就是亨利舅舅，列阿太太的哥哥。这个个子矮小的人，他的容貌和他妹妹的姿色差距之大，令人惊奇。他在其他各方面也十分明显地证明这样的情况：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遗传的特征分配得多么不均。杰利弗特是个老单身汉，不知为什么他称自己是"经理"。年轻时，他"轻率地"花掉了交给他的一大笔款项，后来在美国过了好几年，再后来（如果他的话是可信的）又到印度和中国作为英国商行的经纪人在那里活动。后来他积攒了一笔钱回到了祖国。尽管他已年纪不轻，却兴致勃勃地尽情作乐，一点也不抱怨这种生活的单调乏味。对于他的流浪生活和旅途的印象，正如他的经济状况一样，他总是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使人感到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没有说出来。即使单独跟最亲近的亲属在一起，他也装得腰缠万贯，而且仍是英中轮船公司的老板和经理。他租了一套很普通的、包括三间房的公寓，在不是直接满足生活需要的方面，他用钱很有节制。他在自己身上却很舍得花钱：他穿得很时髦，象个年轻的讲究衣着的人，每天上理发店去把那几根残留的黑发稍微卷一卷，吹一吹，逢到喜庆宴会，则在领带上佩上一枚钻石别针，按照他的说法，看到这种钻石，"任何一个女王都会同意把自己的爱赐给他"。几个外甥女想嘲笑舅舅，都说钻石是假的。有一次，他竟勃然大怒离开了萨洛蒙家，整整一个星期不照面，只因为妹夫和妹妹也表

示怀疑钻石的纯度。

亨利舅舅未必能称作一个平易可亲的人，但他的恶作剧却常常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无意识的幽默。

他在妹妹家中起着看家狗的不光彩的角色。他担任这个角色完全自觉自愿。如果有客人不巧招致他发火时，他会幸灾乐祸地咬客人的腿，这首先是指凭他的观察他认为想来觊觎丰厚的嫁奁的人。他这样做是出于一个驱散不掉的念头，似乎除了他，没有谁会来保护姑娘们，没有谁会给她们善意的劝告。不过亨利舅舅之所以如此警惕地保护受到觊觎者包围的外甥女们，还有着别的用意。在他吹牛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思想，他，亨利·杰利弗特，使自己美好的声誉蒙受了耻辱，如今只有起先导者的作用——阻止外甥女匆匆忙忙嫁给随便什么男人，帮助她们选择一宗最幸福的婚姻，才是补偿他的不轨行为的最正确的途径。

多年以来，萨洛蒙家几乎不和任何人往来。信教的犹太人不光顾这个不信教的家庭，这家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隐瞒自己不信教，在这方面，列阿太太比她的丈夫更坦率，而上流社会的生活也并不使萨洛蒙夫妇向往，因此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每月二次请客人到家里来，一些亲近的朋友则知道任何时候上他们家去都受欢迎。

但是，伊凡从德国回来了，娜尼长大成人了，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固然，伊凡无法把老家完全改变成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公爵的府邸，但年轻一代的最著名的代表，其中有作家和艺术家，开始出入萨洛蒙家了。

雅柯芭仍象过去那样，几乎整年住在国外。她把瑞士古老的寄宿学校作为她的第二个家。她想在这里，在崇山峻岭间，养好一年年越来越衰弱的身体。虽然夏天她是和双亲一起在别墅里

度过的，但初寒一露头，社交季节即将开始，她就立刻销声匿迹了。雅柯芭十九岁那年，当她去寄宿学校刚一个月，萨洛蒙夫妇突然接到她写得语无伦次的来信，信中好象顺便提到，她准备回到家里来，永不返校了。过了几天，又来一封信，告诉家里她很快就要回家。接着来了电报，她已在归途中了。电报通知明天她就可以抵达哥本哈根。

虽然双亲对于她的这种匆匆忙忙作出决定的做法，早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却连他们也不安起来，隐隐约约猜测到雅柯芭一定有十分重要的原因才急急忙忙离开寄宿学校。列阿太太对丈夫说出自己的猜测，她认为这里大概牵涉到男人的问题。今年夏天雅柯芭曾热情奔放地谈到德国南方的一个律师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这个律师就是寄宿学校女校长的侄子，他曾好几次到寄宿学校来探望他的姑妈。列阿太太熟知女儿的性格，这种性格已经多次导致女儿大失所望。确实，女儿一回来，立刻就可以看出女儿的心都碎了。但是由于女儿自己不愿意向父母透露是怎么一回事，只说在新的寄宿生中间，她感到孤独，因此她想回家，于是谁也没有再去盘问她。母亲自然更不会去追问，因为正是她自己一直要求别人尊重心里的秘密。例如在多年的共同生活里，她始终没有告诉过丈夫，为什么她从来不让他吻她的右手，只说她曾在青年时代向她所爱的那个人，在他们两人认为神圣的时刻，起过誓。

雅柯芭住在家里已经四个年头了。她已满二十三岁，但还没有和人订婚。在这一个时期，追求她的人不少，其中还有很出色的人。雅柯芭除了有些病容外，渐渐地变得几乎很秀丽了。雅柯芭非常优雅的外貌特别吸引着中年男子。有些人甚至认为她的外貌比娜尼那鲜艳然而平庸的美色更可爱。她那苍白的脸上长

着一个鹰钩鼻，下巴较短，由于这些特征，崇拜她的人把雅柯芭比作鹰，而好嘲笑的人则把她比作灰鹦鹉，——她那对又黑又大的眼睛，有着蓝色的有时甚至是深蓝色的眼白。鼻子在这张脸上显得很大，嘴很阔，嘴唇薄薄的；但她的眼神却使你不能忘怀，既高傲，又怯生生的，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猜测出她的孤独感和深邃的思想。她比几个妹妹长得高，有一双细长、匀称的腿，步态却是少有的轻巧快捷、悄没声儿的。那些有幸看到她的笑容的人说，她有一副特别秀美的牙齿。总之，在她那神经质的容貌上，在她灵活而又瘦削的身体中隐藏着一股独特的精神魅力，这种魅力是脆弱的妇女所经受的痛苦和悲哀所赋予的。

每一个谈论她的人，总是先谈到她的内心世界。大家称赞她的智慧、她的坚强的意志和多方面的学识。她过着孤独的生活，把全部的爱都寄托在书籍上，研究近代和古代语言、文学、历史，而且迫不及待地涉猎各种新的领域，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

萨洛蒙太太说，雅柯芭酷肖她的父亲。

在彼尔第一次去萨洛蒙家作客之前的那段时期，青年人和中年男子形成了一个经常出入萨洛蒙家的圈子，大多数人是由于娜尼才来的。这倒并不单是因为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她最美丽，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娜尼是萨洛蒙的亲女儿，似乎将来能继承极大部分的遗产，虽然萨洛蒙早已把雅柯芭和伊凡当作自己的子女了。另外还因为雅柯芭不是那种可以用轻率的献殷勤的手段就能够接近的人。她很少在大庭广众之间露面，把天生的羞怯隐藏在侮辱性的冷峻底下。

在彼尔第一次参加的极小范围的家庭便宴上，除了几个中年银行家，还有诗人保罗·贝格尔、骑兵军官汉森·伊维尔逊、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和新闻记者杜林。除了贝格尔，这些人彼尔过

去从来没有碰见过，而且连贝格尔也有些认不得了。这个狂热的反抗上帝的斗士和纳旦的最忠实的追随者把他的梅菲斯托菲尔式的胡子变成宽而密的大胡子，使脸上有了新的表情。现在他更象通常所想象的耶稣受难时的形象了。一个在座的人秘密地告诉彼尔说，贝格尔一心盼望的就是这种相似。还是从这个人口中彼尔得知，出于朋友们的极大惊奇，贝格尔在不久以前出版了几本宗教诗，他想因此一箭双雕——既得到娜尼的青睐，又登上丹麦的诗坛。

副博士巴林格也属于文学界人士，彼尔就是从他那儿获得上述珍贵的消息的，但他不是诗人，他是文学研究家。他是个瘦得象肠虫那样的高个子青年，蓄着狮鬣样的长发，脸面扁平而无表情，象个薄饼似的。热心地信奉起宗教来的诗人贝格尔从他方面来说，也不会忘记在僻静的角落里告诉彼尔，巴林格是个没有前途的傻瓜，此人过去对纳旦博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却也想成为伟大真理的第一个发现者和天才，但他目前除了得了胃黏膜炎外，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得到。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巴林格博览群书，读破万卷书，肚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引文，你只要一同他接触，从他嘴里就立刻散发出别人的智慧，总之，他是书虫家族的理想的代表，它们象蚂蟥那样吸住了书籍，从其中吮吸充满生命力的、温暖的鲜血，而自己却是冷冰冰的，滑溜溜的。一年前，巴林格出版了一本论述古希腊罗马悲剧的书籍，由于出版界热情地欢迎这本书，于是伊凡便千方百计把巴林格请到自己家里来。

彼尔一直不无激动地期待着跟他的竞争对手见面，现在完全安下心来了。连骑兵军官汉森·伊维尔逊也吓不倒他，虽然这位军官是个旗鼓相当的竞争者，在他黝黑的脸上，有着一对勇猛

无畏的蓝眼睛和淡黄色的小胡子。

至于新闻记者杜林，彼尔根本就怀疑他是否属于竞争对手之列。根据杜林随随便便地和妇女们谈话的态度看来，他大概不是。伊凡出于某种使人无法理解的想法，尽量使彼尔和杜林待在一起。杜林一到，伊凡立刻介绍他们两人相识，在席间又竭力把他们吸引到共同的话题上来，还怂恿彼尔谈谈自己的计划。

但彼尔毫无兴趣去谈这种严肃的话题。娜尼完全把他迷住了。她穿着袒胸露背的富丽雅绸的连衣裙，黑色的秀发上插了几朵红玫瑰，着实迷人。他万分荣幸地把她送到桌边，这种荣幸跟十分讲究的饮食以及他很少见的餐桌上的奢华摆设所引起的愉快情绪结合在一起，冲击着他的头脑，使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在吸烟室里，给男人们上了咖啡和烈性甜酒。亨利舅舅带着魔鬼般的阴险一直给彼尔斟满酒杯，喝得彼尔几乎要出丑。彼尔亲切地拍拍主人的肩膀，高声称赞他的葡萄酒和佳肴，后来又用热情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女士们的美貌。上了年纪的客人们紧紧围住这个显然是第一次参加体面的社交活动的青年人，来拿他取乐。

萨洛蒙太太和雅柯芭这时正在跟一个中年的淡黄头发的先生谈话。他不抽烟，所以仍留在客厅里。这位先生叫埃别尔特，是工厂的大老板，又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所谓"欧罗巴"小组的成员。埃别尔特作为一个观点全面、学识出众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在亲朋好友中间，他被看作是雅柯芭未来的丈夫。他已经并不年轻，已过了四十岁，妻子死了，有两个孩子。大家都知道他对雅柯芭的爱情。这点他既不对岳父母隐瞒，也不对雅柯芭本人隐瞒。父母对这门婚事是满意的。因为埃别尔特是萨洛蒙家可靠的朋友，何况这个人很有钱，可以不用担心他会觊觎嫁奁。一般说来，萨洛蒙夫妇有着许多理由要让雅柯

芭早些出嫁，因为家庭医生（一个犹太教授）的话在他们的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医生曾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女儿可不是那种可以长期留在家里的老姑娘。"

任何新的客人，特别是青年男子，一出现在萨洛蒙家，立刻会引起这个上了年纪的未婚夫理所当然的担心。埃别尔特马上谈起了彼尔，他很关心这个席终时大声说话的年轻人是何许人。

"这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伊凡的朋友，"萨洛蒙太太回答，好象是为这位客人向埃别尔特致歉似的。

"啊，锡杰尼乌斯，对，对！请问，他是不是那个……"埃别尔特先生意味深长地转动着按在脑门上的一个手指。

"不，不见得，"列阿太太微笑着说。"不过，他确实是个不安分的人。"

"那当然，这是遗传基因的关系。"

雅柯芭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她正在翻阅着书，似乎根本没有去听他们的谈话。

"不，他是牧师的儿子。"她说。

"那又怎么样呢？他家想必世世代代都是神职人员，"工厂老板没有屈服，"正因为这样，家族系谱表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不良的苗子。我记得我的舅舅，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地主，告诉过我文秀谢列村一个牧师的情况，现在他大概已经死了，当时大家都直呼他为'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必须说明，这样的称呼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相信舅舅的话（他的话远不是都可以相信的），这个锡杰尼乌斯是个真正的暴徒，他常常卷入任何形式的打架格斗。除了其他一些传说之外，舅舅还告诉过我一个教堂的下级职员的故事：有一次，'鬼附体的锡杰尼乌斯'醉醺醺地脱下那个人的裤子，请恕我说得粗俗，并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当着教区

教民的面，打了这个可怜的人三记屁股，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这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训导法，是吗？但是我们可敬的锡杰尼乌斯因此离开了他的崇高的职位，被囚禁在他应该去的地方。”

萨洛蒙太太带着微笑听着他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雅柯芭不知怎的沉着脸，皱紧了眉头。但是正是她那蔑视的表情促使平日不爱说话的工厂老板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同时激励他把故事稍稍渲染了一下，使故事变得格外吓人。

从吸烟室又传来彼尔响亮的说话声。雅柯芭浑身颤栗，这声音使她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她又埋头于书本。不愉快的回忆向她涌来。

事情发生在四年以前，在柏林的火车站上，她最后一次到瑞士寄宿学校去——这以后不久，她突然回到家里来了，吓得亲人们手足无措。在这里，在柏林，她要和一个从布雷斯拉维尔来的女伴会面，然后一起继续前进。她心里很不平静，她知道过几天她又能看到她心爱的年轻的律师了，当时她觉得他也爱着她，因此她在家里坐立不安，比平常早几天就离开了家……走进火车站的拱门，她看到不远处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被一伙游手好闲的人团团围住，两个警察不让好事之徒走得过分近。根据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南方人的脸型，她得出结论，这大概是一群根据当局的命令被逐出首都的流浪的茨冈人。她担心在她惊慌不安的心里留下过分强烈的印象，就来到站台的另一头，以便进入候车室去。路上她碰到两个铁路工作人员抬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疲惫不堪的老人，身上盖着一件大衣，一双失明的、患热病的眼睛直望着前面。惊恐万状的雅柯芭问其中一个铁路工作人员，候车室在什么地方，但这个人粗野地咧嘴大笑，而且说，既然她生着这么一只鼻子，最好用鼻子来闻。没等到听完他的话，

她就背转身去，急速向前走了。在有警察守卫着的敞开的大门里，好奇的人们挤成了一团。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竭力朝里面张望。雅柯芭好不容易挤过人群，蓦地看到一副景象，使她顿时呆住了。

那边，在半暗不明的大厅里，那些来历不明、衣衫褴褛的人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着，就象在月台上看到的一样，共有几百人之多，有男的，女的，小孩子，胡子灰白的老人和吃奶的婴儿。有些人脱去一部分衣服，有些人手上和头上缠着变硬了的绷带，血透过绷带渗出来。他们全都脸色苍白，浑身污垢，瘦骨嶙峋，十分可怕，似乎他们已接连好几天不得不在烈日的暴晒下吞咽路上的尘埃。雅柯芭立刻注意到，这个色彩缤纷（如果不包括妇女的千篇一律的白色头巾的话）的人群按家庭分成一些独立的小组——每个家庭都有家长，家长大部分是黑眼睛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长衣，系着宽腰带。男人们拄着手杖，宽腰带上系着杯子，有些男人除了这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另外一些人则带上一些烧饭用的家什。有的地方小孩子们看守着装着什物的包裹，看来，一家一户的全部财物全都装在里面了。

雅柯芭最初根本什么也不明白，后来她的心突然揪紧了：在昏暗不明的大厅里，她认出几个系着白腰带、明显是犹太人的男子和几个妇女。这些男人和妇女在给坐在地上的人分衣服和食品。这时雅柯芭才猜到是怎么回事。一阵头晕使她几乎昏倒在地。她明白了这又是一批从俄国被赶出来的犹太人。最近半年来，他们被驱赶出来经过德国到大洋彼岸去。整个夏天她读到关于受尽折磨的难民的消息。这些难民受尽国内无知平民在当局的纵容或者直接支持下对他们进行的疯狂迫害。她还读到，在俄国每到夜里就焚烧犹太人的房子，把他们的东西抢光，污辱犹太

妇女，用石子砸打老年人，把婴儿杀死。排水渠里流出的不是水，竟是人的血。她一天天读着这些消息，尽量安慰自己，认为这是渲染过分的谣传，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时代是不可能这样残忍地镇压和平、勤劳的人民的。

“让开！”从她背后传来声音。

这是两个抬担架的人在吆喝。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一条通道穿过大厅，以便再去抬一个病人——很多病人中的一个。在他们后面的大门口，出现了两个警察。警察面对这种悲惨的场面，带着职业性的心安理得的神情看了好几分钟，然后把军刀弄得叮当作响，扬长而去。

雅柯芭再也不忍看下去了，她眼前金星直冒。她气喘吁吁地跑进头等车厢的候车室。这里的窗子都朝向广场。下面人群在喧嚷嬉笑。有轨电车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狗儿看到太阳出来了，欢乐地跑来跑去。雅柯芭抓住窗台，才没有跌倒……她只是这样在想，这不是做梦！这是现实！这种可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竟是在全体欧洲人众目睽睽之下干出来的，竟然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来痛斥他们。教堂鸣钟祈求和平降临大地，牧师们站在读经台上宣扬神赐的信仰和对亲人的爱。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在那里，爱看热闹的人们怀着冷漠的好奇心，甚至幸灾乐祸地目睹着这些不幸的流浪者被当局在基督的仁慈的名义下，象驱赶鼠疫患者那样，从欧洲的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去迎接痛苦和死亡。

雅柯芭打了个寒战。那两个警察——地道的普鲁士人——是两个有着公牛般后脑壳的中尉，佩着长长的军刀，魁梧的肩膀上别着带穗的银肩章，从容不迫地大踏步走过广场。雅柯芭双手攥成拳头。在她看来，法律的守卫者职业性的无动于衷和傲慢的

面部表情，是这种渗透了假仁假义的基督教国家的毫无人性的过分自信的象征。当她只离开他们两步路时，她庆幸身边没有带武器，为此而感谢造化。现在她明白，要是她带了武器，她会按捺不住而就地结果他们性命的。

接着而来的是失恋。但是如果没有在柏林火车站上看到这可怕的景象，失恋也不会带给她那么强烈的痛苦。新的打击使她想起了不久前受到的屈辱，新的悲痛和旧的创伤混合在一起，控制了她整个儿心灵。

在那些日子里，她下定决心，永远不把自己的命运和男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不愿意嫁给犹太人，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遭受那种她由于自己不幸的出身而不得不忍受的低人一等的屈辱。但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妻子，看来会更其可怕。她恨透了基督教教会，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总是冷漠地指出，她的亲人必遭死亡。基督教教徒的血统引起她极度的恐怖，它本身就可怕得象是一种凶恶的威胁。一看到象彼尔那样的敦实的蓝眼睛的营养充足的北方人，她立刻会想起那些洋洋得意地观察世界的宽肩膀的警察。当她一想起这些，就把拳头攥紧，渴望杀人。

总之，她感觉到接近衰老了。她早已成年：十一二岁时就成年了。十三岁时她已经尝到了初恋的滋味，那次恋爱是深刻的，也是不幸的。她因此决定，现在该让心儿安定下来了。

至于她的忠实的朋友埃别尔特在爱她，如果她成为他的妻子，他将会感到幸福，这一点雅柯芭当然知道。和埃别尔特谈话使她感到十分愉快。虽然性格迥然不同，但他们有着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政治方面和文学方面的，而主要的是对于丹麦以

及在整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所产生的深沉的悲观主义的看法，使他们接近起来。实际上她甚至喜欢埃别尔特。这个个子不高的安静的人，浅色的头发梳得溜光，蓄着宽而稀的胡子，使她产生令人快慰的印象，不会唤起她对那宽肩膀的粗暴势力的回忆——这种回忆使雅柯芭摈弃了其他许多强有力的男性代表。但是埃别尔特作为一个男性，丝毫也没有使她产生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偶尔当她听到埃别尔特跟别人谈起他的两个过早失去母爱的孩子时，她的心会颤栗揪紧，脸上会泛起红晕，甚至有时会完全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吸引：去当这个孤独的人的孩子们的母亲，去占领为她准备好的世界上的位置，履行自己的天职。

一天傍晚，亨利舅舅摊开手脚，舒适地坐在藏书室里一张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抽着饭后的雪茄烟——一种有着甜得腻人的味儿的普通的马尼拉烟。但是，这种清静他没有享受多久：伊凡走进藏书室，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舅舅，我有件事麻烦你。”

“你来得不是时候，你知道吃得饱饱的，谈起来多吃力。”

“即使照你的话去做，不在吃饱饭以后找你，你反正也不愿意谈的，这样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找你才合适了。”

“你在我睡觉时找我最合适，好，你说吧！”

“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你知道我基本上对谁也不愿帮忙，让我们谈些别的事吧。”

“好，就把这件事称为一桩交易吧，或者随你怎么称呼都行，”伊凡说，接着把一只脚垫在身子底下，坐成他喜爱的姿势。“我十分关心一个青年人……这是个……”

“谈到正题上来了……关系到一个新的天才……继续说下

去吧！”

“这一次我不会错的，相信我吧。这是个真正有才气的人，你知道他在自己的领域里完成了划时代的杰作，但暂时他不名一文。”

“不名一文，啊，对啦，我忘记说了，这是天才必然具有的特征。”

“你自己也明白，在我们的国家里，他没有发展的前途。一切有卓越才能的人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但我并不为他担心。这样的人会脱颖而出的，你放心好了。我已经和杜林谈起过他的事，杜林答应我一有机会就找他谈谈，并写一篇文章，报道他所从事的伟大发明。”

“简单地说，你是指那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吧，他昨天晚上在这儿闹嚷嚷的，喔，他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名字……叫什么？”

“锡杰尼乌斯。”

“对了，你想想，一个人一辈子都得用这样的姓氏，这是多么不幸！”

“就是呀，他打算离开这里，到国外去学习。”

“这么说来，他有钱了？”

“根本不是，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我想资助他一些钱作盘费。据我所知，他自己没有钱，但他是个十分高傲的人，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拘谨得近乎病态，他会拒绝的……我确信他一定会拒绝，如果我毫不拘礼地提供他一笔他所需要的钱；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你的钱就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真是胡扯！舅舅，对这样的人必须帮助，请你想想办法吧。”

“叫我想办法，你怎么，疯了吗？”

“是的，得由你来想办法。我想利用你打掩护。我知道只要我真心诚意求你，你大概不会拒绝吧？一定要把钱给他而不损伤他的自尊心……要隐姓埋名，只能隐姓埋名，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你可以这样说，有些朋友和尊敬他的人想在他出国前对他表示关怀……也可以建议暂借给他一些钱或者采用别的什么方法，总之，你想到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亨利舅舅扬起浓密的眉毛，沉思起来。只要不用他花费什么，他永远乐于当恩人。而且彼尔确实也合他的心意。他认为彼尔是所有追求娜尼的人中唯一可以经过努力奋斗而有所作为，可以和他的外甥女结成美满姻缘的人。

“那你打算给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多少钱呢？”

“他需要多少就给多少。我想大概五六百吧。再多些也无妨。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可以用他的名义在格里兹曼那里开个帐户，他可以通过格里兹曼从我这里支钱。”

“亲爱的外甥，你疯了不成？我可以和你的父母亲以及你全家直接把你送到疯人院里去。”

“你们有没有火？”从客厅里传来声音，接着，娜尼出现在门口。她两拳顶住腰部，探身向前，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

舅舅皱紧了眉头。

“你又在吸烟了……我对你说过多少次，这种烟有一种讨厌、难闻、使人无法容忍的味道。”

“好舅舅，你心里不高兴，是吗？多可惜，我真想好好跟你谈谈呢！”

“你也要找我谈？……好，谈吧，反正我今天不用想休息

了。”

“我现在就得把你痛骂一顿，舅舅。”

“骂就骂吧，越快越好。”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有点分寸，别在主要街道上有体面人的时候，把你的那几位女朋友带到那边去闲逛。至少，你得照顾一下你的亲人的面子，找个漂亮点的女朋友，而不是那种骇人的丑八怪，我已经接连两天碰到你和她在一起了。我简直为你，为你的欣赏力感到害臊。”

说这些话时，她站到舅舅身后，把胳膊肘支在沙发背上，一面朝他的后脑壳吐出雪茄烟的烟雾来。尽管娜尼的话使亨利舅舅十分冒火，但他没有动弹一下，还是半闭着眼睛，逍遥自在地闻着她呼出的温暖的气息。

“娜尼，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一个年轻的姑娘说出这样恶劣的话来，简直使人愤慨，使人无法忍受。至于谈到那位年轻的女士，她……”

“哪一位女士？”

“就是你看到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顺便说说……你知道，她是我的房东太太的女儿，她是很有教养的，是极其正派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年轻的女人。我指的是那个帽子上佩红花，双颊搽胭脂的年老的丑八怪，我再说一遍，舅舅，我为你感到害臊，害臊！”

“姑娘，我说你没有资格来评论什么害臊不害臊。你最好看看自己，你无耻地卖弄风情，把一些什么样的人引诱到家里来了！锡—杰—尼—乌—斯先生！一个乡下佬！他受的教育只止于不要用两个手指擤鼻涕。面孔长得多难看！他的母亲一定是个无耻的女人，他的父亲是傻瓜先生。”

“我觉得他长得挺不错。”

“啊，亏你说得出，长得挺不错！”舅舅揶揄地说。“娜尼，你要记住，要是你嫁给一个基督教徒，而且是个非贵族出身的基督教徒，那么……”

“‘那么’怎样呢，舅舅？”

亨利舅舅装出可怕的眼神，同时一字一顿地慢慢回答说：

“那么，在我死后，你就不能得到我的钻石佩针。”

“哪里轮得到我呢！你不是答应留给雅柯芭的吗？同时还答应给罗扎莉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答应给伊凡。”

亨利舅舅气得从安乐椅上跳起来，跑出藏书室，一面跑，一面大声喊道：

“我要把所有的人都送进疯人院，把全家都送去！我再也不进这个门来了。看着你们，我自己也要发疯了，我真受够了……”

伊凡和娜尼困惑不解地面面相觑。象往常一样，他们弄不明白，舅舅这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

门口出现了雅柯芭。

“你们对舅舅说了些什么呀？他简直气昏了。”

“没说什么，”伊凡回答说。“你知道他看不惯我的那些朋友。这一次他为锡杰尼乌斯火冒三丈，就是这么回事。我只是告诉他锡杰尼乌斯打算出国去，为这件事想请他帮个忙，此外没有别的事。”

“锡杰尼乌斯先生真的要走吗？”娜尼问道。她的音调使雅柯芭好奇地瞧了一下妹妹。

“是的，他打算走。”

娜尼没有再问什么。她思绪纷乱地走出了房间，一面把那支

没有吸完的雪茄烟扔在台子上的烟灰缸里。

“我担心娜尼真的看中了这个锡杰尼乌斯，”傍晚，雅柯芭和母亲坐在客厅里，身旁点着一盏煤油灯，雅柯芭这样对她母亲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列阿太太甚至有些不高兴地说，似乎这种想法已使她本人也暗暗地感到不安。“锡杰尼乌斯先生是个十分浮躁轻率的人，而娜尼的头脑却十分健全，此外，他正打算出国去，他一出国，我们的交往就此结束了，但愿如此。”

“我看他并不急于出国，”沉默了一阵后，雅柯芭回答说。她坐在长沙发的角落里，挨着母亲，阴郁地沉思着，眼睛望着前面。

“孩子，你这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啊，妈妈，我又不是瞎子！我一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我们家里，立刻猜出，他是为谁而来的。他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伊凡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人可指责的地方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他有个性。”

萨洛蒙太太笑了笑。

“我看得出，你开始能容忍他了，是吗？”

“根本不是。我没有开始容忍他，而且永远不会。我根本不喜欢他。我只是认为，他是个还没有定型的人。谁知道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有朝一日他真的会成为娜尼的合适的丈夫。对于我来说，宁愿有一个象锡杰尼乌斯那样的，而不要象杜林那样的妹夫。”

“雅柯芭，雅柯芭，依我看，你成了真正的媒婆了，”萨洛蒙太太说。“你一会儿张罗奥莉加·大卫逊的事，一会儿又决定来安排自己妹妹的事了。”

雅柯芭刷地涨红了脸：母亲的责备正好击中要害。

她低下头掩饰自己的窘态，把一只手搁到母亲的肩膀上。

“亲爱的妈妈，你知道，所有的老姑娘都有这样的缺点。”

这年春天彼尔经常去萨洛蒙家。他主要是为了娜尼才去的，但萨洛蒙家的全部生活方式对他是那样的新鲜，又是那样的陌生，也同样吸引着他。

有一天晚上，彼尔一离开萨洛蒙家，雅柯芭就忍不住问道：

“我真想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整个晚上坐着不开口，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他在想些什么呀？”

彼尔在想他自己的家。他想到老家的客厅，记起客厅的样子：漫长的冬夜，铺了毛褥子的卧榻前面的桌子上一盏煤油灯昏昏沉沉地闪着微弱的光。父亲戴着绿色的遮光帽舌，闭着眼睛坐在高背的安乐椅里打瞌睡。锡格涅在大声朗读报纸，几个幼小的妹妹低着头在做针线活，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大挂钟，估量着巡夜警卫是不是很快就要来通知可以去睡觉了。彼尔清晰地听到从卧室里传来轻轻的喘气声，这表明母亲有病的心脏感到缺氧。煤油灯小声地咝咝作响，炉子里散发出泥炭的烟味，这种气味和药味以及去污剂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但是把他的老家和这个家庭进行比较时，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一家贫穷，另一家奢侈之间的差别，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气氛，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在于基调。他听到娇养惯了的孩子象对平辈一样和父母谈话，他看到萨洛蒙太太和女儿们讨论春季的时装，议论着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式样对孩子们更合适，使她们穿着得很有风度。他看到这儿的人们衷心关注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却从不谈“彼岸世界”的黑暗势力，而在锡杰尼乌斯家，这些话题就象从坟墓里吹来的一股阴风，使整个家庭浸透

了寒气。那里一天以祷告开始，又以祷告结束；那里用赞美诗、教会歌曲断绝和世界的来往；那里一个精神上有修养的人穿得优雅、体面一些，稍稍关心一下自己的外表被认为是可耻的。总之，在彼尔把这一切进行对比时，他感谢造化让他找到了他想在遥远的别的国家寻找的东西；让他和那些既不承认天国的统治，也不承认火焰地狱的纯朴的普通人交往。

而且他对财富本身也有了新的看法。过去，他一直保持着庄稼汉的看法，认为金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地位的残酷殴斗中的一种武器，现在他认识到，小康富裕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正常的精神上的发展和独立平静的性格的形成是多么重要。他开始明白什么叫金钱崇拜——一般都把它说成是犹太人的本性，也是使所有虔信宗教的姓锡杰尼乌斯的人冒火的本性。他记得父亲是多么鄙视地谈到这些“侍奉财神的人”，父亲作为一个神学教师，一个恶病体质的心力交瘁的人，用沾染香烟味的手摸摸学生的头发，训诫他们不要在世界上为自己积聚钱财，世上的铜锈和腐蚀物会把他们毁掉。彼尔想到，在这个贫穷的小地方，一代一代的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对“世上的浮华”持伪善的鄙视态度；想到暗淡无光的精神上的贫乏和充满社会上各个阶层的颓废现象；而今他偏要跟魔鬼作对，向全国大声疾呼：“在金钱面前脱帽，在财神……人类的恩人和救世主面前下跪！”

但是彼尔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掉许多人由于金子的炫目的光芒而产生的畏光心理。看到这些奢华的场面，他感到守护地下宝物的精灵在他心中苏醒。把阳光充足、东方式明亮的敞厦中的生活方式和他那穷困寡欢的、永远受良心责备、永远缺衣少食的生活相比较，彼尔不再怀疑他真的就是地下的精灵，象父亲叫他的那样，是“黑暗的子弟”。

在这所富有的，对所有的人都敞开的大房子里，聚集着自由的、坚定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对他说来是他精神上的一面镜子，促使他重又观察起自己来。彼尔还没有和人们交往，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优越感。连和萨洛蒙家的小姐们或者她们的女友作一般性的闲聊，他也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开，以掩饰他文化上的不足和教养方面的贫乏。暗地里他却企图弥补疏漏掉的东西，于是他开始勤奋地学习纳旦的书。在他所接触的圈子里，纳旦的名字人人皆知。他还想充实他那贫乏的语言知识，这样才不至于太丢人，因为在那个家庭里，经常有外国人光临，那里甚至连小孩子也能流畅地说英语、德语和法语。

虽然跟以前一样，他到那里去主要还是为了娜尼，但他越来越觉得跟萨洛蒙太太和雅柯芭交谈，心情十分愉快。跟她们交谈能给他更多的帮助。他情不自禁地对雅柯芭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为她不论谈论古希腊的哲学，还是俾斯麦①的最新政策，都同样能谈得轻松愉快，一点不象个女学究。虽然开始时，他一点不喜欢她，即使现在，他也远远没有完全了解她，但他十分珍惜能有机会和她谈谈他已经读过或者准备阅读的书籍，而且以他对纳旦博士（按雅柯芭的说法，纳旦是新时代的宣布者和杰出的人物）著作的真诚的兴趣，使她对自己产生好感。谈论纳旦的话题对他们来说是个绿洲，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和谐一致的意见；在那里，他们按各人的方式倾注了各自最深沉的感情：对那个使他们的青年时代黯然失色的教会的憎恨。彼尔没有隐瞒雅柯芭，他天真率直地谈出了自己的身世，这种率直即使没有帮助他赢得

①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雅柯芭的同情，至少得到了她的宽容。她在促进他的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她本人所设想的要大得多。连彼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他的人对他的影响有多么大！因此尽管他对她十分尊敬，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她靠什么秘诀赢得了人们虔诚的尊敬。例如在那些有自由党的著名活动家出席的盛大招待会上，娜尼在文艺家巴林格、保罗·贝格尔这一类丑角的伴随下轻盈活泼地在各个房间里穿来穿去，而雅柯芭虽然保持着平日的矜持，甚至有些严肃，在她的周围却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的精华，真正的著名人士：大学教授，大名鼎鼎的医生等，总之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派系的一些精华。有一次彼尔偶然听到他们之中有人说，一个女人有如此出众的智慧和天赋，从各方面来看，却无意使男性的某位代表得到幸福，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可也是，你叫她去嫁给谁呢？”说话的人自己又反驳自己说，“这样的超群出众的女人至少得嫁个王储，毫无毅力的埃别尔特可配不上她。”这些话虽然是说着玩的，却对彼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彼尔对雅柯芭的外表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仔细端详以后，他开始发现她那高傲自负的外貌更象一只鹰，而不象鹦鹉。他感受到她的步态之美——轻巧而自信，他喜欢她走路的姿势，象猫那样悄没声儿。她坐到沙发上，也比别人端庄，甚至擤鼻涕，在彼尔看来也是很优雅的，干净利索。

有一天傍晚，他们两人碰巧都待在大藏书室里。娜尼去赴宴了，要在一小时以后才回来。彼尔不急于回家去，他想等到娜尼回来。雅柯芭和彼尔面对面地坐在有金属饰件的珠母台面的八角形台子边。在他们中间放着一盏灯。黄色的绸灯罩反衬出美丽豪华的台面的光泽。雅柯芭一手托着头，一手翻着一本有插图的书。两人都没有开口，后来雅柯芭突然问，出身于宗

教家庭的彼尔，怎么忽然想到要从事实用的职业，成为一个工程师。

“您不喜欢这样吗？”彼尔不正面回答，却向对方提出了问题。

“干吗要不喜欢？”接着雅柯芭兴致勃勃地谈到了科技工作在解放人类的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为借助于蒸汽机、电报和轮船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科技工作可以促进矛盾的消除。这是为实现把世界上各族人民兄弟般团结起来这一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迈出的第一步。

彼尔偷偷地看了雅柯芭一眼，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他头脑里从没想到过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自己的事业，但是用他的设计方案为如此崇高的理想服务这样的想法使他兴奋和激动，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扬扬自得的情绪。

其实，他每次和雅柯芭闲聊，都有类似的感觉。

正如纳旦写的书那样，她的话好象闪电，照亮了思想上遥远、陌生的领域，象诱人的新发现那样呈现在他面前。

“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聪明的姑娘！”望着她那清秀的、神秘莫测的面容，彼尔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接着他的思想欢跃驰骋，进入了童话世界。他似乎觉得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西卜拉①。在这种时刻，雅柯芭成了一个超自然的生物，神奇的生物，尘世智慧的伟大保护者。

“啊，多遗憾，我怎么没有早点认识您呢！”

虽然彼尔千方百计设法把话说得热烈激动，但都不起作用。雅柯芭只是笑笑，从不去鼓励他，他却继续说下去：

---

① 古希腊罗马作家提到的传说中的女预言家。

“我同意我没有很好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我说的完全是真话。我一直感觉到，我到现在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您的善意的关怀在其中起了作用，不管您自己是否愿意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在此以前您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

“您记得吗，在丹麦的教科书里有关于地精的童话，地精穿过田鼠洞，爬到地面上，生活在人们中间，一切正常，似乎什么也没有被发觉，但是每当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时，它就会不断打喷嚏……啊，这故事可以无休无止地说下去。”

这时，一种想向她倾诉衷肠的强烈愿望控制了他，使他无力抗拒。于是，他谈到了他的童年，谈到了他和亲人们的永远无法改善的关系——虽然是用滑稽可笑的语调说的。

雅柯芭已经从伊凡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彼尔出其不意的推诚相见使她腼腆起来，她没有要求他继续谈下去。

但是，亨利舅舅还是进来干扰了他们的谈话。这个犯教规的老人很少放过欣赏外甥女穿着舞会服装的机会，他一进门就问到娜尼。

这时一辆马车正好在家门口停了下来，于是娜尼象气仙女①那样轻快地飘进了房间。

一看见彼尔，她停下步来，有意慢悠悠地把白色的披肩从裸露的肩膀上脱下来。

彼尔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望着她。从领口开得很低的白绸连衣裙里露出她那丰满诱人的双肩，她漂亮极了。她跳舞后浑身

---

① 西欧某些民族神话中飘逸好动的神仙。

发热，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但是……他把眼光移向了雅柯芭，她坐在柔和的灯光底下，沉思地用一只手托着头。如果把两个人进行比较，还说不准谁会成为胜利者呢。

他怀着一种无法理解的感情告辞走了，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突然在街路中间停下步来，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几乎有些恐怖地问他自己：

“我的天哪！看来我爱上雅柯芭了？”

第 八 章

为了使自己成为有名望的人，尽快在萨洛蒙家达到预期的目的，彼尔从某个时期起一心想出版一本论述他的设计计划的小册子，作为向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报复，对所有那些混迹工程技术界的人的挑战，这些人要想毁灭他，迫使他无声无臭地虚度一生，让这些先生们看看，他彼尔还健在无恙！

此外，他还想让大家知道，有必要把丹麦的整个交通系统来一个全盘调整。他想利用手中的数字（没有数字不行）使公众信服，对于一个缺乏燃料、却又是四面八方被海洋包围的国家，不是主要依靠能把任何一个小城镇同汪洋大海相联接的有许多支线的水道系统，却去架设费用昂贵的铁路线，这是多么不合理，甚至多么有害。首先他想以此引起公众对于他的设计的兴趣。书中对设计拟作详尽的说明，还附有平面图和示意图。

最后，他打算在书里谈一些总的设想。雅柯芭说过，在争取实现现代文明的斗争中，科技人员责无旁贷地将起到首要的作用。这些话激励着他，他决定为自己的书写个简短的、但十分有力的前言，阐述有关进一步发展丹麦的任务的一系列想法。

他没有把这些计划束之高阁，而是立刻坐下来干起来了。虽然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摇笔杆子的人，他从来没有在缀字法或标点符号方面显出卓越的才能，但现在这点难不倒他，他以纳旦博士为榜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荒凉衰落的景象，在上个世

纪里，“学术上的市侩行为”把丹麦民族引导到这一地步。接着，他转而描述了丹麦不可避免地面临的暗无天日的贫穷情景，如果丹麦不顾健全的理性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墨守成规地满足于国内富饶的油料和猪肉而不给人民开发增加收入的新的泉源的话。他把这种黑暗的景象和发展工业以后丹麦在短时期内就能变成神话般国家的前景，进行了对比。他在纸上奋笔疾书，似乎已看到来自遥远的国家、装载着原料的大轮船在他设计的运河系统的清澈的水波中航行，巨型的工厂在驯服了的河流两岸建立起来，他似乎听到轮子在轰鸣，轮机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在现时勉强可以养上几头消瘦的羊儿的没有收成的日德兰半岛的草原上，一座座人口众多、充满了沸腾生活的城市将建立起来，半夜里人们不用再担心被不祥的钟声惊醒，明亮的电灯光将驱走黑暗，使黑暗之神逃之夭夭。

有一天，彼尔灵感大发，正在埋头工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起初传来手杖急速敲门铃拉杆的声音，接着在他面前出现了杰利弗特“经理”，使人目炫的杰利弗特先生本人。他穿着浅色的上等巴黎式服装，头发上抹了油，还洒了香水，戴着蓝色的单片眼镜，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他那斜视得很厉害的眼睛。

“啊，谁知道您竟巧妙地躲起来了，”他一到立即这样说，一面以打量的目光扫视着堆满了纸张和图纸的黑沉沉的小房间。“这么说来，您是在这样的地方制造对未来的假期票的。对于一个造假币的人，这儿可是个理想的地方。天哪！但愿我不会影响您添枝加叶地去描述一千元的纸币？哈—哈—哈！”

彼尔对于亨利舅舅毫无顾忌的说话态度已经习惯，所以没有生气。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他容忍不了这个丑八怪，对于他的来到很不高兴。“这个老鬼来干什么？”他暗自想道。

“对我的来访您不感到惊奇吗?”杰利弗特先生应彼尔之请，在独臂的摇椅上坐了下来以后带着假装出来的激动神情问。“我早就打算来看您了，但是您知道，事情多得连一分钟的闲工夫也没有。您很难想象，由于中国的内乱和印度的风潮，我们公司操心的事儿可多呢，我整天得拟电报稿，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好不容易脱身来跟您聊聊，所谓海阔天空地谈谈。”说到这里，亨利舅舅故意停顿了一下，以挑逗起彼尔的好奇心。但彼尔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也没有问。

杰利弗特没有说下去。他透过他的镜片又一次仔细研究房间里简陋的陈设。

“请问，锡杰尼乌斯先生，您曾经有机会到过中国吗?……到过印度吗? ……那么您至少到过美国? ……所有的年轻人都毫无例外地应该到美国去走走，到那边去学点出人头地的本领。”

又是停顿，默不作声。这以后杰利弗特先生开始用另一种音调，一种比较谨慎的音调说话了。

“您还记得我们那次无足轻重的谈话吗?亲爱的锡杰尼乌斯先生，当时我有幸在我妹夫家里第一次见到您。那时您热情洋溢地称赞我的外甥女，对此，我对您十分感激。我还请您注意研究被我外甥女的美貌吸引到这个家庭里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是一件乐事。请问，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这是喜剧的场面，是吗? 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们口袋里没有一个子儿，却大模大样地钻进这个家庭来，开始追逐姑娘们，脸上装得十分天真，又象吃奶的婴儿洗干净的屁股那样纯洁。”

彼尔想，要是世上没有雅柯芭，早该把这个饶舌的人从这里赶走了。

“这是丹麦人的说法，对吗?”杰利弗特先生毫不犹豫地继续

说道，一面用更加怜悯的目光扫视彼尔的小房间。“在别的国家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儿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就拿美国来说……”

接着，亨利舅舅谈到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人，那个人狡猾地装得官运亨通，甚至从伯爵和男爵们的眼皮底下抢走亿万富翁的女儿，虽然他自己不名一文，从不在高级饭馆进餐。

“这是一个叫什塔德利曼的奥地利人，不知是个天才，还是个招摇撞骗者，随您怎么称呼都行。总之，他打算直接从北美洲草原茂盛的青草中间提取牛奶和牛油，而不是从牛身上来挤取。这种想法没话说的，好极了！于是他到实验室里去做试验，在那里结识了萨缪尔·斯密特的亲生儿子。我希望您听到过五马路上交易所巨头的这个名字。他的身价值七亿到八亿美元（是美元，不是别的什么）。萨缪尔只有一个女儿，二十年华，她居然对这个骗子爱得发狂，愿意嫁给他；如果我说得不对，那我必遭天打五雷轰！您以为怎么样？自然，这个求婚者起初干脆让人从楼梯上推下去就好了。象萨缪尔这样的人如果把女儿随随便便地许给某一个人，全美国的人都会笑话他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留心注视着所谓事态的发展。终于有一天，我们坐在俱乐部里，突然想起，在这件事上可以做一笔生意。于是我们就当场组成了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你们准备干些什么呢？”彼尔开始有点关注起来。

“干些什么？当然是做这个年轻人的生意。确切些说，就是在他成功的可能性上孤注一掷。我们的股本最先是五千美元，后来增加到一万，使他可以象个真正的男爵那样住在纽约，在布罗德文街租上一套豪华的公寓，雇几个仆人和几匹坐骑，设宴招待

记者，在报纸上露面……总之，不出两个月，整个布罗德文街就都知道他的大名了。到那时，他可以到萨缪尔家去要求萨缪尔把女儿嫁给他。”

“萨缪尔同意把女儿嫁给他了？”

“根本没有，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是个捡破烂者的儿子，因此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贵族。”

“那么股份公司怎么办呢？”

“股份公司蒸蒸日上，我们不断收到投资。”

“我不明白，如果父亲只同意把女儿嫁给贵族……”

“那有什么，我们为小伙子弄到了贵族的爵位。这样做又得花四千美元。但我们为他弄到了一个全欧洲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姓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小伙子告诉我们一个奥地利老寡妇封·拉本·拉本施泰因伯爵夫人的地址。这是个年迈的家道中落的女人，她办了一所青年女子寄宿中学。我们给她寄去一封很长的信，并附了到纽约的来回船票。信中我们请求她来参加我们为了行善而创立的孤儿院的开幕仪式。孤儿院里有三个小孩和一个成为酒徒的年老的女黑人，这是我们专门雇来的，期限是三个月。这点我们在信里当然没有提起。孤儿院将以最崇高的姓氏命名，只收奥地利人的子女。她当然不会坚持反对这一点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天我们股份公司的全体人员都拿着鲜花站在码头上迎接她。四匹马拉的轿式马车把这位伯爵夫人送到纳泽连饭店去赴宴，在那里，她作为什塔德利曼的亲姑妈被介绍给一大群新闻记者。第二天这一切见了报。接着我们就把拟好的认什塔德利曼为过继儿子的正式文件塞给她，并把一千元一张的美钞在她面前晃动，直到她砰的一声昏了过去。半年以后，当着美国全体贵族的面，刚取得爵位的封·拉本·拉本施

泰因伯爵以名副其实的豪华的仪式举行了婚礼。我完全有资格来评述这件事，因为我自己就是被邀请者之一，而且十分荣幸地和出生于辛普松家的年轻的公爵夫人封·卡泰尼娅同坐一桌。”

彼尔低着头不安地扯着胡子。杰利弗特的故事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手头十分拮据，勉勉强强能够维持生活，他毫无结果地苦苦思索，省下哪项支出，才可以去印刷出版他写的书。

但是他不动声色地坐着，装出微笑，听着杰利弗特先生象在萨洛蒙家的饭桌上胡言乱语那样说着没完没了的故事。彼尔暗自决定，殷勤地接待这个老滑头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他急切地思考着，杰利弗特也许会以不十分苛刻的条件帮他暂时通融一笔钱。

“单单为青年人的前途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样的做法很好，经理先生，我们这里也应该推广这个经验。我只有一点不同意，您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跟婚姻计划联系起来呢？在各种各样的计划中，它是最不可靠的。为什么不把您的心思用在坚毅而有活动能力的青年人的广阔前景方面呢？假定说用在一个从事于一项有趣的设想——例如富有创见的水力系统设计的有才能的年轻工程师身上呢？”

杰利弗特先生带着残忍的微笑回答说：

“名称并不起特别的作用，只要听起来好听，例如那个公司起名叫‘人工制造牛奶和鲜奶油公司’。这是个很响亮的名称，使好几个轻信的大财主向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好极了！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提供绘图、设计方案和计算数据，这些数据都能有力地证明，他的计划只要进一步坚持下去，就可以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利润；那么，您认为依这样的条件有可能建立类似的公司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个意想不到的坦率回答使彼尔警觉起来。“很明显,他想把我诱入陷阱,”他想道。“他现在知道了我的计划,把需要打听的事都打听到以后,他就会在雅柯芭和她的全家面前把我添枝加叶地描绘一番……”

一想到这些,彼尔重又闭紧了嘴巴,再也不说一句话。但是当杰利弗特先生拿起帽子似乎要想离开时,彼尔还是按捺不住,豁出去了。

他对自己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为了能弄到钱,必须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因此值得再冒一次险。这时他突然感到懊丧。这样没完没了地为金钱操心是多么有损自尊心,永远得想尽办法去周旋,说谎,假仁假义,以达到最起码的需要。痛苦使他忘掉了防备,他开门见山地说:

“经理先生,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从您的一举一动中我猜想到,您已经知道我对您的外甥女的感情。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在我目前的情况下,不论我多么想和一位外表及内心都具有十分难能可贵的优点的小姐结合,都属想入非非。”

“您说得很好,我的朋友,好极了!”

“好吧,我们继续谈下去。是您自己挑起这场谈话,从而使我有权利率直地问您:经理先生,您是否愿意维护我的利益,建立一个象您刚才所说的那种股份公司呢?”

“我?”和彼尔谈话的个子矮小的对手大声叫道,而且煞有介事地装出生气的样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是的,正是您,”彼尔继续说。“不瞒您说,我现在的处境十分窘迫,我需要钱,很需要,您明白吗?到时候只能去偷了……”

杰利弗特先生(他一直错误地以为彼尔指的是娜尼)终于达

到了自己的目的。彼尔的最后一句话正合他的心意。这句话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彼尔拥有发展事业的一切资料，一定能在社会上获得和他妹妹的女儿相称的地位。

他衷心地哈哈大笑。

“您简直太妙了！叫我怎样来理解呢，您竟然要我拿自己的亲外甥女儿来做交易，我会对您的理想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我已不再经营私人的事了。即使是有关年轻姑娘的事。现在让我来向您解释一下我来访的目的。年青人，我相信您！我相信您有前途，想助您一臂之力。您需要钱，您会得到钱的。但我要预先警告您：绝对不谈利息或诸如此类的事。这不是商业性质的企业，您明白吗？不是商业性的，至于其他的称呼，那就随您的便吧！您听到过最高法院大卫·格里兹曼律师的名字吗？他住在克洛斯捷尔斯特列德。您可以从他那里取到您现在所需要的钱，至于金额，自然是您那杰出的发明所必需的那个数目。只是有一个条件：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我贷给您需要的数目，我就回答‘不是的’。再问一次，我还是说‘不是的’。我希望您能理解。”

彼尔没有作答。杰利弗特先生那种保护人的口气和态度使他不能再谈下去，而且他不相信杰利弗特先生提出的这种无私的建议。正因为这样，当“经理先生”第二次拿起帽子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挽留，只是笑笑，仿佛在作解释似的说：

“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希望，从您那一方面也要明白，我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因为您说的美国人的故事实在太吸引人了。”

杰利弗特先生起初惶惑不解地看着彼尔，接着就笑了，这是他所有的笑中最缺乏怜悯心的笑。

“工程师先生，千万不要这样！您不相信我的随机应变，这我不抱怨。不过……如果您想继续我们的玩笑，请您现在就记住格里兹曼先生的住址。他接待的时间是十点钟到四点钟。他的幽默感也很强……十分十分的强……现在我要告辞了……”

他已经抓住门的把手，却又停了下来，向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旁边的彼尔问道：

“锡杰尼乌斯先生，还有一句话，我记得您对我的外甥女谈起过守寡的男爵夫人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有这么回事吗？请原谅我不知分寸……您很熟悉这位夫人吗？”

“不，我熟悉她那已故世的弟弟，有什么事吗？”

“请您再一次原谅我。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是这样吗？神经有点……怎么说好呢……有点不大对头？”

“就算是这样，但我问您，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久以前您收到过她的一封信，从国外寄来的很友好的信，这是伊凡告诉我的。过去她曾邀请您今年夏天到她的庄园去玩，现在她由于要做完一个疗程，最早也要等冬天才能回来，她为此表示歉意，是这样吗？”

“见鬼！”彼尔冒火了，在桌子上捶了一拳说。“您为什么要这样盘问我？”

这个矮小的人一点也不惊慌，他走到彼尔面前，踮起脚来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您，要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也有一定要把女儿嫁给贵族的人。再见了！”

已经到了五月底。萨洛蒙一家搬到离哥本哈根有一小时左右汽车路程的一个海湾岸边的郊外别墅斯科夫巴肯去住了。彼

尔不放弃任何一个星期天——萨洛蒙夫妇接待客人的日子——，平时，他也借口要和伊凡商量有关出版书籍以及其他工作方面的问题而经常到萨洛蒙家去。虽然他知道，萨洛蒙家的人并不都对他有好感，他也丝毫不觉得难堪。娜尼自从得知彼尔并不看重她以后，常常不是脸朝着他，而是以背相对。当他意识到，他爱上了雅柯芭，而且这种爱对他的前途将会十分有利时，除了雅柯芭，他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了。

遗憾的是雅柯芭根本没有改善对他的态度，甚至相反。在还没有搬到郊外别墅去住以前的一个晚上，他忽然莫名其妙地坦率谈出了他和亲属的关系，从那时候起，她心里忽然产生了与他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厌恶感。虽然她本身憎恨基督教，但彼尔的冷漠态度使她感到厌恶。她习惯于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尊重家庭和老家，看到彼尔这样无法容忍地对待自己的亲人，她简直浑身发抖了。从某个时候起，彼尔的一举一动都使她起反感。随着彼尔在人们面前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以及他的傲气不再受到抑制，他产生了一种想说话，不管场合地、不停顿地说话的欲望。匆匆地读了纳旦博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十篇文章后，彼尔认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现在他带着外省人的直率，一谈到现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斗争，他就插进几句有分量的话。彼尔常常在午饭时喝了很多酒以后不断地走来走去。他用放肆的、教训人的口气预言人类未来的伟大，又预言自然科学的福音，在听众中间一会儿引起一阵笑声，一会儿又引起一阵混乱。

他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炫耀自己。散步时，他跳过一些障碍物，号召其余的男人也跟着跳过去。坐小船游玩时，他同时抓住两支桨，以显示他的二头肌。他的穿着也十分引人注目。依照法国的、十分庸俗的时式，他穿着紧紧裹住身体的上装，

毫不掩饰地突出他的肌肉组织到了不文明的地步。到夏天他给自己买了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衫，不仅袒露了他那强健的脖子，而且袒露了胸膛，使他很象那种依靠娼妓养活的男人。娜尼嘲笑他尤其厉害，她每一次都说："如果说他因为傲慢注定要失败，那么，记住我的话，他会遭人暗算而完蛋。"

不管怎么样，雅柯芭是怜悯彼尔的。但当她猜测到他属意于她而不是她的妹妹，而且正是因为追求她，才以这样奢华的服装来刻意打扮自己时，她有些惊慌失措了。现在凭她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只有不单独跟他在一起。她跟伊凡谈过，要求他尽可能快点让彼尔动身出国。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受的普通教育是多么差劲的时候，不能让彼尔出入在他们中间。为了这个目的，让他出国是上策。

现在当她了解到彼尔的意图以后，彼尔的来到就使她厌烦。有一天，在七月初，事情几乎发展到悲惨的结局。傍晚时，全家在别墅前撒满砂砾的小草坪上乘凉，这一天白天十分炎热。大家刚刚吃好晚饭，咖啡就直接送到花园里。在豪华的大理石楼梯上（有两段梯路穿过粉红色的灌木丛直通海湾），萨洛蒙家的几个小孩子穿着白色的短上衣，戴着夏天的巴拿马草帽正在嬉戏。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灌木丛色彩缤纷，一阵风吹来，散发出醉人的香气，这香气中混合着菲列普·萨洛蒙正在抽的雪茄烟的芬芳的烟味。

来吃饭的只有萨洛蒙家的老朋友埃别尔特先生。他前一天刚从每年一次的海滨旅行回来，回来时顺路在巴黎的戈萨克买到了新的几乎可以乱真的假发。他四十岁出头，但看上去很年轻，因为法国南部充足的阳光把他晒得黑黝黝的。此刻他在讲述他爬山的情景以及旅游时所碰到的萨洛蒙家也认识的熟人。菲

列普·萨洛蒙坐在稍远处看晚报，时不时地向埃别尔特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告诉伊凡最近交易所的新闻。萨洛蒙先生善于毫不费劲地同时听两三个人的谈话，一面在心里做五位数的乘法，并把算出来的数字记在他那容量极大的记忆总帐里。可是在场的人中，谁都没有象他那样充分地享受着夜晚的平静、玫瑰花的芳香和家庭的舒适温暖。

娜尼不在家里。她刚吃完晚饭就和一个女友到克拉姆片堡去听音乐了。是新闻记者杜林邀请她去的。

快到八点钟时，彼尔突然意料不到地来了。他心绪不佳，环境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事实上又没有获得成功的指望，一清早，他就到杰利弗特在故弄玄虚的情况下说出的格里兹曼律师那里去了；但在那边，使他大为惊奇的是，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填好支票，人家就毫不拖延地立刻给了他一笔数目相当大的款子。虽然这件事可以使他较长时期摆脱他过去所经受的唯一烦恼，但他的情绪却一点也没有好转。他怀着一种似乎是不体面地出卖了自己的模模糊糊的感觉，把钱塞进五斗橱的抽屉，甚至不打算再数一遍。

首先，情敌的模样变得年轻了，其次，情敌坐得离雅柯芭这么近，这情景使乌云顿起。在构成彼尔的爱情的复杂感情中，虚荣心无可争辩地占了上风。即使目光不很敏锐的人，也能察觉到，雅柯芭喜欢埃别尔特。

彼尔想以特别轻慢的态度和情敌打个招呼，但是做得太过分了，他的不礼貌举动只引起埃别尔特淡淡一笑，别的什么反应也没有。

“看来，我不幸惹起了这个青年人的火气，”他压低声音用法语对雅柯芭说。彼尔的举动使她愤怒得说不出话来。

不幸的是彼尔听懂了埃别尔特的话。他气得脸色发白。由于没有人请他坐下，他就一直站在那里。甚至当伊凡推给他一把椅子时，他也没有坐下，只是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挑衅地盯着埃别尔特。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使在场的人都陷入惴惴不安之中。幸而这时又及时来了几位客人，终于避免了一场大祸。

但是雅柯芭无法很快把这桩丑事忘掉。整个夜晚她简直浑身战栗。她发誓以后决不容忍这个蛮横的小子接近自己，连一秒钟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已极其宽宏大量了。如果他再胆敢这样放肆，她就要求父亲把他驱逐出门。这个愚蠢傲慢、粗暴无礼的家伙！埃别尔特会怎么想呢？

客人散去后，列阿太太和雅柯芭单独又留了一会儿。母亲谈起了埃别尔特。

“看来埃别尔特在为阿斯特里德操心，那女孩身体不大好。”

“原来这样！”雅柯芭涨红了脸拖长声音说。“但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阿斯特里德得了什么重病？”

“我想不至于得重病，但我认为他正是为了她才这么早回家去的。他不大相信他的女管家，他生活不轻松呢，可怜的人！”

雅柯芭装得似乎没有听见母亲的最后几句话。她又坐进柳条编的安乐椅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欣赏着厄勒海峡，它那乳白色的水面闪闪发光，展现在广袤无垠、没有星星的天空之下。在远处，厄勒海峡的瑞典的那边岸上，落日的余辉照耀着房屋的窗户。

当然，如果她嫁给埃别尔特，她的父母会感到心满意足，这点她知道。最近一个时期，萨洛蒙太太尽心竭力地想怂恿女儿缔结这门亲事。母亲过分的热心开始使雅柯芭有点生气。他们相识多年，自从上个月以来，她想到埃别尔特的时候已经比过去多

了，干吗还要母亲来操这份心呢！长久以来她第一次真正地为他的不在而感到寂寞。她感到不仅缺少一个可以和她畅谈世上发生的一切悲惨事件的富于同情心的交谈者，而且缺了他本人也就看不到他那明朗的笑容，那聪明的眼睛以及他的整个身心所流露的、那么美好地影响着她的那种沉静。一分钟以前，她涨红了脸就是因为埃别尔特小女儿患病的消息引起她的惴惴不安。她突然感觉到，她已把自己当成了两个孤女的母亲，她为此而觉得不好意思。

当然，她也意识到，对于埃别尔特，她缺少从前对于别的男人的那种炽烈的爱情，但这并不使她惊慌，现在到了成熟的年龄，她宁愿要平静和稳定，而不要狂热的感情。她说服自己，虽然她得到的不是她青年时代高傲的理想中所想望的、而且在心底里竭力抚慰的、那种真理的喉舌，但是她得到了一个有严肃信仰的人。尽管他已经不怎么年轻，但他身上已不存在不成熟和有时会使青年人变得畸形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丈夫气概。

除此以外，埃别尔特身上永远带着一种优雅的、好闻的气味，这对她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她只有对一个人身上所固有的气味——这种气味以后会纠缠不已地象幻觉那样令人痛苦地紧随着她——具有一定的概念，才能跟他交往。例如，离开彼尔三米远，她就能认辨出他来，他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贫困、发霉、不常换洗衬衫、抽劣质纸烟的难闻气味。

最后的一个优点——她对埃别尔特作出正确的评价还在她意识到自己喜欢埃别尔特以前——埃别尔特出身于望族，是个有产业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是国家法律系毕业的），因此成了年轻的、朝气蓬勃的自由党派的领袖，是下议院的议员，在自由党里很有影响。

如果要推选具有进步观点的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在这种可能性很小的场合，那些有幸预先选定模范的内阁成员的人们首先会提出埃别尔特的名字，一想到权力和尊严，常常会使雅柯芭愉快地激动。冷漠地对待社会的地位和各种各样的荣誉，这本不是她真实的感情，而是她的智慧和骄傲硬逼着她这样做的一种自我欺骗。常常有这样的时刻：她想象着自己在宫廷的大厅里，置身在国王和皇帝们旁边，战胜了自己民族的敌人，她过去所受到的屈辱得到了补偿。一想到这些，她的双颊上顿时泛起了红晕。要是她那清醒的头脑没有认识到这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怜的埃别尔特就不需要这么长期地忍受折磨和痛苦了。

* * *

和埃别尔特的冲突使彼尔明白了一点：必须尽快向雅柯芭求婚。现在钱已弄到手，他终于要实现早就考虑的欧美之行了。用一年工夫来充实自己的实用知识。但动身之前必须先取得雅柯芭的首肯，不能再拖延了，否则埃别尔特或另外一个老滑头会在此期间把雅柯芭从他的鼻子底下骗走的。

雅柯芭非但一点也不鼓励他，反而躲避着他，但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使彼尔灰心丧气。他一开始就知道仓猝冒昧地去干会一事无成，要取得雅柯芭的欢心，必须所谓一步一个脚印……而且他认为，似乎已经走到她的身边，甚至可以听到她心的跳动了。至于故意回避他，他认为这是好的征兆。现在必须敬而远之，静静地等待着，让她在采取坚决行动之前，有闲暇时间安静地好好想一想。

一天，他得到伊凡的紧急书面通知。伊凡怀着喜悦的心情告

诉他，杜林答应的描述彼尔理想计划的文章已经付排，大概明天就可以登在《鹰报》上。

“现在请给我一点面子，”伊凡在信里写道：“请您去拜访一下杜林，我知道他能在这方面起作用。请您不要忘记，对于您，很重要的一点是克服不愿干的想法（您可能有这种想法）。您需要杜林，可能不止一次，不仅是现在，而且将来也还需要。亲爱的锡杰尼乌斯，我还要重复一遍：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新闻界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整个晚上彼尔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一个星期以前，伊凡介绍彼尔与这位颇有影响的年轻的新闻记者结识。这一次彼尔对伊凡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稍稍揭起他那秘密计划的帷幕。他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有好处，可以为他以后出版书籍打好基础，现在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样的时刻，让他的理想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使人们感到震惊。

但是这件事带给他的除了失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彼尔指望能发表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谁知只在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用八磅小号铅字排的短文，占半栏地位，作者署名“S'il vous plait”①——杜林无数个笔名中的一个。幸而彼尔没有领悟到这篇短文是用有点嘲讽的笔调写的，他甚至把《急速征求百万富翁》的标题也当成真的了。但是有一点使他十分恼怒，文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锡杰尼乌斯的名字，而是含糊其词地称他为方案的年轻有为的设计者，或者其他类似的称呼。而当他发觉杜林以一种多么令人愤慨的轻率态度来对待支出预算时，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杜林把一个小数点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在彼尔看

① 法文：请，劳驾。

来，这样就完全歪曲了设计方案的性质和意义。

最初彼尔不打算为了讨好伊凡而去拜访杜林表示谢意，因为他坚信，为了这个吸引人的题材，应该是杜林向他表示感谢。但当他发现了不成体统的小数点的错误以后，就决定非去不可了，以便尽快勘误。因此，他一早就出门，直接前往全市最讲究的街区中杜林那豪华的单身汉公寓去了。

时间已近中午，但杜林还没有起身，因此女管家推说主人不在家。这时卧室的门稍稍打开了一些，淡黄头发的新闻记者扎着胡子带①从门里探出头来。

“啊，原来是您！”声音里透出失望的味道。“好吧，请进吧，现在有理发师在，过会儿我就有空了。”

这样，彼尔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对杜林的住所进行仔细的观察。这里奢华的陈设是大家都称道的。这确实是个最讲究的公寓，书房里的家具都罩着绸套子，墙壁上挂着有图案的壁毯、油画，椅子上放着一叠叠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写字台上是大量的妇女像片，整整一大群情妇。隔壁是餐室，从打开的门里望进去，可以看到台子上蒙着白得炫目的台布，放着酒、鲜花和水果。

彼尔情不自禁地开始把这里的富丽堂皇和他那个由两间阴暗的斗室组成的住所进行比较。一种过去从未体验过的气忿控制了他。他并不羡慕象杜林这样的人，在彼尔看来，这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是靠妓女——不管城里的传闻和社会舆论怎样称呼，反正一个样——养活的阿尔丰斯②式的人物。使他感到气

① 扎在胡子上使之保持一定形式的带子

②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喜剧《阿尔丰斯先生》中的主人公。

忿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记者，却已经达到了彼尔连想也不敢想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杜林终于出来了，这个矮小优雅而奸猾的人，穿着咖啡色的裤子，上等山羊皮的皮靴，带有黑色绸翻领的火红色的短上衣。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能为您效什么劳呢？”他用显然对付请求者的惯用的口气问道：“您愿意坐一会儿吗？”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蒙着蓝色绸套子的同样的沙发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乍一看去，两人差别很大，但毕竟有很多相似之处。奥托·杜林和彼尔一样，不承认老家。他是个军官的儿子，那军官纵饮作乐，花掉了全部家产，欠了一身的债，没有过上几年夫妻生活，就使妻子受折磨而死，后来他也自杀死了。外省的亲戚们怜悯孤儿，把杜林抚养到十八岁。后来杜林到哥本哈根上了大学。他是个无人照管的穷大学生，却象彼尔一样，心中装满了最最大胆的计划，并下定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为自己寻求幸福，以此来弥补童年时代经受的贫困和屈辱。杜林具有士兵的冷静沉着的性格，不懂得什么叫受良心责备，他有准确无误的嗅觉，提示他在我们的时代应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阿拉丁的神灯，他于是闯进了新闻界。当时新闻界正好依照外国的方式，结束了强力把持的政策而采取尽可能从文学上加工来加强印象。杜林缺乏作家的天赋，但他象任何一个冷漠的人那样，是个十分机灵、随和的小伙子，除了具备这些特征外，他还有讨女人喜欢的漂亮的外表。他很快在市内一家大报馆内谋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又善于依靠自己的职位获得好处，而对群众的指责毫不在乎。二十二岁时，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个部长的工资。戏院的经理们为争夺杜林改编的某个滑稽剧的上演权而搏斗；出版商为赢得他的好感，出版他的译著（由某个穷

教师执笔翻译的)。演员和女歌手,初出茅庐的诗人和白发苍苍、受庆贺的老人,伏特加大王和马戏团的班主——所有这些人都希望获得他的赏识,尽一切可能来向他献殷勤(妇女们主要以肉体来报答他)。他象个年轻的上帝,无忧无虑地安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成了崇敬和憎恨、鄙视和妒忌的对象,而愚蠢、虚荣、怯懦和伪善则是组成他那宝座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他写关于彼尔的那篇短文只有一个目的:讨好伊凡,因为当他的期票到期时,伊凡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而对于彼尔本身,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为了尽快把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打发走,他答应在下一期的《鹰报》上作必要的更正。但彼尔一开始谈到他的设计方案,就欲罢不能了。杜林显得十分失望,毫无顾忌地打着呵欠,伸出一只女人般娇嫩白皙的手,稍稍掩住嘴巴。这个喋喋不休的粗野的人使杜林失去了自制力,何况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女人来看他呢。在昨天出版的一期报纸上,他除了发表关于彼尔的短文外,还写了一篇抒情的颂辞,赞扬一个目前正在杂技场演出的女舞蹈家,此刻杜林等待着她应有的报答。

彼尔终于告辞了。杜林急忙走到餐室里去。在他和彼尔谈话时,不知谁的一双看不见的手已把餐室的门关上。打开门,杜林惊奇得站在门槛上呆住了……娜尼坐在铺了台布的台子旁边。她戴着一顶阔檐的白色花边帽、手里拿着一根没有吃完的水萝卜。经常和她在一起的女伴——弯肋的小奥莉加·大卫逊则站在窗边,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请问两位高贵的女士是怎样走进我的餐室来的?我没有听到拉铃声啊!"

"我们干吗要拉铃!我本来就有您的房门钥匙,"娜尼这样挑衅地说,羞得可怜的奥莉加喘不过气来了。"事实上,门是开着

的，您的女管家正好在大门口打扫，她告诉我们，您跟客人在谈话，我们就请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您那水萝卜真好吃。”

娜尼在盆子里仔细地翻寻着，又拣出一根水萝卜，蘸了点盐，塞进嘴里白得炫目的牙齿中咀嚼起来。

“啊，娜尼小姐，您真大胆，您知道刚才离开这儿的是谁吗？”

“那还用问，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他的声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您说得倒轻巧，要是您迟来两分钟，就要和他照面了。”

“那又怎么样？不是挺好吗？”

杜林伸出一个手指恐吓她。

“啊，您这可恶的、轻佻而又迷人的娜尼小姐！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想您。”

“得啦，”娜尼回答，一面向桌上的摆设扫视一下。“您应该这样想，我快要饿死了，要是能和您一起进早餐，我会非常非常愉快……您这里有这么多可口的食品！啊，酥皮鸭肝馅饼！我最爱吃这个……喔，可别忘了正经事……”她站起身来，用餐巾擦擦嘴巴，“您可知道，夏季集市今天要闭幕了？您还一次也没有邀请两个年轻无邪的姑娘到那里去玩过，不觉得良心受到责备吗？您知道，妈妈是不让我们单独到那里去的。”

“我的天哪，那边的东西您有哪样没见过呢？”

“有哪样没见过？奥莉加，你听见没有？杜林先生多么天真。他还问集市上的东西我们有哪样没有见过。我们想消遣消遣，听听流浪乐师背在背上的手摇风琴声，玩玩旋转木马，吃吃方格片糕，看看要吞剑戏法的人，欣赏欣赏肥胖的怪女人……”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想看的了？”

“当然想的，听听女歌手的歌唱，在草场上跳跳舞，此外我个

人还想要一个会叫的充气球，大红颜色的，红得使人害怕，让它这样地叫：'去，去！'"

杜林眯缝眼睛端详着娜尼那在薄得透明的衣服下激动地起伏的胸脯和白嫩的胳膊，然后走到娜尼面前，轻轻耳语，不让奥莉加听见。

"您真谨慎极了，还带一个女保镖。您穿着这身连衣裙太迷人了，真使人……"

娜尼没让他说完。

"奥莉加，我们快走吧，"她说。"杜林先生显然忘乎所以了！谨向您……"

她用两个手指提起裙子，行了个屈膝礼，一手挽住女友的腰部，从容地从房间里走出去。

到了门口，她放慢脚步回过头来说：

"就这么说定了，七点钟在克拉姆片堡火车站见面……但您可得注意，如果您对妈妈说我们曾经到您这儿来过，我会说您尽说谎话，一生一世再也不让您来吻我……除了亲嘴。"

"娜尼，娜尼，你发疯了！"奥莉加哭着数落说，一面用力把女友拉出房间。

杜林独自进餐时，喝了两杯酒，陷入了沉思。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开始认真地考虑要结婚了。有一天，他结算欠债的总数时，得出一个结论，现在是最适合结婚的时候。在杜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与之调情的许多待嫁的姑娘中，娜尼并不算最有钱，因此，他并没有特别在她身上打主意，但她无疑是最漂亮、最机灵、最大胆——总之，她象那些自由的小鸟，和这些小鸟交往暂时决不会使杜林厌烦。

门铃又响了。这一次他严厉地关照女管家，除了红头发的马

戏团女演员，谁也不准进来。可是从前室里传来洪亮的男人声音，接着是手杖啪的一声插进伞架的声音，然后门打开了。一个脸孔赤红、神态严肃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杜林面前。这就是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本人。

“我知道你在家，你不必站起来，不必站起来，我妨碍了你的重要工作吧？”

“欢迎你来，舅舅！请你赏光和我一起分享我的简朴的便饭。”

“不，免了吧！我不喜欢沾别人的光。而且两个钟头以前我已吃过了。”

“喔，那么来杯葡萄酒吧？”

“你不要忙，我不是为了吃而来的。”

“我已经有点猜到了，你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相当机灵，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要和你见见面。言归正传，今天早上我在理发店里偶然看到这张你为之写稿的低级趣味的小报，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运河的设计。我估计这篇文章一定出自你的手笔，我自以为能认出你那无赖的文风。现在我想了解一下，你写这篇短文目的何在？据我所知，在你的一生中，你一天也没有干过正经事，当然也不会去从事水利建设的。虽然我深信，你常常写些你自己也不懂的事物，但就目前这个具体的事件来说，我想预先警告你，同时衷心的规劝你，不要再去写这种愚蠢的东西。”

“是，是，我已经听说了，文章里的数字不准确，”杜林笑着说。

“不准确？我的朋友，这个设计从头到脚全是一派胡言，因此为了你自己，你不应该和它有什么联系，如果你想通过这个途径

为一个青年人效劳，那你就大错而特错，这只会使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狂妄罢了。”

“啊，那么说来你是认识他的？”

“那要看怎么来理解‘认识’两个字！这个人一直在我的耳朵边唠唠叨叨地诉说他那荒谬可笑的设计。他是个被鬼迷住的家伙，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他。”

“这么说来，他不会有什么成就？”

“为什么不呢，这话我可不能说。他是个还未成熟的青年人，缺乏认认真真学习的耐心，只会蛮横地批评别人……甚至妄想扮演第一个发明者的角色。你可以看得出，担任小一点的角色他就不愿意。现在他还期望出版一整本书呢，正象你文章中所写的。”

“我难道是那样写的吗？”

“当然！他就是想引起喧哗和混乱！那个夸夸其谈的犹太人纳旦博士使我们年轻一代冲昏了头脑。你总知道的吧，‘必须净化空气，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实行改革，必须造反，必须……’”

“舅舅，请你告诉我，也许这一切确实是必须的呢？我记得你自己曾就我们民族的冬眠状态和我们的工程师缺乏创造性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意见。不是有这么回事吗？……唔，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也曾用十分尖锐的文笔写过一本小册子。”

“我？这是另一回事。我请求你今后不要再作这种不适当的类比。”上校的秃顶变得通红。“我当时由于认真研究问题而提出的对政府的控诉是正确的，有根据的，那时，我不是由于孩子气的任性，而是关心丹麦的前途，是站在男子汉的深思熟虑和忠于祖国的立场上发表反对意见的。唉！我的孩子，这完全是两回事。”

“可是你确信当时掌权的大人们正是这样来评价你的反对意见的吗?”

“我确信是这样,但我不准备就这方面和你争论。我是关心你,希望你及早避开这个好作空洞计划的人,如果你支持他,你就会使你自己和你的报纸在专家内行的眼里成为取笑的对象。你知道,我并不想干涉你的事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评价你,到现在为止,你似乎还没有落到愚蠢可笑的境地。还有一件事,既然我已来到这里,我一并说了。我早就想跟你谈了,每次读过你写的文章后就想跟你谈。奥托,请你告诉我,以你的聪明和你那无可否认的新闻记者的卓越才能,难道你至今还不明白,在这家是非不分的小报馆当记者,是在玷污你自己?”

“舅舅,那你是否可以介绍我一个更能吸引人的工作呢?”

“暂时没有。但你不要忘记《丹麦活动报》的编辑哈梅尔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常常谈起你。他和我一样,都承认你在修辞学方面的才能,但遗憾的是,你把它浪费在不值得的目标上了。有这样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我有充分的权利向你保证,你可以指望在他的报馆里谋得一个被人看得起的职位,当然,是在你的行为比较得体的条件下。”

“《丹麦活动报》!但这是家反动的报纸!而且报纸上渗透了发酵变酸的爱国主义、黩武的狂热和笃信宗教。你难道要我背叛我的信仰吗?”

“你的信仰?!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谢天谢地,我从骨子里了解你。最后,我还要声明一点,你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有远见的、应该得到各种嘉许的职业。新闻记者的行业真正成了那些想获得社会地位的人的跳板了。你当然读到过利尔编辑被任命为我们驻华盛顿大使的消息。不久以前,另外一个新闻记者被提

升为州的领导。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好，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政府十分重视给真正有才能的新闻记者以新的任命，在这方面没有偏见。奥托，你应该对这些事好好思索一番，在你的同行获得机会的领域，你也会获得同样的机会，而且成功的希望会比别人大。你的姓氏在军队里受到尊敬，在宫廷里受到器重。我是你的舅舅，准备在任何正当的事业上支持你，这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你自己已具有对你可能十分有用的特长，譬如说，在外交方面。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利尔先生的驻华盛顿大使的职位只等你去接替呢。”

杜林微笑着倾听舅舅的长篇谈话，然后眯缝起眼睛，漫不经心地说道：

“到华盛顿？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呢？据说在美国尽是漂亮的女人，而伙食，我指的是上层圈子内的，同时有法国菜和英国菜，好吧，舅舅，我来好好考虑考虑。”

但是上校的耐心已经消失，他涨红了脸，跳起来大声叫道：

“你怎么敢这样来回答我？”

“请原谅，舅舅，但我是无法十分严肃地来对待生活的。”

“唔，你说得对，”稍稍停顿一下后，舅舅回答说，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有些颤抖。“你无法严肃地对待生活，对于你和你那些凌神的朋友，实利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来说，生活只不过是不成功或成功的玩意儿。祖国的苦难，人民的痛苦，政治上的失利，战争，鼠疫，火灾，对你们来说，这些都是有趣的题材，当期报纸的题目，你们那些卖身投靠的笔头的有利可图的材料。你们哪会严肃认真地来对待生活呢，可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也并不需要你们。这点你用不到怀疑！生活还会拒你们于门外……把你们象应加以消灭的多余的废物那样抛到垃圾堆里，这点你也用不到

怀疑！”

杜林挺直双腿，把双手插进口袋，象以前那样用细长的蛇那样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说道：

“舅舅，我们走着瞧吧，走着瞧吧！”

早饭后家里只留下了雅柯芭一个人。斯科夫巴肯别墅里的人都出去了。各有各的去处：萨洛蒙太太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到森林里去了，娜尼直到现在还没有从城里回来。整个上午雅柯芭都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受着忧郁症的折磨，感到剧烈的头痛。肉体上的病痛和由卑俗的欲望所产生的令人不安的邪念使她夜不成寐。她晚上失眠，此刻身子缩成一团卧在躺椅里，手掌托着面颊，半闭着眼睛。她的房间在二层楼。通过敞开着的阳台门，可以见到树梢和一小块布满轻如绒毛的浮云的蓝天。这种被树叶轻轻的沙沙声所划破的深沉的寂静使雅柯芭蒙眬欲睡，这是一种很容易惊醒的半睡眠状态，身体虽然入眠，意识却没有休息，一阵轻轻的沙沙声就能使她的睡意立刻消失。

“雅柯芭，你在哪儿？……真见鬼，这倒霉的屋子里一个活人也看不见！”从花园里传来亨利舅舅的声音。

雅柯芭慢悠悠地欠起身子，用双手掩住脸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下楼了。她在大厅里碰见了舅舅。舅舅起初因为害得他久等而大声呵斥，接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纸来，放到桌子上。

“请看吧，”他说。

雅柯芭疲惫的脸容顿时神采奕奕。

“你买来了？”

“照你吩咐的……只是你得点清，我可不负责任。我不是预先警告过你，不要和这种玩意儿打交道吗？预先警告过你，玩这

玩意儿寿命不会很长的。”

“从你的神态看得出，今天它们又上涨了，我不是这样说的吗？”

“这样说的，这样说的，”舅舅嘲弄她说。“你们这些娘儿们都有些不正常，一次走运就以为自己真的精通此道了。你妹妹比你聪明得多，她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不是死活不顾地一头扎在冒险的勾当上。”

雅柯芭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拿起这叠纸——不可靠的糖业股票——塞进口袋里。雅柯芭和娜尼瞒着所有的人，把得到的零用钱在交易所里进行投机。亨利舅舅是她们的代理人。她们两人都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娜尼只为了赚钱，因此只是不动声色地买些可靠的股票，虽然赚头不大，但有可靠的收入，而雅柯芭则醉心于冒险和取得胜利。她不顾舅舅和报纸的预先警告，看准行情要涨，结果成了胜利者而洋洋得意。

这时杰利弗特先生从放在桌上的一叠报纸中抽出一张最近的《鹰报》，浏览了一下后，问道：

“你读了杜林写的关于那个家伙的文章吗？……就是关于锡杰尼乌斯的？你看，他达到了目的。”

“啊，杜林简直在开锡杰尼乌斯的玩笑。”

“开玩笑？我看这玩笑恐怕会开出正经事来。锡杰尼乌斯要走运了，一定要走运了，请注意，在交易所里已经有人在谈论他了。”

最后一句话是杰利弗特先生自己的猜想，从不久前开始，他几乎不放过任何夸奖彼尔的机会，一次也不放过。他一猜出彼尔在打雅柯芭的主意时，立刻变得对彼尔发生好感了，并竭尽所能支持他的大胆计划。除此之外，亨利舅舅不知道为什么并不喜欢

埃别尔特。他千方百计地在全家面前给埃别尔特抹黑，但没有如愿以偿。只要一想到可恨的埃别尔特受了骗，亨利舅舅就会幸灾乐祸地手舞足蹈起来。

在午饭桌上，又一次谈到了《鹰报》上的文章，这一次是伊凡提到的。他刚从城里回来，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满怀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到火车站去的路上，他顺便弯到杜林的编辑部去了一次。杜林一见伊凡，就详细叙述他舅舅来访的事。他要让伊凡懂得，他，杜林，为了伊凡担了多大的风险，因此期待着伊凡会给他好处。

"啊，老家伙胆怯了！"伊凡高兴地说。"他们想事先扼杀锡杰尼乌斯，就得使报纸保持缄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愿他鼓起劲来！我的天，看他们叫得多厉害！"

没有人支持伊凡。列阿太太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只要谁提到锡杰尼乌斯的名字，她就示威地保持沉默。雅柯芭也默不作答，她的注意力完全被坐在她身旁的小孩吸引住了。但她的冷漠和漫不经心都是装出来的。当她听到伊凡谈到《鹰报》编辑部遭受到多么可怕（按照伊凡的说法）的威胁时，她的双颊升起了红晕。她听到任何有关迫害和暴力的行为时就会马上气得满脸通红，无法保持平静。不过伊凡为他的朋友高兴得过了分，使她很快冷静下来，而当她听到伊凡继续为他的朋友吹嘘时，就装鬼脸表示不满了。

当他们转移到阳台上去喝咖啡的时候，埃别尔特来了，亨利舅舅立刻溜走。因为他，如果相信他那些可恶的暗讽，简直"无法和这个'混蛋'呼吸同样的空气"。紧跟着，娜尼也走了，她要赶到火车站去。最后，伊凡也不见了，他急于想知道晚报对于《鹰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否有了反响。

埃别尔特在附近租了一所别墅，因此几乎每天饭后都到斯科夫巴肯别墅来。但今天他的到来是出乎雅柯芭意料之外的。当狗在外面吠叫时，她还以为是彼尔来了。读了《鹰报》上的文章后，她时刻等候着彼尔，因为她不能想象，彼尔刚戴上桂冠，会放过在大众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她对彼尔已经预先有一种怜悯的蔑视；而此刻看到埃别尔特，出于内心的喜悦，她比平日更热情地紧握他的手。

这个上了年纪的未婚夫今天显得格外扬扬自得，十分高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每天从雅柯芭那里得到雄辩的证明：他们订婚的事几乎已成定局。譬如，她开始戴上东方的戒指，这是他很早以前在她生日时送给她的，但她过去一直不愿意戴；当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到这儿来时，雅柯芭立刻打发保姆回家去，她自己一整天陪着小姑娘们在花园里玩。

现在他们正朝着河边走去，谈笑风生地沿着土堤边的林荫小道走过来，又走过去。谈论的话题象往常一样，只留下他们两人时，几乎总是谈论政治。这一次的话题是强国的殖民地征服以及与此有关的军备竞赛。对此埃别尔特表示这样的希望：丹麦必须表现足够的谨慎，不要卷入任何冒险的行动中去。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属于温和派，认为在丹麦的政治中表现得明智乃是自己的崇高使命。尽管他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在欧洲受过教育，他无时无刻不与进步的自由思想的农村民主制度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民主制度表达了丹麦人的通情达理。自然，在跟雅柯芭谈论时，埃别尔特尽量做得比他实际上要果断些，造反精神足一些，以便稍稍缩小一下他们两人性格上的极大差距。雅柯芭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极端的立场上。因此她认为从丹麦方面来说，没有经过斗争就放弃同商业大国和工业大国竞争的想法，不

试图保证丹麦在远方的国家拥有新的销售市场，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她一再重复说，象丹麦这样特别小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荒谬的现象，今后，这样又小又穷的国家要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雅柯芭希望在丹麦能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向人民表明，小国要赢得生存的权利，获得邻国的尊重，只有依靠财富，更正确些说，是富裕。

他们全神贯注地谈着话，竟没有发觉已经开始下毛毛雨了。日落时，乌云遮满了整个天空，他们不得不躲到屋子里来。大厅里已经上灯。埃别尔特应萨洛蒙太太之请坐到大钢琴面前弹了几首“无词歌曲”，这是萨洛蒙太太特别喜欢的曲子。谈到埃别尔特出众的优点时，不能忘记他在音乐方面的超群的天赋。他琴弹得好极了，既含蓄又富于感情。在今天的演奏中，他倾注了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柔情，每个人都能猜得出原因所在。

雅柯芭站在敞开着的门边，肩膀倚着门框，眼睛望着空中倾泻下来的水柱。她没有丝毫的音乐素质，当埃别尔特演奏时，她沉醉在自己的遐想之中。埃别尔特手下的琴键奏出的情歌，可说是白白浪费了。雅柯芭想的是彼尔终于没有来，这说明她对他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她甚至感到内疚了。白天她听到的好多赞扬彼尔的话，对她并不是一点没有影响。现在她感觉到自己对彼尔估计过低，因此过分严格地指责了他的特殊的性格。也许正是在他身上蕴藏着强大的力量，有朝一日能扫除一切障碍，鼓动人民参加斗争？不能否认他具有大凡天生的领袖所特有的才干——善于争取追随他的拥护者。只要看他竟有本领驾驭亨利舅舅为他的胜利出力就是明证。她自己也体验过，从彼尔那明亮而冷峻的眼睛里射出的象海涛那样凶猛的光芒，是多么强劲有力，而他的勇气更是大得惊人。她至今一直不能忘怀他以自己愚蠢的蛮勇

把所有的人吓得半死的那个星期天。她当时象现在一样，倚立在门边，眺望着厄勒海峡，听着从海滨浴场传来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巴林格先生和其他几个客人就在浴场那边嬉戏。突然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她看到他那满头黑发的脑袋浮现在起着泡沫的波涛浪花中间。最初她甚至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在游泳，更不会想到这可能是彼尔。只有当海滨浴场的人叫住他时，她才弄清楚他是谁。直到今天她不能忘怀当时吓得浑身冰凉的神态。

过去她总认为，未来的英雄都是用另外一种材料，一种更纯洁更崇高的材料铸成的。在想象中她看到了复兴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他们能借助于正义和美，解放全人类。但谁又能知道，在斗争中，也许坚硬的拳头和宽阔的肩膀更为重要。也许在事实上，除了狠狠地摧毁有罪的、假仁假义的社会，没有别的出路，也许世界需要经过最后审判的考验，以火和血使它纯净？

第 九 章

八月份，彼尔的书写完了，他念给伊凡听，伊凡对所写的内容懂得不多，但高兴得脸色都变了，他请求彼尔答应他，伊凡，用自费来出版这本书。

现在是准备动身出国的时候了。彼尔已经按照“普及方法”学了几个月德语。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完全准备就绪了。但是根据预定的计划，在出国以前，应向雅柯芭求婚。彼尔决定在九月三日，星期天，去表达他的这一心愿。他选定这一天是因为裁缝答应他在三日前可以做好他定做的几套衣服中的第一套衣服。彼尔定做的衣服是英国款式的。因为有一次，也许不是无意的，雅柯芭当着彼尔的面说，她认为英国式的比法国式的好。

起初，他想等到书籍问世以后，出版界有了好评才去求婚，但是他等不及了，决定尽早结束由于想到求婚而引起的经常的不安和紧张。他现在常常夜不成寐。他的全部幸福取决于这件事的进程。有一次，在咖啡馆里，他碰到骑兵汉森·伊维尔逊，汉森认为雅柯芭和埃别尔特订婚之事已肯定，使彼尔心急如焚。

在预定的那个星期天，天气晴朗，火车站上挤满了人。彼尔一早就离开家门，为的是趁星期日的常客还未来到之前，可以单独碰到雅柯芭，跟她谈谈。

但是他一开始就不走运，因为他选择的是最最不利的日子。下午二点不到他抵达斯科夫巴肯别墅时，已经宾客盈门，大家都

来祝贺萨洛蒙先生的三女儿罗扎莉雅十五岁的生日。除了许多女亲戚和一大群穿得花花绿绿象蝴蝶那样的罗扎莉雅的女友外，来祝贺生日的还有萨洛蒙家的朋友，其中就有细高身材的文学副博士巴林格——文学的寄生虫。他被娜尼拒绝以后，就把罗扎莉雅作为他的意中人，让罗扎莉雅来分享他未来的荣誉。

除了巴林格，彼尔还在这里碰见一个熟人，一个叫伊兹拉耶尔的副博士。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副教授，是菲列普·萨洛蒙的远房亲戚。他个子矮小，没有力气，穿得很寒伧，行动畏缩，缺乏信心。他的双手总是缩在常礼服的衣袖里。他那秃顶的脑袋在细得象鸟头颈的脖子上转来转去，仿佛害怕妨碍别人的行走。在他开口说话之前（他比较喜欢听别人说而不是自己开口），谁也想不到站在面前的就是阿隆·伊兹拉耶尔本人。他的名气在一定的圈子里并不比纳旦博士小。他是个谦逊的学者，掌握着各个领域的广博的学识。但是在提到阿隆·伊兹拉耶尔的名字时，人们不是想到他的渊博的学识，而是赞扬他的罕见的无私精神以及只有犹太人才有的独特而崇高的自我牺牲的本性。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许多朋友断言，他的心灵是干净的，虽然他的常礼服是肮脏的。大学里好多次把最荣誉的职位给他，他都没有接受，甚至对于副教授的职称他也坚决拒绝，唯恐这样会夺走更需要这个职称的人的位置。他自己是个很有钱的人，但生活过得十分节约、俭朴而孤僻，却悄悄地把大笔的钱分给别人，主要是帮助贫穷的大学生。他在斯维尔捷加德街租了一套老式的公寓和两个未出嫁的上了年纪的姐姐住在一起。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一个小房间的几堵墙边都放着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这里是他过去的学生和其他的年轻大学生最喜欢聚集的场所。他们来向他请教，借走他的书，总之，从多方面领受他的深情厚意。作为

一个学者和教师，他并以独具一格的特点见长，只有那些首先根据心灵美来评价一个人的人，才可能把阿隆·伊兹拉耶尔和热情的纳旦相提并论。阿隆·伊兹拉耶尔深深地尊敬这个引起很多争议的人物，他怀着激情猛烈抨击那些守旧的犹太人的代表，他们之中有的人部分地由于胆小，部分地出于妒忌，一谈到纳旦博士就不以为然地把嘴撅起；有的人则根据常常伴随着精神上的主宰的一些琐碎的、有时确实是可笑的弱点对纳旦进行谴责，他们就象宫廷里的丑角，一面弄得可笑的尖顶帽上的铃铛丁当作响，一面抓住皇帝的紫袍不放。

象其他许多人一样，彼尔受到伊兹拉耶尔先生的不漂亮的外貌的影响，同时又缺少首先从高尚的品德上去评价一个人的衡量标准，因此最初他是居高临下地去看待伊兹拉耶尔先生的。但是伊兹拉耶尔对彼尔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喝得微醉的彼尔开怀畅谈。彼尔常常用洪亮的声音夸夸其谈地叙述他的宏大的计划。就以今天来说，彼尔还没有踏进房间，伊兹拉耶尔先生已经怯生生地走近他，和他谈起他的事业来了。

雅柯芭一直没有露面，她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要等到几乎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她才下楼来。她怕人们好奇的眼光以及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的盘问，这些人焦急地盼望着她和埃别尔特订婚的消息，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过订婚的事。

雅柯芭自己总是千方百计地避而不作肯定的解释。她想把这件事拖到彼尔出国以后再谈。使她感到羞愧的是，她应该承认，彼尔在她心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过一个准备把自己的命运和另一个男人相结合的妇女心中应有的地位。辗转反侧的长夜，她只能凭借意志的巨大力量迫使自己不去想他，但同时她又清

楚地知道，一等到他离开这儿，统治着她心灵的屈辱和羞愧也将结束了。

看到彼尔穿着英国式的新西装，她不禁哆嗦了一下。他用坚定的、审视的目光迎着她，立刻向她揭示了他这次来访的目的。因此最初她竭力不去接近他，但是意识到反正不可避免地要倾听他的求婚要求，希望最终摆脱掉折磨人的等待，她决定加速事态的进程。

她来到花园里，开始在屋前的林荫小道上散步。她估计他不会放过机会，会寻到这里来的，在这里没有第三者，他们谈起来比较方便些。

她没有估计错。几分钟以后，从旁边一条林荫小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她激动得忽然感到头晕起来，不能继续向前走了。她忍住头晕，仿佛在寻求保护似的，走到放在长椅后面、底座上缠着常春藤的大花瓶旁边。她在这儿装得正在把紊乱的常春藤的嫩枝理顺，但她的双手在颤抖，当她听到背后的脚步声时，心儿怦怦地猛跳起来，而在眼前黑色的砂砾上飘舞着灼热的火红色的圆圈。这时脚步声已经到了她身边，她猛然回过身去，用充满恐惧和仇恨的眼光打量着他。

“您想要我干什么？”她几乎大声叫了起来。“您为什么一直跟住我？”

他脱帽致敬，请求她倾听一分钟。

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她叫他尽量说得简短些，他又恭敬地一鞠躬，表示同意。

“不过您的神态十分疲倦，雅柯芭小姐！也许我们坐下来谈比较好？”

他指指那条正好放在大花瓶旁边、椅背朝着花瓶底座的长

椅。雅柯芭再一次请他不要缠住她，但她实在没有力气了，只得坐下。

彼尔恭敬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坐下了。不到两分钟，求婚的全部过程已经完成。根据他所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话全都说了，他又根据内心的需要说了下列的话：

“亲爱的小姐，请您相信我，如果可以保持沉默的话，我就一定不说了，只是请您不要以为这是刹那间的、季节性的钟情……您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有幸认识您的时间不长。但是，尽管我们相识总共才几个月，而在我的命运中，这短暂的光阴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向您倾诉过，自从我第一次造访了您的家，第一次见到了您，我的新生活就开始了，雅柯芭小姐，人们都认为我还有点才能……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我甚至有勇气断言，我的祖国需要我。但我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您，我将一事无成……我十分清楚，为了促使我进步，您已经出了多大的力！您的答复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而且关系到我的前途，我的全部安乐。”

她让他尽情说完。她无法打断他如潮水般涌出的心声，因为她在心底里意识到，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有失体面的愿望，想听听从他嘴里说出爱慕的话来，才使她暗中安排了这次会见。一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她瘫软了。他那低沉、浑厚、刚毅的声音把她征服了，迷住了。虽然他最后几句话坦白到天真的程度，比他能够料想的天真得多。雅柯芭简直没有料到，他想到自己比想到她多得多。

雅柯芭的沉默、她脸上忧郁呆板的表情使他不安。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从我这方面来说，对您说这些话是大胆的，过于自

信的。您被崇拜的人团团包围，您聪明，美丽，有钱，而我是个赤贫如洗，默默无闻的工程师，除了未来的前程，我一无所有。但是我并不要求您作出最后的回答。给我一线希望吧，即使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行，让我怀着这种希望踏上遥远的征途。雅柯芭小姐，相信我吧！对我来说，没有不可能达到的事，只要能得到您的首肯，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发言的第一部分是经过仔细斟酌和深思熟虑的，而第二部分却是即兴之作。要不是雅柯芭继续保持沉默，他也许不会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还要补充些什么，于是他在她面前恭敬地欠了欠身子，似乎以此表示，他准备恭听她的判决。

雅柯芭终于振作起精神。

“老实说，我应该感谢您的恭维。可是，我深信您大大地夸大了您对我的感情。不管怎么样，”她看到他准备反驳，急忙说下去，“不管怎么样，我认为继续谈下去已属多余，您自然会同意我的话，如果您知道……我已经订婚了。”

“那么，这是真的？……是同埃别尔特，对吗？”

“您没有权利向我提这样的问题，”她毫不客气地说，说完就站起来走了。彼尔好象受到惊雷一击似的，坐在长椅上一动也不动，只用呆钝的目光送走雅柯芭。

萨洛蒙太太和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两个姐姐——两个安静的小市民式的矮胖女人在凉台上坐着。雅柯芭从旁边经过时，她们从凉台上喊她，她却装做没有听见，径自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跨进房门，她摘下右手上的手套，把手背贴在腮帮上。她的腮帮发烫，胸脯高高耸起，两腿发软。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她感到自己好象是个奇迹般逃脱了死亡危险的人。她用力把另外

一只手套、帽子都拉下来，扔到床上，好象是在扔肮脏、无用的东西，最后浑身无力地坐倒在安乐椅里……值得庆幸的是，一切总算都过去了！她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整个房间在她眼睛面前飘浮起来，她把一只手贴到左肋上，啊，心儿跳得多么利害！这是她所熟悉的不安静的心跳！它唤起她记忆中多少风风雨雨、艰难的幸福时刻啊！

她闭上眼睛，完全让想象任意驰骋，沉入埋葬着支离破碎的爱情幻想的陵墓里。她感到十分羞愧，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什么那个讨厌的陌生人具有一种能驾驭她的奇异的力量：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由他唤起的回忆，使她的心灵充满莫名其妙的惶恐。为了驱走彼尔的形象，她想象着生活中不存在的过去的诱人的影子，又一次体验爱情的全部痛苦感受，从她十三岁姑娘家时第一次体验到的不健康的快乐直到最近一次命中注定的失望。从此以后，她的心揪紧了，象一只遭到拒绝的手握成一个拳头那样，缩成了一团。

响起了吃饭的钟声。她蓦地跳起来看了一下表，真不得了，已过了整整两个钟头，可她直到现在还没有换衣服！……算了，就这样下楼去吧，她没有力气换衣服了。而且埃别尔特还可能在楼下等着她呢！她用两只手掌抱住头，安静下来了。这两个小时中她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他。

上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走了。只有过生日的人的亲近女友、副博士巴林格、阿隆·伊兹拉耶尔以及他的两个姐姐还没有离去。巴林格把他的狮鬃那样的头发朝上梳，在罗扎莉雅跟前转来转去。罗扎莉雅快乐得什么似的，搀着菲列普·萨洛蒙的手站在房间当中，正准备入席。她作为当天的女王，坐在父亲旁边尊贵的位置上。埃别尔特真的已经来了。彼尔站在房间的对面角落

里，正在十分安详地和伊凡聊天。

一看到彼尔，雅柯芭的心中立刻升起一股无法控制的怒火。后来她想，彼尔没有走，也许是不希望引起别人的猜疑，助长谣言的滋长。尽管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使她十分难受，她还是为他所表现的得体的态度而感激他。

入席时，她竭力坐得离他远一点，做得似乎他并不在这里，但她又不能不注意到，他破例地喝得很少，缓慢而端庄地举起他那盛了开水的玻璃杯，只稍稍加了些葡萄酒。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要预先采取措施，免得等会儿被人认为他喝醉了酒。

一种令人胆寒的恐惧感刺痛了她。这个疯子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但午宴进行得十分安静，后来大家都到花园里去了。少女们抽着细烟卷，而男人们则抽又黑又粗的雪茄烟，烟支上裹着画有俾斯麦像的装饰带。

萨洛蒙太太、埃别尔特、阿隆·伊兹拉耶尔和他的两个姐姐都坐在有门窗的亭子里。女主人亲自在为他们斟咖啡，后来雅柯芭也到他们这里来了。蓦地在门口出现了彼尔那宽肩膀的身影。他脸上的神情无忧无虑，显得很高兴，表现出一副十足挑衅的姿态。

"锡杰尼乌斯先生，请您原谅，"萨洛蒙太太对他说，从某一时期起，她十分严厉地对待儿子的这个无赖朋友。"我们这儿都不抽烟，伊凡在海湾边，现在就把咖啡替你们端到那边去。"

彼尔默默地走开了。雅柯芭惊讶地看了母亲一眼。虽然她感谢母亲把彼尔打发走，但这种轻慢的口气有点刺痛她。难道母亲已经猜到了？完全可能，母亲的目光是锐利的。

如果彼尔本人不知分寸，硬要雅柯芭同他交往，雅柯芭就决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父母亲。只要能不再碰见他，她什么事都愿干。她把又乏力又疼痛的脑袋倚在亭子的格子墙上，闭上眼睛，预先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彼尔不再到他们家来，这种和平与安宁就将降临到她身上。

但就在这时，她听到人们提起彼尔的名字。阿隆·伊兹拉耶尔真诚地谈到了两个星期以前《鹰报》上的那篇文章，他热烈地赞扬这个"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胆而鼓舞人心的计划"。

"当然……不用说……可以实现到何种程度，这用不到我来评论……"他说，象他平常那样由于腼腆而嗫嚅起来。"但是锡杰尼乌斯先生严肃地认为，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拥有这种直到如今……怎么表达好呢……直到如今没有被利用的……确切些说，直到如今没有被查明的自然资源，我们具备成为第一等工业强国的独特条件……特别是他谈到现代化机器……如波动机，风力发动机或者象他在计划中所称呼的……开足马力的时候……对于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把我们至今看作是凶暴敌人的自然力：西风、波涛、飓风……加以利用，把它们作为我们财富的源泉，作为取之不竭的能源之井，把我国最贫瘠的大地变成欣欣向荣的黄金国①，这种想法本身我是十分赞赏的，真象童话一般。"

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话在听的人中间引起了奇特的混乱：埃别尔特勉强笑笑；萨洛蒙太太殷勤地款待着客人；在他们谈话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想象中遍地是黄金、宝石的神奇国家，他们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这种国家。

时悄悄地走进来的副博士巴林格怜惜地望望这个演说家。连阿隆的姐姐，两个老小姐最后也看明白了，她们的兄弟由于不知底细，选择了一个很棘手的话题，等他一闭上嘴，亭子里立刻阒然无声。

埃别尔特认为自己有责任打破沉默。

“这一切全是童话加童话，亲爱的朋友，童话在我们的国家里多的是。”

“你们听，你们听！”从巴林格的胸口发出狮子般凶猛的吼声。巴林格只要他在场时听到大家称赞某个人，他立刻会怒发冲冠。

埃别尔特得到这样有力的支持后，就继续说下去。

“我国国民的毛病就在于我们总是想跟在野鹅后面飞。这种癖好使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付出昂贵的代价。纳旦在悼念一个因不幸事件而牺牲的朋友的悼词中道出了永恒的真理：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一生下来就是幻想家，靠幻想生活，在幻想中衰老，在幻想中死去。”

阿隆·伊兹拉耶尔默默地揪着他那稀疏的胡子，然后用歉疚的音调说道：

“也许这只是一种偏见？在我看来，我国的青年人……几乎所有的青年人的不幸……在于他们过分地——怎么说好呢——向往于土地，而不善于起飞，向上飞。我作为一个教师，有机会对我国的青年人进行过十分细致的研究，使我不止一次地感到震惊的是，他们要想超越日常生活的狭窄圈子的抱负少得可怜。他们对未来的理想十之八九不外乎找到某个一般的工作，或者市长的职位，做个收入较丰的开业医生或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拥有一所舒适的牧师的庄园。因此我很感兴趣……甚至很高兴能

和象锡杰尼乌斯先生这样追求真正崇高的目标的青年人相识，即使他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们这样认为的话。”

“我们不用单单为字眼辩论，”埃别尔特用出乎意料的严厉口气打断了他的话。萨洛蒙太太连忙请客人们再喝一杯咖啡，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两个姐姐又一次向入了迷的弟弟使眼色制止。“就算称我们为想象力贫乏的人民在实际上比称我们为幻想家更正确吧。但可惜的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一样。”

巴林格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运用适合的引文来证实这些话：

“是的，我们的人民是懵懵懂懂的，我们的智慧是模糊的，意志是薄弱的，”他一口气说完，却没有说明这些话是从哪里引来的，只是眼珠骨碌碌地乱转，象个被鬼迷住的人。

阿隆·伊兹拉耶尔谦逊地等待着，看别人还有什么话说。等他确信大家已把话说完，他就继续说道：

“一个青年具有理想竟是这样不好吗？我想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理想吗？而且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人预先怀着理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创造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吗？我们的全部现实就建筑在我们的幻想上，而且……”

“天哪！”埃别尔特笑了起来，“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人不仅要有理想，而且应善于把理想变为现实……”

“我无法判断，但是依我看，对于个人来说，前者和后者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难道在幻想中，以及在幻想之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愿望和希望中不正蕴藏着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帮助人类跨越横在他们面前的由于出身、教育、习惯、遗传以及其他偶然事件所造成的界限，至少看上去以某种方式跨越大自然的界限？即使锡杰尼乌斯先生那些大胆的设想不能实现，事实上也很可能这样……它们反正会在他个人的发展上起作用。

这从理想的观点来看是最最重要的。”

“先生们，请你们原谅，”萨洛蒙太太忍不住说，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雅柯芭，看到她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请别见怪，我们想坐车去兜兜风，马车已准备好了，我甚至听见我的丈夫已经在挥动鞭子了呢！”

阿隆·伊兹拉耶尔发窘了，大家都急急忙忙站起来，走出亭子。雅柯芭远远地跟在大家后面。她登上大理石的楼梯来到露台上，一只手扶住栏杆，稍稍停顿一下，沉思地眺望着海景。

马车（这是有几排横座的、容量很大的敞篷马车）停在门口。菲列普·萨洛蒙本人带着两个小孩代替车夫坐在马车前部赶车者的座位上。当副博士巴林格得知罗扎莉雅和她的女友们决定不去兜风，而是玩槌球戏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留下来跟她们在一起。阿隆·伊兹拉耶尔和亨利舅舅都怕晚间潮湿，也不参加他们一起去兜风。菲列普·萨洛蒙问起娜尼，却到处都找不到她。她吃完午饭就走了，约定和杜林在火车站会面。因此，敞篷马车里有空位容得下彼尔和伊凡，这是萨洛蒙太太怎么也没有估计到的。她试图设法把他们打发走，劝他们象巴林格那样去跟姑娘们周旋，但彼尔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毅然决然地在边上坐下，坐得弹簧都轧轧地响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树林上空染得红彤彤的。一点儿风也没有。起初马车沿着海湾边行驶，后来转到树荫覆盖的砂砾路上，菲列普·萨洛蒙就让马儿信步走去。

大家不停地闲聊着。埃别尔特显得尤其活跃。彼尔正好相反，一句话也不说。他挺直身子坐着，只是眼睛一直不安地向四面八方张望，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自从雅柯芭在绿荫如盖的小路上弃他而走，遭到拒绝的痛苦稍稍平息以后，他不断地反复

说："重要的是不能屈服，不能屈服。"无数的希望都和她的同意联系在一起，他或者是立刻得到一切或者是全部放弃。如果幸福之神这一次背叛他，那么，他那未来前景的美好建筑物就会一下子倒塌。但是，由于雅柯芭不爱他，在懊丧和失望面前，这些对未来的憧憬就慢慢地退到次要的位置上了。过去他没有意识到，雅柯芭本身对于他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虽然他至今仍象过去一样认为，她算不上是个美人儿，但他无法容忍她可以属于别人的想法。自尊心和受到屈辱的虚荣心在他胸中骚动，他感到自己似乎真的由于失恋而要发狂了。他第一次懂得了"崇拜"这个词的含义。在紫红色的天空和庄严、阴森的树林衬托之下，她那长着黑色鬈发的苍白、狭长的脸在他看来象是圣者的脸。当他想到这个优柔寡断的埃别尔特或另一个冷血的人将去玷污这个娇美的、高傲的少女纯洁的躯体，而不是他，彼尔，促使这对象女巫一样深邃的、象黑夜一样乌黑的眼睛燃烧起世俗的欲念，他就气得浑身哆嗦起来。不，这不可能！他咬紧牙关，又暗自重复着说："重要的是不能屈服，到了考验他一生中的口号'我就是要这样做'的时候了！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他还不很清楚该怎样去获得雅柯芭的欢心。他决定听从命运的支配，见机行事，命运之神给他的即使是小小的胜利，也毕竟是胜利。不论是在午饭席上，还是在散步的时候，他都注意到，雅柯芭由于埃别尔特向她献殷勤而显得有些畏缩，而且千方百计地掩饰由于埃别尔特对她的亲密语调所引起的激动。后来他又注意到一个情况，在通向他们准备去的森林的一扇敞开着的大门旁边，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在卖花。埃别尔特向那女人买了一束鲜花，在把花献给雅柯芭时还说了一句多情的格言，她接过花束，甚至没说一声谢谢。使彼尔喜出望外的是，她把花束放

在膝盖上，一路上一次也没有闻过它。

在远处，罗德瓦德已隐约可见，森林落在后面了。最初他们顺着隆德托夫特大道行驶，后来菲列普·萨洛蒙让马车向左拐弯，绕远路经过艾尔米塔热斯列坚驶回家去。

黄昏终于降临了。在低地和池塘上空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周围一片寂静。在宽广的平原上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有从远处的森林里传来好几种鸟鸣声。

马儿嘶鸣起来，妇女们都把披肩及头巾裹紧。当大伙看到一群赤鹿正安详地在路边啃草时，中断了不久的谈话又活跃起来了。伊兹拉耶尔姐妹俩看到鹿群，想起了一个从隆德来的瑞典大学生的故事。这个大学生表示接受打赌的条件，去追逐上述那样的鹿群，并赤手空拳地捉住预先指定的一只鹿。他在森林里追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因心力衰竭而死。

“尊敬的女士们真会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吗？”埃别尔特带着讥讽的微笑问道：“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是，老实说，我并不怎样相信。”

伊兹拉耶尔姐妹俩争先恐后地对着上帝赌咒发誓，说这一切全是真的，是她们在《每日新闻报》①上亲眼看到的。

“尽管我对你们十分尊敬，但我很难相信，”埃别尔特嘲弄地说。“甚至连一个不完全正常的瑞典人也未必会忽然产生这种愚蠢的念头，而且他在奔跑时应该明白过来，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伊兹拉耶尔姐妹讲的故事触到了彼尔的痛处，于是他象接受挑战那样紧接着埃别尔特的嘲笑说：

---

① 瑞典的报纸。

“依我看来，这故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由于彼尔在长时间一语不发之后说起话来，又加上用的是这种挑衅的口吻，他的话因此引起了某种不安。

“这么说来，您，锡杰尼乌斯先生也是属于轻信的人？”埃别尔特说。

“不，我只相信，作为一个男子汉，只要稍稍有点自尊心，一旦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得达到它，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时彼尔向雅柯芭瞥了一眼，但她一路上都装得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此刻她也自顾自地望着一边。

“您听我说，男子汉这样干，听起来的确很诱人，”埃别尔特反驳说，一面微笑着向女士们瞥了一眼。“不幸的是残酷的大自然设下如此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一个自尊的男子汉的愿望不得不在它们面前屈服，何况上帝还使这只如此美丽、如此逗人喜爱的牲畜有四条华美的长腿，而我们，作为人，却不得不满足于两条圆木，它们更适合于行走而不是奔跑。”

“问题不仅仅在于速度，而在于毅力。毅力能创造奇迹。总之，工厂老板先生，最后笑的人才能笑得最欢。”

埃别尔特扬起眉毛，他猜测出彼尔的话中隐藏着的威胁。他怀着怜悯的蔑视扭过脸去，不去看彼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不过，”他转向女士们说，“我在年轻时似乎也亲眼目睹过和这个瑞典大学生有点相似的事，虽然我所碰到的事没有结束得这么惨。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从森林里郊游回来，我们在克拉姆片堡雇了一辆马车，沿着海岸回家去。其中有一个朋友从来不放过机会夸耀自己力气大，他就和我们打赌：到剩下最后半里路时，他将下车，在马车旁边跟着奔跑，不管我们怎样驱赶马匹，他将和我们同时到达哥本哈根。我们当然同意。我们刚到康斯

坦齐亚，他就跳下马车，开始跑了。我们的马又老又瘦，不管你怎样驱赶，它们总是慢吞吞地用小快步走着，在这样的竞赛中，什么都是非常自然正常的，但是跑了五分钟以后，我的朋友已经象铁匠的风箱那样，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了，又过了十分钟则完全停下步来，兴高采烈地宣布说他不想再跑了，因为他'怜悯这几匹可怜的马儿'。接着，他扬扬自得地又说出几句同样公正的格言，说侮辱不会说话的生物是不高尚的，不道德的，然后十分心安理得地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埃别尔特的故事引起大家的称赞。两个老年的妇女纵声大笑，菲列普·萨洛蒙回过头来说：

"如果这个人还活着，我作为保护动物协会的理事，建议铸造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章。"

彼尔气得冷汗直冒。他毫不怀疑，埃别尔特讲这个故事完全是故意刺激他的。虽然雅柯芭没有参加大家共同的哄笑，但是情敌的胜利使他失去了自制力，他暗地里准备狠狠地报复。等到伊兹拉耶尔姐妹笑完了，他说道：

"我打心底里感到可惜，工厂老板先生，您过早地失去对意志力的信心。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如果另外有个人能完成您的朋友所没有完成的事，您是否可能重新获得失去的信心呢？"

埃别尔特再次扬起浅色的眉毛。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我问您，如果另外有个人能完成您的朋友所没有完成的事，是不是可以使您获得失去的信心？如果可以的话，那末我准备来完成它，而且就在此刻完成，决不迟延。"

他不等得到答复，立刻跳到地上，和敞篷马车并排跑了起来。

菲列普·萨洛蒙拉住了马匹，厉声说：

“锡杰尼乌斯先生……请您……坐到马车上。”

但是彼尔淘气地回答说：

“萨洛蒙先生，请您不要激动，舒散一下筋骨对我甚至有好处。请不要忽略我们谈话的内涵。很难想象，对于上帝、国王和祖国来说，使我们丹麦议会霍尔别克州的代表重又获得对人类意志的信心，有多么重要。至于我的心脏，请你们放心，它是经受得住的。”

“不管怎样，锡杰尼乌斯先生，”菲列普·萨洛蒙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不允许您和马车并排跑。”

“不能并排跑，那末，稍稍超过你们对我来说只会更好。”

接着他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加快步子飞跑起来。不管菲列普·萨洛蒙怎样驱赶马儿去追彼尔，几分钟以后彼尔已消失在浓雾之间，不见影踪了。

“他变得简直使人无法忍受，”菲列普·萨洛蒙气得涨红了脸，喃喃地说，一面抽打着马匹。

这时萨洛蒙太太开口了：

“何苦白白折腾马儿呢，”她对丈夫说。“锡杰尼乌斯先生整个下午都心绪不佳，他想出了一个体面的、虽然有些离奇的借口离开我们。如果从这里穿过森林，可以径直到达车站。”

她的解释大家都认为十分合情合理。马儿虽然跑得很快，却还是不见彼尔的影子，他不可能抄近路走，因为马车行驶的路线就是最短的近路，何况久列哈文森林是从四面被包围起来的。

伊兹拉耶尔姐妹俩对彼尔大失所望，她们忍不住在萨洛蒙太太耳边咕哝起来，说这个年青人实在太放肆了。甚至连伊凡也责怪起彼尔的行动来，而埃别尔特竟然微笑着提出略带挑逗性

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彼尔想这么急急忙忙地离开大伙。

雅柯芭一言不发地望着刚从瑞典那边的海湾上升起来的发红的月亮。从表面上来看，这件事对她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但是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屈辱，而同时又觉得无拘无束，十分自由，真想纵情大笑。自从她明白彼尔的这种有意识、有步骤的追求目标是什么以后，不管她觉得彼尔的乖张行为有多么可恶，她确实心里发紧，急切地等待着男人的强烈感情的暴发；但是暴风雨过去了，全部"强大的无穷力量"却只能干出极不高明的、孩子气的乖张行为而已。

现在他们已过了斯普林格福尔帕，又沿着海岸行驶了。从海峡上吹来一阵微风。雾消散了。一大群小蚊子在马的头部周围团团飞舞。

已经快要到家了，菲列普·萨洛蒙突然一下子勒住了马。

"怎么回事？这不是鲁伊扎在跑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一个女佣人迎面向他们跑来。菲列普·萨洛蒙在老远的地方就大声问道：

"出了什么事？是怎么回事？"

"是……是……这样……锡杰尼乌斯先生……"那姑娘气喘吁吁地说出这些话。

"他在我们家吗？"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在我们家，在我们家，他好象出了什么事，家里人正打发我去请医生呢！"

"公正的上帝，他究竟碰上了什么事？"伊凡脸色苍白得象张白纸。

"唉，我不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感到头晕，杜林先生给他喝了些放在小姐房里的雪水，只是他不见得会清醒过来。"

菲列普·萨洛蒙咬紧厚厚的嘴唇，抽打着马儿。他也变得脸色苍白。大家就这样脸色煞白、一言不发地坐着马车到了家门口。

一大群吓得半死的女佣出来迎接他们。他们在大门口碰见了阿隆·伊兹拉耶尔、巴林格和娜尼，又过了一会儿看见了杜林，最后彼尔本人也出现了。他脸上确是没有一点儿血色，衬衫揉皱了，可是张大嘴笑得十分欢畅。

"您看到了吗，工厂老板先生，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没有等到马车停下来，他就带着扬扬自得的口气大声说道。

"啊，原来是打赌！"姑娘们齐声说道，同时紧紧地围住了马车。

"请问你们在争论什么呀？"娜尼站在扶梯最下面的梯级上问。她那狡猾的小眼睛一会儿从埃别尔特身上转到雅柯芭身上，一会儿又从雅柯芭身上溜到埃别尔特身上。

伊凡从敞篷马车里出来，惊恐地抓住彼尔的手。

"锡杰尼乌斯先生，您不是感到不舒服吗？"

"啊，小事一桩，稍稍有些头晕罢了！我干了件傻事，我现在知道了，根本用不着赶得那么急！"

这时其余的人都默默地从敞篷马车上走下来，只有菲列普·萨洛蒙生气地把缰绳交给马夫说：

"快派赫里斯季安去把鲁伊扎追回来，她在半路上碰到了我们，告诉她不必去惊动医生了。"

接着大家都聚集在半暗不明的前厅里。青年人在那儿以各种方式异常兴奋地讨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是经历过恐怖后所常有的。伊凡比所有的人都说得多。他为自己朋友的英勇行为高兴得不得了，并叫娜尼和杜林一次又一次把新的细

节说给大家听：他们怎样走出森林，怎样看见彼尔在台阶上说不出一句话来，等他们一起穿过几个房间来到时，彼尔就昏倒了。

埃别尔特站在挂衣架旁边，帮雅柯芭脱去外衣。当他怯生生地从她的颤抖的肩膀上脱下披肩时，他的眼光困惑不解地停留在雅柯芭的脸上。

“我简直冻坏了，”她说，企图解释她那遏止不住的神经质的颤抖，她抖得牙齿直打颤，说完，立刻上楼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彼尔虽然谈笑自如，而且装得似乎忘记了她的存在，事实上他的目光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她。在极度兴奋的情绪支配下，他发誓今天晚上要再跟她谈一次，即使不得不从阳台上潜入她的房间也必须谈。当他发觉雅柯芭在脱外衣时，把埃别尔特送的花束放在窗台上，后来就忘了把花束带走，彼尔立刻抓住这个借口。

“雅柯芭小姐，雅柯芭小姐！”他在后面追着她喊道。“您忘记了您的鲜花，”接着，他手捧花束，两步并作一步跑上了楼梯。但没有等到他跑到上面，雅柯芭正好已走到最后一级梯级，她没有打量一下，甚至没有道谢一声，就伸手来接花束。

但是她没有拿到花束，因为彼尔握住了她的手。彼尔确信楼上没有旁人，就吻起她的手来。她吓得两腿发软，甚至连抽出手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看到这情景，他立刻靠到她的身边，把她搂入自己怀中。

“您爱我吗？”他弯下身子向她低声说，“真的爱我吗？您愿意成为我的人吗？”

她浑身瘫软无力，甜蜜的颤抖传遍整个身子，双手情不自禁地伸到他的手中。

“您愿意成为我的人吗？”他重复问了一遍。“您回答呀！”

"愿意，愿意，愿意，"她轻轻地说。从这个汗涔涔、热烘烘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使她丧失了理智。她的脑袋情不自禁地低垂到他的肩膀上。

"我明天上午来，我们把一切详细谈谈。"

他又一次让她紧贴在自己的胸脯上，然后雄健地跳跃着下了楼。现在他已经装得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站在大厅里的其他客人们中间了。

刚才的一幕持续了总共不超过一分钟。等到彼尔明白过来，他已赢得了胜利，他就又恢复了原先的镇静和沉着。他和客人们闲聊，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后来又来到露台上，那里已经摆好桌子准备喝茶了。

但是今天一天紧张的后果开始慢慢地表现出来了。殊死的冲刺已经过去，现在彼尔还是不理解他是怎样下决心去冲刺的。当他在脑海中回顾经历过的情景时，眼前顿时一阵昏黑，当他展望未来时，头脑开始发晕。他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永远不用再为金钱操心了？他，彼得·锡杰尼乌斯，一个穷牧师的儿子，将要成为分享百万家财的人？对，对，确是这样！魔棒就握在他手中，充满童话般奇迹的世界将在他面前敞开大门。

虽然他没费多大力气隐瞒了他的极其激动的心情，但在场的许多人中，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客人，已经看明白，在楼梯上发生了一件举足轻重的事。雅柯芭的不在场更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因此茶桌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重，到最后简直使人无法忍受了。埃别尔特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一言不发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好几次走到彼尔身边的那副模样，使大家都感到可怕。只有巴林格副博士，带着他固有的轻率态度，目空一切地在大厅里来回走动，高声议论着文学，暗地里期待着大家会请求他朗诵诗

歌让大家高兴起来。

最后，一个使女来宣布等待了很久的消息：送客人去车站的马车已经备好，于是大家纷纷起来告辞。只有埃别尔特因为不需要到哥本哈根去，就多耽搁了一会儿。他希望屋里静下来以后，雅柯芭能下楼来，即使下来一会儿也好。但是十分钟过去了，雅柯芭一直没有露面，于是埃别尔特也站起身来默默地告辞了。

“喂，菲列普，你有什么可说的？”最后只剩下萨洛蒙夫妇俩时，萨洛蒙太太这样对丈夫说。

“是的，列阿，你说得对，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这是个完全失掉自制力的人。”

“我可是对你提出过警告的啊！”

“我明天对伊凡说，让他最终明白，我们家不能接待这样的人。”

“我担心你已经晚了！……要是你今天注意一下雅柯芭的情绪就知道了。”

送客的马车刚一驶走，娜尼就上了楼。她悄悄地溜到姐姐的房间门口，仔细谛听，但是里边一点声音也没有。她于是朝锁孔里张望，雅柯芭的房里一片漆黑。她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姐姐已经睡了，只得万分失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但是雅柯芭并没有睡。她打开阳台门，在月光下全神贯注地倾听着送走彼尔的马车轮子碰到路面发出的响声。在最后半小时中，她的脸忽然衰老了，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一种孤僻的、忧郁的表情。她象一座雕像似的站着不动，直到车轮声消失在森林后面，听不见了。

然后她回到房间里，随手掩上了阳台门，不断地在房里来回

走着。接着她坐到躺椅上，双手掩住了脸。

她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羞愧和绝望的情绪折磨着她。看来，一切就这么一下子结束了。她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加以培养的自我克制精神，竟使她落到这个地步。她的青春的理想，关于心爱的英雄的理想就这样可恶地、以这种歪曲的形式体现在生活中了。

她不打算粉饰引诱她投入彼尔怀抱的原因，也不愿向自己证实，有朝一日她能摆脱这种肉体上的骚乱。不，她清楚地意识到，现在她是完完全全在他的支配之下了。如果再认为这一切都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这样只会加深她的耻辱。解救的办法已不存在。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尽管他们的相会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她却依偎在他的怀抱里，他的嘴唇碰到了她的嘴唇，从未体验过的爱情的甜蜜的预感渗透了她的整个身心——可以这样认为，她的一半身子现在就已经属于他了。

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接着娜尼探进头来。

"啊，请你原谅，你似乎在月光下沉入了幻想，是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再次请你原谅，我只是听见你还没有睡……你有多余的发针吗？"

"你自己找吧！"

娜尼穿着睡衣，悄悄地用猫那样轻的脚步溜进房间，开始在五斗橱的抽屉里寻找。接着，她突然回转身来，背向着五斗橱，身子坐在拉出的抽屉上。月光透过薄薄的睡衣，清晰地照出了她身体的全部线条。

她身子向前探，用讨好别人、但又有些怯生生的语调问道：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可以向你们祝贺了吗？"

雅柯芭打了个寒噤。

“祝贺什么?”

“请原谅。也许这是一级秘密。我劝你最好能保守秘密,到将来再说。”

“秘密?什么秘密?我一点也不明白。”

“啊,请你不要装模作样了,是不是可以打听一下,你和锡杰尼乌斯先生在楼梯上谈了些什么事?”

雅柯芭听了这几句话,甚至感到一阵头晕。锡杰尼乌斯!这么个姓氏!……锡杰尼乌斯太太!!!真难以设想!

“这不是荒谬可笑的追求吗?”娜尼不顾一切地继续说道。“嗨,嗨!我一来就感到十分可疑。”

雅柯芭刷地挺直了身子。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一切,是的,我订婚了。正是跟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人订的婚。这就是全部秘密,既然你这样感兴趣的话。”

沉默。

“既然我这样感兴趣?怎么能不感兴趣呢?当然,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

“啊,你十分高兴……”

“你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以高兴……唔,我猜到了,你也许以为我自己……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还以锡杰尼乌斯来逗弄我呢。你一点也用不着激动。没有什么可争吵的,我不和你争论,我向来十分喜欢你的未婚夫,但是依我看来,你们两人更加相配。”

雅柯芭警觉起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该怎样向你解释呢……喔，你们两人，可以这样说，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而我呢，大家都知道，是个十分渺小、不动脑筋的平庸之辈，轻佻浮躁的人，你自己常常这样说我的。现在该谈谈的是……埃别尔特，可怜的埃别尔特……”

雅柯芭忍不住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

“你听我说，娜尼，时间已经很晚。你把衣服都脱掉了，大概感到冷了吧！”

“我影响你了吧？我的天，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但她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又用那讨好别人、轻得象猫似的步态，赤着脚溜出了房间，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

“你真沉得住气，换了另一个人，就会把一切说得有趣得多。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们满意地畅谈了。你知道，要是我自己碰到这种情形，要是我的双唇将要去吻一个长胡须的人，那我早就会和年纪比我大、比我有经验的姐姐商量，从她那儿取得指导了。”

“原谅我吧，我的确已经十分疲倦，”雅柯芭打断她的话，开始脱衣服了。

“你还装得那样圣洁，那样不可侵犯，你说现在就要睡了，请你别扯谎……我才不会相信呢。你今天一定会写信给他，在夜深人静时向他倾诉衷情，通过笔头和墨水拥抱他，让早班邮件送去一千个飞吻。我说，孩子，我得送给你一个珍贵的忠告，刚开始要做得稍稍矜持一些。总之，不要头脑发热，你还记得列贝卡娅订婚后发生的事吗？他把她吻了又吻，使她不得不再去涂口红。根据我对男人的观察分析，你的未婚夫是喜欢接吻的。晚安，我幸运的姐姐，希望你的梦不要做得太美！”

第十章

过了一两天，彼尔终于明白，虽然他已迫使雅柯芭表示同意，但同过去相比，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首先，不论是雅柯芭还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甚至以断然决然的方式——都要求把订婚的事暂时保密。除了亲人以外，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提订婚的事。第二，雅柯芭过分践踏他的耐心：她没完没了地提出任性的要求和变幻无常地耍态度。常有这样的事：他来到斯科夫巴肯别墅，她却推诿身体不好，根本不出来同他见面；而到了晚上，只单独留下他俩时，她有时却会以意想不到的热情接受他的温存，但这改变不了总的情况。他对妇女的了解，足以使他能捕捉热烈的激情和随之而来的侮辱性的冷淡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明白，进一步作出让步，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他决定改变策略：他装得漫不经心、冷漠无情的样子：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然后就好几天根本不照面。

“用饥饿来制服不听话的人，”他暗自这样想。现在正是考验他的时候，看他身上是不是具备那种能统治人们、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必不可少的力量。

他第一天不去，雅柯芭感到松了口气，第二天，她感到惊奇，第三天，她开始感到不安，决定给他写一封信，问他是不是害病了。但她刚抓起笔，动手要写的时候，楼下花园里却传来他那响

亮的声音。于是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情绪。虽然她的心惊慌不安地怦怦直跳，她却还是宁愿彼尔离得她远远的。她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母亲叫一个幼小的孩子上楼来通知她，彼尔来了，但她却一步不动，在本来准备给彼尔写信的纸张上，开始给一个在国外的女友写起无关紧要的信来。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她才下楼来。彼尔一看见她，就随随便便地咧嘴而笑，甚至不愿对他为什么这样长久不来看她进行解释。几乎整个晚上他都在弹子房里和伊凡及亨利舅舅待在一起，而且从各方面看来，他觉得在那边十分逍遥自在。喝完茶他就告辞了，因此整个晚上他们甚至没能单独在一起谈谈。

这个夜晚是他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她在自己的卧室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痛苦地作着自我斗争。她向自己证实，现在是撕毁这个反常的、不体面的婚约的时候了。这样的结合不仅破坏了她和亲人、她和朋友的关系，而且夺走了她对自己的最后的一点尊敬。第二天一早，她就坐到桌子边，准备把自己的决定正式写信通知彼尔。但是她的手不听使唤。对爱情的渴望在心中燃烧，她只得丢掉笔，双手掩住脸，坐在安乐椅里呆住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了她的主人和统治者。从这个时候起，她象服从不可抗拒的命运那样整个儿屈服于自己的不幸了。彼尔仍象过去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分离的时间过分长时，他会写上一封短信，表示歉意，有时在信中还附上几朵鲜花，但是为什么这么久不来看她，他一次也不作解释，雅柯芭也一次都没有问过。

有一天，雅柯芭和母亲坐在小客厅里。萨洛蒙太太坐在她最喜欢坐的一张沙发上做女红；雅柯芭则坐在窗边看报。早上雅柯

芭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没有下楼来吃早饭。此刻她一言不发，低着头，漫不经心地浏览着报纸。

“早上你收到锡杰尼乌斯的信了？”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母亲问道，一面开始在她的小篮子里寻找要缝的东西。

“是的。”

“他今天来吗？”

“不知道。”

又是沉默。接着萨洛蒙太太仿佛鼓足勇气似的，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关切地向女儿瞥了一眼，然后说道：

“雅柯芭，我的女儿，你坐过来些，让我们好好地谈谈心。”

雅柯芭抬起头来，惊恐地向母亲瞟了一眼，迟疑片刻，然后站起身来，走到母亲身边。

“什么事啊？”她问道，缩在沙发的一角，尽量离开母亲远一点，一只手托住了下巴。

萨洛蒙太太握住她的另一只手，问道：

“雅柯芭，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指的是什么？”

“随便问问……你不用立即感到难受。我不打算从你口里探出什么名堂来。你是不是可以诚实地、坦率地回答你母亲一个问题，单单一个问题：你感到幸福吗？”

“好奇怪的问题，”雅柯芭装得不明白的样子，拖长声音说。她还试图微微一笑，虽然她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知道，我一向不要求孩子们在恋爱问题上没有半点秘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有权要求老老实实的回答。”

“不，好妈妈，你真有点怪。我既然心甘情愿和他订了婚，这

就表明，我肯定是幸福的。”

“既然你这样推论，我就要开门见山地和你谈谈了。你听我说，大概一个小时以前，我上楼来看你，我以为你没有下楼来吃早饭，大概是病了。可是你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无意中在你的桌子上看到有一封锡杰尼乌斯给你的信。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虽然这种情书一般是不随便乱放的。奇怪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信并没有启封。”

“这又怎么样呢？”雅柯芭稍稍沉默了一下，问道。她那只一直被列阿太太握住的手变得冰冷冰冷的。

“什么‘这又怎么样’？雅柯芭，你听着，我当然不是个年轻的姑娘了，但是还没有老到忘却正在谈恋爱的人们是怎样行动的。如果一个姑娘家早上八点钟收到未婚夫的情书，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抽出工夫去看它，这就表示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这点你不了解，这里有特殊的原因，但是我不能把原因告诉你。”

列阿太太觉得难以再追问下去了。

“那随你的便，孩子，我说过，我不打算从你口里探出什么名堂来，只要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幸福的，雅柯芭，你觉得幸福吗？”

“当然啦，”雅柯芭勉强挤出这么一句话，说完就站起身来，从母亲手中抽回自己的手。

母亲用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她，但这时娜尼穿着短上衣，戴着帽子，带着满腹新闻，闯了进来，于是刚刚开始的谈话就无法进行到底了。萨洛蒙太太拿起搁在一边的针线活儿，而雅柯芭很快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母亲提出的问题和她那饱含同情的音调深深地刺痛了雅柯

芭，使她又充满了新的恐惧和不安。她无法容忍别人对她的怜悯，她自己也不喜欢怜惜自己。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陌生的人结合在一起，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她急急忙忙拆开彼尔的信，一目十行地很快就看完了。事实上的确很难向母亲解释，她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信。没有比这种写得漫不经心、用歪歪斜斜的青年人的笔迹涂成的短信更使人感到有伤自尊心了，从正字法的角度来看，也远不是无可指摘的。她企图使自己相信，害怕看信完全是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她担心信里提到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她受感情的支配、后来使她深感羞愧和厌恶的时光。但她这只是试图欺骗自己而已。每一次新的来信只是又一次向她证明，她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在他的信里找不到感激的影子，找不到爱情、忧虑、激动的字眼，有时她光起火来，把刚寄来的信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

这一次彼尔还是我行我素，在短信里只说他今天不来斯科夫巴肯了。这信写在名片的反面，信封里还附了几张彼尔的辩论性文章的校样。伊凡把彼尔的文章到处传播，好象广播一件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雅柯芭不大乐意地拿起了校样，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至今不十分相信彼尔的才能，特别不相信他的写作能力。如果一个人甚至不能正确书写祖国的文字，还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

但是当她看了几页之后，她脸红了。不管文章里说到的东西对于她是多么陌生，不管多么明显地可以看出彼尔模仿的是谁的文体和风格，雅柯芭立刻明白了，文章对于了解大自然方面包含着很多新的内容，驱使大自然的力量为文明服务，又是多么诱人的思想呀！她记起了他亲口对她讲解的很多东西，虽然过去由于彼尔说话长篇大论和好为人师的口气，她无法从他的话中找

出合理的内核。把文章再看下去，看到另外的地方，看出了这是她和彼尔谈话时无意中说到的她自己的思想和想象，但这些思想和想象非但一点没有削弱总体的印象，甚至相反，正是在这里，她重新了解了他的才能的独特之处。她无意中说出的话，在他的嘴里获得了崭新的、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含义。不包含任何重要思想的仓猝间提出的意见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看得见的形象，变成了以其勇敢和信念的力量使人惊奇的未来的完美图景。

她把全部校样看完后，仍久久地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只手托住面颊，呆然望着前面。这个她把自己的命运与之联结在一起的陌生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说实在的，如果不把伊凡以及他本人所说的那些不大象真的历史算在内的话，她根本不了解他，对他的一切毫无所知。他在过去的历史中隐瞒了哪些秘密？他阴沉、冷漠地仇恨家庭和老家（这些事他有一次告诉过她）的原因何在？

最近几天来，她屡次产生想和彼尔家中的任何人聊聊的愿望。她想弄清楚那些她不了解的事，它们有时比其余的事更使她感到屈辱和不安；弄清楚那些经过他的叙述只能变得更加稀里糊涂的事。她知道彼尔的大哥是个律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家机关里任职。彼尔亲口告诉过她，最近他在路上碰见过哥哥，谈话间彼尔告诉了哥哥自己秘密订婚的事。一想到要和一个陌生人去谈这种事使她感到可怕，但她仍决定去造访他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可能向她透露一些她感兴趣的问题，因此第二天一早她就进城去了。

埃别尔哈尔德·锡杰尼乌斯在那儿任职的监狱办事处设于一幢阴暗、肮脏的灰色大房子里，正面朝着运河。雅柯芭在几条曲曲折折、没有尽头的长廊里迷失了方向，最后才发现了值班

室，里面有两个蒙眬欲睡的送信员，背靠着墙，眼睛呆滞地盯着自己的靴子尖。她向他们打听怎样才能找到发送科秘书锡杰尼乌斯先生时，他们只简单地回答说：

“二楼右首第三扇门。”

她刚一转身，两个送信员就大声议论起来：

“好个大鼻子！”

“一定是个犹太女人。”

到了二楼，雅柯芭推开右首第三扇门，走进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半暗不明的房间。窗子都面向树木稀疏的院子。在一扇窗子旁边的一张松木斜面的高写字台旁边，埃别尔哈尔德站立着急急忙忙地在写什么东西。房间里除了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外，还有几把木头椅子和搁架，搁架上放着公文案卷的合订本。埃别尔哈尔德穿着窄小的黑色长襟常礼服，衣服已磨得发光，上面的扣子全部扣上。由于一清早下过小雨，他把裤管小心地卷了起来，露出了灰色绒线编织的肥大的袜子和打过鞋掌的低帮系带子的皮鞋。

埃别尔哈尔德虽然听到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请进”，却没有抬起头来看雅柯芭，好一阵子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继续写他的东西。

部分是由于他没有抬起头来，部分是由于他的衣着，雅柯芭把他当作是个普普通通的文书，就请他去把发送科的秘书先生找来。到这时候他才十分威严地放下了笔，用冷峻、清澈的目光向她瞥了一眼，雅柯芭惊奇地发觉，他跟彼尔长得十分相象。

雅柯芭报了自己的姓名，接着说道：

“我知道，您的弟弟……彼尔，跟您谈起过我。”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张嘴，用机械的手势向她指指其中的一

把椅子。

“您也许自己也明白，为什么我要来看望您，”雅柯芭坐到椅子上后，继续说道。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心猛烈地跳动，因为她不得不胡乱说些毫无意义的话，以便不管怎么样使谈话继续下去。“我知道，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未婚夫，不仅和您，而且和其余的家庭成员早就十分疏远。我无法推测其中的原委，我也不需要向您证明，这件事是多么伤我的心。”

埃别尔哈尔德似乎呆住了，神态很不自然。他靠在斜面的高写字台上，叉开手指，遮住眼睛。他没有打断雅柯芭的话，脸上的肌肉一点没有颤动，虽然他惊奇得不能自主，无法清醒过来。他早已风闻到，他的弟弟经常出入于富商萨洛蒙家，当彼尔告诉他已和萨洛蒙的女儿订婚之事，他一点也不相信，更何况彼尔要求他暂时对这件事保守秘密。他认为在这厚颜无耻的吹牛背后隐藏着不久前在某些方面的失败。他深知菲列普·萨洛蒙的家产达数百万之多。

因此，现在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破坏这个联姻。这决不是想搞臭彼尔，也不是出于妒忌。他只认为，如果彼尔有机会去实现他的沽名钓誉的意图，那末他会因此在他自己选择的十分有害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从而引导他走上正路也就长期无望了。这一段时期以来，埃别尔哈尔德关心彼尔的事远远超过彼尔所能想象的程度。埃别尔哈尔德认为，他所期望的时刻已经快到了，当彼尔受到羞愧和窘迫双管齐下的胁逼时，就会有所觉悟，就会对家庭和老家承认自己的过错。

“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当雅柯芭终于停止不说时，他说道，“只是由于您的提议，我的弟弟才开始谈到我们家的事吧？”

“是这样。”

“我弟弟大概没有料到您打算来看我，是吗？”

“是这样。”

“那末您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和我谈的？”

他的态度刺痛了雅柯芭，使她克服了自己的胆怯情绪。埃别尔哈尔德所采取的盘问的口气更使她生气，于是她便矜持地重复说：

“我不是已经说过，是我自己安排这次会见的，而不是彼尔。”

“我也是这样想的。唉，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您说得一点不错，好多年以来，更正确些说是，从孩提时代起，我弟弟就和老家疏远了。我敢断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固执地坚持这种错误。他不考虑到任何人，根本就没有把那些他首先应该感激和尊敬的人放在心上；而且还由此而得到某种恶意的快乐。我们甚至从他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最终要跟家庭决裂的意图。您刚才称呼他彼尔，女士，您是否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的，这方面我听到过一点。”

“我不想对您隐瞒我最坚定的看法，（您自己不是要寻求坦率的谈话吗？）我以为甚至连和您订婚这件事也是他对老家的深思熟虑的挑战，是对他的根基的有意识的否定。”

雅柯芭紧锁着双眉。

“我不明白您的话，”她说。

“我试着向您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您大概知道，彼得·安德烈阿斯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他自己很明白，对于他的双亲来说，基督教是统治世界的唯一力量。他的双亲认为，如果不把敬畏上帝作为基础的话，即使从外表看来最美好的、光彩照人的幸

福，也算不得是真正的幸福。”

“哦，原来是这样！”

雅柯芭把嘴唇咬得发痛。在埃别尔哈尔德平静地、从容不迫地述说时，她刚才在走廊上听到的两个送信员的挖苦嘲笑一直在她耳际回荡，而且将在她整整一生中都追随着她。

她甚至准备站起身来，向埃别尔哈尔德表示自己对这一切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想再打听些有关未婚夫情况的愿望胜过了上面的想法，于是她控制住自己，继续坐在那里。

“我知道彼尔不同意他家庭的宗教观点，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在这方面我并不责怪他。”

“那当然。”

“因此我认为，如果彼尔对于自己的家庭没有别的过错，那末，他的这个罪孽是很容易得到宽恕的。如果他不同意你们对基督教的观点，这根本不能证明他存在什么恶意。如果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不同意家庭的观点，那他就更加应该得到尊敬，虽然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口是心非地来一套会对他更有利些。”

“萨洛蒙小姐，您知道，我认为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想告诉您一件事：在我的双亲看来，我现在就是以他们的名义来和您谈话的，对一个掩住耳朵不听真理声音的人是无法宽恕的；特别是对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从婴儿时候起就一直听到真理的声音的彼得·安德烈阿斯来说，就更无法宽恕。”

雅柯芭没有回答。她低着头，象往常她在极度激动时那样，她的脸一会儿涨得通红，一会儿又象死人那样苍白。

但是埃别尔哈尔德没有正确理解她的姿势和她的沉默。他被锡杰尼乌斯家自信的本能所控制，认为自己所说的话已经达

到了他暗中追求的目的：他想贬低百万富翁的高傲的女儿，因为他当即感觉到在她的眼睛里暗含着嘲笑，而绸的衣裙，浅色的手套和香水的淡雅香味更加激起他那福音主义的热情。

因此他改变了音调，甚至带着几分同情的口气说：

“我绝对不想伤害您的感情，使您受到委屈，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警告，我弟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已可悲地证实他缺乏各种各样的道德基础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有些人认为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似乎只表现在对待天国的态度，而对我们个人不会留下痕迹，这些人是大错特错了。讲到彼得·安德烈阿斯，我在这里不打算一一细述，有些事不适宜跟妇女谈，因此……”

“我猜得出您所指的事。但是正因为他和家庭的关系是这样的别扭，他唯一能接触到的社会又是这样的性质（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有理由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和原谅彼尔的性格了。除此以外，对于您不愿保持沉默的那些事，在我看来，是不值得如此严厉地加以斥责的。”

“萨洛蒙小姐，您想错了，我们斥责的不是我们的弟弟，而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也能找到许多有利于他的东西。他很有才能，而且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在他的领域内取得某种成就。条件十分艰苦，他又十分年轻，但他在同行中间取得了威信，现在他已走上赢得声誉的正确道路。”

“我看得出，您自己对这一切并不完全相信。我知道有一家报纸报道过有关运河的某个计划方案（或者按照报上的某种称呼），并试图证明这个计划方案的重大意义。我还知道彼得·安德烈阿斯自认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者，是新时代的先知。现在有一

部分青年人向往着叛逆，对这种向往本可以一笑置之，如果它对于脆弱的灵魂不是危害极大的话。现今震荡着丹麦青年的某些阶层、使那些最不稳定、缺乏独立主见的人多半受其支配的（就象糠秕比饱满的谷粒扬得更高）思想流行病最值得注意。关于彼得·安德烈阿斯，只能确信无疑地承认一个如此明显而又如此可悲的真理：他念了整整七年书，可是至今没有通过必要的考试，也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证书，这种成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报答整个家庭为他所作出的牺牲。我再重复一次，我不是斥责彼得·安德烈阿斯本人，而是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对于彼得·安德烈阿斯本人，我们打心底里怜悯他，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他仍寄予希望，希望有朝一日，美好的本质会在他身上获胜。至于我们家庭认为什么才是拯救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这点我没有必要向您解释。但是如果您对于这一点感兴趣的话——我认为您就是为了得到真诚的、坦率的回答才到这里来的——我可以预先奉告的只有一点，希望我的话不会使您感到惊奇，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彼得·安德烈阿斯的双亲决不会赞成你们的婚姻。”

雅柯芭站起身来，靠近椅子背站了一会儿，沉思地用小阳伞触碰着鞋头，却不朝埃别尔哈尔德望。后来她猛然抬起头来，向埃别尔哈尔德瞥了一眼。在她的脸上还留有激动的痕迹，但嘴角上已浮现出一丝隐约可见的、不可捉摸的冷笑，漆黑的眼珠闪烁着幸福的光彩。

“我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言归于好，”她说，“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是十分幼稚的，这点我自己现在已经懂得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知道了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我忍不住要告诉您：我离开这里时要比来的时候感到幸福。”

埃别尔哈尔德并不完全理解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本想反驳她，但她已经转过身去，没有告辞就走了。

到了街上，她突然十分想见见彼尔。经过内心稍稍一阵斗争以后，她叫了一辆马车，向尼堡方向驶去。她觉得，除非她为自己对他的不信任而忏悔，为自己不自觉的背叛行为（她造访埃别尔哈尔德的实质就是这个，现在她认识到了）而请求他的原谅，她将不得安宁。现在她对彼尔是了解得何等深刻，又多么清晰地看到彼尔在老家的处境。听着这位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的哥哥的话，她栩栩如生地想象出锡杰尼乌斯家的情况，使她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她没能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找到彼尔。他在她来到之前五分钟刚刚离开。特里涅把她带到这间天花板低矮的小房间里时，他的雪茄烟的灰色烟雾还一圈圈地缭绕在房间里呢。特里涅让雅柯芭一个人留在这里。

雅柯芭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四周打量。她仔细察看光秃秃的墙壁、一只破损的摇椅和一只蒙着黑色漆布的软座凳子。刹那间，由于访问扑空而引起的失望变成了恐怖，因为这阴暗的斗室完全象监狱的牢房。她简直无法设想他竟过着如此贫困凄凉的生活。他力图脱颖而出的渴望已经有多少次以新的方面呈现在她的面前，这新的方面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明他与很多事物作了妥协。一个人经历了郁郁寡欢的童年，生活在这种使人羞赧的贫困之中，除了去追求幸福，还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一想到她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使他幸福，她感到新的含情脉脉的喜悦。

真正的爱情所特有的虔敬的好奇心驱使她把写字台上所有的小玩意儿一一在手中赏玩了一阵，又轻轻地把每一件都放回原处。她在房间里踱步，有时思绪纷至沓来，她就停下步子。进

一步接近彼尔成了她不可克服的需要，她重新抚摸他所有的东西。第一次在挂在门钩上的那件穿旧的晨衣面前经过时，她爱抚地摸了摸，第二次又经过时，她闭上眼睛，把腮帮贴在晨衣上，闻着晨衣上独特的气味，这种烟味她过去无法忍受，可现在却觉得闻了还想再闻。

但这时特里涅进来了。于是雅柯芭在桌子旁边坐下，在名片的背面简略地写道：

“亲爱的朋友，你为什么这么久不露面？你整整三天不到我们家来了。今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我有多少话儿想跟你谈呀！”

这是她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她把名片塞进一只放在桌子上的信封里，并写上彼尔的名字。

雅柯芭刚离开，奥卢弗逊太太就开始用棒象击鼓似的敲打地板，叫特里涅上楼去，要求特里涅向她详细汇报。现在奥卢弗逊太太几乎不起床了。自从丈夫死后，她变得非常衰弱，连迈步也十分困难了。但她的好奇心却比过去更强烈。她听到楼下外室里有陌生人的声音，就走下床来，站在通厨房的门边监视。她透过大厅的窗玻璃目送着雅柯芭的马车，直到它在孔根斯加德街拐弯不见为止。

两个小时以后，彼尔回到家里，看到了雅柯芭的信，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看来这种对症下药的方法起了作用！但是要她驯服还早着呢，还得让这匹小马再尝尝鞭子的滋味。

吃过午饭，雅柯芭两次去车站接哥本哈根开来的火车。当她第二次又独自一人回到家里时，她接到了一封电报。彼尔象往常一样，简短地告诉她，今天晚上他十分抱歉，不能到斯科夫巴肯来了。

她捧着电报不禁沉思起来。

“情况有点不大对头，”她突然大声说道。“他不可能因为工作，每天晚上都待在城里。”

她顿时变得脸色苍白。难道一切全都完了？难道她要失去他了？……不，不，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她要写信给他。她要坦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把一切解释清楚，由于自己待他冷淡和不信任而请求他原谅。

她坐到安乐椅里，用手遮住脸，企图集中思想。她决不让他到任何地方去！她要叫他回来，即使她因此不得不跪着求他，她也愿意。

这时门被推开了一点儿，罗扎莉雅从门缝里探进头来说：

“请你下去，有一位先生在等你。”

“一定是埃别尔特！”雅柯芭不禁打了个寒颤。

她那个过去的爱慕者又开始出入她家了。这也许是不祥的预兆？难道他真该在这个时候光临吗？

最初她想根本不去见他，后来又想，要是她整个晚上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会怀疑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已经知道雅柯芭收到一份电报，想问问电报的内容。

楼下，在昏暗的大厅里，她见到了双亲。他们正和一位先生在闲聊，但是暮色苍茫，她无法看清对方是谁。这位先生坐在安乐椅里，背靠着她进大厅的那扇门。但这时候他站立起来了，她一认出是他，顿时用手掩住了眼睛，仿佛眼睛发花似的。彼尔在空闲下来的时候重新看了雅柯芭留的条子，很后悔自己的残忍，就决定来个出其不意，使她喜出望外，雅柯芭不禁勾住他的脖子大声喊道：

“原来是你呀！”

她浑身瘫软地依偎在他的胸口有半分钟之久，后来她清醒过来了，她为自己当着双亲的面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而感到羞愧，但却仍紧紧捏住彼尔的双手，仿佛担心会失去他似的。她噙着泪花笑了，终于挽着他的胳膊，往花园里走去。

菲列普·萨洛蒙和他的妻子目送着他们出去，然后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唉，列阿，这是无法可想的，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

列阿太太默默地点了点头。

* * *

虽然家里决定把订婚的事保守秘密，但是没有多久，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现在雅柯芭不必隐瞒自己的感情，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只有那瞒着人生了个私生子的姑娘突然获得了在全世界面前宣布自己幸福的权利时，才可能体会这样的喜悦。

彼尔发觉，在一定的圈子内，大家都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他一跨进孔根斯·纽托夫街上那家咖啡馆的门（这是他现在经常去的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顾客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这桩奇怪的、大家都无法理解的婚姻引起了无穷无尽的诽谤和谣言。关于这个最初掠取了有钱的尼尔戈尔的遗产，后来又巧妙地从菲列普·萨洛蒙那儿夺取了上百万钱财的年轻的幸福探求者，不可思议的传说不胫而走。

订婚的事也传到彼尔早先在综合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耳朵里。《鹰报》上的文章，而主要的是关于他最近即将出版一本书的消息，在综合技术学院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原来彼尔在同学中间，远不象他所感觉的那样孤孤单单、不被人了解。不仅那些象

彼尔那样觉得在桑德鲁普教授的讲堂里空气过分迂腐的不肯安分的人，而且连那些利用对学院的各种批评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的懒汉，也都早就等待着，彼尔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从另一方面来说，等到彼尔有了荣誉，在早先居高临下地看不起彼尔的一本正经的钻营家中间也就冒出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做马里乌斯·约尔根逊的人，他是桑德鲁普教授的宠儿，为此彼尔当时曾管他叫“上帝所喜悦的表报”。这个有希望的青年，社会的未来栋梁，现在正在酝酿可怕的复仇计划，具体地说，是准备等到彼尔的书一出版，就在《工业报》上给这本书以毁灭性的批判。

萨洛蒙夫妇逐渐容忍这样的想法：彼尔将成为他们的女婿。

现在最感到不满的大概要算是亨利舅舅了。虽然彼尔早就看清楚，他那“股份公司”是怎么回事，杰利弗特先生继续扮演着父亲和恩人的角色，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彼尔，现在仅仅是第一步，远不是最重要的一步，主要的还在后面呢。他一直模棱两可地提到寡妇封·阿德勒斯堡格男爵夫人。彼尔开始对此发生兴趣，现在乐意去听他的这些暗示。彼尔知道，男爵夫人至今一直留在德国南部的医院里。他打算出国时顺路到那里去看看。但是他除了和这个贵族女人保持来往，以便今后获得可能的好处以外，暂时没有别的目的。不过在心底里，他并不反对一劳永逸地抛掉这个可恨的姓氏锡杰尼乌斯，这个引人发笑的牧师专有的拉丁语，就象驴的耳朵那样，到处都把他的出身暴露无遗。封·阿德勒斯堡格男爵！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样的姓氏印在名片上可真不赖！

不过，他没有和雅柯芭谈起过他的这些伟大的计划。因为他认为，她对于虚有其表的光荣称号根本无动于衷，因此不会赞成

他的计划的。可怜的人没有猜想到雅柯芭对于他们的共同前程正暗自构思着更加大胆果断的计划呢。有一天晚上，应她的要求，他大声把他写的书从头至尾读给她听，现在，当爱情使她的听觉变得敏锐的时候，每一个句子就好象是胜利的军号声了。

不过她有足够的智慧暗自进行观察。不管她陷入情网多么深，对彼尔的许许多多缺点还是看得很清楚。她十分明白，在他能全副武装地开始搏击之前，必须下一番功夫，使他变得有些教养。现在连她也认为，他是被命运本身选中去进行搏击的。她越来越被强烈的感情所控制。爱情之井是取之不竭的，心灵强烈要求依偎在某个人身上。从童年时代起，这种要求除了带给她屈辱外，没有带给她别的东西，现在这一切总算都给等到了。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她脑海中想的只有他。清晨，她给他捎去鲜花，尽可能把他的寒碜的斗室打扮得漂亮一些。她送给他许多不需要的礼物，塞满了他的房间。她从早到晚绞尽脑汁，想使他高兴。她甚至说服双亲比预定的日期提前回到城里去，为的是可以常常见到他，使他可以随时到她家来，晚上和他相距不过八百三十步左右（她有一次秘密地测量了这个距离）。但这样她还嫌不够。他离开她家刚过了一小时，她会突然坐到桌子边急急忙忙地给他写信，或者拍去一个电报。她总感到有什么事要急于立刻告诉他，或者更正她已经对他说过，但觉得说得不对头的话，于是就迅速拍去一个电报，要求彼尔忘掉她的话。一大堆无意识的巧计，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向他表示，她爱他。为了再次见面，她计算着每一分钟时间，心的每一次跳动。

"Bonjour, monsieur!"①一天清晨，当太阳刚探进她的窗户，

① 法语：先生，您好！

她就这样给彼尔写信了。“今天午饭前你来吗？如果来，那末不写信也成。但是很难指望你会来。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来？我一直等到你十点钟，后来心烦意乱地睡了，到十一点钟整个心儿还在恨你，但今天由于天气很好，我已原谅了你。你是不是可以抽出一天时间不去搞你的绘图和校样，在下午两点钟前到我家来呢？下午两点时，除了我和妈妈，旁的人都不在家，不要忘记，我们很快就要劳燕分飞了，等你一走，我要到修道院去，并将在那边消磨光阴，直到你回来。”

彼尔觉得自己成了土耳其的巴夏①，一个月来，幸福使他的体重增加了十二磅。但有时他会被雅柯芭紧紧缠住他的强烈的爱的气氛弄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他自己也会突然热情奔放，特别是当他俩单独待在小客厅里时；但是象雅柯芭那样经久不息地燃烧着炽烈的感情，他可做不到，而且他觉得这样会使人疲惫不堪。他是在那种残忍地使人的各种感情的表现遭到摧残和窒息的环境中长大的（除了那些在阴暗中开放，在穿堂风中吐出香气的感情）；在她那为阳光所温暖的爱情面前，他有时简直会觉得害怕。雅柯芭的真情的流露常使他陷于忸怩不安的状态。他常常表现出自己是个动作不敏捷的情人。

有一天黄昏，他们两人不点灯坐着闲聊，雅柯芭猛然双手钩住他的脖子说：

“彼尔，你是否想过你还一次也没有对我说过，你爱不爱我？”

“你好象还不知道似的。”

“我知道，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要亲耳听见你说。我一定

---

① 旧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要听听恋人怎样把他爱你的话说出来，即使只说一次，彼尔，你快说呀！”

“不过，雅柯芭，亲爱的，我不是已对你说过上百次，我……”

“你说的不是那句话，我就要听那句话。你只要想一想，就是那三个字。自从我们，女人们，参加了第一次舞会回到家中以后，这三个字就开始日日夜夜、不管是不是在梦中，一直在我们的耳际回荡。彼尔，把这句话说给我听吧！要我帮你说吗？然后你就跟着重复一遍，这样我们就有了相互的表白。好，我们开始吧：‘我……’”

“我，”彼尔跟着说。

“爱……”

“这真是傻乎乎的孩子气的举动，”彼尔打断了她的话。他涨红了脸，一只手掩住了她的嘴。但她继续要求他，他生气了，从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在前厅里感情激动地分手以后，他总算轻松地喘了口气，走到街上，点起一支烟，回家吧，但他现在不想去搞中断了的工作，更不想到咖啡馆去，虽然过去他是很喜欢去那儿坐坐的。现在他宁愿漫无目的地在静悄悄的、没有行人的街上散步溜达，一面体验着刚出现的、自己也不很清楚的情绪。就象他第一次无意中喝了永恒之泉的水那样，他身上出现了强烈的有时使人害怕的感觉，仿佛在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奇妙的神话世界。如果说美丽的法兰齐斯卡曾把他带进爱的天堂的帐幕里，那里很象是生长着木犀草和紫罗兰、开辟了美丽花坛的舒适宜人的庭前小花圃；那末，现在命运之神则把他带到象庙宇那样庄严的一大片飒飒作声的棕榈林中。他预感到他将有更大的幸福和比他以往所追求的更纯洁更崇高的欢乐，这种预感产生于这些不眠之夜。他开始

懂得，只有女人的爱能使生活充实、丰富，深邃的智慧隐藏在他过去所说的关于接吻时能享受天堂般幸福的轻浮语言中，这种幸福能叫人忘掉一切忧患，宽恕一切过错。

有一次，在夜间漫游回到家里以后，他写信给雅柯芭说：

“有个人有点开玩笑地管我叫‘幸运儿彼尔’。我自己也从未觉得自己是命运的弃儿，虽然我在碰到困难的时刻也常常抱怨命运之神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牧师的儿子亚当娶了教堂下级职员的女儿夏娃为妻，他们生下两百万姓锡杰尼乌斯的后裔，占满了整个世界。现在，当我回顾我生活过来的年代，我看到，我那善良的保护者一直不露形迹地在保护我，虽然我不止一次地陷入歪道，并受到世俗浮华的引诱，可现在胜利的桂冠已戴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了你和你的爱。

“我此刻不想入睡，我要，我十分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激之情告诉你。自从我第一次跨进你们家门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我的善良的保护者，这一天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请允许我告诉你，不久前你要求我说而我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允许我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向你低声耳语：‘我爱你！’”

但是，第二天一早头脑清醒时，他重读了这封信，就感到害臊，把信烧了，又重新写了一封代替这封信，信中主要谈到他的书。

“真受不了，为什么我们这儿一本书要排印这么长的时间。大概是由于制图的关系：因为制图必须先刻在木头上。顺便告诉你，我想把书名改一下。《新时代》不够响亮，把它改成《未来的国家》吧，这个名字要好得多，你说对吗？”

十月来临，出门上路的准备已快完成。彼尔打算先在德国待一阵，到最出名的技术专科学院去听课，然后他想熟悉一下英、

美的“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所经营的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未来的丈人答应给他写几封介绍信。此外，他还想看看巴黎、伦敦、纽约和美国的其他几个大城市。整个旅程从开始到结束共需两年时间。

雅柯芭简直无法设想，没有彼尔，这么长的时间她将怎么生活，但她没有反对他出国。她甚至自己提出可以增加到两年。彼尔想压缩在一半时间内完成，但她坚决要求他不必匆忙。她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把彼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交给他一张五千克朗的支票，并答应过一年再给他一张同样数目的支票。

彼尔正忙于整理行装及采购大量旅途用的东西时，收到了埃别尔哈尔德的信。哥哥告诉他说，他无意中得知彼尔准备出国，因此他认为有责任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他。最近以来，父亲的病情不断恶化，悲惨的结局随时都可能发生。他，埃别尔哈尔德本人，打算立刻动身回家去跟临近死亡的父亲见上一面。可以预料，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会聚集在那里。

彼尔接到这封信以后，整整半天时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知该怎么办好。信里的语调显得对他从未有过的尊敬，而且幸福使一个人变得随和、好说话了。“现在谁也不会在心里说浪子回来了，”他想。

但是，还不能算是完全获胜，要是他的书出版，那末，情况就不同了。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以后，他把信和其余从所有抽屉里理出来的旧纸都一起烧掉了。他连对雅柯芭也只字未提。

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德国。

第十一章

柏林　　十月十二日

现在我要把我第一次见到的花花世界向你详述，因为我觉得它十分有趣。你早已有机会到过柏林，因此你知道旅途并不轻松愉快。我坦白承认，我终于睡熟了。当列车驶进希太金车站的拱门时，我才醒来。我拿起箱子，跨上一辆正在等雇主的四轮轻便马车，对马车夫说："到布尔格街的齐默尔曼饭店。"这是你舅舅介绍我去的饭店。但是马车夫瞪着眼睛用柏林口音重问了一遍："布街？布街？"然后摇摇他那戴着圆顶礼帽的脑袋说："我连知也不知道。"这时，别的马车夫驾着车过来了，最后一大群人围住了我。"布街？布街？"大家异口同声地反复问道，然后摇着他们的圆脑袋说："没有听说过。"怎么竟会是这样的呢？但这时其中有个人举起一只手指大声说道："啊，这是布—尔—尔—尔—格街。"这个象滚滚雷声般的"尔—尔—尔"，使我终于清醒过来，只有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现在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出门旅行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即使是日德兰半岛人，来到国外也应该逐渐掌握语音。

现在你听我说以后的事吧！马车在齐默尔曼大饭店门口停了下来（顺便提一下，这家饭店是一幢又旧又脏的盒子形建筑物，有老式的露台直对着人行道），围着皮围裙的侍

役出来迎接我。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没有拉开马车的车门，就立刻奔跑着大声叫喊起来：

“齐默尔曼先生！齐默尔曼先生！……有一个佩勋章的先生来看你了！”

整幢房子都顿时忙乱起来，老板本人光着头跑到门外，这画面真够劲呢！当时我向我那常礼服的翻领瞟了一眼，十分惊讶地发现，原来纽孔上还插着那朵半凋落的玫瑰花，那是今天早晨分别时你送给我的。谁会想得到，亲爱的，你那最后的礼物竟会引起这样的风波！我想你自己能想象得出，当事情弄清楚以后，他们会怎样接待我。但是你可以相信，我为我们两人，向他们作了报复。我来到房间里，开始象个真正的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那样骂人，不断地使劲打铃，当侍役拿着旅客登记簿上楼来时，我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大胆地加了个“封”的尊称。请你不要摇头，你最好看看，这起了多大的作用！当我离开饭店时，老板站在大门口，深深地鞠躬，腰弯得那么低，仿佛想吻他自己的脚尖。他亲自为我把门开得很大，用最尊敬的口吻大声说：“男爵先生，请！”我在同一天里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贵族的称号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轻视的东西。这一点，你的舅舅已经告诉过我。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是假如你要驾驭人，你就得利用他们的弱点——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我对菩提树下大街已经有些习惯了。此刻我坐在“鲍尔”旅馆给你写信。街上不时传来喧闹声和叫喊声，这些又一次证明我正处于世界的中心。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我掉进了一架大水磨里。其实，这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确有点象许多大型涡轮机，它们吸引着人流，吸干他们

的全部精力，又把人流排吐出来。多么浓缩的生命力！的确，当你听到大地由于两百万人释放的生命力而在你的脚底下颤抖时，一种真正崇高的感情便会油然而生。我们学会了积储能源以后，在未来的世纪里，什么样的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和这些能源相比，我们现在所能支配的一切，看来只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今天写得很多了，就此搁笔。

十月十七日

我在卡尔街二十五号租了两间房（写得确切些是：库明那赫太太的房子，二楼，左首）。我决定暂时在柏林住一阵子。在这里的喧闹和嘈杂声中有着某种带电的东西。我在肉体上感到大城市的空气简直使我充满了霹雷和闪电。美极了！我真想把这美好的雷电经过波罗的海带回家，带到我们的鸡窝里来。以这里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土了。当地的居民，从打扫街道的清洁工算起，都完全是另一种人。甚至连我们厄斯特加德的雄狮，在他们看来也只不过是乡下的土老儿而已。如果把我们的中尉和披着带有火红颜色大翻领的长斗篷的德国军官相比，那末，前者（求上帝宽恕我！）看来只是个穿了军服的学生而已。

今天去造访了纳旦博士。他在离凯尼格斯帕拉茨不远的地方安排了舒适的住所。虽然他满怀忧郁的思绪，但是看来对于这出于自愿的流放，还是感到满意的。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但坦白说，我不喜欢这一套。我企图把我那本书的内容向他介绍，但对于技术，看来他是一窍不通。他不时用最荒谬的问题打断我。他甚至对于涡轮机也没有清楚的

概念。我们的谈话可以归纳为“您说什么”和“嗬，好家伙”，真使我失望极了。多么令人惊奇，象纳旦博士这样考虑着在中世纪的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废墟上去建立新的文明社会的人，自己却不十分清楚他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事业。这使我想起那些受完大学教育的建筑师，他们能够动手设计，有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是很有水平的，但是他们却完全不关心黏土从哪里取，砖瓦在何处烧，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也许甚至有些看不起这些问题。这里就需要有另外的力量。象纳旦博士这样的人只会起妨碍作用。我记得夏天里你给了我许多书，我在其中一本书中（也许就是他所写的书）找到了完全正确的见解，作者认为：指南针的发明是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前提，因为它使美洲的发现成为可能，创造了在开发殖民地以前就获得财富的条件。财富涌向贫穷的欧洲，使畏惧牧师和僧侣的人类变得年轻起来，激发了他们的勇气、能力和对探险的渴望等等。在我看来，运用和推广强大的现代机器是未来文明进步的保证；而那些预言未来社会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就等于吹肥皂泡去安慰诗人和另外一些未成年人。

十月十九日

……是的，我至今没有去拜访过你的舅舅。我有意把这次造访拖延着，等到我德语讲得好一些时再去。这几天我常常经过他家在季尔加坚街的郊外别墅。这是一座真正的宫殿。据这里的人说，你舅舅“值”五千万呢。你一定得帮助我参谋参谋，我到那边时应保持怎样的行动举止。何谓“三等商业文官”？也许得称呼他“阁下”？请把他的家

庭情况告知一二。他有妻子（或者“夫人”?）和女儿，没有别的孩子吗?

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我顺便到“鲍尔”旅馆去。你猜猜看，我碰见谁了？有个人戴了顶土匪式的帽子，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那里，伸出的双腿之间夹着一根带节的木棍。这是谁呀？原来是斐季奥弗！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最近以来他老得多了，胡子白了，眼睑浮肿而发红。但尽管如此，他的神态却十分庄重，甚至在这里，在柏林，他也引人注意。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出售他的画。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有成绩的，报纸对他作了很多报道。我对这方面所知不多，但他硬是拉了我去欣赏他的画，而其中确实有十分出色的作品。例如有几幅反映波罗的海风暴的大型油画。我欣赏着这些画面，想到一千吨重的结实的铁“浮船”（你当然知道这是我的书中谈到过的）将沿着日德兰半岛的西岸伸展，它们在波涛中颠簸，开始吸取海潮的全部能量——想到那个时代，我就激动不已。我甚至问斐季奥弗，当他坐在海边描绘这些波涛时，一想到大量极好的能源几千年来对人类和人类的文明毫无益处地浪费掉了，而且还在继续浪费，他有没有因此而感到痛心难过呢？但是他立刻老一套地、使人厌烦地抱怨起工业化的可恶，工业化玷污了大自然。于是我就问他，难道他真的不赞赏把这些浪费掉的马力造福于社会的想法吗？把这些马力通过管道输送到全国，分散到各个城市，各个家庭，就这样用海的波涛来开动霍尔斯坦勃鲁女裁缝的缝纫机，来为维堡的母亲推动婴儿的摇篮。你要是能看到

此时此刻他的脸部表情，该有多好！

“还有什么？”他叫得这么响，使别人都朝我们转过身来。“您这个恶棍，要把我的大海变成驮载用的驴子吗？”

你怎么也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看法。我望着他，甚至有点可怜他了。他戴着一顶软帽，系着的领带飘动不定，手里握着一根带结节的木棍，他愤怒得象个野人。我心想：“这是最后一个艺术家！”再过二十年，这样的人就得送进疯人院，他们死后的标本应和古生物猛犸和三峰骆驼等放在一起陈列……

十月二十三日

昨天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不久前我在报上看到试验一种新型拦河坝的消息。这试验在离开这里两小时路程的小城贝尔肯布流克举行，必须在为这个目的被邀请来的工程师们的监督下进行。我也想参加这次试验，于是我就到丹麦驻德国领事馆去，我深信他们有责任帮助我弄到一张请柬。但是当我把要求提出以后，接待我的人惊奇得把眼睛睁得老大，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睁得那么大的眼睛。他甚至不得不仰身靠在椅子背上，才喘过气来。他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为一个外来的女演员弄过一张皇家剧院的戏票，还有为某些丹麦学者争得进入原稿部门的权利，仅此而已！……一个从隔壁房间走过来的中年男人（大概他本人就是领事先生）带着更加惊奇的神色凝视着我，用祖国的语言对我解释说，在人家的国家里，不该指望有这样的优惠待遇，尤其是在德国，他们一般对外国人是不大重视的。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的领事馆给我办事以前，一定得征求我们部里的意见，

为此我就必须提出两份书面申请，并附上必要的介绍信、鉴定书和我从七岁起参加所有各种学校考试及格的证明，等等，等等。简言之，我觉得我似乎重又来到地道的旧日的丹麦，来到荒谬的不可侵犯的王国。于是我决定自己承担风险去碰碰运气。昨天上午，我坐头班火车到了贝尔肯布流克，立刻就找到了总工程师，他马上把请柬给了我，还感谢我对他们事业的关心，并向我提供他们筹备工作的一切材料，给我使用。

让我试着向你汇报我在那边看到了些什么。原来他们的任务是修理桥墩，为此必须排除一个地区河床里的水。最初他们想简单地采取截流的常用方法，但是这里河流湍急，如果他们不把水沿着排水渠放出去，就不能把河坝关闭，而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样做花费既多，又太复杂。于是，他们决定让水流自动促使河坝关闭（这是在质的方面全新的、最有意义的方法）：把一只体积和河坝口相当、里面装着定量重物的木箱沉到水里，人们就在岸上操纵木箱。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木箱冲到接近河坝口时——也许还要早些——，在河坝里产生了一种可疑的噪声，水就高涨起来，但水流还是把木箱冲到河坝口，于是木箱就象木塞塞到瓶颈里那样塞进了河坝。这时刻多么激动人心呀！我真希望你能亲眼看到这个情景！为了充分发挥效果，在同一个时刻，在不远的地方，进行了爆破，这是在凿开临时性的排水沟，以便把水排到成了沼泽的湖泊中去。

接着，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请大家喝香槟酒，大家都发了言，后来呢（你可要小心，别看得从椅子上掉下去），我也举杯祝贺德国技术的成就，它又一次出色地向全世界

显示了德国的卓越超群。反应不错，当然，由于语言关系，我还讲得不大流畅，碰到词汇不够时，我就用手势来表达。我的发言引起全场雀跃。大家都从四面八方跑拢来，都希望同我握手，在场的记者们想方设法对我进行了访问。在今天的《日报》上，你可以找到我的名字。

还有，我在这次会上认识了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他对我很有用。他在柏林综合技术学院授课，此外——世界的圈子多么小！——他竟和我们的阿隆·伊兹拉耶尔相熟，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丹麦的生活相当感兴趣，分手时，他请我到他家去玩。

十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你大概由于我对纳旦的意见而在责怪我吧。你好象为了我不承认纳旦是我的精神上的导师甚至有些不高兴。让我告诉你，我当然是十分感激他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他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始终只是个一成不变的唯美主义者，毫不理解我们时代的实际需要。不久前，我曾试图使他对于我的设计有一些表浅的概念，但他几乎不让我开口，立刻谈起了他不久前读过的某个小剧本，谈起了国内政策，以及天知道还谈了些什么。而对于我的设计，他只说，他认为它"十分荒谬"。你想想吧！这种人也能算是我的老师！他的观点并不见得比斐季奥弗进步多少。未来将会向我们显示哪些奇迹以及这些奇迹最终将改变地球的秩序，其中包括政治，对于这一切，他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他只会说："荒谬！"到了这里，我更确信我过去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最荒谬的莫过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拥有丰富的大自

然资源，却继续过着象唯命是从的灰姑娘①那样可怜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统治者看来是民族独立的最好保证，也是发展我国文化的自然基础。我个人认为，我国人口稀少，要在其余的国家中间站住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有钱。你记得吧，我在我那本书里写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象丹麦这样一个小得可怜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荒谬的了，今后，这样又小又穷的国家要存在下去，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丰富资源来赢得尊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金钱，金钱，我再说一遍，需要金钱。"只有黄金的光辉会点燃象纳旦和他那样的人所喜欢谈论的"这个国家的亮光"。对贫穷的崇拜迟早只能成为牧师的爱好。

我常常想到威尼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却成了世界性的大国②。耶尔金或埃斯堡③这样的城市对现今的北方商业路线来说，占据了从前运河沿岸城市所具有的中心地位。我想象着耶尔金城的未来，在宽阔的沿岸街道上将要矗立起许多有金色拱门的商业宫。那里装有电力发动机的小游艇将象飞燕一般在运河系统闪闪发光的水面上滑翔。

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只有两个字——很忙。我刚从三等商业文官先生家里回来，他叫我代向你们全家问好。我碰到了夫人和小

① 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中受继母虐待、夜间睡在炉灶旁灰堆上的女孩。
② 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城市，有"水上城市"之称。公元九世纪初建为城市，是地中海贸易中心之一。中世纪时为共和国。
③ 丹麦的滨海城市。

姐，她们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你的表妹是稀世美人，但是举止却十分随和，甚至有些腼腆。不过，她还十分年轻。他们家其他各方面都保持着上流社会的风度。我经过的每扇门旁边都站着仆役。他们把我领到你所知道的冬季花园里。我们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你们的事，我当然没有把我俩的关系告诉他们，我只作为你们家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他们家后天将举行音乐晚会，我得到了邀请。他们已经发出了近三百张请柬。

我写这封信时没有脱掉大衣，因为我就要到斐季奥弗那里去。我们常常在一起消磨黄昏。尽管我们意见有分歧，但我们彼此相处得很好。斐季奥弗是个很风趣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德国画家同行。他们都是跟他一样性情古怪的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又是十分活跃、十分可爱的人。他们不止一次地发现我跟斐季奥弗长得象。这不是很可笑吗？有一次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斐季奥弗的弟弟？你觉得怎样？

十月二十七日

又是十分有趣的一天。我好象已经在信里跟你谈起过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一位综合技术学院的教师，他曾邀请我到他家去玩，是谈起过的吧？今天我到他家去过了。他住在学院附近的沙尔洛堡。学院是个真正的宫殿，装饰着雕像和圆柱。这个建筑物大概要花一千万呢！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亲自领我参观学院。我看到教室、实验室和学院附属的许多实习工场。但使我产生最深刻印象的是出色的、世界上最大建筑物工程的模型——桥梁、水闸和基座等等。简直是整整的一座博物馆。大概世界上不会有能和它匹敌的博物馆了。

普菲费尔科思教授答应设法替我弄到在这儿学习的许可证，一般说来，这不是轻易能弄得的。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才是真正的宝库！暂时我准备到他们那儿去听几门课；这里还有弗赖塔格教授，他比较年轻，他的有关电力发动机的著作使他享有盛名。

总之，亲爱的，我不会无所事事的。我已经在苦苦地思念对数表了。而我的书——这是微不足道的，至多是一本小册子而已！但愿能给我时间！迂腐的桑德鲁普教授和他那些可怜的助手们可以带着满手的汗水滚回家去了。再过十年，我们那儿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不久前，我和斐季奥弗一起爬上了市政厅的塔楼，爬到旗杆的底座。这塔楼的高度是二百五十英尺。太阳已经西沉，但是空气是这样的清澈，我可以看到两英里周围的所有景物。四面都矗立着一排排高楼和长长的街道，街上的路灯已经点亮，空中架设着电报线，冒烟的烟囱高高矗立着，火车站里电灯光亮堂堂的，不时有火车进站。在很远的地方，是许多大工厂，它们象是城市的无穷无尽的延续。我在想，两代人以前，这里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外省小镇，居民用的是煤油灯，乘的是公共马车，等等，等等。作为一个地球上的人的自豪感是这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以致我情不自禁地把帽子抛到空中，这使斐季奥弗大为不满。主耶稣啊，这些在画布上涂抹的人们和他们的"艺术"对于我有什么用！我深信电灯光通明的火车站的景色比拉斐尔①所有的圣母像加在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他创作了许多圣母形象。

一起更激动人心。如果我相信上帝，我就会每天跪在尘土飞扬的路边，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上帝使我诞生在这个光荣的世纪里，当人类一旦认识到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就开始根据自己的意见，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改造大地，这种规模是上帝在他最大胆的幻想中连想也不敢想的。

*　　*　　*

彼尔出国以后，雅柯芭已经脱离了他的直接影响。想到他们将要整整一年不能见面，这使她失去了过去的劲儿，她对待彼尔的态度上便悄悄地渗进了某种程度的(即使是短暂的一刹那)不满色彩。当她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或者说得确切些，当她准备写回信时，她觉得，这几天来，彼尔对她来说，显得陌生了。蓦地她自己也感到突兀，她甚至不知道该向他写些什么。对彼尔持批判的态度重又抬头，过去的怀疑重又产生了。读着他的孩子气的来信——信中尽谈些她所不需要的东西，很少谈到爱情，对她深深的思念更是只字不提——这使她仍象过去那样产生真正的痛苦。

过了两星期，伊凡在路上碰到阿隆·伊兹拉耶尔，后者把早晨刚接到的柏林的老朋友普菲费尔科恩教授写给他的信给伊凡看。信中十分称赞彼尔。伊凡向他要了这封信，在客厅里大声念给双亲听，后来又把它放在一只大信封里转给了雅柯芭，还写了题词：Vive l' empereur![1]

信中这样写道：

---

① 法语：皇帝万岁！

"……从不久以前开始，我通过一个叫锡杰尼乌斯的工程师和你的国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据锡杰尼乌斯说，他本人认识你。他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丹麦人民应该对他寄予厚望。我同他谈过好几次话，知道了他感兴趣的一些想法，这种想法也使我感到兴趣。我还没有碰到过象他那样直接、清新、生动地理解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奇迹的人。我不能断言我赞成他的全部思想方法：在我看来，他过分考虑尘世的东西，但未来属于象他这样的人，我们这些老头子只有望洋兴叹。每个时代都产生自己的理想人物。当我听到你那位年轻的同乡毫无畏惧和疑虑地展示最大胆的改造社会的计划，这种改造要依赖进一步制服大自然的力量才可能实现——我觉得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二十世纪的事业家的原型……"

雅柯芭读到这几行时，双颊涨得通红，喘不过气来。接着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她放声大哭起来。她之所以哭不仅是由于幸福，而且是由于自己的猜疑、彷徨不安以及在思想上又一次对彼尔的背叛而感到羞愧。"二十世纪的事业家"！正是这几个字把彼尔性格上最大的矛盾作了透彻的解释，证实了他的弱点，也说明了他的力量。他只是人类伟大的未来一代的第一个尚未定型的人物，这一代人（正如他自己在信中写的）一定迟早会成为大地的全权的主人，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改造大地。他，这个新一代的先驱者，在潮湿的室内空气中长大，受到各种小市民式的迷信、怯懦、愚妄的服从的折磨，正因为如此，他变得不受拘束，任性，不尊重人，除了能使机器轮子滚动的力量以外，他对任何善良的力量都不相信。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十九世纪对于黄金时代的理想，认为善良和正义的王国只能由文字的力量和精神的威力产生这一美好的希望，现在已黯然失

色了！

还在彼尔出国以前，雅柯芭就试图稍稍了解数学和力学的秘密；但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堕入情网的少女忽发奇想而已，只是想时刻追随彼尔的闲不住的愿望而已——一碰到困难，她就很快地放弃了这个尝试。现在她又以犹太人所固有的毅力来研究精密科学了。她明白，基本上掌握这些精密科学才是她了解现代社会和它的发展规律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她的桌子上，过去堆放着文艺作品——多半放着打开的埃涅沃利逊著的《世界的创造》，书页中还夹着作者的像片；而现在，桌子上堆放着大量的物理学、几何学、力学等教科书。在给彼尔的信中，她常常向他汇报自己的成绩，并征询他的意见，要求他给予指点。

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起了变化。过去雅柯芭确信自己在精神上超过彼尔，认为自己有责任（虽然有些不愉快）帮助粗野的未婚夫弥补过去教育中的不足，可现在却突然感觉到，自己成了个需要支持和宽容的小学生。仿佛在初恋时那样，她现在一天要靠十次拿起笔来给彼尔写信，有时一共只写一句话，有时是由于蓦地做出了一道很难解的几何题而向彼尔表达她激动的喜悦心情，或者是抱怨，当她十分需要彼尔帮助的时候，彼尔却不在身边。

这种炽烈的感情说明了雅柯芭对彼尔的爱大大超过了她自己所能想象的程度。她把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甚至连头脑里刹那间的思想也毫无例外地急忙告诉彼尔，虽然在彼尔的来信中找不到对她的信任和柔情的报答。但是对于这一点，她渐渐地妥协了。现在她已明白，她要求从彼尔那儿得到感情，可彼尔天生是个感情不丰富的人。她感激他的只有这样一点：他并不企图来虚假的一套，在她面前，他是表里一致的。

她也在信里跟他谈到政治——这是她特别爱好的课题，主要是谈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这和现代技术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直到最近为止，她怎么也无法象彼尔那样对于永远争论不休的关于工资和政权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她的贵族作风反对这一点。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总会引起她的不安。她觉得在工人群众的要求里隐藏着对她所十分珍视的东西的威胁。经过长时期的疑惑以后，她开始理解彼尔了，她开始懂得他心中的那种感情——为争取光明、生存以及人道而斗争的被压迫的工人大军，和二十世纪的人的大军团结起来的执著的感情。

在柏林，日子一天天过去。彼尔把时间和精力平均花在科学研究和观看大城市里诱人的东西方面。他每天结识新的朋友，到处都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从这方面来说，他觉得在这里和在家里一样：彼尔的开朗、活泼、笑容可掬的脸以及他那坦率的天性征服了别人的心，而且有时候使人觉得他具有那些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的优点。只有到了这里，他才完全意识到他自己能赢得大家好感的出众天赋，他没有探究原因，也没有失去自制力，而是充分的利用了这种天赋。同时彼尔十分用心地熟悉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能完全充当一名首都居民而享有与他们同等的权利了。在其他方面他所碰到的遭遇是在国外的人所习以为常的：纯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缺点，这里的人却把它作为民族性来看待，不但不为此责怪他，而且，这些缺点甚至使他具有某种吸引力，激起人们对某种民族学的兴趣。

在三等商业文官家的大场面的音乐晚会上，彼尔置身在穿着绣花礼服的男人和穿着舞会服装的妇女中间，最初不受注意，但在中间休息时，女主人把他请到身边，一直和他谈到第二部分余兴节目开始，他于是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这位渐趋衰老的太

太把腰部束得紧紧的，浓装艳抹，她特别喜欢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甚至并不打算对这点加以掩饰。但彼尔却只是望着她的女儿——她和母亲截然相反，娴静，温柔，十九岁了。对于每一个接近她的男人，她几乎都是怀着畏惧的神情来接待的。她象母亲一样，穿得很漂亮，参照宫廷的款式，袒胸露背，但裸露着身体，似乎使她感到不安，于是她尽可能用扇子遮掩着裸露的胸脯。

见面时，彼尔只来得及匆匆向她点头行礼，他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认得出他。有许多穿着礼服的出色的男伴一直追随着她。最后他放弃了走到她身边去的各种尝试。但是在音乐会进行过程中，他有两次注意到，她在偷偷地看他，当他第二次迎着她的目光时，她又匆匆地避开了，这表明，这种目光不是无意的。彼尔敢发誓，她还微微有些脸红了。

夜晚，彼尔喝了香槟酒，感到愉快而兴奋。回家去时，脑海里一幕接一幕地涌现出最大胆的幻想。也许值得在这里试探一下幸福？他想起了亨利舅舅讲的故事：一个贫穷的奥地利人竟然娶了美国煤油大王的女儿为妻，终于成为新世界的一个无冕的统治者。而现在这个年轻的姑娘至少将能继承五千万财产。五千万还加一个美人儿！你想教唆谁啊！……疯子！尽说胡话！……可是突然……他真心想要的一切，到现在全都达到了。伊凡的预言："来到了，看见了，胜利了"，他还一次也没有推翻过。

不错，世界上还有雅柯芭——他几乎把她忘掉了。这是个真正的障碍。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他面前突然出现如此诱人的前景时，他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一生都把自己束缚住。他有没有权利放弃如此美好的前途？这样对待他为之贡献出全部精力的事业是否公正？上帝作证，他是多么珍视雅柯芭，他高度赞赏雅柯芭的

优秀品质，跟她分手将会使他痛苦不已，但是事情牵涉到总的幸福时，怎么能考虑个人的感情呢？是的，雅柯芭本人应该理解他，赞同他。五千万！这个数目对于丹麦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可以使它的拥有者获得无比的权力。有了这么多的钱，在祖国什么事情不能办到呀！可以给解放运动多么大的帮助呀！而雅柯芭本人比别的任何人更希望解放运动获得成功和走运！

他不打算回家，因此朝菩提树下大街走去，街上的咖啡馆和地下室酒馆里人还很多。直到现在彼尔总是尽可能绕过那些极讲究的饭馆，因为那里一切都贵得要命。尽管他想显得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但他从小不喜欢挥霍金钱。坦白地说，他比较喜欢到斐季奥弗带他去的艺术家喜爱的小酒馆去，那里可以弄到半磅蛋煎牛排，一个相当大的白面包，一块乳酪，两杯啤酒，还能看到女侍役亲切的微笑，这些只需花两个马克就足够了。但是这天夜里他兴奋得象唱醉了酒似的，于是抛掉自己的小市民的偏见，走进要塞警卫室附近的一家最讲究的军官酒家。

彼尔坐着喝冰镇饮料，望着一对对伴侣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马刀闪闪发光，丝绸的衣服沙沙作响。他一面望着，一面继续劝说自己。亨利舅舅告诉他的有关男爵封号的事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如果他真的成了男爵呢！没有贵族的姓氏，就休想在这个圈子里取得成就！一旦有了男爵的封号，任何对手就都不在话下了。当然，凭良心说，他所得到的还微乎其微——总共不过是接住了那位姑娘投来的一个眼光而已。但是当初，在他的视线开始注视雅柯芭时，难道她曾对他作过比这更明显的表示？她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呢！只要大胆勇敢，同时坚信自己的幸运之神就行了。他的口号是："我就是要这样做"，这不会错！

他回到家时已快四点钟，但是激动的情绪使他无法入睡。他

辗转反侧，喝了一杯又一杯开水，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不单单是对于未来的想入非非的大胆幻想妨碍他进入梦乡，其他的思绪也在孤独和一片黑暗中苏醒过来，使他热血奔腾。

他在柏林的整个时期，一种奇怪的不安象安徒生童话里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它们只在四周阒无一人的寂静时出现。这就是关于父亲以及他可能弃世长逝的想法老是缠绕着他。简言之，白天，当他忙于事务或者跟友人在咖啡馆里时，这种想法并不使他焦躁不安，但只要留下他单独一个人在异乡客地，特别是在晚上，当他回到卡尔街的空荡荡的、不舒服的房间里时，一个幻影就重又出现在他面前。每天夜里，他脱去上衣，站在床前给手表上发条时，他总是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父亲会不会今天突然去世？"

这一夜情况也是如此。

清晨他终于微微入睡了，却蓦地哆嗦起来，仿佛被人推了一下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敲墙壁。他的梦又飞走了。虽然他反对迷信，但他无法排除这样的想法：也许父亲正好在这时刻溘然长逝了。

早上他给埃别尔哈尔德拍了个电报，午饭前得到了简短的回电："父亲处于临死状态。"彼尔看了看表，再过两小时，有一列到汉堡去的快车，明天早上他就可以到家了，当天晚上就回来，一共只花两个昼夜，而良心却会因此而得到安宁。

他看看手上的表，迟疑了一分钟，接着，毅然决然地摇了摇头，就开始整理箱子。

他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是什么力量驱赶着他回家的；他并不单是害怕有朝一日他可能为没有请求父亲最后的"宽恕"而悔恨不已——因为最后和解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决定

不知怎的和他的另外一些想法联系在一起，这些想法也同样使他通宵达旦地无法入睡，面对着过去的幻影，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重又缠住了他。就象第一批多神教徒那样，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但在决定重要问题之前，却仍暗暗地向过去的神顶礼膜拜。彼尔在为幸福的金色桂冠而开始作最后的搏击之前，愿意作为祭品恳求父亲信仰的上帝怜悯他。

两个小时以后，列车载着他向北方驶去。

第十二章

深夜，列车在日德兰半岛上疾驰。彼尔不断地回忆着七年前圣诞节时他最后一次回家来十分扫兴的情景。那一次回家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回忆起来了：那是黑沉沉的阴雨绵绵的傍晚，寒冷的淡黄色的烟雾笼罩着整个城市，昏昏沉沉、若隐若现的街灯在烟雾中显得更加凄凉。姐姐锡格涅站在湿漉漉的月台上。身上穿着短得很不体面的、十分老式的肥大女外衣，手上显眼地戴着一副黑色的羊毛手套，裙子底下露出一双穿着高统套鞋的大脚。彼尔想起了父亲在知道儿子没有得到允许就擅自安排假期时勃然大怒的情景；而当他看到餐室里已经在洗地板，表示大家都已经吃完晚饭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受。

彼尔甚至感到惊奇，他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住这些细枝末节，虽然这一切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愿承认，父母的老家和由老家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回忆至今具有统治他的威力。他只承认，最近几年来在他的生活和记忆中已经消失的过去的情景现在却例外地重又在心头涌现。

清晨，十月的阳光和煦灿烂，彼尔乘坐的火车驶近了小镇。

彼尔的来到，更确切地说，是他那身与众不同的衣服，引起车站上人们的注目。他穿着有着天鹅绒的大翻领和翻袖口、缀着绸里子的灰色长风衣，乌黑的、梳得光滑的头上惹人注目地戴着一顶苏格兰式的旅行帽，最后，在卷得高高的裤管底下，露出了

浅灰色的护腿套，款式是最新颖的。皮箱、帽盒子和其他旅行用品——全是第一流的，崭新的。

一些穿土布衣服的农民都惊骇地退到一旁。彼尔听到他们在悄声低语："也许这碰巧是年轻的弗罗茨伯爵？"他听了不免沾沾自喜。

虽然彼尔在动身时给家里拍过电报，却没有人来接他。

"这样反而更好，"彼尔暗自想道，"至少可以自由些。"他决定在旅馆里定一个房间，这样从各方面来说对他方便些。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坐上候在火车站旁边的客用公共马车，就看到了埃别尔哈尔德正从容不迫地从车站前的花园里走出来。彼尔立即猜想，哥哥大概是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的尊严，故意在公园里等待，装得仿佛他在这里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他是在散步；这使彼尔不禁耸了耸肩。这种傲慢的态度在过去一定会使他发怒，但现在却只引起他的怜悯。

当埃别尔哈尔德看到彼尔已经在和旅馆里的职员商量，他明显地惊恐起来，因而加速了脚步。

"你这是干什么，想住旅馆吗？"他甚至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忙问道。

"是的，"彼尔回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想打扰家里的人了。"

"但是家里已为你准备好了房间。现在家里空房间很多，如果你住在旅馆里，母亲会生气的。"

"好吧，如果这样……那末请您叫个脚夫来，"他对旅馆职员说。这以后他才向埃别尔哈尔德问起父亲的健康状况。

"他从昨天起就一直没有醒过，总之，他一直在昏睡。这一天一夜以来，他几乎始终处于昏迷状态。"

一个脚夫跟着旅馆职员从车站出来。旅馆职员在彼尔面前恭敬地摘下便帽，彼尔给了他一个克朗，并指示脚夫该把行李搬到哪里。

埃别尔哈尔德这时退到一边，怀着明显的不安悄悄地研究着彼尔的服装。当他发现彼尔脚上的保暖鞋罩时，脸上露出无法形容的恐惧。

“让我们走房子后面的小路，”他说着，准备朝一条小路转弯，这条小路沿着城郊通向牧师的庄园。

彼尔反对说：

“走这条路要远得多，我已经很累了。”

“那就随你的便，”埃别尔哈尔德撇着嘴回答说。这表示他不屑拌嘴，有损自己的尊严。

兄弟俩一言不发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走着。

重见故乡的小城最初并没有引起彼尔强烈的印象。狭窄曲折的小巷，一层楼的平房，偶尔有几栋二层楼的楼房，无穷无尽的沟渠——这一切在他看来显得可笑，和他刚离开的首都大城市相比，这儿几乎是玩具型的。这个城市和他的老家遭受了相同的命运：最近几年来，它已完全从他的生活中泯灭，从他的地平线上消失。彼尔记起了他过去那野心勃勃的理想——一定要成为一个胜利者回到这个老窝来，因为这个老窝曾经是他卑贱无闻时的见证人——不禁莞尔微笑。

但是，不管怎么样，迎面见到的一切，他几乎都能认出来。每一幢涂了油漆的小屋，嵌在客厅窗户上的小镜子，小店铺门上的每一块招牌，大门上每个行会的徽章，这一切使他的记忆中的某一部分往事活跃起来。特别是那所古典中学，它那朝着街道的低矮的正面和围住操场的高墙唤起了彼尔一连串童年的回忆。学

校里此刻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孩子们的喧闹声越过高墙传到外面来，就跟当年一模一样。小城四周矗立的山丘是他孩提时最爱攀登的，还有海湾和宽阔的平原，是他夏日嬉戏的好地方。正是在这里，萌发了他建设运河系统的第一个怯生生的理想；也是在这里，当他把一个大风筝放到天空中，让它拖动装满石块的玩具小车时，他才真正懂得了风力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蓦地仿佛有一样东西把彼尔推了一下——在学校敞开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微微有些驼背的老人。彼尔立刻认出他是自己过去的数学教师。彼尔情不自禁地把头上的帽子稍稍掀起一点，激动得涨红了脸。他记起了，这个拖着脚步、漠然地从他身旁走过的人，显然已认不出他来了。这位年老的、智力有限的、穿着破损的常礼服的教师，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这位老师曾经是决定他命运的人。要不是老师说服了非凡固执的父亲，父亲就决不会让彼尔上哥本哈根去进综合技术学院。他可能会把儿子送去学手艺，或者安排他去从事商业工作，那时，又会怎么样呢？

埃别尔哈尔德问他是坐什么车来的，但彼尔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没有听到哥哥的问话。想到他将永远一成不变地从属于这个肮脏、可怜的小城，他就有一种屈辱之感。特别使他愤怒的是这个小城却我行我素，一点也不以他为转移。跛脚商人希尔金穿着粗麻布的短上衣，脚上套着木屐，嘴里叼着镶银嘴的海泡石烟斗站在他的小铺子门口；睡眼惺忪的红头发的理发匠齐贝豪津跟过去一模一样，从窗口探出头来，窥视着女佣们的一举一动；城市公告员的大鼓和他那女人般刺耳的嗓音从邻街直传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对他有所影响，而他对于他们却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

他们已经拐到了他们家所在的那条锡德加德街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墙和一扇象监狱似的奇特的大门，而主要的是那条撒满木屑的圆石马路的样子使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一想到即将和母亲会面，即将见到奄奄一息地躺在病榻上的父亲，他便突然感到慌乱起来。

姐姐锡格涅在前室里迎接他。她显得十分激动，但和他握手时却默不作声，稍稍扭过脸去，仿佛他身后还有什么人跟着进屋来，她必须在那个人面前垂下眼来！

“母亲躺在床上在休息，”当他们走进餐室时锡格涅说。在餐室里彼尔看见了两个双胞胎弟弟。彼尔离家几年，他们长高多了，使彼尔差点认不出他们来。两个弟弟和他握手，却腼腆地不敢正眼看他。

锡格涅继续说道：

“母亲关照说，等你一到就叫醒她，但我希望此刻不要去吵醒她，她整整一夜没有合过眼。”

虽然父亲睡在屋子的对面角落里，离餐室很远，但锡格涅一直压低嗓子说话。家里有什么人得了重病，她总是这样轻声说话的。彼尔同意无论如何不要去吵醒母亲。

跟七年前一样，在他面前放着许多面包片。锡格涅给他倒了一杯咖啡。为了避免推让，他强迫自己稍稍吃了点东西，虽然由于过分激动，他一点也吃不下。双胞胎弟弟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他。锡格涅问道：

“你大概想看看父亲吧？他从昨天晚上起一直在昏睡，助理护士刚刚替他安顿好。我去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她悄悄地走了出去，随手掩上身后的门，以免门锁弄出声音来。埃别尔哈尔德预先离开了餐室，他不愿意单独同这个跟他格

格不入的弟弟待在一起，两个双胞胎弟弟也从厨房那扇门里消失不见了。

彼尔站起身来，他不知做什么好，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后来，他站停在窗子跟前。这扇窗子朝着一块小草地，那里生长着难看的小树，这些小树组成了牧师家的花园。他的心在胸膛里沉闷地跳着，思想焦虑不安地活动着，寻找着辩解的理由。

他站在窗边，冷漠地望着被太阳遗忘、被四面八方矗立的石头墙夹住的小花园，渐渐地获得了精神上原有的平静，思想重又变得开朗了。他所寻找的辩解的理由正隐藏在这里。他既然能这样冷静地正眼观看这块他孩提时嬉戏过的小草地，这就表明他没有过错。他在任何方面，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过错。他的每一件愉快的往事，每一个欢乐的回忆都与这四堵高墙无关，而在这堵高墙后面，他象俘虏似的待了整整十五年，这是什么样的十五年呀！到现在他才懂得——他为至今不曾体验过的剧烈的痛苦所控制——这四堵墙的阴影已渗入到他的整个生活中，而且在今后很多年里，使他开心不起来。

他恐惧地哆嗦了一下。他背后的门打开了，锡格涅走了进来。

“现在可以去看他了，去吧！”

彼尔穿过空荡荡的小书房，穿过客厅。父亲卧室的门虚掩着，锡格涅踮着脚走到门边，轻轻地开了门，把彼尔领到几乎贴着墙壁的病榻前。房间里一片昏暗，最初彼尔什么也看不清。

他渐渐看清了病榻上枯瘦的脸的轮廓。侧向一边的脑袋深深地陷在松软的大枕头里，双目紧闭：父亲睡着了，沉入梦乡的他仿佛死了似的。彼尔打了个寒噤，但这不是怜悯，而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每一个害怕死亡的人看到奄奄一息的垂死者都

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彼尔认识到，父亲的病情使任何和解的企图都不可能实现，他几乎为此感到高兴。他最担心的是亲人们一定会在最后时刻强迫他同父亲和解。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什么要对父亲说的，父亲也许要同他说些只会使他们关系恶化的话，甚至引起一场此刻所绝对不许可的新的冲突。

当他的眼睛对于黑暗开始习惯的时候，他比较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消瘦不堪的脸。父亲的头发仍象过去那么浓密，但生病期间完全变白了，脸色却相反地变得黝黑，几乎成了紫铜色，虽然苍蝇不时停在他的前额或腮帮上，他的肌肉却一动也不动。看来，长卧病榻已使病人合上了眼皮。

在彼尔进来之前站在洗脸盆面前的助理护士挤干了海绵，捧着一个盆子走出了房间。这时病人身边只剩下双胞胎弟弟了。大家都默不作声。锡格涅坐到病榻旁边的一只低矮的安乐椅里，弯着身子，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怀着又爱怜又悲怆的表情望着父亲，明亮的大眼睛里噙着泪花，嘴唇在颤抖。她不时用手轻轻地在父亲的脸上挥动，以驱赶讨厌的苍蝇。

蓦地传来一阵沉闷的沙沙声。通客厅的那扇暗门打开了，在狭窄的门洞里出现了母亲那瘦小、佝偻的身躯。

她在门口直愣愣的停了一会儿，一只手扶住门框，另外一只手支在黑色的拐杖上。彼尔没能立刻认出她来。他只记得母亲躺在床上的样子，却从来没有想到她竟是这样的瘦小。又加上最近几年来她苍老了许多，双鬓染霜，脸庞尖削，但在父亲长病期间，精神上的极度紧张竟然奇迹般地使她能下床了，使她那双深陷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威严感。

母亲的突然出现使彼尔不知所措。她眼睛里射出的目光，伸出的双手的动作——母亲似乎用这双手把儿子推开——这一切

使彼尔更加不安起来。显然，她在等待着他忏悔的表白，因此有一刹那间，他们面对面一动不动地站着，象两座雕像似的。但是慈母的心克服了这种僵持，热泪从她的腮帮上挂下来，她于是抱住彼尔的头，吻了下他的前额。

这时候锡格涅从床边的安乐椅上站起来，让母亲坐下。

“这么说，你终于来了，彼得·安德烈阿斯！”母亲说，半扭过脸去，用手掌遮住了眼睛，仿佛她望着彼尔感到难受似的。“你为什么不早些来呢？现在看来已经太迟了。”

这几句话使彼尔惊觉起来。“已经太迟了，”彼尔暗自想。看来他们真的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盼望着和解，而且把他的回来作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母亲又想开口说话，但这时助理护士从客厅回来了，她后面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这是家庭医生来作日常的诊疗。依照母亲的暗示，彼尔和锡格涅退出了卧室，助理护士随即关上了门。

*　　*　　*

这一天彼尔没有再看见母亲。一般说来，他的回来没有产生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印象。亲人们的思想都专注在重病的父亲身上，虽然家中鸦雀无声，但却是一片忙乱：一会儿要准备压布，一会儿要去配药，更何况每分钟都有小城的居民来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如何，需要接待。除此之外，这一天家里人还在等待另外一个在菲英岛上任助理教务主教的哥哥和一个嫁给医生、住在利姆峡湾边一个小城里的妹妹的到来。必须为他们准备房间，就这样大家都忙得马不停蹄。

彼尔被带到顶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里，他在这里几乎坐了一整天。起初他想睡觉，以便恢复旅途的疲劳，但是睡不着，他就坐下来给雅柯芭写信。出于礼节，他决定放弃原先的计划，在这里待到父亲逝世。从各方面看来，不用等待很久。彼尔既激动又感到压抑。虽然他并不后悔回来，但他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成为过去。彼尔一生中只有一次看见过人临死的情形，那是在尼堡，在人们把神志昏迷的老水手长从他散步的地方抬回来的那天。这折磨人的回忆至今没有从记忆中消失。看到垂死的水手长时的恐惧感和周围人们的惊慌神态——这一切至今无法忘怀。

傍晚时分，两个迟到的人——托玛斯和英格里德（还有她丈夫）到了。托玛斯脸色红润，是个身体强壮的神学者，他老成持重，在这种老成持重的背后隐藏着同情心和某种病态的虚荣心。英格里德身材矮小，是个十分自信的土头土脑的女人，是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种。在她看来，勒克斯特尔之所以是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只是因为在那里住着她自己、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的缘故。

这一天父亲好几次睁开眼来，他的目光是完全有知觉的，但表达意思却十分困难，几分钟后，他又处于昏迷状态了。

后来医生来作晚间的诊疗。离开病人时，医生对一直送他到前室的锡格涅说：

“我不想隐瞒您，您的父亲未必能熬过今天夜里。假如你们需要我在场，希望你们来叫我。”

医生的预言应验了。还没有敲两点，大家都被叫起来，父亲快要离开人世了。彼尔因为旅途劳顿，又加几乎两昼夜没有合过眼，此刻睡得正沉。他被叫醒时，没有立刻弄明白他是在哪里。他

刚才做了个梦，他和斐季奥弗以及斐季奥弗的艺术家朋友们都在柏林。他们正好来到莱比锡街上的酒馆里……门突然开了，锡格涅走了进来，手持蜡烛，要他到楼下去。

当彼尔弄明白他在什么地方、姐姐的话是什么意思时，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从世界性大城市无忧无虑、熙熙攘攘的生活转到关于死亡的悄声低语，这个转变即使对于一个具有象他这样精神素质的人来说，也实在太急剧了。他穿好衣服后，仍在旁间里来回踱步，使自己稍稍镇定下来。

他在楼下碰见了所有的姐妹兄弟。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上床睡觉，只是蜷曲着身子，有的坐在安乐椅里，有的靠在沙发上打盹，以便万一发生什么事，可以尽量离父亲近些。客厅里灯火通明；两扇通父亲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只点了一盏光线暗淡、通宵不灭的小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父亲的半个苍白的脸，另外一半脸则陷在黑暗之中。

为了让父亲呼吸舒畅些，他们用枕头把他的身子稍稍垫高一点。他还有知觉，但已经不会说话，也不能张开青黑色的眼睑了。他刚开始在跟子女们告别。子女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床前，握住他那沉重的、无力地垂在被子上面的手，母亲把走近来的子女的名字说给他听，她坐在床头边一张低矮的藤椅里。

彼尔对于这样隆重的场面感到很不自在，他真希望能避不参加。暂时还可以站得远一点，但最终他也不得不走近床边去了。当他握着父亲那已经渐渐冷却下去的手时，听到母亲故意（他觉得是这样）提高声音叫他的名字，他被一阵阴森森的恐惧袭住了，只是意识到姐妹兄弟们都在注视着他（他们都聚集在垂死的父亲周围），这才阻止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出来。刹那间，他产生了一种好象站在最高法官面前时的压抑的感觉。

三点多了。巡夜警卫在静寂的小巷中出现。撒在门前的木屑使他的脚步发出沙沙声。只听见传来悠长的歌声，好象是上苍在宣布死神已经来临。

黑夜过去，
白天来临，
上帝保佑我们，
避开恶人。
父呀，请你谛听我的祈求，
赐恩于我吧！

当父亲向一个女仆告别时，他前额的肌肉一抽，表示想说些什么，只有母亲理解他的低语，他是在要求子女们唱赞美诗。于是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的钢琴旁边，在锡格涅的伴奏下以低沉的嗓音唱了几行赞美诗：《上帝的恩惠比天高》。

除了母亲外，只有彼尔一个人留在卧室里。跟父亲告别后，他就躲到暗角里，谁也看不见他。姐妹兄弟们那低沉的颂赞声充满了平静的力量，传到他的耳中，这种力量是不可摧毁的信念所赐予的；同时他们的声音又充满了内心的喜悦！天空仿佛在他们的头顶上裂开，上帝本人在天堂的光辉中张开双手来接受父亲宁静的灵魂——而他这时孤独地坐在一边，用足力气来压制自己参加到他们一边去的愿望。一切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向父亲瘦削的脸瞥了一眼——它正安详地靠在枕头上，灰白的头发象神像头上的光轮一样围住了脸——他的嘴唇颤抖了，眼眶里噙着泪水。水手长临死时那种痛苦万分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彼尔暗自想道：看来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死的时候就是

这样的。

大家唱完赞美诗，一个个都回到卧室里来。父亲的嘴巴稍稍张开点儿，眼睛陷得更深，不久就进入垂死状态。

母亲握住父亲的右手，不时用手帕替他擦去额上的汗珠。另外一边站着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等候着万一需要他们出力。其余的人都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送终。最小的两个站在床脚边，伤心地望着濒临死亡的父亲。

一小时过去了。从静寂的街上又传来巡夜警卫悠长、凄凉的歌声。

在山那样崇高的荣誉中，
你是永恒的，
愿你在天上成为弱者的牧人，
保护我们，为我们放牧，
求你永远关心我们，
教导我们，为我们掌舵。

房间里肃静无声，只听见父亲沉重的呼吸声，这声音也越来越弱了，偶尔传来子女中有人压抑的哭泣声。

快到四点钟了。母亲的背弯得更厉害，前额贴到父亲的一只僵硬的手上，那只手已被母亲的泪水沾湿。埃别尔哈尔德小心地握住父亲的左手，开始数他的脉搏。锡格涅惊恐不安地注视着埃别尔哈尔德的脸部表情。客厅里的钟敲响了，敲第一下时，埃别尔哈尔德一面紧张地谛听，一面向锡格涅瞥了一眼，然后绕过床脚，轻轻走到母亲身边。

“妈妈，”他说，小心翼翼地碰了下母亲的肩膀。“父亲已经咽

气了。”

大家都从原地跳了起来，紧紧地围住病榻，只有母亲仍坐着不动。起初她用束然无策的哀求的目光望着埃别尔哈尔德，接着重又弯下身去俯在死者的手上，把脸藏起来，似乎她不敢去看他那无神的眼睛。但她马上抬起头来，默默地对着父亲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孩子们，父亲终于离开我们了，但是感谢主，这次分离不会是永久的，他只是先去天国而已，我们还会在那里见到他的，如果仁慈的上帝允许的话。”

母亲用最激动的话感谢父亲在世时为大家所作的一切，感谢他对妻子和家庭的忠诚，感谢他的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她似乎想起了年轻时代，悲痛地、含情脉脉地抚摸着父亲的灰白头发，接着吻了他的前额。

子女们悄悄地低声诵念着祈祷文，又围在床榻四周站了一会儿。等到死亡的特征在死者的脸上变得十分明显时，埃别尔哈尔德和托玛斯才轻手轻脚地把被单盖在死者身上，接着，锡格涅把母亲扶走了。

彼尔随即也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里。桌子上的灯还没有熄灭。透过没有用窗帘遮上的窗户，第一道晨曦射进了房间。彼尔久久地佇立在窗口，凝望着苏醒的城市。天空中还闪烁着几颗苍白的小星星。木屐的咯咯声和大车的车轮声已经在街道上响起来了。

他佇立在窗口，昨夜发生的一切，肯定会在他的一生中留下痕迹，这个信念已经在他心中成熟。不过，在感情上他暂时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他完全被当时庄重的气氛袭住了，不能平静地进行思索。

最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拿出他的旅行公事包。他想吐露心曲，于是决定给雅柯芭写信。昨天他刚告诉她已抵达老家，今天他这样写道：

“我想毫不耽搁地告诉你，几分钟之前，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应该坦率地说，我为能够及时赶回来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我深信，父亲的行为总是出自最善良的动机。他死得十分安详，他死时的神态非常美。他在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知觉的，并以惊人的精神力量迎接死神……”

彼尔的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他把写好的信重新读了一遍，不觉脸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咬着钢笔杆，过了一会儿，突然撕掉了信，又开始重写道：

“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诉你，我的父亲在今天早晨去世了。我刚好赶上和他告别，这正是我所期望的。他一直没有失去知觉，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保持着平静。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的整个一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在时刻为死亡作准备。现在我急于去干别的事，就此搁笔，以后再向你作详尽的报道。”

接着他署了名，陷入了沉思。他的脸上有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后来他突然决定补写了一句：“我可能留在这里，等举行葬礼后才离开。”

*　　*　　*

五天以后举行了锡杰尼乌斯牧师的安葬仪式。整个城市大清早就已经下了半旗。中午时，从教堂通到墓地的整条长街上撒了沙子，并且铺满了枞树枝。在出殡前一天，姑娘们也用绿叶把

教堂装饰了一番，把祭坛上那用旧了的圣水盘也缠上了服丧的黑纱。两个青铜枝形灯架上的二十四盏灯都点亮了。下午，当教区的教民开始来到教堂时，迎接他们的是风琴的压低的呜咽声。

根据人们庄严的神情和教堂内肃穆宁静的气氛，可以看得出，这么多人到这儿来决不可能单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锡杰尼乌斯牧师一生的遭遇也就是所有伟大的征服者的命运：一旦敌人的抵抗终于被摧毁，仇恨立刻会被崇拜和热爱所代替。死者的那些早先多半遭到别人责难的品质——过于威严，不尊重本城历来的风俗习惯，对衣着和生活上其他各个方面进行最严格的节制——到后来却引起人们最热烈的赞赏（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们认识到这正好证明使徒的热忱和对宗教的虔诚。当然，锡杰尼乌斯本人在这几年中也有了某些转变。随着人民把自己托付给了教会照顾，锡杰尼乌斯性格中优秀的品质——善良、富于同情心——越来越占上风。就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仍象过去那样与本区教民保持很远的距离，他不参加城市的社会活动，他家的大门只为那些碰到灾难来求他的人而开的。但只要有人碰到信仰上的问题，即使只去找过他一次，他就会永远和他们保持联系。每个人和他谈过以后离去时，无不感到自己精神上更有力、更丰富了。尽管他视野不广，但他是个很有天分的人，既善于思索，又善辩能言，经常兴致勃勃地关注着无数轰动一时的关于神学的争论，有时他用自己的笔直接参加论战。本城的居民在现今几乎家家户户都订阅的宗教杂志和宗教书籍上看到他的名字，都引以为荣。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他们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教徒群众终于明白了，锡杰尼乌斯比起宗教界的其他代表，比起那些讲究衣着的牧师长和宗教事务局的圣职人员来要优秀得多，虽然教徒群众从前曾经为那些人感到骄傲过。

还使人赞赏的是，他长期患病却坦然处之，这种豁达的胸境使他忍受了一切痛苦的煎熬，无畏地迎接死神。他缠绵病榻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病是不治之症，但他既不抱怨，也不让别人怜惜他。

“别这么说，”有一次他严肃地对一个安慰他、鼓励他燃起康复希望的人说。“难道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天上的父召我们回去时，我们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情吗？”

一具黑色的棺材停放在教堂大厅的上敞廊里。根据死者的遗愿，棺材朴素无华，除了棺材盖上有一只用枞树枝编成的十字架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锡杰尼乌斯平日一直竭力反对人们那打扮死神的可怜愿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装饰软体虫的猎物”的可怜愿望。棺材的周围坐了五十多个穿着法衣的牧师，象是仪仗队似的，前面几排坐着城市的执政者——穿着讲究制服的官吏们和市政府的委员们，甚至还有卫戍部队的军官，佩着擦得发亮的出鞘的军刀，膝盖上放着闪闪发光的头盔。

彼尔怀着越来越惊奇的神色环顾四周。他已经能从许许多多个别的特征中了解到，在这个直到现在充满了尘世烦忙的城市中，教会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过去他对父亲及其个人价值的一贯看法今天终于彻底改变过来了。人们一个接着一个鱼贯地走近父亲的棺材，他们赞美上帝，向去世的同行和其光荣的事业表示感谢。许多发言的人源源不断地讲完以后，八个年轻的牧师把棺材扛到肩上，整个人群跟在灵柩后面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城市公墓。

彼尔什么也不明白，这难道是他的父亲吗？就是在他孩提时代曾被全城的人嘲笑而使彼尔因此感到害臊的人吗？难道此刻象大公那样被隆重地安葬的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些忧伤的市民

们难道是在给父亲送殡吗？他弄不明白。童年时，彼尔有过许多大胆的幻想，他想象着，似乎他是被暗中偷换来的，实际上他是个被人劫走的王子，有朝一日，他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分享他亲生父亲的荣誉；而今他觉得其中一个最大胆的幻想似乎突然实现了，这使他感到害臊。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彼尔和哥哥托玛斯并肩而行。托玛斯穿着整齐的法衣，因为他和其他牧师一起给父亲举行落葬仪式。在所有的弟兄中，托玛斯和彼尔最接近，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多，也许这是因为托玛斯在孩提时并没有少受父亲独断专行的苦楚。在大学求学时代，他受自由思潮的影响远比他父亲所希望的要深刻得多。托玛斯穿上丹麦正式教会工作人员的法衣，不是出于自愿。顺便说一句，长长的黑色罩袍象殓衣似的，这跟他的绯红的腮帮、孩子气的浅蓝色的眼睛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

彼尔注意到，在这些日子里，只要他们俩单独待在一起，托玛斯就试图击破促使他们疏远的薄冰。但是彼尔不想和解，他警惕地对待哥哥假情假意的宽厚善良；虽然在以往的日子里正是这一特点使托玛斯赢得了彼尔的信任。今天从墓地回来时，彼尔千方百计不让托玛斯开口。他不知怎的感到有些不自在。他本能地害怕跟和善的亲属拉家常。

这一次托玛斯又不得不把考虑好的接近彼尔的计划从脑海中扔掉了。在后半程路上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

回到家里以后，大家都聚集到母亲的床边——她完全垮了，因此无法去参加葬礼。经过这样长时期过度的紧张，等到父亲一死，她的精力顿时趋于衰竭。医生吩咐让她安静。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里彼尔几乎见不到母亲的缘故。只有一次母亲叫他去，他在母亲床边坐了几分钟，但她没有精力多说话，只问了几个一般

性的问题，问他生活过得怎么样。

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只限于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和握手而已。这以后彼尔就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整理行装了。他想尽快离开这里，决定乘晚上的火车走。

他可以说没有任何理由责备他的亲人。不仅托玛斯，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根据默默无言的协议，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或者就他们的良知所许可的范围，都竭力殷勤地接待他。但是彼尔几乎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到城里、郊外去作漫长的散步，花去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到不久前建立在利姆峡湾附近的水泥厂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工厂早就吸引他了。

不论是母亲，还是兄弟姐妹们都只字不提他订婚的事。他根本没有想到埃别尔哈尔德会把这件事瞒着他们。他们的沉默反使他感到困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感到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谈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过雅柯芭的名字，虽然现在他不再想和她断绝关系了。这个决定是在家中度过一星期以后作出的。他似乎明白过来了，变得头脑清醒，变得审慎了。当他蠢蠢欲动，想去获取欧洲金融巨头之一的黄金宝座时，他象喝醉了酒似的浑身充满了奋激之情，但在昏暗的斗室里，在奄奄一息的父亲的病榻旁度过一夜之后，这种想法已经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现在他甚至连想也不想了。他为自己思想上的背叛感到羞耻，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想和任何人谈起雅柯芭。

黄昏时分，大家又都到墓地去看父亲的坟墓。彼尔知道只有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他走到楼下来向她告别。

“同我在一起坐会儿吧，好儿子，”母亲用哀怨忧郁的声音说，这声音是从他孩提时起就熟悉的。“我和你还没有好好地谈

过，可孩子们告诉我，你已经打算动身走了。”

“是的，我该去工作了。”

母亲等了一会儿，看他是不是还要说些什么。但从各方面看来，他不打算再说什么，母亲就自己说了起来：

“去工作？……彼得·安德烈阿斯，我们甚至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生活过得怎么样，你好象在德国，在柏林……是吗？”

“是的。”

“我和你父亲都懂得，你能过这样的生活，大概是靠一些有钱的保护人，因为据我们知道，你没有固定的工作。”

彼尔竖起耳朵来听着。现在他明白了，原来关于他订婚的事，母亲一点儿也不知道。看来，家里的人把这件事瞒住了母亲，以免增加她新的牵挂。也许……也许埃别尔哈尔德压根儿就没说，既没有告诉双亲，也没有告诉兄弟姐妹？这倒象他的一贯为人，但是如果他确是隐瞒着没有说出来，那也只是因为怜惜他们而已。

在彼尔思考这个问题时，母亲拉开放在床头的一只桌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样什么东西来。

“在你动身之前，应该让你知道父亲在永远闭上眼睛以前想对你说些什么。他坚信，有朝一日你会明白过来，做一个谦卑的人。他没有一天不谈到这一点，没有一天不在祷告中提到你。不久前，他得知你已出国，他命中注定已未必能见到你了，他便要求等他死后把这东西寄给你留作纪念。”

接着，她把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一件小东西递给彼尔。这是父亲的一块古老的银表，在他没有病倒以前，他十分珍爱这块表，一直带在身上，他说这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瑰宝。

“关于这块表，”母亲继续说，“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要是你父

亲还能够和你谈话，即使只谈一次，他也一定会把这件事亲口告诉你的。现在只得由我来代替他说了。听完这段故事以后，你就会知道，你父亲为什么预先指定要把它留给你。”

她喘了口气，闭上眼睛——父亲生病时一般就是这样躺着的——接着开始述说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你父亲还是个少年，在中学里念书。有一次他回家乡过圣诞节，过完假期已准备返校。但这时你祖父忽然叫他把他的箱子钥匙拿出来，照祖父的说法是，检查一下他是否把一切都放好，有没有遗忘什么东西。你父亲对此很有意见（他在年轻时很容易激动），就十分气愤地走了，甚至没有跟祖父告别。但是当他傍晚到了学校，打开箱子一看，一切东西都还是按照他亲自收拾时的老样子放着，显然没有人碰过，只是在箱子角里放着一个小纸包……原来是一块表……就是现在你拿在手里的那一块。你祖父决定送给你父亲一块表，就找了个借口，以便悄悄地把它塞进你父亲的箱子里：让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开始整理分散的东西时见到这块表，带给他意外的喜悦吧！你父亲理解了这一点以后，就放声大哭起来。他为自己忘恩负义而哭泣，后悔自己轻率的行为。于是他又穿好衣服，在这天夜里走了四十公里路，回到老家，当他在祖父的怀里尽情痛哭并求得祖父的宽恕以后，才感到心安。现在，我的儿，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你父亲终生把这块表当作圣物一样珍爱着。我记得，有一次他把这块表称作上帝的礼物；因为就在那天夜里，当他的心平静下来，并走完艰难的道路回到地上的父亲的老家时，在他面前展开了另一条道路——走向和平、光明和天父恩泽的道路。”

母亲越讲下去，彼尔就感到手里的那块表越沉重。母亲讲完

后，他一言不发，房间里已昏黑一片，母亲睁开眼睛，已看不清他的脸了。

他们没有继续谈下去。彼尔当即站起身来。分别时，母亲吻着他的前额低声说：

“愿上帝赐给你和平和安宁。”

几分钟后，彼尔动身前往车站。兄弟姐妹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但彼尔断然拒绝大家提出要送送他的建议，独自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锡格涅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时，看见桌子上留着父亲的那块表。彼尔故意把表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别人一进来就能看到它，使人不会以为他是在匆忙中遗忘的。

第十三章

彼尔又回到了柏林。他立刻领悟到，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逝去。斐季奥弗在这期间回家去了，现在他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异国的大城市里。深秋了，很多咖啡馆和商店里一清早起就得点灯，天空整天下着毛毛雨，雨下大时，柏油马路上的水洼久久不能消失。彼尔几乎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他希望以紧张的工作来驱散从家里带来的哀伤，但即使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也不感到安宁和舒服。他的房东库明那赫太太是个邋里邋遢、很不爱干净、有着健康的粗脖子的矮个子女人。她整天价煮着酸白菜；彼尔房间里的火炉一直冒烟；这些还不算，楼上是个缝纫作场，十架缝纫机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节奏分明地发出哒哒的响声，有时真使他烦躁得要发疯了。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变得十分敏感，这帮助他发现了大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从老家回来以后，他在一连串细小事情上和百万居民的城市的生活习惯有了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使他产生很不愉快的印象。

在承租这套房间时，彼尔和房东太太明确谈定，她不能再接纳其他的房客，以免影响他的工作。房东太太还郑重其事地向他发誓，决不会让别人来住，甚至还把警察局的规定（她最多只能出租两间房——就是她出租给彼尔的那两间）给彼尔看。事实上整个住所一共只有这两间房，另加厨房后面一间半暗不明的斗

室。斗室里只放得下一只狭窄的铁床，库明那赫太太就住在那里。尽管上述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但几天以后，彼尔开始明白，在这个住所里，除了他自己外，至少还住着一个人。有好几次他在半夜里被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吵醒，他仔细听了听，发现咳嗽声是从前室，确切些说，是从前室的天花板和代替壁橱的壁龛之间的角落里传出来的。彼尔向房东太太寻根究底地进行诘问，但是尖嘴利舌的老太婆对着上帝发誓说，她受了冤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彼尔在厨房里碰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没穿上衣，坐在破镜子面前刮胡子，房东太太在这种情况下竟还是能找到解释。在这以后，彼尔不再打算弄清真实情况了，虽然他现在很怀疑，在住所的每个角落和隐蔽处，住宿着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人。有一天夜里，他同时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和低沉有力的打鼾声。根据他的判断，打鼾声不是从房东太太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向人们详细打听以后，彼尔才弄明白，原来正式的租户对于许多房东来说只是遮遮门面的，以此来掩饰他们能不经监督，把住所租给任何没有栖身之处的人；这样的人在大城市里比比皆是，他们并不是那些没有钱去找规规矩矩住所的无赖汉或者二流子，而是有一定收入的人：店员、工人、理发店帮工、饭馆里的侍者等等，租赁长期的住所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分奢侈。空闲的时间他们在马路上、啤酒馆里，在低级的跳舞场和群众场所消磨，他们只需要有个地方晚上可以睡上几个钟头就行。除了身上穿的以外，他们没有任何财物，因此他们可以毫无牵挂地从城市的这一头迁移到另外一头。为求生存而作的拼死搏斗在大城市里是一刻也不会停止的，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认为过这样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谁能习惯于飘泊流浪，谁能游离于任何人、任何事之外，他就容易谋

生糊口。家庭的舒适安逸以及有保障的生活，这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们甚至并不渴望这样的幸福。他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有另外的兴趣、爱好，就是这么回事。

一天清晨，彼尔听到他的房东太太在前室和一个男人说话。原来有个警察来了解理发店帮工的情况，这帮工在夜里被送进城里的一家医院去了，他说出这里的地址，说这儿是他"宿夜"的地方。这个理发店的帮工坐在啤酒馆里，突然感到血涌到喉咙口，被人送进医院后，很快就死了。一直默默无言的库明那赫太太听到这些话后，便突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警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她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租户，哪来的一个理发的！他们怎么想得出，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她的房客一向都是很高尚的人，会让一个穷流浪汉，一个衣衫褴褛的卑劣的人，住到自己家里，何况这人又害着痨病，而且倒毙在马路上？

彼尔听到房东太太献给他所不认识的同住者的临葬悼词，浑身都发冷了。上面的话是指每天晚上住在前室的天花板和壁龛之间的角落里的那个年轻人而言的，这一点彼尔毫不怀疑。从那时起，他已经一次也听不到墙后面那熟悉的咳嗽声了。彼尔无论如何驱赶不掉脑海里这样的想法：如果他突然病倒在这里需要护理时，等待着他本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现在，当他感到不十分健康时，他就有越来越多的根据来为此不安了。他从家里出来的旅途中受了风寒，又碰上这种多雨的天气，身体就一直好不起来。

他常常坐在家里，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不打算再去结识斐季奥弗的艺术界同行，不常到莱比锡街上那家酒馆去，而是在邻近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三等商业文官家也不再去了。

彼尔在孤独中几乎每天给雅柯芭写信，虽然他竭尽所能来掩饰他的极度不安，但信的字里行间却还是泄露了他的秘密。关于他自己，他反常地几乎只字不提，却以极其细致的笔触描绘柏林的情况，或者为了给雅柯芭解闷，杂乱无章地谈些有关库明那赫太太的不可靠的传说，谈到死去的理发店帮工或者酸白菜的永远不变的气味。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底。有一天，彼尔收到了伊凡转来的"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信，就是他岳父介绍他去的那家英国的建筑公司。虽然那家公司根本没有给他一定的职务，但是答应他可以凭这封信去实习，熟悉他所研究的东西，观察公司所进行的灌溉和土壤改良工作。这些现在对他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决定立刻离开柏林。他已经从柏林吸收了一切能榨取的东西，而且换一下环境无疑会对他有好处。关于工程在那儿进行的德雷扎克，他只知道这是个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他决定在德雷扎克过冬，等到大地开始解冻时，就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去，然后到多瑙河口看那边在进行哪些排水工程。从那里经过巴黎和伦敦，直接去纽约。

旅途中，彼尔专门为了看九百英尺长的高架桥，决定在林茨下车。他在黄昏时抵达林茨，从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粉红色的阿尔卑斯山山峰。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这些山峰飘浮在黄昏的雾层之上，仿佛是过去时代的回光。第二天彼尔已经来到山的正中心。由于风和日暖、天气很好，而且他对于千方百计地硬要跟他交朋友的那批唠唠叨叨的德国旅伴感到厌烦，就在一个小站上下了火车。他忘记了这是一年中不适宜于闲游的时光，在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中度过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他似乎觉得宽广无垠的白皑皑的荒漠在大声召唤他。这声音吸引着他越来越往高处

爬去，有股神秘的力量预示着他将摆脱至今压迫着他、使他苦恼的一切。

他没有向导，独自向那弯弯曲曲地顺着寸草不长的陡坡向上伸展的山路指引他的方向走去。车站上早就有人警告过他，如果没有向导领路，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但是他战胜了在这生疏的环境中控制着他的拘谨的感觉，大胆地上了路……它们算什么，群山而已！他深深地呼吸着带点酸涩味的冷空气，望着在他脚下的深山峡谷中游荡的浮云，感觉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大自然。

幼年时，他很喜欢到树林里，到草地上去玩。他常常奔向那里，即使能有片刻的时间沉浸在自由之中，忘却家庭的压抑也是好的。从那以后，他就没有机会这样接近大自然了。他在尼堡的住所里根据书本和地图研究大自然，轻慢地把大自然作为实现他的改造意图的材料仓库。大自然——这只是些石头和泥土而已，它们应该被如此这般地加以利用。看到田野，他立刻会想到水准仪和测量尺。坐在火车里，只要从窗口向外一看，他的幻想就会立刻开始把飞驰而过的土地进行改造：铺设新的道路，排除沼泽地里的水，架设桥梁，开辟运河。

就是现在，也并不是大自然本身的美使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大自然的色彩及线条的和谐仍象过去一样，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什么，但是此刻，当他心中充满了无可名状的不安时，大自然的伟大、神秘，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容易领会了。物质的无穷无尽的延伸性、形式的威力、深沉得永无止境的寂静唤起他心中奇异的、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情绪。

确切些说，他处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与其说他被大自然本身所吸引，还不如说他沉溺于被大自然激发起来的感情之中。他已

登上几千英尺的高峰，眼前伸展着无边无际的白皑皑的平原。这平原微微倾斜地向上面展延，一列被夕阳的余辉照得锈红色的灰蒙蒙、光秃秃的山岭，把平原挡住了。彼尔不断地爬山登高，气喘吁吁，不时停下步来换口气。他拄着棍棒站在那儿，兆望着粗犷沉寂的荒漠，对自己的感觉惊奇不已。他问自己，为什么漫步在没有生命的岩石之间，处于单调的沉寂之中，竟能这样吸引一个人的心灵？使他的精神变得高尚？一个无声的不存在的现象怎么可能以庄严的自由感充实一个人的心灵？也许他凭内在的听觉还是捕捉到了某种声音的？当信教的人谈到和"彼岸世界"交往时，是否有他们的道理？也许，在广阔的宇宙间确实存在着那种人类的耳朵听不到的声波的振动？而我们称之谓"死"的这一现象，是否就是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只有被唤醒的"灵魂"的直觉才能领悟这一形式？

彼尔想起来了，有一个牧师在他父亲的墓前致词时，把大自然的寂静称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声音"。他想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先知在怀疑和软弱无力时就跑到阒无人迹的荒漠中去。至高无上的声音！……从下述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面对着广垠、空荒、无声无臭的世界，人类的智慧往往充满了"对空虚的恐惧"，而我们的祖先认为万物都是空的。恐惧产生幻觉，幻觉又造成新的恐惧，如此循环不已，永无止境，直到人们终于给自己创造了上帝，住进了地狱和天堂。

他又登高爬了一百步，然后停下来，歇歇气。不管你朝哪里望，还是那冰封的荒漠，还是那没有生气的宁静。这些蒙着白雪的大岩石使人对那些在大地母亲形成之时于原始之夜的昏暗中放纵不羁的力量，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此刻彼尔沉醉在沉思默想之中，产生了天昏地转的感觉，似乎遥远的亘古时代来到了他

的面前。当他看着这些凝集在冷漠的平静中的绝然不动的大岩石时，时间令人惊奇地、不可思议地缩成了一团。这些大岩石还象一百万年以前那样光秃秃的、高不可攀的，当时它们象《圣经》上说的，刚"被造物主创造出来"。被造物主吗？赤热的云雾！太阳体系的解体！……而以后呢？空虚！空虚！冰样的寒冷！死样的寂静……

黄昏时分彼尔才回到车站。这里已经有人在为他担心了。他存放行李的那个旅馆甚至已经在商量派人去寻他了。经过这疲惫劳累的一天，他倦极了，脑袋瓜由于过多的思索而沉重不堪，真想尽快躺到床上去，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件事。还在清晨他刚抵达这里时，他就发现，这个小城里正在进行着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旅馆的大门上缠绕了绿色的枝叶，一个女仆忙得筋疲力竭，老板好容易抽出一点儿工夫给彼尔指点他所定的房间。现在才知道，原来这里今天有人举行婚礼。客人来得很多，彼尔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盛典。起初他打算不参加，但是他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已经有人来敲门了，接着有两个年轻的姑娘手拉手地走了进来。她俩深深地行了屈膝礼，然后用胳膊肘互相轻轻地推撞，同时嘻嘻地笑着，争着发表长篇讲话，彼尔只听明白这么个意思：新郎和新娘请他赏光去作客。没有办法，只得去了，整整一夜就是吃喝、跳舞，直到脑袋瓜轰鸣作响为止。

当然，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主人们邀请他，绝无任何别的企图，但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已超越了界线。男人们为了讨好客人，几乎硬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他。人们穿着钉了铁钉的靴子，在高敞得象粮仓似的前厅里，随着手风琴和三角琴的伴奏，人们踢踢达达地跳着舞。大厅里两张长桌上铺了桌布，在一

张桌子上放着一整只烤熟的羊，羊角呈金黄色。葡萄酒是用大的洋铁杯装的。大家通宵狂饮，喝得烂醉，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自由放纵，这和装饰着每个家庭以及在这里各条道路边陈列的大量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和圣像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

到后来，彼尔开始对这乡村的酒神节感到兴趣了。他想起来，斐季奥弗总是说，似乎只有大自然的孩子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他们只要一两次在交叉钉成十字架的两小块木板前弯下身来——一切生活之谜就都能得到解决，没有什么事再值得悲伤和忧愁了。

彼尔本来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坐车继续赶路，但是过了一天又一天，后来又过了很多天，他还是留在那里。在那次婚礼上，他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就是为了她而留恋着不走的。这是个年轻的农村姑娘，身体结实健壮，却并不灵巧，是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的女子。她那个翘鼻子很有趣，头发是成熟的黑麦的颜色——彼尔就喜欢这种颜色。他们碰巧都坐在一只长凳上，彼尔是为了看跳舞的人才坐到那边去的。他们渐渐攀谈起来，开头他们几乎互不理解对方的话，这使两人都觉得好笑；但他们很快地亲热起来了。她芳龄二十二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她的这位母亲只要有那么二十个盾①到手，就会装聋作哑，心甘情愿地对所发生的一切听之任之了。

新的同居关系把彼尔吸引住了，他沉湎于无限炽烈的感情之中。这当然不完全是由于肉体上的欲望，跟他的大部分感情一样，这主要是出于一种想法，而不是出于心灵，此外他为了对雅柯芭不忠而深感羞愧。但是他实在需要摆脱无谓的空想，这种空

① 盾，某些欧洲国家旧时的金币或银币。

想在他父亲死后日夜不断地折磨着他，而且可能（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会把他逼得发疯。他明白，他必须尽一切力量摆脱孤独，有时，他不到姑娘家，就到小饭馆去，和老板以及小城的其他居民一起度过光阴。他们尽情地饮酒，一刻不停地谈着，房间里的空气由于香烟的烟雾而变得发蓝。在彼尔周围，人聚得越来越多，关于彼尔的出身、他的不可胜数的财富又有了新的不可置信的谣传，在城里到处传播。

过了一星期，他突然决定继续赶路。多喝了酒而情绪亢奋的伙伴们送他到车站，而那个淡黄头发的姑娘此时此刻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伤心地哭泣呢！

但父亲的阴影却紧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

* * *

德雷扎克位于狭窄的、被太阳遗忘的山的裂口中。这个裂口长达一英里半，山溪在其底部流泻，形成了无数小瀑布。狭谷两旁的山坡上覆盖着树木，几乎布满了山脊。一大片赤褐中带着灰色的光秃秃的山岩从南面掩没了地平线。白雪封顶的山峰几乎整年都笼罩着云雾。这个山岩称为霍赫戈林山岩。小镇正好就在霍赫戈林山岩的最下面。镇上只有一条街，两排小木屋互相紧贴着。山溪的右岸延伸着一条乡间土道，它穿过无止境地蜿蜒曲折一直通向山上的街道。在小镇下面，山溪绕过猛地向前突出的不太高的悬崖，朝前流去。在这里，象牙齿那样高耸着半坍塌的古城堡，城堡内设有法庭。在城镇稍高的地方，教堂那火红的尖顶，象一支箭似的，射向天空。

仅仅九个月之前，山溪两边还是一片茂盛的草地。在奔腾倾

泻的瀑布旁边建立了两家锯木厂和一家磨坊。现在大块大块的页岩、一堆堆的砂砾、山岩的断片以及砍倒的树木堆得重重叠叠，把山的裂口的底部弄得乱七八糟。数十株树木横放着，树根伸向天空，树梢扎入淤泥。这儿那儿，在巨大的漂石和拔出的树根中间还露出一堆堆残片——有的是完全腐烂的长方木，有的是机器的生了锈的零件。整整一星期的淫雨把覆盖着霍赫戈林的积雪全部冲走，小镇的整个低洼部分和铁路车站在一个春夜里都被水洗刷了一遍。大水来得那么突然，使人们不得不只穿着衬衫就从家里跑出来，大水卷走了五个人和五十头母牛，撞在山岩上了。

过了八个月才勉勉强强把铁路线上的什物清除干净。通向德雷扎克的那段被冲坏的乡间土道暂时用小木桥来代替。另外还进行了几次爆破，迫使河流改道。人们还打算在这里环绕着那个留有城堡废墟的悬崖建造备用的排水沟，因为这个悬崖是造成洪水泛滥的部分原因。数以百计的人投入了修复工程。“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三个工程师现在就住在这里，住在德雷扎克。

彼尔住在马具匠的遗孀家，几乎就在小镇的正中央。这个寡妇有着一幢用棕色大圆木建成的砖瓦顶的小木屋，有顶的阳台朝着山谷。彼尔向她租了二层楼两间宽敞的、但天花板低矮而黑沉沉的房间。房间布置成行军式的，这样就自然显得不大舒服了。尽管彼尔酷爱整齐舒适，但他根本没有给自己创造舒适环境的心思——看来，他内心的不安宁立刻会在他所到的地方留下痕迹。书房里有一扇门可通阳台，最初一个时期，他每天晚上总是裹着方格毛毯站在阳台上，观看在黑沉沉的狭谷那一边的白雪皑皑的霍赫戈林山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流水在狭谷底下的

一片黑暗中喧闹着。彼尔清晰地看到湍急的溪流时断时续地在一大堆杂乱的花岗岩中间奔泻；因为在白天进行爆破的那些地方到处点燃着警卫的灯火，把溪流给照亮了。

彼尔第一眼看到阿尔卑斯山上的巨石时，既产生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又产生了在雄伟的大自然面前显得自己软弱无力的压抑感，到了此地，这些感觉变得更为突出、尖锐了。彼尔在他所写的书里胜利地宣布说，人类直到现在始终是大自然的可怜的奴隶，不久他将能把雷霆套在他自己的凯旋车上，由暴风雨代替鞭子来使雷霆疾驰，现在，目睹这些可怕的破坏现象，他不得不承认，人类仍象过去一样，完全依赖着大自然。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写信给焦急地等待着的雅柯芭说，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公开捍卫终于得以出版的小册子去反击出版界的恶意攻击？

“你问我看过《工业报》没有，大概你感到奇怪了，为什么他们对我的那本书进行这种毁灭性的批判，我竟一点也不反驳。可是，说实话，我为什么一定要答复他们呢？这种批评会有什么意义？你来信说，要是你看到我把论敌完全驳倒，看到他们那些错误的估计象被蛀虫蛀坏的袜子那样在我的手底下破裂开绽，你将会多么高兴。我担心你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我的天，要知道他们谈到的只是一本最为一般的小书，更何况我自己现在对于此书也并不完全满意。有些地方写得十分幼稚，本来就应该删除的。此外（多么可悲），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确立了对大自然的统治。有很多人，其中甚至包括很有教养的人，把大自然仅仅看作是永恒的造物主的意志和永不改变的威力的表现而已，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对这样的情况，寻找解答。”

雅柯芭一直没有对这封信写过复信，于是彼尔也不再和她谈起他写的那本小书和它的命运了。但是在心底里，他根本没有

因为出版界(如果不把不大出名的《工业报》算在内的话)对待他的那本书的沉默或者确切些说,冷漠的态度而感到伤心。总的说来,冬天他写的信越来越少,而且一次比一次写得短。现在他写得比较多的是天气,是修复工程等等,他还详细叙述了小镇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常常用幽默的调子去掩盖他现在所经受的精神危机,直到现在他才彻底了解危机的意义。

同时,除了他羞于写出来的那些事以外,他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并不多。他每天在工地上碰到"布拉克本和格里斯"公司的工程师们,但暂时和他们并不接近。这三个人爱威士忌如命,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世界,对彼尔(他们给他起绰号管他叫格陵兰人①)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使人十分难堪,这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还因为彼尔英语说得太糟的缘故。但是自从彼尔和他们一起在"好邻居"小饭馆——他们是那里的老主顾——庆祝圣诞节前夕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彼尔请他们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其中两个当即在老板的床上睡得死死的,第三个则是用独轮手车被推回家的。彼尔觉得这样一来他保住了他的尊严——而事实上,从这一天起,这三位工程师的确对他另眼相待了。但是他仍象过去那样并不硬要同他们交朋友,而且很少光顾"好邻居"饭馆。

漫长的冬日夜晚,他总是在家看书,每次都看得很晚。他又以地道的日德兰人的坚毅精神来学习跟他的专业毫不搭界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头脑。一年以前,他只是想有机会谈谈世间的一切,不要落后于时间的要求;而这一次的主导思想却是强烈地希望获得更深更广的知识,求得更扎实、更有根据的对生活的看

① 格陵兰岛是丹麦的属地。

法。现在他读书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数学及自然科学打起交道来了。彼尔已习惯于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论断中得出证据，因此，当他在一本书里发现援引另一本书中的话，就去看提到的那本书。他这样追根究底地探索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一直追溯到最古老的著作——找到原始的论据，最简单又最有价值的、一下子就能把所有的疑问解决的论据。为了不让雅柯芭打听到这方面的事，他不象通常那样向伊凡求援，而直接向哥本哈根的一个书商订购书籍。于是在他的书桌上渐渐地增加了一系列有关哲学、美学和神学方面一切可能得到的书籍。

但是他读得越多，却越糊涂。他孜孜不倦地探索永远消灭关于"彼岸世界"这个迷信概念的最终的关键性的字眼，他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象捉迷藏似的。每一次当他觉得似乎证明已经到手，可是从和谐宁静的思想的另一头却突然传来一声"到这里来！"的召唤。有时他进入了死胡同——碰上了很难弄懂的古希腊或罗马的哲学家的著作。但他还是没有失掉希望。彼尔盲目相信帮助自学者循序渐进的书籍，有时他整天不出门，一心想要得出成果。得尽量快些！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他对自己发誓，在没有完全弄明白，没有得到坚定的信念之前，就不离开德雷扎克。

三月初的一天傍晚，他从溪涧对面的一个工地上回来。一天下来他累得要命，勉强拖着穿了沼泽地长靴的双腿走回家去。空气里已经散发出春天的气息。山上的山崩声时而可闻，溪涧水涨高了几英尺。上次发大水离现在已快一年。彼尔由于毫无成果的思索和置身在阴森森的巨石中间的隐居生活而变得神经衰弱了；他也传染上了当地居民惊慌不安的情绪。各种报纸已经报道过好几次严重山崩的情况。

太阳刚刚消失在山脊背后。夕阳的余辉把银白色的霍赫戈林的顶峰照得分外明亮。霍赫戈林的山坡上是大片的雪浪。

在临时搭起的跨越溪涧的桥上，照常站着一大堆人，手持长长的鱼叉，用来捞取随着急流冲下来的树木残枝。彼尔喜欢在这里站停下来，欣赏这些“渔夫”。他们能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技巧把被起泡的旋涡夹住的小木块捞上来。但是今天他没有心绪欣赏这些，只漠不关心地从旁而过，用丹麦语的“晚上好”来回答他们说的德语“Grüß Gott”①。

他的思绪飞到了祖国。他在想，今天是不是终于能收到雅柯芭的信？他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猜不透这突然沉默的原因。说实话，他自己也很久没有给她去信了，挤出这些不真实的、没有感情的字行对他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他沉默，雅柯芭就更应该给他来信。归根结蒂，他可能会病倒，也可能发生更不幸的事，他不给她写信的原因多的是！

“有我的信吗？”他问年老的房东巴比太太。她在窗口看到彼尔，立刻为他开了门。

“没有，工程师先生，”她回答说，怯生生地鞠了一躬。

走进房间，彼尔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写字台上瞥了一眼，那里一般每隔一天总有长方形的信封在等候他，信封上写着又大又圆的印刷体字母。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一面吹着口哨，徒劳地企图驱走不愉快的情绪。接着他默默无言地在壁炉前面的一把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在壁炉里，一段段多节的木头正在熊熊地燃烧着。暮色沉沉。黑暗从这间不舒适的房间的每

① 德语：你好！

个角落向他袭来。但他仍把双手支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火光，一直坐在那里。

雅柯芭的沉默开始使他感到不安。是不是她病了？不会的，她如果生病，伊凡一定会来信告诉他的，一定有另外的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想象着雅柯芭的情景。此刻她也许正坐在节日的餐桌边，共叙天伦之乐。摆满了各种餐具的大餐桌，鲜花，总是装着水果的盘子，桌子上空闪闪发光的枝形大挂灯……菲列普·萨洛蒙系好餐巾，在家长的位子——一张蒙着烫金皮套的高背安乐椅上落了座。伊凡、娜尼和其他几个孩子不分年龄和性别随便入座……所有的人都无忧无虑，象炒爆豆子似的抢着说话，打断别人的话……只有雅柯芭沉默寡言，老是无动于衷，一本正经，苍白无力。

"聪明的夜猫子，"父亲开玩笑地这样称呼她。"骄太太，"娜尼远不是那样善意地送了她这个绰号。

蓦地，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视线中出现，这是埃别尔特。彼尔知道，过去追求雅柯芭的人重又在她家出入了。这件事是她不久前自己写信告诉彼尔的。在心底里，她一定还没有最终克服对这个头发梳得无可挑剔地光滑、头脑清醒、行动节制的圣徒的眷恋。如果细细想一想，就会发觉在她的最近几封信中明显地有一种言犹未尽的味道，她似乎在猜疑什么事，甚至有什么事瞒住他在暗地里进行。也许她想和他断交，她想以自己的沉默使他对于断交有思想准备？如果真是这样，该怎么办呢？

事实上，使他们亲昵起来的感情不论从他方面，还是从她方面来说，都不能算是十分崇高的，更谈不上心灵的和谐结合了。最近以来，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经常地、无情地、无可辩驳地出

现这样的想法：他们两人在各方面都互不相同。他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他能够强迫自己把他感兴趣的事物都告诉她，她反正也未必能够理解。彼尔想起了她对于探求宗教涵义的人的恶意嘲笑。也许事实上趁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悲剧时就分手，对双方都有好处？

他就这样坐着，沉溺在他的阴沉的思绪之中。这时门轻轻地开了，巴比太太走进房里来。在这个矮小女人的脸上，从她的身影中，从她的怯生生的手忙脚乱的动作中，有一种象耗子似的神情。从第一天起，站在他面前的似乎是个活生生的特里涅——一个尼堡的“普普通通的人”。有时他简直很难摆脱迷信的感觉，似乎这就是他贫穷的青年时代象奴隶般忠于他的“神”以阿尔卑斯山老太婆的外形关怀备至地在他周围忙碌。女房东想来点灯，摆桌子准备吃晚饭，但是在壁炉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彼尔仍穿着被泥浆沾污的大靴子坐在那里，她就先进卧室去把他家常穿的软鞋拿来。

“您想换双鞋子吗，工程师先生？”她问道，一面把软鞋放在他面前的地板上。

他没有回答。等她点亮灯，开始关百叶窗时，他才注意到她，接着她又出去了。

彼尔仍坐在壁炉面前。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快要燃尽的火光，阴暗的思想又控制了他。但此刻他想的已经不是雅柯芭了。每当黄昏时分，只要他让思想自由驰骋，它们就会把他带回家去，带到母亲身边，带到故乡的老家，带到父亲的坟上。蓦地，仿佛有什么东西把他推了一下。每次当他在梦中或者在白天一想起父亲的那块表时，都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现在他清楚地知道，在他当时的行动中，迷信的恐惧成分并不比固执和挑衅的成

份少，但他急忙驱赶掉这些回忆，去思考别的事情。

彼尔赶快站起身来。巴比太太端着晚餐的盘子从厨房上楼来了。

“今晚您给我吃些什么呀？”他问道。

“火腿，彼尔先生！”

“总是吃火腿，”他喃喃地说，想让不愉快的情绪找个发泄的借口。“可以想些新花样嘛。”

房东太太在摆餐具，彼尔走到阳台上，让面孔吹一下霍赫戈林飘来的清新的微风。四周已经一片漆黑，只在工地上有些灯光。在火车站新造的建筑物前面昏昏沉沉地闪烁着一排街灯。

一片寂静。只有轻轻的拍水声和远处隐约的车厢撞击声打破了寂静。有一次还听到遥远的山崩的轰隆声。山顶上是一片沉重的乌云，而在彼尔的头顶上则是星星闪烁的明亮的天空。

每天夜晚，疲惫不堪和由于读书毫无成果而抑郁难受的彼尔常常站在这里望着星星跳环舞，有时他想象着，天空中这些金色的文字就是各种各样生死之谜的谜底。但这只是对那些能懂得天文的人才是如此。而这是多么神秘的文字呀！仿佛是远古时代的象形文字，标志了人类的童年，这是用火的虚线画出了野兽的原始的形态：狮子、熊、蛇、公牛——整个失去的天堂，人类的第一个字母。在这群野兽中间，比其余的星星更明亮、更清晰的是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标志，银河象光轮似的围绕着十字架。

从山谷那边传来拖得很长的汽笛声，使彼尔不禁哆嗦了一下。这是从北方来的快速列车在通报它的到来。火车头的红色火眼划破了黑暗，还可以听到回汽的声音。两分钟以后，列车象一匹跑得筋疲力尽的马儿，在火车站前面停了下来。但停得并不长久。有几节车厢的门打开，又关上了。站上的钟敲响以后，司

机拉过汽笛，车又开动了。

彼尔目送着闪耀着亮光的列车驶去，直到它发出短短的蛇叫似的嗞嗞声消失在霍赫戈林附近的隧道中。彼尔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只要他想走，一共只要几个小时，他就可以离开这个把他关了快三个月的石笼，出现在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第二天列车就会带着他奔驰，经过明亮而自由自在的、阳光普照且花香四溢的意大利北方了。他是自己的主宰，他不受任何义务的约束……但以后又怎样呢？在他暂时还没有摆脱束缚他的全部思想，夺走他的力量、精力和行动能力的恶梦以前，继续向前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不，他一定要在这里，在这开始战斗的地方，把战斗进行到彻底胜利为止。在这里，在象坟墓一样漆黑的狭谷里，他要对付各种各样的幻影，战胜它们……或者自己在搏击中阵亡。

当他回到房里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摆好晚餐，巴比太太恭顺地侍候在椅子旁边，以便彼尔一想到要坐，就可以把椅子推过来。

“只能这样了，”他说，真诚地希望心情愉快起来。“让我们来吃火腿吧！”

“工程师先生，请您不要发火，”老太太用忏悔的音调开口说，“现在新鲜肉很难买到。”

“连声音也很象特里涅，”彼尔暗自想道。

“请您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已经十分和善地说话了。“我知道，发脾气没有意思，但是这几天我有些不顺心的事。”

“我也这么想，最近几天您的气色不好。”

“就是啊……啊，”他拖长声音说，立刻感到自己不舒服了。稍后他咳了一阵，发现自己声音哑了。看来在柏林时患过感冒还

没有痊愈，不得不去请医生看看病，透视一下肺了。

这时楼下有人敲门。巴比太太下楼去开门。接着她双颊绯红地回来报告说，有一位女士要见他。

“女士？”彼尔重问了一遍，就放下手中的叉。“大概是弄错了，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

“可她不是本地人，她可能是乘火车来的。”

“乘火车来？”彼尔又问道，一面困惑不解地望着房东太太。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接着，一个头发乌黑的妇女穿着旅行服笑盈盈地出现在门口。她那贵重的披肩正在从肩上滑下来。

“我听出了你的声音，”她说，“晚安，只是请你不要惊慌。”

彼尔跳了起来。

“雅柯芭，是你？”

“正是我，”她平静地肯定说。尽管她神经很脆弱，但是在极度激动的时刻却能保持外表上的镇静自若。而此刻她这样激动还另有其特殊的原因：在内心深处她正在担心，彼尔会不会对她不高兴？

“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吗？本来应该拍个电报预先通知你，但路上没有地方拍。此外，我希望能带给你意外的喜悦。我正是希望在你的住所见到你……好，帮我把外衣脱掉吧，你真是一点也不殷勤。”

只有当她脱掉了路上穿的披肩，摘掉了帽子，理齐了头发后，惊讶得发呆的彼尔才犹豫不决地拥抱了她。虽然她浑身哆嗦，十分希望投入彼尔的怀抱，但还是克制住了，只用双手捧住他的脑袋，吻了吻他的前额。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说：‘欢迎’，也许你不欢迎我来？”

彼尔的确很难一下子说出雅柯芭的到来引起他什么样的感

情。第一个想法是：雅柯芭是来窥探他的行动的。不纯洁的良心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此刻他搂着她，望着她那充满爱恋和忠诚的乌黑的大眼睛，他突然一切都明白了，此时此刻，束缚他胸口的铁箍仿佛一下子断裂了。从他对基耶尔捷明的马具匠的女儿产生天真无邪的爱情时起，心灵激动的泪水第一次从彼尔的眼睛里涌出。

“你为什么不来信？”

“你一点都不明白吗？”

雅柯芭望着彼尔泪光闪烁的眼睛也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巴比太太终于领悟了她在这里已属多余，掩上门走了。于是雅柯芭就让自己的感情尽情发泄，她热情奔放地勾住彼尔的脖子。

“看来，你还是有些想念我的……我不是来了，和你在一起了！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没有在做梦！”她闭上眼睛依偎在他的胸口。“不，这不是梦。我听见你的心在跳动！彼尔，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恋人！”

他们互相紧贴着，久久地站在那里。彼尔默默地抚摸着她的秀发。他受到这么强烈的震惊，又有这么多的问题拥塞在他的脑海里——一时间竟找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们终于清醒过来了，能够有头绪地倾谈了，能够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要来看你呢？”雅柯芭开始说了。他们并肩坐在一张木头长椅上，手拉着手，不断地接着吻，把他们的谈话也打断了。“因为我不能。你知道，一直到最后我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我早就想这样做了；我想趁你还没有走得更远，一定要来看你……我觉得在这漫无止境的冬季，你离开我这么远，你的来信中对自己的事写得很少——以致到最后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于是我对双亲说，装得我想去探望我那

住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克拉拉·盖茨，我曾告诉过你，在布雷斯拉维尔住着我童年时代的女友。双亲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欣然同意。但我还是不敢写信告诉你……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有多少可能出现的理由会干扰我成行呀……而碰巧在最后时刻——你想象一下我惊恐的程度吧！伊凡说要和我一起走，我想方设法摆脱了他，就这样我来到了这里。”

在她讲述时，彼尔好几次低下了眼睛。他知道雅柯芭为人极其诚实，她说话时抑郁的音调情不自禁的把她的秘密暴露出来，因此他猜测到，对双亲和家里的人说谎对她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她牺牲了所有这一切，无所畏惧，蔑视一切危险和偏见，只是因为她明白这里正需要她。

他不敢正眼看她，为不久前对她的一些看法感到羞愧。

“那么现在呢，”他怯生生地问道：“现在你能在这里住下了？”

“可以住两三天，再多就不行，我不能在外面而不给家里写信。我一定得到布雷斯拉维尔去。这儿有什么旅馆可以让我去定个房间吗？”

“你不必去住旅馆，那边不舒服，你就留在这里，在这几天里让我住到那边去。你已经看到过我的房东太太，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会很好照料你的。”

“好，随你便吧！现在，我的朋友，”她带着母性的爱怜抚摸着彼尔的头发，企图探视一下他的眼睛。“现在轮到你来谈谈了，你生活得怎么样？不好，是吗？我有这样的感觉，你的神态似乎很疲惫。”

彼尔发窘了，掉开了他的视线。

“不，我很好，当然不太愉快。但这个地方就某一点来说是挺

不错的。工作很有趣味，对我很有好处。”

雅柯芭慢吞吞地把手移开。短时间的沉默。然后她又向彼尔转过身来，把手放到他的头上。

“彼尔，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她问道。“难道你以为有些事你能瞒得住我，是吗？……不，请你不要为自己辩护。你必须真诚坦率地对待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开诚相见地谈谈呢？即使我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就不能谈呢？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不管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你也不可能逃避诱惑，但同时我又坚信，你能对付得了的。”

“你说得对，”彼尔羞愧得脸红了，他挣脱了她的手，想站起来。“我的确一度受了迷惑，”他从这一角落走到那一角落，横穿过整个房间。“这是可笑的，是的，几乎可笑。罪魁祸首是孤独和该死的牧师的血统。一大群信教的祖先突然在我的身上复活了。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告诉你，我又恢复到原来的我了。”

雅柯芭沉思地倾听着，然后突然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温存地拍拍他的腮帮代替回答，说道：

“今天谈到这里为止，我的朋友。现在你听着，我正好赶上你在进晚餐，真是巧极了，因为我正饥肠辘辘，象只饿狼似的，我一路上什么也没有进嘴，看来你得把你的晚餐和我分而食之了。”

“欢迎之至，亲爱的！”彼尔为改变话题而高兴得叫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叫房东太太，希望她能为你做些可口的饭菜。”

“随便吃什么都行。我饿极了的时候就会象火焰或蠢猪那样把一切都吞没的。你去跟房东太太说说，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梳洗一下，请你把我的旅行包拿来，我把它放在下面楼梯口了。”

彼尔吩咐重新摆上餐具，巴比太太为执行他的命令忙得不亦乐乎。雅柯芭这时在卧室里梳洗。当她出来时，彼尔发觉，她

把两鬓的头发卷成小小的旋涡，深灰色的旅行服配上了大翻领，又加上饰有黑色花边的短斗篷和小小的绸花结。她从腰带上取下一小束紫罗兰花，插到彼尔衣服的钮孔里，然后抱住他的头，把他拉过来，狂热地不断吻他的脸，随后两人便在桌边坐了下来。

虽然彼尔对雅柯芭的到来感到衷心的喜悦，而且深深地感激她，但他仍保持着过去的矜持。她那准备牺牲一切、摆脱各种偏见、不受任何约束的伟大的爱和他自己的感情之间的不相称使他感到压抑。在这方面，他从前也不作任何幻想。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样，他总是十分确切地认识到，雅柯芭对于他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虽然有一次，她使他预感到爱情的至高无上的欢乐，但是不论是她那脆弱无力的身体，还是她的别具一格的外表都引不起彼尔的迷恋。至于雅柯芭带到他们关系中来的炽烈、深挚的爱，与其说激发了彼尔的热情，还不如说使他变得冷淡下来。

而此刻，房东太太尽她微薄的力量竭力使一切显出假日的气氛。她在桌子上铺了白得炫目的桌布，把两只旧得不堪的枝形铜烛台上的蜡烛点燃。只有在此刻，他俩一起坐在桌子边时，彼尔才第一次体验到强烈的感情无可制约地奔放起来（虽然大翻领绝对没有使雅柯芭增添秀色）。彼尔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贴近地注视任何一个年轻的女人了。他住在石笼中，象个修道院里的见习修道士，沉湎于空想的虚幻世界。此刻，他的血液中重又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决心和力量重又回到他的身上，激励着他的智慧。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本地的烈性葡萄酒。雅柯芭的双颊也有些发红。虽然她饥肠辘辘，但她不止一次地中断进餐，一次又

一次举起杯来和彼尔碰杯或者吻他。当他们终于从桌边站起来时，彼尔说道：

“你还没有看到过我在这儿安排得怎么样，让我们顺便去观赏一下从这里远眺的风景。”

他替雅柯芭披上披肩，领她走到阳台上。只有单调的灯光在车站的月台上、小镇里闪烁。但是天空中却是繁星密布。浮云从山脊上滑到深谷里，就整夜藏在那里歇息了。霍赫戈林的雪坡上空飘荡着轻盈的幽幽烟雾。

彼尔开始述说起来，有多少个夜晚他站在这里，用敏锐的听觉捕捉着大自然的声音，他在溪涧水沉闷的隆隆轰鸣中谛听着这一声音，觉得自己是灭绝的行星中最后一个活的生物。但雅柯芭不再用心听他的话。她把头依偎在他胸前，不时打断他说话，默默地凑过嘴去吻他。接着他也停口不说了。他们就这样久久地站着，昏昏欲睡地拥抱着。现在他们只用眉目传情来代替说话，并不断地以长时间的吻来加强这无声的交谈。

突然从霍赫戈林山顶传来一阵雪崩来临前的拖得很长的轰隆声。彼尔抬起头来，仔细谛听，但雅柯芭却没有稍微动弹一下。甚至在隔几秒钟后又传来这种轰隆声，他提请她注意时，她也没有反应。整个世界上，除了两颗心——她自己的和彼尔的心——的跳动外，她什么也听不见。

当他俩重又回到房间里时，彼尔说，时间已经很晚，她该休息了。她没有作声。彼尔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自己的卧室去取衬衣之类的零星东西。当他回到餐室里，发现雅柯芭面向窗口站着。

“好吧，我该到旅馆去了，”他说道，走到她面前向她告别。她没有转过身来。他吻了两次她的腮帮，她还是没有回答。当他已

经准备走开时，她把手一摆，默默地但却是坚决地阻止了他。

他迷惑不解地朝她望了一眼。

她向那只木头长椅点了点头，说：

“你就睡在这里吧，这样我可以就近照料你。我非常不喜欢旅馆。”

彼尔弯下腰面对着她。他还不敢肯定是不是正确理解了她的意思，因此想看看她的目光。但是她依偎着他，抓起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口。

第二天早晨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进她的房间，使她醒来了。她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睁大眼睛惊奇地环视着四周。通另外房间的门只开了一条缝，那边有人踮起脚尖在走路，听见这声音，她不禁莞尔微笑。

“彼尔！”她高兴地大声喊道。

听到他的脚步声，她的脸顿时涨得绯红。他还没有开门进来，她就伸出双手迎候他了。

他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来，走到床前跪了下来。

“你睡得真甜真香！”他说，一面握住她的手。

“我简直感到惊异！最近半年来，我不吃安眠药根本就没法睡着，而在这里，你离开后……我甚至什么也不记得了。你怎么啦？已经穿戴好了，已经上过街了，我看得出，你的头发上散发出清晨新鲜的气息。”

“我只是到阳台上去了，我不愿离开你过久。”

“喔，现在我明白了！我在梦中听到的脚步声原来是你在走，你大概在那边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久了吧，你根本没有睡过，是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吧？一分钟也没有？可怜的人！大概是长椅太硬了，这点我知道。”

"不，不是为了长椅，你知道，雅柯芭……"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朋友？"直到此刻她才看到他是多么焦躁不安，甚至是神情沮丧，使她也感到很不自在。"发生了什么事？"

"雅柯芭，我想向你忏悔，我不向你自白……不坦诚地告诉你，我就得不到安宁，是这样……"

她用手掌掩住他的嘴。

"我知道你想要说的话，我什么也不想听，把过去的一切全忘掉吧，我的彼尔！"

"你能原谅我吗？你能不能把这一切忘掉：我在爱情方面多么善于夸夸其谈，而自己的行动却使你的心灵痛苦，我在回报你热吻的时候却不明白什么叫做爱情？应该坦白承认，过去确是这样。只是到昨天夜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爱情。我羞愧地承认，我是多么卑下，对于生活我懂得太少了，你能不能原谅我啊？"

"啊，我的朋友，"她稍稍有些难过地说，并把他的脑袋紧按在自己的胸口。"我早就对你的一切都原谅了。"

*　　*　　*

几天过去了。雅柯芭和彼尔沿着陡峭的、顺着山坡蜿蜒伸展的羊肠小道登山。山坡上有的地方长着灌木林，有的地方则是光秃秃的一片。中午，太阳直照在赤褐色、灰蒙蒙的岩石上。春天，空气中饱含着青草和针叶树木的浓郁的树脂香气。

现在他们来到了多洛米提阿尔卑斯山脉的南坡。雅柯芭来到后过了一天，他们就离开了德雷扎克，以便外出迎接夏天。这

两个自由的流浪者在厄茨塔尔山上游荡了八天，晚上就宿在高山地区的旅馆里，向农民买面包和鸡蛋充饥，取林中泉水解渴。第三天雅柯芭给家里去了一封信。信中她泰然地告诉母亲她到了什么地方，并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成她经不起要走在别人前面去迎接春天的诱惑，因此她去布雷斯拉维尔时绕道阿尔卑斯山。她没有直接道出彼尔的名字，但她在信中请母亲不必为她担心，因为有"可靠的旅伴为她张罗一切"。

现在她沿着羊肠小道慢吞吞地、信心不足地向山上爬去。一只手提着裙子，另一只手拄着登山手杖。彼尔跟在后面。他肩上背了一只绿色的普通旅行包，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什物。雅柯芭常常停下步来，向彼尔转过身去，拥抱他，吻他。他们都在春天的阳光中晒黑了。雅柯芭的鬈发平常总是梳理得齐齐整整的，现在却象茨冈人那样一绺绺乱七八糟地垂在耳边。她的眸子闪闪发光，双唇鲜艳欲滴。

她不可能成为顶峰的征服者。每隔半小时他们都得停下来休息，所有的小溪都得彼尔抱着她跨过去，所有的陡坡又都是彼尔扶着她走过的。但彼尔心里一点也不抱怨，不叫苦。雅柯芭轻得象羽毛似的，抱在手里使人感到舒服。更何况每一次在森林里或山谷里重新停下来休息时，他都能找到借口来表演抒情的、或是愉快的求爱镜头。在白天漫长的登山过河之后，记忆中保存得最完好的正是这些镜头。

对于彼尔来说，这些日子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第二次受洗。生命突然充实饱满、美丽动人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甚至没有想到过，生活可能这样美好。他好象沉醉在新的发现之中，他从来不曾体验的感觉觉醒了。过去他向命运之神索取的全部东西，比起现在他从一个热吻中所得到的喜悦，显得可怜而不值一谈。

对于雅柯芭，他现在也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她了，从今以后，他要爱她，因为她是赐给他新生命的女人，她使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她的热吻象咒语那样赶走了他生命旅途中死的幻影。

但幸福的光阴一晃就过去了。雅柯芭畏惧双亲，不敢把难受的分离时刻再往后推。他们决定在黄昏前到达波特增，让雅柯芭可以从那里乘上往北的夜车，而彼尔则回到德雷扎克，以便把那边的一切事宜办理妥当，然后按预定的计划，继续旅行。

一早起两人就默默无言。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雅柯芭竭力想装出笑容，但她炽烈的爱抚只暴露了她的惊恐和不安。她现在一刻也不离开彼尔，在他身边慢吞吞地行走，脑袋紧靠在他的肩头上，彼尔则用一只手搂住她的身子。他们停下来接吻时，她闭上眼睛，全身心沉醉在不久即将消失的幸福之中，使幸福保留在心的深处。

他们来到羊肠小道的第一个转弯处。这里长着几株枯萎了的栗树，栗树在石地上投下稀疏的阴影。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彼尔铺开旅途用的方格毛毯，疲惫不堪的雅柯芭立刻坐了下来。他们忽然想起，竟把放在旅行包里的早点压根儿忘掉了。于是两人开怀大笑，把头脑里的一切沮丧的情绪暂时赶走了。

彼尔打开绿色的帆布袋，动手把其中的食品拿出来。这时他发现竖立在羊肠小道另一边石块中间的一个十字架。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质十字架，这样的十字架这里多的是：两三个胳膊肘的高度，上面粗糙地、面目可憎地画着把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

“见鬼！”彼尔开口骂道。“竟让我们看这么不象样的东西！我们还是走吧。”

“不，”雅柯芭央求说，“不吃点东西，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那好吧！反正我们可以背朝着它坐……雅柯芭，你看这边多美啊！”

他们面朝山谷坐着。沐浴在绚烂阳光下的山谷展现在他们的脚底下。他们美滋滋地吃着简单的早餐——又干又硬的面包，一点点乳酪和几个鸡蛋。彼尔坐在雅柯芭身边的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吃完早餐，他开始抽烟，他们就这样手拉手地坐着，闲聊着，欣赏着金色的海市蜃楼。

彼尔忽然抬起头来谛听。

“你听见吗？”他问道。

“什么？”

“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又是钟声！”

“在哪里？”

“在山谷里的某个地方。”

“我没有听见……但我不相信……你竟能听得这么远吗？”

“这不是令人讨厌的声音吗？……甚至在这童话般的王国中，那令人厌恶的幻影还是追随着你。”

“你对于钟声特别敏感，”雅柯芭微笑着说。

彼尔告诉她，他是多么憎恨这种声音，又多么害怕这种声音。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这声音总是在所有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跟踪着他，在他的耳边发出可怕的警告。雅柯芭温存地握住他的手说，教堂中连续敲打全部的钟发出的响声，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庄严的威胁。她直到现在没有忘记，当她还是个小孩时，每逢星期天，她总避到远远的角落里躲藏起来。当教堂的钟楼在祈祷前开始鸣钟时，她躲到最远的角落里，使任何人都看不到她由于愤恨而在哭泣。等她长大一些后，当她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常常向警备队教堂里的钟投去粗鲁无礼的目光。她有两个同班同学的

家庭在这个教堂里占有固定的坐位，她们为此而异常傲慢，瞧不起别人。

“彼尔，你看，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共同的想法和感情了，后来我们有缘千里来相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彼尔拥抱了她。接着他们谈到未来，谈到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到那时，昔日的心灵自由终将回到人间，昔日渴望行动和历险的强烈愿望又会在人的身上觉醒。到那时，在庙宇的废墟上将竖立起力量和功勋的祭坛。

“你听我说，”彼尔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常常记起有一次在家里听到我那独眼的老保姆讲的故事。她谈到一个年轻的农民想成为自由的射手。你大概也记得这个故事吧？”

“自由的射手？这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不知道。所谓自由的射手，就是这个人射出魔弹，能射中任何距离的任何目标。要获得这种魔力，必须在月圆时望着十字路口的刻上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把子弹打穿耶稣的胸膛……直射到心脏正中。”

“啊，那是歌剧《魔弹射手》。”

“是的，老保姆故事中的小伙子等到要着手行动时却失去了勇气。他刚把枪托支在肩膀上，以便仔细瞄准，他的手指就开始颤抖；他刚想放枪时，整只手都僵住了。他就这样直到死一直是一个最最平庸的，又可怜又可笑的猎人。我觉得，这个故事清晰地描绘出人对于迷信是无能为力的。人永远缺乏决心，不敢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圣者的形象。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出现怀疑。”他转过身来对着耶稣受难像，更加热烈地继续说道：“你看看这个恶病体质的神灵！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勇气吐唾液到他的脸上来表现我们的蔑视？雅柯

芭，你好好看一看，多么厚颜无耻的温顺！他把自己不体面的样子摆出来给人看，多么讨厌！他的王国很快就要完蛋，我们自己都将成为自由的射手，只是必须用魔弹射击！……你看！”

他激昂地跳了起来，从挂在短上衣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里拔出笨重的左轮手枪，雅柯芭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就扳起扳机，大声叫道：“我宣布新的世纪来到了！”接着，径直向耶稣受难像放了一枪，受难像歪倒了，碎屑冲向空中。

这时仿佛有一阵叹息传遍整个世界。从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隆声，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响，在群山中间翻滚，仿佛是地底下的雷鸣声。

彼尔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但是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时，就禁不住放声大笑。他想起了，上山来时，他看到好几个地方竖着用三种文字写的标语牌：“请留神有回声！”

“好吧，幻影，你发出轰隆的响声吧！”他激昂地大声叫道，重又装上子弹，直对空中放了一枪，于是山谷中再一次翻滚着怒吼声和轰隆声，仿佛一群山神真地冲向自由了。

“彼尔，你疯了！”雅柯芭叫道，她也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扑向他，勾住他的脖子，“你这是怎么啦？”

“我只是收拾掉路上的影子而已！现在我们该走了！时间很宝贵。过两小时我们必须坐上驿车，再过五小时，我们就得分手了。”

“啊，彼尔，最好不要去想这些，”她说，一面把头紧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他们就这样手拉着手继续向前进，去迎接光芒万丈的太阳，他们走得很慢很慢，沉醉在春天浓烈的芳香之中。

第十四章

强有力的革新程序不可抗拒地改革着丹麦首都的生活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几年不来这儿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已经很难辨认出这个城市——它变得多么繁华，它的整个面貌变得多么显著。从欧洲传来的——其间当然不乏纳旦博士的促进——文化高潮的浪涛不仅引起了久未出现的精神生活上的欣欣向荣，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倾向革命的作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而且把无数年轻大胆、有才智的人推上舞台，他们探索着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纯粹实践方面。彼尔·锡杰尼乌斯仅仅是无数个功名心重的乐观的青年人中的一员，新时代事业家的进取精神和伟大的工业化强国的神速发展精神激励了这些人。正象那些尖酸刻薄的人所说的，他们是"被金子的光彩搞得眼花缭乱"的人。当彼尔吹着口哨在尼堡的简陋的斗室中伏在绘图板上绘图时，有一些同样勇敢大胆的幻想者庄严地坐着——有的坐在商行的会计处的转椅上，有的坐在蒙了呢面的银行斜面高帐桌后面的凳子上，有的坐在法津系讲堂最后一排的长椅上——各自暗中准备着成为执掌政权的人。最聪明最机灵的人已经在至今由反动的执政党和愚昧的宫廷显贵共同统治着的社会生活中占据显要的位置。

哥本哈根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奔向新的时代和新时代精神取得神速胜利的道路。不仅是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把哥本哈根推向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而且连街巷的群众本身和娱

乐事业的性质，出版物的调子以及上流社会生活的风貌都变得一天比一天欧化了。

但是在首都以外的外省，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生活却依旧是那样一成不变地、习以为常地进行着。这里依旧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官吏统治一切，这里依旧把那些前来度假的大学生看作是时代的英雄，他们那长着鬈发的头上戴着绸帽子，仿佛气球在他们的头上滑翔似的。在这里，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工厂主，即使他有钱有势得跟上帝一样，想凭借五级文官的封号，使自己登上与高贵的国家公仆同等的地位，是难以想象的。

在穷乡僻壤也看不出有什么表示和过去决裂的迹象。虽然在榨油厂上空的有些地方，工厂的真正的烟囱已经在冒烟；有些地方已经用收割机和脱粒机代替了镰刀和连枷，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新技术，尽管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困难。农民抵押出去的庄园日益增多。丹麦的国债每年要增加好几百万。

但是臀部肥大的丹麦农民依然照旧高傲自负地生活在自己的农庄里，毫不动摇地坚信他们才真正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首创力量和民族的未来。这种信念在多少个世纪的过程中成了民族的教条。格隆特维克[1]学派把这种教条加以神圣化。从斯卡根到盖瑟[2]，从海洋到海洋，农村和城市联合一起，都虔敬地崇拜肥沃的丹麦田地上的牛奶和蜜糖。

但与此同时，丹麦的河流和海湾逐渐淤塞，变得越来越浅了。在上个世纪里，古时商业航道上的航运还相当兴旺发达，有

---

① 格隆特维克，见本书第 141 页注②。

② 丹麦的两个城市。

的市民拥有的私人船队几乎拥有二十条大帆船，而现在这些航道却只能为小渔船通航服务了。只有一些风力磨坊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被用作能源的无可估量的储备力，由不知安分的风力把它输送到全国各地。海洋沿岸的浪峰涨了又落下，把自己的威力浪费在宽阔的空间里。当别的民族仅仅为了能获取一小块沿岸的土地，或者甚至单单为了一个装卸的港口正在投入大量的血汗和黄金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却从斯卡根到埃斯堡的整整四百公里的土地上（沿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距离）延伸着颗粒无收的荒漠，没有一个港湾，更谈不上真正的城市了。

除此以外，在有些地方，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了自然力的破坏活动——拦截海湾，把海峡和湖泊的水抽干，以便扩种牧草饲养牲口。从前装上重载的帆船靠远方的风力进入港湾的地方，如今延伸着一片绿色的牧场，一大批良种的奶牛在草地上放牧，给人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即使不是这样，例外地把日德兰半岛荒地上的河道疏浚，那也只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民家庭的数目，繁殖更多的贫民而已——这就是彼尔在他的小册子里挖苦地揭示的内容。

而哥本哈根则渐渐地把全国各地变成自己的某种附属品，以坐享其成。劳动力涌向首都觅取职业，外省的资本也大量流到这里追逐高额的利润。

现在只有那直接牵涉到哥本哈根本身和它的命运的事物才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彼尔所写的旨在鼓动大众的书籍既没能在首都本地，也没能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引起注意的原因之一。甚至连他的内兄和挚友伊凡也帮不了忙。伊凡曾纠缠不休地向不少编辑部提出请求，呼吁它们敲起警钟，但不管他怎样跟人们说，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膀而已。穿越日德

兰半岛的运河设计？利用布洛瓦斯海角旁的波涛的力量来推动发动机？这种想法可不能成为轰动一时的消息。连本来可以装得殷勤一些的杜林也避开了，他推托说，以前他根据伊凡的建议而就这个问题写出的那篇文章已经给他找来了麻烦。

当伊凡企图使他那位朋友的伟大计划引起金融家和企业家的注意时，也遭到同样的失败。尽管伊凡不惜跑腿，不惜费口舌，想对工商界的著名人士施加个人的影响，首先是对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断然拒绝参与这件事。

菲列普·萨洛蒙对于女儿的未婚夫从来没有特别信任过，而菲列普的妻子，如同在大多数事情上那样，和丈夫持相同的观点。虽然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俩却一直暗自抱着希望，希望雅柯芭最后终于能清醒过来，及时中断这种关系，因为从各方面看来，这种关系除了带给她痛苦和失望外，不会有别的东西。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在三月的一天，吃完午饭，菲列普·萨洛蒙把伊凡叫来，要和他谈谈；而刚才在进餐时，菲列普却一反常态，很少说话。早晨的邮班给萨洛蒙太太送来雅柯芭寄来的信。在此以前，全家都深信不疑地以为雅柯芭是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去作客的；可这封信却是从奥地利国境上的一个小镇发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雅柯芭已在那边同她的未婚夫见过面，他们正要在山上一起游逛。

菲列普·萨洛蒙对于雅柯芭来信所述只字不提，立即谈到彼尔的计划方案。他向伊凡打听关于成立股份公司以便详细研究他朋友的所谓发明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事他什么也没有听到。

伊凡皱紧眉头挥挥手说：

“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谈些别的事。你问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想想，如果那些与此事最有关联的人，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事情怎么可能有进展呢？我不是告诉过你，只要我一谈到彼尔，人们立刻会问，你父亲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整个交易所都十分清楚，雅柯芭已经和锡杰尼乌斯订了婚。”

“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件事，”菲列普·萨洛蒙以一贯的平静姿态回答说，对儿子激动的、甚至有些不敬的口气并不在乎。“请你把一切详情告诉我，具体地说需要多少数目？”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自己不是看过他写的书吗？”

“是的，是的，但是我记得早就对你说过，这本书不怎么好理解，也许是我翻阅得过于快了，或者是我看不大懂。他写到这一类事物时用的是与众不同的手法，因此我决定问问你，你能不能十分扼要地跟我说说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给我一个简明而具体的概念。简言之，谈谈你那好友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父亲不可能向伊凡提出更叫人高兴的问题。于是伊凡匆匆拿来需要的图样和其他的图纸，谈个没完，把父亲整整揪住了一小时。

彼尔在小册子中扼要地讲到的设计方案可以归结如下：

在格罗久勃海峡中间，在它和耶尔金海湾相接的地方，有一个荒芜的几乎没人居住的兰格里岛。如果从斯卡林根半岛上望去，那末兰格里岛就象是一长列灰绿色的沙丘，沙丘上到处都闪现出盖着麦秸的渔夫的茅舍。古代的航道沿着这个岛屿的岸边直通到耶尔金。从前这里曾经是日德兰半岛整个西南部船只卸贷最合适、方便的地方，现在除了能捕到少得可怜的鱼儿以外，这个地方已不起任何作用。只有海关和几处废弃的大的商业事务所使人回忆起它昔日的繁华景象。

彼尔指出，在六十年代末期把埃斯堡建成大型海港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他指责这个措施——一部分是由于它远离海湾，而主要的则由于埃斯堡和其余的地区只有靠铁路联系。

彼尔建议把日德兰半岛南部的卸货点移到原来的地方，或者移到偏北一点，移到瓦尔德河口的塔尔帕镇。从这里可以和国家的中心地区建立轮船航线。河道必须挖深并加以调整，然后筑几个水闸把它和瓦伊勒河联结起来，这样就完成了南面运河的建立。按照他的设计方案，这两条河的三角洲必须同北海和波罗的海相连接。

他写道：只有经过这样的调整，至少是开辟这些航线中的一条，才能真正谈得上和德国北部的那些港口城市，特别是和汉堡竞争的问题。彼尔认为汉堡的日益增长的优势对丹麦的独立潜伏着真正的威胁。在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中——这场斗争或明或暗地决定着现代的世界政治——每一次败北，将对丹麦一年比一年更不利，而取得胜利——由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作用的增长，欧洲的重心将随之转向东方，胜利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富有成果。

不难理解，兰格里岛在现有的条件下可能占有转运站和卸货枢纽点的特殊地位；但是彼尔想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这个布满沙丘的小岛繁荣起来。彼尔的设想可以归结为：建立一个使船只免缴关税的自由港。他在书中描绘了由这一措施带来的繁荣兴盛的瞻想图景：在岛上金色的沙地上矗立起规模宏大的造船厂、船坞和仓库，在河口三角洲上迅速地建立起一座大城市——北方的威尼斯。让未被利用的风力带动城里经过改良的风力发动机，而北海潮水的动力则可通过斯卡林根半岛，借助于彼尔独立思考所发明的设备，沿着管道输送出去。

说实在的，伊凡千方百计要吸引哥本哈根工商界人士的正是大胆的设计方案的这个工程技术部分。他不能不看到，运河本身的工程是全民族的百年大计，只有整个国家才有能力促使这一工程付诸实现。至于开发岛上的土地和使之机械化，那正和河口的其他区域一样，可以依靠私人的倡议来实现，而且这项工作的范围可以根据他们能够争取到的支持的规模而定；主要的是应与那最适宜在现阶段办的事相适应。彼尔设想在这里建立一个造船厂，研磨工场和制造装油桶的大型工厂，因为现在这项工作是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厂来做的，而这些厂的原料却全由陆路运来。彼尔估计建造费用需要五百万左右。

当伊凡把这些远景展示在他父亲面前时，菲列普·萨洛蒙的脸部表情显得越来越关注了，甚至可以说露出吃惊的神色。但是儿子把话说得过于拖沓，以致过一阵后父亲只得打断了他的话。

"谢谢你了，我的好儿子。下次我们再来谈得更详细点。只是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坦率地说，我要知道关于发明的事进行得怎样了？根据锡杰尼乌斯的说法，发明人应该是他，那末，发明的专利权证书已拿到了吗？"

"我们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国外也提出了申请。我一天天等待着颁发证书的委员会的答复。"

"我告诉你，伊凡，我觉得你们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设计方案公之于众。现在你们手里没有专利权的证书，你们的发明就没有立足的土壤。你所说的一切是十分诱人的，但看来只是空中楼阁而已，而取得了专利权的发明——这才有点现实意义，不管这发明是不是有什么价值。"

伊凡把双手垫在脑后，仰靠在椅子背上，失望的目光注视着

天花板。

“看来你一点也没有弄明白，”他说。接着，他重又伏到桌子上，把双手按在彼尔的图纸上，仿佛是用这个姿势来挡住父亲似的，然后提高嗓门，几乎大声吼叫道：

“计划要造工厂就是为了显示我们的发明的重要性。而有了工厂也就需要建造船坞、桥梁和在河口工作的工人住房，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计划的最有力方面。”

“不，你这是干什么，我的好儿子，我完全听明白了，但是在奠定房基时，必须牢记一条至理名言，造屋必须从打地基而不是从盖屋顶开始。谁也不会相信，你们打算进行这么巨大的建设仅仅是为了试验某种机器……现在要紧的是想方设法开始工作，动手吧，动手以后事业就自然而然会发展起来的。”

“这是老生常谈，我可并不陌生！如果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产生一种地道的伟大思想，开头总是有人企图把它卡死，直到它赢得了人们的承认。我和你甚至没有必要再谈计划的事了。你根本不信任锡杰尼乌斯，这说明了一切。”

“这跟信任不信任有什么关系？亲爱的伊凡，我对修建运河和港湾的事懂点啥呀？你对风力磨坊又懂点啥呀？我重复说一遍，你们不应该从那一头来开始进行工作。一开始你们就首先犯了个错误，把不相关的东西混成一堆了。接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预先没有把专利权证书弄到手。如果你的朋友哪怕能引证一下看过这个方案的著名科学家的意见，这不管怎么样也是促使这方案付诸实现的一种保证。要想人们会顺顺利利地通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的设计……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我的儿子。”

“坦白说，要想得到那些把设计方案看作是直接挑战的人们

的支持，也同样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锡杰尼乌斯就反对我们国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他写的那本书就是一份起诉书，而最后——我可以向你承认——他已经早就向我们的所谓'权威们'求援过，不仅是向个别的人，而且是向正式的机关，但到处碰壁，要么是冷嘲热讽，要么是漠不关心——这已经算是好的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你认识他，他是杜林的舅舅——有一次答应把设计方案在工程协会的刊物上发表；但是真要他干的时候，他却胆怯了。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锡杰尼乌斯揭穿了他们的鼠目寸光，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要把锡杰尼乌斯打倒。我确实知道，他们恨得要发疯了。"

"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们首先得用不论哪种方法去克服阻力……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也许，你的那位朋友可以到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处再去碰碰运气看。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必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没有用。在他们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的过程中，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锡杰尼乌斯侮辱了上校。"

"那有什么，到时候向他道歉一下就行了。比耶列格拉夫未必是个记仇的人。"

"道歉？让锡杰尼乌斯去道歉？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你对他了解得很少。这和迫使一个俄国沙皇去向人道歉一样办不到。"

"那么就试试别的办法吧！完全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你们不可能获得成功，这点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爸爸，你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你不打算支持我们，那末我们的全部谈话就毫无意义。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大家普遍的冷漠首先是受到你对这件事的态度的影响。"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想跟你谈谈呀。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对于你们的那个主意我的态度没有变，而且将来也未必会变。如果你对于好友不是这样崇拜，你自己也许就能看出来，我没有权利使我们的公司去冒这种险……至少当事情处于目前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向你另外提个建议：我可以提供一笔款子让你去支配……你可以自己担风险，自己去经营，而且用自己的名义。你不止一次地宣称，你要干一番独立自主的事业，我有一定的理由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合适的机会……”

伊凡皱紧眉头，带着毫不掩饰的猜疑神情望着父亲。在其他一切方面，父子俩彼此之间是充分信任的，但是在做生意方面，他们谁也不相信谁。

“你愿意提供给我借款，是吗？或者我必须向公司偿还费用。”

“随你的便好了，你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办。至于我，我只等待着你去进行活动。谈得够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但是我希望你要考虑周到，小数目是无济于事的。一动手就得几十万呢！”

“我看再少些也能行，今天谈得够了，你考虑考虑我的建议吧，明天我们来研究具体问题。”

* * *

过了十天——到四月初——雅柯芭回到了家里。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待了一星期以后，她突然抑制不住地想回家了，她是在特大暴风雪中回来的。第二天一清早起，她就关在自己房

间里伏案给彼尔写信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终于能够正常地给你写信了。我从布雷斯拉维尔发出的两封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吧！但是我倒宁愿这些信没有到达你的手中，因为不仅是信的杂乱无章的形式使我感到难为情（我不得不在夜里偷偷地写，当时我出去作客或看了戏回来，倦得要命），而且信的内容也无非是许多抱怨诉苦的话；虽然事实上，我真想无休止地为我们共同经历的一切向你，我亲爱的人儿，不断地表达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在布雷斯拉维尔所度过的一个星期对于我象个迷迷糊糊的梦，有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到过布雷斯拉维尔吗？在女友和她的丈夫面前我甚至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竭尽所能要使我高兴，为我请来客人，拉我去看戏，听音乐，甚至拉我去赛马，虽然我对赛马简直无法忍受。我在想象中却一直跟你在一起，我跟随着你到了德雷扎克，到了阿乌萨尔霍夫，于是在白天的美梦中重又体验着经过的事。

"昨天傍晚，我终于回到了家里。他们立刻告诉我一个消息，这消息使我很不痛快，虽然我早已料到了。这就是娜尼和杜林在前天举行了订婚礼。我对此事深感不满。杜林，不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或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始终引起我极大的反感，但娜尼本人似乎对此心满意足，杜林现在也以他能够迸发的全部热情爱着她。那天我回到家里，杜林正在我家，他们坐在书房里，就象从前我和你在一起时那样。看他们唧唧哝哝地在低声细语，在嬉笑，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犯不着为这些不愉快的想法而苦恼，我们的好时光还会再次来到的。有一件事安慰着我：我们分手至今终于已经过了九天九夜——那是在我能重新拥抱你以前需要经过的不知道多少个轮流更迭的日日夜夜

之中的九天九夜呀！

“现在你在哪里？在维也纳？还是在布达佩斯？我看到你就在我面前，嗳，甚至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你：你穿着咖啡色的旅行短上衣，你的双颊还是那么红润，我在想象中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它。在梦中我又看到了拉乌根达尔附近的大森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那边一起度过的美好而又漫长的一整天里的每一分钟时光。你还记得盘桓在我们头顶上唱歌的那只鸟儿吗？你还记得在泉边休息时，你在我的掌心里喝下了对过去罪愆的宽恕之水（你自己这么说的）？……但这件事以后可不许再说了。

“总的说来，我感到高兴，因我重又回到了家中，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四周全是你的照片和其他物件，它们使我想起你，而在布雷斯拉维尔，这些正是我感到十分缺乏的。从今以后，它们和我们的书籍一起，将成为我孤独时的慰藉和保护物。你猜猜看，我首先要看的是哪本书？是帕乌利逊的《液体静力学简明教程》。你大概没有忘记，还在冬天时，我就根据你的建议读完了帕乌利逊的《动力学》，并为他写得清楚明白而喜不自胜。他确是个真正的诗人，实质上他是我们时代卓越的抒情诗人。谈到加速度的篇章，就象从前歌德的哲学诗那样使我兴奋激动。

“我有这样的印象，这里正在酝酿着涉及你的什么事情。昨天伊凡悄悄地跟我说了几句谜一样难以猜测的话，说要“成立股份公司”。今天，当我下楼去喝茶时，伊凡腋下夹着一只非常讲究的新皮包，十分神秘而洋洋得意地从我旁边走过。一等我能再打听到什么，就立刻向你报告。

“暂时没有其他消息可以告诉你了。父亲和母亲象往常那样亲切和蔼；虽然可以猜得到，他们对我和你的会面并不赞成。但这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今天阳光灿烂，鸟儿在歌唱，而昨天，

一切还是冬天的样子，我是在可怕的暴风雪中到家的。只有在我们北方，到春天还有这样的天气！刹那间我甚至恐惧起来，生怕我们的列车会陷入雪堆，我又不得不在农村的小酒馆里过夜，而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你在我的身边了。

“我不打算把这次旅行作详细的描述，以免使你感到厌倦。我只告诉你路上发生的一件事。我当然明白，事情本身是不值一谈的，但是在我预先承认以后，你大概不会笑我的唠叨饶舌了。我过去曾经告诉过你在柏林火车站所发生的一幕，几年以前我碰巧是这一景象的目击者。这景象使我那么震惊，以致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无法磨灭。我指的是对待俄国犹太人——勤劳的、可敬的人——的令人发指的态度。这些犹太人只是由于自己的出身而被剥夺了祖国，被剥夺了安身之处。他们遭受掠夺，遭受污辱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被人们象运输家畜一样在警察的监督下赶来赶去。无知的人们还对他们加以讥刺和嘲笑。他们就这样通过文明的欧洲，希望在美洲的半开化的大草原上找个安身之处。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是怎样向你描述这件事的。

“在这次旅行中，我又来到了柏林车站。记忆又提醒我，我是属于被判决永世流放的种族。我和另一位太太坐在车厢里，列车立刻就要启程，这时门蓦地开了，有一个中年男人在一个年轻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他一看见我那倒霉的脸，立刻奔出车厢，那个年轻的军官带着阿谀的讪笑跟了出去。列车服务员刚想关上他身后的门，他就高声解释说，‘这里有大蒜味，臭得很！’声音响极了，为的是让我听得见。

“其实也就是这么点事，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你知道，这里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事情本身，不如

说是我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我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至今感到由衷的惊奇。问题在于这件事并没使我产生什么强烈的印象。我只是稍稍有点心绪不佳而已。当坐在同车厢的那位太太在那个中年男人走掉后企图跟我聊天时(显然是想使我忘掉我所受到的侮辱),我不仅没有象我过去可能做的那样,打断她的话,而且亲亲热热地和她拉起话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现在你该可以理解了吧?从小就被称为不肯妥协的我,已经不会一本正经地生气了。幸福使我变化得多厉害,如今我对于盲目的、缺乏理性的人类除了无穷无尽的同情和永无止境的宽恕外,没有别的感觉。

"天哪,我竟开始写第三页了,可我却觉得充满心头的感受连主要的还没有讲完呢。反正今天已写得够多的了,我简直没有权利再占据你的时间,你自己是很珍惜时间的,但我又不忍和你告别。我知道一等到我把信封上,我就会产生多么强烈的空虚感。还有最后的一吻,还有一个,真正的最后一吻,再见。"

* * *

在伊凡和他父亲谈话以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伊凡终于得以把几个金融资本家请到名律师玛克斯·贝纳德那儿见面了。他试图首先使这位律师倾向于彼尔方面(虽然是徒劳的)。律师答应把他在事务中接触的熟人请到家中来,让伊凡有机会把彼尔的设计方案给他们看,然后讨论使这个方案付诸实现的方法。

尽管玛克斯·贝纳德律师还不到四十岁,又是犹太人,但在哥本哈根却已赢得很高的威望。除了别的功绩以外,他还有下列的特点:他在团结果断大胆的企业家方面起到了发起人和首倡

者的作用。这些企业家最近十年来从大地上搬掉了旧的哥本哈根，重新建立起新的哥本哈根，同时把它由一个小城市变成具有欧洲规模的大城市。在这项活动中，贝纳德树敌不少，但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出色的行家，他头脑灵活，不论就逻辑思维的能力还是法律业务和商业方面的知识面来说，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但他的朋友也无可辩驳地同意，在玛克斯的良心应该占据的位置上是个空白点。为了他的个人利益，他可以泰然自若地放弃任何崇高的动机。

每一次，当丹麦公民由于某种周期性的大破产，由于一个股份公司的倒闭或一个到处碰壁的生意人的自杀而群情激忿，发言反对新时代的精神时，群众的愤慨一般总发泄在玛克斯·贝纳德身上。对群众说来，他是全欧风气败坏的体现者。大家都深信不疑地认为犹太人的自私自利是最近以来这种败坏的根本原因。

但是贝纳德并不是那种担心别人对他有什么想法而惴惴不安的人。恰恰相反，当他在通常上班时间去事务所，或者从事务所回家时，看到人们，特别是妇女们，带着神色惊慌的好奇心看着他，他甚至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大家一眼就能认出这个矮小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幽默杂志上。他总是穿得十分讲究，走路时身子稍稍有些向前倾，怕冷地把双手插进上衣的口袋里，他那冷漠的、暗淡的目光从低垂的眼睑下仔细打量行人。

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变成他理想中的那种人。知道他的童年的人都记得一个恬静孤独、稍稍有点忧郁的男孩子，老是坐着看书，他远远避开那些吵吵闹闹的朋友，担心受到欺侮，遭到愚弄。由于他所出身的民族，也由于他个子矮小，这样的事随时都

可能碰上。他的父亲在哥本哈根的一条街上开了一片零星杂货铺，父亲不满意儿子的是，儿子念了书，看不起经商了。

玛克斯十六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法律系。在那时期，他准备进有官衔的部门。他想当个法官。童年时受到的迫害激起他追求公道的强烈欲望。最高法官的红色丝绒长袍很早就成为这个贪图功名的男孩最高的理想。

后来有人向他暗示，由于他不是基督教徒，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法官的职位。在这方面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他的理想因此不能得到实现。在宪法上虽然明载着，所有的公民应享受同等的权利，可直到现在，在丹麦还没有一个犹太人当法官的例子。

成为法学副博士以后，他不止一次地看到，他那些没有才华的浅色头发的同班同学中，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走上了荣誉、受人赞扬和尊敬的道路，而对于他，除了他憎恨的商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纯粹犹太人的自尊心，由骄傲引起的害怕成为别人怜悯对象的恐惧，使他渐渐地养成保持外表的沉着。在人群中间，他在那个时候就戴上了欧洲人冷漠的嘲弄人的假面具，而他的心房却象一个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那样猛烈地跳动着。

正因为这样，当他获得律师的称号、立刻干出一系列最最冒险的行动时，谁也没有感到惊奇。建筑事务所机关和股份公司的组织成了他的专业，他运用了法律界至今认为不能容许的手段，于是立刻引起了他的同行的极端憎恨。例如他采取外国人的方式，与新闻界接触频繁。他收买记者，把编辑和出版者拉到他的一边来，方法是向他们提供报酬优厚的很多家股份公司检查员或主管人的职务。他渐渐地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利害相关、志同道合的秘密司令部，依靠他们的帮助赢得社会的舆论，无情地打

击对手。

不到十年，他成了城里最大的纳税人之一，成了丹麦首都的统治者之一。商业界对于他采用的那些不能容忍的手段议论喧嚷了一阵之后，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才能，而主要的是折服于几乎伴随着他的每一个创举而来的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不把那几个最老、最有贵族气派的商行以及仅有的一家坚决不愿意同他往来的银行计算在内的话，谁也不敢再反对他那蒸蒸日上的威力了。

但是也不能认为贝纳德已经如愿以偿，他的虚荣心已经得到满足。如果说从前他只盼望能过上一个最高法庭成员比较俭朴的生活，那末，现在他的目标就要无可比拟地宏伟得多。不公平的待遇只是锻炼了这个矮小的受压制的男孩，赋予他领袖的意志，激发他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的欲望。

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他的民族特性，他永远不可能占有那崇高的现在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职位。但是当他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拥护者，并使他们成为他的意志的顺从的执行者之后，在这个拥护者的大司令部里，有很多人已谋到了十分出色的职位——他的计划就是通过他们，把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因此，伊凡千方百计力促贝纳德倾向于彼尔方面，而现在，当这件事大体上成功时，伊凡就认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几乎已不成问题，这就不足为奇了。

应玛克斯·贝纳德之请聚集在一起讨论计划的七位先生中有一位叫盖洛夫的银行家——玛克斯的私人朋友和忠实的战友，是个身材高大的健壮的男子汉。乍一看去，他的样子似乎懒洋洋的，精神不振的，但在事业心方面却并不比玛克斯·贝纳德

逊色，而在机灵和巧计方面还大大超过他。交易所里的生意人称盖洛夫是玛克斯·贝纳德的智囊。正是他提出新的主意并合理而谨慎小心地为各种共同的创举制订计划，而玛克斯·贝纳德则显示出为实现这些计划所需要的不折不挠的毅力。

至于谈到个人利益，则他们俩恰好没有共同的利益，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合作得十分协调。银行家一点也不崇尚虚荣，他和玛克斯·贝纳德不同，后者只向往权力，而他则除了获取暴利之外，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一心想积累，再积累，并无其他愿望。他甚至自己也不能想象，这么多的钱该怎么花？他没有结婚，只有个小小的嗜好，花钱不多：一天工作结束以后，悄悄地走进一家讲究的饭馆的单间雅座，四周放着许多报纸，单独一个人吃上一顿有七八道菜的饭，为健康着想，不沾酒，吃饭时只喝开水。

此刻他站在布置得很讲究的玛克斯·贝纳德的大书房里，象公牛那样低下头，把双手放在上衣的后襟下面。仿佛他一面走路一面睡着了——隐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睛是多么呆板无神！他和一个被邀请来的人说着话。这是个服饰漂亮显眼的年轻人，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所有哥本哈根的戏迷或者厄斯特加德的居民都熟悉他（他在那里扮演"金色的号角"）。平时大家都管他叫锡维尔逊。他是当年经营殖民地商品的有名的商人的独生子。他父亲死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却已腰缠万贯。他是个十足的戏迷，谈的尽是些角色的分配、内幕的倾轧和戏剧评论等。他是杜林的朋友，用他的话来说，他"钦佩杜林是位绅士和新闻记者"。是杜林把他介绍给玛克斯·贝纳德的。过了不久，锡维尔逊成了玛克斯·贝纳德的忠实奴仆，后者就开始擅自支配他的百万家财。但这对于年轻的游手好闲的锡维尔逊根本没有什么害处，他沉溺于戏剧，这种嗜好反正迟早会使他破产的，因为他总是把戏

剧界崭露头角的新秀称为自己的好友，而为了这个崇高的荣誉不惜赠予现款。

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位涅莱哈维先生。他也经常出现在玛克斯·贝纳德那些有业务来往的客人们中间。他自称为“过去的地主”。他从前的确在日德兰半岛有过私人的庄园；但从那时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他在首都早就过着十分不安定的生活：开始时是一个贷款处的经办人和买卖古玩的商人，后来成了买卖房屋和别的不动产的中间人，最后转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买卖，成了个真正的资本家。

起初他的名字叫玛逊，但是在他把地下室的小店改为办事处的同时，他把姓名也改了。不过，能吸引顾主信赖的地主的称号，他却保留下来，同时还保留了声音很响的日德兰的发音“尔”，哥本哈根人把这些看作是心胸坦白和可以信赖的证明。玛克斯·贝纳德称他是全丹麦最善于钻营的骗子。

到会的人在已经放上彼尔的绘图和计算方案的桌子旁边坐定以后，伊凡立即发言。大家关注地听着他那细致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的发言——这是最初的半小时，后来，大家的注意力就分散了，过去的地主带着纯粹农村的不讲礼貌的态度已经看了好几次表。

等到伊凡发言完毕，接着就是长时间的沉寂。所有的人都把脑袋转向玛克斯·贝纳德，但他却保持着等待的姿势。

盖洛夫终于发言了，他向伊凡提出一系列问题，渐渐地大家也加入其中谈了起来。

所有出席的人，跟菲列普·萨洛蒙一样，都认为必须首先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人士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这样才有可能把他的意见推向社会舆论。在这方面提到好几个人的名字，最后，大

家一致赞成上校工程师比耶列格拉夫，因为在这种事情上，他的话具有很大的分量。

伊凡热情洋溢地重复了他向父亲说过的一切：有人认为彼尔的计划方案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他们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指望这些人的支持是不明智的。至于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伊凡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人纯粹出于个人的打算，既反对这个计划本身，也反对计划的作者。

银行家盖洛夫对于这一点作这样的回答，一等到他们商量好成立股份公司，就在理事会里给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一个位置。由于在理事会里每个职位都能得到很高的报酬，这样，某些个人之间的不友好就不难解决了。

“如果看不出存在更为严重的困难，”他干巴巴地作出结论，“那末事情就算这么谈定了。”

被伊凡称为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彼尔的电力机器和别的发明却没有引起到会者的任何兴趣。跟菲列普·萨洛蒙不同，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有关港湾的方案。这样，全部问题就在于：是不是能说服广大群众把兰格里岛视作开辟自由港最理想的场所。玛克斯·贝纳德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方案的这个部分需要讨论。但是他坚决反对有些人的意见，他们为了使方案变得切实可行起见，主张进一步缩减计划。

“进一步缩减计划，这等于把它扼杀，”玛克斯·贝纳德说。“按照我的看法，我坚决相信自由港的计划方案必须充分实现……这是全民族的百年大计，必须引起全体人民的关心，正象萨洛蒙先生公正地所说的那样……要不然，一开始就会使整个设想瘫痪。”

伊凡简直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玛克斯·贝纳德长期以来

坚决拒绝参与这件事。他甚至认为不可能有这种无保留的支持。玛克斯·贝纳德对计划方案所表现的不寻常的热情甚至使其余的人也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个计划方案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里显然存在足以说明玛克斯·贝纳德和银行家盖洛夫突然对彼尔的计划发生兴趣的秘密内幕。原来他们已探听到，最大的银行之一（贝纳德一伙与这家银行的理事会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也打算提供经费，建造一个自由港，但地点不是在日德兰半岛，而是在哥本哈根。于是这两个朋友仅仅由于想赶过自己的对手，愿意促使彼尔那个连细枝末节也已拟定的计划方案付诸实施，对于这个计划，本可以不失时机地在报上进行公开讨论。不过他们并不指望能把商业界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锡杰尼乌斯的计划方案应该起到爆炸作用，把支持建造自由港的人劈成两个阵营。在居民中间已经无可争论地存在着对这个措施的普遍关心，玛克斯·贝纳德的敌人们希望能全面战胜他。

到会的人又补充磋商一下后，作出决定，在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没有加入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之前，暂不采取行动，在得到他的同意以后，应该立即约定第二次碰头会议，以便和比耶列格拉夫一起计议从何着手进行这一事业。

* * *

这时候彼尔正在维也纳。他在多瑙河的沼泽三角洲度过了两星期，以便了解建造港湾和疏浚河道的巨大工程的进程。

他时而骑马，时而乘船，有时则坐晃晃荡荡的木筏，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外出，常常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

不习惯的行军生活的劳累终于使他精疲力竭。到达这儿后的第二天，他坐在夏令咖啡馆里，想找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聊聊，不仅仅限于谈些木桩的打法或者挖土机的事。自从雅柯芭离去以后，除了工程师们，他没有见过任何人。这些工程师并不是他所熟悉的、祖国培养出来的、各方面都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只是由竞争的法则产生的技术能手，对直接属于他们的狭窄专业范围内的一切极其内行的人。但在其他各方面，他们都一窍不通。除了为生存、为他们的个人的幸福而斗争，对别的一概不感兴趣。

在多瑙河上，他跟大伙的关系正象冬天在德雷扎克时跟三个沉着的爱喝威士忌的英国人的关系一样；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谈论他在那个时候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他常常觉得自己在这些人中间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十分赞赏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他们的精明能干，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尽管他们是值得他学习的榜样，——但在心灵深处，他对于这些人怀着一种怜悯，因为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从来没有超过他们所喷出的雪茄的烟雾。

此刻，他手拿报纸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他的思绪飞向了雅柯芭。没有她在身边，他在这异国的大城市里感到特别难受，他按照老习惯，不假思索地向新住进维也纳饭店的旅客名单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从丹麦来的什么人——一看到封·别尔特·阿德勒斯堡格男爵夫人的名字，他不禁猛然哆嗦了一下。

去年冬天他好不容易把男爵夫人压根儿忘掉了。他现在的所有念头都无意于追求外表的显赫和伟大，以致他已经不记得诱惑他的亨利舅舅在他临行前怎样劝他利用这位不幸的老妇人对他的赏识，去取得男爵的封号。

但是，他渴望有人能和他谈谈平民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且是用祖国的语言来谈，于是他决定去见见男爵夫人。她住在维也纳一家最讲究的旅馆里，和她的妹妹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的夫人在一起。两位太太几天前才到这里，她们路过此地准备前往意大利。

在一家德国的疗养院里进行了几乎一年的治疗并没有给男爵夫人带来明显的疗效。虽然她脸上绯红的颜色稍稍褪了一点，现在比较能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了，双手也变得安静些了，但说话时仍常常突然转换话题，东拉西扯，而且她的智力也叫人不敢信赖。她对彼尔的钟爱倒是始终未变。一看到彼尔，她高兴得几乎要扑上去勾住他的脖子，说话时好几次拉住他的手，以表示对他的来访的感激心情。

老妇人没有提到她住疗养院的事。她只说她的"亲爱的妹妹"带她离开了那儿，她们打算去罗马，以便去觐见教皇，这话是当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离开房间时秘密地悄悄对他说的。

男爵夫人立即劝彼尔和她们结伴而行，当她得知彼尔打算明天就到巴黎去时，不禁啜泣起来，使彼尔不得不答应她在她们逗留此间时，他在维也纳再住一个星期。

当天午饭后，他陪着两位太太到普拉特尔去散步。

在给雅柯芭的信中写到这次会见时，他是这样描述这位皇室总狩猎官普兰根的夫人的：

"男爵夫人的妹妹是位才貌出众的太太，个子高大，体态相应地丰满，近五十岁。她年轻时无疑是个美人儿，双目至今还是亮晶晶的，闪闪发光。她生性比男爵夫人沉着，不喜欢唠叨，虔信上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昨天我和她就灵魂的不朽问题进行了一次友好的长谈。我觉得，她企图要我信她的教，那有什么，我

高兴地接受了她的要求。看来，她阅历很深，看过不少书，也反复思索过很多问题；尽管她虔信宗教，但不显得假仁假义。总之，跟她相识是件愉快的事……”

这封信引起雅柯芭微微的不安。她急急忙忙写了封回信，不过信中对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她的姐姐却一字未提。

“当我想起我们在布雷扎克的会面时，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遗憾：我们没能畅谈冬天你父亲去世后萦绕你心头，使你惊慌不安的一切。但时间是这么短促，飞得象鸟儿一样快，而爱情又有它自己的要求。你也许会说，这方面没有什么可谈的，只是孤独使你的神经有点衰弱，也许事情确实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应该（不是这样吗？）在一切方面互相信任，你不应该再对我隐瞒那些使你激动的事了，答应我的这个请求吧！

“我们这里开始又一次掀起宗教狂热和宗教偏执的叫嚣。我大概已经写信告诉过你，纳旦从德国回来了。这件事，在我看来，引起了基督教营垒真正的惊恐。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大肆抨击新时代和欢迎新时代的人。昨天我刚巧在《贝林时报》上读到一篇占三栏版面的文章。这是一个哥本哈根圣母大教堂的堂长在某个参事的葬礼上所致悼词的简述。我甚至想把那篇文章寄给你呢！我一生中还没有看到过比这更愚昧更厚颜无耻的东西。当然，这位堂长对于那些没有希望得到永久幸福的‘不幸的人们’，对于那些认为死亡是进入虚空的恐怖大门的人们深表遗憾；而顺便又表现了对信仰的必然的热烈的颂扬，因为没有信仰，‘生活就会变得真正地无法忍受’。请问他这是从哪儿得知的？是他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怎么的？我那年老的菲列普伯伯常爱说，似乎他就象一只炉子，他认为生命就是火、烟和哔剥声，‘高过烟囱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尽管这么说，他直到垂老之

年仍感到幸福和愉快。当他已经濒临死亡的时候，连医生也无论如何弄不明白他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伯伯嘲笑这些医生，并且说，似乎他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无法知道他究竟是得了什么致命的病。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在我们自己家里，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我就知道有很多不信教的人，然而离开人世时却是坚强不屈的，泰然自若的，使任何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只能对他们表示羡慕。

“我常常想，对于死的极端的恐惧首先产生于所谓‘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最后审判’的教义，也由于基督教有别于其他的主要宗教，是在平民百姓，特别是在受压迫的人民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一种情况所造成。对死的恐怖和奴隶般的恭顺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存放在德国博物馆中按照从庞贝①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尸体做成的石膏模型给我留下的印象。在这些石膏模型中间有一个老爷和他的奴隶。两个人全身显然都被撒满了炽热的灰，他们痛苦地折腾了几分钟，然后就咽气了。但是他们脸部的表情是多么不同！那个奴隶的脸上表现出强烈的恐怖，他仰面躺着，象疯子似的睁大两只眼睛，眉毛几乎冲到头发根，厚厚的嘴唇因号叫而破裂——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出，他是怎样象一只未被宰完的猪那样大声号叫的。但是另外一个则到死保持着庄重的神态：双目闭着，在紧闭的漂亮的嘴唇上留下面对无法避免的自然法则的高傲而恭顺的痕迹。

“因此，依我看来，这是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信仰灵魂永生的最严肃的控诉：它夺走了生命的隐秘的含义，并以此剥夺了生命

① 意大利南部古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湮没。18世纪中叶起考古学家挖掘其遗址，为研究古罗马社会生活和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

的任何的美。如果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象演出前的彩排——那末生活的乐趣又何在呢?即使我不完全相信,任何存在的伟大崇高的结局是毁灭,而要了解一个人,一个精神上丰富的人,只要看他是否愿意容忍弃绝私利这样的思想,看他是否能够把死看作是生命的和谐的终结;即使我不相信,我们只是用这种方法把某个时期内一直在我们身体里漫游的力量奉还给大自然母亲,而基督教对于永生和永久幸福的理想仅仅是原始民族相信死后将在打猎和军事方面获得胜利这一天真信念经过改造以后的产物而已——那末,我……等一下,我想说些什么呢?……请原谅,我得等到下一次来说完了!喔,我想起来了,我只是想说,如果我甚至不认为死是彻头彻尾的弃绝私利,是人体对于大自然最最完整的归还,而且是人和周围世界牢不可破的重新组合;那末,即使这样,我也不希望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爱的一切东西时,我将会怎么样。我的天,我们中谁也没有权利想预见到自己尘世生活的未来,而且,自古以来的智慧不让我们知道未来的命运,我们还为此而高兴呢。要是人们知道(即使是疑信参半地)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即使是幸福吧——那末,生活确实'会变成无法忍受'了。至于'永恒的'生命,那就更其如此了。

"啊,这就是根深蒂固的神学!还有所谓'父辈的遗产'——这些字眼在这里成了一切文明的敌人的旗帜。直到现在还必须为解决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去战斗,去浪费时间和精力,这是多么悲哀,多么屈辱,又多么使人难以忍受。难道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大家——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正是需要一起来克服自己身上'继承来的东西',即使是根据那个简单的原因:继承是偶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能继承一些别的什么,继承完全相反的

东西。这将持续到何年何月，我们这些人还将彼此带来多少危害，直到我们坚信，不是我们身上偶然的、个人的因素，而正是全人类的因素会帮助我们建设不仅是自己的生活而且是各民族的生活，并且使这种信念成为我们唯一的宗教，唯一值得信任的信条！……”

*　　*　　*

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召开的那次会上，与会者曾责成伊凡亲自去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协谈，试图消除他那既反对计划方案本身，又反对方案的年轻作者的偏见，并向上校表示，愿意向他提供在理事会中的职位。

对于这个外交使命伊凡感到忧心忡忡。不过，事情牵涉到维护彼尔的利益，他是会坚决去干的，他有好几次为了朋友，按照他形象性的说法，把自己从楼梯上推下来；但这个年老的上校却使他感到敬畏。伊凡自己不止一次地在路上碰到过这个矮小的人，脸上泛着易患中风的人所特有的红晕；同时也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容易冲动和毫不拘礼的性格。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外甥杜林微笑着告诉伊凡说，舅舅直到现在一听到彼尔的名字就会暴跳如雷。

伊凡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亨利舅舅，在一切需要慎重对待的场合，舅舅常常帮他出主意。这一次，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拌嘴，他还是同意向外甥伸出援助之手。

“让我来瞧瞧这里该想些什么办法，你们那位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我有过交往，我曾为他出过一点力，我只要暗示一下，他就会投到你们一边，你们还需要什么？”

在这些吹牛夸口之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亨利舅舅和比耶列格拉夫之间的确有过非常特殊的联系。这个假的大财主——虽然他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一点，而他的亲属对这一点却毫不怀疑——悄悄地进行着经纪人的活动，这是他收入的一个来源。这种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他在一家经营生铁和钢材的英国公司当经纪人，一年两次以经纪人的身份把公司的价目表送给上校。

和伊凡谈话几天以后，他又去拜访自己的主顾了。他在前室里几乎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得到许可进去了。他见上校刚吃完早饭，满脸通红，情绪昂扬。

这个好斗的老人一看到其貌不扬的矮个子犹太人脚上覆着灰色的护腿套，头上戴着大礼帽，一只举起表示致意的手上拿着一副手套（外省的舞台上一般是这样来描绘贵族的），就毫不拘束地冷冷一笑。

“您又来了？”上校一边说，一边在写字台旁边坐下，可是并没有请客人坐。“生意做得怎么样？亲爱的流放者！”

杰利弗特先生戴着蓝色的单眼镜，吃吃地笑了起来，好象是出于高兴。他嗅出今天的气氛最适宜进行谈话，他的机智告诉他，此刻他得装出一副抱屈的样子。

确实，经过三言两语的交谈，他从上校手里拿来又一张定单。

然后他拿起自己的公文，仿佛准备走了，戴上大礼帽，挥挥手套，突然偏过他那头发梳得溜光的年老的黑猩猩似的脑袋，微笑着说：

“上校先生，请允许我提个很微妙的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上校先生是否听说全民族的大规模措施正在研究讨论之

中？”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听到？”

“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您知道，我从不参与任何冒险的事。”

杰利弗特以最阴险狡猾的神情微微一笑。交易成功了。现在轮到“流放者”来和上校算帐了。

“啊，对，对！”他摇晃着满头鬈发的脑袋。“时代变了，现在青年人登台了，经过考验的老年战士被抛到一边去了……已经没有任何人愿意跟这些老年战士打交道了。发言权属于青年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上校用尖锐响亮的声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的是关于开辟自由港的巨型设计方案。这方案是由一个十分年轻、还完全是个少年人制订的，他姓锡杰尼乌斯。”

“喔，那个空谈家！”上校说。“这个人我正好认识，过去他拿着他那‘全民族的创举’找遍了我们所有的人。人们如果情愿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钱仍掉，这简直是发疯；但是未必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对待这个蠢孩子的幻想的。”

“至于钱，他已经够多了，这点我十分清楚。”

“您说什么？”

“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只等立法机关批准。您说得很对，上校先生。丹麦的金钱不会闲搁着的，它们会跳起舞来，现在谁也阻挡不住它们，除非音乐停止演奏，而且锡杰尼乌斯先生和金融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校没有回答，皱紧他那浓密的眉毛，红晕从双颊上升到双

目，象一头公牛那样两眼充血。

“外面传说这个未成年的无赖汉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儿订了婚，看来确有其事，是吗？杰利弗特，你一定知道，因为萨洛蒙先生是您的妹夫啊！”

“啊，上校先生！我的经纪人的业务可不关秘密恋爱的事，我无可奉告。”

上校纵声哈哈大笑。

“您简直是个外交家！……不过，如果人们情愿将自己的钱往水里扔，这关我什么事，请便吧，剥夺人们的这样一种消遣是罪过，先生们，愿你们胃口大开，在耶尔金湾，可以倾泻成吨的金子的地方有的是。”

“哎哟，这一切完全正确，上校先生！”

“我个人不愿参与类似的投机勾当，而且连听也不要听。祝您一切顺利，杰利弗特先生。”

“再见，”矮个子的犹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回答说。

上校依旧坐在写字台边，使劲地揪着胡子。这样的新闻引起了这个易患中风的老人的狂怒。过去，他曾充满青年人的激情，也想对民族的昏昏沉沉的状态挑战，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领袖和首倡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转而成为各种新事物最激烈的反对者。象多数具有旧思想的自由党人那样，他憎恨在革新方面走运的年轻人，恶狠狠的妒忌他们，而对彼尔，则憎恨到了发狂的地步。一想到他自己无法达到的一切竟让这个敢于在他的家里嘲弄侮辱他的粗野的小子取得，这使上校完全失掉了自制力，特别是他在心底里承认彼尔的突出的才能和无所顾忌的决心——上苍也曾赋予过他本人这些品质！在开辟自由港和运河的联合设计方案中，比耶列格拉夫捕捉到那有独创性的、即使

还没有提高到完美地步的设想，这种设想如果运用得当，对于祖国的未来会有巨大的意义。但是他还是在施加自己的影响，但愿能阻止方案取得成功，那只是因为他象具有旧思想的另外一些自由党人那样认为，或者出于自卫的感情而说服自己，似乎他在跟一种企图把人民引入歧途和消灭古老的风俗习惯的新的潮流作斗争。

很早以前，他那没有偏见、具有自由思想的好名声就已经确立——正因为这样，一谈到要找一个有相当权威而且又能以自己的名望支持彼尔的设想的人，菲列普·萨洛蒙和玛克斯·贝纳德就立刻想起了比耶列格拉夫。同时，大家也知道，比耶列格拉夫爱慕虚荣又见钱眼开，这样的人眼见新人们的创造发明获得了接二连三的成就，并赢得了财富和荣誉，而他自己的名字却越来越被遗忘，作为旁观者，他是无法忍受的。

第二天，杰利弗特先生第二次访问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需要说明钢轨尺寸的一览表，杰利弗特故意推说没有他所需要的资料，利用这个借口又去找了比耶列格拉夫。

不出所料，上校立刻把话题扯到计划方案上，而且很关心有哪些交易所经纪人和金融机关支持彼尔。杰利弗特起初装得听不懂的样子，然后微笑着摇摇头说：

“唔，上校先生指的是锡杰尼乌斯的那个声名狼藉的方案吗？锡杰尼乌斯并不特别信任我，这是个根本不能实现的方案。”

“这要看各人的见解！请您告诉我，昨天您自己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对我说，作者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又说您对这件事完全清楚，不是吗？”

“上校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只是说金融财政上的支持，而

且完全明确地说过，现在事情就等国家方面的同意，但他们没有取得这种同意。”

“为什么没有取得？如果钱的问题确实已解决，国家为什么要反对呢？”

杰利弗特先生把脑袋缩进肩膀里，仿佛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想不用我解释，上校先生也能理解我的意思。”

“还有些什么事？还有什么不得了的秘密？您指的是什么？”

杰利弗特先生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摇了几次头，这时刻他真有点象一只受过特别训练的猴子。

“您应该直直爽爽地说出来呀！”比耶列格拉夫扯开嗓子叫喊道。

“您知道，上校先生……我只是这样想……政府是不干担风险的事的……就是这么回事。”

“不干担风险的事？为什么不担风险？我一点也不懂。”

“我不敢浪费上校先生的时间，请允许我告辞了……”

“尽说废话。现在请把事情讲清楚，照您看，既然钱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有什么情况阻碍国家同意这个又好又合理的计划呢？”

“正是因为这计划又好又合理。”

“啐，真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请您详细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简言之……如果坦白地说……上校先生，您以为我们南面的邻邦能随便容忍一个与汉堡分庭抗礼的危险的竞争者出现吗？我个人认为它是不会容忍的，怎么也不会容忍的。”

上校往椅背上一靠，然后挺直身子，双手叉腰。这时候，他那本来就红的面孔涨得通红了。

“我一生中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梦呓！您怎么会想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来的呢？您断言，似乎德国人为了我们的方案还会同我们宣战呢，是不是这样？”

“我的天，哪里会有什么战争！根本用不到宣战。这里倒还谈不到战争，但德国政府会向丹麦政府提出简短而断然的照会……上校先生，请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照会已经很管用了。”

上校默默地闭上眼睛，一只手托着下巴，神经质地咬着食指的关节。

杰利弗特先生耸耸肩。

“这就是小国的命运！小国在所有人面前都得俯首帖耳……得忍受侮辱，这是很气人的，但生活就是如此。小国得服从大国，必须服从，而且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十二万分的小心，”他重复说，看到他只轻轻一击就使自己感到了幸灾乐祸的满足，激起了这个好斗的老人战斗的激情，在这个老人的身上至今还留有德国子弹的痕迹。

上校保持着沉默，杰利弗特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匆匆告辞了。

他走得正是时候。等他刚关上身后的门，上校就象一头被牛虻咬了一口的公牛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跟平时一样，当上校身边再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急速离开书房走进客厅，去向妻子吐露心曲。他甚至不得不把妻子从厨房里叫出来。尽管妻子抱怨说，她一离开，粥就会烧糊，上校还是倾盆大雨似地向她说了许多话，攻击统治着战后丹麦人民的那种可鄙的怯懦和贫乏的精神素质，其中包含直接针对皇上的攻击性的言辞。

这一天亨利舅舅在他妹夫家吃中饭，其实，他是经常这样做的。当大家吃完饭，站起来准备离开时，他把伊凡叫到一边，用阴沉而困惑的声音（每当他例外地要为什么人无私地服务时，他总是用这样的声音）说：

“喂，朋友，你可以去见上校了，我已经使他有了思想准备。”

为了不引起上校的猜疑，伊凡没有立刻去见他，而是等了好几天才给比耶列格拉夫寄去一封信，请求他拨出一点时间来，让他，伊凡向上校扼要地谈谈自己的事。

上校接到信后一整天都处在痛苦的沉思之中。首先，信的调子本身已经解除了他的武装。伊凡高度掌握真正的犹太人能骗取人们信任的才能，故意使人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在谄媚奉承面前上校无力招架了。何况萨洛蒙这个姓听起来象金子那样当当响，这在爱钱的上校听来，觉得格外诱人。

而主要的是，袖手坐在一边，看别人大有作为，这对上校是无法容忍的。尽管他已经七十岁了，却还热血沸腾，而不愿自动引退。他从来就不是丹麦顽固落后分子的彻底可靠的拥护者。尽管政府对他各方面关怀备至，但年轻时的反叛精神却没有从他身上彻底消失。虽然他对所有的新事物总是抱着怒不可遏的态度，但在一层薄薄的妒忌和仇视底下却隐藏着对新事物的秘密的同情。由于他直到双鬓染霜仍然是一个闲不住的、容易冲动的人，习惯于不怕顶撞别人，当面说实话，因此，在他的心里，所有大胆的新东西都具有很大的威力。他对彼尔的感情也正是这样，夹杂着相当大一部分温情。

但是，几天以后，当伊凡去拜访上校时，后者接待他却冷淡到了极点。直到伊凡承认说，整个事业全得取决于他，上校才认为这正是他转变态度的好时机。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有一条——得叫彼尔立即回来，因为要把这个方案作为基础，必须作很多修改，才能被接受。

接着他宣称，只有当彼尔自己请求他来领导，并首先迈出和解的第一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共同合作的事业才可能出成果。

伊凡请他放弃第二个要求，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上校坚决不肯让步，他至今没有忘记彼尔在告别时对他说的话："下一次我们会面时，上校先生，将是您来找我，而不是我来求您了。"决不能让这个傲慢的预言这样一字不差地实现！

伊凡还想再争取一下，使上校再作出一些让步，但是上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显然十分激动，他气得满脸通红，打断伊凡的话说：

"争得够了，我们已经把一切作了充分的讨论。"

于是伊凡站起身来，快快地回家去了。

第十五章

四月中旬彼尔到了罗马。他禁不起男爵夫人的请求，确切地说，是禁不起诱惑，想继续跟男爵夫人的妹妹交往，就自告奋勇地陪伴她们。

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懂，为什么他这么喜爱跟一个头发花白又胖得臃肿的五十岁的女人交往。这里当然谈不到爱情，单是年龄就差了一大截，虽然无可否认，男爵夫人的妹妹看起来还相当漂亮，风韵犹存，这会使不止一个年轻的姑娘产生妒意。应该说，他的良心绝对清白，因此他能够详尽地描绘这个女人留给他的印象，却没有注意到雅柯芭对于这样的交往，对于他的坦然的感情流露却只字不提。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彼尔的母亲般的态度最引起彼尔的好感。她对彼尔精神上安宁的感人至深的关怀使彼尔的感情得到了满足，彼尔甚至没有想到过那种感情的存在。除此以外，她身上还存在一种奇特的不协调的现象：她笃信上帝，但服饰极其讲究和精致，风度优雅；每次她和彼尔谈话时都要引用夸张的《圣经》上的箴言，但有时在她的双唇上或者在依然十分明亮的深蓝色眸子深处却掠过纯粹尘世间的狡黠调皮的嘲笑。既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又是一个交际场上的太太，对于彼尔来说，她永远是一个谜。

旅居罗马的丹麦人对于两位贵族夫人和她们的年轻的旅伴

可着实进行了一番评头品足。彼尔和男爵夫人的关系更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位太太对彼尔的感情在旅途中发展到了怯生生的、沉入幻想的崇拜地步。只要一有人向她谈起什么事，她就噙着泪水打断对方的话，“啊，您最好把这一切都讲给锡杰尼乌斯先生听。”或者说：“这会使我们那位亲爱的朋友多么高兴！”她抵达罗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一位雕塑家定制彼尔的半身像。

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位老太太已成了他手中一件没有意志的玩具。他极为详尽地向她讲述了他自己的计划，她立刻答应支持他。当她听到即将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来实现彼尔的设想时，她欢欣雀跃，表示情愿卖去一个庄园来支持的他的创举。

彼尔无论如何不敢利用这个不幸的患病的老妇人的弱点来从中取利。当他极其惊讶地得知老妇人无法解释的依恋心的原因以后，他就完全不可能这样做了。原来她认为彼尔是她那已故弟弟的私生子——这是一种误解，在这件事上彼尔自己也有不少过错。她往往会失去自持力，称呼彼尔为“亲爱的侄子”，或者甚至“亲爱的儿子”。彼尔对于她这种感情的流露极不高兴，但是他不敢重翻那说不清楚的旧帐来推翻它。

此外，新鲜而不熟悉的生活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使他迷恋。他到罗马来，既无准备，又不抱很大希望，因此，他摆脱了那些一开始就使很多朝圣的游客扫兴的失望情绪。北方人喜爱阳光，他安逸地欣赏着明亮的天空，沉醉在温煦柔和的空气之中。他在漫游多瑙河三角洲的许多沼泽地时，又患过一次感冒，因此在维也纳时，他一直郁郁寡欢，他每次得了点小病都是这样的。但是去意大利的途中，他似乎完全变了样，他的身心还从来没有这么健康过。他的脸和深色的尖形胡子晒黑了，眼睛因此显得更蓝了。

当午饭后，彼尔穿着优美地裹着他结实的身躯的浅灰色新夏服，陪着两位太太在蒙特·皮契奥散步时，不知有多少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从扇子底下投来热烈的目光呢！

彼尔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就宗教主题所进行的冗长的谈话产生了与后者所希冀的绝然相反的效果。如果说彼尔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这些谈话对他有吸引力，那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引起他的不安而已。在德雷扎克孤独地度过冬季时读过的书籍在这里帮了他很大的忙。使彼尔高兴的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恰如其分地称赞了他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他还为自己在每次辩论中都占上风而沾沾自喜。

虽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传教士活动没有收到成效，但对此她没有表示些微的不满。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她实际上是个少有的具有自由思想、能宽容别人的女子（彼尔在给雅柯芭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天比一天更真诚亲密。

彼尔和她们不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每天都到她们那儿去，陪她们去散步，或者和她们一起到斯堪的纳维亚协会去看当天的报纸。由于跟两位贵族夫人为伴，高贵门第的余辉也照到彼尔身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旅馆里的仆人们和其他人给他加上光辉的封号，使他心里喜滋滋的（良心上稍稍感到有些不安）。同胞们不久就弄清楚了他那男爵的封号的真相。虽然由于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频繁密切的接触，他在外表上养成了文明的习惯，但人们照旧能猜测到在他的讲究的燕尾服底下是土布的上衣。最初他们对他还存在一些猜疑，但慢慢地，由于彼尔的健谈，他们知道了他的生活和计划方案的情况，远比他们自己想要探听的多得多。

他到罗马来不是为了朝圣。不论是经过博物馆还是经过教堂的敞开着的大门，他都漠然不为所动，而两位夫人和别的游览者则认为，从教堂的大门口有一条通向真正的罗马的道路：四百个监狱，阴暗得象墓穴，充满了神香的香味，由蜡烛和油灯盏的光照明。在监狱里庄重地居住着中世纪的不朽的神灵，尽管外面街道上声音喧闹，监狱里却是一个宁静的世界——这是进入天堂的大门口，那里听不到说话声，那里只听到赞美诗的歌声，和从不停止的祈祷声。

在这个城中之城，在永恒的城市里，在世界精神的陵墓里，古代的罗马、古希腊罗马的废墟使彼尔神往。但即使在这里，主要吸引着他的不是建筑的美，而是墙壁的配置，砌造的牢固性——总之，是表现在这二千年前的庞大建筑物中的宏伟力量。因此最吸引他的是加拉加尔和戴克里先大浴场以及科洛西姆大斗兽场。他可以在荒凉的古希腊罗马的观众座位层层递高的半圆形露天剧场里坐上几个小时，想象着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情况：脚手架的网围着半圆形剧场，人们清理着巨大的工地，用巨石填平它。工地上拥挤着赶牛的人群和成百上千筋疲力尽的奴隶，他们一砖一瓦地铺下巴比伦塔的基石。

这些想象重又把彼尔引向了书本，古希腊罗马的伟大唤起了他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罗马人民和他们的命运的愿望，不限于从学校教科书中学到的粗略的大半忘掉了的知识。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莫姆仁写的《罗马史》，以时而在他身上迸发的旺盛精力，在很短时间里啃完了这本厚厚的书。

历史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控制了他的思想。在此以前，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未来，注视着他久久等待着的巨大变革的时期；

而逝去的往昔却从不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坐在帕拉廷山丘[1]的废墟上，背靠着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圆柱的残块，想象人们从这个山丘开始征服世界的功绩，这给他带来最大的享受。书籍把他带到了还在可恨的基督教产生之前的远古时代，带到了还没有被那种精神力量的影响玷污的文明古国，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力量是我们时代最先应该诅咒的。在共和国时期的英雄人物身上，他第一次发现过去徒劳无功地寻找过的那种理想的性格。这里，在聪明积极、讲究实际、信奉多神教的人民身上，他找到了原始的人类本性的清晰形象，找到了他至今想望的、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与之有着血缘关系的巨人的一代。

彼尔在给雅柯芭的一封信中乐滋滋地写道："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象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整个基督教对于人类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这样羞愧地意识到，我们还需要提高多少，才能成长到齐那一代人的肩膀那样的高度，而那个脸色苍白的从拿撒勒来的私生子竟敢怀疑这样一代人的伟大。你听到过一个关于驼背国王的童话吗？由于苍天有一次让一个弯腿又驼背的国王降临人世，于是在这个国家里就颁布了把一切概念来个颠倒的法律，把小的称为大的，把歪的说成是直的。从此笔直的背脊被看成是驼背的，魁梧的身躯被说成是矮小的。我们却至今生活在这个疯狂的国家里！"

过了十天光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接到她丈夫的电报：他病了，请她回家。于是姐妹俩准备动身了，虽然男爵夫人由于她即将离开罗马，无法得到她梦寐以求的教皇的接见而啜泣了一阵。

---

① 古罗马城的七丘之一。

分别时他们感到依依不舍。彼尔答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定到凯尔斯霍尔姆去探望她和她的丈夫，而男爵夫人恰好也要在那里住一阵子。男爵夫人已经上了车，还从车厢的窗口探出身来，热泪盈眶地挥动着手帕大声说："再见，再见！"

由于关怀备至的恩人为彼尔定制的半身雕像还未完成，他不得不再在罗马逗留一些日子。彼尔自己对于这个半身雕像也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并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他觉得自己在这儿过得挺好，而且听说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春季寒冷而且时间拖得很长，这使他不想离开，而主要的是，害怕孤独的情绪还没有消失，因此即使在这里，在罗马，他也尽量多跟别人在一起。

伊凡已经向他暗示，看来他不得不终止旅行了；因为要使计划方案得以实现，他大概非在场不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伊凡直截了当地问他，需要时，彼尔能否在一天内准备定当。

对这封信彼尔根本不予答复。内兄每天来一封信以及永无止境的盘问、指示和提醒已开始使他厌烦。自从出现了实现这个计划的机会以后，彼尔对待他的所谓毕生的事业的态度几乎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彼尔认为，计划方案一点没有丧失它的价值，但是当方案从革命的思想转化为任何一个交易所经纪人和投机商可以触摸到、嗅觉到的东西时，他过去的兴趣就顿时消失了。伊凡在信中使用的令人纳闷的语言，难于理解的小商人的行话激起他对整个主意的反感。几乎每一封信中都写到新的让步，新的制约，要他继续作出新的退让和回避，气得彼尔好几天不愿答复这些信。

在细节问题上的斤斤计较和现时吸引着他全部思想的过去时代的雄伟景象，这两者之间极端的不协调，使彼尔变得更加阴沉，更加不问世事。在最近一次来信中，伊凡大胆地暗示说，不妨

去求助于从前企图扼杀彼尔计划的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这使彼尔再也无法忍耐了。现在这个殷勤的内兄将会得到他应有的报答了。

来自祖国的不愉快的消息使彼尔对于罗马的无忧无虑的闲暇的生活更感到留恋了。彼尔结识了许许多多旅居罗马的同胞，其中包括许多太太。和太太们的交往使彼尔很快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离去置之脑后了。夜晚他一般总是和他们一起在罗马城郊的乡村酒馆里度过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聚集在那里，按照古老的传统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在这儿人们欢快地举杯畅饮，在这儿他们开怀歌唱，举行公开的辩论会（天气暖和时不穿燕尾服和上衣），于是彼尔享受着艺术家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情绪一直很好。雅柯芭热情奔放的忠诚唤醒了他身上的春天，这春天现在达到了极盛期。欢快的感情的花蕾开始欣欣向荣地成长，周围的人为他那心灵上未消耗尽的青春活力而欢欣鼓舞。他喝了很多酒，但没有醉。有时，童年的顽皮劲在他身上萌发，他想出各种各样的胡闹玩意来引得同伴们高兴。深夜人们大声地唱着歌回家转。彼尔常常头戴鲜花走在行列的最前面，两边挽着两个懒洋洋的女人——年轻的或年老的。

有一次，在例行的酒宴上，他遇见一个头发蓬松的德国艺术家——去年秋天在柏林时，斐季奥弗介绍他认识的艺术家中的一个。在罗马，这个艺术家突然变得时髦起来了。他生得又矮又小，蓄着象维克多·艾曼努尔①那样的胡子，穿着跟高二英寸的鞋子。在觥筹交错的热烈的喧闹声中他们恢复了旧交，他邀请彼

① 维克多·艾曼努尔(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1946)。

尔第二天光临名画家的工作室。

这里他碰到了一件意外的巧事。在工作室当中的画架上放着一幅几乎已经完成的肖像，是一个头发浅红褐色的犹太姑娘的全身像。他立刻认出纤细的轮廓和扁角鹿那样柔和的眼睛。这是雅柯芭的表妹，住在柏林的三等商业文官的年轻的女儿，五千万财产的唯一继承者。

“她在罗马吗？”彼尔奇怪起来。

“到过，昨天回家去了，这么说来您认识她？”

彼尔只说他到她的双亲家中去过几次，但详细情况他不打算再说下去。他不大愿意回想起他那个大胆的计划：企图征服那位被足足一大半德国贵族追求的财阀女儿的心。

“她生活过得好吗？还没有出嫁吧？”彼尔问道，目光注视着那张娇媚的脸，她还是象那次音乐晚会上那样用怯生生的、审视的眼光望着前面。

“不，已经出嫁了，她是和丈夫一起到这里来的。一个走运的蠢货。”

“他叫什么名字？”

“比贝尔，比贝尔医生。”

“喔，我在他们家碰到过。当时他并不显得怎么英俊，一个普普通通的大胖子。”

“怎么谈得到英俊呢！”这个矮小的天才大声说道，一面用他那戴满紫晶宝石戒指的手卷着威风凛凛的小胡子的毛茸茸的根部。

“大概他本人也很有钱？”彼尔问道。

“他吗？穷得不名一文。您真的一点不知情？这是一个奇异有趣的故事。关心备至的父母把一些破产的男爵和军官请到家

中来，为的是使女儿能够攀上一门体面的亲事。对于小市民出身的青年甚至连接近她女儿也不许。而为这个胖胖的比贝尔操心，他们当然连想也没有想过。他是他们的家庭医生的助手，可是女儿却偏偏选中了他。”

“喔，是这么回事，”彼尔沉思着，含糊地说道，目光一直盯着这个年轻女人的脸。

“您既然到过她家在季尔加坚的宫殿，您大概注意到了，对于女儿来说，这只是一个镀金的笼子。她妈妈无所顾忌地勾搭一批肯出钱的情夫，她爸爸是一个并不高明的骗子。姑娘千方百计要摆脱这个地狱——这就是全部的秘密！我猜想，她会嫁给任何一个稍稍体面的男人，只要这个人敢于把她带走，离开这个家庭。”

彼尔离开那幅肖像，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喋喋不休的矮小个子的画家。

“那么他把她带走了，是这样吗？”

“还不能说真正带走。但他很快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他生得其貌不扬，尽管他穷得不名一文，出身低微——他父亲好象是个买卖古玩的商人——但他有足够的勇气……或者说，有足够的信心……确切地说，是有足够的自信去碰碰运气。或许他自认为是个美男子呢！他居然取得了胜利，这简直是笑话……年轻人，您觉察到隐藏在这桩婚姻中的命运之神机智的嘲弄了吧？您大概也懂得，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把自己当作什么样的人。您以为一个普通的军士拿破仑，要不是他自认为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古老的法国国王的血液，要是没有这种狂妄的想法，他能成为法国的皇帝吗？”

说完这些话，这个大名鼎鼎但生得矮小的天才画家踮着脚

站了起来，重又把手伸进他那军人式的胡子里。彼尔则忧郁地把目光移开，默默地、久久地坐着，沉溺在自己纷乱的思绪之中。

* * *

与此同时，娜尼和杜林在哥本哈根举行了婚礼。杜林就在这时离开了《鹰报》而到一家历史悠久、受人尊敬，特别是在生意人中间享有盛誉的《博尔戈日报》去当主编了。

对于杜林的晋升，他的丈人菲列普·萨洛蒙没有出过一点力，而是全仗最高法院的律师玛克斯·贝纳德的提携。杜林加入了贝纳德的农奴的行列，由于他外貌英俊，又能看风使舵，而对于人类的法则和习俗则早就表示不惜一顾，由于这一切，他成了贝纳德寄予重望的人物之一。杜林只有二十岁就能凌驾于《鹰报》的其他同事之上而获取这个要职，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个伟人的帮助。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以盲目服从赢得恩主的充分信任，甚至赢得了他的友谊。

但是当杜林把他和娜尼订婚的事告诉玛克斯·贝纳德的时候，后者表示明显的不满，他的脸上现出两道深深的皱纹，他这样说道：

"她可是个犹太人啊，唉，杜林呀，杜林！您简直使我感到惊奇，我原以为您比较聪明……很早以前我就要您注意文官林德霍尔姆的女儿了，她既有钱，又长得漂亮，您完全可以在她心中留下必要的好印象。"

但是杜林生平第一次没有服从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他确实爱上了娜尼。在象娜尼这样漂亮的女人面前，他无法不动心，这是他的唯一的弱点。

玛克斯·贝纳德懂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让步。一看到女人那迷人的肩膀，他自己也远不能无动于衷。因此在各种各样的蠢事中间，他只原谅那些为女人而干的蠢事。他只要求杜林答应在贝纳德没有为杜林在新闻界弄到显赫的独立自主的位置以前，不要公布订婚的事。可是不到一星期，杜林却已经获得了《博尔戈日报》主编的令人羡慕的职位。

玛克斯·贝纳德正是想赶在菲列普·萨洛蒙之前办好这件事。他担心如果杜林从岳父手里得到这样的职位，那么他对杜林的影响就可能会削弱，即使只削弱一部分影响。

于是杜林和娜尼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没有任何豪华的排场。有一天，娜尼从城里回来，挽着《博尔戈日报》新上任的主编的胳膊，以杜林太太的身份笑盈盈地把杜林介绍给双亲。一清早他俩跑到沾满尘土的市政局去登记结婚。娜尼有声有色地告诉大家，在办理手续过程中，他俩费了很大的劲才没有捧腹大笑。办完手续，他们一起到饭店里和杜林的一些碰巧也在那儿的熟人共进早餐。

在仓促中尽可能办得隆重的午宴席上，菲列普·萨洛蒙带着不由自主的得意神情（这种得意跟年轻人无忧无虑的高兴不同）举杯向女儿和她的丈夫祝贺。母亲也十分动情。渐趋年老的夫妇在孩子们的影响下尽管努力要赶上时代的步伐，但是这样突如其来的事却使他们那装出来的对新事物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于未来不抱美好的希望，女儿们的一意孤行伤透了两老的心。

但是大家的欢乐情绪也渐渐地感染了他们，席间掀起向新婚夫妇祝贺的热闹愉快的场面，这是萨洛蒙家的年轻一代大力促成的。只有雅柯芭一个人郁郁寡欢，漠不关心。所有的人中只

有她甚至没有修饰打扮过。她对娜尼这样草率地对待圣洁神秘的爱情，十分生气，只是由于母亲的坚决要求，她才坐到桌边来。她曾借口身体不适，企图推辞。事实上她的确感到身体不舒服。吃饭时她好几次感到神经质的颤抖、头晕。

一等到大家从桌子边站起身来，雅柯芭立刻回到自己房中去了，再也没有露面。

她坐下来，又一次给彼尔写信。她不知道有别的方法可以压制痛苦，驱散折磨人的嫉妒，这种嫉妒摧残着她的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她对彼尔没有什么猜疑。稍稍怀疑他的不忠诚的想法对她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不论是他那枯燥冷淡的片言只语的短信，或者是他那想寻找过去的信赖的笨拙的企图都不会使她感到不安。她那高傲纯洁的天性不容许甚至有受骗的可能。自从他俩互相属于对方时起，她就把彼尔作为她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一直没有忘记当彼尔第一次把她搂在怀中时，眼睛里闪耀着的高尚而幸福的表情。她把这作为爱情的神圣的保证铭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在那个时刻，她才真正懂得，她也是一个女人，能成为男子的心上人——虽然过去她曾经怀疑过这一点。

她只要一想到那些每天和彼尔接触的人，那些有幸跟彼尔住在贴邻的人，能跟彼尔握手，听到彼尔的声音，看到彼尔的笑容，一想到这些人，她心中就燃起对他们极大的妒意，她只能幻想着的东西，这些人却能大量地得到。她羡慕被彼尔踩过的石子，羡慕那爱抚着彼尔那晒黑了的双颊的微风。她嫉妒那些照应彼尔的侍者，也嫉妒每天早晨去给彼尔收拾还保留着彼尔的体温和气息的被褥的使女。

而这时母亲却在客厅里小心地为雅柯芭在向杜林和娜尼致

歉，娜尼正十分恶毒地指责姐姐的离去。

“她总是这样病恹恹的，”母亲说，“我很为她担心。”

娜尼冷笑一声，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等到坐上马车，和杜林一起到他那单身汉住的公寓去过夜时，她紧紧地偎依着他说：

“你看清楚雅柯芭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大概注意到她在酒席上的举止了？这个可怜虫嫉妒得要命，她简直要发疯了，因为此刻不是她伴着她那珍贵的彼尔坐着车奔赴自己的金屋去呢！”

第二天，这一对青年人动身出国去作几个星期的旅游。他们打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游遍整个欧洲。最吸引他们的是西班牙，因为娜尼无论如何要去看斗牛。

因此，这次旅游主要是待在火车的车厢里和旅馆的房间里，但正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以及和各式各样的人无休止的会面给年轻夫妇带来无限的乐趣。甚至在蜜月中，他们也不愿离开大家单独在一起。其实，不论是从他的方面还是她的方面来说，都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多少时间，杜林全部的爱就会变成仅仅是细腻的抚爱，娜尼在某种程度上的天真稚嫩会使她那么热烈地（已经接近病态的地步）去接受丈夫的抚爱的。

事实上，最最普通的虚荣心才是他们结为夫妇的真正动力，因为他们的婚姻在相等程度上使双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例如杜林那一方，他看到娜尼的东方型美貌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内心不禁暗自感到骄傲。他猜想人们会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人而不是一对合法的夫妇。这种猜想更加深了他的骄傲感。他清楚地意识到，娜尼的行动举止和服装打扮都象是半上流社会的一个风头十足的妇女——其实她正是以这一点把他迷住的。如今人们那羡慕嫉妒的目光使杜林的虚荣心愉快地得到了满足；甚至在罪恶的巴黎，男人们也带着这样的目光迎送他们。

娜尼呢，从她那一头来说，她为丈夫的优美而得体的外貌而骄傲。他那优雅的、并不高大的身材和衬托着金色头发的脸庞在所有的旅馆里都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她自己常说，杜林象个德国的王太子。她还因为杜林不是犹太人而沾沾自喜。娜尼常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遗憾，虽然也曾企图使所有的人确信，一切都会倒过来的。而现在，她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和萨洛蒙这个姓氏永远告别，改了姓，当了杜林太太，这使她感到衷心的喜悦。

此外，她还为丈夫感到骄傲的是，丈夫是个主编，在可以容人进出、平民百姓需要凭票出入的地方，主编却可以不花一个子儿长驱直入。还在少女时代，娜尼就既爱奢华昂贵的服饰，却又极端吝啬，这一特征到出嫁以后仍旧保持着。杜林大手大脚的派头引起她暗暗的不安。每当需要买些东西付钱时，她简直会怒不可遏。在任何一个旅馆里，她每天总得把侍女呼唤十来次，因为她老要换服装，可是离开旅馆时，却竟然能够做到根本不留小费，或者至多在小桌上放半个法郎。

春寒料峭，春雨绵绵，把这对年轻夫妇赶到南方去了。他们的路程是从巴黎直接去马德里①。但是他们听到了马德里发现霍乱的传说，就倒回去，穿越比利牛斯山，经过法国的里维埃拉，到了意大利。

彼尔还一直留在罗马。雅柯芭预先在信中告诉过他杜林夫妇要来的事，虽然根本不需要提到这件事。彼尔经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看丹麦的报纸，有关年轻夫妇的行踪报上每天都有报道。

一个大家熟知、但并不十分受人尊敬的戏剧评论者突然成

---

① 西班牙的首都。

了重要人物。对一个没有任何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又没有经过任何考核的青年人，对一个并不具备清白的名声的人却突然委以领导象《博尔戈日报》这样有声望的报纸的重任，这样的事过去可从来不曾有过。玛克斯·贝纳德这一次得以成功，可真是来之不易呢！正当杜林这个幸福的宠儿坐在蒙着天鹅绒的车厢里，尽情享受娇媚的夫人的温存，畅游整个欧洲时，那些玛克斯·贝纳德还没能驾驭的丹麦报纸开始以道德的名义掀起激烈的运动来反对他了。杜林的任命成了新旧两种思想体系的人之间从来没有消失的敌对情绪重又大爆发的信号。杜林的名字成了斗争的旗号，在这个旗号下，进取精神和无能为力、傲慢和深深隐藏起来的嫉妒发生了冲突。好几种小报庸俗不堪、长篇累牍地描述杜林，还刊登了他的一些照片，讽刺小报还刊载各式各样针对杜林的漫画，传闻通过成百上千张嘴遍及全国，传播着诸如杜林的讲究的生活习惯、他寓所的象缎子般光洁的墙壁以及萨丹纳帕路斯[1]才能享受到的狂饮作乐的生活等等最荒谬的流言蜚语。

这就无怪乎杜林和他的年轻夫人的到来在旅居罗马的丹麦人中间要引起极大的骚动。那些努力研究这对受人注目的夫妇的妇女们合乎道德的愤慨引起彼尔特别强烈的不满。彼尔从来没有卑贱到嫉妒别人幸福的地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卓越的高于任何对手的特殊人物。不过，最近半年来的流浪生活使他的自我剖析的感觉得以发展；同时，他结识了越来越多逐渐习惯于社交生活的新朋友，不由自主地和他们作了比较；他还造访了矮个子画家，听了画家所说的比贝尔医生神话般的机遇——所有这一切使彼尔相信，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缺点需要加

① 萨丹纳帕路斯，传说中的亚述国王，以其奢侈的生活方式闻名。

以克服。杜林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加深了他在画家的画室中所产生的至今左右着他行动的情绪。这种情绪如同他自身无力的潜意识，一路上始终伴随着他。甚至在罗马，他虽沉溺在无拘无束的欢乐之中，内心深处却感到有一股隐隐的忧伤。

在斯堪的纳维亚协会里，他无意中听说这对新婚夫妇将乘日班列车抵达罗马。稍稍犹豫之后，他决定到车站去和他们相见。他这样说服自己：既然他和杜林很快就要成为连襟，那么，为了家庭的和平，他们以友好相处为宜。事实上他只是有些担心，如果他冷淡地、不友好地对待他们，大家立刻会猜想，他完全是出于嫉妒。

于是他买了一束送给娜尼的廉价的鲜花到火车站去和他们会面，欢迎他们来到罗马。这个身材矮小的机灵的主编象往常一样，总是十分殷勤客气。他喃喃地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微笑着（幸而只有娜尼注意到这一点）紧握彼尔宽大为怀地伸过来的手。

见面时娜尼本人表现出由衷的高兴，称彼尔为姐夫，还转达雅柯芭和全家人对彼尔的问候。这以后他们又见了面，因为他们说定了要一起到一家法国饭店进午餐。

吃完午饭杜林不想跟任何人交谈，毫不掩饰地当众打着呵欠，用那只保养得很好的手遮住了嘴巴。但是娜尼却喋喋不休地一分钟也没有停过。她不断唠叨着，想方设法缠住彼尔，使彼尔无暇去注意她丈夫有失体面的举止。

接着他们一起上皮亚察圆柱大街的露天咖啡馆去喝咖啡。在这里，也象在任何别的地方那样，娜尼的美貌、她的放肆的举止和装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娜尼一身白色——从饰有花边的帽子到带花结的便鞋。轻柔的织物在她那丰满的身躯上徐徐飘动，就象是天鹅的羽毛。

娜尼的姿色使彼尔眼花缭乱，他惊奇得无法平静下来。他几乎忘记了她有多么美！

彼尔坐在小圆桌旁边，在娜尼的对面。他不止一次地偷偷窥视娜尼那裸露的粉颈和丰满的胸脯，这使他不禁想起，从前他差点儿要向她求婚，而且当时娜尼大半是会同意的。

三个青年人到深夜才分手，当时决定，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到旅馆里去邀娜尼，然后陪她玩一整天，因为杜林要到丹麦领事馆去收集有关意大利经济生活的资料，准备写点旅途随笔寄给他在那儿新上任的报社。这一计划是娜尼自己提出来的，而杜林以他素有的殷勤、沉着的姿态，立刻同意了。

这对年轻夫妇在结婚之前就互相约定一个条件：婚后每个人都保留各自的充分自由。夫妇中的一方即使有一丁点儿限制对方自由的企图，特别是对异性的关系上，就可被看作是促使离婚的充分理由。

第二天彼尔在约定的时间去邀娜尼时，杜林已经不在了。娜尼已一切准备就绪，正在等他，穿的仍是昨天那身白衣服。她从摆好早餐的小桌边站起身来（早餐只有两杯巧克力茶和几块饼干），二话不说，甚至没有问好，劈头就问："喂，我们该怎么玩？我决定今天痛痛快快地乐一乐呢！"

彼尔告诉她，他刚才路过的附近广场上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正开放，经营从罗马各个角落里运来的古玩和旧货的买卖。娜尼一听到集市，就要立刻上那儿去。她想到可以看到大量各种各样家用的旧货，便特别兴奋。在这以后（娜尼补充说），他们要雇辆马车去漫游整个城市，看看"名胜古迹"。

最后她以审视的目光朝两个房间打量了一下，把一块杏仁饼干塞到彼尔的嘴里，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老远就听到了集市广场上传来的喧闹声。到了广场入口处，娜尼要彼尔挽住她的胳膊。当她看到密集的人群和帐幕之间狭窄的通道，她稍稍缩起身子。她怯生生地斜眼观望着那些形迹可疑的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是从四面八方涌到广场来的，有的紧紧地围着直接堆在地面上的大堆旧货。她断然认为，罗马的平民邋邋遢遢，不爱清洁，就立刻提起裙子，他们两人越深入人群拥挤的地方，她就把裙子提得越高，露出白色的便鞋。

彼尔觉得她今天分外迷人。由于他挽住她的胳膊，也由于当一个衣衫十分褴褛的人或者甚至半裸着身子的人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兜售自己的货物时，娜尼仿佛寻找庇护似的，把整个身子都紧紧地靠在他的身上，他开始感到有些头晕了。最初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他对于她"以小姨子的身份"而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举止甚至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后来他丢掉了想到雅柯芭的任何念头，沉醉在刹那间的欢乐之中。

而且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也实在无法顾到礼节了。彼尔不得不一会儿用肩膀，一会儿用整个身子去保护她免受推搡和碰撞。最后他建议离开人群，但是她听也不愿听。尽管那些笑呵呵的衣衫褴褛的人越来越紧地围住了他们，使她害怕得要命；尽管有喧闹声、飘来刺鼻的大蒜味、汗臭味，她却觉得十分愉快，而且有些歇斯底里地象被呵痒似的，不断放声大笑。

"真乐死人了！"她在最拥挤的人群中间说，"杜林大概一生一世也不会带我到这儿来的。"

他们刚从一个帐篷前面经过，那儿蓦地掀起一阵吓人的骚乱。此地有两个小伙子打起来了，在他们四周就象在舞台周围一样，好奇的人群立刻围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圆圈。

彼尔想把娜尼拉走，可是她不肯，还默默地把他拉得离打架

的地方更近些，她踮起脚想看得更仔细。

两个斗士怀着纯然意大利人的激情互相扭打着，使尽全身力气挥舞着拳头，黑眼睛闪闪发光，鲜红的嘴唇喷吐出的咒骂和咒诅声响得整个广场都听得见。

娜尼的兴奋使彼尔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她一会儿涨红了脸，一会儿又脸色煞白，双唇颤抖着。从各方面看来，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站在她身边的不是杜林——每当人群中飞来冷拳时，她就紧挨在彼尔身上。

"要是他们突然拔出短剑来怎么办？"她轻轻地说。

彼尔笑起来了。他常常在这里观看类似的马路上的扭打演出。每一次他都觉得，这些血气方刚的斗士打起架来好象都在作殊死的搏斗，不惜牺牲，而实际上，他们不过象些演员，陶醉于英勇的打架姿势，而并不伤害对方，随后就各奔东西，只吐出大量不堪入耳的骂人脏话而已。

现在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情绪高到最炽烈的时刻，搏斗倏然而止。两个仇敌各自慢吞吞地、举步困难地走回家去，而观众们象对待真正的演员那样以喧闹的欢呼声送走了他们。

"怎么，已经全部结束了？"娜尼失望地瞅了彼尔一眼。

"您要知道，在我们丹麦打得比这更来劲！"彼尔回答说，一面用力拉她离开，以便在观众走散之前挤出人群。

他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挤到广场边上，在那儿可以稍稍行动自如些。但娜尼突然停下步来，几乎是喊了起来：

"哎呀！可我们什么都没有买呢！"于是又执拗地把彼尔往回拉。

她紧紧地拉着彼尔，从人群中向破旧的货摊那边挤去，那里在出售假古董。一个土匪样的老头，头上鬃毛似的白色硬毛一直

长到象鸟儿那样细的脖子上，以东方人的巴结讨好的姿态欢迎娜尼，于是娜尼一点也不还价，当即以贵得惊人的价格买了一只银制大高脚杯和一只金的扣环，毫不客气地要彼尔付钱。

这以后她才表示要在这个城市各处观光。彼尔雇了一辆轿式马车，他们坐上车走了。

他们照娜尼所要求的那样，从皮亚察-波波洛出发，因为娜尼从前看过一本小说，书名就是皮亚察-波波洛。然后，马车穿过蒙的皮契奥，顺着格莱戈里安大街向克维里纳尔驶去，顺着山坡上山又下山，沿着古罗马的戴克里先大浴场，沿着卡皮托利雅和福鲁姆驶去。

他们吩咐车夫把车赶得快些，哪儿也不停顿。娜尼因为沿途能以观剧用的双筒望远镜眺望景物而感到十分得意。她没有忘记该在什么地方表示她的衷心的喜悦，但是事实上她只忙于考虑自身——确切些说，就是忙于考虑她会在她的同行者身上产生什么样的印象。

很久以来，在她的感情中掺和着不少愤恨，她不能原谅彼尔宁愿要另一个女人而不要她，她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进行报复，这个机会，她认为终于来了，这就是她一下火车就施展浑身解数来迷惑彼尔的原因。

当她想到雅柯芭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娜尼是个娇养惯了的女人，她不能原谅她那异父同母的姐姐，因为姐姐没有与她共享全家的欢乐，还敢当面说她这个人不真诚，醉心于讨各种各样的人的欢喜。此外，当娜尼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任性的要求时，她是为所欲为，不择手段的。虽然父亲由衷地认为她是个“模范儿童”，这只是因为她的突出的健康情况使人羡慕。娜尼觉得没有比干出一些恶作剧更令人高兴的了。还在上小学的时

候，她就善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同班女同学恶意捣蛋。稍稍长大些后，又以从容自如的方式，迷恋于新的角逐勾当——挑唆未婚夫妇吵嘴，使姑娘们互相嫉妒而痛苦不堪。由于娜尼缺乏想象力，无法事先想象出她的恶作剧所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因此她的诡计的危害性也就更大。正如一个孩子纵火焚烧邻居的房子是为了要欣赏火花，没有估计到其中隐藏着多么大的灾害，娜尼也是这样，当她后来看到自己闯下多么大的祸时，就会连声叫"哎哟"了。

但是此刻当她单独和彼尔在一起时，她重又体验到在彼尔面前一次也无法摆脱的那种感觉：彼尔使她产生一种奇怪的胆怯情绪。她还没有忘记，从前彼尔比任何人更能制服她，这使她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心。当彼尔那一方面变得更坚决，甚至采取一系列的进攻时，她特别警觉起来，她知道当他扶她上马车时，决不是无意中把她的胳膊握得这么紧的。后来他又好几次凑近她——她甚至让开一些，以免车子颠簸时不至于碰在他身上。虽然彼尔的殷勤使她感到衷心的满足，特别是当她想到雅柯芭的时候，但她一想到他们快要互相交换角色，而她将从猎人而成为猎物时，她还是觉得有些不安。

但尽管这样，她还是一刻不停地拉着话儿，还不时轻摇着羽毛扇，挑逗地微笑着。万神殿、提塔拱门、特腊扬圆柱一一从身旁掠过，却没有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一点儿印象。

只有科洛西姆大斗兽场的景色使她振作起来，她甚至想离开舒适的座位，下车去欣赏这个圆形竞技场。

"我本来此刻应该在马德里看斗牛的，"她带着厄斯特加德地方口音象炒爆豆子那样说着，一面吸引彼尔跟着她向阴暗、凉快的过道走去，那过道通往荒凉的大石锅中心。"但是该死的霍

乱使我们去不成，倒霉，倒霉，真没劲！”

当彼尔看到一座远古时代的纪念碑，油然产生一种虔敬心情时，娜尼仍喋喋不休地说着。甚至在从前流洒了那么多鲜血的祭祀用的巨大圆形容器的底部，她仍是一刻不停地唠叨着。她把望远镜举到眼睛边，环视着层层向天空上升的一排排座位，暗自思忖：她最好能穿着印花的薄纱的连衣裙，给彼尔披上西班牙的红绸斗篷。在动身来这儿以前不久，骑兵伊维尔逊曾在戏院里看到她穿着薄纱的连衣裙，差点给吓昏呢！

彼尔开始向她解释观众座位层层递高的圆形竞技场的构造，指给她看皇帝和女祭司的稍稍升高的包厢，描绘着演员们怎样在浸满了水的竞技场上表演海战以及和水怪作战。娜尼终于全神贯注地谛听起来，特别当彼尔讲到那有栅栏的大门，角斗士挥着武器，经过那扇大门去杀人或者被杀而让观众取乐时，更引起她的兴趣，因为她想起了画着角斗士们的一幅画——四周布满了圆形剧场的一排排座位，正中站着一个雄赳赳的角斗士，浑身大概全是肌肉组成的，精赤条条，如果不把头上闪闪发光的头盔和大腿上的绷带算在内的话。当她放学回家时，看到厄斯特加德街的书店橱窗里挂着这幅画，她还故意多次设法从店门前经过要看这幅画呢。娜尼栩栩如生地想象着，就在她此刻站立的地方，从前也站着一个高大的、肌肉发达的、精赤条条的男子，一只脚抵住一个被打倒的敌人鲜血淋漓的尸体，微笑着接受皇帝的鼓掌和许许多多人的欢呼。娜尼的鼻孔情不自禁地鼓了起来，背上掠过一阵甜蜜的颤抖：大概穿着洁白衣服的女祭司闻到血的气味也有这样的感觉。

稍过一会儿以后，当她重又挽起彼尔的胳膊要回到马车上去时，她的目光偷偷地朝彼尔的躯体瞟了一下，就这样沉默了一

阵子。

彼尔建议她忘掉其余那些名胜古迹，而登上任何一个小山丘去呼吸新鲜空气，娜尼稍稍犹豫之后就同意了。于是他们吩咐车夫越过台伯河，沿着著名的弯弯曲曲的大道登上雅尼库尔山，从山上鸟瞰全城的雄伟景色，观赏坎帕尼亚区的广袤无垠的辽阔地方和在远处闪烁发光的阿尔巴山脉的顶峰。

在这里，彼尔突然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娜尼坐着，几乎一直把脸扭开，装得似乎全神贯注地在听他讲述形形色色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塔楼和圆顶穿透笼罩着城市的金黄色云雾。娜尼刚才的不安，在这里，在这人迹稀少的小山上变成了真正的恐惧。彼尔只要稍微动一下，娜尼就会神经质地发抖。后来她突然宣称，她感到很疲倦，要回家去了。

彼尔企图说服她，但娜尼毫不动摇。她吩咐车夫往回驶，把她送到旅馆里。

他们在旅馆门口分手告别。杜林早已从领事馆回来了。他没有穿上装，坐在桌子边写东西。娜尼从一旁走过，只看到丈夫低垂的后脑壳和窄小的背脊，她不觉大为惊奇，从背后望去，他显得已经上了年纪，甚至老了。

“啊，原来是你！”他回过头来向她点点头说。

他的平淡的声音把她气坏了，她简短地回答说：

“是的，是我，”她脱下手套，把它扔到沙发上。

“玩得开心吗？”他沉着地继续问道。

“好极了！令人非常激动！我差点儿永远不想回家了。”

“是吗？真有意思，你能原谅我吗，我马上就要写完了。”

“那还用说。”

杜林一声不吭地继续写着，娜尼摘下头上的帽子，在房间另

一头的沙发上坐下来。她以为丈夫好象没有看到她，甚至没有料到，丈夫不用改变姿势，却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她，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平均分摊，既注意她的脸部表情的变化，又可以不受周围吸引他的事物的影响而敏捷地写他的文章，在文章里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严肃的、指导的口气把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向《博尔戈日报》的读者作一番简要的评述。

房间里一片寂静，持续了足足半个小时之久。娜尼还是无法忘掉彼尔再次带给她的情场失意。她不明了自己的缺点，却认为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丢脸的事。不，情况对她不妙。还在巴黎的时候，她就发觉，自己不再是过去的娜尼了。她也许会把这一切归咎于怀孕，要是她不确实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每天早晨起床时她常常头痛得要命，头晕得天旋地转。还有随心所欲地使性子！再加上可怕的梦境——猥亵得她甚至不敢把这些讲给丈夫听。……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罗马盘桓的四五天中，彼尔又去探望了他们好几次。从各方面看来，他十分公开地献殷勤并没有对那位丈夫产生任何影响。杜林对待他象过去一样，带点宽容的彬彬有礼，但是受过沉痛教训的娜尼却竭力避免单独跟彼尔待在一起。

但是在动身那天，已经到了火车站，娜尼失去了克制力。分别时她不仅毫不含糊地紧紧握住彼尔的手，而且在火车刚要启动前，站在打开的车窗旁边，用她那对迷人的眼睛以无法仿效的演员的技巧向彼尔投去热烈的目光，目光比任何语言更能传情，她长久以来暗暗地与之进行着斗争的感情在最后一分钟，终于战胜了她，占了上风。

她手中捧着一小束美丽珍贵的鲜花——这是彼尔的送别礼

物。火车刚启动，她把一朵半开的玫瑰花扔在月台上，从旁看来仿佛是无意中失落的，但是同样地可以认为这是秘密的招供，是爱情的最美妙的保证。

彼尔弯下身子捡起这朵花，不知该怎样去理解。当他又抬起头来时，窗口已经没有任何人了。他目送着列车驶去，但是直到列车消失，娜尼一直没有再探出头来。

他在罗马郊外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整天，黄昏时分才回家去。在这一天他毅然决定要跟雅柯芭断绝关系。

事实上这样的念头已经早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了。他住在这儿，雅柯芭对于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一天比一天离她更远。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雅柯芭那使人无法忍受的古怪脾气完全不能适应愉快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彼尔却始终觉得这种生活是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最终目标，他只有在这里才完全认识到这种生活的全部魅力。火炬游行和钹的响声能够把不高明的妖魔鬼怪吓跑；但是为了帮助他使生活本身充满欢乐，更需要娜尼型的妇女。

除此以外，雅柯芭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他常常因为雅柯芭比他大一岁而感到苦恼，而且由于病态的衰弱，她并不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稍稍年轻一些。她那典型的犹太人的脸型开始逐渐惹他讨厌。当她在信里告诉他，她从布雷斯拉维尔回家途中受到两个德国人的侮辱，这使他很不愉快，感到吃惊，虽然雅柯芭自己是用无可争辩的优越的笔调来叙述所发生的事的。

但不管怎样，直到此刻他并不为自己当时宁愿要雅柯芭而不要她妹妹感到奇怪。他十分清楚，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这种恋情的。他记起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在萨洛蒙家里，娜尼刚作客回来，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从穿着紧裹躯体的绸衣服、象

过节般喜气洋洋的娜尼身上转向雅柯芭：后者正坐着看书，神态严肃，穿着黑色的连衣裙，一只手沉思地托着下巴。回忆所有这些情节，他明白了，就连那一次，他又成了隐秘的冲动、从祖辈继承的对贞洁的向往、对忧郁的忘我精神的追求的牺牲品，这些在过去也不止一次地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决定他的生活和行动。

彼尔清楚地意识到，断绝关系会深深地辜负雅柯芭的深情，带给她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总不能为了缺乏考虑的一步而断送了自己整个一生呀！而且一般总不是以女人的眼泪，而是以更为重要的东西来下赌注的。他面前放着如此巨大的任务，他没有权利来忽视自己那罕有的天才——让别人，特别是女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吧！他不打算再把自己束缚住了。糟糕的是，直到现在他没有拼命地利用储存在他身上的力量。

但是现在终于得扬帆起航了。伊凡正好给他来了封快信，要彼尔赶紧回家，以便亲自参加计划草案的讨论。他一般要耽搁好几天才回信，这次却刻不容缓地通知伊凡他回去的事。娜尼日光中诱人的召唤吸引着他，何况情况很明显，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该把指挥权抓到手里了。

首先要尽可能小心地让雅柯芭对即将来临的分手有个思想准备。必须说服她，碰到象他那样性格的人，她只有早早跟他分手才是上策，趁现在为时不晚；但对于这一类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小心翼翼地使她习惯于分手的想法。让他们好聚好散，友好地分手，没有痛苦，没有责怪。

放弃她对他来说也并不很轻松。他在很多方面对她感恩不尽，但是他不能牺牲自由，即使是为了她。因为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前途来冒险。现在终于可以证明，他来到恺撒的祖国没有虚

此一行，他学会了越过疑虑重重的浑浊的卢比孔河①，径直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大势已定。

① 卢比孔河在公元前 12 年为南阿尔卑斯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公元前 49 年，恺撒不顾元老院的反对，自高卢率军越过卢比孔河，挑起内战。后来，“越过卢比孔河”便成了“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的同义语。

幸运儿彼尔

下册

彭托皮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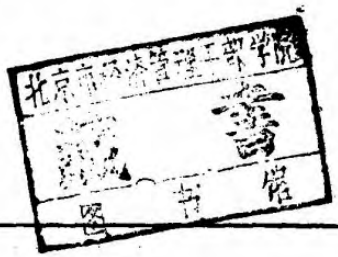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

书

I53K/4 32191
1
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麦〕彭托皮丹著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РИК ПОНТОППИДАН

СЧАСТЛИВЧИК ПЕР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幸运儿彼尔

〔丹麦〕彭托皮丹 著

史慎微 余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10 字数 570 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327-0759-8/I.389

上下册定价：13.45 元

第二部

第十六章

在彼尔回国前几天的一个清晨，那些曾经参加过一次会议的金融家又原班人马聚集在最高法院的律师玛克斯·贝纳德的家中，讨论在日德兰半岛西岸开辟自由港的可能性。

伊凡虽然也来出席会议，但他神情十分沮丧。此刻其余的先生们都站在窗口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伊凡却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焦躁地翻阅着放在桌子上的报刊和书籍。

他想让比耶列格拉夫和彼尔言归于好的企图没有如愿以偿，这使他感到万分痛苦。老实说，他自己对于彼尔一下子就能妥协并不寄予希望，但是彼尔在复信中如此反感地议论上校，就使和解失去了任何指望。彼尔以他在意大利时所写的全部信中十分突出的放肆、随便的口气用了整整半张信纸挖苦上校，并建议把上校染成绿色，悬挂在救世主教堂的钟楼上“来吓唬全国人民”。

但当时伊凡对于这种卖弄说俏皮话的本领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何况彼尔的俏皮话说得并不高明。他不理解彼尔怎么忽然对自己的设计方案和方案的命运漠不关心起来了。当伊凡把玛克斯·贝纳德善意支持的喜讯告诉彼尔，并表示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能由掌握雄厚资金的人们组成一个股份公司时，彼尔却简短地答复说：

“有些人从耶路撒冷来到耶利哥①，却碰上了强盗。”

等到大家在已经放着图纸、地图、预算计划等等东西的桌子周围坐定以后，玛克斯·贝纳德宣布会议开始，并通知大家说，十分遗憾的是萨洛蒙先生到底没有能消除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之间的矛盾，因此暂时无法指望得到上校的合作。鉴于此，与会各位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以期使筹建中的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达成最后的协议。

伊凡紧接着发言，他提请到会的人注意，他在上次会上就曾对于颇有独创性的设计方案的年轻作者和老一辈的工程师之间的合作的可能性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坚决要求，尽管他和上校的谈判结果并不圆满，但希望大家对已经开创的事业不要丧失信心。他个人相信，设计方案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没有怀嫉妒心的老一辈权威的支持，只要以应有的毅力来着手工作，它本身也自然而然地会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如果能刊登大量的广告或者采取其他的途径，它是能得到报刊的支持的。

对于这一点，玛克斯·贝纳德回答说，他深信新闻界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根本不相信广大群众具有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又说道，他不同意伊凡关于目前情况和达到所期望的合作的可能性的看法。虽然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明确表示愿给他们帮助，而且只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谦逊的条件；但是连这样一个条件却至今还没有实现。因此他，玛克斯·贝纳德建议再一次向锡杰尼乌斯先生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建议锡杰尼乌斯先生尽快消除他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纯属

① 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城。根据《圣经》故事，耶利哥城墙被征服者的喇叭声震塌。

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伊凡竭力申辩，他强调说，这根本不是个消除个人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在这方面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这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无穷无尽的论争的又一次爆发。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作为工程师，作为个人，都坚持全然不同的观点，这是毫无办法的。

玛克斯·贝纳德打断了他的话，说，此刻在场的先生们未必打算深入研究复杂难解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人需要。大家都坚信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正是对这个创举可以给予必要支持的人，而且上校已经表示同意支持，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明白在当前情况下该怎么做。

其余的人一致同意玛克斯·贝纳德的意见。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可以算是解决了，大家就转入讨论股票的行情和金融市场的现状。

最后，玛克斯·贝纳德宣布说，现在可以认为股份公司已经成立，希望相应的报道能尽快见报。虽然全体出席的人(除了受玛克斯·贝纳德委托的银行家盖洛夫和贝纳德的应声虫年轻的锡维尔逊)都很不赞成加快事情进展速度的想法，但到第二天早上，大部分哥本哈根的报纸都用寄予极大希望的标题"宏伟的全民性创举"刊登了赞扬彼尔的设计方案的文章。

文章中没有提到彼尔的名字，而且文章本身也是蜻蜓点水式的、相当浮光掠影的，开头这样写道："在交易所里流传着……"但是过了一天，同样是这些报纸又报道说，设计方案"得到很多著名人士和声誉卓著的金融机关的支持"。

玛克斯·贝纳德急于引起社会人士对设计方案的关注，而他自己却几乎并不相信这个设计方案，而且一等到它为他效劳

过后，就几乎把它忘掉了。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把在哥本哈根建立自由港的设计方案扼杀在襁褓之中。他不让报纸刊登彼尔的名字，正是因为他希望尽可能长久地把他真正要谈到的计划方案隐藏起来，更何况他根本不相信彼尔能成为征服者，因为他对丹麦牧师的后裔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他在萨洛蒙的家里看见过彼尔一次，当时伊凡曾千方百计地想使他们两人接近，但是玛克斯看得很清楚，这个喜欢大叫大嚷的、自负的、象个特种中学毕业生似的小伙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材料铸成的人。

他甚至准备在必要时一脚踢开彼尔，而以另外一个比较随和的人来代替他。玛克斯心目中甚至已经有了这样的人选——一个叫斯捷涅尔的工程师，他不久前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另外一个要想在日德兰半岛西部开辟自由港的设计方案。虽然这个设计方案分明是借用的，即使不直截了当地说是剽窃彼尔的；但是在个别细节上，它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不管怎么样，这对于完成他所指定的作用是非常合适的。

* * *

五月上旬，尽管还是起风的、潮湿的春天，萨洛蒙一家却已搬到斯科夫巴肯的郊外别墅去住了。

他们是由于雅柯芭的缘故才这样急匆匆地搬去的：她亲口表示希望尽早搬到别墅里去。吸引她的不仅是乡村的宁静，还有新鲜的空气以及有机会作长时间的散步。过去，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却从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因为她不相信她的病能够治好；如今，她开始十分注意保养自己了。她有了生活的目的，燃起

了希望，有朝一日，她那瘦弱的身体也会变得结实强壮的。

在她的书桌上堆着的大量书籍和杂志中间，如今可以发现有关卫生问题的医学著作和杂志，她正专心致志地钻研这些东西。她试图顽强地按照严格刻苦的斯巴达方式①来锻炼自己：用冰水冲洗身子，步行很长的路程。在哥本哈根时，她就开始每天早晨步行了，甚至在雨雪泥泞的天气，她也同样走到兰盖里尼街，然后往回走，这引起住在勃列德加德的所有熟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紧贴在窗口望着，每天九时正，雅柯芭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撑着伞，从他们旁边经过。

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大家看得出，她一天天在憔悴下去。过分沉重的相思撕裂着她的心。她终于连看到别人也难以忍受了。长夜漫漫，永无止境，连苍蝇的轻微的嗡嗡声也能把她从沉睡中惊醒。

但是她的情绪很少遭到破坏。不仅她给彼尔的信中从来没有什么怨言；而且她自己，即使在最难受的时刻，也总是充满了希望。从孩提时代起，她就经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已经习以为常，它们早就无法影响她的情绪了。倒是另外一些隐忧煎熬着她。

她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信她怀孕了，一些新的征象加深了她的猜疑。当妈妈开始向她提出极其微妙的问题时，她慎重地给以否定的答复。她在给彼尔的信中也只字不提这一点，何况眼前还什么也不能肯定，因为过去也有过月经不正常的情况。她将成为母亲的想法使她恐惧，也只是因为她怀疑她的体力是否能生下

① “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将其子弟送进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

孩子。这种想法有时象秋天的阳光那样，以淡淡的、略带忧郁的喜悦的微弱光芒照耀着她。但是，总的来说，她对怀孕的关注远比意料中要少得多。每一次只要她想到自己的现状，她的思绪立刻会飞到彼尔身边，一种无法克服的、找不到出路的嫉妒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折磨着她。

自从决定要叫彼尔回国来的那时候起，她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但是，她从未说过一句试图影响彼尔的话，尽管伊凡曾不止一次地代替她提出这个请求。她内心深处确实不理解彼尔为什么这么长久地逗留在罗马。这个城市最先根本不包括在他的计划路线之中，而且从职业的观点来看，他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干。如果象他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中途停歇一下，这实际上只是为了那个没有完成的半身雕像，这在她看来至少是不可原谅的轻率态度。

此外，最近以来，她收到了他的两封语无伦次的信，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并不是信写得不热情，而是恰恰相反，但是这两封信使她认真地思索起来。直等到来了电报，说彼尔很快就要回来，一切恐惧才消失。为了避开人们，雅柯芭一个人来到森林里，她生平第一次为不信上帝感到遗憾，因为不知该向谁去表示感谢和赞美。

彼尔回来的那一天，她一清早就起身，以她在内心极其震惊的时刻所固有的镇静和自制力穿好衣服。在去车站迎候彼尔的几个小时以前，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彼尔乘坐早班的快车来，她唯恐迟到。

最近几天天气很好，早上她坐车去火车站时，阳光已经象夏天那样照耀大地了。

这时，彼尔已经进入祖国的边境——列车载着他驶过西兰

岛。他的情绪不稳定。离开罗马时，他下定决心，要解除婚约，但是一直不敢把自己的决定通知对方，因此在他收拾行装上路时，内心一直感到不安。于是他想顺路在慕尼黑或柏林逗留一下，在这里集中思想好好思索一番。

但是列车越往北驶，就越唤起他的回忆，特别是看到树林茂盛的山岭时。总共不过几个月之前，这些山岭曾经是他俩爱情的天堂般的休憩所。列车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他整夜坐在窗口，凝视着沐浴在月光中的山坡。他认出他和雅柯芭散步时从远处望见的那些山顶覆盖着白雪、树林密布的山岭……于是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了。

这时他开始进行思想斗争。他怀着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不自觉的假仁假义，试图为自己纯粹从实用出发考虑问题的弱点进行辩解。他问自己：在目前这样的时候断绝关系是明智的吗？这种关系在他必然要面临的斗争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宝贵的作用呢。在权衡利弊得失时，他能放弃萨洛蒙家今后经常给他的支持吗？这是他目前必须遵循的唯一原则。今后有的是斗争——或者取得完全的胜利，或者遭到彻底的失败。他的手早就在发痒，一心想投入斗争了。列车驶过一座座德国的大城市，工厂里机器的隆隆声可闻。那些大城市有着巨型的火车站，工厂烟囱林立。当时一种急不可待的狂热占据了他的身心。在罗马经过一个时期的无所事事，他强烈地渴望立刻投入工作。如果他以毕生的事业作为赌注，或者，甚至仅仅为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女人而去冒险，他真能找到为自己辩白的理由吗？他这样问自己。

他有足够的时间对诸如此类的事进行充分的思考——列车载着他在欧洲行驶了几乎三个昼夜。彼尔既没有在慕尼黑也没有在柏林逗留。他战胜了自己。现在他需要提防可能延长他的

事业取得胜利的时间或者给最后胜利制造障碍的一切东西。现在，一切都得为事业作出牺牲，一切，即使是爱情的欢乐也不例外。即使雅柯芭并不是一个他十分需要的女人，反正不去推翻他一度作出的选择，是比较明智的。至于家庭的幸福，那就听其自然吧！造化委以大任的人是不受一般的生活规律支配的。他们在爱情方面，象冠以皇室姓氏的人们那样，个人的感情必须服从崇高的目的。

列车已经驶进哥本哈根火车站的拱门，可彼尔还处于痛苦的分裂的状态之中，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当他看到雅柯芭站在月台上，双目望着从她身旁掠过的车窗、寻找他时，他的心中陡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一股暖流涌进他的心房。他情不自禁地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挥舞着帽子。

顺便说一句，雅柯芭今天显得特别妩媚动人。她戴着一顶宽檐的新凉帽，对她十分相称。由于激动和清晨的寒意，她双颊绯红。轻柔的淡色连衣裙和丝绸花边做的披肩，清晰地衬托出她那匀称的身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大大地满足了彼尔的虚荣心——他对待雅柯芭复杂的感情中最主要的感情。

他从车厢里出来，并不理会月台上有许多人，立刻挽起雅柯芭的胳膊，甚至不考虑一下他们订婚的事暂时还没有正式公布。他们手挽手地走过候车室。一看到雅柯芭竟变得这样年轻，这样漂亮，甚至不大象他在见过娜尼以后想象中那样的犹太女人了，他惊奇得怎么也无法镇静下来。

雅柯芭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但她的目光一直盯住彼尔的脸。当他们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她的心儿怦怦跳动，连挽着她的胳膊的彼尔也能听到她心跳的声音。他微笑着望着她的

眸子。她的眸子也唤起他许许多多柔情的回忆。彼尔把雅柯芭的胳膊肘按到自己的胸口上，低声说道："亲爱的……"

接着，他们坐进一辆放下窗帘的轿式马车。雅柯芭立刻扑到彼尔的怀里，彼尔也把所有的疑惑抛到九霄云外。马车驶得很快，没有等到他们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清醒过来，它已经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了下来。

彼尔去定房间时，雅柯芭坐在马车里等待着。他很快就把风尘仆仆的自己梳洗就绪，于是两人仍旧坐着这辆马车向别墅驶去。他们决定不坐火车，因为他俩有说不完的话需要互相倾诉，因此得避开别人的耳目。

马车驶上峡湾沿岸的大路，他们让车停下来，掀开车篷。烈日当空，烤得人火辣辣的，空气纹丝不动。

彼尔深深地吸了口气。为犹豫和彷徨所苦、经历了长期的折磨以后，他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自由幸福的感觉之中，心中充满了对雅柯芭的感激之情，因为她在迎候他时，以自己的美丽和喜悦证明他是情有可原的。他欣慰地意识到，生活的道路是可以坦诚地、正确无误地看清的。违心地行事所需费的力看来并不象他想使自己相信的那么大。而当你感觉到你又回到家里，耳边听到的是祖国的语言，这多么令人高兴呀！雅柯芭的手搭在他的手上。凝望着茂盛的树叶，在峡湾中航行的帆船，彼尔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感觉之中。有一面旗在某所别墅的上空迎风飘扬，这情景终于使他感动了。

"主啊，这是我们古老的丹麦堡！"他大声叫道。

但这时雅柯芭谈起了杜林夫妇。

"他们昨天刚回来，漫游了整个世界。对啦，你已经在意大利碰见过他们了。你觉得他俩相处得怎么样？"

“相处？我怎能知道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互相厌倦了。无论如何，娜尼还是跟过去一样，是个蹦来蹦去、坐不住的姑娘。今天她来吃午饭。她说，她将很高兴和你一起谈谈，重新回忆对意大利的印象。”

彼尔仔细听完所有的话，没有朝雅柯芭看一眼。听到最后几句话，他甚至试图微笑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并且巧妙地改变了话题。

午饭时，娜尼真的来了，确切地说，是等到大家入席以后过了半小时才来的，没有等到上咖啡就走了，说是急于到一个地方去作客。从各方面看来，她的情绪好极了。黄色的花衣服和西班牙式的火红色绸披肩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彼尔事先就以批判的态度武装了自己，因此很容易在她身上找到缺点。娜尼那喋喋不休的唠叨劲尤其使他无法忍受。在罗马时，她那哥本哈根的口音使他想起了祖国，而在这里——却使他受不了。彼尔愉快地发现，娜尼简直庸俗不堪。

娜尼走后，他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当娜尼坐在餐桌边时，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保持平静，不在雅柯芭面前暴露自己。

即使在娜尼走后，他也并没有感到由衷的喜悦。虽然对于为他安排的这一次接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菲列普·萨洛蒙为了庆祝这一件大事，甚至吩咐端出香槟酒来。过了最初几分钟后，回国的喜悦不知怎的黯然消失了，只剩下淡淡的忧伤的感情，不知是为失去了什么而惆怅，还是感到空虚——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其实，这种情绪对他并不陌生，他现在想起来了。虽然他喜欢在未来的岳丈家里作客，但是在这里要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可做不到。他总觉得萨洛蒙家的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彼此

之间的关系，跟他格格不入。引起他反感的绝不是典型的犹太人的作风，也不是古旧陈腐的生活方式（萨洛蒙家和他们的亲友一般说来在这方面并不突出）。倒是过分现代化、过分欧化的家庭基调有时好象在他身上浇了一桶冷水。午饭以后，照例会有许多从附近别墅来的友人（主要是犹太人）光临，这时彼尔会突然觉得仿佛他又到了国外。

他和雅柯芭来到花园里，手挽手地在峡湾边的林荫道上散步，那边不大可能碰到客人。

不过，雅柯芭现在也不需要瞒住别人了。不久在斯科夫巴肯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祝贺娜尼和杜林完婚。雅柯芭知道，双亲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宣布她订婚的喜讯。母亲尤其坚决主张这样做，她甚至坦直地说，他们也可以考虑结婚。雅柯芭为此把彼尔带到花园里，想和他谈谈这件事，同时顺便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她对这点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但是雅柯芭没有立即开始谈话。起初，她把头依偎在彼尔的肩上，就这样在小径上慢悠悠地走着，不时凑上嘴唇去接个吻，彼尔有些踌躇地报答她那热烈的爱抚。他明白，娜尼对于他来说，直到现在仍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每当雅柯芭碰到他的嘴唇时，娜尼的阴影就会隔在他俩中间，使他不好意思。

彼尔的拘谨态度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她，雅柯芭决定暂缓向他表白，何况她根本不知道彼尔对这件事将持什么样的态度。她终于大体上决定等到比较有利的时机，当他们重又完全心心相印的时候再谈。

这时，她又停下来，把彼尔的手贴在自己的心口上，要他明天一早哪儿也别去，她要到旅馆里去看他。

彼尔起初装作似乎不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说道：

“唉，亲爱的，这不行，我已经答应由伊凡带领我十点钟到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去作事务性的会谈。现在该抓工作了。”

“那末，不要一早，可以迟一些，等你方便的时候。”

“不，这样不行，我们在这里行动得谨慎小心。”

她惊奇地向他瞥了一眼。彼尔边说边笑的样子，她觉得有伤她的尊严。

她慢慢地向前走着，没有恢复中断了的谈话。

林荫道走完了，他们来到峡湾的岸边。这里，就在水边一个小巧玲珑的伞状凉棚下面放着一条长凳。太阳刚刚落下去，天空中布满了粉红色的云霞。厄勒海峡闪烁着金光。维恩半岛陡峭的沙岸闪闪发亮。从久列哈文传来长久地留在森林里、总不停息的喧闹声，即使在风已静止时仍能听到。如果不把这种喧闹声算在内，那末，四周是一片寂静。他们能够清晰地听到远处的小船在划桨的拍水声。

为了避免不愉快的盘问，彼尔开始朝水里投石子。还在童年时，他就是投石子的能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间隔之后，竟然没有忘记这玩意儿，他不禁感到欣喜。雅柯芭稍稍向前挪动一些，双手托住下巴，看着他玩。每当彼尔投得十分成功，向她回过身来寻求她的赞扬时，她就微微一笑，向他点点头；但是一等他回过身去，她的脸容又象一个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变得严肃和忧心忡忡了。

“你看到没有？……整整八圈！”彼尔兴高采烈地说。

他喜滋滋地沉醉在这一玩意儿之中，专心一意地挑选着合适的石头，为了方便起见，后来甚至把上衣也脱掉了。此刻，在这空荡荡的岸边，那刚才在人群中间消失的欢快情绪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浪花撞击沙岸的轻柔的簌簌声，望不见的小船低沉的划

桨拍水声，以及背后森林里总不停息的喧闹声——这一切声音使他心旷神怡，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什么也不打算向雅柯芭解释，但是，他觉得这些声音汇合成一片他过去很少听见的、悦耳的、亲切的"欢迎"之声。

* * *

彼尔曾经和伊凡约定，第二天一早让伊凡到旅馆来邀他，然后一起去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其他一些有关的人答应也上那儿去。由于旅途劳顿，又加上白天许多互相抵触的印象，彼尔感到十分疲乏，因此他很早就告辞，离开了斯科夫巴肯。回到旅馆后，他很快就躺下睡了，睡得沉沉的，直到电车的叮当声把他唤醒。

当他有些清醒过来时，考虑到他此刻在什么地方，有哪些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睡意就立刻消失了。于是他赶快起身。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他不认识的生意人抱有反感，可现在却必须在一切方面信赖他们，并为了他们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我"，因为他的内心燃烧着想投入工作的热烈愿望。他希望他的出场能够使缺乏想象力和果断精神的交易所经纪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对于当前的任务有更加明确的概念。

彼尔把刮胡子时用的镜子挂在窗栅上，向旅馆门前的广场瞟了一眼。他看到下面来来往往的行人，手中握着刷子不觉呆住了。这里是所谓干草市场——一个形状不正规的长形广场，它体现出整个城市所固有的不完整和杂乱。在那些匆促间建造起来、格式和现代化欧洲的咖啡馆丝毫没有区别的"意大利式官邸"之间，重重叠叠地堆积着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残垣断壁。在围墙上面

残留着一段有着枝桠繁茂的古树的林荫小径。有一处地方还有一架风车来补充这种地道的农村景色。风车每旋转一次，它的翼片就在石子路上投下轮廓清晰的影子。

强烈的阳光照耀着大广场，经过昨夜的大雨，广场上还是湿漉漉的，泥泞不堪。这会儿正是早上繁忙喧嚣的时刻，城中心的商店、机关、学校和时装工场吸引着城郊的居民。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涌入维斯捷布鲁，顺着两行铺在泥地上的鹅卵石向各处流散。

"丹麦人啊！……我的亲爱的锡杰尼乌斯们！"彼尔对着这些从上面看下去显得矮小的人影微笑，他对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不感到陌生，他们彼此相象得仿佛是一对对双胞胎。

彼尔陷入了沉思。

他终于可以着手来实现他那伟大的改革计划了。他甚至感到有点儿难于想象。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怀疑、沉思，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和徒劳无益的希望以后，今天，五月十四日，他终于能为那个从童年（十一岁）起在他混乱的思想中开始孕育的新的王国奠下了第一块基石。窗下川流不息地涌现着对什么都深信不疑的人群——他们是组成未来丹麦的原材料，一堆没有生命的黏土，而他必须照着自己的形象，象上帝那样把它们加以塑造，并赋予它们以生命。

彼尔又微笑了，并动手在双颊上涂满肥皂。现在他明白了，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包含着某种疯狂的因素，但是疯狂并不使他害怕。恰恰相反，意识到你身上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怪癖，会使你感到高兴和快慰。还在罗马时，一个精于处世之道的矮个子艺术家就曾说到过这个怪癖；缺少了它，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取得这一类多少有点意义的胜利。

刮好胡子，彼尔就按铃叫侍女。侍女给他拿来当天的报纸和早上的咖啡。他饥肠辘辘，桌上放着真正的丹麦食物，刺激了他的食欲。不论是黑面包，还是咸肉，他都觉得味美可口，他已接连好几个月没有尝到这些食物了。

彼尔很久没有吃得这样香了。至于报纸，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他不大关心国内的事，他把有关戏剧、文学和展览会的文章照例都略过去了。

突然，好象有什么东西把彼尔推了一下似的，他的脸立刻僵呆了。他的眼光无意中落在广告栏上，那里提到他的大姐姐锡格涅的名字："为初学者教音乐"——广告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锡格涅的名字下面是地址——佛斯特布鲁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在哈姆列·孔格维起点的一条小胡同里。

在意大利时，彼尔完全忘记了他的家庭。虽然有几次（在德雷扎克也是这样），他半夜里好象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醒了过来，这表明他在做梦，仿佛他又住在牧师的老家里；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在白天清醒时，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家人。他故意阻止自己不去回想这一切——就象小时候那样；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由于矛盾的心情和不愉快的感情——不，他只觉得此刻他多么需要（过去他也十分需要）摆脱任何性质的家庭的束缚，以便更可靠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他试图以耶稣基督的天诫来为自己辩护：离开生身的父母，按照灵魂的召唤去做，走上完善的道路。

彼尔无法让视线离开小小的广告。他记起了还在埋葬父亲的那阵子，家里就谈起过，为了那两个双胞胎弟弟，四月初他们要搬到哥本哈根来住。

双胞胎弟弟中的一个在哥本哈根的药房里找到了工作，另一个在书店里；这么看来，现在几乎全家都搬到这里来了。

这时有人敲门。接着，伊凡象炮弹似的冲进了房间，他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公事皮包。

他带来一束鲜花，代替雅柯芭向他问好，还自作主张地附带说双亲向他问好，以便让他懂得两位老人对他的回来感到十分高兴。事实上，他没有言过其实。菲列普·萨洛蒙看到彼尔有了变化，真的感到由衷的喜悦。

“现在就谈正事吧！”彼尔打断他的话，迅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还没有穿上衣，趿着便鞋。

“谈正事就谈正事吧！”伊凡泄气地重复了一遍，在安乐椅里坐下来，一只手抓住脖子，仿佛他突然觉得领子太紧了似的。他不知从何谈起，该怎样向彼尔介绍情况和怎样使他对即将在碰头会上提出来的无保留的要求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伊凡开始重新叙述在信中已经说过的第一次会面的情况和有关设计方案的各种不同意见。

彼尔不时地小声嘟哝着什么。他又站在镜子面前，十分细致地打着领带，没有特别去留意伊凡。他的脑海里一直在想念母亲。他简直不能想象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甚至近在咫尺，离开他总共只有千把步路。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伊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苦苦哀求的声调说道。

“请吧。”

“请你告诉我……假如……如果……我想请问你，你愿意同比耶列格拉夫和解吗？”

彼尔慢慢地向他转过身去。最初他不知道该勃然大怒还是一笑了之，结果他选择了后者。

“你听我说，我的朋友，”他回答说，重又转身对着镜子，“我

觉得你们所有的人对这个老家伙爱得有点入迷了。他硬是要你们相信，少了他，你们就寸步难行。那末就以我的名义向他致意，请转告他，让他滚开吧……如此等等。只是请你们不必担心，狗如果汪汪直叫，这表示它害怕去咬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意见是对的，”伊凡回答说，“自然……如果这样推论……认为他的支持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无法说服我们那些亲爱的合伙者，使他们放弃认为少了比耶列格拉夫地球就不转了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的创举……但要有一个条件，所以……”

“所以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只是想，”伊凡仿佛因绞痛而痉挛似的。“我只是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如果你同意迈出一步……作出他所要求的让步……”

“全是胡扯，我亲爱的朋友。你根本不理解谈话的实质。如今我要亲自和上面所提到的合伙者打交道了，我希望他们不会这么愚蠢，以致不能理解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同意受任何人的监护。”

“谁也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亲爱的！他们只是为了广大的群众才想预先取得他的支持。我可以保证你会受到比耶列格拉夫最友好的接待。自从报上报道了你的设计方案的消息以后，他激动得象母鸡要下蛋似的，不断地跑来跑去。这是舅舅告诉我的。”

“可我不希罕，我希望以后不再听到这件事。”

“你听完我一句话！你知道我平常总是千方百计支持你向往独立自主的意愿，但是在这件事上，请你原谅我直说，是你的不

对了，尤其是牵涉到玛克斯·贝纳德……”

但是一提到这个名字，彼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猛然向伊凡转过身来，说道：

“别让你们的贝纳德来打扰我吧！归根到底，这件事得由我来决定，真见鬼！别操心啦。现在我们走吧！”

半小时以后，当他们来到玛克斯·贝纳德那雅致的、按巴黎的样式布置的办公室时，除了银行家盖洛夫和主人本人外，大家都已聚集在那里了。到会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许多高高的窗户中的一扇窗户旁边，以交易所经纪人所特有的冷峻、傲慢的态度迎接彼尔。

这使彼尔有一刹那间失去了信心，他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接待。他最担心的是他们想依靠他的设计来发财，因而全都死气白赖地向他献殷勤来讨好他。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勉勉强强地回答他的点头致意。尤其是那个“过去的地主”毫无礼貌地瞪大他那长着白睫毛的、象乳猪样的小眼睛，跟他打招呼时，甚至把双手插在裤袋里。

彼尔用目光打量着这个地主，回过身来对着正在为他一一作介绍的伊凡说：

“我似乎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名字。”

“这位是涅莱哈维先生，”伊凡轻声说，左右脚替换着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彼尔对于这些决定他命运的人所表现的挑衅态度把伊凡吓慌了。

“喔，原来如此，”彼尔拖长声音说，同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粗壮的地主，直到那地主涨红了脸，发出轻蔑鄙夷的嗤鼻声，把背转向彼尔。不过，他终于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反剪在背后，放在常礼服的衣襟下面。

事情说来很简单。这些先生们极其怀疑他们这样做是否明智：答应以自己的名义去支持这一不能令人有半点信心的冒险事业，他们仅仅由于对玛克斯·贝纳德的绝对信任才参与了这一冒险事业。很多人认为彼尔是个乖巧的、诡计多端的人，善于——真是罕见的成功！——巧妙地欺骗玛克斯·贝纳德本人。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怎样才能比较巧妙地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而不惹怒玛克斯·贝纳德。

但这时贝纳德本人和银行家盖洛夫一起从邻室过来了。大家围着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坐下来，这以后才慢吞吞地、费劲地开始商谈。不过最初所谈的是几乎与彼尔的设计方案不相关的事。有些人重新谈起先头中断了的谈话，另外有些人则一般地谈些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感兴趣的事，议论着交易所的新闻，传播着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而年轻的锡维尔逊甚至开始对邻座述说一个哥本哈根有名的女演员的趣闻。

玛克斯·贝纳德不得不用一把尺子敲着桌子，敲了好几次，号召到会的人尽快转到正题上来。

"先生们，我们现在就在耶尔金海湾上，让我们试着把大家都歌颂的北海变成股票！"他开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一般性的商谈，甚至最重要的商谈，他都是用这样的语调来开场的。

伊凡如坐针毡，忧心忡忡地偷眼瞄着妹夫。彼尔仰靠在椅子背上，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不能使人乐观。固然，他眼前对在座的人间或向他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回答（尽管回答得很简短、很冷淡），但同时却气得直打哆嗦。起初，他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一切发生的事。他心想，对于那些毫不掩饰地表示只关心赚钱的人，不可能寄予别的希望。但他不能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何况自从他得知他的亲人都已迁到哥本哈根的消息后，还没有能够冷

静下来呢!虽然他并不去想这些事,但还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抑郁感,这使他越发容易生气,他真想站起来一走了事。

当他看到这些交易所的豺狼们居高临下地、漫不经心地而且毫无条理地谈论着他用全部心血研究了好多年、组成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时,他似乎觉得他们把他本人整个儿嗅遍了,摸遍了。

彼尔没有注意到从桌子另一头投来的留神地紧盯着他的目光。玛克斯·贝纳德把胳膊肘支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坐在那里,一只白嫩的手托着长着黑发的脑袋。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圈发青的阴影,沉重、浮肿的眼睑习惯地半垂着,这样,谁也看不出他在朝哪里望,而此刻,他只是盯着彼尔一个人看。

彼尔那咬紧的牙齿和高高地突出的前额上隆起的筋脉,吸引了贝纳德的注意,因为贝纳德常常说,在被丹麦民族通称为圆头颅的人中间,有哪一个人的脑袋显得稍稍与众不同,他就要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把一笔奖金授予这个人。

彼尔那突出的、地道的欧洲人的外貌,使贝纳德感到惊异,与他在菲列普·萨洛蒙家第一次见到彼尔时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时他觉得彼尔仅仅是个不吸引人的神学院学生和食客。难道他错了?难道一个丹麦的牧师家庭会违反常规生下真正的男子汉?

彼尔对比耶列格拉夫毫不妥协的态度现在正向他提出新的挑战。他第一次想到:他是不是有必要参与这件事?他最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意志无法使之就范的人。

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模棱两可的地位,因此,他认为谁不愿意听命于他,谁就是他的敌人和竞争者。他越观察彼尔,就越看清楚,这是个危险人物,因此,必须尽快使他不能为害,或者

把他彻底撵走。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候补人选——那个善于钻营的工程师斯捷涅尔。由于贝纳德有足够的预见性，因此，有关设计方案的事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彼尔的名字，这样就可以在群众什么也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取而代之了。

这时，话题转到了怎样取得报刊的支持。银行家盖洛夫以慈父般的语气说，彼尔应该赶快到首都和外省的几家报刊编辑部去。他列数着几家大型刊物的名称，并建议彼尔事先办好必要的委托书，答应给报纸一定数目的广告费。“有些地方这样做大有好处呢！”他开玩笑地说。

彼尔装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甚至别转身去。

但这时玛克斯·贝纳德说话了。他完全同意他的朋友的建议。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问题。他以惯用的戏谑的口吻对彼尔说：

“据说发生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您和上校以前曾经彼此抓住头发——当然这里不是指真的抓住头发，因为上校象大多数的上校那样，是个秃子——多么遗憾！”

满座的人都莞尔微笑，年轻的锡维尔逊发出象驴那样的叫声，而彼尔却脸色煞白。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件很不愉快的事，”玛克斯·贝纳德继续说道。“因为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是我们大家最尊敬的一位专家，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好处；如果他成了我们的对手，那末，不用说，他会给我们造成许多不便，我甚至想说，他是个有危险性的对手。您大概知道，我们经过努力，已经使上校同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条件是，建立联系的第一步要由您来走，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这样的要求大概不能算是过分吧！”

在座的人都注视着彼尔，因为彼尔的举止行动在他们中间

引起隐隐的惊恐不安。彼尔没有让大家久等就回答说：

“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监护，”他开始这样说，“我在没有任何旁人的帮助下草拟了计划，今后也不希望寻求合作者。”

伊凡深深地叹了口气。其余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因为居然有人，而且是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家伙，竟敢公开反对玛克斯·贝纳德的意图。至于玛克斯·贝纳德本人，开玩笑的面具几乎要从他的脸上掉下来了，但是他匆匆忙忙接住了它，以便帮助彼尔纠正他说的不知分寸的话，他笑着说：

“看来锡杰尼乌斯先生今天情绪不大好！”接着，他转过身来对着彼尔说：“您怎么可以这样势不两立地对待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一个老战士和祖国的保卫者呢？对这样的人得亲吻才对呀！”

锡维尔逊先生记起了自己的职责，刺耳地纵声大笑，但当他发觉其余的人都保持着十分严肃的态度时，立刻停止大笑，并且呛住了。这时彼尔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桌子上猛地捶了一拳，脸色煞白地站了起来。

“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先生，是你们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们。因此我认为这里应由我来提条件，而不是你们或任何别的人。”

他在死一样的静寂中坐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玛克斯·贝纳德，他却依然坐着，一只手托着脑袋，半闭着眼睛。在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现出了可怕的、呆滞的表情，每当他思想上对一个人判决死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情。他及时迅速地和盖洛夫交换了一下目光。盖洛夫双手放在桌子上，他那沉重的大脑袋垂在胸前，仿佛在坐着打瞌睡。事实上，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正以勉强看得出的肯定的点头动作来决定彼尔的命运。

“那么说，”玛克斯·贝纳德装得根本无所谓的样子开始说，“您不打算对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作出使他满意的让步，当然对我们也是这样了。”

“是的，我不打算。”

“这是您最后的答复吗？”

“是的，最后的答复。”

“唔，先生们，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由于我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了。我们过去对待这件事就并不特别热情，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来抱怨这种使人惋惜的结局了，我这样说大概没有错吧。”

玛克斯·贝纳德说完这些话就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紧跟着站了起来，一面轻松地喘了口气，因为终于这样轻巧地摆脱了这个在他们看来根本不能实现的设计方案。只有少数人对于事情这样仓猝地告终有些不满。其中最不满的是地主涅莱哈维，因为彼尔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当彼尔匆匆告别，在伊凡的陪伴下飞一般地离开房间时，涅莱哈维用他那猪样的小眼睛目送着他离去。

彼尔身后的门刚一关上，玛克斯·贝纳德重又说了起来：

“没有必要使你们相信，我根本不打算放弃开放自由港的方案。我甚至可以告诉各位，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将进行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更加合理得多的设计方案，因此先生们，后会有期。”

*　　*　　*

这时候雅柯芭情绪压抑，正在斯科夫巴肯的别墅里散步。最近几天来，她计算着没有和彼尔见面的那些时刻，计算时过分紧

张的心情导致她精力的总崩溃。而且会面带给她的失望也远比她向自己承认的要多得多。

她觉得彼尔变了，这样的想法一直追随着她。他变得沉着了，精神集中了，但是引起萨洛蒙夫妇高兴的这种转变却只有使她感到伤心；因为她想起了彼尔从意大利发来的几封信的古怪语调。如果这种新的表现不过是故意做出来的放肆态度，她很快就能对付它，因为这种放肆一点也没有使彼尔增添光彩。她喜欢他们刚认识时他的那种粗野笨拙的姿态。两个月之前，在拉乌根达尔时，他还保持着这种样子。每当他俩置身在人群中时，雅柯芭老是暗暗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彼尔立刻会说出没有礼貌的话来使人恼火；但她自愿忍受这样的痛苦，而不愿摆脱它。她仿佛在担心，当人们认清他的优点时，她却不爱彼尔了。正当雅柯芭陷于这种不愉快的沉思时，伊凡回来了。雅柯芭和母亲坐在亭子里，伊凡腋下夹着那只专用的公文包闯了进来，向她们报告在玛克斯·贝纳德办公室的会面结果。

听完伊凡的述说，雅柯芭最初甚至哈哈大笑了。这情况蓦地使她感到，这对于她反复思考的一切是强烈的反击，而母亲吓得发呆的样子以及哥哥几乎要哭出来的神态，甚至使她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现在她又在彼尔身上看到他过去的那种粗野劲了。

但是这种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连雅柯芭也满脸愁容了。她仔细考虑了一下，又听伊凡说到彼尔轻率的、不明智的举动，她气得比母亲和哥哥更加厉害，并为彼尔感到万分羞愧。她主要的不是想到彼尔——也包括她——现在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虽然依她目前的情况来看，重又单单寄希望于未来的前景已不能吸引人了），而是气彼尔冷漠地对待她的父亲，特别是伊凡为

他所作的一切。

午饭后彼尔来了一封电报，说是要到他们家来。雅柯芭沿着林子走去迎候他。他老远就笑嘻嘻地大声对她说：

“你听到新闻了吧？我学基督的样，把生意人从庙宇里赶出去了。”

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使雅柯芭更加恼怒了；虽然她十分清楚，彼尔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掩饰他自己的困窘。要是彼尔拥抱她，并以热烈的吻来制止她不断的责怪——啊，要是这样，那她也许会立刻原谅他的一切，在他的怀里把自己的一切痛苦全都忘掉。但是彼尔根本没有这样做。他立刻看出她脸上不快的表情。他曾经寄予厚望的会谈获得可悲的结局，这使他也有些懊丧，但雅柯芭的无声的责怪使他生气，他觉得不公平。他期待着，她能彻底了解他，并且认清他向交易所巨头们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她过去谈到这些丧尽天良的勒索者时总是感到气恼，并为象玛克斯·贝纳德这样的人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栋梁而愤懑不已。

但是在他第一次失败以后，连雅柯芭也显得并不比其余的人高明，彼尔这样痛苦地想道。她身上也有商人的气质，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战胜她的傲气。犹太人也有自己的偶像：连他们中间一些最具有自由思想（不信宗教）的人也迷信黄金，在黄金的叮当声面前顶礼膜拜，永远是金牛犊的奴隶。

他们走到树林边上。虽然十分累了，雅柯芭却不想立刻回家去，就在一棵树下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她向旁边稍稍挪动身子，撩起裙子，仿佛邀请彼尔坐在她旁边的空位子上。但彼尔并不打算坐下来。他继续在长椅面前来回走着，把手指头插进背心的口袋里，试图解释促使他这样做而不采取另外方式的理由。雅

柯芭仰靠在椅背上，并把一只手搁在上面。她目光专注地注视着彼尔的每一个行动，她心里重又勾起这样的想法：他变得多了。“他可能发生什么事呢？”她暗自思忖。在她那喜欢寻根究底的黑眼睛里第一次闪烁着不信任的阴影。也许他对她隐瞒了什么事？这件事正好能说明他那奇怪的不能自制的心情。也许他昨天的矜持，今天的容易激动，都出于同一个原因？……而他最近从意大利发来的几封信呢？……为什么他在回国之前需要作这样长的思索呢？

她用手抹了一下皱起的额头，仿佛想抹去不愉快的思想似的。她不愿对他有任何的猜疑。

“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伊凡，”她稍稍扭过脸去，说。“他是那样热心，简直使人感动，如果这关系到他自己的前途，我看他也未必会比现在奔走得更起劲。”

彼尔起初不想回答她。没完没了地老是谈伊凡的功绩已开始逐渐使他厌烦，他本人并不认为伊凡的出力有多大的意义。

“遗憾得很，我真的对不起你的哥哥……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伊凡一开始就应当明白，不该让我和这些人打交道。”

“这可是你自己全权委托他的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要是你能看到那种小市民趾高气扬的态度，就会理解我了：他们坐着，表现出这样一副神情，似乎他们同意利用我的设计方案来自肥是对我最大的开恩。如果新时代的人真是这种样子，那我们真是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样做呢？”经过一阵沉默以后，雅柯芭问道。

“简单得很，继续进行开创的事业。证实，书写，敲警钟，直到

人民听到我的呐喊。我可不是单和交易所的豺狼们打交道啊。你想想，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建议我去讨好报馆的编辑！你说怎么样？去向杜林那种下流作家卑躬屈膝！”

“那又怎么样？”

他突然停住了，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神情望着她。

“看来你赞成这样做？”

“假如这对事业有利（而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你干吗不到编辑部去走动走动呢？”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不，今天你简直使我惊奇了。”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事先获得支持，为了事业的进展，承认那些掌握实权的人的权力，对他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这里就不必去详细研究他们的权力是怎么样得来的，用什么方法得来的。”

“请原谅，关于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责任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黄金下跪就不象向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顶礼膜拜那样可耻？经历了今天这件事以后，我对事业上的任何狡猾手段深恶痛绝，这种心情未必会很快消失。”

雅柯芭什么也没有回答。彼尔一味想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使她十分痛苦。她希望他不再为自己解释，在她看来，这些解释仅仅是狡辩而已，仅仅是试图在慌忙中说服自己而已。

但是彼尔没有住口。雅柯芭明显的、彻底的不赞成，毫不掩饰地拒绝了解那些迫使他激烈反抗的原因，以及他的无能，既不善于向雅柯芭又不善于向自己解释那些促使他这样行动的内在原因，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激起他战斗的欲望。

“你对于玛克斯·贝纳德以及他那一伙的好感，简直使我感动。这在你有点不同于以往。我希望这不是今日发生的事件的

结果。”

“你上面说的话我就当作根本没有听见，”雅柯芭以固有的镇静回答说，但态度十分严肃，“首先，我根本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表示过好感，特别是对玛克斯·贝纳德；虽然，我认为他本人比他的名声要略胜一筹，我无意中曾听说他悄悄地在从事慈善事业，帮助住在哥本哈根的几家贫苦的犹太人家庭。”

“也许是为了赎罪，因为他使全国成百个家庭遭受了灾难，他搞得不少人毁灭，良心有愧啊。”

“是啊，他可是个好斗的人呢。据说有一次他曾经这样说过：‘打仗——这是我的职业。’他是个无情的、毫不妥协的人，有时甚至很残酷。因此从前我曾认真地考虑过他的不断增长的实力，这一点你说得完全对；但是也许我没有正确了解他，总的说来，我对这类人评价过低。也许，当国人逐渐开始忘记一个真正刚毅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正需要这样的人呢！”

“喔，那么说，他正是我们大家的楷模和指导者啦？”

“可能是这样。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征服者，他身上具有恺撒①的气质。”

“你倒说说看，由于他的过错，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多少起自杀的事件？”

“胡扯！”

“但是你应该承认……”

“即使是这样又怎么样？每当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使当前的敌人不能为害，或者提拔战友时，就有人喧嚷起来，这十分清楚地证明，下述的事实多么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你看准一个目

---

①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标，那就得使用手段，而不是无休止地跟自己或跟其他的人拌嘴争吵。”

彼尔默不作声地看着雅柯芭。她的话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看你多么灵活！”他说，好不容易控制住没有说出粗鲁的话来。他本想对她说，如果他将开始遵循她卖力地宣传的那种思想去做，那末，今天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了。但他只是说，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不配教导他；因为他可以向她保证，从他方面来说，他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考虑目标和手段的机会，甚至在一些比今天的问题更加重要的问题上。总之，对于她所提出来的理由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只是有一点使他感到惊异，她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竟然为象玛克斯·贝纳德那样的头号骗子辩护。这个人的卑鄙的意图可以归结为一点：满足廉价的权力欲，确切地说是捞大批大批的钱。而她竟去为一个头号骗子辩护，这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只能证明他只是个恶毒的、卑鄙的……彼尔本想说“犹太人”，但他及时收住了，只说“交易所的强盗”。

“不过我认为可能是，”他耸耸肩膀，补充说，同时转过身去。“我认为可能是你天生具有为这种人辩护的先决条件，而我呢，对不起，却没有。”

雅柯芭迅速地向他扫了一眼，但没有作声，重又把目光移开了。

“不过，我一开始就已经说过，”彼尔继续说道：“对整个这件事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你把它看得过分认真了，总之，你有一种喜欢装模作态的致命弱点。”

“不是装模作态，彼尔，而是装模作样。”

“请不要逞能吧，即使是在今天。”

“不，请你按正规的说法讲话。你居然还想在文字方面搞改革啊。”

他们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干起来了，直到雅柯芭突然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不，不，她不想在任何方面怀疑他。她要阻止自己去听含有醋意的话。她不愿想到危险的事情上去。

雅柯芭站起身来，用双手抱住彼尔的头，要他正眼看着她的眼睛。

“彼尔，”她说道。“你瞧，我们两人这样不害臊吗？你最好还是吻吻我，把我们互相刺来刺去的伤人的话一古脑儿忘掉。你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只要你以后好自为之就行。让我们彼此起誓，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好吗？那么我们就起誓吧！”

彼尔立刻软了下来。这些天来，在柔情蜜意面前，他无法不为所动。

“你是对的。我们的举动愚蠢极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会赞许我的这一做法，我知道现在我比过去更加需要你的支持和谅解。”

“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拒绝你，”雅柯芭说。

于是，他们以长时间的接吻来巩固和解。

*　　*　　*

在斯科夫巴肯的午饭桌上笼罩着十分压抑的气氛。菲列普在城里就已经得知事情的结局了，因此在饭桌上一言不发。而且这一天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有嘻嘻哈哈、喋喋不休的小孩子们稍

稍缓和了普遍的紧张气氛。

彼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坐在那里，脸上表现出已作好战斗准备的神情。根据伊凡和雅柯芭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他明白这对老人也要求他作解释。也许，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有权这样做，因为最近以来，他们负担着他的生活费用。因此他警惕地防备着，坚决使任何人都不敢来干涉他的事业。

但是他不需要采取自卫行动：菲列普·萨洛蒙一下子就彻底决定了对彼尔本人和他的改革思想的看法。他总算控制住自己没有给彼尔说上一通在业务领域内什么是可以容许的，什么是不能容许的。那位未来的岳母甚至只字不提所发生的事。饭后，雅柯芭和彼尔到花园里去了。他们手挽手地走着，虽然在树林里他们已经和解，但是却不象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他们害怕谈到那些重又会引起争吵的话题，于是隐藏着自己真正的思想，只谈些鸡毛蒜皮的零星琐事。因此雅柯芭无论如何无法迫使自己谈到宣布他们订婚的事，更不用说谈怀孕的事了。而彼尔呢，从他这方面来说，也无论如何无法讲到他的家庭搬到哥本哈根来的事。尽管今天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但这件事却依旧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另外，他担心娜尼会到斯科夫巴肯来。在午饭桌上曾谈起过，由于明天要举行宴会，娜尼可能今晚就来这里过夜。因此彼尔一直谛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声音，并尽力向雅柯芭隐瞒自己的不安。后来他们坐在峡湾边背风的长椅上。昨天这个时候，他们也坐在这张长椅上，但今天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完全换了样。峡湾两岸的轮廓明显而清晰地朝北面突出。从这里看过去，维恩岛历历在目，连浪涛碰击那阳光普照的沙岸也一目了然。从西面吹来的风沿着西兰岛的岸边吹拂，水面平静极了，在沿岸水浅处，真

正是水平如镜，映出了近郊别墅的花园和海滨浴场的跳板。而在稍远的深邃的地方，深蓝色的浪涛拥着白花花的浪峰翻腾起伏着。那边有几条帆儿稍稍放下的小船在回旋。一条绿色的货轮沿着峡湾缓缓不停地行驶着，嘶哑的汽笛声惊走了几条小船。一股又浓又黑的烟雾象浮云一样悬挂在货轮上空，遮住了太阳光，在水里投下长长的阴影。

彼尔欣赏着这生动的海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斐季奥弗。他的思想飞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和那个狂妄的画家以及他的那些疯狂的艺术伙伴们一起，在莱比锡街的一家舒适的小酒馆里度过欢乐的夜晚。

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那样热切地吸引着他来到这些人中间，此刻又为什么怀念起他们来。他认为斐季奥弗是一个平庸的丑角，因此，斐季奥弗的激动人心的大型艺术品对他来说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斐季奥弗的朋友们发现他和斐季奥弗长得十分相象，甚至还以为他们是亲属，而他却并不以此为荣。

他只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正是斐季奥弗那有名的反复无常的性格，正是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古怪任性，吸引着他去抗衡雅柯芭和整个萨洛蒙家庭的停滞的片面性和顽固的狭隘观点。在斯科夫巴肯，人们以预先准备好的结论去判断处于固定不变、甚至僵化形式中的一切生活情况——这似乎跟那些明朗的、布置得很漂亮却一点不说明人的心灵的房间很相称；而斐季奥弗呢，能够在任何一天提出和昨天截然相反的新观点，并同样深信不疑地，甚至以比昨天更大的热情捍卫它。

萨洛蒙的家庭尽管有些倾向于古怪，却总是坚定地遵循着一般称之为合乎理智的方式生活；而斐季奥弗游荡的性格使他走遍了现实生活的所有道路和交叉路，不止一次地经受着无论

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失败，只求在孜孜不倦中获得幸福。

最后彼尔谈到了斐季奥弗，雅柯芭就说，几天前她在厄斯特加德碰到过他。

“这么说来他在这里？”彼尔突然精神振奋地叫了起来。“他说过，秋天要到西班牙去，并将永远定居在那里。他厌恶丹麦，把丹麦称做‘新的犹太’。

“听他讲，一般来说，他不反对周游世界各国，并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定居，而他自己却害怕走出哥本哈根，离开这儿走一天以上的路程他也不愿意。你大概不知道，他又变成热情洋溢的支持进步势力的人了，甚至发表革命的演说。”

“你说什么？”

“自从德国人大事夸奖他以后，他在我们这儿也重又变得时髦起来，但是他的反犹太主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尔古斯·列维不久前花了两万克朗买下斐季奥弗的好几幅画作为收藏品。看来现在斐季奥弗除了赞扬犹太人促进工业发展的进取心和善行，不会说些什么了。”

彼尔放声大笑。

“是的，这符合他的情况！秋天我在柏林碰见过他。尽管他老爱逞强，我心里却非常眷恋他。但是我确实很难弄清，在斐季奥弗身上，在哪些方面表现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为什么他到头来会成为一个丑角，一个不安分、爱闹事和装腔作势的人。”

“他身上没有一处表现他真正的自我，他从头到脚都表现了他是艺术家。”

“是啊，也许谜底正在这里。不管怎么样，斐季奥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我记起了在‘科捷尔’咖啡馆的一个晚上。那时斐季奥弗卖掉了自己的一幅画，为此请一大群无意中碰到的

人喝香槟酒。在此以前，他整天在城里游荡。到了半夜里，老板拒绝再接待我们了，于是斐季奥弗怒火冲天，失去了自制力。我至死不会忘记那天奢华的排场。斐季奥弗把手伸到口袋里，将一大把金币撒在整个大厅里，掀起一片混乱。后来金币被捡起来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把他送回家去。但是，接着开始了最精彩的一幕。后来我从老板那儿得知，第二天一早，他的头脑清醒得象镜子一样，就跑去找老板，十分信任地询问老板，是否有人在早晨打扫时发现一个二十克朗的硬币，他正好短少了这个数目，他清楚地看到，当他把金币扔到地上时，有一个滚到了痰盂底下。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硬币。总之，虽然斐季奥弗看上去完全意识不清，而且横行无忌地闹了一整夜，但却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口袋里钱的总数，注视着每一个钱币。这你该怎么说呢？可以认为他假装喝醉，却又并非如此。他身上仿佛整整容纳了十个人，而且各不相同。也许，不仅斐季奥弗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人也有——至少在我们北方人身上有。”

雅柯芭没有反应。早在彼尔住在柏林的时候，他对斐季奥弗明显的好感就使她有点不高兴；因为她觉得斐季奥弗是一个蠢人，一个坏蛋，悲喜剧式的福斯塔夫①，挥霍无度的大自然仿佛嘲弄似的，赋予他创作的才能。雅柯芭承认斐季奥弗的天分和独特的技巧，但她不认为天分可以成为替个人缺点辩护的有力理由。恰恰相反，她认为卓越的才能理应认识到，人们对斐季奥弗的缺点所持的宽容态度会降低艺术的真正伟大意义并使人们轻视艺术。

---

① 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好吹牛的滑稽人物。

跟昨天一样，彼尔早早地告辞了，他感到疲劳。而雅柯芭甚至没有打算挽留他。娜尼直到现在还没有露面。她要坐末班火车来——因此，彼尔预先溜掉了。

但是等他到达哥本哈根，已经是夜晚了。干草市场上夜色苍茫，街道淹没在一片昏暗中。街道的一边，在那幢表面装饰奢华的新房子里，咖啡馆的一长列窗子闪耀着亮光，而另外一边——在灰白色的天空中，清晰地竖立着一架风车。如果从底下看上去，它很象是个巨大笨重的女妖，伸展着双臂，诅咒着新的城市。

彼尔没有立即回到旅馆去。尽管很累，他还是按照一整天隐藏在思想和烦恼背后、等待着适当的机会来控制他的那个愿望行事。他慢吞吞地——仿佛不是他的本意——沿着路边装着两行路灯的、夜市繁荣的佛斯特布鲁加德走去。

到巴盖尔斯塔拉德附近，他从佛斯特布鲁加德转入紧挨着哈姆列·孔格维的静寂的住宅区。现在他已经到了他母亲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上了。

万一碰到她家的什么人，他就竖起大衣领子，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头上。现在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起初，他沿着那幢房子所在的街道的那一边走着，等到找到了这所房子以后，就穿到街道对面去隐藏在阴影里。

从这里他看清了这幢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不漂亮的四层楼房，分隔成每套三四小间的住所。他的目光立刻投向进门左首二楼的几扇窗户上，但除了喷上油漆的玻璃外，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可能有点搞错了。在二楼那套住所里，显然没有住人——那里正在修葺。后来，他想象出扶梯的位置，认为报上广告里写的那扇"左首"的门，如果从街道对面望过去，就应该是在进口处的右首了。

他把目光转到了右边，在一扇窗子后面隐约看到暗淡的灯光。在贴邻的一个房间里，没有放下窗帘。天花板上反射出一条狭长的光带——这表示通那间有灯光的房间的门没有关严。他竭力想再看见些什么东西，看见一些零星的小物件，但都是白费劲；然而，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不知怎的就依旧无法想象他母亲确实住在这个异乡客地的房子里。

蓦地，他在窗台上的花盆中间看到了一样熟悉的东西，一看到这件东西，热血顿时涌向胸膛。他认出了这是母亲放针线的匣子——小小的圆形的——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匣子，但那时他觉得匣子似乎很深，放得下很多东西。

一分钟过去了，有个人影在窗帘后面闪现了一下。

“也许是母亲，”他思忖道，深夜的寒气突然使他哆嗦起来。

同一个人影过了几分钟又晃了一下，但是那影子很模糊，很快就消失了，使他分辨不出这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时，传来一伙人嘻嘻哈哈的声音，于是彼尔就走了。

他顺着原来的路线慢吞吞地回到了城里。

旅馆已经近在咫尺，尽管他累得要命，但他突然感到十分不愿意回到不习惯的、陌生的房间去。他是那样地害怕孤独，以致到了大门口又陡地回转身，穿过整个广场，朝咖啡馆走去了。到了咖啡馆，他要了一杯啤酒，躲到角落里，企图集中思想来考虑一些情况。

只有到了现在，把一天里发生的事作了最后的考虑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已经无法用高谈阔论来撵走，彼尔才终于明白，他给自己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现在已经不得不承认，雅柯芭和她家里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情都十分关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脚下重又失去了坚实的土壤，他的周围重又是一片空虚，看不到

出路。诚然，存在着一条出路——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找那个患痴呆病的男爵夫人。

换言之，或者仿效杜林之流，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使“自我”丧失创造力，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务员；或者向玛克斯·贝纳德学习，有意识地给自己确定一个牺牲者，冷酷地把他掠夺得精光，在这方面雅柯芭是正确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如果你看准了一个目标，那就得使用手段。”

唉，真使人走投无路。他不能象他过去所想的那样，扮演一个世界征服者的角色。他无法强迫自己为了巨大的幸福付出很高的代价。或者——说得正确些——荣誉和权力，也跟其他的、尤其是生活中被特别歌颂的欢乐和诱惑一样：它们在近处丧失了迷惑力。取得这些东西的代价高得无法比拟。

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故世的尼尔戈尔。他在去世的前一夜说了些什么预言性的话？

这时，玻璃门忽然大开，一个大高个子走进咖啡馆来，他身高两米，胡子灰白，穿着浅色的大衣，肩上搁着一根棍子，就象一把宝剑。啊，原来是斐季奥弗！

彼尔高兴得几乎要从大厅的角落里向他叫喊。但是当他正想站起来让斐季奥弗可以快些看见他时，一片疑云突然笼罩了他，于是，他坐在原来的座位上，甚至拿起一张报纸遮住自己的脸，直至斐季奥弗走进隔壁的大厅。

他是羞于见人才躲起来的。他想到，在谈到他自己的成就时，斐季奥弗会好意地关心他的设计方案的命运，这将使他很不愉快，因为在柏林他们进行争论时，他，彼尔，曾大言不惭地夸口说，他的想法引起了人们多大的兴趣，权威人士们对这些想法寄

予了多么大的希望。

现在他开始感觉到，留在哥本哈根，时刻会有类似的、碰到熟人的威胁，简直不能待下去了。明天萨洛蒙家将在斯科夫巴肯举行庆祝会，几乎会把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请来，一想到这点，他感到由衷的恐惧。在目前情况下，每天和雅柯芭的双亲朝夕相处，未必能使他心情愉快，而且总的说来，他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了。而他想开始进行的斗争，出版新的辩论性的小册子或者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在国外也同样可以进行，甚至会更有成效。何况还有跟娜尼的纠葛……而母亲偏巧在这时候想起搬到哥本哈根来了。

必须远走高飞。而且要尽可能地快。一定得明天就跟雅柯芭谈谈，何况从一开始他就不打算在这里久留。

彼尔喝完一杯啤酒就走了。

走出喧闹的、灯光明亮的咖啡馆，来到空旷荒凉的广场，他情不自禁地向那架古老的风车投去一瞥，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一下子就情绪抑郁地在广场中央站住了。这种抑郁感似乎来自这个古老的幽灵。

接着，他慢吞吞地步履艰难地向旅馆走去。

第十七章

菲列普·萨洛蒙不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但一旦举行，那就十分阔绰，气派很大。伊凡毫无例外地总是家庭盛会的主持者。每逢这种场合，他总是远在拟议中的盛会举行之前，早就制定庆祝的节目，呈请双亲过目。他每次都想出一些新花样，照他的说法，整个晚会的成败就取决于这些新花样：有时是极其精致的花卉装饰，有时则来个出其不意的甜点心，或者，在举行正式舞会时，来个科蒂永舞。

这一次他简直想大显身手，亮亮绝招。他希望除了为远游回来的新婚夫妇祝贺外，同时展示彼尔宏伟计划的辉煌成绩。他计划在整个花园里都装上彩灯，同时放焰火，不过菲列普·萨洛蒙坚决反对这样做，只允许伊凡在峡湾沿岸的树上挂灯，伊凡认为这样一定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他还准备了一个能给人意外喜悦的节目，叫做 le clou①。彼尔到斯科夫巴肯来的时候，各个房间的节日陈设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家里人都关在各自的寝室里忙着换装打扮。彼尔忘记询问庆祝会定在什么时间举行，因此粗心大意地早到了一个小时。

彼尔的情绪事先就已经很不好了。昨天深夜回到旅馆，他发现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大卷纸：玛克斯·贝纳德退还给他从前通

① 法语：最精彩的余兴节目。

过伊凡取得的全部图纸和预算。彼尔尽管又累又倦，而且时值深夜，但他还是怀着怯生生的好奇心打开了这卷纸，仔细研究起这一叠图纸来。这卷纸由于时间已久有很多已经泛黄，它们不在他手边已很久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专心致志于这些图纸。整个设计方案，最近几年来仅仅象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吸引着他，现在，这些半被遗忘的计算数字，这些细心地完成的水闸图纸，这些桥梁桁架，这些防水堤以及仔细地写出的一系列数目字和伤透脑筋的图表——这一切他青年时代大胆想象的结晶，却以新的形态呈现在他的面前。

一种几乎是虔敬的惊异感控制了他。他开始对自己肃然起敬了。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宏大的规模！他从纸卷中每抽出一张纸来，他赞叹自己的心情也就随之而增强，但是……同时又有一种隐秘的、认为他现在远远不如过去的彼尔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油然而生。

把最后一张图纸放在眼前，他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他记起了尼堡的小房间，青年时代的贫困的工作室，在那里，他欢快地吹着口哨，伏在绘图板上绘图，虽然有时甚至穷得没钱买面包。这些回忆唤起他对一去不复返的贫困的岁月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的怀念。那时候，每天晚上良心的责备不会推翻白天建起的空中楼阁，每一次失败只会鼓励他继续去为已开创的事业的奋斗，因为它使你进一步自豪地意识到，人们就要不承认你、不尊敬你了。那时候他尽管挨饿，负债，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却能每天晚上躺到床上象个皇帝；每天早晨从床上起身又象上帝。

一清早他又坐下来翻阅图纸，但是，经过十分细致的审阅，最初的欣喜稍稍减退了。根据他在旅行中获得的不断增长的经验，他不难发现设计方案中有不够完善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论

点——这个发现使他惊恐万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受过多少次打击的自信力完全动摇了。一整天他都没有出门，想改变、想纠正的强烈愿望攫住了他。他终于基本上彻底推翻了整个设计方案，但是不管他多么努力，却一直没有想出新的好办法。每次当他坐着绘图时，由于思想不断拥来，脑袋和手指尖总会有一种刺痛感，可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感觉。

他第一次真正感到无能为力，心中充满了象畏惧死神那样的恐怖感。

彼尔神态沮丧，急不可耐地在凉台上来回走，一心想远远离开这儿，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他打扮得很漂亮，挺优雅。他穿着时式的燕尾服，白色的缎子坎肩和装饰着两颗钻石领扣（雅柯芭的礼物）的绣花胸衣。剪发推子推过的头发闪着象黑丝绒般的不透明的光泽。脑后修成欧洲新型的发式，露出光溜溜的后脑勺和脖子，短髭按军官的式样向上卷起，由于在国外旅行期间不断地把胡子修短，现在只在下唇上留下一撮尖形胡子。

蓦地，从大厅里传来绸衣服的沙沙声。彼尔回过头去，看见了娜尼——她站在门口，稍稍向前探出身子，瞅着凉台。

娜尼清楚地知道彼尔已经来了。她是从她的房间的窗口看见彼尔走进大门的。于是她便匆匆忙忙地打扮好，以便能比别人早一点下楼来。她在几分钟以前已经走进了大厅，起初站在窗边，默默地端详着彼尔，却不敢走近他——她依旧象过去那样有些怕他。

最后，她朝凉台望去，以故意的漫不经心的神态向彼尔点了一下头，立刻走了，仿佛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人。

彼尔佇立着望着她的背影。他也被一种奇怪的胆怯攫住了。这一整天他还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娜尼。

他改变了主意，跟在她背后，他决定最后明确一下关系。

“您在找什么东西吧？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吗？”

“不了，谢谢您，”娜尼回答说，假装似乎真的在找什么东西。“我简直不知道把手套放到什么地方了。不过没什么，我已经拿了雅柯芭的另外一副。从各方面看来，我们可说来得非常及时。”

“是的，我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小时。”

“啊，怪可怜的，”她说，关切地越过裸露的肩膀望着他。

彼尔犹豫了一下，后来就果断地走到娜尼身边，鞠了一躬，带着含有讥笑意味的谦恭态度向她伸出手去，说道：

“喔，客人们开始陆续来到了，我大胆地极其诚恳地请您……”

她迅速而又恐惧地看了他一眼，装出似乎发觉他的话里有什么隐藏的含意。接着，她带着懒洋洋的神色展开了扇子，仿佛决定不让自己有怀疑的余地，握住伸过来的手，目光望着一边说：

“您说得对，让我们装做我们已经开始在庆祝了。”

“夫人，我觉得您今天似乎有些不大开心，”当他们走到隔壁一间房间时，他说。这是一间洛可可式①的上了白漆、有着镀金装饰的书房，“什么事情使您感到烦恼？”

“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这个讨厌的日子快些过去。”

“这是为什么？”

“我讨厌参加晚会。”

“是这样吗？您使我感到惊奇，这在您是件新鲜事儿。”

---

① 见本书第153页注。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我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一转眼就快变成老奶奶了。”

“啊，要得到这个称呼，首先要完成某些手续。您愿意坐一下吗？”他站在一张蒙着绸套子的卧榻式的小沙发面前说，一面向娜尼指指这张小沙发。“也许您怕在客人来到之前揉皱了衣服？”看到她有些犹豫，彼尔又加了一句。

她又一次把他弄糊涂了，因为她带着那样的神情对他望了望，似乎他的话里隐藏着秘密的、不礼貌的暗示。她什么也没回答，在沙发一角坐下，却把裙子铺展在整张沙发上。

“您不觉得可笑和奇怪吗？”他说，一面放肆地在她的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刚在罗马分手，到现在总共才八天啊！”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自从我们互相说‘再会’的那个时刻起，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您还记得罗马……和罗马车站吗？”

娜尼装得似乎真的什么也不懂——一点儿不懂，否定地摇摇头。

“我根本没有去想它。”

“真的没有想吗？”

“当然，而且我根本不喜欢罗马。”

“真是这样吗？在罗马看到过您的人，无论如何不会说您不喜欢罗马的。”

“不会说吗？可能，当然可能。”

“您倒说说看，回到家里来，您感到高兴吗？”

“高兴？”娜尼回过身来，有点疲乏地、柔顺地耸耸肩膀。“在我看来，到处都一样讨厌，家里更令人难受。”

彼尔纵声哈哈大笑。

“今天简直无法跟您谈下去。谁让您……”

“喔，我想说什么来着？”娜尼以假装的激动打断他的话。“您在罗马时情绪好极了。我觉得罗马使您心醉神迷。”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我向您坦白承认：自从您——当然还有您的丈夫，离开了罗马，它就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几天以后，我也离开了那里。”

娜尼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下，把视线集中在她的扇子上，唇边掠过一丝巧妙地做作出来的悲凉的苦笑。然后，她慢悠悠地把那迷人的眸子投向彼尔，报以柔情脉脉的、含义丰富的目光，这对他仿佛是一种无言的抚慰。

这时彼尔真的高兴起来，娜尼重又使得他晕头转向了。真的，她今天表演得好极了，使出了浑身解数，淋漓尽致地卖弄自己的美色，她打扮得漂亮极了，穿着她最喜欢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的金黄色衣服，这跟她那东方型的脸蛋和乌黑的头发十分相称。她把头发朝上梳，象个真正的日本女人那样，用高高的玳瑁梳子把头发束在头顶上。两朵紫红色的玫瑰花在过分袒露的胸脯上轻轻地摆动。

彼尔力诫自己不要做出无赖的样子来。娜尼立刻发觉了这一点，采取了防卫的姿势，因为她无法保证自己。她感到玩笑开得越来越带有冒险性了。但是现在这并没有使她感到些微的不好意思，甚至相反——全身痒酥酥的，舒服极了。同时她也没有预见到有什么特殊的危险性。诚然，有时她有一种想用双手搂住彼尔的脖子、凑到他那鲜红的嘴唇上去的无法抑止的愿望。但理智制服了她。她十分珍惜自己的优越性。她的脑海里还从未有过当真背叛杜林的念头。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杜林的真正的或

者表面上的冷漠无情而对他大发其火，甚至不怕当面对他指出这一点，但是她十分看重杜林的社会地位，因而不敢拿自己去冒险。当她看到整个首都从部长到出名的歌手都巴结杜林，她就会骄傲得心花怒放，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她指望得到很多东西。

可是她想把她有一次跟彼尔开过的玩笑再继续下去，这不是毫无用意的。她对这一点具有令人信服的、有力的理由。她根据经验知道，如果一个男人有制服她的过分大的权力，就得设法把他引到深渊的边缘，最终使他晕头转向——到了这个时刻，她自己的迷恋也就会消失，任性的要求将得到充分的满足，于是，她就可以泰然地袖手旁观，瞧他怎样经受痛苦的熬煎。

女管家和侍女要来打扫书房，把他们惊散了。彼尔又挪到离娜尼远一点的地方，谈论着无关紧要的事。

还在仆人没有离开房间之前，娜尼忽然想起来，说：

“雅柯芭钻到哪里去了？她可是知道您已经来了啊，我刚才到她房里去时，她几乎全准备好了。”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坚决不想扯到这个话题上去。

可是娜尼却继续说下去：

“当您看到她时，您会高兴得不得了。她穿了件新衣服，真是美极了，是您要她穿这件衣服的吧？”

“我？不，不！”彼尔含糊地说，情不自禁地涨红了脸。

“喔，对了！雅柯芭是在您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去定做的，但是她当然是迎合您的欣赏口味做的，难道她一点也没有告诉您吗？”

“没有，我记不起来了。”

“这么说来，她是要带给您意外的喜悦。”

彼尔对这点也什么都没有回答，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不过他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却没有离开娜尼。他身上的叛逆者和征服者的一切素质，一见到这个令人销魂的女人，都猛地觉醒了。他想摆脱不痛快的心情和对自己的不满——这一切都促使他现在去干新的冒险勾当。他追求娜尼恰如追求促使他回复心情平静的麻醉剂一样。他知道，只有她才能赐予他所需要的那种忘掉自己的烈性的、醉人的饮料。为了重新获得力量去工作、去斗争这个最高的目标，不必去考虑雅柯芭。他选中她为自己合法的夫人，只是象皇室的成员那样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把政治设想推到首位；以后呢，也象皇室的成员那样，他有权利在夫妻间的忠实问题上不必过分严格要求自己。更何况雅柯芭自己也怂恿他这样做：“谁看准一个目标，那就得使用手段，”——她就是这么说的。

仆人离开后，他又挨近娜尼，把话题引到罗马，谈到他们的分别，并大胆地把一只手放到娜尼身后的沙发靠背上。于是，重又开始了在罗马的雅尼库尔闲逛时的经历：彼尔的突然袭击使娜尼失去了自信力，她惊慌地移动身子，离开他远一些。

彼尔的目光也勾起她不愉快的回忆，那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的一次梦境中见到的……是使她醒来以后总感到剧烈头痛的许许多多猥亵的梦中的一个。她有一次正好到过动物园，她很喜欢那里的一只毛色黄得使人炫目的大老虎。在梦境中，这只老虎爬到她的床上，开始跟她嬉戏，用那柔软的爪子爱抚她，最后终于将整个沉甸甸的躯体用力压在她的胸脯上，在老虎的眼光中，她蓦地认出了彼尔那纠缠不休的目光……

“您记得当列车开动时，从您的花束中掉下一朵玫瑰花吗？”彼尔问道。“我把它捡起来保存好，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的天哪！还把它珍藏起来！”

“不然又怎么样？请别忘记，这朵玫瑰花可是从娇小优美的手中掉下来的啊！”

彼尔自己没有发觉，他给了她最最称心如意的恭维。娜尼的手是她的心病，说它难看得很，也许有失公允，但是在娜尼内心深处却不能不对自己承认，她的手指确实嫌短了些。

“把您的恭维留给雅柯芭吧！”娜尼打断了他的话，重又改变了坐的姿势，小心地企图避开他的目光。

“为什么？”他问道，同时不假思索地突然向她进攻。“难道对一个美貌的女人说她美丽就犯了罪？难道，亲爱的小姨子，我必须向您隐瞒，我认为您是我所见到的女人中最漂亮、也最危险的女人？为什么要隐瞒呢？您自己也很清楚……青年时代我曾经设想过最大胆的计划……您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好，不去翻那过去的罪孽帐了。您拒绝了我，我不得不向命运妥协了。在我看来，您是完美无缺的人。”

娜尼脸上的红晕稍稍褪了一点。彼尔一步步把她逼到长沙发的角落里，她仿佛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从沙发的角落里瞅着他。

但是彼尔自己忽然决定不要显得急不可耐。他觉得——这确是实情——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仇恨的光芒。他恐怖地想象着，如果进攻不成功，一切将如何了结？

可是娜尼这时却自己扑上去勾住他的脖子，直对他的嘴唇热烈地吻了一下。

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钟。还没有等彼尔醒悟过

来，娜尼已经跳下沙发，跑到了窗子边，背朝着彼尔站在那儿，两手掩住了脸，仿佛刚才挨了一巴掌似的。

这时从前厅传来伊凡发号施令的声音，接着他本人，象个上足发条的洋娃娃那样快步在房间里兜了一圈。他的神态象一个整顿军队要去作最关键的冲击的统帅。他一阵旋风似的在他们身边走过，后面跟着他的大本营——两个穿着仆役制服的临时雇来的佣人和一个穿宽大短衫的室内装饰师。

看到娜尼和彼尔不去参加庆祝活动，却单独躲在书房里，他放慢了脚步。

“庆祝会在客厅里举行，”他郑重宣布说，又快步向前走去，助手们嘻嘻地笑着，在他背后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论是娜尼还是彼尔都没有稍稍动一下。接着，彼尔站了起来，他还神志恍惚，一直没有把思绪集中起来。

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向他转过身去，并用目光阻止他。这目光是可怜巴巴的、羞怯的，却又毅然决然地不许彼尔走近她。当她听到大厅里传来了人声，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接着，低着头，迅速地从他身边溜过去了。

她在门口站停，朝他望了望，用扇子遮住脸蛋，直到眼睛，压低声音说：

“您要是胆敢对任何人说出您的行动，即使只说一个字，那就……”

“那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娜尼？”彼尔问她，急得涨红了脸。

“那就，”她那丝绒般温柔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望着他，“那我们就拉倒，不再成为真正的朋友。”

她收拢扇子，消失不见了。

*　　*　　*

使他们吓得惊慌不安的是菲列普·萨洛蒙和他妻子的声音。老夫妇俩手挽手地在整个大厅里来回走着；这个精明老练的生意人欣赏着穿了紫红色、镶着华丽花边的贵重衣服的列阿，沉醉在喜悦之中。但是一看到从书房里走出来的彼尔，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他想起了，他面临着一项非常不愉快的任务，必须大声宣布女儿和这个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干什么也不合适的人订婚。昨天晚上他还打算跟彼尔谈谈这件事，但是得知他在玛克斯·贝纳德那里的所作所为以后，就再也下不了决心跟他谈话了。此刻，这样的感觉仍没有离开他。他甚至无法迫使自己和未来的女婿握手，而且彼尔的脸部表情也使人不想跟他握手。

伊凡又象旋风似的一晃而过，这次是想证实一下家里的人是否都到齐了。第一辆马车已经停在大门口。在这之前不久，几个幼小的弟妹穿着白色的衣服跑了进来。罗扎莉雅也来了。可雅柯芭还一直没有露面。她穿衣服打扮时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她没有梳妆打扮的习惯，不会束裙子上的宽腰带，把它完全弄糟了，终于不得不叫侍女来帮忙。

等到她下楼，客人差不多已经到了一半。

娜尼尽量离得彼尔近一些，想要观察一下彼尔看到雅柯芭时的脸部表情。她十分巧妙地埋下的地雷发生了爆炸，给她带来无比的喜悦：彼尔一看到雅柯芭气得脸都白了。

雅柯芭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倒霉的念头，想给自己缝一件大敞领、露颈肩的衣服，其实这种式样对她完全不合适。她怀着炽

烈的热情等待着自己的未婚夫，这种热情和他们在德雷扎克会面的幸福回忆，激发她跨出如此不经考虑的一步，以致刺痛了彼尔最敏感的部分。彼尔发觉有些先生们一看到雅柯芭出场，都冷笑起来，使彼尔一开始甚至不愿意朝她那个方向看。

这时所有新到的客人都在侍女们和专门雇来的仆役们帮助下脱去大衣，然后从宽敞的前室进入大厅。

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已经驶近铺了地毯的入口处。沿着峡湾岸边延伸着一长列雇来的和自己家的车辆，它们正慢慢地、无数次停顿地驶近别墅。

大厅里以及跟它贴邻的两间客厅里已经聚集了近百个人。

这里主要是金融界的代表，这只要看一眼妇女的衣饰和她们的钻石饰品，就不难猜出来，但其中也有大学教授、医生、艺术家和作家。他们的举止和谈话的风度以及妇女们的服装式样都说明，毫无疑问，他们已屏弃成见，受到欧洲自由风气的影响。大多数年轻的太太打扮得完全象参加舞会一样，因为等会儿还要跳舞；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太太，特别是犹太女人，也依靠裁缝的帮忙，既让美妙的身材勇敢地展示出来、引人注目，同时又符合时式的要求和聚会的性质。

未曾组成的、建立自由港的股份公司的全体成员都得到萨洛蒙家的邀请，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前来参加。伊凡根据昨天所发生的情况来估计，正是这样预料的。只有过去的地主涅莱哈维先生来出席。他那乡下佬的样儿，脖子上挂着一根很大的金链条，以及打过鞋掌的靴子，在文雅的宾客中间引起强烈的兴趣。

伊凡无意中看到涅莱哈维和著名的大社交家、最高法院的律师哈萨拉盖尔一起坐着车子来了。这两个人出乎意外的接近

使伊凡感到十分惊讶，虽然他很清楚涅莱哈维和丹麦律师界的著名代表们的关系。他脑海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他们两人的到来，是要在彼尔身上打主意。他想起了涅莱哈维在谈判突然中断时所表现的不满神情。至于那位律师，他属于唯玛克斯·贝纳德马首是瞻的那类年轻大胆的生意人。因此完全可以这样假定，去完成头儿本人无力完成的事，这样的前景诱惑着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哈萨拉盖尔不具备那种使玛克斯·贝纳德得以获取权力的品质，也许只有不择手段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的优雅的外表和在社交场中得体的举止，首都的人士已经把他作为一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来谈论了。

在一般的客人，所谓"星期日常客"中，伊凡看到了阿隆·伊兹拉耶尔和比所有的人都长得高的文学副博士、文学研究家巴林格，他是引经据典的能手，他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头脑很象法老的瘦弱的牛，它们拿膘肥臀圆的同伴来填自己的肚子，自己却并没有因此变得肥胖一些。阿隆·伊兹拉耶尔是个神经质的胆小怕事的人，躲在角落里，但很多朋友还是立刻就发现了他。贝林格却正好相反，占据最显目的位置——倚在门框边；但是，尽管他有着过分高大的身材，突出的双眼和引人注目的苍白的脸容，贝林格得到的却是跟他的文学作品同样的命运——他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甚至连过去曾因贝林格的殷勤巴结而十分得意的罗扎莉雅，也跟女伴互相搂着从旁走过，而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个子瘦小，刚满十六岁，可是打扮得跟成年妇女一样的姑娘，倒是有一双观察敏锐的眼睛呢。

然而彼尔却是大家全神贯注的目标，比他自己所希望的更惹人注目。

他那肌肉发达的体格和晒黑的脸膛在久居家中、终生不大

出门、脸色象冬天那样苍白的人们中间，显得很突出，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除此之外，很多人已经得悉了他和萨洛蒙家的关系，却还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那些听别人说起才知道彼尔和他写的书的人一看到他，都为他的年轻有为而感到惊奇。他们本来预料他是一个体质羸弱的诗人，现在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外貌象斗士和创业者那样的人。

当然，谁也没有象纳旦博士那样，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他站在凉台上，周围是一大群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他们眉飞色舞地纵声大笑，总之，十分活跃。大伙都想探问纳旦博士对于刚刚出版、但已经轰动一时的长诗《雅各之战》的评价。作者是保罗·贝格尔——年轻的白面诗人，过去是萨洛蒙家的常客，是许许多多不走运的追求娜尼的人中的一个。

最近以来，贝格尔成了团结在纳旦博士周围、受到纳旦权威声誉庇护的自由思想派的诗人。贝格尔的长诗表现了埃涅沃利逊本人所具有的那种对语言的细腻的感觉，但是过早地开始表现出令人遗憾、担忧的倾向：其中缺乏他本人特有的东西。老师曾教他要耐心地斟酌每一个韵脚，剔出每一个多余的修饰语。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更薄的小集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以诗的形式重述他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而且，他的诗象当时大多数诗歌作品一样，是苍白的浪漫主义和旺盛的自然主义的非常突出的混合体，而基调则是在凄凉的哀号和对上帝的歇斯底里的反抗之间痉挛性的折腾。其结果是，一年以前，贝格尔出版了一本连他的朋友和关怀他的人也不敢恭维的书，这可超出了他微弱的承受力。他突然从哥本哈根消失，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后来又传说他隐姓埋名，住在日德兰的一个小村子的简陋的小屋里，闭门不出，和周围的世界断绝一切联系，日日

夜夜地思索、考虑自己的遭遇。他在那里终于写出了轰动文坛的作品。在书的前言里，他一下就公开鞭挞他那不安定的过去，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他在基督徒的谦恭和温顺中得到了幸福和安宁。

过去的朋友们不相信他的转变的诚意，虽然纳旦博士从他的角度证明，由于作家的自尊心受到过挫伤，由于想报复的愿望，由于没有得到满足的激情，笃信宗教的类似冲动完全可能发生；而且在他看来，这种转变甚至是很典型的——使大家高兴的是，这时纳旦博士援引许多有借鉴意义的例子（摘自教堂神父的自白，甚至摘自格隆特维克的话），试图证实他的观点。

长诗本身最突出地表明了作者在心灵上和技巧方面所完成的急剧转变的意义。这本篇幅巨大的书的每一页都证明作者内心的不安，证明作者以诗的直率和力量所表达的深邃的感情和不寻常的感染力。组成长诗的十节短诗，一节紧接着另一节展示出凄凉的画面，在读者面前历历在目地呈现出日德兰半岛荒凉阴沉的景色，人民单调的、没有欢乐的生活，这也就是诗人自己所过的生活，这种连细枝末节都极其忠实的描写，仿佛被无形的世界的一道内在的光线所贯穿。

最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贝格尔直到现在只会束手无策地弹拨内心的琴弦，寻找失去的童年的信念，在找到童年信念的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发自心底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黑暗和铿锵的金属声，它来自深处……来自地下王国。

但这时人们忙乱起来，仆人打开了通餐厅的大门，于是客人们开始各自在桌子周围的位子上坐下来。

*　　*　　*

入席之前，菲列普就叫伊凡转告彼尔，他认为现在是当众宣布订婚消息最合适的时机。他事先已跟雅柯芭谈过这件事，但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菲列普以为沉默就表示同意，而事实上，雅柯芭根本没有听进去。有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她的脑际：是什么造成了彼尔对她的态度的转变。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尽管彼尔沉溺在喝酒之中，但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娜尼坐在他的斜对面。她正跟一个彼尔不认识的先生互相逗乐。自然，她的旁边坐着她的丈夫，但她却及时安排她的崇拜者之一——原骑兵军官、现在则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汉森·伊维尔逊坐在她的另一边。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跟他谈着话。

她不时柔情地把面颊贴在丈夫的肩头，分明企图制服他。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杜林对于妻子没有任何企求，只是使眼色来报答她的温存。

问题不在于杜林象娜尼所想象的那样迟钝——他只是知道，她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悄悄地跨过他所定下的界限。他进一步研究了她的禀性（特别是他为了得到足够的安宁，刺激她的虚荣心，在她面前揭开了使她眼花缭乱的有可能出入宫廷的前景之后），坚信她害怕甚至只稍稍暗示一下荒唐的行径。不管她受到多大的诱惑，她会象在商店里看中一件小玩意儿那样——最初只想去转动它一下，摸它一下，但是一提到必须要她自己付钱时，她就会乖乖地把东西放回原处去。

娜尼没有向彼尔瞟过一眼。他等待着她会给他哪怕是迅速

的宽慰的一瞥，但他白等了，她根本没有去注意他。

当然，他可能认为，她跟伊维尔逊卖弄风情纯粹是一种伪装，但这也没有带给他一点安慰：她可能正是以这一举动来彻底清除自从他们在罗马分手以来不止一次地在他脑际闪现的、认为在她那方面似乎搀和着严肃感情的想法。这个发现大大地减弱了他那征服性的热情，何况她的喜悦分明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于是彼尔真的怒火中烧了。

不过，使他发怒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菲列普·萨洛蒙刚刚宣布为新婚夫妇祝贺以后，他第二次又站起来宣布订婚之事。这个老人竭力想说得简短些，但是——虽然很多人早已全部知道——他的话引起全场活跃。

彼尔手中举着杯子站起来，以答谢大家的祝贺。虽然他的名字确确实实在空中荡漾，但是，这样热烈的场面是为了雅柯芭的未来丈夫，为了菲列普·萨洛蒙的未来女婿而掀起的，而不是为了彼尔·锡杰尼乌斯本人，这样的想法使他忐忑不安，唤起了锡杰尼乌斯家的自尊心，却一点没有激起他对到场人士的亲切好感。此刻，他从家庭继承的对这些富裕的人的反感比任何时候更强烈。这些人的生活过得心满意足，还被尊称为上流社会人士。成百个嗓音夹杂着外国话发出嘈杂的声响，他觉得很象鹦鹉在叽叽喳喳地学舌。财富的光泽照得他眼花缭乱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厌恶的情绪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点缀餐桌的华贵的鲜花（这些鲜花照他的估计要值一百克朗），笨重的、成套的银质器皿，非常精致的整套餐具，穿仆役制服的仆人和杯盘盆碟的不断闪烁——所有这一切，彼尔认为只能证明纯粹犹太人的炫耀。

娜尼的挑逗的笑声已经开始盖过所有的嗓音，这笑声激起彼尔的怒火，他决定在雅柯芭身上泄愤，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他觉得他们的招待晚会荒谬而古怪。

雅柯芭没有回答。自从她对于妹妹产生了怀疑以后，她几乎没有和彼尔讲过话。

娜尼明显地迷恋退役的骑兵军官的事瞒不了她，她深知她妹妹的为人，深知在谈情说爱、寻欢作乐中激起崇拜者的嫉妒心，会使她获得特殊的满足，深知娜尼纯粹由于胆怯心理，害怕自己陷于情网而不能自拔，宁愿要自己的崇拜者们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可靠的保护圈。

诚然，雅柯芭没有料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她明白另外一点：亲属的感情阻止不了娜尼。娜尼甚至正是有意识地一心要把姐姐的未婚夫勾引到自己的网中来。直到现在雅柯芭才领悟到，娜尼从罗马回来以后立刻陈述碰到彼尔的情形，当时在她的眼中闪耀着隐藏的得意神情。

但是雅柯芭既没有在行动上，也没有在语言中暴露自己的想法，而以她特有的、由于身体孱弱从童年时代起就养成的非凡的自持力，镇静地扮演着幸福的未婚妻的角色。虽然所有的声音和色彩仿佛都是透过浓雾才传到她那儿，虽然她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她脚下的地板老在摇来晃去，就象在狂风暴雨时的摇篮中那样；可是谁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样，除了她显得有些憔悴，脸色比平常苍白些而已。只有在他面前，她无法再假装了。每当他转身向着她时，她就别过身去，他的声音使她痛苦。他的衣袖一触到她的手，她的背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幸而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进行思索，她刚要陷入痛苦的沉思，亲戚朋友中立刻有人走到她面前，为她和她的未婚夫干杯。后来娜尼也来向他俩祝贺了。整个晚上娜尼还是第一次瞥视彼尔。她放肆地（这使彼尔颤抖了）点点头，向两人微笑着举起自己

的杯子说：

“祝您健康，亲爱的姐夫……祝贺你，雅柯芭！”

“好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彼尔暗自想道。他涨红了脸，竭力不使自己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

雅柯芭却截然不同，镇定自若地把酒杯举到嘴边，虽然并不打算喝它。她怕看到妹妹眼睛中洋洋得意的神色，她甚至向妹妹点了点头，作为答谢。

这时，彼尔和他的革新思想成了席间谈话的主题，特别是在那些坐得离彼尔比较远的人中间进行。妇女们则比其余的人更仔细地端详着这个新女婿。他那严峻阴沉的外表，以及他在答谢甚至是最友好的祝酒和庆贺时所持的沉着、矜持的态度，只有进一步增加他那堂堂的仪表一开始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那种敬仰情绪。

“是的，这些姓锡杰尼乌斯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坐在离菲列普·萨洛蒙不远处有人这么说，但是彼尔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虽然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他说的。

但是在这些客人中间有着另外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背有点驼的白胡子先生（他也坐在桌子的首席），这些话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就是著名的五等文官艾里克逊，城里的一个富翁，甚至也许是全城最富有的人，而且是一个气派很大的慈善家。还在入席之前，哈萨拉盖尔律师就跟他谈起过彼尔，并企图使他对彼尔的计划感到兴趣，因为这位文官过去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或者至多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因此，此刻，他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彼尔，又仔细地倾听客人中谈到的有关这个年轻人的一切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家庭。

在吃正餐最后一道甜食时，菲列普·萨洛蒙又手举酒杯，第

三次站了起来。这可不是因为——象他为了引起所有在场的人更大的欢乐所说的——他要再嫁一个女儿，而是为了向纳旦博士祝贺，并欢迎他在长期旅居国外后回到祖国来。值得庆幸的是，长期的旅居只加深了他对祖国和祖国青年的眷恋和怀念。大家以欢腾的情绪举杯祝酒。很多客人，其中包括妇女们，都从自己的位子上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博士身边，想同他碰杯。

"他一点都没有变，"桌子旁边传来话声。"不，头发开始有些花白了。"——"没什么，这一点也没有使得他见老。"

这个受到最崇高的尊敬和遭到最无情的攻击的人，这个为了丹麦的未来比所有的人作出更大努力的人，这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丹麦还没有任何人能和他相比拟、以自己的演说家和写作家的活动为掀起精神上的高潮打下基础的人，看上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他个子矮小，可以说其貌不扬，至少是，脸型长得不端正——虽然要评价纳旦的外表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的脸一直在变，毫不拘束的面部表情反映出内心的活动。他开始逐年有意识地改变着面部的表情。当他静心倾听时，比任何时候显得漂亮。这时，在他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感情——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知识的热烈的孜孜不倦的探求——就在纳旦的脸上活跃起来。但是在今天这样的集会上，这种表情就不大在他的脸上流露，因为在这里，他觉得还是由他自己说话比较好。纳旦除了具有善于倾听的突出的才能外，他直到垂暮之年，对于不无挖苦之意的、有时象一般性的诽谤中伤那样的闲扯还保持着少女般的热爱。这种不能自制的个性使人们对他怀着不友好的反感，这是他自己始料所不及的。渐渐地，连亲近的朋友和同盟者也离开他了，因为他侮辱了他们北方人心目中的男子汉的尊严。纳旦的异

族性格是那么突出，是那么不能与丹麦的民族性格相比拟，以致他不能不永远处于冲突之中，而且，这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跟在他以前闻名于丹麦文学界的犹太作家不同，他不是努力去适应跟他格格不入的习惯和条件，不是努力去躲开群众，带着真正的伪善态度说："我跟你们不搭界，"从而引起别人的兴趣。他一成不变地相信他自己成为民族代言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早就明白，他的使命是在民族的生活中起到卓越的作用，而且正是他的异族出身容许他从一定的距离观察丹麦人的生活，并对它作出公正的评判。

此外，纳旦的整个思想方式也不是典型的丹麦人和德国人的。罗曼语系的文化把他培养成长，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崇拜法国人的精细雅致，此种崇拜甚至表现在纯粹外表的优雅上，这在同胞中间，并且主要是在科学家中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纳旦的最无情的敌人集中在大学里。他那梳理得漂漂亮亮的头发，白得炫眼的胸衣，保养得很好的外貌——根据老派神学教授们的意见，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外貌，他看来是个骗子。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他的活动发展到使人震惊的地步。他具有十分卓越的才能，但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才"，他缺乏独创的精神，不是首创者和丹麦的别具一格的人物。与格隆特维克、克尔恺郭尔①相比，他缺乏独创性。他太反复无常，无法形成独立的世界观，他太爱生活了，娇养惯了，不能象蜘蛛那样执著地勤奋地编出自己独创的织物，而这织物有时甚至能促使不太聪明的人完成杰出的发现。不知疲倦的探索使他象勤劳的金色蜜蜂，不论是阳光明媚的晴天，还是阴雨绵绵的雨天，都在人类

①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神学家，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作家。

灵魂的鲜花盛开的草地上飞舞，一等采够了蜜，就必定飞回到自己的蜂窝里去。他通晓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学，就象他有上百只眼睛和正确无误的本能，从所有的东西中吸取能激起他对祖国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机灵地、巧妙地在这个基础上酿造出令人兴奋的饮料。它有时是苦涩的，有时是甘甜的、醉人的，他给了丹麦的青年人以新的力量。纳旦善于把持续一百年的人类精神文明史用短短几页篇幅把它阐述出来，使这历史具有悲剧的紧张和深度。他善于把最玄妙复杂的哲学理论用一二句简单明了的话表达清楚，甚至使出名的蠢汉也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

善于做通俗普及工作的高超技巧揭示了纳旦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去统治青年人的心灵的谜底。他所以能征服青年人的心灵，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民族性格的特征为纳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任何人都能成功地使用这些特征，不过他自己曾经同这些特征——丹麦人民的懒洋洋的平静作过无情的斗争。过去，青年学生从来没有机会能这样方便、这样得心应手地掌握知识。一个人可以嘴里叼着长烟管躺在沙发上，于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就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象他自己读过和考虑过这一切似的；而这一切，附带说一句，在读过纳旦博士的文章以后，就会觉得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对纳旦的判断和见解大家都不容抗辩地加以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把这些见解和判断看成是自己的。人们被纳旦的极端个人的感情和意念所渗透，按照东方人的习惯和他共享炽烈的同情和厌恶情绪，同时意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魔术般地得到了丰富。年轻的大学生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这样热烈地向往着自由。甚至连脑筋极其迟钝的农民大学生也燃烧着做出伟大成就的渴望。当他们躺在沙发上读了几个

小时纳旦的著作后，会站起来再一次往烟斗里装满烟。

可是，这一切却没有引出比瞬间的火花更严肃的东西，后座力常常显得比射击本身更强大。贝格尔迷恋纳旦，同时又受到精神上的战斗洗礼，这是促使他在宗教上获得新生的基础，这样的人远不止贝格尔一个。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当意识觉醒，向往精神生活，并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开始深入精神生活时，除了宗教，它找不到另外可以植根的耕耘土壤。民族的一切文明都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现象的结尾，不是中世纪式的就是压根儿一片空白。

因此，纳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好是到他的敌人方面去考察。他善于使对手中很多人燃起他在自己的支持者中间徒劳无功地力图唤醒的那种狂热的感情。在首都，向宗教的复归并没有产生十分强烈的作用——因为一切有才智的人都过分热中于沸腾的商业生活了；可是在外省，特别是在乡村，对宗教的向往在不断加强，人们象战士集中在要塞的四周那样，聚集在牧师的宅园和高等国民学校的四周。

*　　*　　*

当大家都离开饭桌时，彼尔和雅柯芭就在刚刚点燃大型水晶玻璃枝形挂灯的大厅角落里举行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招待会。

第一批走过去祝贺、和他们握手的人中，有一个是过去的地主涅莱哈维。这个狡猾的日德兰半岛出生的人，竭力发出最真诚的、响亮的“尔”字音，对昨天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发生的冲突，表示最深沉的遗憾，并保证说，他，涅莱哈维，从他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同意对“形势”作这样的估计。

彼尔对于他的话是一只耳朵进去，一只耳朵出来。他一直在注意娜尼：她站在大厅的对面角落里，正在跟那些把她紧紧围住的崇拜者们卖弄风情。虽然彼尔下决心不再去想她，却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他看见骑兵军官伊维尔逊从前室拿来一件银鼠的短披肩，故意慢悠悠地、温柔地披在娜尼的肩头，他坚持要给娜尼扣上披肩的领钩，她当然不会同意，甚至打他的手指。但是这以后，她就和解地挽起他向她伸过来的胳膊，一起到花园里去了。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挪威式的凉亭里准备喝咖啡。

这时，地主涅莱哈维继续说着话，彼尔终于猜到涅莱哈维想迫使他谈谈昨天发生的事，以便探听他的下一步计划和对未来的展望。他不想让涅莱哈维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彼尔回答得十分含蓄，只寥寥数语，然而这反而激起了这个日德兰半岛出生的人的好奇心，于是他就拼命打听，但求能谈出一些结果来。

最后，他总算不再打扰彼尔了。但这时从包围雅柯芭的祝贺的人群中又来了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他的位置。这是阿隆·伊兹拉耶尔。他个子矮小，老是怯生生的，身材长得并不匀称，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者，对他所不明白的一切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喜悦，特别是对实践活动方面，他已经在离开彼尔不远的地方转悠了好一会儿，以便等到适当的时机，走到彼尔面前去向他祝贺，同时不影响任何人。他终于抓住彼尔的一只手，把它紧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间，久久不放，以此补偿他长久的耐心等待。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您去年冬天出版了您写的那本小册子。这是真正的炸弹爆炸，仿佛是一种恐怖行为，但它却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我十分清楚，

您根本不在乎我对您的大作的评价，一个外行人的意见；但我忍不住要告诉您，尽管书中有许多分量过重的话，这毫无疑问会使很多人吓得不敢接受，但它却使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彼尔踌躇地望着这位个子矮小的人。虽然他不是客人中提到他的小册子并说了许多恭维话的唯一的人，但彼尔认为别人的称赞只是交际场中的应酬，却毫不怀疑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一片诚意。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过这位谦逊的学者，说起他热烈地追求真理以及他的一切思想上的意图，阿隆·伊兹拉耶尔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彼尔、对他的先进的思想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彼尔回答说，阿隆·伊兹拉耶尔怎么会看到这本小册子的，这使他感到惊讶——这话倒是一点不假，因为小册子并没有声誉远扬。杂志上从没有提起过有关它的一个字，报纸在小册子出版的那些日子里，正好忙于刊登不久前制定的、把提沃利公园迁到另一个地方的计划。

“我对这本小册子特别关心，”阿隆·伊兹拉耶尔说。“我甚至曾想写信给您。您对人类的创造才能所怀的崇高、大胆的信念以及您想征服大自然的思想，使我们中的有些人高兴、振奋。是的，是的，确实使人振奋。我不是无意中使用这个词的。在我看来，您的大作属于真正的启蒙性著作。它给我的印象是，象一阵春风那样吹得我有些头晕，但同时充满了令人快乐的清新的感觉。我衷心希望，我们才能出众的青年对您的大自然的福音书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这些青年人对自然科学采取使人无法理解的轻视态度，他们对生活很容易感到失望，原因正在于此。”

彼尔脸红了，小心地抽出自己的手来。

事情常常是这样，尽管他充满自信，想望着荣誉和尊敬，要

是真的有谁发自肺腑地称赞他，他就会感到腼腆不安。何况他此刻自然而然地认为不应沉溺于有关他的设计方案的严肃的议论之中，因此他决定变换话题。

但是阿隆·伊兹拉耶尔太想跟他谈谈了。他谈到纳旦，彼尔在自己的书里极端轻视地议论到纳旦的活动，因为在彼尔写书的那个时期，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艺术至上主义者。阿隆·伊兹拉耶尔说，虽然他个人十分钦佩纳旦博士，但他不得不同意，纳旦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知识的不足是个严重的缺陷，对于一部分丹麦青年可能会起非常不好的作用，因为纳旦是他们的鼓舞者。倘使纳旦能努力唤起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投入生活，而使美的崇拜者减少一些，这样将会好得多。这里必须尽可能迅速弥补疏忽的东西，而要解决这样的任务，也许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国家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这样说可不是为了谄媚奉承——从各方面看来，具有非凡的本领。正在成长的一代期待着自己未来的领袖是个能唤醒他们的人。王位正空着，就得寻找王室血统的当选人……

这时他不得不闭嘴了。大厅里骤然笼罩着一片沉寂。一个有着满头松软而优美头发的先生坐到大钢琴面前，用力地弹着琴键。伊凡象一戈比的铜币那样容光焕发，把一位高个子的、胸部丰满的女人领到钢琴家面前。

这就是伊凡所谓的带给大家意外喜悦的 le clou，这位太太是皇家歌剧院的歌手，她赏光接受邀请，出席今天的晚会，当大家从桌子边站起来时，她开始演唱（当然是为了十分优厚的报酬），唱了两支歌，应听众"再来一个"的要求，又唱了一支，至今只有最有钱的富翁和出名的贵族家庭才能有幸获得这样的荣幸（这是大多数出席的人都很清楚的）。

彼尔根本不懂室内乐，因此打算悄悄溜走。他看见有些客人——那些想吸支烟、享受一下的人——顺利地沿着墙壁溜出去了。但彼尔坐得离出口处实在太远，还没等到他走到门边，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叫喊声，这以后立刻开始了令人屏息的、须极度轻奏的乐段，迫使他停下步来，承认自己被征服了。

不过，他几乎没有听唱歌，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话还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引起他轻微的头昏。在他自己已不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此时此刻，人们却给了他如此令人振奋的信赖，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当这个奇怪的个子矮小的人向他预言"王位正空着"时，他浑身一阵寒战。听到这几句话以后，早已忘怀的少年时代最高傲的理想，仿佛一只被惊走的雄鹰回到自己的老窝一样，重又回到他身上。

歌声戛然停止，四座根据伊凡的手势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这以后彼尔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神志稍一清醒，他立刻想起了娜尼，她和她的骑士还没有回来。"他们一定是不会感到寂寞的，"他忧郁地暗自想道。一股强烈的欲望引诱他到花园里去看个明白，他们究竟在那边黑暗中干些什么。

他在门口迎面碰见了亨利舅舅。欣逢今天这样的盛典，这个好打扮的老人把头发作了一番精心的梳理，在领带上别着一只缀有许多大粒假钻石的别针，引起大家的羡慕。别针闪闪发光，仿佛是皇室的礼品。

彼尔本想从亨利舅舅身边一溜烟跑过。从国外回来以后，他尽可能不落入萨洛蒙家这个凶狠的恶魔眼里。亨利仍象过去一样，在彼尔面前扮演着父亲和恩人的角色。但在宣布订婚以前，彼尔必须毫无怨言地忍受一切，因为怕他那尖刻的舌头。

亨利舅舅立刻拉住了他，神秘地向他挤眉弄眼，把他领到一

边。

“顺便告诉您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但首先请接受我的最尊敬的 compliments①，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请原谅，您指的是什么？”彼尔问道，小心地企图掩饰他的忿怒。

“指的是什么？……啊，原来您不明白！……您甚至想在我面前耍花招。犯不着这样做，我亲爱的。上帝作证，我很了解您。您别不好意思，您的角色要扮演得恰当，这样做也许是最聪明的。您那庄重的神态，我可以告诉您，产生了使人震惊的印象。我的天，您真把我逗乐啦！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真笑死人了！请您继续这样演下去吧！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愚弄个够，把灰撒到他们的眼睛里。干吧，干吧，这样会使我对您稍稍尊敬些！”

彼尔厌恶地向这个矮小的丑八怪瞥了一眼。这个人在席间明显地说出一些尖刻的话，他的眼睛象妖蛇的眼睛那样直射出凶光。

萨洛蒙家一次次的招待宴会，常常导致这个假经理人动肝火，因为客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结交。最最看不起他的是那些交易所的经纪人。

“您这是在谈什么？”彼尔问道：“如果您想说什么，请快些说吧。”

“您的忠实的仆人，最最忠实的仆人，跟您说话使我不禁想起了从前我在皇家剧场看过的一出戏……一出描写骑士的很不高明的戏，戏中运用各式各样的音韵，尽是胡说八道。里面说到

① 法语：祝贺。

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轻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是只要他一开口，所有的人简直都象发了疯似的。妇女们都向他追逐求爱，国王本人则高兴得失去了理智，委任他为部长。原来全部事情在于一种具有魔法的小玩意儿。他暗中带着这个玩意儿，它就使所有的人对他有好感。亲爱的朋友，您大概继承了这个青年人遗产中的一只戒指，是吗？您自己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您出国旅行还没有回来，丑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使得我们简直要羞死。但是今天，这个人却成了英雄，而且步步高升，不过，您老兄当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得把他喝住才好，”彼尔暗自想道，但这时，他忽然想出一个很有趣的主意。不用阻止，让他去叫嚣吧！让亨利成为他的宫廷丑角吧！他那发自内心的不怀好意的态度使他，彼尔，在被称为生活的喧喧闹闹的假面舞会中得到不止一分钟的欢乐。

因此，他象强者庇护弱者那样把一只手放在这只老猴的衬了棉花垫肩的肩头上说：

“那好吧，亲爱的舅舅，如果您还想说些什么，就请说吧，只是请您赶快说，我有事呢！”

“那末您就听着。您知道不知道他们打算利用您的名义组织一个新的公司？您可是认识这个肥胖的乡下佬的，他穿着那双发臭的靴子来出席我们的晚会——他叫涅莱哈维。我看到他和您谈话，您什么也没有觉察吗？”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没有什么。但问题正在于此。他，还有那个又高又瘦的轻佻家伙——律师哈萨拉盖尔已经伸出贪婪的魔爪。我亲自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久前，我看到他们俩和这个傻瓜——五级文官艾里克迈在谈话。他们对待他的态度简直使人受不了，

称他为骑士，为爱国志士；这全是因为他一听见谈到民族复兴，谈到对祖国的爱或者精神高潮就会流泪。……真是个疯子！……我立刻看明白，他们在谈论您的事。我在近边找个地方坐下，好顺便听到他们的谈话。依我看，鱼儿上钩了。五级文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分明在说服他。因此我对您说：别干蠢事了。不要失去时机，用所有的爪子抓住它，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容易很快就碰到呢！”

起初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不大相信别人的观察，但是自从和阿隆·伊兹拉耶尔作了令人鼓舞的谈话以后，亨利舅舅的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您要告诉我的全部事情吗？”彼尔问道。

“不，不是全部。”

“这样说来，还有些什么？”

“是啊……但是您未必猜得出谈的是些什么，”他说，一面眨着眼睛，停顿了很久，以便激起彼尔的好奇心，“今天白天，当我在维麦利斯卡弗特散步时，您知道我碰见了什么人？比耶列格拉夫上校。”

听到这个名字，彼尔哆嗦了一下。

“这么说来您和他交谈过了？”

“当然谈了。”

“大概也谈到昨天在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发生的事？”

“那还用说。”

“那末……他怎么样呢？”

“他已经全都知道了。”

“喔，原来这样！从谁那儿知道的？”

“这个他可没有告诉我。但是后来我自己猜出来了。他无意

中提到涅莱哈维，还问我，您听我说，是顺便问起的，问我是不是认识涅莱哈维，还问起涅莱哈维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人是个狡猾的骗子！他昨天已经到过上校家中，把详情细节全都说给上校听了。我再一次提醒您，上校已经知道昨天在玛克斯处发生的一切情况。您且想象一下，他对您的举动倒是赞赏的。我要是撒谎就让上帝惩罚我！他听到您竟敢当着玛克斯的面把一肚子的话都坦率地倒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十分希望看到我们所有年轻的犹太空谈家都上断头台——愿上帝为此赐福于他！他的眼睛里简直闪耀着光芒。'我愿意在这样的青年人面前脱帽……'他说。我立刻揣度到，他对我说这些话不是没有用意的。他分明指望我把他的话转告您。他想来讨好您呢，明白吗？他指望能和您达成协议。'我喜欢这个人，'他说，'如今我们的那些浑身是劲的丹麦青年需要在阳光下为自己寻找立身之地。他们以后会把在我们国家里繁殖起来的外国恶棍统统赶出去。'他正是这样说的，一字不差，真有趣，您说对吗？真是说得好极了！"

彼尔沉溺在胡思乱想之中，什么也没有回答。

"从这件事看来，怎么能不称您为幸运儿呢？您干的蠢事越多，就越是因祸得福！……"

站在不远处的客人们向他们两人发出嘘嘘声，要他们肃静。女歌手拿起另外一张乐谱，大厅里顿时静得象教堂里一样。

彼尔终于摆脱了亨利舅舅，溜出了大厅。他经过客厅，然后来到前厅。通过敞开的大门可以进入藏书室，通过藏书室就是弹子房，这两个房间现在都用作吸烟室。藏书室里一大群人正吵吵嚷嚷地在高谈阔论，笼罩在一片哈瓦那雪茄的烟雾之中。彼尔站在前厅里，看不到吸烟的人，但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几乎把音乐声淹没了。

还没有走到藏书室的敞开的大门边，彼尔陡然站住了。他听到有人在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心怦怦直跳，双颊绯红，他走近一些谛听起来。原来这里正在进行有关他的辩论。为了他的设计方案，双方都十分激动。两个辩论的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别人相信，不能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损害哥本哈根人的利益，第三个人声音十分洪亮，他反对说，在这个设计方案里吸引他个人的正是坚决屏弃地方主义这一点，因为地方主义已经给国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并使国家从欧洲的商业中心被排除出去，而地理上的位置还不致成为它如此远离欧洲商业中心的原因。

彼尔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悄悄地回转身，向已空无一人的客厅走去。他在客厅的窗子边站了一会儿，望着乡间土道，望着森林和还没有黑透的天空，陷入了沉思。

他的好时光终于来临了！他脑海里涌现了这样的想法（这时他讥讽地微微一笑），现在的情况和他对今天晚上所发生的那件事可能产生的效果所作的估计完全相符。宣布订婚确实巩固和增进了他的"幸福"。他获得了去攫取镀金的荣誉桂冠的、名正言顺的权利。

大厅里重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时大家都微微活动起来——客人们开始在屋子里走动。由于闷热，由于腻人的香水味，彼尔感到头昏起来；因此，他不想待在人群里。他服从这个突然作出的决定，又返回前厅，在挂得满满的衣架上找到帽子和大衣，然后走到大路上。

夜晚象夏天里那么热，左边，森林在喧嚣，右边，延伸着一长条海峡，海峡上空云雾缭绕，仿佛一片烟尘。彼尔好几次站停下来，深深地呼吸着饱含夜露的空气，使他燥热的身子感到凉爽清

新，精神为之一振。帽子他一直捧在手中，匆忙间披上的长大衣迎风飘荡，很象画家的披肩。

他想到现在该是重新严肃认真地来搞设计方案的时候了。现在他大概能够排除所有的不足之处了。他心绪不佳，这也许是从早晨起他一直不走运的原因。明天一切就会好得多。

在大路转弯处，在海峡旁边，他停下步来。在他面前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的两岸之间是海峡的平静的水面，海峡上面则是万里无云的晴空。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仔细谛听波浪轻轻的拍溅声。于是又象他回国的那天，他和雅柯芭一起坐在这里时一样，在深沉的静谧中听着单调的波浪拍岸声，这仿佛是永恒在向他亲切地低语，使他心中充满了奇异的魅力。

星星也象是在过着自己神秘的生活。尤其是那颗特别明亮的小星星，就在维恩岛的上空温柔地闪烁发光，似乎已认出了彼尔，想提醒他什么事。“难道你忘记我了？”小星星仿佛在问。“难道你不记得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遥远的地方……在宇宙中……”

车轮的吱嘎声（那是住在别墅里的人纵情玩乐够之后从城里回来了）把他唤回到现实中来。这时，他看到了光的谜一般的变幻，最初这使他非常吃惊，后来甚至使他恐惧。但是他很快就揣度出，这是伊凡的许许多多发光的球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的反光，使人觉得是许许多多的火柱。在稍高处，透过黑糊糊的树木，他能看清别墅里明亮的灯光。所有这一切，在夏夜的寂静中使他想起了神话中菲亚①居住的辉煌的宫殿。

---

①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他蓦地醒悟过来，他来到花园是为了要跟踪娜尼和他的爱慕者。可此刻他压根儿把她忘记掉了，而且一点没有因此而懊丧。“不要管她啦，让他去受罪吧！”彼尔暗自想道。他就这样和娜尼以及和爱情的一切焦虑不安情绪分手了。

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面前，人们的徒劳无益的爱的纷争在他看来显得可怜而又庸俗，甚至引起他厌恶的感觉。

彼尔又走了一会儿。人声喧哗的热闹景象代替了寂静——这儿开始是别墅村了，晴朗的天气吸引别墅村的居民从屋子里走到花园里，走到凉台上。

但彼尔喜欢寂静，于是他回转身子，慢悠悠地往回走去。

从别墅旁边经过时，他听见从里面传来音乐声，他不禁停下步来，抬眼向那将花园和车马行走的大路分隔开来的高高的荆棘篱栅瞥了一眼。篱栅后面，在古老的花园深处，隐蔽着一所草房顶的小屋，一群年轻人正在欢乐地吵嚷喧哗。

从各方面看来，那里也在庆祝家庭的什么节日，但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伙人和他刚刚离开的那些人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们也穿着漂亮的衣服，但式样比较朴素，不表露上流社会对于各种社会习俗的蔑视。而且这里进行的娱乐也别具一格，古老而又十分天真——他们在捉迷藏。一个大学生蹲在树底下，用自己的白色制帽盖住眼睛，并开始数数目，其余的人则偷偷地溜过小桥，溜过草地，在树丛后面躲藏起来。通过凉台的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已在摆桌子准备开饭。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嘴里叼着烟斗；其中一个戴着小圆便帽，这一切给人总的印象是小市民的规矩、朴素和舒适。从这扇门里传出来的音乐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架陈旧的、音调不正的钢琴奏出如怨如诉的颤抖的声音，就象锡格涅在老家所弹奏的那架一样。他每次听到

这种声音总是无法抑止激动的情绪。

从房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互相搂着的年轻姑娘，她们在凉台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一副沉入幻想的神态，仰头观赏着星星满布的天空。几个因捉迷藏而气喘吁吁的妇女也坐到她们旁边——在台阶上渐渐聚集了一大群穿着白衣衫的人影，全都仰望着天空，一面用手帕不断地给自己扇风。

“啊，要是能掉下一颗小星星来该有多好！”一个姑娘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另一个问道。

“什么也不告诉你。”

“您连我也不告诉吗？任生小姐！”大学生问道。他和其余的男子汉干脆在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坐下了。

“不知道……当然……假如您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的话……”

“我发誓！”他大声说道，接着把五个手指大大张开的手放在心口上。“那末，您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我明天不会把粥烧糊。”

所有在场的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声和拍手声。但立刻有人问道：

“给我们唱一曲好吗？”

“对啊，孩子们，唱吧！”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说。她来到门边，刚好听见说这句话。“你们唱吧，我们就利用这时间去把甜点心端来。”

彼尔竟没有发觉有单独的一对人在注视他。这一对人继续在花园里散步，小心地辨认着越来越看不清的小路。蓦地，在篱栅的另一边，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这个人走过来脱掉帽子，用含有讽刺意味的彬彬有礼的口吻询问彼尔，他在等什

么人？

只得离开这里了。

但是走了一百步左右，彼尔停下脚步，又仔细谛听起来。花园里有人在唱歌，他熟悉这首名曲的歌词和调子——夏天里，他的兄弟姐妹们常常在户外唱这支歌。

田野里一片宁静，
夜晚终于来临，
月亮在云端里微笑，
星星呼唤着星星。

彼尔屏息站着。他想，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歌喉。也许这是由于夏夜深沉的宁静之故吧。尽管他离发出歌声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但他能清晰地听见每一句歌词和每个音。其中几乎有一种超乎自然的东西。仿佛大地本身在他周围歌唱，道路在他脚下歌唱，仿佛那边隐藏着一个地底下的合唱团。

苍穹把大海拥抱。
黑夜的守卫者，
站在遥远的海岸边，
高声赞美造物主。

彼尔闭上眼睛。炽烈的痛苦烧灼着他。歌声唤醒了珍藏在他心底深处、充满生命活力的回声。

在苍穹和大地上，

多么幸福和谐。
心儿好似在站岗，
不愿稍事歇息。

*　　*　　*

在斯科夫巴肯，这时人们开始跳舞了，虽然在酒醉饭饱之后，只有青年人才不怕这么剧烈的运动。

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分别到各个房间去走走，或者坐在沿大厅墙壁四周放着的椅子上，看大家跳舞。

一奏起音乐，音乐会以后迅速消失的活跃热闹的景象重又回到客人们中间，仆人给在吸烟室的人们端来了浓烈的饮料。

纳旦博士挽着两个女人——今天晚会中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穿过书房，旋风似的向跳舞大厅走去。大概没有任何地方比上流社会的隆重招待晚会更能使这位卓越的人物享受到更大的喜悦了。不管他工作了多少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他书房里的灯光直到黎明还没有熄灭——他会不知疲倦，怀着纯粹青年人的热情和欲望沉溺于欢乐之中。他无须人为地振作精神来激励自己。博士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对于人们毫不掩饰的、公开的蔑视，却不能抑止他对生活的爱。灯光通明的大厅，漂亮的女人，微笑和鲜花总是使他欢愉地激动不已。你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看到纳旦博士，他总是向你阐述，解释，开导。在社交场中，和在文学界一样，纳旦博士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人心的征服者。他勇猛、高傲，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设法不要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大学生的意见，也会使他惊慌不安。在他的著作中，他可以尽情讥讽生活和日常生活

中的无谓忙碌，但是实际上，只要一跟生活发生冲突，他就立刻会被生活所折服。甚至连生活中最不吸引人的方面也使他向往。这个出生在首都的心脏，在圆石马路上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性格是十分开放的、多方面的。这样，在南方多石的土壤上长出有着火红色鲜花的仙人掌。

正是这种对生活怀着强烈、狂热的爱，使纳旦成了象丹麦这样落后的农业国中完全不寻常的人物。在当代的文学乐队中，可以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从最后审判的大喇叭，到市场上的圆鼓声和教堂钟楼上虔诚的、此起彼伏的钟声，纳旦的声音就象大自然本身的声音，既迷惑人，同时又使人害怕。当头发花白、蓄着山羊胡子的博士领着两个脸蛋绯红的年轻姑娘，微微瘸着腿，急步走进跳舞大厅时，纳旦仿佛是伟大的森林之神——潘神的栩栩如生的体现者。在青年人看来，他就是手握魔笛的潘神，他的演奏甚至能吸引胆怯的人奔向永葆青春的源泉，使动作迟钝、拙嘴笨舌的丹麦人刹那间跳起舞来。

大厅里的观众中间也包括雅柯芭。她一直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音乐和跳舞令人愉快——它们能使人陶醉在其中，什么也不去想了。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坐在她旁边，议论着保罗·贝格尔。

雅柯芭几乎不在听他说话。她的目光不安地在大厅里漫游，搜索着彼尔。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彼尔，而娜尼那身金黄色的衣服却不时在跳舞的人中间闪烁。雅柯芭断定他逗留在吸烟室里了。她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在那边逗留得久一些。她担心他来邀她跳舞，倘使他进行任何跟她和解的尝试，就会使她控制不住自己。

可是，这个细高身材的文学家坐在她身边，却根本没有觉察

到她心不在焉的神态。通常他自己也是漫不经心的，他停嘴一分钟，就把脑袋朝四面转来转去，谛听周围人的谈话。巴林格属于那么一类年轻的丹麦人，他们最初也是正派而善良的，后来在纳旦博士的影响下，狮子般地勇敢起来了，但很快就觉悟到自己认识上的错误，却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公开承认错误，当然更谈不上象保罗·贝格尔那样，在敌人的营垒里去赢得犹大①的荣誉了。这种人在进步的胜利大军的队列中就象没有暴露的逃兵。由于恐惧，他们跟随着胜利大军的旗帜，但在心底里却为它的每一次失败而幸灾乐祸。

巴林格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自己的正派而成了牺牲品，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个悲剧形象；于是，当胜利者的领袖——纳旦博士伴着两个女人在门口出现时，他愤恨得面红耳赤。

跳舞的人中间重又出现穿着金光闪闪的印度舞女服装的娜尼。她也在用眼睛寻找彼尔，也小心地向四周张望，不明白他躲到哪儿去了。虽然她保持着跃跃欲试的挑衅姿态，但是在书房里所表演的那一幕，使她整个晚上都感到不自在。她过去的全部行为都出于一个目的：把彼尔搞得晕头转向，而自己忘掉一切。但是，现在有一个思想折磨着她，那就是她做得太过分了，彼尔为了报复，就会把发生的事到处乱说的。

这时彼尔回来了。他在前厅脱掉大衣，向敞开着门、人挤得满满的吸烟室瞥了一眼，无意中看见杜林坐在著名的交易所生意人的圈子里。

某一时期，杜林为了成名，不管社会舆论；后来，他依靠他素有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改变了策略，认为说些或写些公众——特

① 基督教传说中出卖耶稣的人。

别是交易所的经纪人——现在最爱听的事是比较有利的。他描述法国和意大利经济生活的旅途随笔，在工商界赢得名噪一时的成就，使杜林博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他在随笔里极力赞扬丹麦商业界的可靠和正派，与国外的商业界迥然不同，于是人们一致承认，杜林具有领导大型经济报刊的各方面的基础。他的文章表现出对待事业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此负责的精神，这是很难从过去的《鹰报》戏剧评论家身上找得到的。因此，对于任命他担任总编辑职务一事，最初曾引起猛烈的抨击，现在大家却把这件事作为说明玛克斯·贝纳德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物色人材、把每个人安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上的又一例证。

彼尔本想加入吸烟者一伙，以驱散不愉快的思绪，同时借助一杯威士忌酒，使情绪比较适合于此时此刻的气氛。但是，一看到这位报界的帝王在一群崇拜者的圈子中间，他就失去了适应当前情况的任何兴趣，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他的脸上还保留着另一个更为幸福的世界的微弱反光。但是，当他从人头挤挤的、闷热的一个个房间勉强走过去时，看到一张张燥热的脸和扇子不停地抽搐的动作，他又心情抑郁起来；同时，枝形吊灯的强烈光线也刺得他眼睛十分难受。从乡村夜晚的宁静一下子转为交际场中的喧哗吵嚷，他简直感到头昏眼花。他觉得，似乎进入了一部高功率的、轰隆隆响的电动机的最深处。

他在大厅门口站停下来，观望着跳舞的人。在这个时候，跳舞的人明显地增加了。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也有人决定让两条腿活动一下。

突然，一股暖流涌进彼尔的心房。在喧闹纷乱的人群中间，他看见了雅柯芭。她坐在对面的墙边，仍然待在一个小时以前他

丢下她而去的老地方。是的，他暗自想道，只有跟她在一起，他心里才感到踏实。并不是阴暗的、不可靠的本能，而是向往生活的意志本身，使他早在他能充分地对她作出正确的评价以前，就选中了雅柯芭。使他惊奇的是，在这一片浮华中，连她也显得陌生了。她大概没有跳舞：扇子和手套都照旧放在她的膝盖上。

这情景，仿佛是神对彼尔的启示。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他俩的内在关系是多么深；从来不理解雅柯芭的爱情现在是唯一可靠的收获，有了这个收获才使他能在冒险的王国里去追求幸福。

从今以后，他要真正珍惜自己的这一宝藏！当他默默地观察她那有着沉重的眼睑的清秀、聪明而苍白的脸，和她那坚毅的、虽然是无法表达的女性所特有的嘴形时，仿佛有一道黎明的霞光反射到了彼尔的身上。她那身倒霉的连衣裙现在甚至使他大为感动，正是为了他，她才不适时宜地穿上这身衣服的啊！

他想尽可能快地从人群中挤到雅柯芭的身边。但这时娜尼挽着她的舞伴急匆匆地走过来，因跳舞而满面通红。

“您躲到哪儿去了？您这个坏家伙！太太们都盼望能和雅柯芭的未婚夫跳舞，可他却躲起来了！您简直太无礼了！”

彼尔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我对此十分抱歉，但雅柯芭感到累了，因此，我今天也就不跳舞了。”

他边说边回转身子，背向着她。娜尼哈哈大笑，企图掩饰自己的愤怒。

“我们走吧，去喝杯香槟酒什么的，”她说，就和她的舞伴一起走了。“我姐姐物色了一个粗暴的人，您说是吗？”

彼尔刚刚在门口出现，雅柯芭就看见了他。虽然她别转身

子，但彼尔和娜尼之间发生的一幕，她不可能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他急匆匆地向她走来，她明白了自己成了他们之间决裂的见证人。

彼尔亲热地向她点点头，在巴林格文学副博士刚刚离座的椅子上坐下了。接着，他靠得近一些，紧紧地握住搁在沙发靠手上的雅柯芭的手。雅柯芭并没有把手移开。简直是无法移开——因为她被这种默默无言的请求原谅的举止征服了。但是她也无法回答他的温存，因为她无法迫使自己正面去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正是彼尔所期待的。她意识到自己经不起他的温存，她的自尊心受到痛苦的熬煎。

“你的手这么冷，”他说，“你大概受凉了，我去把你的披肩拿来好吗？”

“不，我不冷。”

“门口有风吹进来吗？”

“不，我不觉得。”

“不论怎么样，你也许要……”

“不，不，我什么也不要。”

“好吧，随你的便吧，亲爱的！”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乏，回答时透露出激动的情绪，但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抚摸着雅柯芭的手指，把她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同时他更加靠近她。现在他们的肩膀信赖地紧簇在一起了。她想抽出手来，但他紧紧地握住它，同时用那种在值得回忆的夜晚曾逗得她双颊飞红的声音耳语道：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跳过舞了吗？”

她否定地摇摇头。

“你不想跳吗？”

“一点也不想……我累极了，”沉默了一阵后，她又说道。她怕彼尔对于她的拒绝有不正确的理解。

“那末，我想向你提个建议。今天天气好极了，一点不冷，完全象夏天，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好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他又继续说道：

“我想，你去吸点新鲜空气，会觉得好一些的。然后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

此刻，她瞥了他一眼，在整个夜晚中，这是她第一次看他，虽然是心不在焉的目光——她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回过神来；但她察觉到他的语调是真诚的、热情的。

她站起身来，等到彼尔取来她的披肩、他自己的大衣以后，他们就到花园里去了。

跳舞的人们想使头脑清新一下，来到了凉亭上，那里笼罩着一片喧喧嚷嚷的活跃气氛。

客人们围在一张张放着冷饮、冰淇淋和各种甜食的桌子旁边。娜尼和她的舞伴也在这里，在露天下。她刚想吃一客水果冰淇淋，突然发现彼尔和雅柯芭手挽着手在她身边走过，沿着大理石的扶梯下楼去。

“唉，现在他会把一切全都向她坦白的！”她脑海中闪电般掠过这样的想法。她的双唇由于害怕、憎恨和失望而发白。

她放下里面还剩有冰淇淋的高脚盘，回到大厅里。“不，”当她和舞伴在大厅里翩翩起舞时，继续想道。“雅柯芭不可能高兴得很久，我娜尼不会放过这一点的，吵架就吵架！”

彼尔和雅柯芭在整个花园里兜了一圈后就在海峡边僻静处的一张长椅上坐下了。他们在不愿意别人来打扰他们时，常常坐在这里。此刻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雅柯芭不再拒绝他。彼尔抱住

她的肩膀，她就紧偎着他，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

他们静静地坐着。浪花在他们的脚边懒洋洋地喧闹着。伊凡布置的许许多多发光球的反光在水中分散开来，好象一群群金色的鱼儿在那里游来游去。

“你感到冷吗？”彼尔问道，把她更紧地裹在皮斗篷里。

“不，不，一点不冷，”她回答说，重又感到有些气恼。

仿佛继续昨天在这张椅子上开始的谈话似的，彼尔说，在观察客人们的过程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祖国的进步人士开始退化堕落了。不管怎么说，过去他对他们的钦佩赞赏之情，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不得不完全同意她写信告诉他，或者口头上对他讲的一切看法：一个象杜林那样的人能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本身就在对自己作出判决。他很清楚，在丹麦，如果还能对进步和自由思想的胜利寄予希望的话，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人们具有名副其实的深邃、高尚的秉性，他们的生活目的必须不限于日常的追逐金钱、女人或者奖章和勋章。

他以自己素有的雄辩的口才发展了这个观点，但是雅柯芭几乎没有去听他。一切严肃和充满感情的词儿都象树叶子的飒飒声那样，从她的耳边滑过去了。

可是当他结束自己的谈话，请求她接个吻表示完全和解时，她立刻听见他的话了，倏地抬起头来，把嘴唇凑上去，仿佛一个渴得十分难受的人，只怀着一个希望——尽快为她解渴。

第十八章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彼尔觉得身体不大舒服。他习惯在梦中不断翻身，踢掉被子，因此受了凉。

他想坐起来，可是感到有什么东西刺痛他的胸膛。同时由于恐惧而感到胸口发紧。这种刺痛感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出国旅行时，他已不止一次受到它的侵袭，特别是在维也纳，当他坐着小船经过多瑙河三角洲，感到旅途劳累时。由于对外国医生的极端不信任，而主要的是怕听到可怕的病情，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请教过医生。现在到了该认真重视自己健康的时候了。他打铃叫侍女来，要她为他请个著名的专家，一家哥本哈根医院的主治医生。

医生过了几小时以后才来。在这几个小时孤独的等候中，彼尔长久地设想着，这一次比一次更痛苦的发病似乎是死亡的先兆。

这么早就死吗？仅仅二十四岁就死？还没有完成平生的主要事业，确切地说——甚至还没有开始主要的事业就死吗？真是无法理解，同时又不合情理，就象生命本身无法理解又不合情理一样。

过去他随心所欲地糟蹋自己的健康，好几次击退死神的挑战，坚信自己是不可能死的，因为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依赖着他的才华和力量去开拓呢！这样的时刻早已一

去不复返了。现在他明白，大自然是十分富有的，因此可以大胆地作些挥霍浪费，以致让很有天分的人进入了坟墓，他们的才能因此未能得到发挥。死神使大批的人死亡，却用不到征得任何人的许可。太阳一视同仁地普照着正直的人和有罪的人；而骨瘦如柴的死神，眼窝空空洞洞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优秀的和愚昧的人一把抓去，根本不去考虑他们有无贡献。

确实，过去一想到不存在所引起的恐惧感现在已不是这么强烈了。他躺在精致的床上，盖着花团锦簇的绸被子，准备听取死神的判决，情绪上已经比较平静、坚定了。此时此刻他是这样的疲乏，甚至没有感到任何痛苦，几乎心甘情愿地退出生活舞台，从而摆脱毫无意义的工作和忧虑。窗子底下广场上四轮大车的吱嘎声，电车的叮当声，行将到来的跟愚蠢而又无礼的生意人进行的谈判——此时此刻，所有这一切使他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厌恶。

时间在流逝，他觉得和恐惧作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种被人遗忘的压抑感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真没想到，他命中注定要在完全孤独中死去！

他本来想看看书来驱散阴郁的想法。昨天他刚打开一包旅途中带回来的书。主要是一些有关技术问题的、珍贵的大版本，但其中也有几本一般性的书，是冬季在德雷扎克以及后来在罗马买的。

在一般性的书中，他把德文版的一卷本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文选单独放在一边。这本书曾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给了他安慰。

但是没有等他好好地深入研究这本书，医生来了。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胡子灰白的人。他二话不说，就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坐了下来。起初，他向彼尔提出一定格式的查问，然后，带着明显的不信任态度着手为他检查身体。他用手指敲敲胸部和背部后，宣布说：

“肺部是不是有病呢？现在我没有根据这样猜测。您的肺部象铁匠的风箱一样……您觉得哪儿痛？”

彼尔指指右侧最后一根肋骨下面的地方。

“是这儿吗？先别忙，开始时您说是左侧痛啊！”

“当时是这样。”

“唔，唔，如果我这样按，您觉得很痛吗？”

“不，并不痛。”

“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没有。”

“也许您现在哪儿也不痛了？”

彼尔承认，揪紧胸廓的剧痛现在的确消失了，他又可以深呼吸而不觉得肋部有刺痛感了。

医生什么也没有回答，开始检查他的下身和双腿。

“唔，您的肺很正常，”检查完毕，他重复说。“我无论如何不建议您把它们更换。可是您的肌肉有些松弛，不结实，而心脏如能更强壮些倒也不错。请问，您一般是怎样安排日常生活的？您做体操吗？您每天早晨洗冷水澡吗？这对您十分需要，还必须做哑铃操。没有任何东西比一清早空腹举一对四公斤重的哑铃对身体更有益的了。您必须使您那可贵的血液流动得稍稍快一些，您没有别的毛病，在您这种年纪，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您躺上几天，让神经镇静一下就行了。总之，我倒是建议您更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尽管您身体素质很好，您已经开始露出……怎么说才能表达得贴切些呢——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毛病了，譬

如今天一早光顾您的疼痛。不过，这一切不难理解。大概是这样致病的：最初您在旅途中颠簸了三四天，没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据您自己说，您回来以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奔波忙碌，参加社交活动，而我国人又是吃稀饭长大的民族（虽然正是它被看作是力量的模范）——这就能充分说明您致病的原因了。”

在说最后几句话时，他那稍稍有些斜视的小眼睛中含着一种恶意的讥讽神情，但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几乎根本没有去听医生的话。一等到医生证实他身体里没有结核菌时，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多了，只希望能尽快摆脱这个令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人。

等到医生一走，他就起床了。他精神抖擞地在房间里踱步，口里哼着歌曲，然后穿好衣服，津津有味地吃完早饭，就坐到写字台边去。对行动的渴望又在他身上苏醒了。他拿出图纸、计算器、表格和别的参考资料。只等提起精神来干了，全速前进！

着手工作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蓦地，他的眼光落到医生来之前他开始看的那本书。他当时胡乱把它塞在图纸堆里，现在则把它放在一旁，但经不起诱惑，他不禁向书本瞥视了一下，他刚才读到的地方有个记号。正是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们作的关于死亡的一席真挚的谈话，这是在这个伟大的先驱者被处死刑之前不久由柏拉图①记录下来的。彼尔的目光落在这样几行：苏格拉底把人的肉体比作紧裹在灵魂上的沉甸甸的、有黏性的面团。肉体的过错在于一个人从来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想望的目标，如果不把低级、粗鲁的目标算在内的话。

---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因为肉体引起我们各式各样的思虑，它使我们充满各种欲念和肮脏的意念、恐惧、惊惶和空虚……追求财富是万恶之源，而我们需要钱财也只是为了肉体，为了肉体而操心。假如我们最后在满足了肉体的欲望以后想追求崇高的思想，但肉体还是要来影响我们进行思索的，它会制造惊恐和不安来扰乱我们。由于它的从中作梗，我们无法认识真理……只有当我们头脑里所想的不是自己的肉体，为肉体花的时间少一些，而多花些工夫去满足最迫切的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让肉体来控制我们的意志时，我们才会在生活中逐渐获得知识……”

彼尔扔下书，沉思地望着正前方，蹙紧眉头，坐了几分钟。

“奇怪，”他暗自想道，“这些话说在耶稣诞生之前四百年，却好象是从一篇现代人写的论述基督教的论文里摘录下来的！”

他把这一页看完了，又翻了一页，继续看下去，然后再翻一页……已经欲罢不能了。这种具有超自然力的、充满深刻思想的想象力，已深深扎入他心灵的隐秘深处，使他万分激动。当他终于回到图纸和计算方面来时，早已过了晌午。

但是，今天的工作象昨天一样，进行得很不顺利。不管他怎样努力，却无法把思想集中。他是个至今不能面对一张白纸而无动于中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主要的困难常常是怎样才能在工作时从一大堆萦绕脑际的思想中正确地抓住他所需要的想法！可现在他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工作。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街上的不论什么叫喊声，走廊里的任何铃声——都影响着他，把他从工作中引开。

于是今天的工作也和昨天一样地告终：在病态的亢奋状态中他得出结论，整个设计方案根本不适用。他双手掩住了脸，陷于忧郁的、绝望的痛苦之中。

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普菲费尔科恩教授，当他在柏林时，教授对他很感兴趣。

过去有个时期，他按照普菲费尔科恩教授的要求，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书面汇报。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表示感谢，彼尔从图纸中把这封信找了出来。

“……至于您那水力发电机，我对这件事谈自己的看法时必须万分谨慎。您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迈出这第一步，您还不十分自信，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不过，我在我们见面时似乎已经告诉过您，美国人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过某些试验，他们正继续努力去达到这一真正宏伟的诱人目标：使海洋中取之不竭的能源服从于人类的意志。这样的想法也吸引着您，这点只会使人对您肃然起敬；但是您所选择的道路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正象我上面已经说过的，我保持沉默。不过我认真研究了您那风力发动机新的控制系统，我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想，采用杠杆和平衡锤的主意我十二万分的赞赏。您指出的方法理应得到各方面的赞许。但是我觉得，您自己也不认为，这个对于一切水力能源贫乏的国家——首先是平原地形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严肃的大课题，您已经找到最终的彻底解决的办法。通过无穷无尽的微小改善的方法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规律，除了在技术领域外，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运用到这种程度，而您大概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只要情况许可，今后我也一定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您的发展，而且我对您以后在这方面的试验结果寄予极大的希望。对于您自己的卓越的才能，您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您能达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假如您能把您那概括事物整体的罕有的才能同更深入地观察细节结合起

来。年轻人是有点不屑于这样做的，然而事实上，它是得出真正深邃和正确的结论的基础。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旅行过程中似乎还准备访问一下北美洲。这个想法当然应该受到鼓励。在纯实践方面，您在那边会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有可能获得更多丰富自己知识的机会。我指的不仅是技术方面——要知道，在一系列其他领域里，我们还是新世界的小学生呢。首先您会在这个国家里了解一些伟大的发明，人们怎么用最微不足道的经费获得最出色的成就。”

一封几乎被遗忘了的旧信……

彼尔接到这封信时，甚至不感到欣喜——当时他并不特别引以为荣，可是此刻这封信却给了他多么大的鼓舞啊！他立刻下决心要毫不迟疑地起锚开船，继续进行他的见习旅行。他决定把自己的事务再次委托伊凡处理，请后者代为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而他则在此期间悄悄地出走。这一次是直接去美国。不应该再沉湎于旧世界的诱惑了。

傍晚时，他去斯科夫巴肯，想把这些想法和雅柯芭商量一下。他来到时，雅柯芭正在花园里，坐在亭子边被阳光照耀的长凳上。

彼尔的声音立刻从凉台上传到她的耳中，但她仍坐在原地不动，而且悄没声儿的，以免暴露她在这里。当彼尔终于找到她时，她就把面颊凑过去让他亲吻，虽然他想吻的是她的嘴唇。正因为他是那么热切地期待着她能对他表示感谢，她干脆连他献给她鲜花也不愿意说声谢谢了。

一整天她仿佛痛苦得昏昏沉沉，虽然企图忘掉所发生的事，却是白费心思。她一向喜欢明朗坦荡，可现在，在对待彼尔的态度上她第一次违反初衷，当真相有破坏她的幸福的危险时，她故

意蒙住眼睛不看真相，就象一个从甜蜜的美梦中醒过来的人，翻了个身，想把美梦继续做下去。雅柯芭怀着一种发狂的情绪，沉溺在自欺欺人的境地中。

彼尔无法迫使自己立刻告诉她，他俩又得别离了。而且决定出国这件事本身对他来说所花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他已经厌倦了奔波流浪的生活，由于他学不好外国语——只有德语他还勉勉强强能够对付过去——也增加了他不想离开的因素。何况要和雅柯芭分手，他感到难受；尤其是现在，当他俩进入了心心相印、重新亲密无间的时候。但是既然需要，就得这样做，这是一点没有办法的。

最初彼尔专心致志地在思考，以致没有察觉到雅柯芭情绪上所起的变化。但是当他坐在她的身边考虑着怎样启齿把自己的决定谨慎小心地告诉她时，他看到她正匆匆地从脸上抹去什么东西，看上去似乎她在赶走一只苍蝇，但彼尔很快发觉，她正在抹掉泪水呢！

他不知所措了。他还从来没有看到她流过眼泪。

“亲爱的，”他问她，“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没什么……只是感到有些烦躁，”她说，一面推开彼尔想要来拥抱她的那一只手。

“你是不是病了？”

“当然不是，我不是说过了，根本没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走吧，我觉得有点冷。”

他倏地站了起来（他的殷勤态度今天简直是对她精神上的折磨），于是他们就慢悠悠地沿着海岸散着步。这时彼尔才注意到她的满脸病容和痛苦到极点的神情。他的决心明显地动摇了。

突然，一个光芒夺目的好主意越过不愉快的情绪涌上了心头。就象一道透过云雾的阳光照得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个主意也顿时照亮了他的现实生活。雅柯芭完全可以和他比翼双飞，他们可以立刻结婚，这样，雅柯芭就不用在上帝和人们面前躲躲闪闪，就能光明正大地和他一起走了。先前他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旅途的劳顿，旅馆的拥挤，孤独——使他深感害怕的一切，现在都转而预示着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快慰。他已经有过经验，知道雅柯芭是个再好没有的旅伴。她无私、无畏，又能慈母般地关心人，何况她又熟练地掌握好几种外语。

“雅柯芭！雅柯芭！”他干脆在花园的小径中央站住，雅柯芭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就一把紧紧抱住了她。然后他将自己从昨天起所感受到的、反复思考过的一切都告诉了她，还告诉她，他想出了多好的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

雅柯芭久久没有作声，把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陷入幸福的沉思之中，嘴唇和脸颊由于激动而变得煞白。她十分清楚，她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和他一起走。在她目前情况下走得这么远是不理智的。彼尔打算离开半年光景，期限再短简直就没有意思了。这样，她将会成为他的沉重的累赘。

“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当走到海峡岸边他们常常爱去的地方时，彼尔说。这里可以看得到厄勒海峡的景色和沐浴在阳光下的瑞典海岸。“你不喜欢我的建议吗？”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柯芭说。她坐着，身子稍稍向前探，眼睛望着一边，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另一只手被彼尔紧紧地握着。“我知道你应该走，我自己甚至也这样想过……但是亲爱的，要越过大西洋，我可不能去！”

“这是为什么？有我和你在一起，你可以绝对放心，我会无微

不至地关心你的。也许你怕坐船?”

“是的,这也是个原因。因此我还是留在家里的好,我将等着你回来。如果你认为我们必须在你走之前举行婚礼,那末,我同意你的意见,根据种种理由,这样做将是明智的。”

“但是还没有等到成为真正的夫妻,我们又将分手了,你是在开玩笑吗?这才是最最骇人听闻的残忍呢!雅柯芭,我简直不理解你,你脑袋里怎么会钻出这样的想法?你不可能这样思考问题的,是吗?”

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雅柯芭,我不相信你,最近以来,你怎么会变得这样古怪。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没有,我亲爱的,”她一面回答,一面痉挛地紧紧握住他的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向他披露全部真情。她不敢。对于他的性格脾气她不再抱任何幻想,她担心,如果他知道了她目前的状况,他会以这个借口立刻把出国之事拖延下去,或者压根儿放弃这个计划的。她的良知不能让她这么做。她很清楚,到美国去对于他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现在她比任何时候更关心这件事。过去,只有他的爱情能够使她感到满足;而现在,她已经不指望他的爱情能给予她全部幸福,她情不自禁地寻找着某种补偿,来弥补他的爱情的不足之处。

“你听我说,”最后她打断了彼尔的话头,他还在试图说服她。“我倒有另外一个主意,你可以经英国到美国去,这样我就和你一起去。我们在伦敦住上一个星期,再在乡间或者海滨一带待上一个星期,到利物浦我们就分手,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当然是聊胜于无。我希望到了利物浦你又会明白过来。”

“别寄希望了。这首先是为你着想啊!你且想一想,等到你

回来，我们就不能住在旅馆里了，必须要有自己的家，而这就够我忙的了，直忙到你回来。”

“是啊，这倒很合情理。雅柯芭，你是对的，你总是对的。亲爱的，我预先为自己凯旋而归感到高兴！……只要想一想：我们有了家，这有多好！……即使不十分豪华也好，你说对吗？在郊外的什么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可以从那里眺望森林和海滨一带，对吗？我俩在一起，只有我们俩！”

一股柔情脉脉的暖流涌上心头，他又一次把她搂得紧紧的，于是她懒洋洋地把头依偎在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你看，”他继续说，“这一切同那些对于所有的人，无论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的幸福相比，实际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为所有的人共享的幸福从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就象树上结的果实一样。不，在财富的分配中，有些情况，甚至在当代社会中，显然也并不那样对头。幸亏我及时明白了这一点，要不然，我会完全陷入泥坑的。”

雅柯芭又惊恐不安起来。虽然彼尔实际上只是重复了她说过的话而已——大概正是因为以前有个时期她曾希望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现在这些话却使她害怕了。在这个时期，她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她对于所谓“生活的价值”的看法，最近几天来改变得很多。

“我觉得你没有正确估计情况，”她说，声音中带着不寻常的严厉的调子。

“你且好好观察一下周围吧，不妨等观察以后再来下结论。对新社会来说，自私自利、爱慕虚荣、残酷无情、崇尚权术已不象过去那样是社会的基石了。”

“为什么它们会不是基石了呢？”

“你问为什么吗?”

“是的,我正是要问为什么?既然诸如此类的品性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我们就不应该随意严格地指摘它们。”

彼尔哈哈大笑。他把她的话当作笑话来对待。

“你是不是认为,它们还应该受赞扬呢!”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人类的幸福可不是单单依靠这些才获得的,不是吗?”

直到此刻彼尔才从她的音调里听出来,她说这些话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但是他不愿意跟她争吵,因此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开玩笑。

“唉,不管我说什么,今天你反正总要说出相反的话来反对我,即使这些话甚至和你自己的看法相矛盾。”

雅柯芭默不作声。她也丝毫不想重新争吵起来。于是两人开始一起拟订旅游计划,详细地研究着旅游路线。

*　　*　　*

玛克斯·贝纳德对那些拥护在哥本哈根开辟自由港的人展开的论战,在杜林主编的《博尔戈日报》的积极支持下最近几天突然以使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贝纳德成功地使自己的敌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的确,他们发动了需要大量投资的冒险事业,而《博尔戈日报》在新任的主编领导下,出人意料地使它的威信在交易所经纪人中间与日俱增。同时,一些或多或少受玛克斯·贝纳德支配的其他报纸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散布对他们的这一想法的不信任。为了在股份公司即将成立的大会上不被彻底击败,大老板们决定向这个可恶的律师叩头,让他在

理事会里担任一个职务。

这正是玛克斯·贝纳德用尽心计求之不得的出路，因此他没有眨一眨眼睛就接受了职务。在当时举行的有纪念意义的盛大宴会上，玛克斯·贝纳德和他的老对头——曾经是一家银行的神通广大的经理——订立隆重的停战协定，不但订立，而且当众加以确证：经理以故意吸引人们注意的方式请玛克斯·贝纳德赏光，和他一起干杯——关于这一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市内各报在第二天都有详细的报道，《博尔戈日报》甚至发表了题为"历史性的时刻"的专文。

取得这个胜利对于玛克斯·贝纳德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终于一劳永逸地向社会人士证明，没有他，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连最殷实的交易所大老板，没有他的支持也是寸步难行。当伊凡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差点儿昏厥过去。他认为，如今实现彼尔计划的任何希望都会长时间地失去可能性；他在盛怒之下，歇斯底里地大叫说，这是背地里的叛变和谋害行为。

彼尔只耸耸肩膀。

"我可是告诉过你，"他对由于事情的急剧变化也变得抑郁不欢的雅柯芭说。"现在你总该同意了吧，你的那位玛克斯先生诡计多端，我没有落入这个人的圈套，算是很走运了，不然我就会被愚弄……不，不，我再一次坚决主张，必须来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把这些败类从社会生活中连根拔掉；否则，正直诚实的概念将成为泡影。"

雅柯芭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但她不打算反驳他。现在没有必要重新挑起原先的争论。此刻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去美国这件事上，另外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彼尔采取批评的态度，坚决象过去那样地爱他。

伊凡对于前途过于悲观失望的情绪，大家很快都知道了。玛克斯·贝纳德取得的新胜利，引起那些妒忌他的人以及暗地里的仇视者大大地活跃起来。在这些人中间，地主涅莱哈维占据一定的地位，他认为贝纳德不客气地把他出卖了。他忽然象哈萨拉盖尔律师那样对彼尔的设计方案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也自觉自愿、毫无条件地和这两个人联合在一起。

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使老人比耶列格拉夫终于委曲求全。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仇视，在他身上激发起新的力量；因为对于这个好斗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他的第二宗教。在他看来，每个犹太人，即使是在这里出生的犹太人，也只是暗地里对丹麦人的宿敌怀着同情、半被同化的德国人而已；他坚定不移地深信——不过并非毫无根据——在哥本哈根，几乎所有犹太人出身的批发商人无非是德国公司的代理人，而且，他们以最新的建筑技术来改建哥本哈根，用的正是汉堡和柏林的犹太银行的资金。德国的百万资金渗透到外省富裕农民的院子里，从这里，从内部，继续以秘密的途径征服这个国家，这种征服最初是借助大炮来开路的。因此彼尔的设计方案特别吸引他的是，在和强大邻国相处的关系上，它首先企图肯定本国的经济独立。而哥本哈根港由于航道狭窄淤浅，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可能吸引所有国家的船只来此停泊。

这就是为什么比耶列格拉夫决定自己要跨出和解第一步的原因。他不想算旧帐，大概在一年以前引起他们不和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彼尔的傲慢态度只有激起上校的好斗心而已。他深信，正是彼尔负有拯救祖国的使命，一想到彼尔的预言现在不折不扣地成了事实，比耶列格拉夫体验到仿佛是一种宗教式的感动。

这时彼尔正坐在旅馆里作出国前的准备。他孜孜不倦地在

进行图纸的设计核算工作。他希望赶快把必要的修改完成，即使只对港湾部分的设计作出修改。因此他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他黎明即起，几乎整天足不出户。但是过去飞驰而来的想象力已经不再涌现，工作进行得又慢又不顺手，从走廊或者广场上传来的最细微的声音也能干扰他，使他把工作停顿下来。

常有这样的事：他本想去拿对数表，却拿起一本在德雷扎克时买的历史书或通俗哲学小册子——它们和其他的书一起放在写字台上。他经不起诱惑，动手翻起哲学小册子来了。临了，他常常埋头阅读跟设计毫不相关的书。这时，不论是街上的喧闹声或是走廊里的铃声都不再影响他，使他分心了。他钻进书里去，甚至好几个小时不抬头，没有发觉时间在飞一般的过去。

* * *

有一天，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光景，彼尔坐在写字台前面，有人敲他的门。彼尔根据敲门的声音立刻知道是伊凡来了，便急急忙忙地把伊凡来之前他正在看的一本书藏到图纸底下。他又被在德雷扎克买来的一本小册子迷住了。当伊凡闯进房间里来时，彼尔仰靠在椅子背上，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象是一个暗地里干了坏事的人突然被人揭发似的。

“喂，有什么消息吗？”彼尔用这句话来迎接伊凡。

“当前最阴险的诡计！最大的欺骗勾当！你看吧！”

伊凡边说边从公事包（公事包逐渐成了跟它的主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里取出一份刚出版的市内最蹩脚的报纸。

“你看吧！”

报上刊出一篇详尽地论述丹麦船舶航行的社论，题目是《新

的国家》。据报纸的说法，这篇社论摘自某个叫斯捷涅尔的工程师过去发表在外省刊物上的一系列文章，它所分析的是那个硬被称为"斯捷涅尔方案"的方案，虽然，事实上，如果不把某几处根本无关紧要的修改算在内的话，这个方案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属于彼尔。

"现在你怎么说呢？"伊凡问道，向彼尔瞥了一眼。彼尔在读报时脸色煞白。"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剽窃！你知道这个人吗？"

彼尔摇摇头。

"必须立刻把这个人打听出来！"伊凡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办？"

"没什么，"彼尔思索了一分钟后回答说，同时把报纸递回给他。

"怎么没什么？必须使他不能危害你，你应该自卫，你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

"自卫？"彼尔气得激动起来，反问道。

"是的，是的，请你原谅我这样说，但是你没有权利这样轻率地对待事业。这样对你有害，请不要忘记，你有许多敌人和妒忌你的人。如果你被迫退居次要地位，那个人将攫取你用自己的劳动和才华赢得的桂冠，那些敌人和妒忌你的人只会拍手称快。"

"没有这个必要！要摆脱我可不很容易……就让他们去吧！"后面一句话他是按照刚才由于伊凡的突然来到而中断的那种情绪补充的。这时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接着说："我已厌倦和一切坏蛋作斗争了。如果我一生一世得和这群人打交道，就不禁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值得这样做。我们还是改变一下话题吧：你是否知道，我和你的妹妹决定在最近期间结婚？"

"我听说了，父亲和母亲曾谈起过这方面的事。"

“老实说，现在这件事比全世界的报纸加起来的连篇废话更使我关心。你既然在这里，就请你告诉我，你可知道，按照规定，结婚得办哪些证明文件，履行什么手续？”

“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可我还以为……”

“是的，我有点糊涂。我忘记……更确切些说，是你忘记了：我简直不能和任何一个官员洽谈什么事，他们是那样的骄傲自负，使我立刻会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于是到处跟人吵架。你是不是可以帮帮忙，代我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比如说，我知道必须到市政局的什么部门去，需要正式提出申请。总之，会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伊凡已经习惯于为彼尔出力跑腿，因此没有多加思索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他要彼尔赌咒发誓，一定要盯着斯捷涅尔，如果有人敢于公开称这个可疑的先生是设计方案的作者，即使只有一次，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伊凡已经把公文皮包挟在腋下，准备去抓门把手开门时，却突然回转身来，对着照旧坐在写字台边的彼尔说道：

“喔，还有一件事……请你告诉我，你们家有人叫克里斯丁·玛格丽特吗？一个牧师的遗孀？”

彼尔哆嗦了一下。这是他母亲的名字。

“没有！”他慌慌张张地回答。“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没有什么，”伊凡窘迫地回答说。每当他和彼尔谈起彼尔的家庭时，他总会感到很窘。“我偶尔在《贝林时报》上看到一则讣告，死者姓锡杰尼乌斯。祝你一切都好，下午再见。”

伊凡走后，彼尔木然不动地坐了几分钟。当他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按电铃时，眼前发黑。同时，他无法在感情上摆脱内心的歉疚。唉，真够受的！偏偏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真

不走运，真不走运啊！”

“请把早晨版的《贝林时报》拿来给我，”他对走进来的侍女说。

他打开报纸，在长长的讣告栏里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母亲的名字，顿时脸色煞白，讣告这样写着：

“家母克里斯丁·玛格丽特·锡杰尼乌斯，约翰·锡杰尼乌斯的遗孀于今日逝世。”

下面具名是“一群失去父母的儿女”。彼尔凝视着这些词，直到眼花缭乱，字母开始渐渐模糊起来。

真难以设想，还在几天之前的夜晚，他曾佇立在她住所的窗户底下。也许正是在那天夜里，母亲在和死神进行着斗争，想到这一点，他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时候他看到房间里的灯光以及在窗帘后面移动的人影。

“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即使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彼尔企图安慰自己。真正的和解根本谈不到，更谈不到仅仅是为了安慰母亲所作的那些让步了。也许这样反倒好，母亲还以为他还没有从国外回来，也许他不知道她的情况，倒是他的运气呢！为了要使母亲安宁，他可能会在她面前扮演一幕假戏，但事后想起这一幕，恐怕就无法不感到羞愧。可怜的母亲！她是属于那些被生活吓怕了的人。在她卧床不起的漫长岁月里，她是在阴暗的房间里度过的。她是操劳和悲苦的化身，而死亡无疑拯救了她。

彼尔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使情绪多少稳定下来。他不习惯极度激动，本能地害怕激动。后来他想起了雅柯芭——她跟他约定时间，在斯科夫巴肯等他。怎么办呢？他感觉到无法安安静静地、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地坐在那边，谈论当前的出国旅行或其他别的事情；何况他还受着良心的谴责，因为他直到现在还

没有把他的家庭已迁到这里的事告诉雅柯芭。

他坐到桌子边匆匆写了几行字，叫雅柯芭不要等他。他照例推托工作忙，作为最正当的理由。在末尾，他加了一句，说根据《贝林时报》上的讣告，他的母亲已在哥本哈根去世。

接着他又按铃把侍女叫来，请她派人把这封信送去。但这时，先前的不安情绪又袭上心头。他好几次坐到桌子边想动手工作，却又站了起来。他无法坐定在椅子上，数字和计算根本钻不进他的脑海里去。虽然他甚至捧住脑袋，试图使思想集中在工作上，可是思想却一个劲儿地在同一件事周围打圈子：母亲的脸庞，童年的回忆，无法补救的沉痛感——如今他就这样无法打听到母亲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于是想找个知道她情况的人谈谈的愿望终于完全控制了他。

他就扔下工作，穿好衣服上街去了，在路过的第一家饭馆里吃了早饭。然后，他顺便走进市区公园，以便在人群中间稍稍散散心，听听军乐队的演奏。

傍晚时分，他散步回来时，旅馆的看门人告诉他，有一位妇女在等他。刹时间，热血浪涛般涌上心头，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一定是某个姐妹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他已经回国，打听到他的地址后，来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雅柯芭。这时候，他压根儿想不到她。当他走进房里，她从放在窗边的椅子上站起来迎他时，他甚至光火了。

他脸上所表露的惊奇和失望的情绪是那么明显，雅柯芭无论如何不可能不看到。但是她对于不受欢迎早有准备。她熟知彼尔的性格。她过去也曾多次为彼尔的粗暴态度而同他发生过冲突，每当他心中感到痛苦时，常常以这种态度来加以掩饰。

她也知道柔能克刚，为了要赢得他的信任，要走过多少秘密的历程；一谈到他的家庭时，要使他敞开胸怀，即使对她来说也是困难的。她于是一点没有显出委屈的样子，走到他面前，双手抱住他的脑袋，在他前额上吻了一下。

“你知道，看了你的信后，我在家里坐不住了。我必须来看看你，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悲哀，我自己就哭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

彼尔怀疑地斜视着她，嘴里咕哝了几句，似乎是：对他来说，母亲早就死了，因此，事情的实质现在一点也没有改变。

“不，亲爱的，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自己，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失去的是什么，何必掩饰这一点呢？……你只要想一想，你的母亲就住在这里，在哥本哈根！可是这一点你却对我讳莫如深！唉，彼尔，彼尔，至少此刻，当我们两人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互相关心的时候，你总该不再对我隐瞒了吧？也许你自己事先也毫无所知？”

彼尔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回答说，他一直想告诉她，但是他俩一碰面，话题立刻转到别的方面，而后来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那么就现在来谈吧，”她说。“但首先得坐下来，我也有很多话要问你呢！”

她脱下斗篷，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一边。

“你知道你母亲生病的事吗？”

“我一点不知道，她的健康情况早就很差了。”

“你没有去找过她，也没有碰见过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她问道，缩在沙发的角落里，带着审视的目光望着他。

“没有，”彼尔回答说，一面用颤抖的双手把雅柯芭的斗篷挂

到门背后的衣钩上。

“那末你怎么知道他们迁到哥本哈根来了呢?”

“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我姐姐教音乐的广告。父亲一死,家里就谈到过这件事。他们要搬到哥本哈根来是为了两个小兄弟,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他坐到离开她稍远点儿的一把椅子上。她一只手托着腮帮沉思着,眼睛望着前面,接着问道:

“你听我说,要是我早就知道你的母亲住得离开我这么近,我一定会去看她的。尤其是在我旅行回来以后,我感到孤独不堪,真想找个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谈有关你的情况的人,你以为她会接待我吗?”

“不知道。”

“会的,她一定会接待我的。我就深信这一点……而且相信她能理解我们的。”

“难道你忘记了,你不是怀着这样的意愿去找过埃别尔哈尔德吗?除了失望,什么也没有带给你。”

雅柯芭没有立刻回答。并不是由于她已经忘记了那次拜访埃别尔哈尔德的事。最近一个时期来,当她回忆起在那间憋闷、潮湿、空荡荡、不舒适的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一幕时,甚至感到惊慌不安,因为她越来越觉得彼尔与他的哥哥有相似之处。

“兄弟姐妹嘛,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说,一面把额角上的一绺头发撩开,仿佛是用这个动作来驱散某种使人厌烦的思想。“我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深知这一点。你的生母,不管你离开她多远,她总会向你伸出手来的,至少会伸出一个手指来吧!因此我不能相信,我跟你的母亲会找不到共同语言,虽然我们相互之

间有差别，就如两个人不可能是彼此相同那样。”

“这话你可说对了。”

“除此之外，我深信，归根结蒂我们会互相了解的。根据你告诉我的有关她的不多的情况，我自己塑造了一个我十分喜欢的形象。我好象看见她出现在我的眼前。矮小的个子，对吗？眼睛根本不象你和你哥哥那样，颜色还要深一些，是吗？你们两人大概更象你父亲。她病后拄着拐棍走路，我外婆也是这样的。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我能十分清晰地想象出你的母亲来。尽管她身体十分虚弱，但意志却很坚强。她经年累月地卧病不起，却仍然操持这么个大家庭；忧患艰苦没有影响她照料所有的人，由于她勤俭持家，才使你们家保全了财产，这使人多么感动，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你且想一想，有哪一位母亲在病榻上整整躺了八年，却拖拉着一大群幼小的孩子？更何况，照你的说法，你父亲是个很难侍候的、偏执的人。这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家一向拮据，可是她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我记得你告诉过我，有人忽然怜悯起你母亲来，她却回答那个人说：‘不用怜悯我，还是对我的丈夫和我的一群孩子多加关照吧！’多么出色、又多么崇高的回答！”

彼尔聆听着这一大段冗长的话，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同时神经质地用一只手的手指敲击着另一只手的手指关节。接着，他蓦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够了，够了，”他打断雅柯芭的话。“过去的终成过去了，不值得去谈论不存在的事。”

他走到窗口，向广场望了一眼。一幢幢房屋的影子在黄昏时分变得长长的。在夕阳的余辉中，古老的风车耸立在要塞的废墟上，仿佛在向西沉的落日致告别礼。

“你说得对，”雅柯芭停了一会儿回答说。“过去的终成过去

了……只是请你告诉我，如果我请求你把你母亲写的几封旧信给我，你不会拒绝吧？我们很少谈到你的家庭，但我总觉得我对于你的家庭情况知道得这样少，这是我很大的疏忽。”

最初他装得似乎根本没有听清她提出的要求，当她重又说了一遍时，他断然回答说：

“我没有任何信件。”

“当然啦，我知道最近几年来你和她没有通信。我指的是过去，当你刚来到这里时，她偶尔写信给你，这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如果你允许我和你一起重读这些信札，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无法挽救了……我手头已没有信。”

“这些信到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我当时就烧掉了。”

“唉，彼尔，彼尔，你怎么能这样……”她没有说下去。

彼尔拿出手帕来擦脸，仿佛他突然觉得热了。但是雅柯芭看见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睫毛上闪烁，她顿时明白了，他在流泪，却又想隐瞒这一点。

她还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屈服于某一种感情。她的最初的冲动是想走过去拥抱他。但是理智和经验提醒她不应该这样做，恰恰应该装出什么也没有发觉的神态。此外，彼尔的激动唤起她隐隐约约的不安，同时也激起她的妒意。

因此她没有移动一步，直到彼尔自己离开窗口。这时她立即走近他，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无言地紧挨着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

是的，雅柯芭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人此刻能出色地扮演安慰者的角色。她自己也感到没有信心。她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别离，就失去了自制力。至少她能把真情告诉他就好了。她一天

天和自己作着剧烈的斗争，为的是什么也不说出来，她上百次地提醒自己，如果在大西洋把他们分隔开以前就把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他，这将会冒多么大的风险！

不仅即将来临的分娩使她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另外，当她一旦分娩（为时尚早），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流言蜚语，想到这些流言蜚语，她就开始渐渐感到惊慌不安起来。就这方面来说，自彼尔回来以后，她变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了。过去她为彼尔爱她而感到十分自豪，因此，毫不担心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不能长期保持秘密；现在，当她比较清醒地望着自己的未婚夫，当她一想到她很快将成为诽谤和闲言的对象时，她的自豪感变成了痛苦。

她决定送走彼尔以后就不回家了，而是绕道到德国去，很可能是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就在那边分娩。这与其说是为了她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替父亲和母亲着想。但是只要一想到离开她所期待着的事情还有六个多月，她简直陷于绝望了。不过她还是会毫不动摇地忍受不管什么样的痛苦，保持两个月以前他们在蒂罗尔①分手时她对彼尔的那种无限的信任。可是自从彼尔跟娜尼之间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她丧失了任何信心，她仿佛感到到处都布满陷阱。不过要拒绝彼尔，她现在又无论如何做不到。她对于彼尔的缺点了如指掌，却还是象以前在她的感情里没有掺杂一丁点儿谴责成分的时候那样爱他。有时候，她是那样苦苦地思念着彼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病态的，不正常的。因此她已习惯于隐瞒自己的感情，保持拘谨自重的举止，甚至单独和彼尔在一起时也是这样。有时候，人家冷眼旁观，可能觉得她似乎有点任性，但就是在这种时候，彼尔也还是占据着她的整个心坎，

① 奥地利的地名。

使她能原谅他的一切行为。

彼尔突然站住，看了看表。

“你是不是该去火车站了？……不过，请你不要以为我要赶你走。说句真心话，我十分感激你来看我；但是你不喜欢很晚回家，而此刻已经八点了。”

她凝视着他那依然是苍白的、变得难看的脸。

“那你将做什么呢？”

“坐下来工作……你看看这桌子。你瞧，有一大堆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不能浪费时间。”

“不，不，”雅柯芭说，紧紧抱住了他，仿佛想使他摆脱危险似的。“不能留下你单独一个人！就算在一生中休息这么一次吧！你何必这样抓紧时间工作呢？如果留下一个人在这里的话，你反正是无法驱散悲痛的想法的。”

“那末你留下来陪我？”

“不，不是今天……也不是在这里，”雅柯芭脸红了。“这里多不舒服，你到我们家去，好吗？在我们家里过夜。有的是现成的客房，你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如果你亲自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我的父母亲，定会使他们感动的。顺便说一句，你一定得这样做，走吧，彼尔，走吧，明天我们到森林里去散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们把一切痛苦都忘掉。”

早晨，他们一醒来，迎接他们的是阳光绚烂的好天气。他们下楼到餐室去喝茶时已经不早了。他们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就手挽手地到花园里去。昨天夜里两人都久久无法入睡。一想到他们在这个明朗的春夜，彼此竟离得这么近，心情很不平静。最后全家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们便一起度过了后半夜。他们互相紧

挨着，一心希望能忘却所有的心事和悲伤。此刻他们在一片苍翠的花园里散步，露水正从树枝和叶子上一滴滴掉落下来。上半天，家里所有的人（除了列阿太太）都分头去办自己的事了，这里笼罩着天堂般的宁静和安谧。他们从花园出来，无意中进入了森林。白天，大路上马车在一团团的尘雾中疾驰，每张长凳上总有人坐着，而此刻在森林里却不象白天那样喧嚣，只有各种鸟儿的鸣叫声传到远处。在他们散步的所有时间里，他们只碰到过一个小老头儿，坐在带轮子的安乐椅上，由人推着。当他们从老人身边走过时，老人亲切地向他们点头致意。

但是彼尔渐渐地又不安起来。还在花园里散步时，他就有些心不在焉了，老是对雅柯芭说，他得在两点钟以前回到城里，因为他必须到一个机关去询问有关他的设计方案的事，而那里三点钟就要下班。

吃了第二次早餐后，彼尔就走了。他在城里雇了一辆马车，径直向他哥哥埃别尔哈尔德工作的单位驶去。他嘱咐马车夫在外面等候他，自己则消失在傍着浑浊的运河而筑的一幢灰蒙蒙的房屋大门里。

自从一年以前雅柯芭到过这里以后，埃别尔哈尔德那紧张的活动和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职称和官衔的无穷无尽的梯级上又上升了一小级。在门旁他以前坐的斜面写字台边的位置上，现在站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很有前途的伟大的国家机构传统的维护者；而埃别尔哈尔德本人则有了一间虽然不大、但由他支配的私人办公室，有正式的写字台和安乐椅，不过他穿的却仍是那件袖管出奇的窄小、由于多年的勤奋工作肘部处和背部磨得发亮的黑色上衣。虽然职位高升了，领带和鞋子都没有更换。

彼尔进来时，埃别尔哈尔德正坐在桌子边极其仔细认真地

削铅笔，仔细得甚至有些过分了，一般只有在政府机关中才是这样削铅笔的。但是当他从没有关严的门里听到有人在外室低唤他的名字时，就急急忙忙藏好铅笔刀，随手从桌上抓起一个篇幅很大的文件。

他神态庄严地仰靠在安乐椅的靠背上，把文件拿到眼前，以这样的姿态等待着来访者。

“请进，”有人敲门时，他就用命令的口吻说话，同时眼睛从文件的上端抬起来。

彼尔的来临使他惊奇得甚至来不及装出淡漠的神情。象一个碰上幽灵的人那样，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兄弟俩互相对望着，默不作声几乎有半分钟之久。

只有到这时候，彼尔才注意到，埃别尔哈尔德是多么象已故的父亲，特别是在此时此刻，正当他站立着，用一只手撑着桌面，激动得浑身颤抖的时候。嘴角边不会消失的皱纹，剃得光溜溜的下巴，老式的窄小的连鬓胡子，发红的眼睑，呆滞的目光，不能弯曲的背脊——所有这一切，使彼尔栩栩如生地想起了他从童年起就熟悉的父亲的形象。

彼尔决定掩上房门，好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然后在正好对着门的沙发上坐下。埃别尔哈尔德也坐了下来。

“我来看你的原因，你大概已明白了吧，”彼尔开始说，“我在报上看到了母亲逝世的讣告。”

“是的，”埃别尔哈尔德停了一会儿，显然勉强地回答说。“我们以为你还在国外没有回来。”

“我一星期前刚回来。”

“噢，原来这样！这么说来，你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母亲已经迁到哥本哈根来住了。”

“大体上是知道了，”彼尔回答说，眼睛望着一边。这时他问到母亲是不是病了很久了。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急于回答。经过很久的思索后，终于决定告诉他，母亲是突然去世的，他们大家都感到意外。

“感谢主，她没有经受很大的痛苦。除了一般性的虚弱，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直到最后的时刻。虽然她抱怨呼吸困难，睡不安稳，但是我们以为这是由于她身体不好所致，她过去一贯身体虚弱，对这点我们已经习惯了。早上，锡格涅替她梳头时，她有点不耐烦，要锡格涅梳得快些，因为她感到很疲乏，想睡觉。过了十分钟光景，锡格涅去看她，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把眼睛睁开了几次，仿佛告别似的，就这样去世了。”

最后几个词埃别尔哈尔德是用有点漫不经心的口气说的。出人意外的感觉刚刚消失，最初的激动稍稍平息，埃别尔哈尔德照例开始偷偷地观察起彼尔的服装来。他侧目斜视，用敏捷的目光探究着彼尔上衣上的绸翻领、手套、巴黎式的皮鞋、胸衣上的钻石领扣。随后，又继续他的叙述：

“当然不能说我们对于这种结局毫无准备，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病得太久了。她甚至对于死亡即将来临似乎已有预感。她不仅对于有关死后的安葬和遗产分配问题作了细致妥帖的安排，甚至给不在她身边的子女写了遗书。也有给你的……还有一包密封的东西。”——这最后一句话是在经过故意的停顿以后说的，同时埃别尔哈尔德向彼尔迅速地瞥了一眼，想看看他的话对彼尔起什么样的作用。接着，他又继续说下去：

“信和一包东西暂时都保存在锡格涅那儿。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以为你还在国外，甚至没有打算转寄给你，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还是你自己去取吧？你会碰到我们所有的

兄弟姐妹，他们都到齐了。英格里德和托玛斯也到了，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打算把她安葬在父亲的坟墓旁边。棺材由轮船运去。轮船明天白天开航。在灵柩运走以前，我们打算在灵柩旁举行个小小的家庭追悼会。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你已回来，如果你不参加，将会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我敢以全家的名义这样说。傍晚我们坐火车去。这是母亲为了锡格涅和英格里德这样安排的——她们要晕船，母亲希望大家都能到齐。我们预先到达那里，准备迎接母亲的灵柩并进行安葬所必需的一切准备工作。棺材从轮船上直接运到教堂，第二天再举行简单朴素的葬礼。是母亲坚决要求这样做的。”

彼尔没有作声。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用目光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过了几分钟，他打算离去时，埃别尔哈尔德几乎关切地问他：

“你自己生活过得怎么样？不打算出国了？”

“打算的，我不久就要到美国去。我在那边有事。我要在去之前结婚。你大概知道我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儿订婚了。”

这一次轮到埃别尔哈尔德什么也不回答了。他情不自禁地向彼尔的钻石领扣斜视了一眼，就垂下了目光。

彼尔站起身来。

“喔，我忘记告诉你了，”埃别尔哈尔德带着显然勉强的语调说道：“追悼会我们定在三点半举行。如果你愿意，我们大家就可聚在一起……”

彼尔摇摇头。

“我认为，根据一系列的理由，我还是不来参加的好，”彼尔回答说。“理由之一是我不愿意不带未婚妻而在任何地方露面，可是她的来到未必合适，更何况我不相信她会受到友好的接

待。”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回答。他的脸又凝滞不动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出，只要一想到将有一个陌生的上流社会的女士，而且是个犹太人，来到他的生母的灵柩旁边，他会多么慌乱。

彼尔告辞走了。

在入口处他碰到两个年轻人。他们以士兵式的整齐步伐大步走来，一看见彼尔就乱了步子，匆匆忙忙退到一边去，这使彼尔情不自禁地向他们瞥了一眼。他看到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外省人，甚至有些土里土气。从格隆特维克式的宽檐毡帽底下露出长长的头发。

彼尔立刻认出了他们，这是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他们是来找埃别尔哈尔德的。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也认出了彼尔。他们两人惊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彼尔喊住了他们。他们怯生生地离开他，退到一边去，这情景有点触动他。他甚至感到歉疚。他此刻的心情十分平和。跟埃别尔哈尔德的会面并没有满足他想同亲人和解、从而稍稍补偿他在母亲面前的过错这一愿望。

“你们好！”他说，一面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犹豫了一下，才握住他的手。“你们是来找埃别尔哈尔德的吧？”

“是的，”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刚从他那儿出来。我想知道母亲去世时的详细情况。”

听到这几句话，两个弟弟默默地垂下了头，其中一个开始把鞋头在石板地上转来转去。

彼尔从他们发窘的沉默中看出责备之意，他蹙紧了眉头，虽然心底里根本没有生气。看到双胞胎弟弟身上自然地体现出来的老家那令人喜爱的纯朴和天真之情后，他的好斗情绪以及跟

埃别尔哈尔德谈话时上升的一股怒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虽然看起来乡气十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彼尔很想把他们拉到身边，抱住他们的头，热烈地吻他们，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很想推心置腹地和两个弟弟谈谈，却又压根儿不知道该同他们谈些什么。他俩对他十分疏远，他的上流社会的举止显然把他们束缚住了。

于是他再次握住他们的手，点头示意那在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又简短地谈了几句关于自己的工作和即将来临的出国旅行，就和他们分手了。

但是坐在马车里，他被激动的情绪控制了。他本来答应雅柯芭回斯科夫巴肯去吃中饭，现在改变了想法，回旅馆去了。他感到心乱如麻，这连雅柯芭都一点也帮不上忙了。

在旅馆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名片。彼尔一看是："K. Ф. 比耶列格拉夫，退休的上校工程师。"

"他亲自来过？"

"是的，一个小时以前，他大概在名片背后写了些什么。"

彼尔把名片翻过来，看到这样写着："老战士祝您在爱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幸福和成就。"

彼尔甚至感到头晕起来。他就这样脸上带着苦笑，手里拿着名片站在那儿呆住了。虽然他自己早已忘掉了他那目空一切的预言，在此刻百感交集的情况下，上校的来访在他看来仿佛是上帝的意旨，又一次显示了把他和幸福奇迹般地、不可思议地联结在一起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彼尔看了一下表，还来得及乘火车到斯科夫巴肯去吃午饭。

"你还记得吗？"他和雅柯芭刚刚单独留下来时，他就对雅柯

芭说，“你和伊凡正是由于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缘故才责怪我在玛克斯·贝纳德处的行动，而且责怪得可厉害呢！”

“我们不谈这个了。”雅柯芭神情不安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我们要谈……现在你看！”接着，他把上校的名片递给她。

“他来看过你了？”

“是的，你看看反面吧！好，现在你该怎么说呢？”

雅柯芭真的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她简直惊呆了。她微笑着——几乎是惊慌的微笑——把双手按在他的肩上说：

“你听我说，彼尔，你简直是个魔法师。”

*　　*　　*

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动身到港口去了。他在港口找到一条他猜想是装载他母亲的灵柩、开往日德兰半岛的轮船。他跟大副交谈以后，知道这条船确是装运棺材的，此外，他还知道规定装载的时刻。

在港口对面一幢房子的二楼恰巧有一家简陋的咖啡馆。彼尔立刻注意到这家咖啡馆。他在规定的装载时间前不久，在靠窗的桌子边占了个座位，叫了一杯啤酒，用一张报纸遮住脸，等候着柩车来到，心里忐忑不安地怦怦直跳。

窗外下着欢畅的夏雨。港口前面的广场上，在麻包、大桶和箱子中间，生活在热火朝天地沸腾着。离开船的时间已不长了。从四面八方驶来装得沉甸甸的大车，停在一架起重机的周围，等待着卸货。靠蒸汽发动的绞车哗啦啦、噗嗤嗤地响。巨大的木箱、铁梁、一袋袋面粉、一桶桶煤油都从大车底部吊上去，刹那间，在

敞开的舱口上方飞翔，随即消失在轮船的吃不饱的肚子里。接着是卸一头膘厚臀圆的大肥猪，累得大伙好一阵折腾。两个人拉它的耳朵，第三个站在后面象摇手风琴把手似的死命旋转猪的尾巴。可是这头猪却硬是不愿意移动一步。夏雨和纷忙使大家心情欢畅，而那头顽固的猪大声尖叫，仿佛在呼吁天地间的一切力量都来庇护它似的，引得周围的人都欢腾起来。最后总算把它赶上了舷梯，它就顺着舷梯奔跑，消失在前甲板下面了。接着，有两个货运马车夫打起架来，因为他们的马车在一堆堆货物中间行驶，互相撞上、挂住了，谁也无法后退或前进，刚要转为白刃战，幸而警察来了，推开几只桶，才空出车马通行的道路来。

雨渐渐停了，城市上空仍是黑沉沉的，在天空背景的衬托下勾勒出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仓库的红色屋顶。

彼尔蔓地看到了一辆出殡用的灵车，人们通常租用这种灵车把尸体从家里运到教堂或小礼拜堂去。在赶车人的座位上有个穿工装的人坐在车夫旁边。灵车停在离轮船不远的地方。紧接着，驶来了一辆轿式马车，从车中走出四个人来——都是彼尔的兄弟。第一个出现的是埃别尔哈尔德，戴着缠了服丧黑纱的大礼帽，穿着卷起裤腿的紧窄的裤子，手里拿着伞。他一下车立刻撑开伞，虽然这时雨已停止了。跟在埃别尔哈尔德后面的是腮帮红彤彤的助理教务主教托玛斯，最后是两个双胞胎弟弟。

绞车正好从大车上卷起最后一批货包。大车一驶开，灵车的车夫就挥鞭让马儿把车拉近轮船。但是根据在船长桥楼上指挥装卸的大副的命令，灵车停住了。大副命令马车夫等一等；因为这时人们正好在把一匹未经训练的小马装上轮船，这需要很长时间。最初人们企图简单地象刚才拉那头猪似的把它拉上舷梯，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虽然那可怜的小马哆嗦着，吓得直喘

气，以致鼻孔里喷出粉红色的泡沫。人们迫使它把前面两只脚跨到舷梯上，但在这关键时刻，一条不停地在港湾里来来去去的小拖轮好象故意似的，忽然拉起汽笛来，这样，那匹小马就拼命乱动起来，于是人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件死的货物弄到轮船上去。他们把轮船上起重机的吊杆转过来，于是吊杆就高悬在广场上空，这时小马被拉进一个吊具里，这东西不知是起重机的机座还是有一人高、由粗梁木钉成的圈栏。据估计，这地方正好容纳得下一匹马。人们把链条放到伸出在圈栏上沿的笨重的铁梁下面。这样安排以后，就开始转动绞盘，马儿离开地面，立刻木然不动了，慢悠悠地在装卸工人的头上飘荡过去，降落在甲板上。

在一片哄乱中，彼尔目不转睛地望着灵车。虽然刚才发生的一幕吸引着整个看热闹的人群，但彼尔却并不在意。直到这时大副才给车夫打个手势，车夫立即把灵车向前赶去，埃别尔哈尔德和其余的兄弟们都跟在灵车后面。

坐在马车前座的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已经走近搭架在船舱上方的踏板，在那里，他和另外几个人着手张罗一个长度为一米半的大木箱。木箱盖上已打了运费已付的字样。灵车的门被匆匆打开了，接着就出现一具平平常常、没有鲜花和装饰的棺材。两个装卸工想来帮忙，但托玛斯没让他们插手。他自己和兄弟们把棺材抬到盖子打开的箱子里。棺材几乎把整个箱子填满了。在空隙处塞了稻草，然后关上箱盖，把螺丝拧紧。

这只未经油漆、刨光的木箱装着珍品放在路面上，和那些堆满在雨后潮湿的甲板上的别的箱子和货包几乎一点没有区别。灵车驶走了。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会说这些打了运费已付记号的木板遮盖着整整一个消逝了的世界，遮盖着一个身为母亲的人，她的生命比很多人的生命更丰富、深沉、充实。工人们用吊钩

钩住这只箱子，按照起重机手的手势，箱子就象在它以前上升的一袋袋、一桶桶物品那样从地面升高。箱子在轮船的打开的舱口上停顿了一下，随着一声“放下”的叫喊声，日德兰半岛牧师的遗孀在钢索的轧轧声和蒸汽的吱吱声伴奏下，在一些啤酒箱、伏特加瓶和砂糖桶中间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在咖啡馆窗口望着的彼尔，脸色越来越惨白。侍者早就目不转睛地注意着这个一直悄没声儿地坐着、甚至没有碰过一口啤酒的奇怪的顾客了。他惊慌地跑过来问道：

“您没有不舒服吧？”

彼尔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完全记不起自己现在哪儿。他突然感到脚下的地板在掀起，墙壁径直向他倒下来。

“给我白兰地，”他说，然后一连喝了两杯，双颊开始有些泛红。当他母亲的尸体象一包普通的货物被吊杆高举到地面上空时，他感到四周一片昏暗，接着象电光一闪，他看见了突然显露出来的存在的深渊；那里又暗又冷，那里是被永久的梦笼罩的冰的荒漠，就象他初次到阿尔卑斯山时所见到的那样。

当他神志清醒过来重又能够眺望轮船时，那里正在全速进行一袋袋、一桶桶货物的装载。

弟兄们仍在岸边站着，他们身旁是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埃别尔哈尔德和气地数着钱，交到他伸过来的手中。接钱后，那工人稍稍耽搁一下，分明是指望得些小费，但什么也没有等到。然后，弟兄们迈着镇静齐整的步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

彼尔一直坐着，他无法离开，虽然他已成为其余顾客越来越注意的对象。他想陪伴着母亲，直到最后一刻。一想到母亲将孤零零的一个人留下来，被大家抛弃了，遗忘了，彼尔就感到害怕，忽然脑海中闪出一个补救的想法：他完全不必同母亲在这个岸

上分手。他可以追随着她，谁也不会发觉这一点，他可以象守灵仪仗队那样悄悄地护送着她。夜里经过卡特加特海峡，第二天清晨在峡湾口的任何一个码头下船，中午时分赶到日德兰半岛东岸的最近边的火车站，傍晚时分就可以回到哥本哈根了。

他看了看表，离开船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个小时，这么说来要亲自去通知雅柯芭——她是唯一应该知道他这次外出的人——连想都不用想，没有办法，只能写信告诉她了。

但是当他回到旅馆里，在墨水瓶中蘸笔写信时，他才明白，这样匆匆忙忙地要在信里把自己的行动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是多么困难。因此他吩咐侍女把电报纸拿来，就简单地写上了必要的话，接着他开始整理小皮箱。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于是手里捧着一双靴子呆住了。

上校很可能等待着他今天去回访。把回访即使只推迟几天，也是不妥当的，这样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今可能给予他无法估量的帮助。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封信给上校，就这样写："由于有急事必须出门一次……"

过了不多久，彼尔已经坐在马车里向港口的方向驶去了。

过了厄勒海峡，他忽然想到，既然已经到了日德兰半岛，顺便可以到凯尔斯霍尔姆去看看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这是他曾经答应过的。他真诚地怀念着那两位象母亲那样关怀他的老年的友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个非常实际的用意。自从回到丹麦以后，他一直依赖着对于他来说依然十分陌生的、未来的岳父母，这种情况一直使他难受。虽然菲列普·萨洛蒙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之间金钱上的关系，甚至没有提过一个字，但是依赖岳父总使彼尔感到很不痛快。此外，如果到美国去，又得借钱了。男爵夫人也许在这方面能对他助上一臂之力，因为男爵夫人自

己曾主动提出要帮助他，确切地说，是硬要他接受金钱上的帮助。

*　　*　　*

彼尔的电报送到斯科夫巴肯时，雅柯芭正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一整天萦绕在彼尔脑际的那些想法，是雅柯芭一点也没有想到过的。吃完早饭，她上城里去买些东西，顺便打算到彼尔住的旅馆去一次。当看门人告诉她说彼尔不在时，她窘住了，没有要求看门人转达什么话，甚至没有留下名片就离去了。后来她在城里兜了若干时候，暗暗地希冀着能碰到彼尔，同时又害怕碰到他，因为她知道，他不喜欢这样的巧遇。后来下起雨来，她就只得回家了。

但是回到家里，她还是感到坐立不安。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她老是莫名其妙地瞎忙，尽干些不合时宜的、谁也不需要的事情。她脑子里思考的只是和彼尔一起去英国的准备工作。跟他们的"第二次结婚旅行"——她暗自这样称呼——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雅柯芭都竭力置诸脑后，以免任何恐惧、任何操心和不安给他们的重新亲密无间投下阴影。在这命中注定只给他们一起度过的短促的两个星期中，他俩将心心相印地沉醉在爱情中，而且仅仅是为了爱情而生活。她一定能彻底满足对生活的热烈渴望，直到那沉重的时日来到。

接到彼尔的电报，雅柯芭不由自主地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住了，脸色煞白，一秒钟后才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说实话，彼尔的行动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她说服自己，从彼尔那方面来说，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这是对生母尽最后的天职，甚至值得

称赞。何况经过短短两天工夫，他们又将重聚在一起。

她尽管这样安慰自己，但当她再看一遍电报以后，恐惧重又向她袭来。此刻，不管她对简略的几行字已经仔细读了多少遍，每一次总是能在字里行间看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二十个字中几乎每个字都能引起她的疑窦。他怎么会产生这个想法的？他是不是见到了哪个亲属？为什么他到最后一刻才给她打电报？为什么不告而别？……

她坐着，手托腮帮，把电报放在膝盖上。天色已经昏暗，暮色从小房间的每个角落袭来，这样，沉重的预感就变得越来越不祥。

她想起他对她隐瞒了多少事呀！尽管她一直要求，他们应该相互信赖、坦率相待，但对于他在操心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计划和打算，她却知道得很少。她想着想着，不禁又问自己：有朝一日是不是能克服他那不坦率、变幻无常和孤僻的性格呢？这样的性格带给她多么大的痛苦呀！

……这时，大厅里正是一片欢跃。来了一些住在斯科夫巴肯附近别墅的熟人，还有娜尼，她总是从城里带来一大堆最新消息，占据着谈话的中心。她时不时地哈哈大笑，诚然，笑得有些不自然，因为没有碰到彼尔，她感到十分扫兴。

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来，她在这方面老是不走运，因为彼尔到斯科夫巴肯来根本没有固定的时间。虽然她事先常常作好各种错综复杂的预测，不要放过他；但她不是在彼尔刚刚离开以后才来，就是有事，必须在他来到之前就离开。最后，她真象害相思病那样想见到彼尔了。她已经不再想要报复。根据雅柯芭的行动举止看，娜尼得出结论，彼尔毫无后悔之意，于是娜尼不得不向自己坦白承认，她实实在在爱上了他。她把彼尔的沉默看作是

彼尔对她的幸福的极大关怀，她觉得他的沉默证明了他的隐秘的柔情。他已完完全全征服了她那小小的心。

为了彼尔，她情愿不顾自己的嫁后生活以及跟结婚相连的一切追求虚荣的幻想，这样的念头不再使她感到害怕了。现在，即使得和她姐姐作最残酷的斗争，她也毫不感到害怕。当她听到他们即将结婚的消息时，这只是加强了她的凶狠的意念。她不愿把这个迷人，漂亮，有着鲜红的嘴唇和匀称的体态的男人让给雅柯芭。回想起触到这鲜红的双唇时的情形，她简直被欲念搞得痛苦不堪了。

但是今天他又没有来！

不单是娜尼一个人急不可待地等着他来。伊凡也焦躁不安地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并不时看看手表。

伊凡有着十分重要的消息。他接到哈萨拉盖尔律师的信，要求把彼尔的地址告诉他，因为他和地主涅莱哈维以及另外几位先生准备明天去看望彼尔。伊凡希望正是在这个时刻能在这儿碰到彼尔。但是他知道彼尔来了电报，就明白事情很不凑巧。他急急忙忙赶到车站去，指望能在城里找到彼尔。

天色已经黑透。女管家进来关上了通花园的门，然后在一张张桌子上、一个个柱形花架上安放好点燃的灯盏。

雅柯芭没有露面。甚至茶已经端上来时，她还是没有下楼，虽然大家坚决要她来喝茶。娜尼也听说来了电报，她把这件事当作好的征兆。这么一来，婚事遇到了阻碍！双亲竭力不谈这件事，看来连他们对于婚礼即将举行一事也不大相信。

大家听了一会儿音乐。当时钟敲响十一下时，客人们开始各自回家去了。但是娜尼这一次竟然胆敢不顾杜林的绝对禁令，留宿在斯科夫巴肯了。因为她希望，明天早上彼尔一定会来。

这时伊凡带着惘然若失的神情从城里回来了。等到所有的客人都走掉以后，他问娜尼和双亲说：

“雅柯芭今天没有出去吗？”

“没有，有什么事吗？”

“锡杰尼乌斯走了。”

“走了？到哪儿去？”

“到日德兰半岛的什么地方。旅馆里的人告诉我，他要几天以后才回来。”

“喔，对啦，他去参加葬礼了。”列阿太太说。原来他打电报来通知雅柯芭的就是这件事。

“你说得对，但事情毕竟有点蹊跷……只字不提就这么走了，而且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走，”伊凡说。接着，他把哈萨拉盖尔给他写信以及比耶列格拉夫访问彼尔，而彼尔没有回访的事讲给家里人听。

列阿太太以探询的目光望着丈夫，但后者保持沉默。他为自己定下这样一条：对于自己的这位未来的女婿，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因此他只是摇摇头说：

“孩子们，该去睡了！”

* * *

彼尔坐的那条船早已驶入了汪洋大海。

仿佛一具庞大的石椁，轮船那巨大的黑色躯体在白夜的雾霭中滑行在平静的海面上，而一团团笼罩着它的浓烟，则象是给它缠上服丧的黑纱。黑压压的乌云布满了天空，沉甸甸地低悬在石椁的上方。但在有些地方，透过乌云的缺口，有怯生生的小星

星探出头来——仿佛是天使的眼睛，目送着送殡的行列。

彼尔孤单地坐在中层甲板上，用大衣裹住身子，两眼盯着水面。他设法坐在离开母亲的棺材尽可能近的地方。

其余的旅客渐渐进入了梦乡。在船舱和底舱里早已鸦雀无声了。

值班的大副在船长桥楼上快步走来走去。船尾上的漏沙式船钟①每隔一定的时间敲响一次。除了这些，在偌大一条船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如果不把工作着的机器和轮船螺旋桨和锅炉房铁铲不时发出的咯咯声算在内的话。

西南方地平线上方的盖瑟尔灯塔突然发出了亮光。

不久，船长桥楼上和舵轮旁值班的人都换了班。彼尔发觉大副二副交接班时在压低声音说话。

接着，四周又被深沉的寂静和安宁所笼罩了。

但彼尔本人却根本没有想到要睡觉。他一心想离得母亲近一点，反正他此刻是没法入睡的。

……这天夜里，当他木然不动地望着闪闪发光的海面时，多少儿时的回忆都涌到了他的眼前！直到现在，他还一次也没有给生母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形象。正如母亲本人由于父亲的威严形象而在生活中一直处于阴影之中那样，彼尔对她的回忆也由于不愉快的情绪而变得模糊不清。彼尔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经年累月地卧病在床上。每当他在梦中或者在清醒的时候想到她时（这样的情况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他每次都这样想象着：她躺在床上，躺在那间老是放下绿色窗帘、半暗不明的卧室里，他自己或者兄弟姐妹中的某一个坐在病榻旁边，为她揉

① 旧时海上用的计时器，其中的沙每漏完一次为半小时。

搓她那双疼痛的病腿。但是最近几天来他脑海中涌现的是有关那个时期的回忆，当时她还在操持全部家务，每天早晨和临睡前给几个幼小的孩子洗干净，替他们穿衣脱衣，替中间的几个孩子编织和缝补衣服，检查他们的作业，和几个大孩子一起仿照习字帖练字。每天夜里，她穿着白色的长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里去巡视——把有些孩子的枕头整整好，把另外一些孩子的羽毛褥子拍拍松。要是有哪个孩子在半睡不醒中睁大眼睛瞪着或者辗转反侧，她就会用她那十分柔软的手抚摸孩子的头发。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战争的那一年：他那时还年幼无知，不懂得战争的可怕，而由战争引起的混乱和不安反而使他感到有趣、好玩。德国军队占领城市好几个月，他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昂首阔步在大街上走着，身材高大的鼓手走在每个团队的前头，他们在练马场或者在集市广场上装模作样来引人注目。甚至在牧师的家里也总是挤满了大兵，有时有二十多个人，还加上七八匹马。马匹关在泥炭棚里，每天早晨把它们牵到花园里，在一个军官的监督下刷马。给屋主人只留下少数几间屋子，于是孩子们就老是缠绕在脚边。但是，这一切却使他，彼尔，感到十分开心。没有黄油，只能给孩子们的食物上加些糖浆！……此刻他记起，母亲当时快要生第十二个孩子，准备第十二次和死神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有几个孩子患了病，三岁的女儿在痛苦的折磨中夭折了。他后来才听家里人说，当汉诺威团刚离开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团又开进城时，三岁的女儿在母亲的怀里咽了气。

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以后，无怪乎母亲成了苦难的化身；而那些年轻的一代，在表面上比较和平宁静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却常常不公正地指摘那些用自己的肩膀承受了战争的熬

煎和痛苦的老一辈人，说后者灰心丧气，总是信心不足。最令人惊奇的是，母亲在这些苦难的重负下终于挺过来了。甚至连自身经历过不少痛苦的雅柯芭也无法理解，他的母亲从哪儿吸取这超人的力量，尽管身体有病，却能经受命运层出不穷的沉重打击而没有一句怨言。

这力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帮助老一辈人经受住生活上的苦难、战争年代的惊恐不安、战后年代象死一样的呆滞麻痹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帮助老一辈人经历这一切以母亲那深深地震撼人心的苦难历程为其象征的流血事件的呢？

母亲自己怎么样呢，母亲可从来没有想过该怎样来回答。彼尔记起了母亲经常说的话：

主啊，我所做的一切，
都显示尔的功绩。

……彼尔冷得直打哆嗦，他站起身来，开始顺着横过甲板的长长的通道踱来踱去。但是两条腿重得象是拖着两袋沙似的，脑袋也由于最近几天的操劳烦心而嗡嗡直叫，他又不得不坐下了。

这时，二副走下船长桥楼，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分明想和彼尔交谈。他向彼尔指指那几只在微波上摇晃、下了帆的渔船。他解释说，渔夫们捕捉了比目鱼，现在正顺着急流返回家去，这急流是在安哈里塔岛四周沙滩以南形成的。

彼尔简短地回答："唔，唔。"

他忽然想起母亲留给他的遗书和一个包裹。包裹里毫无疑问一定放着父亲的一只表。他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去读这封信。

要是能证实母亲对他还是有些理解，那他会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但是昨天他和埃别尔哈尔德见面时，从埃别尔哈尔德的目光中却看不到有什么好的兆头。

他又站了起来，折磨人的焦躁情绪不让他安稳地坐定在一个地方。

“您最好去睡觉，”二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近过来说。“在甲板上溜达太冷了。”

二副的不恭敬的语调和姿态迫使彼尔捏紧了拳头。他已经准备狠狠地教训这个无礼的人，但立刻意识到，他们在怀疑他有自杀的意图，在交接班时悄悄地交谈的也正是这件事。

于是彼尔直截了当地问二副，二副是否认为他有从船上跳下水去的企图。

“唔，既然您自己谈出了这一点，我就坦率地告诉您，我们有过这方面的猜疑。这样的事时常发生，而在此以后掀起的叫嚣议论、盘诘以及诸如此类的糟糕事儿，说句老实话，够我们麻烦的了。今年秋天，正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人溺死了。”

“谁？”

“一个从霍尔森斯来的乘客。据说，他在生活中碰到了很不顺心的事。我们发现时只见到帽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喂鱼了。”

彼尔不由自主地垂下了眼睛，然后向二副道了晚安，就离开了甲板。他在闷热的船舱里，在鼾声大作或低声呻吟的人们中间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却还是没有进入梦乡。思绪不让他安稳。他意识到，今夜正在进行着他心里酝酿已久的精神上的复活。在一片烟雾迷茫中有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耸立在他面前，但暂时他几乎还分辨不清通到那儿的道路。留在后面的一切却已经消逝了。他在一个病恹恹的老妇人的形象中发现了力量，与这种

力量相比，恺撒的强大威力就显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了。——他发现了在忍受痛苦、放弃权利和自我牺牲中所显示的伟大力量。

他把双手垫在脑后，圆睁着眼睛凝视着昏暗不明的空间，对他所面临的精神斗争充满了恐怖。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灰心丧气。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甚至并不羡慕他周围那些在被称为"良心洁白"这种催眠剂的影响下而安逸地鼾声大作的人们。在他的怀念和忏悔中，有一种崇高、欢愉的东西，宛如产妇的阵痛预示着新生命将带着新的期望来到人间。

东方破晓，彼尔在峡湾口的第一个码头下了轮船。他在山顶目送着轮船向前驶去——它沿着弯弯曲曲的峡湾久久地在草丛中间行驶着。行驶的路线就是八年前彼尔满怀着青年人的豪情和美好的希望离家远行的路线。想一想，已经整整八个年头了！而事实上他是走运的，他真的征服了他想征服的王国，王国中已经为他设立了王位。

一滴滴露水仿佛眼泪似的沾在他的眼睫毛上，他还是望着在铺满鲜花的草丛中航行的石椁，望着它，直到它消失在黎明前透出金光的雾霭之中，宛如九霄云外王国中的幻影。

第十九章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一个最令人喜爱的角落里，在微微隆起的高地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城堡。暗红色的墙壁和突出的山墙台阶使它很象一座修道院。这就是凯尔斯霍尔姆。它位于山谷边上，那山谷则象一条奔腾的绿色急流蜿蜒在覆盖着森林和耕地的山冈中间。

沿山谷底部缓缓地流着一条小溪——这是很久以前占据整个山谷、宽度达一英里多的广阔水面的微不足道的残留部分。现在，除非你走到河岸的边沿上，就根本看不到河流。眼前展现着一片绿色的平原，平原上有些地方则是沟渠和没有干涸的水洼。简直很难想象，在这些河岸之间，从前曾经翻腾着滚滚浪涛。如今在褐色的、灰色的、啾啾啼鸣的小鸟怯生生地在芦苇丛上空飞来飞去的地方，从前曾经高傲地滑翔着翅膀闪出银光的大海鸥；现在挖土工和临时工虔敬地咀嚼着夹脂油的面包块的地方，从前有过一些醉心于战斗的海盗们从染满鲜血的轮船上走下陆地，洋洋得意地把丰富的虏获物拖回家去。

而在山冈上，在如今一大片透光、欢快的小树林喧嚣的黑麦田中间，从前曾经延伸着成片浓密的森林，每到严寒的月夜，常有野狼出没，悲惨地呼号。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小高地出现，耕种的人在峡湾原来的底部宁静地犁田时，森林照旧是所有勇敢的人和亡命之徒的避难所。这里荡漾着老爷们打猎的角笛声。当

他们骑着马奔驰时，死神本身却已潜伏在鞍鞒上，他们身后拖着血迹越过树林。碰到天气恶劣时，狂风怒号，仿佛空气中有上千个声音在呼啸，还可以听到大海暗哑的轰隆声的不祥的回声使人的心灵里充满了神秘的恐怖。

不过，森林渐渐地从富饶的土地上被挤出去了。赤手空拳的外来人为自己盖起了房子，圈出菜园，以便单独收割大地的果实。穿着长袍、光脚穿着凉鞋的人们沿着有不少耶稣受难像和圣者雕像作标记的道路，从南方来到这里——不久，钟声第一次向海盗们古老的大地宣布："和平降临大地，幸福赐给世人。"岁月流逝，农民和平的斧子从四面八方紧紧咬住浓密的森林，在大鹰遗弃的巢穴里，如今成群的乌鸦在聒噪。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大地的贡品从丰饶的田野和草地流进人类卓越子孙的家门里，积聚在畜棚里、仓库里，于是鲜肉和甜如蜜糖的啤酒塞满了修道院和老爷庄园的谷仓和仓库，最后，使穿长袍的修道士和穿光彩夺目的锁子甲的骑士都吃得大腹便便，脸色红润。但是笃信宗教的修道士一出现多余的脂肪就立刻会被肉欲所控制，产生了需要结婚的念头，甚至认为生儿育女、成为家庭的父亲是自己神圣的职责，于是，丢掉虚伪的幻想而和亚当的其他子孙共享人世间的幸福。教会和俗人攀了亲。就这样，从脚着凉鞋、身穿束着粗麻绳的粗糙的忏悔衣的人中，穿着有百褶领边的白色衣服的第一代锡杰尼乌斯牧师和一大群孩子就仿佛从蚕茧里钻出似的破壳而出了。

骑士也渐渐地过起世俗的生活来。起着良好作用的法律热心地保护着继承的财富，而冒险猎奇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对他们的诱惑力一天比一天弱了。可怕的海盗们的后裔变成了牲口贩子和地主，戴着插了羽毛的帽子，穿着丝绒裤子。他们个子高大，

身材粗壮，浑身是劲，骑着溜蹄马疾驰，仿佛是祖国繁殖力的活的化身。

在这些人中可以碰到类似拉维·埃斯凯逊-勃鲁克先生那样的人，他们和半个日德兰半岛的人进行过诉讼，争吵过；或者碰到象著名的骑士奥卢弗·彼得逊-久伦斯泰恩那样的人，连嫡亲的姐妹——埃里萨芭太太和列娜小姐也忍无可忍，到维堡市议会去控告他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和对待她们的不公道行为；因为他毒打她们本人和她们的奴仆，用火枪和出鞘的利剑威胁她们，拆毁她们的房屋，用暴力抢走她们的全部财产"。他们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溶化在他们海盗的血液里的是对功名的渴望，独立的精神已蜕化堕落为公牛那样的傲慢和一心要凌辱亲人的欲望。也会碰到象约根·阿尔费尔德那样的人，在他身上，祖先的暴行已为发狂的宗教狂热——一种宗教的暴虐狂所代替。他下令从他的城堡的地底下敷设秘密的助听管通到有人住的房间，倾听那些受严刑拷打的女巫和魔鬼的其他仆人所发出的惨叫声以自娱，感谢我们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些女巫和魔鬼的仆人一直在潮湿阴暗的地底下受严刑拷打，直到死去。

*　　*　　*

然而现在，在许多山冈中间伸展着一片既没有小路，也没有大道，既没有一个村庄，也没有一所房屋的肥沃的平原，呈现出单调、荒凉和宁静的景象。如果不是正好赶上割草的时候，那么，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床，在平原上连续走好几个小时，也可能会碰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河水的拍溅声以及偶尔有火车越过远方的大桥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嚓咔嚓的敲击声。

侧面陡直的帆船——旧时船队留下的可怜巴巴的残余——过去曾经在这里行驶。不过十年以前，这些帆船曾经使河面上呈现繁荣的景象，但如今连帆船的影子也没有了。在几个星期内，至多只能看见一艘那种长长的圆头航船，它们负荷重，吃水很深，用竿子推动航船逆流前进的水手们必须顺着栏杆奔跑，才不至于弄湿脚。

在这里比较能看到一些人了。他们握着长长的钓鱼竿，带着真正的丹麦人所特有的哲学家的沉着，坐在岸边，嘴里咀嚼着烟叶。有时甚至会碰到捕捉鳗鱼的人——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一大群鳗鱼从搅得浑浊的淤泥底里赶到水面上来。

最后在这里还可以碰到一个独来独往的猎人；当地居民设法从旁绕过他。这个个子瘦长、神情阴郁的人，穿着高帮的沼泽地穿的靴子，走路时脑袋缩在肩膀中间，仿佛受了惊似的。别人跟他打招呼，他通常不答理。他的脸色煞白，长着一个扁鼻子，散乱的大胡子底下看不到嘴巴。他就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主人——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

此刻，他的两条有花斑的小狗尖声吠叫着，在草地上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发出拍水声，消失在芦苇丛里。他自己则慢吞吞地径直走去，猎枪在背后悠闲地晃动，两只手插在长襟猎装的侧袋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出来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要单独一个人来进行一些不愉快的思考。

居住在山谷里的人们常常暗自猜测，皇室总狩猎官在思考些什么问题。这个人永远是捉摸不透的。在他身上仿佛存在着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他不爱多说话，目光常常避开别人，有时，他却变成十分健谈的对手和脑子里装满最最荒诞不经的传说的吹

牛大王；和缪赫加任男爵一模一样。有一个时期大家认为他是由于妻子的缘故才变得如此忧心忡忡，现在人们则认为，问题的症结完全在于他和别人总是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诉讼，而且几乎永远败诉。他们还议论着他得了一种胃病——从凯尔斯霍尔姆确实经常派人去火车站到药房里去买药。

说来奇怪，连皇室总狩猎官本人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他满可以非常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欣赏从烟斗里喷出的一缕缕烟雾怎样在阳光下渐渐模糊起来；但忧郁突然袭住了他，于是晴朗的日子也变得黯然失色了。于是他就开始思索，这是怎么回事，思索得越多，在失望的深渊中也就陷得越深。

关于皇室总狩猎官又"发病"的消息立刻传到凯尔斯霍尔姆的马厩和仓库里，于是他那有着一双长腿的身影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出现，所有的人就设法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在这种时刻，连胆大妄为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惊慌起来，因为他所看到的黑色的眼窝和变成象石头一样的后脑壳使皇室总狩猎官好似一头用犄角顶住篱笆的公牛。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超脱地对待丈夫的喜怒哀乐，而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因此她一般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态度。她根据经验知道，想要对他施加影响的任何企图只会把事情弄僵，忧郁的情绪需要一定的期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会象来时那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家里进餐时，皇室总狩猎官只是为了吞下眼前的面包才张开嘴来，而他的夫人则一个劲儿地谈着，不使谈话中断，而且，她吩咐做他喜欢的菜肴，想以此来驯化丈夫那难以控制的性格。这是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对于吃一直很感兴趣，甚至在最最忧郁的时候，他也照样胃

口很好。大量的米粥和甜啤酒，烤肉和苹果沙司，杂碎灌肠和焖白菜以及其他美味，这样一大份丰富的饭菜都象消失在牧师的贮藏室里一样消失在他的胃里了。

饭后，他一般悄悄地溜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这间房和会客室之间隔着一个小厅。但是夫人十分机灵地总是作这样的安排，让他无法锁上门，基本上不让他十分坦然地当着仆人的面单独关在屋里。她知道，人们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有关她的过去、他们的婚姻的流言蜚语。她还有很多别的理由必须设法使丈夫和她之间保持着充分的信任。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嫁给当时是二等地主的普兰根作妻子时已经三十岁光景。这桩婚事在熟悉她的人中引起了嘲讽，甚至疑惑。在她的圈子里，如果说有人曾听到过普兰根这个名字，也只是由于此人以平庸无能和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而闻名。当时已经有人散布有关她的过去的流言蜚语。据说，她的美貌在当时曾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燃起强烈的热情。但上述的情况是否导致他们之间有更为接近的关系，对此，很遗憾，谁也不知道。然而当地主普兰根情绪高涨，开始夸耀他夫人在皇宫中的关系时，听众还是得到了真正的享受。

即使在出嫁以后，她的生活方式也给流言蜚语提供了不少资料。由于她经常外出，或者上哥本哈根，或者到国外的矿泉区去，她的名字常常跟某些对女性特别有好感的地主贵族的代表联系起来。但是个中的详细情况，仍象过去那样，谁也不知道——她善于巧妙地放出空气，让别人沿着虚假的足迹去追逐；而她的丈夫一心一意沉溺在打官司之中，又常常忙于对付消化不良症，因此从来也不（如果不把极罕见的情况包括在内的话）对妻子有什么猜疑。

年轻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待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是十分随便的。她嫁给普兰根就是为了要让他作为幌子来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当时她为自己的轻浮辩护，认为丈夫在他们的这桩婚事上也没有吃亏：她为他的封号出过不少力，比他依照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收入所能得到的封号要高得多。

但是后来岁月发生了作用，沸腾的热血平息下来了，过迟的后悔向她索取利上加利的旧帐。进入老年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热烈地醉心于宗教。她受到邻近教区一个叫勃洛姆贝格的牧师的影响。这个牧师不属于那种当时十分常见、企图使中世纪复活、狂热地宣传上帝惩罚罪人的传教士之列。勃洛姆贝格与这些人迥然不同，他朴实无华，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牧师，他非常不喜欢狂热和夸张，他是个富有朝气的安慰者和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无谓牺牲的平凡的福音传教士的楷模，因此获得很多人的爱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牧师怀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帮助她比较轻松愉快地、不觉得十分痛苦地卸下身上罪孽的负荷。她简直爱上了崭露头角的、简单朴素得使人感动的基督教。诚然，有时候她很难遵时做祷告，诚然，有时候她不能一下子用正确的、象孩童那样信赖的口吻向至高无上的神祈求，但是她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有关教会的一切有趣的事情。宗教内容的书籍和神学方面的杂志堆满了她的好几间房间。她甚至常常参加小范围的宗教讨论会，同时越来越公开地作为具有勃洛姆贝格信念的传教士而发表意见。

她曾企图对自己的丈夫也施加影响。尽管她表面上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却受够了他的变幻无常的性格的折磨。在宗教问题上，皇室总狩猎官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但她还是希望能逐渐战

胜他的冷漠态度，使他从积极的信念中得到欣慰和欢乐，以此来补偿自己的不贞。

*　　*　　*

当彼尔在深夜把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悄悄地送过卡特加特海峡以后，就决定在这座房子里、在这些人中间寻找慰藉。大清早，彼尔在峡湾口下了船，到中午时分，车子已经载着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十分倦怠的他驶到了凯尔斯霍尔姆。

在这儿，彼尔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不仅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至今仍在凯尔斯霍尔姆作客的她的姐姐男爵夫人对他殷勤，而且主人本人也如此；因为他刚刚接到通知，有关路边一条沟渠的诉讼案，他胜诉了。他的要求并不是经常能得到这么圆满的解决的，但是既然这一次得以胜诉，皇室总狩猎官就自然得意忘形了。

为了使彼尔了解这件事的全过程，皇室总狩猎官把他拉到自己的房中，利用这一机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他一生中还有其他三个诉讼案件获得胜诉。据皇室总狩猎官说，其中一个诉讼案是那么不寻常，那么错综复杂，以致最高法院为这个案件整整开了三天会。

彼尔依旧在思念母亲的棺材，他庆幸有机会默默无言地沉溺在这些思绪之中。

皇室总狩猎官很少碰到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话的人。后来他告诉夫人说，她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很招人喜欢。午饭时，彼尔谈到自己即将告别的日子，皇室总狩猎官几乎比别人更起劲地开始说服彼尔正该趁现在这个时候在凯尔斯霍尔姆好好休息一阵

子，因为期待很久的夏天即将来临了。

要说服彼尔一点也不难，更何况在哥本哈根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他想，还有什么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宜于克服他预感到日益逼近的精神危机呢？他们把他领到侧屋里一间安静舒适的房间里。窗户朝着花园，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栗树林荫道遮住了白天的亮光。屋子中央，在刮净到发白的地板上，放着一张有着笨重的圆形桌子脚的四方形的橡木桌，桌子周围是四把高背椅。屏风后面放着一张床，角落里有一只高高的古老的炉子闪闪发光，仿佛一个浑身披着铠甲的骑士忠实地守卫着这张床。在窗子之间的墙上挂着摆满书籍的搁架。

彼尔立刻爱上了这个房间——它显然不同于编上号码的、千篇一律的旅馆的房间（命运注定他要长久地蜷宿在旅馆的房间里）。幽绿色的昏光和他的情绪十分协调——这样的密室，这种修道士独居的幽室，正是他此刻最最需要的。特别是那些书籍，尤其使他赏心悦目：他从许多书的书脊上看到了布道说教和其他神学著作的书名。曾经有个时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怀着多么大的激情向他谈到过这些书。

他给哥本哈根的旅馆发了个电报，要求把他的一部分日常用品寄到这里来。他给雅柯芭写了一封十分详细的信，企图把迫使他追随母亲遗体的、突然迸发的激情解释清楚，并告诉她，利用这个机会履行很久以前的诺言来探望一下熟人——在意大利时的旅伴。关于在凯尔斯霍尔姆逗留的时间，他暂时只告诉她，说他需要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新的远行。他知道详尽的解释纯属多余，因为单靠一封信，雅柯芭是无法理解他行动的真正动机的，而作详尽的解释还需要时间。这有什么办法呢！他和雅柯芭是在不同的精神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他们之间的

关系中无法弥补的损失。不论双方作出多么大的努力，这种性格上的深刻差异必然使他们无法真正亲密无间。

黄昏时分把信发出以后，彼尔显然立刻安下心来。夕阳西下，他和两位太太坐在客厅里，觉得自己在这个不习惯的环境中已经完全象在家里一样——宁静而又舒适。他不打算解释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一切融合成一个整体：光线微弱却又十分宽敞的房间，投在窗玻璃上的夕阳余辉的反光以及空气本身——轻微的霉味中稍稍搀杂着厨房的油烟味——总之，一切都象慈母般温暖着他的心。

皇室总狩猎官在他们身旁找了个地方坐下，却又突然跳了起来，发出吓人的响声，嘴里哼着不知什么曲调，穿过大厅，径直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让所有的门都敞开，接着就从他的房间里传来嘈杂的声音，金属碰击的叮当声、打开窗子的碰撞声。突然，圆号的吹奏声响遍各处。

皇室总狩猎官依靠滑稽可笑的古怪念头来支持他的自信力，还表现在下述这件事上：他认为自己在管乐器的演奏方面是个最出色的巨匠。一开始，他吹了几种打猎的信号——从森林里响起了回声，仿佛是远古时代发出的回声，当时，皇室总狩猎官的祖先穿过茂密的丛林，在他们身后的草地上留下鲜血斑斑的足迹。吹过打猎的信号，他又吹了几首爱国进行曲。后来，那首被认为是纯洁心灵的真正诗歌以忧郁感人的调子吸引住了这个演奏者。这首歌演奏得很怪，最后，以“啊，两人一起走有多美！”的曲调结束。为了以最好的形式表达这首赞美家园的古老颂歌那感人肺腑的力量，皇室总狩猎官把曲调吹得响亮而不自然，还带着凄凉的婉转起伏的音调，使彼尔一个劲儿地盯着地板看，生怕自己会哈哈大笑起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却相反，沉思地用手

托着下巴，含着温和的、柔情的、质朴的微笑望着窗外。

彼尔就这样同庄园主夫妇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好几天过去了，皇室总狩猎官的情绪好得异乎寻常，领着彼尔参观他所有的田地。午饭后，彼尔常常偕同两位太太在景色如画的庄园四周散步，有时则一个人散步，或者和年龄跟他相仿的年轻的总管一起散步。

彼尔恢复体力并不需要很多时间。他的脸很快又恢复了古铜色，就象他从意大利回来时那样。这使他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竭力少谈自己和萨洛蒙一家的关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注意到了，她自己也就不去接触这个话题了。关于生母，以及这次促使他来到日德兰半岛的真正原因，他也认为以不谈为好，因为他至今以为，两位太太似乎都莫名其妙地想象他的神秘的出身，但是很快他就明白，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已经打听到他家庭的全部情况。看来她是向勃洛姆贝格牧师打听的。她对这位牧师怀着极大的敬意，而从各方面看来，牧师本人对彼尔的父亲是熟悉的。

弄清楚了原来乱麻一团的问题之后，彼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对于女主人不要求他谈论这个话题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现在他只希望同样轻松愉快地来解决另一桩微妙的事情：向主人夫妇借一点钱。

起初彼尔想向男爵夫人开口，他就是为此到这里来的。但他很快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诚然，男爵夫人自己在他来到的第一天就又向他建议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甚至表示要让彼尔做她的继承人；然而这种意愿被一种在罗马时也出现过的同样的感情阻止了：他不愿抓住这个不幸的痴呆老人的话要求兑现。他甚至避免单独跟她在一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口吻立刻会

变得亲密无间到使人害怕的程度。男爵夫人用两个手指托着戴了花边帽的小脑袋，以过分崇尚词藻的话语谈到她故世的弟弟，然后以朗诵盖莱茨、卡尔·巴格，特别是巴鲁丹·缪勒的长诗结束。缪勒的《芭蕾舞女演员》她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勘误表也背得出。

没有办法，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皇室总狩猎官和他的夫人身上了。他感到跟这位夫人在一起比较随便些，特别是当总管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秘史全部告诉他以后。听完总管的话，彼尔进一步了解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意大利时使他如此迷恋的原因，也了解到她轻佻的沉思以及为什么对我们罪恶的肉体上的弱点采取宽容的态度。

不过，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笃信宗教的诚意，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因此也相信她心灵上的其他优秀品质，期望着在她的帮助下能使皇室总狩猎官和当地的其他贵族代表们对他的设计方案发生兴趣。他也许会坦然地接受这些人的帮助，而对于自己的岳父他决定永远不再要求他的支持了。萨洛蒙家大概会作为嫁妆或者以其他什么名义分给雅柯芭一部分财物，结婚以后，这些东西将归她全权支配。今后谁也不敢说他是靠菲列普·萨洛蒙施舍过活了。

但是此刻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可以开口借钱。无数事情使他不得空闲，忙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事，首先是大自然使他不得空闲。三天以前他才告诉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有机会，他就想到美国去求学深造。

眼前象是真正的夏天了，正是最能使这个地方增添美色的季节。树林和田野一片嫩绿，欣欣向荣，草地则变成了一块毛茸茸的色彩缤纷的地毯。他和田庄的总管几乎成了好朋友。午饭

后休息时，彼尔喜欢到总管的房间里去，那间屋子位于办公处旁边的独立侧屋里。从房间的一扇窗户中可以看到油坊，女挤奶员把衣襟掖在腰里，拎着铅桶在油坊里走来走去；另外一扇窗朝着院子的一角，在院子里，一群凯尔斯霍尔姆得奖牌的大公牛正在粪堆后面和一群母牛交配。彼尔挺直身子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雪茄烟，和总管闲扯着形形色色的天真质朴的乡村琐事，或者跟总管的黑色狮子狗和它的崽子嬉戏逗乐。总管是个沉着镇静的日德兰半岛人，属于那种虽说没有恶意，却喜欢对一般受人尊敬的人或事进行一番议论和诽谤的人。常有这样的事，一谈到什么人，他就立刻把这个人置于可笑的状态——根本不怀恶意，仅仅是为了说上几句俏皮话。彼尔和他交往感到心情愉快，在乡村的无事忙碌中，无忧无虑的闲扯驱散了他来这里时的忧郁思绪。

河流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因为河水从这里哗哗地冲到他故乡小城的码头的那些腐朽木桩上总共只不过五六十公里的路程；而河边不容易被发现的沼泽地和长得密密层层、人们很难挤进去的芦苇丛，是他童年时代的嬉戏游玩之处。有一次，彼尔在岸上的敞棚里找到一条小船，他过去对捉鱼的爱好重又觉醒了。在总管的协助下，他收集了全部必需的工具，从此每天带着钓鱼竿在河边消磨上好几个小时。

但是时光流逝，他怀着狂热的激动心情期待着的那种信仰上的转变终于没有出现。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深夜，在轮船上聚积起来的全部热情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已消失得影踪全无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那些宗教论文仍放在书架上没有被碰过。彼尔整个白天到处跑来跑去，傍晚回来时，点上灯刚想坐下来看书，可是只浏览了几行，甜蜜的瞌睡就降临到他身上，催他上床了。

他甚至开始有些想念雅柯芭。坐在船中，阳光晒得他暖洋洋的，或者仰卧在他最喜爱的林边树荫下，彼尔有时希望雅柯芭就在他身旁，和他分享夏日的快乐，清除肺部含沙的尘埃对她一定有好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她看上去满脸病容。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她多半会拒绝的。他现在所过的缺乏精神活动的生活未必合她的口味。无所事事地躺在草地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让思绪追随着浮云在深不可测的蔚蓝色天空里自由翱翔，感觉到你自己就溶化在漫无止境的空间——这种乐趣雅柯芭永远无法理解。他记起了，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她的情绪象大海一样不安宁。她说得对。

此地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十分随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心情舒畅。这种无拘无束也表现在衣着方面。皇室总狩猎官一早就穿着打猎的靴子在各个房间里走动，甚至到吃午饭时还不换衣服。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自己在家里也不过分注意装饰打扮。乡村的这种质朴自然也赢得了彼尔的好感，而在细节上过分讲究礼节，以及不论在岳父家还是在旅行时不断地更换衣服，使他厌烦极了。

……明朗的夏季中的一天，当他把钓鱼竿搁在肩上走回家来时，碰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一个年轻的淡黄头发的姑娘在一起。姑娘穿着蓝条纹的淡色连衣裙。两位妇女在正屋面前一条从草地通向花园的漫长的杨树林荫道上走着。她俩搂肩搭背，很象一对恋人。

“这位是从哥本哈根来的锡杰尼乌斯工程师，这位是勃洛姆贝格小姐。”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急急忙忙为他们介绍后，又说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现在正坐在她丈夫那儿，毫无疑问，这位牧师一定会高兴见到彼尔的。

彼尔穿过花园走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暗自骂了一句。他明白，安逸的日子从现在起已一去不复返了。彼尔对于这位从各方面看来在这个家庭里很受尊重的牧师，很早就产生反感了。只是到后来，他才弄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常常看到报纸上把勃洛姆贝格看作现代教会许多流派中一个派别的有才能的代表。他还依稀记得，勃洛姆贝格的活动曾经是他的家庭中争论的目标，因为他的哥哥助理教务主教托玛斯热烈地拥护勃洛姆贝格的学说，而父亲则表示并不赞赏。

他真想在自己的房间里静待牧师离去。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建议他和牧师认识一下。尽管话说得十分婉转，但语气之中却表示出希望他不要忽视这个建议。

他真的在皇室总狩猎官的房间里见到了牧师；只见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在一片香烟的迷雾中喝着咖啡。彼尔刚在门口出现，他们就立即停止了谈话，显然在他来到之前，他们正在谈论他呢。

勃洛姆贝格的外表一开始就使彼尔感到有些惊异。彼尔曾在凯尔斯霍尔姆听人们谈到许多有关伟大的宗教改革者的情况，这位改革者对上帝的显灵持所谓比较人道的观点，他为这种观点而进行着斗争。彼尔知道上述情况后，就把牧师想象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圣徒，一个基督教中的勇士。可是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矮胖的人，鼓起了腮帮，从外表看来，他和任何一个心地善良、健谈的丹麦的牧师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的大胡子和头发很象一堆麻絮，围绕着他的大脸庞，一对明亮的蓝眼睛象两滴水珠在脸上闪闪发光，眼睛中反映出和平的苍穹。从勃洛姆贝格的衣着（他穿着黑色羽缎的短上衣）以及他毫不拘束地伸开手脚，坐在安乐椅里吸着揉皱的雪茄烟的姿势中，可以看出，他显

然想摈弃教职的特征，即摈弃对牧师表示尊敬的“圣”字称号的一切特征，而且他竟敢不恭敬地讥嘲这个称号，使自己的同行感到极大的气恼。可是，任何一个旁观者还是第一眼就能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勃洛姆贝格的整个外貌显露出一位宗主教的过分自信和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的许多性格特征。每个神职人员本质上都具有这种优越感，就象所有的教堂尽管具有一切最新的取暖和通风设备，却有霉味一样。

勃洛姆贝格牧师不无困难地站起来迎接彼尔，带着农民的恳切神情和他握手。

“好啊，好啊，”他说道，一面不拘礼节地打量着彼尔。“欢迎您来到我们这里，工程师先生。”

在他的语气中含有一种庇护的，或者，更象是深表同情的意味，使彼尔警惕起来。

“锡杰尼乌斯这个姓不用说我是熟悉的，”牧师继续说道。“不说您本人，您的父亲在我们同行中就是个很受尊敬的人物。虽然我们多少年来是邻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却不认识他本人。在理解教会的幸福方面，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深深地尊敬这位已故的同行。他是个十分勤奋的工作者。”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牧师重又坐下，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牧师向皇室总狩猎官转过身去，谈起当地的一些事情来。

彼尔在窗边找了个位子，抽起烟来。他半侧着身子，向着两个交谈者坐着，一面眺望着屋子前面一大片剪齐的草地。在草地正中央放着一个镀金的日规①。

他的目光落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不久前看到过的那位姑

① 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娘身上。她们走出林荫道，在草地另一边一棵枝叶扶疏的山毛榉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收起了伞，她的女伴则把她那宽檐的草帽放在身边的凳子上，从额上撩开一绺鬈发。

彼尔决定好好地端详一下牧师的女儿。她大概十八九岁光景，除了淡色的头发以外，她跟父亲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她个子高，甚至稍嫌瘦长，但体态匀称。这么远的距离要仔细看清她的脸是不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彼尔觉得她长得妩媚动人。她坐在树荫下，身子稍稍向前倾，低着头，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拨弄着一朵摘下的花朵，时不时地嗅嗅它的芳香，好象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和丰满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她那高耸的胸部被闪闪发光的灰色丝绸衣紧紧裹住，仿佛穿了铁铠甲似的）在一起，姑娘穿着飘逸的连衣裙，就显得几乎没有肉体了。

彼时思忖着，她使他想起一个人来。这个念头还在林荫道上他碰到她时就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修长匀称得象扁角鹿一样的身材，一头几乎泛着银光的淡黄色蓬松浓密的秀发，倾斜的双肩——他觉得她好似他过去的老相识，这一切引起他忧郁的情绪。

这时牧师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了。他说要去探望一个住在邻近地区的病人，教堂里的一个牧人。一头激怒的公牛用角把牧人撞伤了。看完病人回来时他再来接女儿。和彼尔告别时，牧师又质朴地望着他，说，假如彼尔什么时候路过贝斯特鲁普牧师的庄园，他，牧师将十分高兴见到他。

“我知道，”他很快地说，“现代年轻的哥本哈根人都认为教会是宗教黑暗势力的殿堂，而牧师的家则是它的入口。但是我们也许并不象你们哥本哈根报刊和文学作品想描绘的那么坏，反

正您自己判断吧！”

尽管牧师带着保护者的口气，但彼尔认为此刻应该和他握手告别，甚至说上几句感激的话。他女儿的美貌使彼尔情不自禁地对这个自信的人有了好感。

皇室总狩猎官送牧师走出去。彼尔戴上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草帽，朝前走，穿过凉台。在凉台的台级上他站停下来观察天空，仿佛根本就没有想到两位女士在这儿似的。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大声喊他。

“您猜猜看，勃洛姆贝格小姐说您象什么人？”她开口就问。

姑娘脸涨得象火一样红，想用那只空着的手掩住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嘴——她的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的宝贝，这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有趣，勃洛姆贝格小姐发现您很象个印度的土王。她说得对，您今天的确有一种异国的风姿。”

“象个印度的土王？”彼尔重复了一遍，同时对自己的浅黄色的法兰绒衣服瞟了一眼。这套衣服也是从意大利带来的，今天是第一次穿，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你们大概在奉承我，可惜我没有百万家财，成不了地道的土王。”

“您将来会有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稍稍带着遗憾的神情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这句话几乎是违反她的意愿冲口说出来的，她立刻后悔失言了，于是改变了话题，殷勤地邀请彼尔坐到她们身边——在草地上她们的长凳附近正巧放着一张折叠椅。

但是这句一瞬即逝的话已足够立刻破坏他那愉快的情绪了。他明白，在他来到这儿之前，她们正在议论他的订婚，当然她

们不会忘记核算他那位岳丈的资产。显然人们简直把他和岳丈混为一谈了。于是他意识到，勃洛姆贝格小姐把他比作印度的土王绝对不是恭维之词。

他在长凳旁边坐下，开始端详起这个姑娘来。此刻近在咫尺，他可以目不转睛地仔细瞧瞧她了，而且象个内行那样品评她的外貌。他没有发现多少缺点。尽管彼尔心情不好，但还是由衷地感到惊讶，她长得多美呀，他怎么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她那水灵灵的眼睛多么纯真！嘴巴好看极了，线条十分柔和；也许嘴显得小了一点，嘴唇有点苍白，但是却因此显得象朵鲜花那样纯洁鲜艳！

话题转到了牧师刚才告诉他的那件不幸的事情。年轻姑娘的表情使人怀疑象她父亲的作风。她谈着这个"值得深深同情的人"腹部受的伤是那么重，以致医生不指望他能恢复健康了。但彼尔对她的叙述却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蓦地想到，她象什么人。当然是象法兰齐斯卡，他在尼堡时的情人。"我的天啊！"他想道，一股突发的柔情涌上心头。"从那时起，多少个年头流逝了呀！"

两位妇女兴致勃勃地谈着话，而彼尔有一阵子却整个儿沉溺在回忆之中。但是，他的两眼还是一直盯着牧师的女儿，虽然她一次也没有朝他瞟过一眼，看来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有人在注视她。

"是的，"彼尔暗自想道，"象得出奇，身材和姿态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勃洛姆贝格小姐的脸型更清秀，身材更苗条，可以说是法兰齐斯卡的修订版。面部表情也象法兰齐斯卡：勃洛姆贝格小姐每次笑的时候总是把舌尖沿着上唇掠过，仿佛要舔去微笑似的。"

"有点凉了，亲爱的，你肩膀上也许该披块什么东西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这样问姑娘。

太阳在公园的树林后面消失了。这儿，在浓密的树荫底下，有一股潮气从地上散发出来。

"我一点不冷，我觉得挺舒服。"姑娘回答说，她喜欢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抚摸她的手。

"披块披巾反正不碍事，你大概把它放在客厅里了吧！"

彼尔站起身来。

"我去拿。"他说。

但姑娘立刻从凳子上站起来说：

"您找不到的。"她一说完就急匆匆地沿着林边的小草地走了，仿佛害怕他会跟在她后面似的。

"她很可爱，对吗？"姑娘消失得不见影儿了，彼尔重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问道。

"很不错。"彼尔简单地回答说。

"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她的性格简直可爱极了，又坦率又开朗，可惜的是健康情况不佳。"

"难道她有病？"

"她患过伤寒症，整个冬天卧病床上。照她自己的说法，整整三个月死神比生命更靠近她。难道从她身上看不出这一点吗？"

"当然她身上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但是要说是病容，那倒……"

"感谢主，最可怕的时期已经过去，到夏天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了。可爱的孩子，她是我们大家的安慰。她对于自己能够在世界上活下来简直感恩不尽；只有在年轻时几乎就要和生命告别的人，而且把生命看作是上帝的伟大恩赐的人才会这样。事情

就是如此，锡杰尼乌斯先生。”

彼尔掉开目光。最近以来，每当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到宗教时，他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从各方面看来，勃洛姆贝格小姐跟您十分合得来，”彼尔说，希望变换一下话题。

“是的，这个可爱的孩子喜欢到我们家来。她说，在凯尔斯霍尔姆她过得很愉快。我觉得在她父母家里，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生活有些单调。但总的说来，他们家生活过得极和谐。您应该找个机会到勃洛姆贝格牧师家走一趟，他一定很高兴和您谈谈的。”

小路上出现了园丁，他在离开长凳几步路的地方站停下来。

“什么事？彼得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问道。

园丁摘下头上的帽子，又走近一些。原来他想请她赏光，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去看一看菜园。

“现在就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根据她对待园丁的态度来说，她大概认为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是她的兄弟，只是她雇佣的仆人除外。

过了不多久，她站起身来走了。

这时候姑娘回来了，一看到撇下她一个人和彼尔单独在一起，很不高兴。她双手痉挛地抓住长凳，脸蛋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最后，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身影还没有消失之前，把夫人喊住，要求带她一起走。

还没等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张口，姑娘就急忙站起身来，跑去追赶她了。

“你可是不能奔跑的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阻止她说。

彼尔回过头去望着她的背影，脸上掠过淡淡的阴影。

她那出奇的胆怯唤起了他心头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是这样地避开单独和他待在一起的，特别是当父亲在早晨或白天祷告时申斥他的那几天，更是如此。还在不久之前，当他碰到两个双胞胎弟弟时，情形也是一样——他们窘得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来。

土王！这个姑娘这样称呼他并非出于极大的敬意，她奔跑着逃离他，仿佛他不是个人，而是黑暗之王。但这又怎么样呢？犯得着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对他有些什么想法而惶惶不可终日吗？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关心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了？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的呢？还是另外有什么原因？他自己难道没有开始为永无休止地追逐幸福而感到羞愧吗？

但是犯不着陷入诸如此类的沉思中去。必须尽可能快地摆脱多余的伤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完全处于情绪的奇妙转变的控制之下，该是结束无所事事的状态，重新抓工作的时候了。如果说他在人们面前或者在他自己面前有过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他要以奋斗精神、以舍己忘我的热情和在自己一生中尽可能多做好事的热烈愿望，来争取获得人们的谅解，即使他命中注定不能取得巨大的胜利。

有人在开窗，把屋子里的窗开得很大。

这是男爵夫人午睡很久之后醒来了。过了一会儿她来到凉台上，肩上别致地披着西班牙式的花边大披巾，披巾用别针别在后面头发上。男爵夫人脸上施了大量的香粉。黄昏时为了遮住白天出现的红色斑点，她总是这样做的。

彼尔立刻消失不见了。他不愿意单独和这个半痴呆的女人在一起。他悄悄地走出花园，沿着田野、沿着草地边的小路走到树林里去了。

夏日的黄昏寂静、明朗。在那样的黄昏，尽管十分宁静，却显示着不祥之兆。沉默的、荒凉的、没有阴影的平原伸展在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死气沉沉的天空底下。太阳在不知不觉中下山了，地平线上只留下红色的烟雾。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云彩本可以吸住地平线后面的光线，然后反射到大地上，仿佛对逝去的这一天致最后的敬礼。只是在山冈上，有些地方的窗玻璃闪闪发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太阳刚一下山，在河谷里，神秘的生活就开始了。蓝灰色的烟雾开始笼罩草地，整个宽广辽阔的山谷很快就淹没在雾海里。似乎随着夜的来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的峡湾占据了旧的河床。白色的雾霭象奔腾的波涛，象透明的海洋在山冈之间泛滥。

突然，一切都复活了。一个带角的头颅从雾霭中露了出来，哞哞地叫着。它的旁边，在雾霭中，显露出一个人体的上半身，从下面看上去，这个人体很象一头野兽，后面是一条翘起的尾巴。不久，一大群有角的头颅把彼尔围住了。这些牲畜伸长了脖子，从它们的鼻孔里喷出气来。有个人在头顶上挥舞着什么东西，嗓音嘶哑地大声叫喊着。彼尔的脑海里不禁涌现这样的想法，这是半人半马的神怪在和海上巨兽进行搏斗，而事实上这只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三百头牛群放牧回来了。牧人背后挂着猎子，赶着牛群。从路边看去，一头头牛似乎不是在走，而是在浮游。只见牛头和牛背在透明的海面上晃动。

彼尔在路边水沟旁一棵大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休息，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目送着牛群，直到它们消失在雾霭之中。一群乌鸦掠过他的头顶，向森林飞去，欢快地咯咯叫着，围着自己的窠兜圈子。近边什么地方有一只青蛙无忧无愁地咯咯叫着。除

此以外，没有别的声音来破坏傍晚的宁静了。

一种孤独的感觉袭住了彼尔。他记起了书中的话："狐狸有洞，飞鸟有窠。"但是他自己在整个世界上却没有可以使自己美好、明朗的回忆产生依恋之情的安身之所。想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他心里豁然开朗，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对他反正都一样。无论在大西洋中部或者在南美的高草原，他不会比在这里，在祖国的心脏更孤独。

这时，他记起了另外一句格言，浑身起了一阵战栗。这是《圣经》中的咒语，从前父亲曾用来诅咒过他。

"反对上帝的人必将流离飘荡在地上。"

父亲的话应验了，他的儿子遭到了该隐的命运。①

彼尔的眼前又出现法兰齐斯卡迷人的形象和粉刷成鹅黄色的尼堡的小屋，以及涂了焦油的篱笆后面的青翠苍绿的小花园。如果细细想一想，他是多么爱法兰齐斯卡啊！当时拒绝她那象春天本身一样清新美好的爱情，可真不容易呢。当然，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并没有损失什么。雅柯芭更招人喜欢，这是无法比拟的，而且在他的事业发展上，雅柯芭的意义很难估价。但是在他和法兰齐斯卡的关系中，是不是有那么短暂的片刻，他们不仅仅在肉体上，而且在心灵上，互相依属于对方呢？在把两人进行比较时，他记起这样一件事：他和法兰齐斯卡在暮色苍茫中划着小船在金光闪闪的湖面上荡漾，没有任何愿望，也没有预见到在艾斯特沃莱的树荫下愉快地分手的悲伤时刻，他觉得在他整个暴风雨般的、没有欢乐的少年时期，这是昙花一现的最最

① 参阅《旧约·创世记》，第4章，第12节。耶和华诅咒杀了兄弟亚伯的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幸福的时刻。她已出嫁了吗？除了法兰齐斯卡，还有谁配嫁一个好丈夫呢？也许，此时此刻，在森林的深密处，她——一个幸福的妻子和母亲——正抱着婴儿喂奶呢！彼尔想，在尼堡大概可以打听得到，她是否仍和父母亲住在基耶尔捷明，以及她的大致情况。诚然，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的老屋已经人去楼空，变得一片荒芜了。奥卢弗逊太太把水手长送上"最后的航程"后，自己也在这年秋天去追随他了。不过，那边大概还是可以找到个把人，向他仔细打听的。

一群乌鸦又在他的头顶飞过，又欢腾地呱呱叫着消失在森林中。这时从凯尔斯霍尔姆那边传来车轮的吱嘎声和马蹄的得得声。一辆放下车篷的四轮马车由两匹喂得饱饱的杂色毛的小马拉着，正在费力地爬上山冈，这山冈正好在彼尔坐的长凳旁边陡然高上去了。

当彼尔意识到，坐在马车内的准是勃洛姆贝格牧师的时候，就从凳子上站起来，朝着跟马车相同的方向走去，认为牧师大概不可能从背后认出他来。

但是，他估计错了。一等到马车驶到他身边时，牧师就吩咐马车停下来，随即亲切地向他招手。

"您且看看吧！幻想家先生在傍晚的静寂中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未来呢！这里美极了，是吗？我和女儿刚才正好在谈论这个。无怪乎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其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听到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讲述各种各样神话般的怪物。傍晚时分，就象今天这样的傍晚，的确有些所谓魔法的、妖术的东西存在着。显然，直到现在，我们人类对大自然中任何神秘的东西还没有失去兴趣，甚至连现代的工程师在我们先进的、只讲实利的时代仍然要屈服在大自然的魔力之下。"

牧师狡黠的嘲笑完全抵消了他那粗鲁的坦率，转身对女儿（她坐在父亲身边，感到自己充满自信力，甚至带着有点高人一等的表情朝彼尔望着）继续说道：

“女儿，你听我说……这个工程师使我受到了诱惑。我也想让两条腿活动活动了。你反正要到小店老板那儿去取我们买的东西，那末就坐了车先去，然后等着我。我希望您不会反对我短时间加入您的行列。”

彼尔咕哝着类似“上帝保佑”之类的话，于是牧师——虽然不无困难地——跳下了马车。

“在我们这个使人晕头转向的时代，我们两人都很少有时间作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散步。”牧师一边说，一边坚决地向前走去，仿佛想唤醒他身上沉睡的青春活力。“我们的铁路，虽然我对它是举双手赞成的，使我们必定要背叛大自然，使我们对大自然的慈母般的召唤充耳不闻。当我看到这个长串的黑色怪物呼啸着，嗖嗖地响着，穿过大地的绿色胸膛时，我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天堂中的蛇！从前我有事到城里去，常常靠自己的两条腿，为了不折磨佃农的马匹，我在一天里去时走二十公里，回来时又走二十公里。对我来说，时间从来不象现在（火车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把我送到城里了）那样过得慢吞吞的。火车只要迟到几分钟，我就会不耐烦得失去自制力。从前人们不习惯常常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而是根据太阳来估计时间，太阳上可没有秒针呢。可是，当你在寒风中走上十公里路后，在干草垛下或大路旁边坐下来，吃点点心，是多么愉快啊。现代的年轻人永远不会懂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云雀、椋鸟和凤头麦鸡的伴奏下，吃上一块夹乳酪的面包，这是多么独特的享受，我甚至要说精神上的享受。我虽然上了年纪，变成个胖子，可有时候还是真正留恋着乡间的土

道。坐在自己家中，缩在角落里，读书报读得变傻了——在这以后出去换换新鲜空气该有多好呀！你会觉得你的灵魂在伸懒腰，就象一个从恶梦中醒过来的人看到窗外院子里阳光普照的大地，鸟儿在高歌啭鸣那样。是啊，您听听吧，”他突然叫了起来，停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彼尔的肩头。“您听听，听见云雀的歌声了吗？它为了对逝去的太阳致敬，正在歌唱呢！”整整一分钟，牧师佇立不动，非常感动地静听着。“多么美呀！这仿佛是一个女人，在情人走了以后，为了不放声大哭而在低声吟唱。工程师先生，您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歌手所唱的歌表达了多少深邃的智慧？我们用心地倾听它的欢乐和悲哀并不枉然。我坦白承认，云雀唱的这支简单的歌，比起我书架上那些尽是些胡言乱语的大开本巨著，更能深入我的心灵和头脑。只是请您答应我，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任何人。”他蓦地含笑加了这么一句，同时拍了一下彼尔的肩膀，“我那些可爱的同行们永远不会原谅我这样胡说八道的。”

他对自己开的这个玩笑爽朗地纵声大笑，并继续向前走去。

彼尔对于牧师的信赖的口吻感到受宠若惊，开始为他的魅力所倾倒。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肯定说，似乎勃洛姆贝格牧师跟一般读过许多经卷的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是个完全独特的人，应该说，她的说法是对的。

走了几步后，牧师又停了下来，以大幅度的手势把伸展在他们面前的景色指给彼尔看。黄昏已经笼罩住大地。第一批小星星在幽蓝的天空中到处闪烁着。

“工程师先生，您能不能诚恳地、坦率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当您在这样的夜晚，欣赏着我们那神奇的绿色大地时，您是不是真

的希望让尘雾和煤烟来玷污它呢？我知道您那摧毁我们民族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设计方案，我坦白承认，我自己还没有读过您的著作，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向我介绍了您的想法，我发现这在我们的时代是十分典型的。我现在就想问问您，如果在我们的河湾里行驶着由蒸汽发动的怪物，而让工厂在苍翠的河岸边冒起烟来，似乎这样，我们的河湾使人看起来更舒服，难道您真的相信这样的看法吗？我考虑的不单是美观，请您相信，我不是没有根据的幻想家，我十分理解，纯美学的设想必须服从实际的需要。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在把更高的价值孤注一掷……您看到山冈上的小屋吗？就是那幢烟囱冒烟的小屋。那里住着我的熟人。他们是穷人，这样的穷人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二十五万之多。他们的收入勉勉强强能维持衣食——可是您如果进一步接近这些人，您会妒忌他们的乐观精神的。丈夫和妻子一起在田野里劳动，孩子们整天在露天下嬉戏追逐。他们有一匹驾马和一头母牛，他们就自认为很有钱了呢！难道您真的想迫使这个人在气味难闻的阴暗车间的车床边拼死拼活地干活，而妻子和孩子则被赶到七八层高的工人集体宿舍去吗？请您回答吧，但必须讲真心话。”

牧师那惹人厌烦的盘问渐渐把彼尔激怒了。何况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自己对他打算走的道路也开始怀疑起来。——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用有些挑衅的口吻回答说：

“我不明白，在这方面我个人或者任何别人的意愿有什么意义？时代有它自己前进的道路，不用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只能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去适应进步的要求，违背这个，意味着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是的，您回答得相当果断。但是即使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

们以后还会有时间去研究这个大受赞扬的时代的进步。”

“不见得。我认为现在正是时候，以后就太晚了。统计数字无可反驳地证明，国内的生活水平正在逐年降低，牧师先生，随便您怎样看待您刚才所描绘的安逸的田园生活，有一点很清楚，您那安逸的田园生活建筑在十分不稳固的基础上，因此，它本质上不再是安逸的田园生活了。”

“是，是，”牧师含糊地回答说，又向前走去，“也许对于我们的农业不利的时代确实来临了，但是……”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欧洲的农业来说，不可能有再好的时期了。这种性质的工作本身已经不适合于文明的国家。再过一个时期，‘农民’这个词在欧洲的语汇里大概会成为陈旧的概念了。”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对我来说这一切全是狂人的梦呓。要知道，正是我国农业的高水平发展才使全世界赞叹。我们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宣传这件事。”

彼尔带着傲慢的嘲讽口气回答说：

“但是在这种赞叹中并没有丝毫羡慕之意，要知道，这对谁都已经不是秘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牧师先生，用您的话来说，在我们美好的、一片苍翠的国土上，连同她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充其量只有一半财富是属于我们的，而另外一半财富最近二十年来转到了工业强国的工业资本手中，主要是转到德国手中去了。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在我们整个国家里，你找不到或者是几乎找不到一个庄园和企业，其中最大最好的部分不是属于外国人的。我们的银行和股份公司把我们国家一部分一部分地卖给了外国的资本家，这使我情不自禁地、象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想起了克里斯托弗二世统治

下屈辱的时代。"①

"好吧，好吧，只是不要激动，"牧师打断他的话说，勉强微微一笑。"您的偏见把您引得太远了，年轻人！"

"一点也不，只要随手拿起任何一张德国的报纸，浏览一下交易所通告，就可以相信德国资本在我们国家里有着多么可观的利益，德国人又是多么警惕地关注着他们的投资额。不久前，当我在德国时，有一次翻开报纸，看到交易所的通告中公布了有关日德兰半岛的全部股份公司、全部储蓄银行，直到最小的机构的资料，我真的吓坏了。这会引起随便什么人深思的。"

"您且想一想，难道真的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吗？"牧师停顿了一会儿，表示他发现所有的话值得特殊的、最最认真的注意，然后叫喊道："您一定认为，甚至连丹麦人民物质方面的福利也是以损害人民力量的、过时的、教条和概念为基础的，是吗？这完全可能！也许，在为精神上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确实也应该为经济上的进步而斗争。真正了不起的好主意！但是，这样一来，真的就没有必要向您的慈悲心呼吁了。我根本不怕新鲜的风。必须放弃那不再能为生活服务的东西，不管我们的心是多么珍惜它们。此外，有一种想法是可以告慰我们的，最最大规模的、无所不包的改革也无力消灭真正的永久的价值。不用说，即使在蒸汽机取得胜利的黑暗的时代，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仍然是我们的主的孩子。而且，我们一切隐秘的感情也不以外界的变化为转移。感谢主，即使是在一个阁楼的黑暗斗室里，生命也会开出绮

---

① 指1320—1326、1330—133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托弗二世统治时期。他在位期间，德国人在丹麦王国到处建造城堡，征收重税。当时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本身也面临瓦解的危险。

丽的花朵。即使在后院，不管这些院子是多么肮脏，爱的幸福，家庭生活的欢乐会始终伴随着人们。所有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无穷无尽的世界戏剧中的换景而已。而我们自己在所有的时期和时代却是依然故我，没有变化的。”

牧师在说他的独白时的自信口气，使彼尔不禁怜悯地微笑了一下。他十分清楚，牧师想错了。彼尔仔细观察了文明发展的过程，了解到，由于“机器轮子的轰隆声”而产生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要求人们逐渐改变人类的本性。他告诉牧师关于工业大城市的居民日复一日为生存所作的殊死斗争，以及他在旅途中，特别是在柏林所观察到的斗争。他谈到被雇佣的工人——男男女女的流浪大军，对于他们来说，“家园”、“家庭”、“保障”、“舒适”这些字眼都被抽去了任何含义；他谈到有些人在一望无际的生活海洋中，只有一个陋室刚好能容纳下一个人睡觉，其余的全部工余时间他们全都在街道上、啤酒店里或者诸如此类的场所度过，最后象个无名的影子在挂着某某牌号的病床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牧师已经不在听他的话了。他觉得谈话转到了不利于他的方面。他总是这样，在争论中碰到一个比他知识丰富的人时，他就不再听对方的谈话。

稍稍沉默了一下后，他站住了，说，不能让彼尔走得离住处太远，他们刚好走到教区的分界线上，现在是他们分手的时候了。

告别时，牧师又一次邀请彼尔去他家作客。

“那时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谈话。现在您得赶紧去吃晚饭了，您一定已经注意到皇室总狩猎官对饮食的热心劲儿吧，哈！哈！哈！”

第二十章

在凯尔斯霍尔姆度过的一个星期中，彼尔没有得到过雅柯芭的任何信息。虽然彼尔天天都给她写信，详详细细地汇报自己的起居情况，但她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是有原因的。雅柯芭接到从凯尔斯霍尔姆寄来的第一封信以后，就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彼尔了。她自问：就这样彻底断绝关系，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是不是更为有利？她跟那种陌生的、隐蔽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作斗争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了。不知有多少次，甚至在她自认为已经用爱情的锁链把彼尔牢牢地锁住的时候，这个陌生的、隐蔽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还是把彼尔从她的身边拉走了。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把他夺回来。她早就不指望依靠他自身的力量去战胜敌对的力量了。她深知彼尔的为人。她对自己能够理解的他那本质的一面已经仔细研究过了。爱情总是竭力把一切加以美化、提高，但她无法再作这样的努力了。尽管彼尔有许多优点，但在她看来，彼尔是一个没有强烈的感情、没有自卫本能的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只从感情中摄取否定的、阴暗的方面：固执、自私、任性，拒绝深沉、强烈的感情，拒绝占领整个身心的依恋之情，拒绝发自肺腑的热情，拒绝锻炼人和净化人的炽烈的感情。

既然他是这样的人，值得再为他而继续斗争下去吗？这些天

来她不止一次地记起了彼尔有一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自己比作童话里的地精。地精忽然想起要到人世间去生活，它穿过田鼠洞，爬到地面上，但忍受不了太阳的光芒，于是又爬回到地下。到如今她才开始明白，这个比喻比她所想象的，更正确些说，比她希望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是的，他是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人，那里照耀的完全是另一个太阳。尽管他和同时代人很不相同——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不同，尽管他在各方面独具一格，但他仍然是祖国的真正的儿子，是具有冷静的血液、呆滞的目光和胆怯的心灵的丹麦人民的儿子。他们都是地精，一看见太阳光就要打喷嚏，只是在黄昏来临以后它们才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爬上小山丘，以便在小提琴的乐声中，或者在教堂里的钟依次发出的叮当声中，在晚霞中，在布满雾霭的草地上产生出神秘的变幻的光线，使人们惶恐不安的灵魂得到欢乐和安慰……一个侏儒，有着智者的大脑袋和婴儿的小躯干……夜间出动的人，他能听见草儿生长和花儿叹息，但等到雄鸡第一声报晓，就重又爬到地底下去了。

雅柯芭的沉默终于使彼尔不安起来。他懂得，雅柯芭有权利为他这样长久的不别而行而生他的气，何况现在看来，离开得这样长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他向她解释说，迟迟不归的原因是由于至今没有把钱弄到手。每天早晨他答应自己要去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或她的丈夫商量，但刚一谈到事情的实质，他就不知如何启齿了。他向主人夫妇详尽细致地谈论自己的计划，他们似乎也对这些计划表露出真诚的关怀，但他还是不敢提借钱的事。他担心提出这个要求会使他们有所戒备，因为他们未必能理解阻止他去向岳父要钱的那种感情。

因此，他把问题留作悬案拖到动身时来解决，而动身的事却一天又一天地推迟，他甚至感到在凯尔斯霍尔姆肉体上舒适极了，一想到即将去世界的另一部分旅游，心里就更舍不得跟这些地方告别。

他几乎一整天都在空气新鲜的野外。周围有许许多多新的、引人入胜的事物，许许多多早已熟悉的、但另有新的情趣的事物。

他对钓鱼爱得入了迷，因此所有的时间一直坐在小船上，手持鱼竿在河里垂钓——与其说是为了钓到鱼，不如说是为了垂钓所带给他的乐趣。周围一片宁静，万籁俱寂，小船底下，河水发出令人快慰的汩汩声，锈绿色的水草在流动的水波中微微漂动，多么迷人的世界，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生命仿佛陷于不安的梦境之中。彼尔常常记起勃洛姆贝格牧师谈到关于散布在大自然中的深邃的生命的智慧，又谈到在谛听云雀的纯朴简单的歌声时就能探索到生命的智慧。在这样的时刻，他确实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自己跟地球上的万物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跟大自然的这种热情的结合孕育了他的智慧，使他的想象力更趋活跃，产生出新的思想，仿佛一股生命的原始力量象充满生机的金雨，温柔亲切地浇洒在生气蓬勃的思想萌芽上。

他想，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大自然的声音带给我们生活中永久存在的东西的信息。整个民族可能会死亡，城市会毁灭成为灰烬，可船底下的水却会象在地球上第一个居民的独木舟底下那样汩汩地流，不仅现在汩汩地流，而且将来也汩汩地流，直到永远；不仅是在地球上，而且在所有的天体中也如此，那儿有流水，有能听到它的汩汩声的耳朵。大自然的声音真的把我们的思想径直带到生命的源泉边，带到永恒之境。

对彼尔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妙无比的神的启示。他记起了，他已经体验过一次类似的感情。这是当他慢游瑞士，第一次看到阿尔卑斯山脉时体验到的。沐浴在太阳光中的白雪皑皑的山岭矗立在地平线上，仿佛是宇宙之晨的反光。但在当时这种景象曾唤起他某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他当时还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使人类和永恒的奥秘紧密联系的"第六感觉"。不过在此时此刻，当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小船里，凝视着微微发红的水流在闪光，整个身心都被迅速流逝的瞬间所控制，他已感觉不到自己的肉体，在他面前第一次出现了诸如"天国"、"极乐"等字眼的含义。他的灵魂仿佛脱离了整个大地，升腾到存在的最崇高最圣洁的阶梯上。

人类的一切操心和追求在这种时刻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啊！在这种美好的感情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之际，一切显得多么贫乏和空虚！而尘世的生活——狂热地追求"幸福"——已丧失任何意义，突然变得有点象虚幻的幽灵，不是生活，只是无定形的阴影的变幻而已。

伊凡写来一封信。彼尔的地址是雅柯芭告诉他的。内兄告诉彼尔，等待他回去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尽管前一时期一切都不顺手，现在事情却又有了好的转机。哈萨拉盖尔律师和商业家涅莱哈维一直在为他的事奔走。对哥本哈根方案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外省。接着伊凡建议彼尔不要坐失良机，应在日德兰半岛的最大的几个城市做一些报告，介绍他的方案。这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据他所知，那个神秘的工程师斯捷涅尔目前也正在日德兰半岛各地漫游，在很多当地企业家协会宣传自己的方案。

伊凡的来信象一把匕首切开了经久未愈的脓疮。彼尔终于

明白了，谈到要脚踏实地地实现某一种思想，他是不适宜于做首创者的。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发生的争吵并非偶然。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冲突也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他对工程实践的纯组织方面的工作完全不在行。他，彼尔，可以做个发明家、技术人员，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做生意人。

当天晚上他给雅柯芭写了一封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同时，他告诉雅柯芭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认为远离哥本哈根是较为明智的做法，直到两星期以后，他们结婚的一切证件及手续都办好为止。

“至于我那建造运河及港湾的联合方案，我个人不准备搞下去了。”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我授权丹麦人民根据自己的意见来运用它。我则打算集中精力来解决当前的任务——进一步改善风力和水力发动机。顺便提一下，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也曾这样向我建议过。当前赴美之行对这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许你会象过去那样开始说服我，似乎这样不重视金钱的权力会对我不利。现在这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坦白承认，我缺乏应有的虚荣心，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缺乏功名心，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未必能强迫自己改变过来。这当然是个缺点，但似乎并不可怕。话又说回来，我明天早上一定写信给你的哥哥，委托他在我离开期间全权保护我的权益，很难找到比他更可靠的人了！”

这一次雅柯芭写了回信。只字不提这么长久保持沉默的原因，也一次没有提起即将举行的婚礼和对远行的准备工作，她尖刻地痛斥彼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轻率决定。

“据你自己说，你缺乏虚荣心，”她在信末写道。“你拼命赞扬造物主，因为你同我们这些罪人不同。天哪，难道我们这一点点自豪的残余引起了你的不信任？我自己过去对这方面也持反对

态度，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觉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般说来，我对人的看法变得越来越不合潮流了，就以诸如勋章和封号那样令人蔑视的东西来说吧，现在我开始懂得，类似无聊的东西对于人们的幸福能起多么大的作用。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有机会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会突然变得十分积极。冷眼旁观这种情况，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而丹麦人民还不敢放弃"增强力量"(这是你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字眼，现在我也觉得这些用语很恰当)的那些刺激因素，即使一个刺激因素也不敢放弃。在我们的斯科夫巴肯家里，曾雇佣过一个酗酒的花匠，当他有了一个希望——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希望——在当地戒酒协会当个主席，于是他就不再喝酒，这在过去靠胁迫威吓和赌咒发誓是办不到的。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象爱虚荣这个令人蔑视的毛病，有时却能促进道德品行的改善。我要是是个诗人，我一定要为爱虚荣唱赞歌；我如果是个教士——不管是穿有百褶领的衣服还是穿长袍——我要把爱虚荣从人类的罪恶名单中剔除，因为人类的罪恶本来已经太多了。"

彼尔在领悟信中的意思之前，把信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几遍。他几乎不认识雅柯芭了。多么奇怪的语调！而这封信正是在他体验到快活轻松的现在，在他终于认清自我、认清曾使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遭受那么多痛苦的自己的性格特征之际收到的，这就更使他感到难受。

最初他怒不可遏，决定立刻坐下来写复信，狠狠地把雅柯芭申斥一顿。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虽然他的宗教热情已经减少了一点，新思潮的痕迹还是起着作用，有时变得少有的温柔，有时则不断地渴望以越来越严厉的判断来责备自己。对雅柯芭的态度，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彼尔告诫自己，他对雅柯芭一定要

格外体谅。他带给她很大的痛苦，对她不公正的次数实在太多了，现在必须补救。现在有机会向她表明自己准备献上赎罪的供物时，只应该高兴才对呢！

*　　*　　*

在牧师和他的女儿访问凯尔斯霍尔姆几天以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提议午饭后去散步，顺便到贝斯特鲁普去回访牧师。彼尔对于拜访牧师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不准备反对夫人的提议。皇室总狩猎官也自告奋勇陪伴他们一起去，但是马车准备好时，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那不很严重的忧郁症又发作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想尽各种办法，好歹消除一些可恶、任性的丈夫产生的印象。

经常同总管闲聊使彼尔对于男主人的古怪脾气及时有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他不明白应该怎样来解释皇室总狩猎官斜视的目光。这种目光是不是表示，他，彼尔滥用了主人夫妇的热情好客？他利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散步的机会把话题引到这个方面，可是夫人坦率地对他说，如果他现在就离去，那末他们两人——她和她的丈夫——就会以为他根本不喜欢凯尔斯霍尔姆，并且会对邀请他到他们家来作客深感后悔的。

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使彼尔听了很高兴，因为不管怎样，这种说法使他在雅柯芭面前有了辩护的理由。

从凯尔斯霍尔姆到贝斯特鲁普大概有五六公里路程，道路陡峭往上通向山冈，完全重复着旧河道所有弯弯曲曲之处。天晴无风，天空中有些地方云层重叠，因此阳光不很刺目。从一边可以看到绿色的山谷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另一边可以看到

到处是小树林，一大群乌鸦在小树林上空盘旋。

这美丽如画的景色感人至深，使男爵夫人忽然吟起诗来：

看，一大群飞鸟
征服了辽阔的苍穹，
盘旋在蔚蓝的高空，
它们不停地鸣啭，
为大地的美景歌颂。

他们很快就走过了小小的波鲁普村，村里有个教堂，它是凯尔斯霍尔姆教区的教堂。在波鲁普村上空也有一大群飞鸟在盘旋飞翔，这证明波鲁普村土地的肥沃。整整一大群麻雀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跳来跳去，一群椋鸟麇集在一棵棵大树的树顶上。

路边耸立着好几间破旧的小屋，屋顶上盖着稻草，赤贫如洗的景象令人看了难受，破旧的小屋后面是一长串农舍，隐没在古老的苹果园的绿荫之中，每一家农舍的屋顶上都有鹳鸟窠。彼尔十分熟悉这个村子，他每天出来散步时总要到这里来，有时还停下来和人们闲聊。他和乡村的居民这样亲密地接触还是第一次，居民们谈到的生活琐事使他很感兴趣。他感到万分惊奇的是：农民把他们的庄园一再抵押出去，却一点不觉得难堪，他们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态把自己的产业指给彼尔看，仿佛已经忘记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早已不属于他们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祖辈很有钱，在箱子底里藏过不止一千塔列尔，而现在大家谈论的却是哪一个人负有多少债务。

在离此不远的山坡上，又是一片田野，那里，在歪歪斜斜的篱笆后面还隐蔽着一个庄园。从路上只看得见三个被浓烟熏黑

的烟囱和一棵棵大树的树顶。这里住着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他年纪已经不轻，在凯尔斯霍尔姆，人们对他很鄙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按照这位牧师的举止和生活方式来评价，那么，说得客气一点，他有点"精神失常"。大部分当地居民，也跟凯尔斯霍尔姆的先生们一样，都宁愿成为勃洛姆贝格牧师的教民。

彼尔把话题引到斐雅尔塔林格身上，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他散步时怎么一次也没有碰到过这个老头。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黄昏来临之前是很少离开他自己的窝的。他象猫头鹰一样害怕光明，他是黑暗的神灵，这里的人都不大喜欢他。

"他怎么啦，对宗教不够虔诚吗？"彼尔小心翼翼地问。"我记得，我曾听人说起过，似乎正好相反，他是十分正统的。"

"是的，站在讲坛上，他是正统的，但在灵魂深处却是个叛教者和渎神者，有一次他对一个教民说：'我既相信上帝，也相信魔鬼，只是我不能决定，我更讨厌他们中的哪一个。'您听见过这样的话吗？"

"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神职人员？"

"最令人气愤的正是这一点。没有旁人在场时，他说得出卑鄙下流的话来，而他的布道演说却是最正统的，虽然枯燥、陈腐到了荒谬的地步。"

站在井边的妇女们友好地向他们鞠躬致意。喜欢在适当时机显示自己对于平民百姓如何慈爱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吩咐马车夫停住车，向妇女们问了几句有关她们孩子的话，然后，马车又继续向前驶去。

过了村子又是下坡道了。几匹马开始用欢畅的小快步行走，

走了十至十五分钟，前面就是贝斯特鲁普的房屋了。房屋零零落落地分散在树木茂盛的小山脚下，呈现出美丽如画的景色。

牧师一家人都集中在花园后面的林中草地上，那儿为青年人辟了一个运动场。有三个浅色头发的十至十六岁的男孩脱掉了上衣在玩球。牧师在指挥球战，每打进一个球，他叫得比谁都响。他的妻子拉着小女儿的手也站在那里。他的大女儿英格尔小姐坐在池塘边，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书。

谁也没有听见他们的马车驶到跟前的声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吩咐不要通报，而是下了马车径直往林中草地走去，以便带给勃洛姆贝格意外的喜悦。

英格尔小姐第一个看到他们。她高兴地叫喊着扑上去勾住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脖子。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十分热忱地欢迎客人。

牧师拍拍彼尔的肩膀，说道："欢迎，欢迎！"

"您喜欢运动吗？工程师先生！"他摘下大草帽，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接着问道。"这玩意儿真够劲呢！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老头子错过了很多机会。而现在要象模象样地来从事体育运动，已经太老，不得不满足于当个观众了。但是，即使只当个观众，也很有好处。当我看着青年人跑呀跳呀地嬉戏着，我的肌肉也似乎变得结实起来。我已经不能缺少这样的体育锻炼了。"

接着，这个个子矮小的人爽朗地大笑着，把大伙带到花园里去。他穿着白色亚麻布的上衣和仅到踝骨的长裤，威风凛凛地走在前面。

大家都分散就座，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在房屋的阴影处，在凉台门的旁边。这时已摆好桌子，以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从发光的铜咖啡壶里倒出咖啡来喝，外加奶油甜面

包。英格尔小姐仪态万方地在桌子边张罗。彼尔暗自思忖，她自己大概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妇女们按照乡下的方式无拘无束地聚在一起喝咖啡闲谈时，话题照例立刻会转到形形色色的家务事上面来。甚至连牧师对果子酱和烤馅饼也发表了一些引人发笑的意见，直到仆人来喊他进屋去，因为来了一个人，想和他谈谈。

当大家知道今天的面包是英格尔小姐亲手烤的时，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都频频称赞，牧师太太倾听着赞扬，温存地拍拍女儿的脸颊，称她为巧人儿。

姑娘对待所有这些赞扬十分淡漠。当母亲温存地拍她的脸颊时，她甚至有些生气了。彼尔暗自思忖，她一定是十分娇生惯养的。但是她却十分招人喜爱。他觉得今天她比第一次他在暮色苍茫的凯尔斯霍尔姆公园里看到时更加迷人。此刻，在阳光的照耀下，她围着白色的围裙，为大家倒咖啡，一点不象超自然的人物。她同法兰齐斯卡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为了彼尔，好几次把话题引到哥本哈根方面，但是彼尔今天没有兴致，牧师太太每一次都急急忙忙，甚至有些故意地把话题拉回到家务事上去。牧师太太长得修长匀称，保留着贵族高雅优美的痕迹。不难看出，女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她对待彼尔的态度跟牧师本人不同，举止十分矜持，不能说她的态度不礼貌，但是她一直没有同彼尔说过一句话；因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心想消除不愉快的印象，千方百计地企图引彼尔说话。

后来根据女主人的提议，大家都站起身来，去参观精心照料的大花园。彼尔也站了起来，虽然他希望最好能留在原地不动。他感到置身在这伙人中间很不自在，忍不住要想回去了。

三位太太热烈地谈论着。彼尔和英格尔小姐跟在她们后面，他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话。他平日口才不错，此刻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跟这位外省的小姐交谈。而她呢，正好相反，在自己家中态度要自在得多。她在这里仿佛长大了点，变得更象是一位成年的女子了。从各方面看来，她根据这个新的身份，认为自己必须说几句社交上的应酬话，这方面她做来十分得体。

“您大概常常到凯尔斯霍尔姆去的吧？”彼尔无话找话地问道。

“比我希望去的次数少得多，到凯尔斯霍尔姆去很远，马车不总是能供我使唤的。”

“您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十分合得来，是吗？”

“是的。”英格尔断然回答说。

看来，她似乎觉得和一个不大熟悉的人谈论这个话题有些不大合适。

“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似乎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是吗？”她改变了话题。

“是的，在意大利。”

“这样的旅游一定很有趣。”她说，接着又说，她早就打算跟双亲一起到瑞士去，但是父亲总抽不出空来：教民们不能长时间没有他呀！好不容易才放他到哥本哈根去了一个星期。

彼尔发觉，她一谈起父亲，仿佛变得身材高了些似的，这使彼尔想起了他的大姐姐锡格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莞尔笑了。

在一人高的地方，他突然看见一个红色的铁钩，钉在小径边的一棵树的树干上。

“这是干什么的？是上吊用的吗？”彼尔在钩子旁边站住，开

始仔细端详起来。

英格尔小姐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把那些用长绳悬挂在小径另一边树上的铁环指给他看。原来有这样一种游戏：把铁环掷投到铁钩上。

彼尔想试试自己的力气。“即使消磨消磨时间也好，”彼尔暗自这样思忖。

但是他不走运，没有成功。

“这需要练习，”几次尝试失败以后，他说，同时请英格尔小姐示范，应该怎样来投环。“您一定是很在行。”

英格尔踌躇起来，但想露一手的好胜心理十分强烈。从她手中抛出去的铁环勾出一个漂亮的弧形，平稳地朝下滑过去，投进了目标——一个在玩捉人游戏的年轻姑娘就是这样径直飞向她恋人的怀抱的。

彼尔很喜欢这种游戏，他决定再试试运气，但还是不成功。

“不行，还是不得要领，请您再示范一次吧！”他说，一面把铁环递给她。

英格尔又一次接受他的要求，虽然她已经好几次把富于表情的目光投向这时已经走得很远的三位太太。不知是这个使她分了心，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这一次她的自制力背叛了她。铁环抛出去了——却没有中的。英格尔涨红了脸，瞄准了很久，重新把铁环投掷出去，但又一次落空了，没有投中。

看到她对没有投中这件事耿耿于怀，彼尔不敢公开表示高兴，甚至当她第四次又落空，后来第五次又未投中时，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虽然彼尔的这种宽容态度使英格尔又一次感到屈辱，但是彼尔还是以自己的沉默在她心里赢得了一席之地。由于铁环一

直从旁飞过，没有中的，英格尔最后哈哈大笑起来，骂自己是愚蠢的笨蛋，却玩得越来越起劲了。

这时候，三位太太回来了。不论是彼尔还是英格尔都没有听见她们是怎样走过来，站在他们背后的。

“英格尔，”牧师太太用不太满意的口气叫她，“快去看看那边的几个孩子怎么样了，”接着，她转过身来对其余的人说：“我们看来该进屋去了。”

他们在大门口碰见勃洛姆贝格牧师，嘴里叼着烟斗。

“啊，工程师先生！我正准备找您呢！您没有烟抽大概感到难受了吧！您到我那儿去，在那儿我们可以畅谈各种各样深奥难解的事物，不用打扰太太们了。”说完，他猛地回转身去，纵声哈哈大笑。

要到勃洛姆贝格的书房去就得穿过整幢房子，这使彼尔有机会领略这里高度的舒适。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一个丹麦牧师的真正的住房，坚固牢靠的象征。又重又大、可以永久使用下去的红木家具，象暗色的庞然大物耸立在墙边。勃洛姆贝格太太出身于非常富有的官僚家庭。这个家庭甚至出了一个宫廷的高级侍从，整整一个地区的头儿，每逢适当的时机，牧师太太总喜欢提起这一段光荣史。至于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的家谱，则不大有人谈起，牧师自己比所有的人谈得更少。教民们只知道勃洛姆贝格的父亲在一个偏僻的外省的什么地方当过教师，根据牧师的说话口音可以猜出，他出生在哪一个岛上。

牧师的书房在整幢房子的另一头。这称得上是一个“神学家”的真正的书房。沿着墙壁是一长列摆满了书籍的书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加强了教会在平民百姓中间的权威性，虽然这些书籍大部分只是为了掩盖最令人愤恨的无知。

但是这儿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勃洛姆贝格牧师当然算不上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可他读书很多，他对书中的深奥道理十分入迷，其入迷的程度比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意识到的要强烈得多。他认为关注一切新的思潮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从这些新思潮中，他只吸收那些能丰富他的知识而不会动摇他信念的东西。他身上继承了耶稣会会员的某种素质。正象他所属的那个教会流派那样，勃洛姆贝格暗暗地享受着现代科学的成果，但他却认为，在教民面前公开给现代科学抹黑是他的职责。不过他讨厌毫不含糊的逻辑性和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由于他的生活环境万分和谐，他就没有理由十分严厉地来剖析自己了。不错，在青年时代，他为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操心，这种世俗的操心曾使他厌烦，后来他在职务提升的阶梯上碰了几次钉子，直到现在，虽然教民们对他十分崇拜，他因此获得很好的声誉，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功名心还使他感到难受。不过，他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更为严重的考验，至于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种种不愉快的事，由于他性格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素质，他是很容易撇开的。

正是这种安之若素的乐天情绪使他在那些现在正经历着混乱时代的信教的丹麦人中间赢得了声誉。对《圣经》的最新评价在很多人头脑中所掀起的那场风暴，那种宗教的灾难根本没有触及到他；他很少分担拥护宗教的人在反对科学的斗争中所经受的一切惊恐不安和忧心如焚的心情，他认为这是病态的现象，或者完全是假装的。能适应环境的基督教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只相信心的声音和人民的智慧，他把情绪中的诗意作为自己的信念，并在这诗意中加进那么多新鲜东西，甚至使人们有时惊奇得喘不过气来。

彼尔还没有在沙发上坐定抽起烟来，牧师却已在窗边的安乐椅上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了。他谈到他那些教民的几个有趣的故事。彼尔象上次一样，对于牧师的诚恳和坦率感到满意，因为牧师跟他闲聊，就象跟自己的平辈聊天一样。

要是彼尔知道牧师是根据他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定的条件才这样做的，那末，彼尔决不会这样受宠若惊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被传教士的热情所鼓动，象关怀一个"对于宗教的声音不是无动于衷"的人那样关怀着彼尔。因此，牧师不能白白浪费时间，重又回到他们第一次的谈话，上次他在一个方面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不能把谈话进行到底。

今天牧师已经全副武装了。一开始他问彼尔，是什么动机促使彼尔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想实现象改善祖国的经济条件那样实际的、讲究实利的任务的呢？彼尔兴致勃勃地谈着，他记得自己对这方面的向往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这种向往产生于战后，首先是由于对老家的印象而形成的。后来认真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他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情况，这时就自然而然地进行了比较。

"当然啦，"牧师说道："把幅员很小的祖国同大千世界的奇迹进行比较，常会使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到灰心丧气。不过，我认为，纳旦的著作象对于很多热中于进步的人那样，在您身上也起着作用。我说得对吗？"

彼尔想反驳他。因为纳旦是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者。这个人物在文明的发展史中已完成了一定阶段的使命；如果可以把他列入新时代的创造者的话，也只是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为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他却不可能理解新时代。

"喔，您是这样想的吗？唔，唔！"牧师使劲地吸起烟斗来，

沉默不语了。关于纳旦的学说可以作为已经过去的阶段的说法，对他来说，是太意外了，而且把他弄胡涂了。虽然他很想谈谈这个方面，但是他担心会出现新的意想不到的局面，因此，认为还是不要再深入下去为好。

“这么说来，您还是承认纳旦对于现代青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牧师又根据他事先准备好的谈话计划，继续说道。“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说，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事情的宗教方面。譬如说，我认为甚至连您也有些远离教会了，虽然您是牧师的儿子，纳旦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一点负责。”

彼尔不打算争辩，但是他又重复说，纳旦的著作只是加强了他在老家就开始形成的观点。

“真了不得！难道您竟然这样早就离开了上帝的牧群？”

“正是这样！”彼尔挑衅地说。

牧师悲哀地摇摇头。

“哎哟，这就更不好了，更不好了。我第一次见到您时已经告诉过您，我个人不认识您那故世的父亲，但是我知道他对许多生活现象的看法象所有旧派的路德宗①的信徒一样，是有些狭隘、片面的。啊，这是不正确的正统信念。它象沉重的恶梦威胁着教会和人类，许许多多又热情又卓越的年轻学者由于它而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当一个象纳旦那样既有天赋又有口才的人用他写的书籍说服青年人说，上帝的教会是一座破旧的殿堂时，事情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彻底否定和推翻万物而告终。啊，对这方面我

① 路德宗，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由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创立。该教派认为，人要获得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规定，而在于个人信仰，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

了解得十分清楚!”

彼尔没有回答。他不太喜欢谈话的倾向。但这时牧师又谈到了纳旦——这次是怀着敬意谈到他。他只是感到遗憾，一个这样有才能有教养的人却对基督教采取这样尖锐的敌对立场。他又说，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国外，极端狂热的表现在这方面有着不少的过错。

“不过，”牧师又继续说道：“纳旦本人也不是没有过错的。他对于全世界的各种力量中最伟大的精神力量抱着错误的观点，因此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罪责。正如所有企图站在科学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的人那样：他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片面性（他们不承认这一点），而滑到了教条主义一边。他们的不幸，主要不在于他们承认知识的领导作用，而在于他们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个假设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例如，当现代科学宣布自己是自然主义的，或者，换言之，只承认那些能够分裂为具有一定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的独立原子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时候，科学就提出了关于大自然的极其不完整的概念，隐藏在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学生用的术语后面。我们是真正地生活在大自然中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对待大自然的狭隘的思想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而且不止一次地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大自然有它自己的灵魂，在对我们的感情起作用的、看得见的东西和机械力量的背后，隐藏着对我们的心灵很有启示的大自然的神灵。当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时，我们除了它的声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这声音不论在风暴的威严的怒吼中，还是微风轻拂时，都能进入我们的耳际。而且我们不单单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我们甚至开始理解它的语言；因为永恒的灵魂借着大自然的嘴在说话，而这永恒的灵魂也活在我们本身

中。当我们在林中漫步时，我们的敏锐的听觉能捕捉到头顶上树叶的沙沙声或者听到小河流水的潺潺声，尽管这时最先进的考察家们会把这些声音给我们作科学的解释，尽管他们用声波的传播或是用水滴在重力的作用下坠地来进行解释——让他们去解释吧；他们自认为已经对我们作了一些解释，但是我们仍要这样回答：'不，亲爱的，请等一等！你的解释中有些方面还嫌不足，主要的方面没有解释清楚。你的全部计算不可能解释无法形容的亲切的感受，不可能解释几乎是姐妹般的爱抚。当我们孤单时，我们能够在流水的潺潺声中感到这种亲切的爱抚。'当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突然具有自己的语言时，也不会使我们惊慌；如果欢乐的泉水突然变得毫不拘礼地亲切地以你①来称呼我们，也不会使我们生气，相反，在和大自然结合的感情中，你会感到有一种令人得到安慰的、亲切的东西。上面说到的一切是不是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各种物质和现象的某种统一的、共同的起源？在这样的时刻，控制着我们的美好而富于幻想的感情的是否仅仅是对祖国的怀念？如果还是原来的那个物理学家企图剖析这种感情而称它是机械力量或者化学力量的总和，是原始物质的一种表现，那末，我会再一次对他说：'丢掉书本，扔下实验室，到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中去汲取智慧吧！'让他去听听森林中小河是怎样潺潺地流的。让他在傍晚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到那里去——如果富有生命力的感情在他身上还没有泯灭，他将会在小河的欢唱声中发现一条通向无限的宽广道路，发现一架把现在和永恒、无生命的灰烬和不朽的灵魂，

① "你"只在不客气或亲近的人中间使用，一般用"您"。

死亡和更新结合在一起的阶梯。他懂得，他和万物的创造主之间的脐带还没有割断，正是通过这条脐带，在沉思的时刻，在祈祷的时刻，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从生活的永恒源泉向我们涌来，这个源泉就是我们基督教徒所称的我们的上帝和保护者、我们慈祥的父亲。”

彼尔一句话也没有说。牧师那种教训人的口吻开始惹得他生气了。但是他找不到反驳的话，何况牧师的有些话只是清楚地表达了他彼尔自己至今还感到模糊的感觉——重新接近大自然的结果。

这时勃洛姆贝格又继续说道：

“公正地对待大自然的灵魂，也就会公正地对待历史的灵魂——我们认识世界的另一个强大的源泉。历史也支持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希望和信念，只要基督教徒不要象某些保管档案的小官吏那样被无足轻重的小事捆住，眼睛盯着小事而看不到前景。甚至连那种从历史的观点和从纯语言的观点而写的对教会神父的古代著作的臭名远扬的批评，虽然初看起来大大地玷辱了这些著作，但是这种批评只会使那些在学说背后看到生活，在字面背后看到灵魂的人增强信心。如果以这样的途径在教会里输送更多的光明和空气，那又会怎么样，只会对教会更有利，春天正是这样开始的。教条主义呆板的公式只是表面，只是外壳；如果剥开这个外壳，就能发现里面是信仰的真正内核，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我们基督教徒对科学没什么畏惧，而且可以大胆地预言，为争取真理所作的斗争中，我们的支持力量正来自这一方面！不可能不是这样。不管你怎么说……就以不久前被物理学家所证明的理论来说，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一个原子会消灭得影踪全无（虽然我们常常乐于从相反的方面去思

考），只是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已。我来举个例子：田野上有一堆篝火，我们觉得似乎这一大堆干树枝烧过以后就化为乌有，只剩下一把灰烬而已，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借助于火光，燃料转化为另外一种人类的肉眼看不见的形式而已。难道这不是有力地证实了基督教徒关于灵魂不朽的信念吗？再举另外一个关于遗传性的最新学说作例子。我们想起医生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某些疾病往往代代相传，我们就会把这种说法和《圣经》里的话'天父对子女的惩罚会传到第三、第四代'进行比较。还有一个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的例子。我们且看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基督教的开宗明义的律法也是这样表示的，基督教律法的绝对正确性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科学的证实。只要我们作认真的探索，我们就会到处重新发现真理，对这些真理，几千年前虔信宗教的人早已顶礼膜拜了。这不是使我们有权利说，这是上帝的意旨吗？耶稣基督的孩子们作为选民坐在上帝的脚边，以孩童的智慧并不费力地懂得了深奥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我们时代最有才能的人却只有含辛茹苦，经过多次的探索和严重的错误才能懂得，如果这样说，是过甚其词吗？"

牧师还想继续说下去，但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英格尔探头进来通知说，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打算动身回家了。

"那末，今天就到此为止，"牧师说，一面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他把一只手放在彼尔的肩膀上，又信任地说："我们的谈话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有机会继续谈下去。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点并非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以致无法找到共同的语言。"

他们刚刚走到几位太太正在等候着他们的客厅里，不知谁家的马车驶到了大门口。

“喔，这是治安官，”站在窗口的英格尔通知大家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莉扎和盖尔达。”

治安官克劳森是离贝斯特鲁普不远的一个伯爵领地的管理人，在整个周围地区，他是勃洛姆贝格牧师最虔诚的崇拜者之一，也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好朋友之一。因此当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得知治安官和他的家属打算整个黄昏都留在勃洛姆贝格家时，她们经不起大家的劝说，决定暂时不走了。大家也请彼尔留下来，虽然他想立刻就走，但没敢提出反对的意见。和牧师的谈话使他十分激动。虽然事实上牧师并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来，但是他的口吻，他忠于信念的精神以及他所固有的内心的热忱深深地感动了彼尔，同时唤醒了他身上存在的昔日的疑虑。

治安官是个身体衰弱的人，满脸的连鬓胡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但他的妻子却相反，身体十分肥胖。他们进入屋子坐定下来后，她还继续气喘吁吁，几乎整整一个小时，鼻子里连连发出呼哧声。两个女儿都是年轻的姑娘，年龄和英格尔差不多。

晚餐是在花园里吃的。席间谈笑风生，也谈到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治安官带来有关这个穿着神职人员法衣的叛教者和渎神者的新鲜事——简直太出轨了！——他不仅和一个沦为酒徒的女人过着最下流无耻的生活，而且他的性格也正如大家所谈的，是动摇的、软弱的，他甚至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勃洛姆贝格牧师的一个拥护者，一个十分值得尊重的青年人不久前有事去找斐雅尔塔林格，”治安官继续说道，“他们渐渐地谈得忘乎所以，于是斐雅尔塔林格就劝他沉湎于放荡不羁的生活。‘您应该多造些孽，’他就这样毫无顾忌地说。‘如果您要

象现在那样生活下去，您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基督教徒。’”

义愤填膺的太太们连声叹气，而勃洛姆贝格牧师却温和地摇摇头说：

“他只是个十分倒霉的家伙。”

这时白色钟楼上的钟敲响了。在晚霞的红色反光照映下，能隐约看到花园后面的钟楼。震耳欲聋的钟声把那些不习惯在这么近的地方听到钟声的人吓了一大跳。勃洛姆贝格牧师显然不愿意继续谈论斐雅尔塔林格了，他纵声大笑，说，实际上钟声也常常扰乱人心，保健委员会应该禁止它才好！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表示异议，她认为，隔开相当的距离，傍晚的钟声听起来悠扬悦耳，而且能为崇高的目的服务，因为钟声仿佛在呼唤我们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但是牧师容忍不了她的反驳，特别是这种反驳出自他的崇拜者之口。虽然他刚才谈到钟声只是说说俏皮话，仿效路德用俏皮话来点缀自己的谈话。他严厉地驳斥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

他不需要类似的提示。按命令祈祷——驯服的仆人！在这中间包含着一种天主教式的、一种他深为厌恶的内容。似乎上帝也象医生和律师一样，有他接待的时间。至于讲到各种象征，这就有些近乎幼稚了，譬如把太阳称为上帝的金表。要知道，这几乎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了。

为了想训斥一下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牧师发起长篇议论来了，在谈论过程中把无关紧要的问题扩大到世界性的规模，说成了人类正确对待上帝的问题。

这时候晚餐已快吃完。姑娘们离开桌子，到花园里去了。两位克劳森小姐都是漂亮、娇艳的黑发姑娘，尤其是大的一个——

真正是夏娃的女儿，有一对热情洋溢、闪闪发光的眼睛。

桌面收拾干净以后，勃洛姆贝格牧师提议大家来唱赞美诗，于是把姑娘们从花园里叫回来。牧师太太就走到凉台上的钢琴边弹奏起来。

田野里一片宁静，
夜晚已经来临。

花园里传来树叶的飒飒声。一只鸽鸟在榛树上歌唱，自然界的声音和人们的不和谐的歌声混合起来了。

月儿的笑脸露出云层，
星星呼唤着星星。

姑娘们穿着浅色的连衣裙坐在凉台的台阶上，她们清脆、纯净的女高音在空中奔放地荡漾。牧师和治安官用男低音伴唱着。治安官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紧蹙双眉，象鱼儿一样张大了嘴。太太们坐在桌子旁边不协调地跟着唱，老是走调，但是牧师太太显然有一副好嗓子，担任了领唱。

无边无际的海洋，
拥抱着穹苍。

只有彼尔甚至没有跟着唱，虽然在伴唱者中间未必有人象他那样激动。他想起了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中听到这首歌的。他佇立在别人家花园的绿篱外面，一心想走进去。现在他，

可以说已走进绿篱，但仍象过去那样感到自己是个不速之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只要在锡杰尼乌斯家的精神统治的地方，他就感到自己是个置身社会以外的人，一个反叛者。

等到大家唱完，牧师双手合拢，开始祈祷，念了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又唱了几首赞美诗，最后马车驶来了。

当客人走完以后，牧师点起烟斗和妻子坐在凉台上，话题扯到了他们家今天的客人。英格尔也在这儿。她已经跟父母道过晚安，正准备去睡觉，但一听到彼尔的名字，就装作在翻寻乐谱的样子。

勃洛姆贝格牧师怀着极大的敬意谈到彼尔，谈到他的才能，同时又十分称赞他的仪表。但这时，牧师太太忽然不安地说：

“孩子，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该去睡觉了。”

在回家途中，彼尔一直默默无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猜到了彼尔沉默的原因，不准备去打扰他，就和她姐姐闲聊着家务事。

在波鲁普附近，他们一行人碰到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在路边走着。彼尔没有发现他，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拉住她姐姐的手说：

“你看，这就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

彼尔从马车里望出去，在暮色苍茫中看到一个细长的身影。

“这就是疯疯癫癫的牧师吗？”他问。

“对，此刻正是他的好时光。据说，有时候他通宵在整个村子里游荡。”

彼尔又陷入沉思之中。一想到这个在路边单独行走着的不知安宁的人，他突然恐惧得打了个寒噤。《圣经》中可怕的咒语——“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和父亲的威严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轰鸣。他似乎感觉到，他看到了自己的前景。

*　　*　　*

第二天早上，彼尔终于决定要认认真真地来看看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提供给他的书籍了。他挑选了勃洛姆贝格牧师的布道小册子《走向上帝之路》作为开始。虽然风很大，他还是带着书到林子里去。他在树林边上找到他所喜爱的地方，坐在背后有大树挡风的地方，前面是河流和草地，在陡峭的对岸则满是灌木林。

四周的环境最适宜于读他所挑选的这本书。在勃洛姆贝格牧师的布道演说中，有许多地方使人想到这种真正的丹麦夏日的景色：凉爽的天气，清新的空气，蔚蓝色的天空，被阳光照射的云层，鸟儿的啼鸣，在鸟鸣声中有时还织入一只迷途的小牛犊的哞哞声。周围是一片郁郁苍苍的绿色，柔和的、不刺目的线条，空旷、平整、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地平线。勃洛姆贝格牧师在他的布道演说中熟练地运用既是文学的、又是人民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完全属于那个由格隆特维克的赞美诗培育成长的教会派别，因此从来不会丧失诗意。

但是最吸引彼尔的决不是叙述的形式。词藻优美的形象化的语言并没有使习惯于数学和社会科学的简明语言的他受到感动。他常常在漂亮的词藻背后寻找正确的证明，细心探究思想的发展，以便最终理解生活的伟大奥秘；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觉得生活的奥秘模糊不清，扑朔迷离。

两次和勃洛姆贝格牧师交谈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勃洛姆贝格的基督教教义和彼尔本人在其中长大的那个环境中的信仰迥然不同。他现在才开始明白，甚至教会人士本身，离开过去阴暗的正统派的教义，离开那种诅咒人的肉欲、把人的理性钉在

十字架上、使精神遭受中世纪的刑罚、仅仅以天堂幸福的模糊幻想来使精神得到安慰的正统派的宗教是多么遥远。不，在新的宗教里没有任何能够吓倒思想或激怒心灵的东西，没有任何隐藏在思考或模糊的预感的云雾中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这里不需要克服任何矛盾。生存的秘密实际上是简单而清楚的。一切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切都是一个源于另外一个。而主要的是一切都以美好的形式适应人类的需要和要求。把魔鬼作为修道士病态的幻想的产物毫不介意地扔到远一些的贮藏室里。永世的诅咒和原罪的学说被宣布为野蛮的、令人厌恶的学说，因为它与基督教把上帝作为至善之父的概念相抵触。关于彼岸世界，尽可能谈得少些。而最主要的是，根据这种学说，一个人必须和平地、虔诚地走预先指定的道路，对仁慈的上帝保持儿童般纯真的信仰。

这一切对彼尔来说是愉快的启示。不得不承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得完全正确，似乎没有别的东西比勃洛姆贝格的布道演说更能安慰人心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控制他、甚至睡梦中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心头的郁闷现在消失了。

他终于掩上书本，把双手垫在头底下，陷入对草地和田野的沉思默想之中。此刻他体验到一个还在不久前被这样的想法吓得惊慌不已的人的感情：这个人将在汹涌奔腾的海洋中作艰险难行的夜航，走向不可知的地方。早晨醒来，这个人看到夜航结束了，风暴平息了，阳光普照、上面覆盖着绿色森林的异乡的河岸亲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彼尔暗自承认，如果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是在抗拒道德危机的日益迫近，那末，他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害怕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如说是担心经过这种精神上的转折以后会进入新的不习惯的状态。现在他可以完全安心了；因为在这里要求于人们的首先是那种严格的彻底的自我完

善，彼尔根据善良的意志早已在这方面进行锻炼了。

早餐以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告诉彼尔说，今天林中要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艺会，勃洛姆贝格牧师要进行布道。她已和治安官及牧师一家约定在游艺会上见面。男爵夫人可想而知也一定会去的。她问彼尔是不是愿意和她们一起去。

彼尔回答说，很愿意去听勃洛姆贝格牧师布道。这话并非违心之言。他只字不提他将满心喜悦地见到那几位姑娘，何况他自己也只是在此刻才想到她们。从昨天傍晚开始，他已把她们忘怀了，而且昨天白天他似乎也没有对她们发生兴趣。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其实一直在想念她们。当三个穿着浅色衣服的苗条少女手挽手地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时，他的眼光不受意志的控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他的心灵深处也就栩栩如生地珍藏着这幅画面，虽然看上去他似乎只关注着自己的事。

下午四时，一辆带活动篷的四轮马车驶到大门口，稍稍耽搁一阵后——男爵夫人照例怎么也做不完动身前的准备工作——就上路了。到了最后一分钟，皇室总狩猎官也决定和他们一起前往，一路上，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最近几天的过错从在场的人的记忆中清除掉。

过了一小时左右，他们来到了举行节日游艺会的地方——一个挡风的深谷中的草地上。几百个男女农民集合在点缀着锦旗的讲台前面。他们已经开始在唱赞美诗。显贵们的光临引起在场群众的极大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并不含有尊敬的成分，甚至恰好相反。当瘦高个子的皇室总狩猎官穿着猎装，戴着插了黑琴鸡羽毛的帽子，领着两位夫人走到讲台前面为选民而设的椅子前时，到处都发出轻轻的笑声。

彼尔稍稍落在同行者的后面。一大群人的神态使他有些发

窘，何况他也不愿意钻到人群最稠密的地方。他在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治安官。治安官亲切地向新来的人频频点头。在他旁边，彼尔看到勃洛姆贝格的咖啡色细毡帽和牧师太太那傲慢地昂起的头。但他没能很快发现英格尔和她的女伴们。只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和什么人点头致意，他随着她的视线追踪，看到林边有三个穿着夏日连衣裙的姑娘的身影。

这时赞美诗唱完了，于是勃洛姆贝格牧师登上了讲台。

他从赞美祖国的语言开始，说这是心的语言，是和只用作交际手段的外国语言相对立的。如果把祖国的语言比作哺育我们智慧的母亲的胸脯，那末，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随着母亲的乳汁，我们吮吸到了民族的精神。在人民的语言中集中了我们的父辈、祖辈所积累的民族精神的全部精华，这些精华世代相传，按照培养我们祖祖辈辈的同样的方式培育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尊敬祖国的语言，捍卫它，使它不受侵犯。就象我们在解除我们肉体的饥渴的泉源四周筑上围墙、使泉水不致被搅浑那样，我们应该——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滋养、哺育我们精神的泉源的纯洁性，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如果我们注意倾听人民的日常语言，就会发现它大大地受到了污染，其中渗透了很多下流肮脏的字眼，而且乡村居民的语言大概不会比城里人的语言高尚多少。人们只要一开口，嘴里立刻会喷出语意轻薄的、肮脏的话，就象那个著名的童话中从公主口里纷纷掉下蛤蟆那样。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最伟大的任务。他，牧师，首先要向青年人大声呼吁。因为青年人毕竟还没有根深蒂固地染上说下流话这种极有害的习惯。必须掀起一个运动，使人民养成对所谓精神卫生感兴趣，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卫生较之对身体的关心，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同样重要。

人民的一切优秀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拯救青年人摆脱日夜威胁着他们的语言的污染。

起初，彼尔听得很认真，但是后来当牧师的话变得带有过多的教训口吻时，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年轻姑娘的在场以及眼前见到的一切新鲜事也起了作用。彼尔以前没有机会参加人民的集会，因此听布道的人们引起他的注意并不比演说者少些。他仔细观察一行行挤得很密的人，所有的人的脸上都表现出最热烈的关注、最真诚的兴趣，这时彼尔才意识到，命运使他见到了什么样的精神活动。

他不止一次地听见有人谈到格隆特维克的复兴及其包含深刻的人民性及民族性、与科学的国际性相对立的文化思想；但是他认为"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已过时了，他认为去深入研究格隆特维克是浪费时间，虽然这个运动规模很大。在他必须与之交往的首都人士中间，一般也都带着故作宽容的讥笑态度来谈论格隆特维克的。

彼尔情不自禁地把丹麦的农民和他在旅游期间看到的许多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农民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同胞们没有任何地方使他感到害臊。这些好寻根问底、怀着真诚兴趣的听众跟那些每逢星期日由牧师象赶羊群似的赶着他们经过整个德雷扎克去做祈祷的昏昏沉沉的奥地利蒂罗尔的农民是多么不同！而且和他童年时在集市日所看到的从各地来到城里的旧时的丹麦农民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可以感受到毫无疑问的发展，所谓精神上的解放，这种解放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并驾齐驱，使他们得到十分幸福的结果。

这时他才懂得这些农民的沉着镇静是多么令人惊异，虽然大量的抵押给他们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他们得到了崇高得

多的精神上的财富以代替物质的财富。违背时代精神和肯定自己是民族的领导力量的愿望产生了紧密的团结，共同的感情使他们变成了坚强的、独立自主的人。

在勃洛姆贝格牧师结束了他的布道，到会的人又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节日游艺会的主持人，一个浅色头发的青年农民登上了讲台，他微笑着宣布休息半小时用膳，膳毕，小学校校长布罗阿格尔上台发言。

农民们在草地上分散开来。刚才不得不站着听布道的那些人现在都坐到草地上。

彼尔向英格尔和她的女伴们走去。姑娘们本想加入其余的人的行列，但彼尔邀请她们在休息时刻到林中去散步。克劳森两姐妹立刻同意了，但英格尔踌躇了一下，她犹豫不决地向讲台那边睨视着，她的母亲正站在讲台旁边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闲谈。英格尔不仅外表酷肖她的母亲，而且连外省贵族所特有的、一举一动都力求遵守礼节这方面也象她的母亲。这时克劳森姐妹中的老大，胸脯丰满的盖达尔果断地挽起英格尔的胳膊，另一只手搀着自己的妹妹，拉着她们走了。

必须指出，盖尔达小姐那双水灵灵的深棕色眼睛几乎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彼尔。在故意做作出来的男子式的粗鲁底下隐藏着纯女性的赞赏钦佩的心情。盖尔达的妹妹几乎还是个孩子，不由自主地受到姐姐的情绪的感染，象一个顽皮的小学生那样嬉笑着拉着盖尔达的手。

但是彼尔只对英格尔一个人感兴趣。进一步熟悉以后，他觉得克劳森姐妹俩十分庸俗，他几乎确信，英格尔在为她们感到羞愧。她一直低垂着眼睛走着，随着她的两个女伴的每一个新的愚蠢举动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还在上一次他就已经注意到，和治安官的两个女儿相比，英格尔的风度是多么高雅，多么温柔，头部的姿势显得多么端庄，仿佛她想昂起头，高居于一切卑微、肮脏、粗野之上。现在他明白了，乍一看他觉得她很象法兰齐斯卡，与其说是外表的轮廓象，还不如说是在清新纯洁的总的方面象她。她全身散发出宛如草原的玫瑰花香那样的清幽的纯朴。彼尔至今没有忘记，在法兰齐斯卡面前稍一提到两性关系，她就会满脸通红，而雅柯芭却……当然，雅柯芭对这方面持有另一种的观点。不能否认，雅柯芭缺乏羞答答的神态常常引起他的反感。她献给爱情的无法控制的情欲，常常使他觉得索然无味。

这时他们走出了树林。他们面前高耸着一座大石山，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树木，其中夹杂着帚石南深色的灌木丛。这儿是著名的洛尔山，是整个区的最高点，从这里至少可以鸟瞰二十分之一日德兰半岛的景色。

虽然克劳森姐妹俩渐渐觉察到她们在这里是多余的人，但她们并没有使人看出这一点来，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委屈感，甚至正相反，作为名副其实的日德兰半岛的姑娘，她们以最放肆的随便态度来报复对她俩的不重视。

“看谁第一？”盖尔达大声叫喊，一面快步跑上山去。妹妹也紧跟着飞奔起来。风把她的帽子从头上掀下，于是两人争先恐后地跑下山来追逐帽子。

英格尔本想跟在她们后面奔跑，但彼尔想起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说英格尔不能奔跑，因此开始想方设法劝阻她。

“英格尔小姐，请您不要忘记，您刚恢复健康不久，不能过分疲劳。”

这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帮了彼尔的忙——虽然他自己甚至并

不知道这一点——使他在英格尔的无法接近的心灵中占了一席之地。她已经完全复元了，但她显得比实际上衰弱，却使她感到愉快。不过她说，她一定要登山。但当彼尔提出，他至少得扶她上去的时候，她连听都不要听，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很好，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彼尔紧紧跟着她，以便在她绊倒的时候扶住她。在山坡变得十分陡峭时，她就靠在伸过来的胳膊上。经过好一阵思索之后，她终于认为，这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更何况彼尔已经订过婚。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她象一片羽毛那样轻巧地登上陡峭的山坡时，她真的感到满心喜悦了。

彼尔很想告诉她，整个上午他一直坐着读她父亲布道的书，书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欢乐。但是他担心，她是不是会认为他的话是空洞的献殷勤，因此一直没有说出口来。他只说到在她家作客使他感到十二万分的愉快。英格尔把这看作是很自然的事。

她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稍事休息。她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浅色的秀发象一轮光环似的围绕着她的头。“法兰齐斯卡的雕像，”彼尔又一次暗自想道。“姿态高雅的法兰齐斯卡。”

克劳森姐妹俩这时早已登上山的最高处了。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手里拿着帽子，风儿劲吹着她们的裙子，仿佛一心想扯下姑娘们的衣服。看到英格尔和彼尔重又上路了，妹妹说道：

“你看，他们在拖着脚步走路呢！”

“问题出在这个英格尔身上，”盖尔达小姐回答说。“只要有人稍稍关心地朝她瞅一眼，她就立刻扭扭捏捏了。”

“不过他长得英俊潇洒，没话可说，”妹妹说。

“长得英俊潇洒？依我看来，他简直丑死了。”

“这不是真心话，你自己昨天不是对我说过……”

“我？你简直疯了！你只要看看他的一双眼睛，简直象是两只油灯碟子！”

最后英格尔和彼尔也登上了山顶，于是四个人开始欣赏美妙无比的自然风光。接着，姑娘们数起钟楼的数目来。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天气，从这里可以看清整整三十五座钟楼。克劳森姐妹知道每座钟楼的名称，但彼尔只眺望英格尔指给他看的那几座钟楼。

“哎呀呀，那末这座是捷别鲁帕，怎么，怎么？不是捷别鲁帕？您怎么说的？喔，是拉姆列夫！”听彼尔说话的口气，似乎所有这些名称唤起了他亲切的回忆。

姐妹俩互相悄悄地推推搡搡。事实上她们几乎没有听清楚谁说些什么话——这儿风声实在太大了。因此，不多久他们就决定下山。

森林重又把他们团团围住，姑娘们站住了，以便把自己收拾整理一番。风儿无情地吹着她们的头发，尤其是把英格尔吹得披头散发。她甚至摘下手套，试图把头发稍稍梳理一下。她把别帽子的大头针咬在嘴里，把手套交给彼尔，请他拿着，因为两个女伴也忙于梳理自己的头发。她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想法，但克劳森姐妹俩却立刻互相交换了眼色，而且后来在回去的路上，她们也不时用臂肘互相轻轻地推撞。

当他们终于来到林中的小草地时，那边已经在进行第二部分的节目了。一个神态严肃、长着黑头发和黑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在讲台上。他是高等国民学校校长布罗阿格尔。学校位于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博得人民的爱戴方面，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他是勃洛姆贝格的竞争者。

姑娘们蹑手蹑脚地溜到大树底下原来的位子上。于是英格尔向母亲瞟了一眼。散步的时间比她估计的长了一些，这使她有些不安。幸而母亲似乎没有注意到她不在场——她安详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来在全神贯注地听布罗阿格尔的讲话。

事实确实如此。牧师太太警惕地捍卫着自己的丈夫作为大家公认的演说家的威信。虽然她不动声色，但是，每当有人，特别是国民学校校长当着她的面做报告时，她的内心总是十分激动。正因为如此，甚至即使彼尔在场，她也压根儿忘掉了应该注视女儿的行动。

同样的感情也强烈地控制着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他在听别的演说者发言时，不用说会兴高采烈地表示他的喜悦。每当听到他们说俏皮话时，他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响。但是当他发现，除了他以外，还有别人的演说取得成功时，他的热血就会违反他的意愿，涌上了双颊。

接着，大家又唱了几首赞美诗，游艺会就到此结束了。在林中不远处等候的马车都驶了过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英格尔手挽着手，退到一边。这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道：

“我看见您刚才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一起去散步，是吗？”

“是的，我们登上了洛尔山，怎么，这样不好吗？”英格尔怯生生地望着对方。

那一个哈哈大笑起来。

“不，这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他已经订了婚。”

“是啊。”

“奇怪的是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出他已经订过婚。”

“是啊，这个婚约没多大意思。”

英格尔站住了，几乎带着恐惧的目光望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

“您在说什么啊？”

“我当然不知道详情细节，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似乎也并不为和未婚妻缔结良缘而感到高兴，因为她是个犹太人。”

英格尔默然不语了。要是早些知道这情况就好了！当她回忆起和彼尔无拘无束地相处的情形，突然感到十分害臊。

这时有人在呼唤他们，因为马车来了。牧师和牧师太太已经坐在敞篷的四轮马车里。牧师显得很不耐烦，因此不能花费很多时间来一一告别了。

当英格尔在双亲身边坐定，想戴手套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手套，她突然惊恐地回忆起，忘记向彼尔取回手套了，而他呢，大概由于粗心大意，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本来有时间可以查问一下手套的事，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马车还没有驶来，但是英格尔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过错，因而不敢开口询问，免得引起母亲的任何猜疑。她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来告别致意。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双手藏在马车的皮挡布下面。

他们还没有经过草地，牧师太太就对她的丈夫说：

“以我看来，布罗阿格尔今天兴致不高。”

“是呀，我简直有些怜惜他，他心情很不舒畅，”牧师摇摇头回答说。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说：“不舒畅，很不舒畅，”虽然这时话题已转到别的方面了。

在回去的路上，彼尔满口赞扬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事物。但是他只字不提英格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已发觉这一点，因此得出了某些结论。她舒适地仰靠在马车的座位靠背上，沉溺在甜

蜜的幻想之中。

太阳下山了。当他们的马车驶近家门时，天色已经黑了。

车轮驶过庄园大门面前的小桥时，发出沉重的轰隆声。彼尔十分熟悉这种声音，一看到灯火通明、仿佛在迎接客人的窗户，彼尔的心头涌上了一种奇特的、不习惯的感觉。

在这一刹那间——生平第一次——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象家乡一样使他依恋的地方。总管的一条爱犬象证实他的想法似的向他迎来，开始在彼尔周围跳跃着，欢乐地舔他的手。这条狗怪可怜的，它的崽子被人抢走了，于是它便把全部的爱倾注到彼尔身上。深受感动的彼尔俯下身子，抚慰着它。

但是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分离，他的高兴就立刻变为忧悒了。现在他简直无法设想，怎么能够断然离开这里呢？但这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必须离去，而且得尽快离去。他在这儿几乎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彼尔推开自己卧室的门，不禁哆嗦了一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彼尔害怕地想，信一定是雅柯芭写来的，因此他并不急于去拆开它。等到认出是伊凡的潦草的笔迹，他才轻松地叹了口气，虽然一种压抑感依然没有离开他。内兄的字迹无情地提醒他，金钱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着落。这个不愉快的想法本来就使他闷闷不乐，特别是在晚上临睡之前，更使他难受。

他因此不打算拆开信——可以把事情拖到明天嘛。他已经准备到客厅里去时，却突然发现口袋里有一小团浅灰色的东西。这是英格尔的手套，一副柔软的、几乎是全新的麂皮手套。

他把手套留在身边不是完全没有用意的。这件属于英格尔的东西握在他的手里带给他一种模模糊糊的快感；可是当他们匆匆告别时，他已经把手套的事忘掉了。

彼尔珍惜地把手套展平，久久地端详着它们，然后把它们贴到脸上，贪婪地吸着它的芳香，不禁凄然地微微一笑。有了一个他所希冀的借口！明天又可以到勃洛姆贝格家去作客了……也许犯不着吧？也许让一切保持现状更为明智？如果他经常和英格尔见面，他恐怕会真的爱上她呢！彼尔重又感觉到自己不愧为亚当的儿子。爱上她，以后又怎么样呢？他没有权利接受新的爱情。他已经耗尽了他所应得的生活的欢乐——如果说有个时候他曾经尝到过这种欢乐的话。

第二十一章

在哥本哈根的郊外，在厄勒海峡的岸边，别墅生活变得越来越诱惑人、吸引人的季节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居民们被炎炎夏日晒得疲软不堪，处于精神委靡的状态；而这里的居民却无需领略这样的滋味。大城市的脉搏就在周围搏动，铁路抓住这个搏动，把它感染给死气沉沉的大自然。巨轮常常在岸边停泊，由于人体的重量而侧向一边。火车几乎驶不到一公里就要在每个小站上停靠，吐出滚滚人流——人们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把首都的喧嚣带到西兰岛北部的茂密森林中。

但是，在斯科夫巴肯却笼罩着压抑的气氛。菲列普·萨洛蒙和列阿太太没完没了地、忧心如焚地谈论着子女们的事。

他们不仅为雅柯芭的命运担心，娜尼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越轨行为也引起他们极其不愉快的思索。

这个遭到彼尔抛弃的尤物，决定从过去的崇拜者汉森·伊维尔逊身上寻找安慰，来抚慰受伤的自尊心。由于她真的需要忘记自己遭到的失败，就开始最冒险的调情，而且兴致勃勃地陶醉在其中。但是可叹的是，这个蓄着潇洒的小胡子的退伍骑兵根本不象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简单地说，有一天，他从她那儿出来，回到家里，就开枪自杀了。他留下一封遗书，向全世界说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并严肃地诅咒了娜尼。

倚仗杜林的显赫地位，事情才得以暗中了结。为了消除形形

色色的流言蜚语，杜林只要有可能，总是象一个模范丈夫那样，挽着娜尼的胳膊到处露脸，并且含着微笑，私下发牢骚说，现时有妻子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妻子的眼睛不仅外形看上去象手枪的枪口，而且实际上确能一枪把人打死。在家里，在没有旁人在场时，他对妻子进行了最严厉的审讯，审讯结束，给了她一记沉重响亮的耳光。娜尼只得毫无怨言地吞下了这个苦果。她甚至觉得还算便宜了她，因为最初这件事简直把她吓得要死。不仅如此，她自己也感到意外，她竟忽然热烈地爱上了自己的丈夫，有一段时间成了他的驯服的奴隶。有了这么个含义丰富的教训以后，她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一切刁钻古怪的要求。

但是要强迫周围的人都缄默不开口，杜林却无能为力了：关于伊维尔逊自杀原因的新的流言蜚语不时在这儿那儿掀起。夏天，在哥本哈根传播的流言也飞到城郊来了，其中特别强调伊维尔逊留下的遗书。现在，当菲列普·萨洛蒙和妻子，象往常那样，一起坐着十分豪华的马车，在海峡边兜风，一面和朋友们以及不怀好意的人们点头打招呼时，在他们背后常常会发出热烈的窃窃私语。有些人怎么也不能宽恕娜尼的美貌，而且单凭这一点，在与外界隔绝的勃列德加德这个小天地里，人们就可以对娜尼的德行随心所欲地加以怀疑，在勃列德加德，象在外省的小城镇一样，人们相互之间熟悉到甚至知道其内衣颜色的程度。

双亲极其严厉地斥责了女儿的行为。菲列普·萨洛蒙甚至认为有必要以全家的名义为女儿的行为向杜林道歉。唯一试图多多少少保护娜尼免受攻击的人，出人意外地竟是雅柯芭。过去那样无情地对待妹妹的她，现在对这件引起喧嚣的事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因为她根本就不明白，怎么会导致自杀这样严重的后

果。她说，生活——真正的生活——需要作出牺牲，如果要好好地生活，就得时刻准备流洒自己的热血。

总的说来，雅柯芭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变得很多。她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隐隐的忧虑。忧虑被疲倦和对逝去岁月的不自然的淡漠态度所代替了。如果有人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她自我感觉很好。关于自己的未婚夫，她谈得越来越少了。但当父母亲把话题引到即将举行的婚礼时，她也并不和双亲抬杠。同时，她说出自己准备再次到布雷斯拉维尔女友处去的打算。因此谁也无法理解她真正的意图。

确切地说，还是有一个人稍稍了解雅柯芭的，这就是她的妹妹罗扎莉雅。罗扎莉雅的房间就在雅柯芭的隔壁。有一天夜里，罗扎莉雅听见隔墙吞声饮泣的声音，她断定是雅柯芭感到身子不舒服，就跳下床来；但是雅柯芭的门上了门闩，而且不愿意让妹妹进去。第二天早上雅柯芭说，她半夜里牙齿痛得厉害。但是罗扎莉雅早已不是小孩子了，她自己也步娜尼的后尘，开始在爱情的禁林中狩猎了，而且取得了成功：她已经射中了第一只野鸟。就在不久之前，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向她表示了爱情。罗扎莉雅开玩笑地装做根本不懂得他的表示，弄得这位瘦高个子文学家由于害怕和不知所措而痛苦不堪。

最使雅柯芭难受的是她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和彼尔作最后的决裂。这一想法不断地折磨着她，有时甚至使她痛苦得想自杀。她早已明白事情的真相，而且也早已猜到，这与另外一个女人有关；但是决定性的话却一天天拖延着没有说出来。爱情——从前她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纯洁的感情，却使她落到了如此屈辱、可耻的地步！

只有一件事使她感到安慰：她始终没有把自己怀孕的事告

诉过彼尔。她没有把最珍贵的秘密告诉他。但愿她那慈母之心不受到任何伤害，但愿她最沉重的屈辱——为他的怜悯所困扰——能够快快过去。

现在她已很久没有回他的信了，而且也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强迫自己去读他的来信。竟然莫名其妙地去迷恋一个牧师，这只能引起她的怜悯。在最近一封来信中，彼尔甚至劝她读读这个人的著作（顺便提一下，这一点她没有任何劝告就早已在做了）。彼尔又一次把话题引到上面提起的牧师的布道，显然希望雅柯芭在读了许多布道演说之后，会深刻体验基督教徒的世界观，这使她十分气忿，于是她决定立刻写封回信。终于有了机会，她可以倾吐积愫而不用使自己受到屈辱了，虽然象以前几封信里那样，她只字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信中的口气全为最后的决裂作准备。

“直到现在，我没有丝毫愿望去遵循你最近几次来信中坚决要我接受的劝告，去研究那个从各方面看来使你重又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具体地说是，对基督教的态度。我希望你会明白，我的沉默根本不是由于利害关系不大，而仅仅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往往有任何争论都无济于事的情况。在诸如信仰这一类问题上，我们一般都不听从别人的劝告。我们根据情况坚持某一种信仰。接受信仰的器官就象心脏和肾脏一样，也是根据自然法则而发展的；因此任何用强迫方式去影响这种接受信仰的器官，强迫一个人改变他从母亲的乳汁中吸取的信仰，只会导致整个肌体的衰弱。

“在你最近的一封信中，我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使你不至于把我的沉默看作是默认的表示。

“我个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正象你对基督教的态度一样，是由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基督教教会使我们的民族遭受的种种迫害就唤起了我复仇的激情。不过，我还是可以把这一切置之度外，只要我能看到，教会能给别的民族带来幸福。但是尽管我读了教会的千年史，我发现在笃信宗教的假面具底下，还是那种专制独裁、背信弃义地向自己的反对者报复的意图，为了满足对权力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企图如此放纵地利用人类本性中最卑鄙、恶劣的特性；因为这样，正是因为这样，基督教才能在大地上这样广泛传播。

“有一点是我不能理解，也许是我最最无法理解的：那些规规矩矩的人，读书破万卷、经过反复思考的人，怎么能够对宗教毫无厌恶之情？事实上，最最可恶的专制独裁、最最黑暗的愚昧无知、最最凶恶的暴行是在宗教的庇护下繁荣起来、开花结果的——或者至少是利用了教会的纵容而繁荣起来的；然而一切号召人类向往光明、正义、幸福的健康、勇敢、自豪的激情却发现宗教是阴险、贪婪和无情的敌人。如果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宗教稍稍作了改进，那末，这些改进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而为数众多的那些初看起来企图和一切思想不同的人达到友好谅解的宗教学校和教派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新教也有它自己的耶稣会教徒。他们在艰难的时期表现出假装宽容的观点，以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想到自己被迫的自白。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就跟基督教本身一样，已经过时。基督教还在刚刚兴起的时期就接受那些它所无法控制的多神教的习惯和概念，在所有的国家里巧妙地确立自己的权威。到了我们的时代，只要一出现危险的苗子，基督教就善于狡猾地迎

合时代的需要，宣布自己是科学和人道的拥护者。虽然如此，基督教教会仍然肯定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唯一掌握者。这简直是虚伪透顶，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

“不过我的情绪决不是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我愿意相信，达到相互谅解是可能的，因为基督教具有一系列对人类幸福无可怀疑地重要的思想。但是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我会向教会伸出手去：教会必须只管自己的事，教会必须是真诚的。还有一点是：为了让我能相信教会的态度的真诚，它应该遵守它要求它的教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规则。‘让累犯教规的人遮住自己的脸’，正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让他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愆’，就应该这样开始！教会长时期地滥用人类的信任，它应该跪在众人面前，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跪在被它扼杀的真理面前，跪在它用来蒙住眼睛的正义面前，教会必须为它的过去请求人们的宽恕。只有到那时——但决不是在这样做的一秒钟之前——教会才能指望获得那些真正创造生活和保护光明的人们的信任。”

*　　*　　*

在凯尔斯霍尔姆日子过得单调呆板，这种乡村式的单调生活使时间迅速流逝，而生活却没有内容。又是星期天，老爷太太们又象往常一样决定到贝斯特鲁普去听勃洛姆贝格牧师布道。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记起彼尔和她一起参加了游艺会以后对它所作的评语，希望今天也能和他同行。他本来是想去的，因为指望又能见到英格尔。但是强迫自己参加祈祷仪式的全部过程，唱赞美诗，唱“我们在天上的父”，和教徒们一起祝福，他可受不了。正巧在前一天傍晚收到雅柯芭的来信，信中激烈的语气重

又唤起他心中存在的昔日的疑虑，所以他没有跟她一起去。

大家都走了，他感到极其孤独。他在花园中漫步，登上院墙附近的土堤，坐到安置在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开始向下眺望。

周围——近处和远处——久久地响着清晰的钟声。在一片寂静中，钟声悠扬地传得很远很远。甚至连贝斯特鲁普的钟声在这里也能听到。钟声的召唤并非徒然。在环绕庄园的大路上，马车载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农民，一辆接着一辆地疾驰而过。他们都是到贝斯特鲁普去的。彼尔目送着马车远去，直到它们消失在波鲁普村的山冈后面。当最后一辆马车从视野中消失时，他觉得似乎全区已空无人烟，似乎全区的所有居民一下子都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这里。

每逢星期天就感到不知所措的那种滋味，彼尔在童年时代就很熟悉了。但自从出入他未来的岳父家以后，就没有再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懂得在那个圈子里，钟楼的钟声仅仅是一种空虚的声音。虽然这样，但他现在还是不愿意回到斯科夫巴肯去。他毫无痛苦地回想起由那些轻松愉快、穿着最新颖的时装的上流社会的女士先生们组成的色彩缤纷的人群，他们的在场使星期天具有节日的情调。

钟声接二连三地停息了，被遗弃的感觉却变得更为强烈。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轰隆隆的大车声，这声音好象有点不真实，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传到了他的耳中。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去，进入了黑暗的王国，听到活人在他的坟墓上空喧嚷。

他又想起了雅柯芭的信。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了。星期日晌午庄重的静寂，农民的节日服装，一辆辆经过装饰打扮的马车，成千上万的人在此时此刻离开自己的家园，一心奔往教堂，因为只有它能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去为生存而进行日常的斗

争——这就是生活本身对雅柯芭的话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即使(他将在信里这样写),即使教会确实存在严重的罪愆,应受良心的谴责(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它为人们所作的善事难道还不能绰绰有余地抵偿自己的一切罪愆?勃洛姆贝格牧师在林中的星期日布道时所说的话多么中肯,斯堪的纳维亚人,全体德国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对基督教表示敬意;因为,正是基督教引导他们摆脱了野蛮愚昧的状态。它规定了他们的精神素质,形象地说,从他们的所谓摇篮时期开始,它就成了母亲的乳汁,永远搀和在他们的血液里了。

不过,何必要作这些历史的、离题的说明和引经据典呢?还在他伴送母亲的遗体去安葬的那个夜晚,他坐在轮船上的时候就懂得了,既然基督教能把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武装他那病魔缠身的老母亲,基督教就是人类力量的真正源泉。即使认为对我们天父慈悲的统治的信仰是美好的幻想,那末,也该承认,这种信仰在成千上万桩事情中,已经为人类的幸福起了肯定的作用。怎么能够在这一点上产生怀疑呢?要是没有彼岸世界的支持,难道他自己能够这么长久地保持求生的意志和生命力?难道我们不是天天都看到过去的叛教者重又俯伏在我们天父的脚边吗?

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定期提供的书籍杂志中间,彼尔看到保罗·贝格尔的《雅各的战斗》一书。彼尔还在哥本哈根时就多次听到人们谈起这本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读它。这是一首精巧地模拟《圣经·旧约》的风格写成的忏悔性长诗,给彼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长诗的一节中,作者公开反对纳旦从国外引进的思潮。作者把这种思潮比作春雨,因为下过春雨以后,甚至不结任何果实的青草也会生长,给贫瘠的沙地制造虚假的表面上丰饶的景象。

"但是夏日的干旱即将到来，夏收的日子临近了——到那时，你们这些在路边蔓延、以万紫千红的色彩点缀大地并向人们预示天堂幸福的无根之芽将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不结果实的空麦穗将会反对你们自己。那个能使健康的嫩芽长得茁壮结实的太阳把你们晒干了。还在秋天到来很久以前，暴风雨把你们在风中吹得飘摇不停，因为对一个有罪的人来说，唯一的嘉奖是死亡。幸福只属于那些在春暖花开、万物欣欣向荣的时刻温顺地把根扎入永恒的生命之泉从那儿涌出的土地深处的人。"

正是这些诗句强烈地触动了彼尔的想象力。他甚至能逐字逐句把它们背出来了。他第一次读到它们时，觉得仿佛看到了自己墓碑上的题词。正是这种心灵上的凋萎最近几年来一直折磨得他痛苦不堪，精力在慢慢地、一去不复返地减少下去，才华消耗殆尽，虽然他甚至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因此，告别那没有成果地浪费掉的光阴，让荒漠留在后面，结束颠沛流离的岁月。我的祖先的天堂展现在我眼前，我被天上的光芒照耀得睁不开眼来，我在天堂的大门口跪着祈求、忏悔。"

彼尔双手掩住脸，一动不动地呆坐了好几分钟。他问自己：是不是虚伪的自豪感还在妨碍他和父辈的上帝取得和解？问题是否在于，他根本没有勇气在从前被他否定的力量面前低头认罪？恭顺——这是《圣经》中痛苦的词儿，他到现在才开始理解它的伟大的涵义。要恭顺——这是极大的考验，这就是上天为心灵的宁静所规定的价值。

彼尔抬起头来仔细谛听，波鲁普的钟声仍在响。离波鲁普教堂至多不过两公里路程，这么说来，他还能在布道开始前赶到教堂。

可是他还是拖延着。临了，他猛然跳了起来，迈开大步沿着

环绕花园的大路走去。他真的在牧师登上讲台之前赶到了教堂。从敞开的大门里传来唱赞美诗的声音。他在门坎上站住，静听着。一种奇特的胆怯感控制了他。实际上这种胆怯和笃信宗教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恭顺了。他抓住门把手，仍拖延着没有跨进门去。在最后一分钟，需要意志的努力。他应该抗拒到最后，以表示转变的全面、彻底。

他在靠门的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现在，他终于占好座位，而在场的人好几次朝他斜视着，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很快安静了下来。

聚集在这里的人并不是那种使人一看到就肃然起敬的人，牧师本人站在祭坛面前，带着极其认真的神情擤鼻涕。为了擤鼻涕，他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所领导的教徒群众。这些教徒由数十个老头子和老太婆组成，脸部表情十分呆板。这里特别缺少男性。看来歌声也未必能唤起人们内心的虔敬的颤动，只有几个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唱着赞美诗。而且教堂本身又低又矮，象个地窖似的。墙壁上全是斑斑剥剥的霉点和绿色的霉层。空气中散发着白色颜料的酸味。在彼尔鼻子底下的托书架上，积着一层厚厚的石灰尘埃。

这当儿，牧师登上了蓝色遮檐下的讲台，到这时彼尔才领悟到，他碰上了声名狼藉的牧师斐雅尔塔林格布道。这是一个外表庄严、脸色苍白的男子，脸部轮廓端正，满头银丝般的头发光滑平整地向后梳。彼尔从他的外表上没有发现任何恶魔的迹象。剃得溜光的脸，显得大了些、但线条却很美的嘴，一对黑色的大眼睛。体面的仪表，坚定的、慢悠悠的动作，增加了他留给人的总的良好印象；只是牧师的脸偶尔不自觉地——大概是病态地——扯动着。

经过礼拜开始时短短的祈祷后，牧师在讲台上拿起《福音书》，以便诵读星期日的经文，这时他发现了彼尔，他不出声了，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奇神情端详着彼尔，后来忽然想起来了，就开始读经文。

接着是布道，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布道和所有别的合乎教规的布道完全一样，其中讲到罪愆，讲到上帝的恩赐，讲到赎罪，又讲到罪愆和永世地狱的痛苦。彼尔感到无聊得要命，终于失去兴趣。现在他才明白，他还是不到贝斯特鲁普来，坐在家里的好。

因此，当礼拜终于结束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立刻离开了教堂。他有些惭愧，对自己很生气，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第一次突击教堂的结局是可悲的，他暗自发誓决不对任何人透露这一点。

为了在主人夫妇回来前好歹把时间消磨掉，他就到庄园总管那儿去抽上一两袋烟。他在凯尔斯霍尔姆养成了一些乡村的习惯，其中之一是爱抽有着长烟杆、烟锅很大的烟袋。这种烟袋装一次烟几乎可以抽上半天。他把自己的烟袋挂在总管的房中，白天经常到他那里去抽烟。

“请您告诉我，您反对勃洛姆贝格，到底是反对他哪些方面呢？”他们尽情畅谈了旁的事情后，彼尔问道。

“您问我？”

“是的，问您。我记得有一次您谈到他有些不好的地方。”

从总管蓬乱的胡子中间发出一声冷笑。

“不，千万不能说那位永不犯错误的大主教的坏话。我还没有发疯呢！”

“可是您确是说过些什么的。”

“喔，我只是有些奇怪，他怎么能让自己的生父饿得要死！”

“难道他的父亲还活着吗？”

“怎么不是呢！住在西兰岛的什么地方。他在那边日子过得比乞丐还不如，生了虱子，浑身长满疥疮，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勃洛姆贝格最好能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让他安度晚年。”

“不，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也许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吧？或者牧师简直没有钱能赡养老人家？”

“不能说他对每一个先令都必须计算着用，当钱快要花光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去捞到好处。这里的农民象小孩子跟着母亲那样跟在他的后面跑。”

“怎样去捞好处呢？”

“很简单，去年他需要更换自己的车马，他就放出试探性的气球，说什么他不能在这里久待下去，为了孩子们得找个比较富有的教区。教民们吓得要死，就大家凑钱，总算凑足了买马匹和四轮马车的款子，而他却甚至没有道谢一声。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您知道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是怎样称呼他的吗？”

“不，不知道。”

“称他为大商人。”

“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我自己也不懂，但依我看来，这个称呼挺合适。”

彼尔默不作声地目送着从自己的烟袋里喷出来的烟雾。

“您觉得他的女儿怎么样？”彼尔停顿了一会儿，问道。

总管再次冷笑了一下。

“他的女儿挺讨人喜爱。”

“就这么一点？”

“喔，而且算得上漂亮。”

“总之，非常出色，看来，您想这样说，对吗？”

“您说得对，只是她的臀部太突了。”

彼尔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今天总管说话的口气使他很生气。这个小伙子看来胸有城府，而且远比第一眼见到他时给人的印象精明厉害得多。关于勃洛姆贝格牧师的评价多半是诽谤。

这时传来驶近的马车的车轮声。彼尔站起身来，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房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在等候他。

“哎哟，锡杰尼乌斯先生，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可真是错过了好机会！勃洛姆贝格牧师今天简直大显身手！”

但是彼尔已经什么话也听不见了，因为他看见英格尔站在她的身边。他惊喜交集，以致象个孩子似的涨红了脸。

“现在请去进餐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搂着英格尔的腰邀请说，同时向彼尔瞟了一眼，仿佛想逗得他嫉妒似的。“我丈夫已经在餐室里等候我们了。”

* * *

英格尔这一次反常地无论如何不愿到凯尔斯霍尔姆来。自从那次在森林里度过一个不体面的节日以后，牧师太太跟女儿谈了一次话，再三警告女儿不要和彼尔过分接近。为了不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心，英格尔终于同意到凯尔斯霍尔姆来了，但有一个条件：请主人夫妇不要把她留得太晚，说定勃洛姆贝格午饭后亲自驾车来接女儿。

英格尔决定在彼尔离开之前到凯尔斯霍尔姆来的唯一目的

仅仅是为了那副手套：派人来取回手套她可不敢，然而她又无论如何非把它取回不可。一想到她和这个陌生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秘密，她的东西竟落到他手里，随便扔在桌子上，或者象一件纪念品似的塞进他的口袋，她简直感到苦恼不堪。

等到大家吃完早饭、快要只剩他们两人单独留在一起时，英格尔就立刻提出她的请求。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他在内心深处希冀着英格尔能允许他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品留在身边，但又不敢说出来。她看上去十分严肃，而且他早就注意到，在她的整个脸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神态，使别人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

因此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到自己房里去取手套了。

他回来时见到她还是一个人待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用完早餐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就大着胆子建议她一起到花园里去散一会儿步。英格尔想了想，觉得拒绝他似乎有些不礼貌。她竭力做到不要走得离开凉台太远，让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回来就能看到他们。

他们没有进行真正的谈话，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很多想法萦绕在心头。彼尔一看见英格尔，立刻感觉到自己爱上了她，因此沉默得甚至有点不礼貌。英格尔那一方呢，也不断思索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路上告诉她的消息，具体地说，就是锡杰尼乌斯先生最近几天来情绪抑郁，这多半跟他的不幸的婚约有关。还在进早餐时，她就好几次偷偷地向他睨视，她发觉他确实气色很不好，在心底里甚至有些可怜他呢。她不能想象比和一个你既不爱他，也不尊敬他的人缔结婚约更可怕的事了。

“在田野里也许空气更清新些？”彼尔在花园的篱笆门边站住了，问道。“今天在大树底下十分闷热，而且我看得出，一群小

蚊子搞得您难受极了。”

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英格尔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她已经不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放在心上，更确切地说，是把她压根儿忘掉了。彼尔以上流社会的从容而又镇静的殷勤态度打开她面前的篱笆门，让她走在前面，这样一来，她简直无法拒绝他了。

他们走到一块有慢坡通到下面山谷的草地上。一阵风吹来，掀起尘土的旋涡，并在大道上驱赶着这旋涡。云层飘散了，但空气依然又闷热又压抑。

“您觉得累吗”彼尔问她，“要么，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草地干燥得很，而且这儿总算还有点点风呢！”

英格尔感觉到她真的有点儿累了，因此没有多假思索就在斜坡上坐下，把双脚细心地藏在裙子底下。

这一羞答答的举止在彼尔身上所起的作用就象一股强劲的风，把小小的火苗吹成了炽烈的火焰。到此刻他才明白，英格尔纯洁的形象是多么强烈地控制着他的感情，在他的心坎上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英格尔若有所思地嚼着一根草茎，眼睛看着下面的山谷。她把她那大草帽的软檐朝下拉，让它紧贴在两耳上。这样一来，大草帽变得有点象包发帽了。要不然，草帽很可能被风吹走，而且她很清楚，她这样做更能衬托她脸蛋的美。她的父亲有一次开玩笑说，她戴着这种包发帽，如果再有一根缠满鲜花的长手杖和一只用短缰绳系住的雪白的小羊羔，那末，她就酷似一个穿着牧羊女衣装的公主了——这样的说法她记得可牢呢！

彼尔坐得稍远一些，故意迫使自己朝另外一面眺望。

“哎，该回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而且越快越好，犯不着使自己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在一切正直的人面前成为单恋的牺牲品。”

他们刚坐下，谈话就中断了。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由于英格尔害怕单独跟他在一起；因为良心的谴责早已不再折磨她了。当她想起母亲的警告时，她甚至为彼尔感到委屈——他今天的举止是多么的落落大方，无可指摘。但是整个环境在她看来是那么险象重重，使她觉得似乎大地就要从她的脚底下陷下去了。

彼尔开始讲述他漫游大千世界的经历。当他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时，这个话题每每能使他摆脱困境。但是英格尔并没有去听他述说。她忽然想起被遗忘了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她断言彼尔是个好猎艳的男子，这种爱好使他受害不浅。英格尔依照自己的意见来解释她的话，她认为彼尔的未婚妻一定是个非但有钱，而且才貌出众的人。不过，她是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话之前就这样想的。不知为什么，她无法设想，彼尔会仅仅为了金钱而不顾其他条件去娶一个女人为妻。

彼尔又偷偷地向她睨视了一眼。她依然嘴里叼着一根草茎，眼睛向着繁花似锦的下面山谷眺望。这时她稍稍俯身向前，稍微抬起一条腿的膝盖，让一只手支撑在膝盖上，耀眼的阳光使她眯缝起眼睛。

“我没有使您感到腻烦吧？”在短短的沉默以后，他这样问。

听到他的声音，她哆嗦了一下，涨红了脸。

但正在这时候，两个人都听到一辆马车驶进了院子。

“我希望这不是来接您的！”他惊恐地说。

“大概是来接我的，”她回答说，一面站起身来。“该走啦。”

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她并不显得特别匆忙。她看到篱笆门旁边长着许多美丽的甘菊，就开始采起花来，集成花束。

她把向母亲的挑战部分地包含在这个动作之中，但这首先反映了英格尔的正派：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因此不必要向

双亲隐瞒她是在和什么人散步。

彼尔没有追随她。他此刻的情绪不适宜进行交际场上的谈话，因此他们在凉台边就分手告别，告别后他经过另一扇门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以便集中思想，稍稍安静一下。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但是到哪儿去呢？难道经过这一切事情以后，还能回到雅柯芭身边去？难道他不应该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他已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但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他有权和雅柯芭以及她的全家决裂吗？他需要钱啊！甚至超过需要的程度。尽管金钱是可鄙的、肮脏的、恶劣的——他还是需要它。而他又不得不放弃跟这里的主人夫妇通融点钱的想法。诚然，他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开口借钱，但是有一次他曾苦恼得向他们十分明显地暗示过自己缺钱，那时候，如果皇室总狩猎官愿意帮忙的话，是可能听懂他的暗示的。

他走到窗前，把手反剪在背后，望着太阳光束在栗树的浓密、深色的树叶上闪烁、跳跃着。

不管情况怎样，他必须回到哥本哈根去。好吧，假定他回去了，但是——他直到此刻才明白——在那边有另一种危险威胁着他和雅柯芭的关系。他在那边又会碰见娜尼，这种见面将如何告终还很难说。在这里，在凯尔斯霍尔姆，他没有常常想起她，但依然没有将她忘怀。半夜里他常常从清晰的睡梦中醒过来，使他感到羞愧难言的是，他发觉每次梦到的正是他拥抱着娜尼。

当时娜尼象名副其实的娼妇那样献给他的亲吻如今依然使他激动不安。他也没有任何根据指望自己将来能不再受诱惑。当他想象着，她如何迈着微微摇摆的、并不优雅的步子向他迎面走

来，以女人特有的姿态诱人地微微摆动大腿，向你微笑，她又如何睨视着你，她那目光不同于一般的温存，而是寡廉鲜耻——当他想象着这一切时，他的耳边又窸窸窣窣地响起了她的绸衣裙的摆动声，他好象觉得，这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正以毫不掩饰的勇气在向他耳语，正是在这里，他应该忘记掉他从来不敢向任何人承认的那种新的爱情。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双眼。于是在他眼前出现了幻影：未来的日子象滚滚的黑涛撞到他身上，冒起了泡沫，淹没了他的头顶……

他离开窗口，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双手反剪在背后，垂下了头——一副垂头丧气、疲劳已极的凄凉悲切的神态。

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这是保罗·贝格尔的长诗。他在眼前心力交瘁的困难时刻向这本书求援，因为他认为书本永远能说明他所处的困境。

他拿了书，坐到大圈椅里，把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我象个饥肠辘辘却又避开食物的饿汉，象个讳疾忌医的病人，瞧吧，黄昏已经来临，风儿早已平息，但我的心照旧不得安宁。

“我坐在山顶眺望，太阳慢慢地沉入大海，它象个挂在蓝色苍穹中的金色大钟，空气中荡漾着当当的钟声。你听见从空中传来的声音吗？这不是钟鸣，这是天使在歌唱！那么我为什么不低下头来？为什么不合起双手做祷告？为什么不跪下？为什么不大声呼喊‘天父’？这是因为我不会祈祷，但我还是相信——不，不仅相信，而且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心灵向我提示这个——我知道，只有上帝能使我得到安慰。假如你知道你的生命正在枯萎，没有欢乐，没有收获，他——只有他——能给予生

命以充沛的精力。假如你在生活的重负下怀着一颗压抑的心喘息不已，他——只有他——能把沉重的桎梏变成你肩膀上轻盈的翅膀。”

*　　*　　*

勃洛姆贝格夫妇本来不打算在凯尔斯霍尔姆久留，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没有费很大的劲，说得客人答应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吃饭。吃饭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到田野里去看看谷物生长的情况。英格尔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她竟破例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母亲。

彼尔一直没有露面，但是不论牧师本人，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问起他。

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彼尔留在凯尔斯霍尔姆迟迟不回去已经引起周围地区的种种流言蜚语。有人造谣说，似乎这个青年人掌握着支配凯尔斯霍尔姆主人们的极大权力——不仅是对两位太太，而且对皇室总狩猎官本人也是如此。

在这一切流言蜚语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这样的情况：

皇室总狩猎官接连很多年把整个心都扑在那个把多沼泽的低洼地上的水排除的方案上。这些低洼地位于山冈中间，占据他的土地相当大的部分。有一天，在饭后喝咖啡时，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彼尔说，现在是认认真真抓工作的时候了，他打算去叫土地测量员来划出一小块土地作一番必要的核算。彼尔厌倦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生活，同时也想多少能报答一下主人夫妇的热情接待，就自愿效劳；而皇室总狩猎官出于农民的本性，喜欢尽可能不花费什么，特别是不花多少钱而把事情办成，因此欣然接受

了彼尔的提议。

必需的土地测量工具现成就有，经过两三天工夫，工作量很大的核算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但是彼尔在进行工作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果把供水计划全部重新设计一番，不仅限于凯尔斯霍尔姆的土地，而且包括整个周围地区几千公顷的土地，那该有多好！于是在一天晚上，彼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不无想以此为借口挪借一笔钱的用意，但一无所得——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皇室总狩猎官，后者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机灵的人，但也明白实行这些计划将会带给他多大的好处。他看到了组成彼尔的天赋中最突出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发明才能，以及在发挥这种才能时彼尔所具有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力量，他考虑着怎样借助这一“重新设计河床”的巧妙构思使地下水的水位降低几英寸，以此方法，用比较少的花费把大片不宜耕种的沼泽地区的土地变成庄稼茂盛的良田。

皇室总狩猎官以地道的生意人的手腕，最初装得似乎看不出这个想法有什么诱人之处，但事实上这个想法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使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迟迟不能入睡。他对这一计划方案想得越多，就越来越明白，这个计划方案不仅对凯尔斯霍尔姆，而且对整个周围地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自己从前在头脑里也曾萌发过同样的想法——现在他对这一想法完全深信不疑了——因此他完全有权说，发明的荣誉属于他本人。

正六点钟，一分钟也不差，响起了吃饭的钟声。如果把这种非常守时的特点不算在内的话，那末，象凯尔斯霍尔姆的全部生活一样，这里的人吃饭时的情况也带有乱七八糟的痕迹。不管是

星期天，也不管有客人在场，男主人老是穿着平日穿的猎装和纽扣几乎一直扣到喉咙口的背心。他的夫人诚然穿着有许多皱褶、绉边和花结的绸衣裙，但明眼人立刻可以猜出，她只是把穿旧的晚礼服在家里穿到不能再穿为止。茶具并不怎么讲究，台布也不十分清洁。桌子上放着唯一的一瓶鲜花，餐具都是不成套的，廉价的。

吃第一道菜时皇室总狩猎官说话不多，却兴致勃勃地沉溺在喝酒和吃菜之中。此外，他允许自己作这样天真的消遣：只要勃洛姆贝格一分心，注意到别的事情，他就立刻狡猾地为他斟酒，喝得两人的脸都红得象火炬一样。甚至连宣传要绝对节制的男爵夫人本人在吃饭之前涂了厚厚一层白粉的脸上也可疑地泛现红色——总之，连男爵夫人自己也"屈服于劝说"，喝了几小杯雪利甜酒。席间谈话进行得十分生动。

在大家谈笑风生的时候，谁也不会去妨碍彼尔陷入郁郁寡欢的思绪之中。只有英格尔一个人觉察到彼尔那令人不解的心神恍惚的神情。英格尔坐在彼尔旁边的位子上（虽然她无论如何不希望这样），由于她的父亲坐在她的另一边，她就不得不同意和彼尔贴邻而坐。

母亲端坐在桌子的斜对面，偷偷地注视着女儿和彼尔，直到丈夫兴高采烈，十分欢跃，这才使她改变了注意的目标。

彼尔心不在焉的神情使英格尔觉得很有趣。她当然猜不透他为什么突然郁郁寡欢起来。她怀着纯粹孩童的天真心理望着彼尔需要花多大的劲才能集中思想来满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例如递给她一个盐瓶，或者从她手里接过一碟鱼冻或肉冻，这使她感到好玩。午饭开始时，她十分快活，不时用舌尖舔舔上唇：她每次微笑时总会有这样的动作。

后来她想，彼尔多半是在他们分手以后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也许是他的未婚妻来了信。这以后她的舌尖就很久不再舔嘴唇了。

突然，在午饭结束时，使大家都十分惊讶的是，彼尔竟敲着他的酒杯向在座的人提出请求：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主人夫妇的殷勤招待，使他在这里，在凯尔斯霍尔姆能这么长久地——甚至是过分长久了——享受着这种接待。

“难道您要离开这里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惊恐地大声叫道，一面很快地向英格尔瞟了一眼。

“我并不愿意，但没办法啊！我终于必须奔赴我的天职召唤我去的地方——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除此以外，我过分长久地叨扰殷勤的主人夫妇了。”

“真是胡扯，难道您说这话不感到害羞吗？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非常激动地说。她的丈夫被酒的热气熏得有点迷糊，他象回声似的重复着妻子的话。

彼尔稍稍点点头感谢他们，又继续说：

“离开这个对我说来赛似亲切的故乡的凯尔斯霍尔姆，尽管心头十分沉重，但我必须同它告别了。在离开之前，我不能不说，我从凯尔斯霍尔姆带去了我最珍贵的回忆，同时——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衷心感谢贝斯特鲁普的牧师。勃洛姆贝格先生，请允许我打心底里感谢您，感谢您对我所作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谈话。这几次谈话对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但请您相信，我将没齿不忘这些话。”

尽管彼尔作了十分亲切的保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是十分伤心。不，她所盼望的决不是这样的结局。必须尽一切可能使他不到任何地方去。她还要单独跟他谈谈。她决不放过庆贺

勃洛姆贝格学说获得胜利的机会，为了这个胜利，她曾处心积虑地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只有使彼尔彻底转变，她才感到满意。

她已经为他的转变准备好奖品——想到这儿，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柔情脉脉地向英格尔瞟了一眼。

彼尔刚才说的一席话给牧师全家留下良好的印象。甚至连性格倔强的牧师太太也软了下来。现在，当她知道彼尔反正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她也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宽容地对待彼尔了。

刚才当彼尔站起身来时，英格尔着实害怕了，“他这是干什么？”她暗自想道。他郁郁不乐、一脸沉思的神态开始渐渐使她不安起来：大概只有站在装上炮弹的平射炮旁边的人才会有这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当她明白他只是想发表一席告别词，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掉下了；因为她认为，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这样神情恍惚地坐着。但这时又产生了新的恐惧。彼尔刚一开始说话，她又惴惴不安起来，但愿他不要说出多余的话来才好！当她发觉他选择的字眼是多么优雅，多么有分寸时，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彼尔说的这一席话本身并没有使她感到意外，她早就知道，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但此刻她终于确信刚才的猜测：一定是他接到了未婚妻的信，是这封信催促他赶快上路的。也许信里正是这样开门见山地写着：要他立刻回到哥本哈根去。这个犹太女人大概能随心所欲地左右他。可怜的、可怜的彼尔！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片痴情想去会见自己的未婚妻。英格尔为彼尔难过得几乎流下泪来。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不明白，既然他知道，除了痛苦不会带给他别的东西，那他干吗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呢？这里大概只能有一个解释：他的未婚妻不仅漂亮而

且有钱，另外还加上象所有的这类女人那样，善于吸引男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有一次曾谈到过，彼尔和这个女人订婚，并非出于自愿，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太轻信了。

接着客人们都向女主人致谢，女主人说："请随意吧！"于是大家都离开了食桌。

彼尔向英格尔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她随便地点了点头作为回答。但这时她突然勾住父亲的脖子，竟然违反惯例，当着大家的面，热烈地吻了他几下。

在大家饭后的欢乐声中，女儿突然向父亲撒娇，这件事没有被大家发觉就过去了。父亲亲切地抚弄着女儿的头发，说道："哎哟，我的宝贝女儿！"只有彼尔心头揪紧了，有一会儿感到眼前发黑。

迄今为止，他一分钟也不敢想象，可以指望他不是单恋，而能得到相应的报答。英格尔那出乎意料的、不寻常的行动激起了他模模糊糊的希望。顿时，在他的面前，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一下子都敞开了。

花园里已经摆好桌子准备喝咖啡了，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牧师一家急于要回去；而糟糕的是，皇室总狩猎官却吩咐拿白兰地酒和甜酒来，虽然牧师惊恐地发觉，他已经喝得过多，坚决拒绝喝酒。皇室总狩猎官又斟满两杯酒，诡谲地悄悄端给勃洛姆贝格。过了一会儿，他发觉杯中已空空如也，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他醉醺醺地竟没有发现，自己一个劲儿跟别人说着话儿，接连把两杯酒都下了肚。他高兴得嘻嘻地大声笑了起来。他那双褪了色的、没有光泽的小眼睛使劲地寻找着彼尔（虽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以便找到一个能理解他的这一胜利的见证人。但是彼尔甚至没有拿酒杯沾一沾嘴唇，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

见。

勃洛姆贝格吩咐备车。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丈夫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深感不满，她预料到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就不再挽留客人了。牧师从心底里十分光火。他之所以不露声色，那只是因为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去理会皇室总狩猎官精神面貌上的某些缺点。他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缘故，一部分则因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行动谨慎的人，他完全明白，让教区的教民认为他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主人们的善良的神明是多么重要。

仆人来禀报说，马车已准备好了。

妇女们首先从桌子边站起来。英格尔根本没有喝咖啡。她对母亲说，要去采四叶草，就一个人来到花园深处。事实上她只是不愿意和任何人交谈而避开的。总之，她在极不耐烦地等待着离去。

虽然彼尔把她送上马车，她却甚至没有向他看一眼，分别时，也没有伸手跟他握别，而她的父母跟彼尔告别时却是情挚意切的。

在送走客人前的一阵忙乱的时刻，皇室总狩猎官摇摇晃晃地站在台阶的上面一级上，在客人背后挥着手帕，幸灾乐祸地咧着嘴笑，因为他深信不疑地认为牧师已经站不大稳了。

彼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激动得头昏脑涨，因此一走进房间，他就不得不立刻坐定下来。房间里几乎完全黑了。夕阳的血红色余辉穿过栗树丛，反射到天花板和墙壁上。

彼尔坐在桌旁的大圈椅里，双手捂住了脸。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怖的、迄今难以理解的慌张不安。最初，他想说服自己，这一切只是病态的想象力的一种幻觉，他根本一点也不理解。但心情还

是忐忑不安。只要一想到他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被人爱上，就兴奋得简直要发疯了。仿佛就在永久的黑暗正准备将他吞没的时刻，天堂的光亮却在他眼前闪了一下似的。

他用一只手捂住双眼，企图挡住泪水。报应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上帝的法庭吓得他心惊胆战，该隐的恶运①，孤单单地流离飘荡在荒漠里，如今成了他的遭遇。他甚至没有可以抱怨的任何理由。他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时为获得世俗的幸福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同降临到他身上的幸福达成交易就等于同撒旦缔结协定。撒旦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协定的各项条件。黄金、荣誉、肉欲的欢乐——尘世的一切享受都落在他的脚边，只需弯下腰去把它们捡起来就行。

彼尔一跃而起，双手捧住了脑袋。不，这不是真的，上帝不允许这么做。他的罪孽真是这么深重吗？诚然，他确实有过错误，他准备对此承担应有的惩处。他怀着阴暗的意图出卖了心灵的安宁，出卖了母亲的爱、父亲的祝福，出卖了祖国，把同故乡、人民和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上的共同性放在溅满鲜血的世俗虚荣心的祭坛上。而且这不是唯一的祭品！在发狂似的追求幻影时，他使别人的生活黯然失色，他带给双亲的只有痛苦，带给兄弟姐妹的只是焦虑，他成了朋友们和好心人的耻辱和失望。他坑害了雅柯芭。

他无法继续反抗良心的痛苦谴责。他沉重地砰然倒在床边上放声大哭，双手掩住了脸。

“主啊，主啊！我理应得到你的公正的愤怒，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一切的一切！”

---

① 见本书第553页注。

*　　*　　*

在这一天夜里，他坚决地彻底地和过去作了决裂，把自己献给上帝，听候上帝的安排。他整夜辗转反侧，不能成寐，思想上逐一检查着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过错的自觉越来越使他痛苦。认罪的感情产生了顺服，这是今天白天所没有的。顺服表现在祈祷之中。

晨光熹微时，他才稍稍安静下来。仆人端茶来时，他睡得正酣。

他醒来以后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信——那封没有写完的给雅柯芭的信。昨天夜里作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立刻割断和雅柯芭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给双方带来痛苦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断绝关系不需要有冗长的解释，雅柯芭的最近几封信中恳切地表明了，她准备断绝关系，她自己甚至很希望走这样一步。

穿好衣服，他立刻坐到桌子边，拿出写信的用具。把经过反复考虑的一切思想用文字在纸上表达出来并不那么容易。关于他怎样找到了上帝，事到临头，他却不敢详详细细地写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对他来说还是生疏的感情，他把这种感情虔诚地保存在心中。他只从缺乏世界观上的共同性方面做些文章，而幸福的家庭生活缺少共同的世界观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正式通知雅柯芭，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决定解除他所十分珍贵的婚约。

他好几次重写这封信，直到最后终于满意了为止。为了使雅柯芭摆脱不应受到的屈辱，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每一个字眼，并把当时使他们犯下错误的罪责，完完全全由他自己承担下来。

白天，他寄了信以后就在凉亭里休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也坐在那里刺绣。她请他帮忙抓住一束线，于是谈话就围绕着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进行着。但是彼尔忽然想把所有的一切兜底讲给她听，于是他说出了解除婚约的事。

她祝他幸福，并说她一直等待着这么件事。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停顿了一会儿以后，她问他说，“据我所知，您这样做等于拒绝了大笔的财富。”

彼尔回答说，这一情况无疑要影响到他目前的处境，迫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他决定取消美国之行，至少是推迟一个时期再说。

“从您那方面来说，这样做是很明智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我对这个旅行计划从来就不很赞赏。最近几年来，您在人世间闲逛得够了。您可知道，我准备给您提个什么样的建议吗？您不是跟我的丈夫谈到过水力灌溉系统的改造计划，谈到过让那条河沿着新的河床流泻，或者象你们所说的……据我所知，我丈夫对于您的这个想法很感兴趣。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想法是切实可行的。既然这样，您在暂时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工作以前，不妨先在这里住下，领导施工的事务。您不是挺喜欢这里吗？更何况这里有您的……朋友们。他们将会十分欢迎，如果您能在凯尔斯霍尔姆多住些时候。”

彼尔的眼睛闪闪放光。他懂得，她的话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的暗示，点出英格尔对他的情意；因为英格尔对她总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如果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认为英格尔永远不愿再见到他，夫人就未必会说这一番话。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建议完全合他的心意。他正需要这样离群索居的生活，以便获得失去的宁静。同时，稍稍挣些钱也不

算罪过。对他来说，如能尽快还清欠菲列普·萨洛蒙和伊凡的债款，倒是件体面的事。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继续说，“我今天就和丈夫谈谈这件事，您最好什么也不要插手，直到有关的各方达成协议，这样您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暂时离开这里。我希望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很快取得协调，到那时，我们又可以见到您了。”

彼尔把自己的行期定在第二天上午。

不过他并不打算直接回到哥本哈根去，而是想顺路到自己的故乡去一下，在开始新生活以前向埋在坟墓里的亲人们问候，向自己表明自己转变的诚意。同时，他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老是萦绕在脑际的另一个问题作出了决定。他直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正式文凭，这有多么可悲！他记得当时最使双亲痛心的正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不管他跟什么人打交道，人家知道他是个工程师，首先就要问他有没有在综合技术学院毕业。他现在自己也意识到，没有正式的文凭，他很难谋得可以安心地继续进行探索、待遇优厚的固定工作。尤其是现在，萨洛蒙百万富翁的金光不再照耀着他本人的时候，有了文凭就能受人尊重；而缺少别人的尊重，他简直寸步难行。

为了尽快弥补损失，彼尔决定去参加土地测量员的考试，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接受对一个没有学完技术学院课程的人的考试，以便谋得区土地规划检查员的职位。如果抓紧时间干，全套准备工作不会超过半年时间。生活费用或者去借支，或是向哈萨拉盖尔，或是向对于实现他的设计方案感兴趣的生意人预支。

午饭后他开始作长时间的散步，以便向这些地方告别。天气闷热已经好几天了，预示要下雷阵雨。天空布满云层，西北角上，红彤彤的火球样的太阳在乌云中间熊熊燃烧着，仿佛是一支冒

烟的蜡烛在烛台上淌油似的。

彼尔走到山冈顶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贝斯特鲁普教堂和勃洛姆贝格家的花园。他在这里碰上了雷雨，沉甸甸的大雨点落在他的帽子上，他仰起头来，蓝色的闪电刹那间划破云层，震动了大地，紧接着，倾盆大雨向彼尔倾泻下来。奔跑已无济于事，因为他离开凯尔斯霍尔姆太远了。因此他决定在正面没有遮挡的茅草棚里躲躲雨，那棚是割草时期堆干草用的。风驱赶着他，他放大脚步奔跑着，好容易跑到草棚，又一阵隆隆的雷声震得他耳朵发聋。

原来，除了他以外，还另外有人把这里作为避难所。在昏暗的草棚里，他看清有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穿着灰色的长襟常礼服，戴着宽檐的、高帽顶的老式帽子。这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

彼尔慌慌张张地向牧师问了好，然后，他们交谈了几句有关雷雨的话。牧师显然不太高兴这次相遇。他稍稍转过身去，抚摩了一下连鬓胡子——一个对自己没有刮脸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的人情不自禁的动作。确实，当彼尔的眼睛对黑暗开始习惯时，他发现牧师的下巴和脸颊上全是毛茸茸的浓密的胡子。总的来说，牧师显出一副被人抛弃的、孤寂的样子。但是最使彼尔感到惊奇的是牧师的脑袋：整个脑袋上都缠着黑色的富丽雅绸，绸的两头翘出在帽子外面。大概这样的装束也促使这个可怜的人感到十分窘迫。在跟彼尔打招呼时，他只是把帽子稍稍抬了一下，虽然在其他方面，他的举止是十分和蔼可亲的。

西面又有一道闪电刺透云层，接着又是一阵轰隆隆的猛烈的雷声震撼着大地。

“我担心这电光击中贝斯特鲁普附近的什么地方了。”彼尔激动不安地说。

“我看得出，您在这里已根本不是个外人了。”牧师说。

“是的，我在这里已住了好几个星期。”

“请问，也许是我弄错了，您是不是有一次确实到过波鲁普教堂？”

于是彼尔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自己在凯尔斯霍尔姆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那里作客。

“我好象听到过有关您的事，您是工程师，是吗？”

彼尔肯定地点点头。

“是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技术人员，或者广义地说，各行各业的技师，成了生活的主人，”斐雅尔塔林格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当你亲眼看到大轮船和火车使我们的行星失去任何重要性时，你简直会惊慌失措。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短，有朝一日，距离大概会彻底消失的。”

“完全可能。”

“很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机器会把我们跟月亮、跟星星联结在一起，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我们将会象知道自己口袋里所装的东西那样清楚地知道宇宙的奥秘。但是鼻子到嘴巴的距离将永远不可改变，这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牧师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彼尔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他突然可怜起这个牧师来，因为他显然很不自在。

他们又议论起天气来，谈到突然来临的倾盆大雨，晴雨表的记载等等。当这个题目已经无话可谈时，雨却还是没有停止，牧师便又谈起当代技术的统治地位。

“有一个时期曾有人主张在这里铺设铁路。在我们的时代，如果铁路支线能通到每一个院子里，这当然很好，据我所知，这

个计划至今没有被遗忘。”

彼尔简单地回答说，千方百计地发展交通线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牧师陷入了沉思。他依旧向某个方向眺望着，望着一股往下流的雨水。

“至关重要？”他带着淡淡的笑容重复说。“那么现在什么东西被认为是不至关重要呢？医生和工程师，教师和军人——各为自己的一套而斗争。我们但愿不要遭到易患中风体质的人的命运才好。大家知道，他们照例都是由于充血而死亡的。”

“丹麦人未必会直接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吧！首先必须补偿我们在六四年[1]所丧失的东西。”

“补偿！”牧师拖长声音说，依然不朝彼尔望一眼。他的眼光中闪射出蓝色的光辉，仿佛是还在划破西边天空的闪电的反光。“我认为我们至今还受着在困难时期产生于人民中间的那种精神力量的熏陶。有一刹那，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世界上除了上帝的恩泽，没有任何至关重要的东西。”

彼尔不无困惑地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回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牧师只摇了摇头。

“可是不能把上帝的恩泽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帮助。”

“我们当时不是摆脱了困境吗？”

“谁说这是上帝帮助我们的呢？如果根据结果来判断，倒是更应该解释为这是魔鬼的干涉造成的呢！”

彼尔认为没有必要跟这个疯人去争论。但是在牧师对于新

---

[1] 指1864年丹麦被迫接受维也纳和约，按照条约把三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布尔克全部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

时代的指摘中，有一种调子触犯了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的他。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来自卫。他说，对上帝的敬畏支持了处于不幸中的丹麦人民，并使懦弱的人成为英雄（这时彼尔重又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了他的母亲），这种敬畏的心情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没有离开人民，我们应该把国家的复兴归功于对上帝的敬畏（至少包括首都以外地区）。

但是牧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彼尔的话。因为他发觉“敬畏上帝”这样的字眼对于我们时代的基督教徒来说基本上是不适用的。现今流行的是毫不拘礼地挽着上帝的手，要不然，就是完全出于孩童般的狂热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这显然是影射勃洛姆贝格。接着他对“瓦尔托夫祈祷室中舒适的基督教”挖苦了一番，认为这种基督教很快会成为真正的国教，因为它，连同它那仿佛从儿童室里偷听来的词汇，它那充满幻想、象小孩子似的幼稚想法，简直就是为丹麦人那样的民族，为那些甚至在宗教里寻找安宁闲适并以抒情诗来补偿信仰上不足的人民而建立的。

“您说的是战争年代。但是您太年轻，不能记起那个年代。要不然，您有时自己也会怀着对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感到惋惜的心情回忆起经受重大考验的时期。凡是经历过战争时期，亲眼目睹过伟大的勇气，舍己忘我的献身精神，对任何牺牲、任何痛苦都甘心承受的决心——总之，亲眼目睹过在面临共同的苦难时，甚至在精神上软弱的人中间也会产生的各种各样品质的人，就会懂得……或者直接感觉到，人民的精神力量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遗憾的仅仅是当时没有完全消灭民族的语言。现在我们只有等待上帝慈悲为怀，在日耳曼种族内部消灭民族界限，而我们也会逐渐彻底溶化在日耳曼种族之中了。因为民族的命运跟一个人的命运是相似的：灵魂只有在人死以后才能得到自由。

“有过这样的时期，希腊人被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亲口这样称呼他们。后来我们在以色列的牧羊人部族朴素的智慧中找到了神的启示。总有一天，我们北方的日耳曼种族将会以我们路德派新教的野蛮态度去接触永恒的外壳。”

彼尔惊讶地朝他瞟了一眼，牧师接住这种目光，说到一半就打住，仿佛被吓住了，或者为这样坦率地说出心里话而感到后悔。他默不作声，虽然雨仍一个劲儿地下着，他却急匆匆地向彼尔点了点头，就赶忙走了。

吃晚饭时，彼尔仍没有忘掉这次相遇的印象。他详细询问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关于斐雅尔塔林格的情况。使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牧师不知为什么用绸巾包住脑袋。

“他的后脑痛得厉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解释说，“在这以后他就认为他脑子里似乎生了个肿瘤。不管怎么样，他很可怜。”

第二十二章

雅柯芭锁上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坐在书桌前，手托脑袋，沉思地望着一棵棵树的树梢在风中摇曳。她那双大眼睛燃烧着狂热的光芒，胸脯不断起伏着。她的面前放着彼尔的信（这是早班的邮递员送来的）。信是用美观工整的字体写的，写了四张，没有一处涂改的地方，是习字艺术的杰作。她只把信看了两遍，但已经能背得出来了。

她不知道使她感到遗憾的主要是什么：是为他挑选这种虚饰的词句，从而浪费了力气而感到遗憾呢，还是为了他的虚伪而感到遗憾。他借助这种虚伪，企图把他俩决裂的真正原因既瞒住她，也瞒住自己。真想不到在最后分手之前，表现出这么缺乏决心，缺乏正视真理的本领！只要他彻底老实地向她坦白承认（即使在此刻，即使只有唯一的一次）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有什么不能原谅他的呢？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显然，魔鬼般的机灵成了他的本性。如果一个人害怕白天的亮光，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继承了锡杰尼乌斯家的衣钵。他不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承认真正的感情。从前，他以对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繁荣的关心来掩盖他的最普通的自私心；而现在，宗教定会给他那意志薄弱和怀念家乡的可怜巴巴的面貌戴上假面具。

够了，够了！她站起身来，把双手垫在脑后。何苦以这些毫无结果的想法来折磨自己呢！

为了考虑她的事，她花去的时间已经太多了，现在该休息啦。她的思想没有必要在他呼吸的发霉的空气中徘徊了。她是自由的。一切心灵上担惊受怕的生活可以认为已经结束。可怜巴巴的毫无光彩的恋爱生活结束了。

只要等到禀告了父母——就离开这里！不能拖拖拉拉了。从各方面看来，彼尔准备到哥本哈根来料理自己的事。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直接在马路上碰见他。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可怕。另外，她想隐瞒怀孕的事已一天比一天困难。很可能母亲已经有些猜测到了。她希望不作任何解释就能对付过去，至少是现在。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离开这里。上路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没有必要再拖延了。

这时雅柯芭想起，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单独找到母亲一个人。罗扎莉雅和几个幼小的弟妹一起去游泳了，而父亲和伊凡早就进城了。

母亲正坐在客厅里使用缝纫机，周围是一大堆作床单用的麻布。她打算给一块块的麻布做褶边。

“妈妈，你总是忙个不停，”雅柯芭开始说，吻了吻母亲的前额。“一会儿算帐，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事来干。”

女儿的语调立刻引起母亲的警觉，但她不露声色，甚至拍拍女儿的脸颊说：

“是呀，女儿，在我的生活里，工作是消磨时间的唯一方法……不过，依我看，人们至今没有想出别的方法。”

于是她又开始转动缝纫机。

列阿太太做活儿时开始要戴老光眼镜了。一般说来，最近一年以来，她老了不少。

雅柯芭默默无言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桌子上抓起报纸，

又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坐到一把圈椅里，离母亲更近一些。

“妈妈，”雅柯芭说，“有一天我曾对你说起过，我可能又要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列贝卡那儿去作客。现在我就想去了。但是今年的零用钱我早已花光，你是不是可以请求爸爸再给我一些？”

“为什么不可以呢？”母亲不太坚决地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尽可能快些，最好明天就走。”

母亲停下缝纫机，朝女儿直视了一眼。

“这么说你是一个人走？”

“是的。”

“那么结婚的事怎么办？”

雅柯芭低下了头。她禁不起母亲目光的审视——在老光镜后面，母亲的眼睛显得过分的大，乌溜溜的。

“既然这样，”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嗫嚅着说：“既然事情已经见之于文字，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长时间的沉默。

“就因为这个，最近几天没法接近你，是吗？”

“真的没法接近我吗？那末请原谅我。”

母亲站起身来，走到雅柯芭身边，用双手捧住她的脸，让她抬起头来。

“我的好女儿，你没有其他秘密了吧？”

“你不应该问我这一点，”雅柯芭热泪盈眶地回答说。“你自己就教导过我：不要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恋爱史。”

母亲有些惊慌失措了；接着，她把双手从雅柯芭的头上放下来，走开了。

“你需要多少钱呢？”她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开始挪动桌子上

的东西。看来，听了雅柯芭的话以后，她坐不住了。

雅柯芭说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额。

母亲又向她瞟了一眼。

“这么说来，你要去很长时间了？”

“是的，你一定知道，现在我在家里高兴不起来。解除婚约总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流言蜚语。我给你和爸爸招来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我为此感到难过。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原谅我吧！”

“你订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过，但是我们认为……”觉察到女儿已经不耐烦，列阿太太说到一半立刻打住了。从这时起，谈话就转入了纯事务性的问题——出门旅行，什么该带，什么不需要带。

雅柯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立刻动手把东西整理到箱子里，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收藏起来。事实上，在这之前，一切几乎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雅柯芭早已在悄悄地准备离家远行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老家远行。她把女友们的来信叠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扎好，然后用火漆加上封印，在上面写上寄信人的名字，免得她真的不回家来的话，会把这些信搞错。她把彼尔的来信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在这一包上面写上“锡杰尼乌斯”的字样时，虽然她心情郁郁不乐，但她还是微笑了。上帝倒是真的拯救了她：她终于可以不使用这个野蛮的姓氏了。

快吃午饭时，父亲把她叫去。他在掩上门的藏书室里等她。他一看到雅柯芭，就默默地吻了吻她的前额。接着，立刻谈到了金钱方面的事。甚至没有提起彼尔。

“你估计需要多少钱呢？”他一面问，一面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

雅柯芭说的数目比她刚才和母亲谈话时要的数目少得多，她很担心父亲也要打听她是不是要出门很久。

但是父亲什么也不打算盘问。他只是默默地在记事本上写好数字，主动把金额增加了一倍。

“明天我就把准备好的付款凭单交给你。”

午饭时雅柯芭竭力装得十分轻松愉快。事实上，她的确比最近一个时期愉快得多，心情宁静得多，进退两难、使人憋气的浓雾消散了。如果她能同时驱散她是去迎接死神的这种想法，那她就几乎是幸福的了。

但是，关于死的想法还是控制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惊恐万分，血液每分钟都可能在血管里凝结起来。因此，她什么也不敢在母亲面前坦白承认，要不然，母亲也会惊慌不安的。雅柯芭强颜欢笑，免得母亲猜疑。

双亲都保持着极度的镇静。但是伊凡却难过得要死。平日他每吃一块面包总要说上一大段话，今天吃午饭时他却一言不发。

午饭后他立刻到藏书室去了。父亲已经坐在那里，在写些什么。

“我不妨碍你吧？”

“一点也不，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刚打算派人去叫你呢！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就是你碰上的那些事。我接到锡杰尼乌斯的一封信，只有寥寥数语。问题涉及到他和你在经济方面的瓜葛。他要求我转告你，他一定如数归还所欠的款项，一个子儿也不少，只请求你能稍稍宽限日期。”

菲列普·萨洛蒙默不作答。他无法迫使自己说出彼尔的名

字。

“不，我叫你来不是为这件事，”他说，一面从桌子上拿起他刚才写的那张便条。

“劳你去跑一趟，把这个拿去，立刻坐车到城里去。注意，要尽快排印出来。你知道，这个通知是发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的。你在路上估计一下，要多少份。叫他们不要耽搁：最迟明天晚上的邮班得分送出去。”

便条上这样写着：“菲列普·萨洛蒙和夫人郑重声明，女儿雅柯芭和工程师彼·锡杰尼乌斯先生解除婚约。”

恰好就在这个通知在萨洛蒙的亲戚朋友中间广泛分发的当天晚上，彼尔在自己的故乡、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逗留了整整一昼夜以后，来到了哥本哈根。

在故乡，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自己也不打算去寻找任何人，始终是单独一个人度过的，脑海中翻腾着不愉快的想法。在这一次，故乡根本不是象父亲去世时那样接待彼尔的。当时，这个其貌不扬的外省小城——弯弯曲曲的小街，可怜巴巴的小铺子——在彼尔看来简直有些滑稽可笑，同时又引起他的怜悯。自从那一天起，多少年来，彼尔意识到他和故乡在精神上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随着对童年的回忆在他的内心深处占据越来越多的地位，他怀念故乡的感情就具有一种虔诚的崇敬性质。从柏林到蒂罗尔，从罗马到哥本哈根，他的思想在大地的这一角落进行了朝圣，那里是他的玄妙而不可知的命运之线的交叉点，交叉了，继续向前奔去，又消失在永恒之中。这个被孤立于崇山峻岭之间的草地团团围住的小城，成了他走向万物本源之路的大门。

他还是没有立刻决定去重游旧地。最使他害怕的是即将看到锡德加德街了——他的老家就在那条街上。尽管他真诚地准

备和解，但是，往事依然十分强烈地控制着彼尔的心。他无法摆脱跟这座阴沉忧郁的庞大建筑物和围绕着它的监狱式的围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不愉快的回忆。甚至在墓地里，站在双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心里还是没有那种子女对双亲的真正的感恩心情。当他看到宗教团体在父亲的坟墓上安放的沉甸甸的墓碑，过去的反抗精神又在他的心中复活了。

诚然，他现在并不为过去的阴影使他的生活从童年时代起就缺少欢乐而怪罪任何人，但是有一个思想无止无休地刺得他脑袋发痛。要是父亲和母亲在宗教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上不被当时的偏见牢牢地束缚住，一切就会变得多么美好。如果还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对上帝的合乎人情的、令人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现在使他敞开胸怀，来接受人类所能理解的一切感情中最伟大的感情；那末，他可以避免多少错误，多少可耻的堕落呀！

最最糟糕的是：他已遭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此刻撕裂着他心灵的孤独感和精神上的贫困将永远不会离开他，直到死亡。现在，即使他的未来会变得十分幸福，即使来自贝斯特鲁普的爱情的美好理想得以实现，在他的心灵的角落里，在别人珍藏着最最美好回忆的地方，依然是一片空白；因为只有连快乐的童年的回忆也没有的人，才是真正贫困的人。

晚上，彼尔回到旅馆里，在喝咖啡、吃面包时，发生了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

侍者在端上晚餐的同时，递给他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当地的报纸。他小时候就知道这份报纸，因此决定浏览一下。在报纸头版“首都消息”这一栏中，向读者报道了最近发生的、使哥本哈根居民发生兴趣的事件。其中交错穿插在一起的有宫廷消息、戏剧新闻、来自提沃利公园和马戏团的流言蜚语。彼尔在所有这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看到一则消息，谈到“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人物轰动一时的自杀案”。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退伍的骑兵军官，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报道，他爱上了一个女人，自信必能得到对方的回报。他热恋的对象是一个刚结婚的犹太金融显贵的女儿。当他知道，他的希望全部落空时，会面以后回到家里，就对准脑门开枪自杀了。

彼尔读着这段报道时，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虽然报纸没有指名道姓，他过去也一点没有听到过骑兵伊维尔逊去世的事，但他立刻猜到这里谈的是骑兵和娜尼的事。……至于娜尼本人，她的裸露的双臂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搂过彼尔的脖子呢！他把这篇报道从头读到底，虽然不时感到，似乎有一条冷冰冰的蛇在他的背脊上弯弯曲曲地爬行。报纸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自杀的详细情节，完全符合时代的精神。这篇写得仔细、认真的报道一点也不怜惜自己的读者：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在吐脏了的地板上横陈着尸体，人们又把尸体抬到沙发上。还写了台布上溅满斑斑点点的脑浆。自杀者遗书的内容没有全文公布，但所作的暗示完全足够满足群众的好奇心，同时却并不破坏私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为这是法律向我们提供的保证。

读了这些报道以后，彼尔一口面包也咽不下去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一个角落地来回踱步，但压抑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在脑际。当他一想到他几乎陷入这个女人的情网，如果他……那末现在成为专爱写丑闻秘事的下流作家笔下的牺牲品的将不是伊维尔逊，而是他了，想到这一切，他眼前就发黑。

是的，正是这样，如果他……

想到这里他站住了，隐蔽的心扉打开了一点点，一缕光束涌

进他的心灵，照亮了模糊的、被遗忘了的一幕幕往事。他看到自己从恩格尔加德太太的床上逃脱的那个夜晚，对于出卖灵魂的女人所给予他的淫乐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厌恶。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更加遥远的年代，当时他还完全是个男孩，那个在里萨格雷附近游荡的黑眼珠丫头勾引他。当时，也是在决定性的时刻，那个完全堕落了的贱姑娘粗鲁下流的语言和身体的扭摆动作唤起了他羞愧的感觉，这种感觉拯救了他。还有很多很多次，他可能成为邪恶和下流的猎物，如果……是的，如果他的内心深处不存在本能的、潜意识的对犯罪的恐惧，如果他不借助于双亲，特别是父亲——古代牧师家族的后裔——而和挽救生命的力量妥协（虽然由于他的傲慢，他曾企图否定这些力量的存在）。他曾认为，锡杰尼乌斯家的精神遗产是他整个一生中最应该诅咒的东西，却原来是一种救人的护身符，一种秘密地降落到他身上的神赐的信号，就靠着这一点，他才没有碰上更险恶的灾难。

但这种天生的、不以任何宗教教义为转移的向往自由的意志，这种对自我保全的渴望是否就是上帝本身的呼吸、《圣经》中的"圣灵"、基督教的保护天使在隐蔽地监护着他，每次都在他只差一步就要堕入深渊时一把拉住他，使他平安地经过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考验？

彼尔在窗边坐下。窗子朝向静寂无声的、没有行人的小巷。他从窗口探出头去，眺望着聚集在一堆的屋顶和白色的烟囱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之中。直到现在他才彻底了解自己，了解最近几天来他所发生的事。还在凯尔斯霍尔姆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基督教徒；但是在那边，他与其说是服从于心智的证明，还不如说是被坚定不移的良知的声音所降服。只有在这一刹那，信念象驱散了疑云的一道认识之光，照到了他身上。当他一只手托住

脑袋，仰望着傍晚那闪现着金光的深红色的天空时，伟大的奇迹在他的心里完成了，这一奇迹已经早就一步一步地逐渐准备就绪——一个新人在他身上诞生了。

这么说来，他毕竟是个继承王位的王子，他一生下来就被赋予生活的桂冠，儿子跟永恒不变的天父结为一体。世上的真正珍宝：心灵的宁静，才智的和谐，生活的欢乐，对死亡的蔑视——这一切他全都继承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来到墓地时，往事的阴影已不再挡住他的去路了。正是在此以前他觉得空虚、忧郁的心灵的那个角落里，此刻闪耀着金色的宝藏，这是笃信宗教的先辈们热诚地珍藏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缺乏意志力的年代里越益丰富的遗产和信念的瑰宝。

彼尔在墓旁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墓碑上闪烁着刻凿出来并镀成金色的父亲的姓名"约翰·锡杰尼乌斯"。清朗的八月早晨，幽静肃穆，风和日暖。彼尔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在宽广的、四周围着高墙的墓地上别无他人。

空中伸展着色彩变幻的蛛丝——这是晴和爽朗的初秋的报信者，它们用泛着银光的细丝裹住灌木和大树；在每个花萼上，在每一根草茎上都挂着沉甸甸的金色的露珠。金字塔形的老杨树的树顶在宽阔的林荫道上迎风微微摇晃；下面，在坟墓近边，却没有一张树叶在飘动。这样深沉的寂静仿佛是永恒本身的产物。

彼尔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来惊动他。他怀着庄重欢快的激动情绪，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至今没有体验过的心平气和、内心宁静的感觉之中。在这个时刻，甚至对英格尔的思念，也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他却想起了雅柯芭——而且不止一次地想

起她。现在，当他自己找到了得救的道路时，他就不能不为那些无法摆脱悲痛忧伤的人感到不安。不过就雅柯芭来说，未必存在什么希望。她是属于那种把背弃宗教和否定宗教奉为生活原则的人。但对于陷入歧途的丹麦的青年人来说，拯救的时刻已经迫近。现在照亮他生活的那种明朗愉快的对世界的感受也同样会出现在丹麦青年的身上。他记起了保罗·贝格尔的忏悔诗中带预言性的话：

"夜晚过去了，黑暗销声匿迹；白天重又使那些想祈祷的人充满了宁静和幸福。就象飞翔中的鸟伸长脖子远远看见在光秃秃的群山背后广袤无垠的大海；就象战士经过又倦又累的白天行军，仆仆风尘，被太阳晒得通红，一头扑倒在泉水边喝口能给予生机的水——人们呀，你们也是这样，在重又找到的幸福之泉的旁边，来痛饮解渴吧。"

*　　*　　*

雅柯芭和她的未婚夫的决裂，在为数众多的亲戚朋友中间引起极大的波动。甚至在交易所里，人们也纷纷议论。由于跟萨洛蒙家的关系，彼尔重又成为议论的对象。人们相互间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年轻人干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以致萨洛蒙认为必须解除婚约？整整一个星期之久，他的名字在所有的人嘴里谈论着，而这正是他过去所努力追求的。

娜尼经历了由伊维尔逊的自杀所招来的一切恐惧以后，已经完全恢复常态，又不惜精力来启发群众了。她很快就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兴高采烈地见人就说，可怜的雅柯芭受到了卑鄙的愚弄。她穿着美妙的夏日的连衣裙，连衣裙上的薄纱袖子是白色

的，以象征她的纯洁无邪，帽子上装饰着天使的翅膀，她东家进，西家出，到处奔走，要求大家严守秘密，希望“不要从这屋里传到外面去”。她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说，姐姐的未婚夫——嘿，这个坏蛋！——不到美国去是为了要追求一个乡下女人。真难以设想！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牛女！她举目望天，嘴里有腔有调地念道：

他忘却忧郁，
在汤锅里找到了幸福。

这些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传到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耳朵里。这个好斗的老人，本来已经打定主意支持彼尔实现他的宏伟的设想，必要时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来捍卫彼尔去反对哥本哈根的设计方案。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人去请求他提供任何帮助，于是上校又开始疑窦丛生了。彼尔因缺乏理智而脱离斗争，并且正当他的在场处于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却撒手不管了，上校对此十分生气。最初比耶列格拉夫认为这是青年人自高自大的通常表现，后来，他意识到，这方面的原因要复杂、严重得多，而当他听到解除婚约的时候，就完全为之伤心难过了。

这时雅柯芭已悄悄地离开父母的老家。彼尔还没有回到哥本哈根，她已经在去柏林的路上了。在斯科夫巴肯度过了长时期的、类似坐牢般的孤单的生活以后，对她来说，甚至枯燥的旅途也很新鲜了。傍晚时分，她离开希太金火车站到达中央旅馆，大城市的喧闹声仿佛汹涌的怒潮一般，劈头盖脑地向她袭来，她体验到一种愉快的激动心情。腓特烈大街上活跃的人流，街灯昏暗的亮光，排成长列的马车，马蹄叩击柏油马路发出的得得声，火

车在地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此外，还有旅馆的巨大建筑物，人们在旅馆里进进出出，就象蜜蜂进出蜂箱似的，在楼梯上、走廊里可以听到世界各国的语言——这一切使雅柯芭的那颗破碎的心突然产生了不十分强烈的对生活的渴望。

她感觉到，她终于回到了亲切的安身之所。这里，置身在沸腾澎湃的人海之中，她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当然她也意识到，黑压压的人海深处埋伏着一桩桩、一件件灾祸，许许多多遭受不幸的人已沉入海底，陷进淤泥之中。她知道有一大批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她也熟悉穷人的苍白的脸和呆滞的目光，与城市贫民相比，身子结实，两腮红红的贫穷的乡下人就显得几乎是丰衣足食了。但是，农村的贫穷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吗？甚至连被大城市抛弃的人，勉强过着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可怜生活，现在在他们看来也比农民半睡半醒地混日子要富上一千倍，有价值一千倍。她十分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尽管饥寒交迫，却继续抓住城市马路上的石子不放，直到死神亲自使他们的双手松开。大城市本质上具有海洋般的诱惑力，海浪的汹涌澎湃就象为生存而进行的拼命挣扎，就象是一条扯不断的、上升又下降的尘世间浮华的锁链，使人们直到最后一分钟好象仍觉得还有无穷无尽无法知晓的好机会。

雅柯芭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孩子的身上。她希望，如果孩子象他的北方的祖先，那末就千万不能象依恋自家篱笆的黑土地带的小人物，因为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看不到老家炉灶烟火的地方，就是大千世界和幸福告终之处。她希望她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海的儿子，成为渴望斗争的自由的航海者。在她自己的犹太人的血液里，斗争是和无穷的惊恐不安，和对流浪生活的永久向往，和那种不知疲倦的、有坚定目的的激情

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激情已经使为数众多的男男女女从她的宗族里脱颖而出，成为人类理想的领袖。

她一天比一天更加懂得尘世智慧的最终出路：幸福只有依靠奋斗才能取得——也许是因为奋斗使人完完全全忘记了别的一切。生活就象战斗：谁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谁就最少想到危险，最不怕流血。只有懦夫才会两腿颤抖，只有在战争中掠夺老百姓财物的大兵吓得煞白的脸上才可以看出战斗的恐怖。

第二十三章

一来到哥本哈根，彼尔就立刻着手安排住所和处理金钱上的事务，以便尔后安心投入工作。他打算向最高法院律师哈萨拉盖尔商借一千五——这个数目至少可以应付一年。虽然他现在对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永无止境地追逐财富的行径深恶痛绝，他讨厌向这些人开口借钱，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他急于重新投入工作。

他准备提出两项他终于领到的风力发动机和水力发动机模型的专利特许证作为担保——一个特许证是他在哥本哈根领到的，另一个是在国外领到的。诚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愿买这些发明的人，而且彼尔本人也并不隐瞒这些专利特许证没有多大价值。他认为设计结构只完成了一半；但是哈萨拉盖尔是个很善于钻营、工于心计同时又明白彼尔的设计方案的价值的人，根据这一点，他会给予彼尔金钱上的支持，好歹不放弃他赢利的机会。

确实，哈萨拉盖尔以无可指责的殷勤态度接待了彼尔。但他举止谨慎，因为前一天他刚得知彼尔解除婚约的事。两人谈了一阵彼尔的计划，前景，特别是进一步完善他的发明的事，彼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等到他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向哈萨拉盖尔借钱时，哈萨拉盖尔突然变得无精打采，以一个地道的哥本哈根人博取别人同情的彬彬有礼的

态度开始推诿说，他未必能满足彼尔的要求，因为，不提供足够的担保，他原则上是不借给别人钱的，这是所谓业务上的信条，每个律师，如果他不愿被人怀疑是在玩弄法律所不许可的狡猾手段，就必须严格执行这一准则。

于是彼尔问他，是不是值得到别的同样也对设计方案感兴趣、但不受这种想法约制的人那里去碰碰运气；哈萨拉盖尔稍稍沉思一下后，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回答说，找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个身材魁梧、红光满面、浅色头发的丹麦人在作风方面，学玛克斯·贝纳德学得十分到家，他也不怕在经济业务上采取最最冒险的做法；但是，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流血时，他却缺乏苍白的玛克斯·贝纳德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而是让别人去充当牺牲品。在当前的情况下，他把这事推给地主涅莱哈维。事实上，他不说，彼尔也会去找涅莱哈维的。第二天，彼尔就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去了。在那里，在依照主人的收入和爱好装饰的讲究的郊外别墅里，住着一个以朴实的农民作假面具的骗子和生意人。

这个身体结实、动作笨拙的日德兰半岛人，耳边也飘到一点关于彼尔解除婚约的消息，但是他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以最最亲切的微笑迎接了彼尔，用自己暖和的、黏糊糊的手久久地跟彼尔握手。然而，一等到彼尔提出自己的要求，涅莱哈维就缄口不语了。他那细小的、猪崽般的眼睛偷偷地寻找着彼尔右手上的订婚戒指。彼尔说得越多，涅莱哈维在金色的圈椅里坐的姿势就越来越大模大样。最后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请彼尔不要把他牵入这一事件中。

彼尔开始丧失了耐心。他提醒对方说，是对方亲自和哈萨拉盖尔在今年春天表示要向他提供支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今天提出的请求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地主不动声色地摇摇头，用外省

人的语言重复说：

“请不要把我牵入这件事中，没什么可说的！”

彼尔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要求作些解释。地主涅莱哈维带着那种哈萨拉盖尔早就估计到的乡下佬的放肆态度回答说，自从彼尔不再是菲列普·萨洛蒙的未来的女婿（这一点现在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以后，“形势”（涅莱哈维喜欢用这两个字眼）起了根本的变化；同时，对于彼尔竟然会和这样的大富翁一家决裂，他表示惊异，甚至打算探听其中的缘由。但彼尔站起身来时的表情使涅莱哈维不得不说到一半就中断他的盘问。彼尔盯着他问道：

“简单明了地说，您是不是愿意借钱给我？”

地主又犹豫不决起来。彼尔坚定的口气激起他过去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开过值得记忆的会议以后他对彼尔所产生的尊敬感的一点残余。于是他把那双肥胖的小手放在肚子上，转动着一个个粗大的手指，细小的猪崽眼睛探究地望着彼尔，这双眼睛的占有者正在暗自衡量着这件事情的得失，从而作出“是”与“否”的决定。

“不，”经过不长久的思考后，他仿佛发连珠炮似地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还没等他说完，彼尔就抓起帽子，飞快地奔出去了。

到了街上，他稍稍镇静了些。因为如果心平气和地好好考虑一下，他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他参加到围绕着金牛犊的疯狂的舞蹈之中。至于长期得不到祭品的金牛犊开始用角触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但是现在该怎么办？他急切地需要金钱，他至多只有一百克朗的现款了。

彼尔来到了公园里。他在长凳上坐了很久，一直在绞尽脑汁寻找出路。发明的才能有利于他，使他成为一个工程师，这种才能在当前的困境中也没有背离他。一小时以后，当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走回家去时，他头脑里的计划已经成熟了。他想径直去找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事实上，他至今还一直没有回访过他呢。彼尔并不打算向上校本人借钱，只要上校在五等文官艾里克逊面前为他说说情就行了。彼尔曾经在萨洛蒙的家中几次碰到过这位著名的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艾里克逊。据彼尔所知，过去艾里克逊是十分愿意支持从事这种专业的人的。彼尔自己本来也可以去求见艾里克逊，但是因为他们是在他过去的岳丈家认识的，径自去求见就不太合适。而且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去借钱，总有点难于启齿。

第二天下午，彼尔已经坐在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书房里了，就坐在三年前热烈地向主人展示他的计划方案的那把藤椅上。上校坐在写字台旁边，身子稍稍向后仰，抬起眼睛，从镜架上面同情和好奇参半地打量着彼尔。比耶列格拉夫从外甥杜林那里得知彼尔和他的未婚妻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虽然他——不然又怎样呢！——认为这个理由十分正当，但他还是象对一个因遭受不幸而有些精神失常的人那样望着彼尔。

彼尔一开始就为自己拖拖拉拉地没有来回访而请求上校原谅；但表示他有他的客观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他想远离哥本哈根，在别的地方住上一阵子。

上校宽厚地沉默不语，这表明他对解释是满意的。

这以后彼尔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他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并告诉比耶列格拉夫，他打算怎样摆脱它。他，彼尔，有理由认为，在上校的友好的协助下，他可以指望得到五等文官艾里克逊的资

助，更何况艾里克逊已从别的渠道对他这个人早有所闻，而且早就对他有好感了。

虽然就上校本人来说，他已经坚定不移地决定不参与这件事；但他还是表示他准备协助彼尔，打听一下事情怎样进行，然后再通知彼尔。他认为彼尔显然有些情绪不正常，因此还是不要同他争论为好。彼尔变得有些亢奋，唠叨得异乎寻常。最近几天来的惶惶不安和由于扔掉旧日的外壳而尝到的喜悦，唤起他想找个什么人坦白倾谈的天真愿望。他变了，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一方面变了。他苍白、消瘦，眼睛下面有一圈深深的黑影。再加上还在凯尔斯霍尔姆时，他就蓄起胡子，留了长发，而他的衣着和说话的口吻则流露出他在追求以合乎福音的人民性为其基本精神的平民化。

当他离开以后，上校又坐了一会儿，沉溺在不愉快的沉思之中。“看这个可怜的人，”上校暗自想道，“他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可他是个多有才能的人呀！不仅仅是才能——简直是个天才！”虽然上校在心底里感到庆幸，那些他过去没有取得成功的改造自然的方案，别人现在也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从祖国利益的观点来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上校把很大的期望寄托在彼尔身上，他认为，彼尔是丹麦民族中蕴藏着的强大的原动力趋向新的繁荣的宣告者，他期待着彼尔那样的人能把国家从犹太人和其他企图利用丹麦人民战后的穷困来夺取丹麦政权的半日耳曼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时，比耶列格拉夫想起了他的外甥，这个人日前正好又玩了个新魔术。为了获得杜林所办的那家报纸的支持，最大的股份公司中的一家选举杜林为它们的理事。这使杜林有可能每年不费一点吹灰之力，得到几千克朗的收入。这小子眼看很快就要爬

到丹表议会的高位了。这种步步高升的好运道有时使得比耶列格拉夫怀疑是否存在着最高的正义。一个不懂得爱祖国、对什么也不信任、不善于认真地工作的人，却在光荣称号、成就和荣誉的梯级上不断地上升；而真正有价值的所谓天生的领袖的人，既有力量，又有健康的体魄，忠于自己的祖国，却无声无臭地不能有所作为。可是在丹麦却永远是这样的世道。欣欣向荣、具有远见、爱好自由、坚强有力的人一代代地成长起来。抑郁沮丧、身子佝偻、惨遭失败的人一代代地进入坟墓。这仿佛是一种暗病，从内部消耗掉民族的精力，腐蚀青年中的精华，使国家在敌人的侵袭面前变得束手无策。

* * *

彼尔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公园后面一条僻静的街上，向一个寡妇老太太租借了她的住宅中的一个房间。他搬到郊区来住，不仅是因为这里离他准备听课的高等农业学校比较近，而且因为他想在勃列德加德以及在所有其他跟他不愉快的回忆有牵连的地方尽可能少露面。老妇人把一间陈设简陋、很小的顶楼租给他。而彼尔呢，依照惯例，没有为使这小小的斗室变得稍稍舒适一点而动一动手，花一点力气。他只想着一件事：准备考试，考好以后就回去。

毫无疑问，上校会遵守诺言，金钱方面的事好歹总会解决的。彼尔吩咐把书籍、图纸以及他离开期间留在旅馆里的其他东西都寄给上校。但是书籍和图纸看来不得不重新保存起来：因为他现在除了准备听课以外，什么事也无法进行，而听课要等到九月一日才开始。等到考试通过，凯尔斯霍尔姆的排水工程设计方

案最后完成并很快付诸实施——到那时，他就可以认认真真地来抓工作了。他心中已经孕育了几个进一步改善水力和风力发动机的不错的构思。这样的工作较之，比如说，运河的设计方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一工作可以由一个人来完成，保持绝对的独立性，不用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而主要的是——可以不和诸如玛克斯·贝纳德或者涅莱哈维这样的人打交道。在乡下，他大概有进行实验的可能，没有这一步，下一步就无法进行。必须做几个试验性的模型……不过，现在考虑这一点还为时过早。他曾经请教过一位教授，以期在教授的帮助下拟定工作计划。那位教授说，准备工作就需要一年半时间，不能再少。但彼尔暗自决定，在一半期限内完成。为此他重又提出年轻时热烈的口号：我就要这么干。

于是他重又坐在寒碜的斗室里，重又为生活和未来的幸福而搏斗了。就象当初在尼堡时那样，他一清早就起床，工厂的汽笛声代替了鸡叫声把他唤醒，而当整个僻静的郊区的居民早已做着甜蜜的美梦时，他窗上的灯光才刚熄灭。虽然他那跟过去一样宏伟的目标已经失去过去的神话般的光轮，但他以罕有的热情和执著的干劲从事这项工作。过去那么折磨人的、突发性的沮丧情绪，现在不再出其不意地来扰乱他了。他并不指望他的发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他根本不去思考金钱的事。想到他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就是对他的最高的奖赏。对于个人，他只求一点：倚仗这个工作，他能有机会朴实、健康、勤劳地在爱河中和他的心灵所思念的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现在他还不敢设想跟他对英格尔的爱情联结在一起的任何计划。当他的遐想飞到贝斯特鲁普时，手持火剑的天使挡住了他的去路。只得暂缓考虑这方面的事。他还不配享受天堂的

幸福。现在，当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堕落得多么深时，他常常感觉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他不敢正视纯洁和无邪——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必须象强盗藏匿自己的暗灯那样把自己的希望在人们面前隐藏起来，他大概只有在沉思冥想着英格尔时才是幸福的。在他离开凯尔斯霍尔姆以前，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问过他，是不是愿意到他们家去度圣诞节，并带着鼓励的微笑又加了一句说，勃洛姆贝格一家大概也会很高兴见到他的。

来到哥本哈根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彼尔就到瓦尔托夫祈祷室去做礼拜。那天风和日暖，天气很好。彼尔提前离开家，以便步行而去，不花车资。但是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地往来，人们都聚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星期天。看到这喧闹的熙熙攘攘地往来的人群，彼尔决定还是坐电车去。

他到达莱加格斯塔列德时，离开做祈祷还有一刻钟，但小小的厅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这里，在这不起眼的格隆特维克协会的祈祷室里，总是人满为患，而在城里，甚至是一些最大的教堂里，做礼拜时也常常有一半座位空着。诚然，能够在这里听到伟大的教会之父格隆特维克本人的声音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他的精神还笼罩在这间祈祷室里，于是教徒们从国内的各个角落涌向这里，就象涌向传说中上帝在那儿的一棵烧不坏的灌木上向自己的选民显灵的圣地那样。

彼尔好不容易在墙边找到一个站立的地方。从对面墙上一长列窗子射进来的宽广的光带，仿佛神像头上的光轮那样，环绕在沿过道坐着的人的脑袋上。从这些被照得闪闪发亮的人中，有一个女人不时向彼尔那一边转过身去，但彼尔却没有注意到。直到开始唱第二首赞美诗时，彼尔才感觉到这种凝视的目光。当他看到在浓密的联结在一起的眉毛底下一双发光的明眸时，不由

得打了个哆嗦，立刻认出了，这是他的大姐姐锡格涅，她旁边坐着两个双胞胎弟弟，互相紧靠着，合看着一本祈祷书。从各方面看来，他们俩还没有发现他。

热血顿时涌到他的脸上，他甚至没能立刻回答姐姐向他点头致意。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过可能在这里碰到亲人中的任何人。而且他完全忘记了，他在这里有可能被熟人看到。锡格涅却完全不同，她态度自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她口中继续唱着赞美诗，一面镇静、安详地再次向他点头，从她的神态看来，似乎她每个星期天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他终于来到这里。

虽然彼尔在回到哥本哈根的第二天，就到孔盖维去探望过亲人，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如释重负，心头轻松了许多，也没再去作第二次尝试。他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讲述他的婚约已解除的事，以及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经历的所有的事。他害怕看到他们眼中胜利者洋洋得意的神情；而此刻他在姐姐的脸上所寻找的正是这种表情。

赞美诗唱完了，牧师登上讲台。但彼尔已经无法集中思想了。第二次涉足教堂，看来并不比第一次到波鲁普教堂好些。不管他怎样努力，想把思想集中起来，但它们却不听使唤，各自开小差。

更不巧的是他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最近几天来，他身体一直不好，过去的心口痛病又犯了，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夜里常做恶梦。挤满了人的祈祷室里浑浊的空气，刺眼的太阳光，站得过于长久，与锡格涅和两个弟弟的不期而遇——所有这一切使他头晕眼花。有一刹那，他感觉到立刻就要丧失知觉了。做完礼拜，他和同胞手足在教堂门口碰面时，他已经真的感到很不舒服了。锡格涅立刻发觉了这一点，问他身体怎么样。彼尔突然感到

眼前金星迸裂，他好容易走到看门人的小屋边时，就失去知觉昏倒在地。

当他恢复了知觉后，两个弟弟把他送上马车。他听见锡格涅吩咐马车夫驶到孔盖维他们住处去时，他甚至不想反对。他困乏极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等到家人把他安置在床上，他立刻睡熟了。

几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睡在一间半暗不明的低矮的房间里，房里只有一扇窗，放下了窗帷。他没有立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惊恐不安地向四面张望。他看到了母亲的红木书桌，书桌抽屉上每一个钥匙孔周围是白色的圆片，象一只只张大的惊异的眼睛。这把藤椅从前就是放在奄奄一息的父亲病榻旁边的。那只放着手工绣花垫子的软座小凳，母亲还是那样珍惜地保存着。镜子下面的搁架上依然象过去的年代那样放着一个非洲的大贝壳，里面是鲜艳夺目的红颜色，贝壳里发出大海的忧郁的调子——神秘而又模糊的喧哗声——还在童年时，他常常把这个贝壳贴到耳朵边，怀着惊异的心情倾听这奇妙的声音。也许在那时候，在他心中就第一次萌发了幻想，幻想着在无人知晓的遥远地方，存在着童话般的壮丽奇迹。

彼尔带着愉快的轻松感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终于回到了家里。疯狂地追求无法实现的梦终于结束了，他回到了现实的王国，在他的脚底下踏着的，重又是祖国的坚实的大地。

通邻室的门微微打开着，从那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这声音听来是那么舒适，那么亲切。餐室里那架古老的时钟敲响了——清晰地、银铃般地敲了三下，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儿时的景象仿佛从时间的长长画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了。他回想起，当他还是个小娃娃时，虔敬地谛听着钟鸣；时钟任劳任怨地用钟声送走消

失在永恒中的每一个小时——教堂的钟声就这样在逝世的人的躯体上空悠然而鸣。过后，等他长大了些，他考虑着：流逝消失的一个个小时的灵魂是不是随同这银铃般清晰的声音一起上升到空中呢？甚至在很久很久以后，当他的思想从九霄云外的高空又回到大地上时，从容不迫的、有节奏的、带有警告性的钟声常常引起他庄严的心情。对于流逝得无影无踪的时间的崇敬感情没有离开过他。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把钟声看作是永恒本身的美好的信息。

蓦地，他想起了母亲遗留给他的那封信。整个夏天，那封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在心底里惊惶不安地期待着看到它。他不敢写信去要求把这封信寄给他，同时却强烈地希望能读到它。现在，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决定启齿向姐姐要这封信。他明白，在他同黑暗力量搏斗时，害怕听到母亲对他的斥责一直悄悄地支配着他。母亲从棺材里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迈出走向得救之路的最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需要他作出多么巨大努力的第一步。

他本想把锡格涅叫进来，但大门口响起了铃声，随着铃声从隔壁房间传来埃别尔哈尔德的声音。

彼尔默默地躺了一阵，静听着这个酷肖父亲的声音。哥哥一面说着话，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步履也酷肖父亲，因此，甚至有些使人感到害怕起来。他还听到，锡格涅在叙述发生的事，虽然两人都压低声音说话，彼尔还是能听到一些。埃别尔哈尔德生气地斥责锡格涅不应该这样做，“最好是送他上医院去，”他说。“你不知道他生什么病。上医院，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很可能他得了什么传染病。既然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就应该立刻去请医生来。”

彼尔翻了个身：他想继续听下去。反抗的情绪开始胜过他心平气和的温柔的情绪。但是接着他思忖，哥哥的说法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和解必须进行得彻底，要么现在就和解，要么就永不和解了。真诚表示自己悔恨的时刻已经到来。

“埃别尔哈尔德！”他喊道。

哥哥走到他的跟前。锡格涅也紧跟着来到，站在他的床脚边。

“我认为，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彼尔一面急急忙忙地说，一面竭力克制自己。“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过分疲劳，此刻我已经感到又很好了。”

“你看上去确实不错呢，”埃别尔哈尔德以友好的同情的口吻说，并首先向他伸过手去。“但是失去知觉，不管怎么说，这可不能等闲视之的。”

“不，不，我只是身子感到有点不适，旁的没有什么。而且阳光直照着眼睛，使我忍受不了。现在我的自我感觉又很好了。”

“可我还是坚持要去请医生。医生要是在家的话，几分钟以后就可以到这里了。”

“唔，既然这会使你们感到不安，我自然只好同意了。但是我已经说过，我身体有点不舒服，跟真正的大毛病毫不搭界。都是太阳光不好……或者可能是空气混浊。”

“好吧，我们自己不必猜测原因了，”埃别尔哈尔德含糊地说：“即使你是对的，医生很快就会解释清楚，比我们和你自己猜测强。”

虽然这些意图都是善良的，但彼尔还是偷偷地斜视着哥哥，预料着从他脸上会看到自己最害怕的表情——得意洋洋的胜利者的表情。但埃别尔哈尔德背对着光，而且他脸部的下颌特别发

达，比锡格涅的脸还大，很象一个没有表情的假面具。整个生命只集中反映在眼神之中。

彼尔又重复了一遍，说他们的意志在他是不可违抗的，他只是要求一点：请拉尔逊教授来出诊，因为他过去碰到类似的情况，曾请教过这位医生。

但他们两人，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还是锡格涅都坚决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埃别尔哈尔德说道：

“我们家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他虽然不是教授，但是我们完全信得过他。”

“他给妈妈也看过病。”锡格涅插进来说。

彼尔没有立刻理解他们的意思。他重又说，如果让另外一位医生，而不是那个已经为他看过病、因而能判断他病情的人来对他进行检查，他会感到不自在的。

但是跟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和拉尔逊教授的关系是你们之间的事，而我们不要我们的家庭医生，简直说不过去，更何况我们没有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另外，你的那位教授在这个时候除了接待经常光顾的病人外，大概任何人也不接待的，因此，即使为了这一点……”

这时彼尔才揣度出，他们一定以为，似乎他在不合时宜地故意做出高不可攀的样子，想显显自己上流社会的派头。这样的猜疑使他感到委屈。于是他就说，既然他们这样不高兴看到拉尔逊教授，那末，他就干脆起床离去吧。

当埃别尔哈尔德明白彼尔根本不打算让步时，他就不满地走出房间，叫女仆去请教授了。

锡格涅正想跟着走出去，但彼尔叫住了她。

“锡格涅，你听我说，”他说：“你这里有母亲遗留给我的一封吧？”

“现在就把信给你吗？”

“是的，请给我吧，我能够在写这封信的地方来读这封信，真是巧合。”

锡格涅一言不发地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封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和一个里面放着父亲的挂表的小包回来了。

彼尔决定等锡格涅走后才启封。他看到信封上熟悉的笔迹——母亲用颤抖的、把握不定的手这样写着：“我儿彼得·安德烈阿斯收——希望他在心境平静之际来读此信”；这时候，一切往事都浮现在他的眼前。彼尔拆开火漆印封，接着就读了起来：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并尊他的名为圣。我的儿，这大概是我永远合上双目以前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给你写信是为了向你的心灵呼吁，你使自己的心灵不仅远离母亲，不仅远离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不仅远离一切仁至义尽地接近你的人们，而且远离了我们至善的全能的上帝。我给你写这封信，虽然我不知道你此刻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你总是躲避我们，当然，你有你的理由。你的兄弟姐妹告诉我说，你现在好象在法国，或者在美国。但是不管你在哪儿，你没有走在上帝的大道上——这是我可以肯定的。你情愿跪倒在世俗事务的纷扰之中，但是要知道，《圣经》里说，对于那些因有罪和不信神而变得残酷无情的人来说，他至死不会懂得福音书的智慧。

“你父亲在一次传教中描绘了一幅不信神的人的生活景象。他把这种生活比做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坐牢，那里一丝光线也射不进，那里除了一扇通向背叛上帝的无底深渊的门，没有其他通

道。我的不幸的儿啊，这一真实的景象也许能触动你的心灵，也许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能为你所理解：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肉欲而活着，那我们必遭灭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了灵魂而禁绝肉欲，那我们将得到永生。要是你很快能为自己的堕落而心惊胆战，这表示你还有希望，表示你还能找到得救之路，避开邪恶，为了基督所流的鲜血祈求上帝宽恕吧！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讲，我的儿啊，但我的手没有力气了，眼睛也昏花了。听听你母亲在生命即将枯竭时的最后几句话吧，怀着驯服的心俯伏在我们上帝的面前，而圣灵将奉我们亲爱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保佑你。慈悲的上帝将倾听你的祈求，使你摆脱危险，不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由睡梦中惊起，听到世界上最最骇人听闻的话：‘离开我，渎神的人，我不认识你。’”

半小时以后，埃别尔哈尔德想把教授的回话告诉彼尔，便到房间里去看看，只见彼尔躺着，手里还拿着母亲的信。哥哥的突然出现使彼尔感到很窘，他急忙把信塞到被子底下。

但是埃别尔哈尔德并没有走进来，他在房门口站住了。

“唔，看来我估计得不错，”他以得意洋洋的口吻说道。“若泽菲娜去请过教授，教授吩咐她转告你，今天他不再出诊了，除非有急病。明天如果需要，他愿意来出诊。”

彼尔默默地点点头，他没有注意听哥哥的话，因此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也没有立刻猜出埃别尔哈尔德的话的含义：哥哥明显地希望彼尔放弃要教授来诊病的想法。当哥哥倏地回转身去，不高兴地砰然一声关上房门时，彼尔才完全回过神来。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看了母亲的信以后情绪这样不好。他预先就知道，信里肯定是严厉的、无情的斥责，因此信的本身

的意义一点没有使他兴奋激动，他甚至为这封辞别的信终于落到了他的手里而感到遗憾。

至于心情不舒畅，他只责怪自己。他怪自己没有完成信中的指示。他不应该在跟埃别尔哈尔德、跟锡格涅之间的龃龉没有消除之前来读这封信。应该把信藏好，等到他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时，等到"心平气和的时刻"来重读这封信。现在在这里既有锡格涅，还有双胞胎弟弟中的一个弟弟来影响他：他们常常探头朝房间里张望，显然是想瞧个明白，读了信以后对他起什么影响。

客厅里的时钟敲了四下。彼尔心神不安地思忖着，这一天该怎样结束？诚然，不论是锡格涅，还是双胞胎弟弟，午饭后都竭尽全力想使他感到愉快，不寂寞，但是彼尔却想回去，回到他自己斗室里平静的环境中去。

晚上埃别尔哈尔德又来了一次。他现在没有和弟妹们住在一起，依照母亲还活着时的惯例，每天下午三时左右到家探望一次。彼尔心里很受感动，因为尽管他们之间有过龃龉，哥哥还是走了很多路，从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专程来探问他的健康情况。

但是要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地倾谈却又做不到，彼尔无法弄明白，他们知道点什么有关他和雅柯芭决裂的事。他虽然好几次试图从锡格涅嘴里打听到一点东西，但姐姐显然不好意思地立刻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彼尔有这样的印象，哥哥和姐姐尽管对他关怀备至，却十分警惕，容易把他的任何一句毫无恶意的话看成是夸耀自己的过去、显示自己与上流社会的关系的表示。

其实，他并非那么的不真诚；但是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还是锡格涅，都不太相信他转变的真诚、恳切，他们觉得他不够顺从。他们听旁人说，彼尔解除了和犹太富商女儿的婚约。他们对彼尔的这一步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么

会弄到这般地步的，他们却并不清楚。锡格涅甚至根本不想知道，因为她对彼尔的生活根本不感兴趣，除了牵涉到纯粹家务方面的事或者信仰问题以外。

第二天早上，教授来出诊了。这个个子矮小，衣着破旧，甚至外貌很不整洁的人起初表现出爱埋怨别人，十分冷淡的神情。他极不愿意提起已经认识彼尔，一开头就说他自己病了，本来不应该出门的。土灰色的脸和眼窝底下的黑眼圈证实了他说的话。

检查了身体后，他变得稍稍亲切些了，在彼尔床边坐下说：

“您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呢？您吃得太多了，您的血液循环不好，但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对您说过了。”

彼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人事不省应该有某种更具体的原因。他不感觉到自己有病，应该承认，他的体格是强壮的，健康的。

“强壮的？您是指来自大自然的神力吗？……不过，如果这样强壮的体格合乎您个人的要求……但是我倒想建议您对自己的力量不要有过高的要求。这种力量是经不起过高要求的。这点上次我也对您说过了。我们丹麦人的胃自古以来被大量的粥和汤撑大，使我们简直跟不上时代急剧的奔跑速度。我们仿佛是一匹匹农家的小马——它们还能够勉勉强强地按老规矩慢吞吞地来个小跑步，挥动尾巴赶赶苍蝇，但是它们不适宜现今的疾奔急驰。如今，最尊敬的先生，宽阔的肩膀是不能作数的。匀称的大腿也同样不能作数。今天我们需要血液里含铁，脑髓里含磷，而且还需要没有长满脂肪的神经。亲爱的朋友，总之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对自己的体格抱多大的希望，特别是因为您的体格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

“可是我现在正需要最强大的力量来从事工作，”彼尔说道，

并请求教授在目前条件下指点他最合适的方法来增强体质。

但是教授忧郁地摇摇头。

“增强体质？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方法。”

“是的，但是上次我和您谈话时，您曾介绍我做体操，淋冷水浴，总之，从各方面来锻炼体质。”

“是的，我介绍过……因为总得给您处个方，更何况这样做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您那尊敬的祖辈或曾祖辈在当年从事类似的锻炼，对您就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我们那些亲爱的已故者的罪孽受到惩罚——为羽毛褥子，为出了好多汗而终年不脱掉的羊毛内衣，为面粉作的菜汤，为鼻烟以及他们那书蛀虫般的隐居生活。不用说，您是牧师的儿子。而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在这些安闲自在的庄园里，款待人口众多的全家老小的是些什么，在这些地方，放到桌子上来的常常是祈祷书以代替肉类。不过，您至少是经常淋冷水浴的吧？”

彼尔推说由于条件限制，最近怎么也无法进行系统的锻炼。

“您最好坦白地说您害怕冷水。这点我能够理解。如果您在童年时就不习惯淋冷水浴，现在来淋冷水浴确实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敬爱的先生，现在请您把嘴巴张开，让我看看您的喉咙。”

彼尔张开了嘴。

“唔，我早就料到了。臼齿剩下不到一半。您大概到了成年才知道诸如牙刷之类的文明工具吧！我也过了二十岁才用牙刷刷牙。而在此之前，我学父亲的样，一早就用一份‘我们在天上的父’来漱口。不过，不要提起以往的过错，……”他突然说到一半就打住了，皱紧眉头，把手掌按住左边的肋部。

要不是彼尔第一眼就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疲惫不堪、

病得很厉害、自己也听不见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要不是这样，彼尔听到他说的这一大段话准会勃然大怒。由于这个原因，彼尔对这些不祥的预断结果并不怎么害怕。他认为教授考虑他自己的情况超过了病人的情况。

但是彼尔还是提出了一个最后的问题。他说，教授认为住在城市里对他的健康不利，那末教授是否认为他，彼尔，将来迁到乡村去生活比较有利？

“好啊！当然应该搬到绿草如茵的地方去。快些搬吧！只有到那边我们才会感到自由自在。石砌的马路可不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铺设的。可能也不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吧，躺上一两天，让您那受尊敬的神经恢复正常。我建议您服些溴化钾，临睡前服一汤匙。我们同是不幸的人，让我们更加耐心地对待我们的过长的肠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吧，一等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些毛病就未必能再来折磨我们了。”

*　　*　　*

彼尔不愿在床上躺得过久，第二天早上，他就起床了，又过了一昼夜，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离学校开学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又埋头于工作之中。

不过，医生要他多注意健康的劝告还是起了作用。他虽然仍象过去一样地工作——每天七八小时，但是时间安排得更合理：每天都出去散会儿步。象名副其实的老光棍那样，兴致勃勃地观赏街头景象，以此作为消遣。不过，他一星期只离开弗雷德里克斯堡一次——每逢星期天，坐车上教堂去。同时，他尽可能不到城东去，以免碰到同学或者熟人。有一次在电车里，他对面正好

坐着他过去的同学。那同学带着犹豫不决的微笑朝彼尔端详了很久，从各方面看来，显然竭力在回忆，他们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彼尔一见有人认出他来了，就惊慌起来，急急忙忙下了车，比他应该下车的车站提前好几站。在高等农业学校，他没有与新同学来往。他偶尔去探望同胞手足，有一次，埃别尔哈尔德甚至来回访过他，但并没有达到感情上的真正接近，因为现在他自己也尽量避开这一点。为了慎重起见，他不再到瓦尔托夫祈祷室去了，他寻找着比较空的、不用再站着做祈祷的教堂。何况他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格隆特维克派"，甚至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就宗教而言的"格隆特维克派"——因此，在这方面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母亲给他的信，他在不同的情绪下反复读了好几次，它只使他更加动摇不定，给了他进行思索的新的借口。他第一次读信时的不愉快的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最后他强迫自己根本不去想这封信，以免重新由于怀疑而受苦。

秋天来了。野葡萄藤的紫红色藤蔓爬满了郊区别墅的墙头。运河的昏暗的水面上飘动着一片片落叶，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彼尔很喜欢这个宁静、沉寂的公园。公园离开他的住所很近。他最爱每天早晨到公园里去散步，因为这时林荫道上还没有挤满人。夜间的寒气从发亮的草地上腾起，晨露使青草蒙上一层银色的蛛网，白色的天鹅在运河的昏暗的水面上浮游，很象神奇的童话中被施了巫术的公主。

渐渐地，公园的林荫道上散步的人越来越多。白天这里可以观察到很有趣的景象；这些景象奇妙的更迭反映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小型画面。一清早起，公园里就有许多孤独的女士和先生，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从他们的脸上看来，他们来散步根本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快乐。这时刻正可以进行一番悄悄的观察。你

会看到一个有着中风者的后脑勺的商人为了昨天吃了过分丰盛的午饭，喝了过多的香槟酒而乐极生悲；还有一个神经质的太太，一夜失眠，就赌咒罚誓，强迫自己忘掉该死的爱情，而不知内情的家庭医生给她的医疗处方是到卡尔斯巴德去医治一个疗程。蓦地，公园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小学生纷纷从各自的家里出来，沿着小径涌向主要的林荫道。随着时钟按部就班的敲打声，景象又变换了。一些退休的老头儿和附近街区的居民吃过早饭来到石板路上。年纪最老的或最衰颓的坐在装有轮子的圈椅里到处走。同时，这里也出现了小孩子，其中最小的躺在小推车里。当小孩和老人在公园的林荫道上相互微笑的时候，就形成了无穷无尽地变换着的画面的所谓田园诗般登峰造极的境地。有时散步的人会聚集在小教堂的周围。不论是举行葬礼仪式，还是举行洗礼仪式，同样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到日中时分，对散步的人来说，又有新的娱乐——观看结婚仪式。只要套了白马的四轮马车载着新娘在林荫大道的尽头一出现，连老态龙钟的老头儿也会急急忙忙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向教堂。但是当最后几辆四轮马车载着嘻嘻哈哈地参加婚礼的客人向城里驶去时，又会出现另一些迥然不同的马车载着不声不响、脸色苍白的乘客来代替它们。那是一些低矮的、盖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柩车，随着黄昏来临，它们把死者的遗体分送到城市西郊各墓地的教堂里。它们从医院里、从私人的住所里形成一条不间断的行列驶来，有时没有任何护送的马车，有时则只有一辆马车送行。就在这个时候，在墓地的一长列白色篱笆后面，一些第二流的城郊花园和娱乐场所突然发出一长串亮堂堂的灯光。夜酒店敞开着大门，管乐队大声吹奏着，旋转木马兜着圈子，从电车和公共马车里倾泻出一大群渴望生活的哥本哈根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嘻嘻哈哈、三五

成群地行进着。只有等到下半夜，一切才归于寂静。林荫大道上的灯光熄灭了，最后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乐而忘返的一对恋人朝城里驶去。现在除了教堂那生了锈的时钟发出暗哑的敲打声，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寂静了，也许从动物园里不时还传来忧郁的吼声，那是一只不幸的狮子在铁栅栏里梦见了它的沙漠故乡而发的。

彼尔散着步，看着这一切情景，忘记了忧郁。孤独使他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从前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现在却生动地引起他的想象和思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却一直没有给他回音。这使彼尔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他不名一文了，甚至不得不把有些衣服去典押来付听课费。彼尔想提醒一下上校，就写了一封信给比耶列格拉夫。第二天回音就来了，上校告诉彼尔说，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满足彼尔向他提出的要求。

彼尔拿着信呆住了，他没有立刻明白过来自己受了骗，接着就把信搁在一边。凭良心说，他没有理由生上校的气，一报还一报嘛。他只能责骂自己，常常为了保持自己的傲气，避免自尊心受到一点儿伤害而总想暗中委托别人代替自己办事，但是谁高兴向不熟悉的人去开口借钱呢。对于他这个从前幻想着成为同时代人的统治者和君主的人，去奔走，去纠缠不休地央求，简直无法想象。但他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上帝不会饶赦他渎神的罪。上帝不愿意让他摆脱卑贱的乞讨的命运。他只能全心全意地去赎清过去的罪愆。

五级文官艾里克逊的办事处设在海勃鲁普拉兹街，在街路拐角上的一幢朝着运河的大房子的二楼。彼尔在门口久久地徘徊着，考虑该怎样启口，自己在艾里克逊面前基本上应持什么样

的态度。已经登上楼梯时，他又一次停下来。在半暗不明的一间大厅里，斜角放着一口橱。有二十来个人坐在桌子边工作。一个年轻的办事员很快跑到彼尔面前，问他有什么事。彼尔回答说，他想和五级文官艾里克逊商谈一件事。

办事员惊奇地打量着他。

五级文官不在，他出国去了，最早要几个月以后才回来。他，办事员，是不是有什么可以为他效劳的地方？

但彼尔已经向门口走去。为了不留下姓名，他就急匆匆、不作解释地离开了。

来到大街上，他暗自思忖："现在该怎么办呢？"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陈列着大量鲜花和果品因而显得五彩缤纷的市场，沐浴在明媚的九月的阳光之中。从阿玛盖尔来的女售货员们戴着有护耳的包发帽，坐在许多篮筐之间招徕顾客；花场主人们推着各自的小车排列成行；生意兴隆，又是叫喊，又是争吵，闹声喧天。看到秋天丰实的收获画面，彼尔心中突然感到一种直到现在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感——不是对心灵痛苦的恐惧，而是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受日常生活熬煎——饥饿、寒冷、肮脏的恐惧。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卖掉衣服至多只有十至十二个克朗，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就算能维持两个星期吧，以后又怎么办呢？

彼尔运用意志的力量迫使自己离开这个地方，慢吞吞地、举步艰难地走回家去。看来得另找出路，这样心灰意懒地下去可不行。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等待着他，不管他必须忍受多大的屈辱，他一点儿也不后悔，也不愿象很久以前那样拜倒在我们的世界统治者的面前。事实上，只有经受痛苦，成为道德上清白的人，才

能走向上帝，这点他早就知道了。当他还在童年时期，当他坐在母亲病榻旁边的小凳子上时，这一点他就听得够多的了。如果他现在真的面临为信仰受苦的前景而仍然吓得发抖，那也只是因为，他一向觉得，人们谈受苦是说漂亮话。在这种错误认识中，有一部分是真理。当勃洛姆贝格牧师谈到相信上帝，生活会是多么幸福和愉快时，他的言辞是多么热烈，多么富于感情，但只要一谈到牺牲和痛苦，牧师的口才就失去了作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应该是明白的时候了，关于艰难的路途和布满伤痕的双脚的说法并不夸张。彼尔并不害怕目前的贫困，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才可以接近上帝，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现在他还看不清楚、而且正因为它的不可思议而显得可怕的真理。

但是不管怎么样，总得到什么地方去弄到生活费。他刹那间想起了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一家。不，不合适。无论怎样不能向他们伸手。他们这些人的涵养功夫不特别好，全部情况就不可避免地会传到英格尔和她的双亲那儿。一旦勃洛姆贝格一家得知，彼尔对皇室总狩猎官的热情好客的接待除了报以借钱外，就没有别的答谢途径，这时他们会怎么想呢？其次，有一回他已经作过尝试，其结果表明，向他们请求是没有用的，除非他的排水工程的计划方案最后被接受，除非他本人被批准担任检查员的职务。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给艾里克逊写信已经没有意义，把自己的两个发明专利特许证转让给哥本哈根科技局的什么人，他已经尝试过，但没有成功。

彼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好歹都会解决的，而暂时就卖掉或者典当多余的衣服以及诸如此类的奢侈品，没有这些东西，他完全可以很好地对付过去。他估计他的设计方案在最近的将来可以被接受，到那时他立刻可以预支了。当他写信给皇室

总狩猎官夫人，感谢她的热情接待时，她回了一封信，信中只约略提到她答应过的职位，但她又说，在这方面充满了彩虹般的希望，她又一次邀请他去凯尔斯霍尔姆过圣诞节。

几个星期过去了。十月已经来临，解救的希望还一点没有眉目。但彼尔没有灰心，仍象过去那样希冀着他一定会走运。他简直不能相信上帝会使他更进一步陷于毁灭。为了使他手头的钱在学习上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他甚至开始节衣缩食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至少维持到考试完毕。到那时他就能到什么地方去谋个差事，或者成为一个私人开业的土地测量员，等待着好时光的到来。但是没有文凭，没有金钱，没有关系，他就只能饿死，或者去当干粗活的工人。

阴雨绵绵的秋天在不安和紧张的等待中过去了。每天早晨，彼尔总是站在窗口，等待着穿红色制服的邮递员送来邮件。解救理应来自日德兰半岛。他现在经常给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写信。她十分高兴地充当彼尔和贝斯特鲁普的牧师的庄园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她虽然一次也没有向他转达英格尔的问候，但却明显地让他知道，大家没有忘记他，她和这个年轻的姑娘常常回忆起他。她在每次信中也写到排水工程的事，但一次比一次更谨慎了。那边举行了两次股东会议，她的丈夫积极地参加了。“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写道，“因为目前预报十分不利。”

仿佛所有倒霉的事都降临到彼尔的头上，他在接到这封信之后又接到一封挂号信。这封信辗转递送，找了他很久，甚至到过凯尔斯霍尔姆。信发自罗马，是那个年轻的雕塑家写的。男爵夫人曾请这位雕塑家塑造彼尔的半身像。雕塑家通知说，大理石的半身像已经完成了，随时可以寄给顾主。接着他写道，不久前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男爵夫人，并彬彬有礼地向她暗示，希望得到她曾经许诺的酬金。但使人万分惊奇的是，男爵夫人的庄园的总管从瑞典把信退给了他，并附言说，她老人家记不起曾经定过这样的半身像，而且她在没有征得她的监护人的同意之前，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由于发生了上述情况，雕塑家请求彼尔作为与此事有关的当事人，为他说说情，帮助他获得他十分需要的这笔钱。

这封信使彼尔很不愉快，不仅是由于信中提出的要求，主要的是使他回忆起那个他认为是他极端堕落的时光。他想象着这个半身像带着一个统治者的厚颜无耻的不自然的表情，不禁羞得满脸通红。他多么想自己有条件付清雕塑家的帐目，然后要求他把这个"艺术品"毁成碎片，把它们象碎石子一样去铺路——总算派上一点用处。但是遗憾得很！对这封殷勤客气的信暂时只能置之不理。为这件事去请求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或她的丈夫是要担风险的——这样做可能会损害目前决定他幸福的事业。他们会不正确地解释诸如此类干预男爵夫人的事，更何况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从未公开告诉过他，她姐姐患痴呆症的事。

又过了几星期，到了十一月底，他陷于大灾难的边缘。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消失了，也卖去了大部分书籍。甚至连从前雅柯芭赠送给他的钻石领扣、袖口，他本来打算一有机会就把这些还给雅柯芭，现在也不得不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卖掉了。该付房租的日子临近了，另外他还欠了他吃饭的小酒馆主人的钱。

焦急不安的情绪使他无法安心地进行工作。又加经常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他感到疲惫不堪。他脸颊上生平第一次失去了红晕。他没有去探望同胞手足。他自己明白，他的模样很糟糕，害怕哥哥姐姐纠缠不已的盘问。

于是他决定再到五等文官艾里克逊那儿去碰碰运气。但结果还是一样：原来文官在路上病倒了，因此不可能在圣诞节前回来。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向高利贷者去借钱。他翻遍所有的报纸，在其中寻找那些用小号铅字排的互相雷同的广告，这些人类的恩人每天通过广告使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彼尔的目光停留在森杰尔戈尔的这个姓氏上。这个姓氏受到了他的信任，因为从前在他的小城里住着一个很体面的卖馅饼的老太太，她也姓森杰尔戈尔。他知道这种人基本上只有晚上在家。天黑以后，彼尔在六点钟时准备舒齐就上城里去了。

森杰尔戈尔先生自称是金融业务的中间人，住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座大教堂的旁边，忙忙碌碌的人们为了抄近路，一天之中上百次地穿过这样的街道，虽然未必有人叫得出这些小街的街名。彼尔不得不好几次向行人问路，看路名牌，直到最后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这是一条又狭窄又偏僻的小胡同，胡同里只点着一盏路灯，正好点在彼尔要找的那所房子的对面。于是他穿过街路，到了房子对面，抬头看了一下二层楼。根据地址，森杰尔戈尔先生住在二楼。这一层楼共有三扇窗，窗内都亮着灯光，看来主人正在家。

来开门的是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六七岁的小姑娘。她实际上并没有把门打开，而是半开半闭，因为门上的链条并没有拿下来，她那洋娃娃一样的蓝眼睛在门缝里张望着。她听不清楚彼尔需要什么，天真地说，最好还是跟她的爸爸说。然后踮起脚，开了门锁，把他领到客厅里。这是一个在哥本哈根极其普通的、没有突出之处的小市民的客厅。桌子底下有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几幅小型油画，格子架上放着照片簿和廉价的小玩意儿。

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舒适，富有家庭的温馨，使彼尔感

到既吃惊，又惬意。靠窗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台灯，火红色的灯罩是用香烟纸糊成的，沙发上方挂着的许多肖像中间，彼尔看到了一个穿着法衣的牧师像和一张乡村教堂的照片。这时候，森杰尔戈尔先生本人从邻室走进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汉，长着宽而密的红胡子，其中有些已经花白。最初他的神态有些困惑，因为乍一看，显然不能肯定这个站在门边昏暗处的来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彼尔自己也明白，在眼前的情况下，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和扣得严严实实的长外套使他的外貌带点奇特的色彩。最后，森杰尔戈尔先生请彼尔坐下，并问他有什么事。于是两人都坐下了。

从各方面看来，森杰尔戈尔先生刚吃完晚饭，甚至最后一口饭还没有咽下去，因为从他嘴里发出一股浓烈的干酪味。彼尔立刻抓住时机，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多少钱，也谈到他对前途的展望和他能提供的担保。此外，因为上面提到的担保一共只有两张发明专利的特许证，他表示愿意参加人身保险，保险的金额相当于借款的数字。森杰尔戈尔先生沉默不语。他坐在桌子旁边的圈椅里，此刻，当彼尔在灯光下打量着他时，得出的印象已经不是那么好了。脸上现出红色的斑点，两颊松弛，有点发黄的眼睛射出锐利的探究的目光。晚饭时，他大概吃得过多了。他的整个大肚子由于不断打嗝而颤动，但是这却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

森杰尔戈尔的沉默在彼尔看来是有利的标志，于是他开始说出借款的条件。但是森杰尔戈尔不作回答，却突然问彼尔，他是否可以找到担保人。

“担保人？难道没有担保就不行？”

彼尔的天真引起森杰尔戈尔先生不信任的讥笑。

“看来您对这点甚至没有考虑过？反正是需要有某种担保的。如果您的前途确实象您对我说的那样，是光明灿烂的，那末，您大概不用费多大的劲就能找到一两个保人……您想借多少钱？”

“一千。”

“借多长时期？”

“我想借一年。一年之内我大概就能归还这笔钱和全部应付的利息。”

“利息应该先付，”森杰尔戈尔先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同时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哥本哈根居民的地址手册。

这时，刚才给彼尔开门的那个棕红色头发的小女孩走进房间来了，背后拖着一个洋娃娃。她紧偎在父亲身上，父亲用自己的胖鼓鼓的手得意地抚摸着她那棕红色的鬈发。后来他让女儿走开，以便全神贯注地来翻查地址手册。但女儿立刻爬到父亲的膝盖上，以一个顽皮的孩子所特有的洋洋得意的勇敢的目光打量着彼尔。

“我怎么在这里没有找到您的大名，”森杰尔戈尔一页页地翻着地址手册，一面这样说。

“最近几年我一直住在国外，”彼尔解释说。

“哦，原来这样，住在国外。”

有些发黄的眼睛狐疑地离开了地址手册，接着，重又埋头于这本手册了。

“这里有个布·锡杰尼乌斯，原是个牧师，他是不是您的亲属？”

“不是。”

“还有一个弗·锡杰尼乌斯，是个会计，这是您的亲属吧？”

“不是。”

“下面是埃·锡杰尼乌斯，国王的特派员。这也不是您的亲属吗？”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

“是我的亲属。”

“大概甚至还是很近的亲属？”

“哥哥。”

“难道您不能请他作担保，这样一切就合乎手续了。”

“不，我不能，”彼尔神色慌张地说。

“哦，哦，这么说来您不能，”那双发黄的眼睛从手册的边沿上抬起来，重又望了望彼尔。“您同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生的关系一定不太密切。”

“不管密切或者不密切，但对于这类事情我不能向他开口。”

“不能？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和您的事就办不成了，”森杰尔戈尔先生已经用完全另外一种口吻说道，同时啪的一声合上了地址手册。

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彼尔仍坐着不动。他害怕没有任何希望地离开这里。黑暗的街道、赤贫如洗的斗室里的孤苦景象，仿佛地狱张开着的大口，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不管怎么说，去请求埃别尔哈尔德……不，无论如何不能！这点决不考虑！

他对森杰尔戈尔说，准备退一步只借五百克朗，或者甚至更少，他可以把穿的衣服和书籍留在这里作为抵押。但是森杰尔戈尔先生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打断彼尔的话，毫不客气地说，有些人设想，似乎单单凭借美丽的眼睛就能弄到钱。寄希望于未来！这哪行！要是真能这样，不论是谁，只要在大街上发表一下宣言，就能伸手要钱了。去找殷实可靠的担保人

或者拿可靠的抵押品来！——如果没有，那就不用谈了。

彼尔不得不走了，却又不想回家。纷乱的思绪象一群蜜蜂在彼尔的脑袋里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心里进行着剧烈的斗争。他的全部自尊心要求他："去怨天尤人吧！"但是另一个权威的声音回答说："正义的惩罚落到了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赎罪，那就赎罪吧！考验的时刻来临了。这里是你的针眼①！穿过针眼，你的心灵就能得到安宁。"

两条腿不自觉地把彼尔带到了孔根斯纽托夫——尽管十分肮脏，雾气很重，但这里却是熙熙攘攘，一片欢乐。许许多多马车穿过广场向四面八方驶去。从戏院的敞廊里射出一道道亮光。广场另一面的"安格列捷尔饭店"也倾泻着一片亮光。商店橱窗的灯光和街灯的亮光洒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闪金光的斑点。不知是由于彼尔已经不习惯城市的烦扰，也不知是他的神经已紧张得快要崩裂，刹那间他象被钉在那儿似的呆住了。大地在脚下颤抖，耳朵里似乎灌满了铅。"小心，让开"的大叫大喊声才使他清醒过来。一辆四轮马车从他身边驶过，近得车轮擦过他的长外套的衣襟，把稀泥溅到他的衣服上。凭借路灯的亮光他看清马车里坐着一对穿得漂亮讲究的男女。女的穿着天蓝色的绸衣裙，耳朵上闪烁着钻石的耳环，男的穿着制服，胸前佩满了勋章。另一辆四轮马车从对面疾驰过来，里面坐着一对兴高采烈的青年人。

彼尔走得离家越来越远了。仿佛有个引诱者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吸引着他的不听使唤的身子向斯图列·孔根斯加德走去，

---

① 此处"针眼"一词可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不容易呢！"

然后继续往前，来到了他过去的岳父住的地方。有个内在的声音在呼唤他："回来吧，停步吧，趁现在还不迟。你这是在走向灭亡之路。"可彼尔却一直向前走着，走着。

现在他已经拐了弯，来到僻静的小街，那里就是他所熟悉的意大利式的"宫殿"。现在他已经站在房子对面的阴影中了。萨洛蒙家大概正在举行晚会：枝形挂灯的亮光透过厚实的绸缎窗帷射了出来。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本来已经走到稍稍远离勃列德加德的地方，但又回转身来。他的内心重又抱怨起上帝来，内心的声音又在说："我为了你作了那么大的牺牲！我象一条丧家之犬，浑身发抖地站在街上的泥泞之中，可你甚至到现在还不愿赐给我一点慈悲。"

这时他更加紧贴在墙上。"宫殿"的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来。这可能是谁呢？这不是伊凡——他的脚步总是那么急匆匆的；也许是埃别尔特，以前追求过雅柯芭的人？一股可笑的无名的妒火袭上了心头。突然一道光线从黑暗中勾勒出一个钩形的鼻子，灰白的山羊胡子，一双大脚，脚掌成外八字形。啊，这是阿隆·伊兹拉耶尔！

仿佛有一道闪电照亮了彼尔的心！这是从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个救星呀！阿隆·伊兹拉耶尔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他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人呢？"我们的阿隆·伊兹拉耶尔是体现在人类面貌中的慈善本身。"彼尔虽然已经不再是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婿，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这无关宏旨。他在彼尔订婚之前就曾对彼尔表示过好感，而且真诚地相信彼尔的计划。在他面前是可以把全部真情和盘托出的。

彼尔就跟在这一矮小个子的人后面，沿着斯图列·孔根斯

加德走去。良知的声音仍象过去那样威严地对他说："走你自己的路！别人的慈悲帮不了你的忙。你现在该知道上帝要求你的是什么。去完成预定的目标吧！不要逃避。上帝的意志将在你的耳边提醒你，一天比一天更坚决。你要么去完成上帝的意志，要么重又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残酷无情；不然你就不得安宁。不要耽搁了，为了你一向如此顾惜的自尊心——仅仅为了你的自尊心，就不应屈服于新的诱惑！快去实现吧！上帝等待着呢！"

彼尔放慢了脚步，走完孔根斯纽托夫街，他不再跟踪了。他仿佛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目送着这一矮小个子的人穿过从巨大的高楼壁钟上射出的光带，消失在格连涅加德的街角后面了。

于是彼尔慢吞吞地拖着脚步向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家中走去。九点钟以后才回到家。他没有点灯，也不打算就寝。他双手掩住了脸，在一片漆黑之中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夜。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了埃别尔哈尔德。哥哥没有任何减轻他困境的表示，只默默地听着，带着城府很深的表情，并不打算阻止他说出详情细节。但是，他并不拒绝给予帮助。诚然，哥哥甚至没有谈论有关担保的事，只要求给他一个期限，以便把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并跟家里人共同商量；如果他们一致赞同借钱给彼尔，那么，照哥哥的说法，这将最能符合故世的双亲的意愿。

彼尔不打算说什么反对的话。他忽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在忍受屈辱中想望的安宁也好，幸福也好，不知为什么忽然都不存在了。甚至恰好相反。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使人抑郁的空虚，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一切善的力量都背弃了他。

第二十四章

彼尔和哥本哈根豪富的女儿解除婚约的消息传到贝斯特鲁普，牧师太太打心底里惊慌起来。得知彼尔打算到凯尔斯霍尔姆来度圣诞节时，有一天晚上，已经上了床，她坦白对丈夫说出自己的担心，提出得想办法在这段时期把英格尔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但牧师对这些意见甚至连听也不愿听。让女儿去嫁给一个有这种历史的人，这样的前景当然并不怎样使他动心；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代替上帝去执行天意是罪过的。何况这个青年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可以相信的，无怪乎他为了灵魂的得救而要牺牲物质利益了。

“我们没有权利把权力用到信仰方面去。而爱情也是一种信仰。不过，我准备想个什么方法跟英格尔详细谈谈，让她懂得，我们根本不是强迫她奴役自己的心灵。这样做可以提高她的责任感。”

最初，英格尔没有意识到，彼尔解除婚约对她有什么关系。虽然她十分清楚自己的价值；可是这一次，她认为一切发生的事都是由于彼尔跟她父亲相识而造成的。后来，英格尔的女友，克劳森的两个女儿引导英格尔的思想顺着真实的足迹去追寻，这时，她才回忆到，彼尔抛弃了多么了不起的荣华富贵，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她，她感到一阵愉快的激动。

她自己的感情对她暂时还是一个谜。不管怎么说，对于彼

尔，她没有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爱。想到他时，浮现在她眼前的只有他的一双明眸。因为当彼尔第一次来到贝斯特鲁普他们家中时，她的父亲说过，彼尔的眼睛象是广阔的海岸，在那儿，海鸥浴着阳光，在深深陷入沙滩的、破船的残骸的上空盘旋飞翔，“使人想起冬天的昏暗和春分时的风暴”。这个比拟当时使她惊讶不已，因为她不明白父亲说的意思。但是，现在她明白了以后，她所想的只是有关这双海洋探险家才有的阴暗的、忧郁的眼睛的事。彼尔的这双眼睛所泄露的他过去的一切情况，对她的感情来说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竟去爱上一个已经和别人订过婚的人！不，她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她从未看见过彼尔过去的未婚妻；而且，她也知道，在解除婚约以前，他是多么的不幸、痛苦，这样的想法才使情况稍稍改变了一些。

她认为，她喜欢他；但不知道，是否会有那么一天真的依恋他，是否会爱上他——她不知道，因为对于爱情她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尽管女友们都极力启发、开导她。体态丰满的盖尔达也同样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从别人那里汲取的、关于爱情的神秘的知识传授给她，但是英格尔并没有用心去听盖尔达的话：因为她自己离开这类事情还远得很呢。

更使她感到奇怪的是，有一天，离开圣诞节两个星期以前，父亲单独和她在一起时，冷不防地谈到了彼尔和他可能到他们家来的事。

“孩子，你大概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已经解除了婚约，因此，我想开门见山地问问你：如果考虑到人们会怎样来评价他这样的做法，那末，你是否最好不要在我们家碰到他？只是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英格尔觉得父亲提出的问题包含着做媒的潜在意图。她暗

自思忖，双亲大概是收到了彼尔的来信。这一想法使她忸怩不安起来，以致她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但对于勃洛姆贝格牧师来说，英格尔的沉默以及她倏地双颊飞红就足以回答他的问题了。晚上，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妻子，又这样说："不要对女儿施加任何压力，我们希望，上帝会作出挑选，成全她的爱情，赐福于她，把她引向幸福之路。"妻子提出说，彼尔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任何前途，不可能养活家小。牧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在这方面上帝也自有安排，不会遗弃他们的。他指的是拟定的变更河床的计划，它毫无疑问地会使彼尔获得很可观的收入。

事实上，这方面的远景是十分黯淡的。秋天时，皇室总狩猎官好几次召集未来的股东们开会，但暂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共有两三百个大小股东，这个计划方案涉及到所有这些人的利益；没有他们的一致同意，就寸步难行。虽然每一位股东在心底里都深信不疑，认为所提的改变河床的计划肯定会给他大量的好处，他却或者反对这个方案，或者至多不过抱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他担心，他的某一个弟兄或者邻人或者姻兄弟会得到比他更多的好处，或者承担更少的费用。又加上股东们不能允许把开创这么重要的事业的荣誉给予皇室总狩猎官，因此，殷实的农民一般不再来开会，这样，这个计划就完全断送了。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这时，勃洛姆贝格牧师却亲自来抓这件事了。他认为满足他个人的需要是整个教区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这方面他具有令人羡慕的才能。正象他跟他的老婆谈话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决心连根拔掉这种有毒的荨麻，因为它可悲地证明了，甚至在自由社会里，在被精神力量净化的社会里，也能大量繁殖不信上帝和互相敌视的莠草。起初牧师悄悄地企图

说服一些人，事情能否顺利进展首先取决于他们是否同意。遭到反对以后，他凶猛起来，就转为公开的进攻了。在他的教民全体参加的信徒大会上，他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其中谈到了这个计划方案，然后用强烈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抨击了狭隘的私有者的自私自利，因为它阻挡能引导全人类走向幸福的进步道路，同样也阻挡真正为上帝所喜爱的、健康、幸福和正当的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演说使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甚至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首先是因为在信徒大会上作这样的演说是不适当的；其次是因为有人已经风闻到一些英格尔和制定上述计划方案的青年人即将联姻的消息。但勃洛姆贝格却若无其事地保持镇静。他的过分大胆的演说招致他的教民短暂的愤怒，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相信自己有制服他们的威力，就没有去阻止他们随心所欲地唠唠叨叨地抱怨。不管怎样，他向自己提出的开创这一事业的目的总是会达到的：他给这一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在他看来，全区的幸福生活现在都取决于这一事业。在农民的庄园里，在佃农的茅屋里，大家都在谈论牧师的演说，就这样，人们重又开始讨论起这个计划方案来。

* * *

圣诞节前一天彼尔来到了凯尔斯霍尔姆。那里一切如旧，只是男爵夫人回去了，而皇室总狩猎官的脸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象暗淡褪色的槭树叶子。厨房里依然散发着泥炭的烟气，这种烟味对彼尔并不陌生，使他感到无限的亲切。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立刻注意到在彼尔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外表上的变化。她看清楚彼尔大概有什么重大的

困难；尽管她象母亲般地关怀他，想借助这种关怀尽量把详情细节探听出来，但彼尔一个劲地缄口不语，最后甚至使她伤心了。

圣诞节节期的第一天，彼尔和她一起上贝斯特鲁普的教堂去。皇室总狩猎官得了感冒，因此留在家里。当他们抵达教堂时，教民们已经开始在唱赞美诗了。勃洛姆贝格牧师把一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用洪亮的嗓音高唱着赞美诗，一面同朋友和熟人们打着招呼。他时不时地在通到唱诗班的梯子边停下来，用善意的目光扫视着拥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堂，脸上露出深受感动的喜悦。

彼尔立刻用目光寻找英格尔。她坐在过道的另一边，紧挨着她的母亲。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这使她那娇柔秀丽的容貌显得无比地美妙。她目不斜视地看着祈祷书，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甚至当丝绸衣服的窸窣声通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来到，而勃洛姆贝格太太朝进来的人转过身来，向他们点头时，英格尔还是继续看她的祈祷书，但是她双颊飞红。因而，彼尔有理由怀疑，她已猜到彼尔的在场；他把这一点当作他取得胜利的标志，他的心怦怦直跳，惊慌不安地期待着。

礼拜刚一结束，彼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有几个来教堂做礼拜的人，就都被邀请到牧师家去喝咖啡。以牧师的名义作这样的邀请，是当地的风俗。教民们对于请什么人，什么时候请，以及这样的荣誉给过几次，都作出极严格的统计。彼尔在牧师家里碰到四个农民带着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们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但都显示出同一个意思：在自己这个教区里，他们是最受尊敬的、最有名望、最富有的人士。彼尔压根儿没有想到，勃洛姆贝格牧师邀请这些人来全是为了他。虽然牧师以不寻常的热情努力尽快使所有的人彼此熟悉起来，但谁也没有谈到改变河床的计

划。而且，整个“喝咖啡”的仪式至多不过半小时，牧师就急急忙忙要去主持节日正式日程以外的祈祷仪式，亲自向客人们暗示，该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了。

最先离去的是四对农民夫妇，接着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彼尔。英格尔又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她一直十分担心，怕单独和彼尔在一起；因为，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深印入她的头脑中，认为彼尔曾写信给她的双亲，而且预先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但对她本人来说，她对这个该死的问题：她是不是爱彼尔，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确切地说，由于没有经验，她简直弄不清楚，她对彼尔的感情是否能称为爱情。她喜欢他有些与众不同。命里注定要成为她的丈夫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此外，她深信，他禀性善良，将会无微不至地关怀她。还有——对自己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为了等待他的到来，她辗转反侧，整整好几个晚上，彻夜没有合眼。再者，例如今天吧，正好要到教堂里去时，她激动得甚至连肚子也剧痛起来。但是，这一切可以算作爱情吗？不知道！

当彼尔坐在他们家时，她几乎确信，她没有任何一点儿爱情。他的外表变得很厉害，尽管无可否认，这只有使他更加显得英俊，但却变得有些陌生了，生疏了。但等他一离开，家里就变得空虚而令人怅惘，在这一天余下的整个时间，她简直感到坐立不安。她从这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从这一把椅子坐到另一把椅子，痛苦地为认识彼尔而感到遗憾。一种至今无可名状的、陌生的心慌意乱折磨着她。最后她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在窗口坐下，愁绪满怀地仰望着落日把染上白霜的树木映得通红。她思念着浪漫主义的、神话式的英雄。和彼尔的相遇，那样栩栩如生地唤起了她记忆中的这一英雄，以致后来她已经无法摆脱最初的印

象了。他孤芳自赏，沉默寡言，他那苍白的脸，宽阔浓密的大黑胡子，主要的是海洋探险家那样令人惊异的眼神，很象“飘泊的荷兰人”①，一年前她在哥本哈根听到的歌剧里刻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使她难以忘怀的是那庄严雄伟的序曲，它描绘一个饱经患难、飘泊流浪的航海者，命中注定终生无家可归，被命运驱赶着在海上飘泊，试图在挪威的岩岛群中躲避风暴。后来，在定音鼓奏出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中，他走进一家贫苦渔民的茅屋，看见了主人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孤孤单单地坐着，在一面纺纱、一面唱歌。于是英格尔的头无力地低垂到手臂上，她暗自思忖着，她爱上了，当然是爱上了彼尔，虽然爱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她希冀着，到明天一切都会决定下来。因为她和双亲一起被邀请到凯尔斯霍尔姆去，据她所知，没有再邀请别人。但是，一清早从凯尔斯霍尔姆派人来通知说，邀请改期了，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得了重病：半夜里他的胃痛痼疾又发作了。

白天，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亲自陪着彼尔来了，为了没有如约邀请他们而来致歉。她提到昨天四个农民来访的事说，最近一阵子，大家又重新开始谈论改变河床的计划，准备让那些对这计划感兴趣的人士再碰一次面。

“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也就可以跟锡杰尼乌斯先生在一起了。”

勃洛姆贝格牧师在谈话时把双手交叉放在背后，静静地在

---

① “飘泊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个航海者的形象，他和自己的船只永远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飘泊，靠不了岸。西欧文学中不止一次地把这个传说作为题材，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飘泊的荷兰人》就是根据这个题材创作的。

房间里来回踱着方步。听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最后几句话时，他带着十分严肃的神情倏地站住了。

“您说得对，”他说道，“我也没有丧失信心：在这个问题上，相互谅解的精神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牧师太太默不作声，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变得越来越健谈。显然，她对于彼尔前途的每一个细节都周密地考虑到了。

“您还记得车站附近有个十分幽美的庄园吗？一位牧师的孤孀彼得尔逊娜已经去世，现在那庄园一直空关着。对锡杰尼乌斯先生来说，没有比那庄园更合适的住所了。庄园的外表美得出奇，再加上景色迷人的花园和应有尽有的设备，真是个好地方呢！”

英格尔站起身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唠叨使她感到厌烦。她十分明白谈这些话的目的，总的来说，她对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冷淡多了。首先，她明白，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早就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嫁给彼尔。其次，她开始猜测，夫人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关怀彼尔的幸福，其潜在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他们之间良好的关系，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彼尔的夸奖有时实在太过分了。

喝完咖啡以后，大家在花园里散步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直走到山冈边。彼尔因此一直没有机会和英格尔单独谈谈。牧师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而当他们散步回来时，马车已经套好，恭候在台阶前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急着要回去守候患病的丈夫，而对彼尔却谁也没有提出要挽留他。

分别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拥抱了英格尔，想亲一下她的双唇；但英格尔却躲开了，别过脸去把耳朵对着夫人。她过去那么喜欢夫人的抚爱，可现在它却只能引起她厌恶的感觉。

又是好几天过去了，这一对恋人就这样一次也没有机会碰面。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直守在丈夫的病榻旁边。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缘故，彼尔也不得不拒绝参加当地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不过他感到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他无法见到英格尔。他知道，英格尔作为绝代佳人，作为勃洛姆贝格的女儿，总是青年人众星捧月的对象，因此，她是圣诞节游行中无人可代的女王，又是跳古老的舞蹈时神话中的公主——这些风尚，他在夏天听到过已不止一次，现在又在这里流行起来。虽然他也知道，这里的年轻男人屈指可数，而且他们不是呆头呆脑、富有的独立庄园主的子弟，就是幼稚的大学生，但他还是十分担心。于是，他就觉得这段时间拖得很长，折磨得他很痛苦。大胡子的总管不止一次地邀请彼尔去打猎，但打猎已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了。几乎全部时间他都是足不出户地坐在家中，暗中希冀着，英格尔也许会上他们这里来作客。不论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为他的前途安排的计划也好，即使是重新恢复关于计划方案的谈判也好，几乎都不能使他激动；说得更确切些，如果能使他稍稍激动的话，也只是由于他指望可以由此获得英格尔的爱情。

在他的房间里，象他第一次来时那样，有一只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书。以前，当他孤单单一个人时，他常常求助于这些书籍。但是，这一次，他却宁愿涉猎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戏剧、短篇故事，他看书是为了消磨时间，排遣愁闷。此外，自从他不得不向兄弟姐妹们低首下心以求赎清往日的过错以来，他有些害怕接触宗教内容的书籍了。他在这个秋天里所认识的那个上帝，和他在勃洛姆贝格的著作中所认识的、最仁慈的抚慰者那种吸引人的形象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曾几次浏览过这些书，但它们也象圣诞节的牧师布道一样使他失望。他的思

想，在关于生和死、罪恶和幸福的这些流利动听而不过是老生常谈的话中，已经找不到安宁。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他跨越了以那种只诉诸心灵却一点也不对智慧产生作用的议论来使人满足的界限。现在他渴望智慧的食粮，现在他要追求真理，而勃洛姆贝格提供给他的却是美丽的花朵而不是必不可少的面包。因此，彼尔决定让自己的思想稍微松弛一下。他已经被徒劳无益的追求弄得筋疲力尽了。必须把天堂地狱的大门关上一些时间，让他只思考为他注定的命运；因为他在这个瞬息流逝的一生中的整个遭际和全部幸福都取决于它。

过去他甚至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在通过考试得到一个好的职位，或者至少能指望过一种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之前，就向英格尔求婚。但是，现在，当他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她的到来时，嫉妒和相思折磨着他，过去的冲劲儿突然觉醒了；他决定，只要有机会和英格尔单独在一起，就马上要求她答复。

在新年的前一天，他终于有机会到贝斯特鲁普去。他知道，从那里曾有好几次派人来探问皇室总狩猎官的健康情况。由于那天早上出现了显示健康恢复的迹象，吃早饭时彼尔就问，他是不是该到贝斯特鲁普去一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牧师全家。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微笑着回答说：

“您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借口，”在她的说话口吻中包含着开玩笑的音调，这种音调已经好几次使彼尔只好住口不谈下去。

早饭以后，他立刻就动身。他知道牧师家里是在三点钟吃午饭的，他准确地计算了一下，从一点钟到两点钟最容易在客厅里单独碰到英格尔。她母亲这时正好在厨房里准备午饭，父亲则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而且一点钟到两点钟正好是英格尔练习弹琴

的时刻，她是个很守本分的人，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来说，除了重大的教会节日，她一年到头没有一天停止过练习。

为了想悄悄地来到那儿，他甚至不坐他提供的马车；更何况风和日丽，道路平坦，他长期关在屋子里，很想借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冬天的阳光在冰冻的大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田野里一些地方有几只怀孕的绵羊在游荡，啃嚼着枯干的草。彼尔心里宁静得很，宁静得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怀着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极其虔敬的感动的心情，谛听着自己的双脚踏在结了冰的土地上发出的声音——锡杰尼乌斯家特有的很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看来，似乎在这种声音中有那么一种东西，把他跟飞逝不复返的时光联系起来了，从那儿，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力量注入他的躯体，把宁静注入他的思想，把希望注入他的心灵。

看来，一切都和他所估计的完全不一样。还来不及推开篱笆门，他立刻看见了勃洛姆贝格太太，她正站在院子中央喂鸡。她十分矜持地感谢他带来的好消息，接着，就邀请他进屋去。英格尔确是坐在客厅里弹钢琴，但她的母亲一秒钟也不让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因此，话题一直围绕着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转来转去。后来，牧师本人穿着黑色的短上衣——工作服出来了，他立刻成了谈话的主宰。彼尔明白，这一次他又不得不一事无成地离去了。

但这时院子里响起得得的马蹄声，一辆笨重的老式大马车驶到了门口。这是贴邻教区的牧师夫妇向他们祝贺圣诞节来了。葡萄酒和烘烤的点心早已端来，现在又端来咖啡和巧克力。英格尔帮助母亲摆餐具。彼尔本来完全准备回去了，但勃洛姆贝格牧师留他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彼尔也就很快同意留下了。后来客人

老夫妇俩走了，勃洛姆贝格夫妇把他们送上马车；就在这几分钟里，英格尔和彼尔订下了婚约，成了未婚夫妻。

当勃洛姆贝格太太回到客厅里时，她立刻发现事情不大对头。英格尔站在窗口，埋头看花；彼尔呢——站在她旁边。

“这儿出什么事了？”牧师太太几乎粗声粗气地这样问。

彼尔向前迈了一步，鞠了一躬，仿佛表示抱歉似地说：

“太太，我向您的女儿求婚了。”

但这时穿着短工作服的牧师出现了。当他得知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他的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起初他说了几句适合当时情况的格言；但是，后来，作为一个脾气随和的人，当他受到感动时，他就莞尔微笑起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英格尔，称彼尔为亲爱的儿子，并热泪盈眶地祝福了他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说真的，连彼尔自己也不明白。后来，他请求英格尔把全部经过讲给他听时，英格尔认为整个事件带有几分喜剧性质。她说，当客人走出去时，她也想跟双亲一起去送他们；但是彼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挡住了她的去路。

“我几乎要大叫起来，你真不知道抓得我多么痛。”

不过，她这样说一点没有卖弄风情的含意，她确是真想抱怨他这一点。事实上，最初使她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彼尔本人，不如说是她要把幸福奉献给他的那种想法。但彼尔却没有感觉到似乎他们之间的某种壁垒一下子倒塌了；他只发觉她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彼尔担心她会拒绝，因此，甚至在告别前终于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时，他还不敢提出要吻吻她。不过，英格尔的矜持一点也没有使彼尔生气，正是这种带有自尊心的羞怯一开始就吸引了他；因此，他发誓要耐心，不能有任何一点损伤她的尊严的举动。

在牧师的书房里举行了家庭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彼尔没有通过考试之前，把订婚的事暂时保密。勃洛姆贝格太太特别坚持这一点，彼尔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他们还要他在公开之期到来之前什么也别对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这个要求主要是英格尔坚持的。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达到。因为，当他回到凯尔斯霍尔姆时，他脸上的神色立刻泄露了秘密。

“您订婚了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看见他立刻叫了起来。

彼尔不得不坦白承认这一切；而且，在她的追问下，他倒出来的话比他想说的还多得多。

* * *

彼尔又一次确信：苦乐总是相伴而行的。

过了几天，冷不防有两位不速之客来探望他：那是在牧师家和他一起喝咖啡的两个农民。他们来到凯尔斯霍尔姆，要求彼尔和他们进行谈判。他们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穿着土布衣服，态度骄矜。彼尔请他们坐下来谈，尽管这次访问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再加上彼尔不善于和农民交谈，但谈话还是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客人们一开始就宣称，并不是什么人派他们来的，是他们“道听途说”彼尔准备从事改变河床的计划，降低全区各水库的水位，他们就自动来了。如果他们道听途说的话是真的，他们想亲自进一步了解这件事。在他们的每一句话中，都透露出精打细算的谨慎态度和打小算盘的不信任心理，这同他们的魁梧的身躯和坚定不移的姿态完全不相称。虽然从客人向彼尔提出的那些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件事不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技术方面都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们一直装得似乎仅从大体上接触了一下

计划方案。当其中的一个偶尔谈到可以再召集一次创办人的会议时，另一个并没有忘记对实现这一想法表示怀疑；于是，第一个立刻开门见山地说，他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不相信这件事会成功。

当他们终于离开时，彼尔暗自思忖，他们来的目的是想使他作好彻底放弃计划的准备。但当他把谈话的内容转述给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听时，她比较熟悉农民办事的规律，便当即向他祝贺，并带着那种调皮的笑容说，现在正是去量结婚礼服尺寸的最好时机了。勃洛姆贝格夫妇对一切也都满意。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全区都听说，这两个农民到哥本哈根去请求他们的议员为他们张罗国家津贴来开始这一工程。

彼尔在这个时期几乎天天都待在贝斯特鲁普，英格尔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感情了。虽然她从来没有越出若有所思的宁静姿态，而且当彼尔吻她时还有些不太高兴，但是她对彼尔关怀备至，简直感人肺腑。如果他来的时候碰到下雨下雪，她立刻为他准备好热的饮料，而且强迫他趁热喝光。晚上他徒步走回去或者坐车回去时，她把他送到穿堂，从肩上拉下绸围巾，体贴地给他围在脖子上，免得他感冒。

她几乎象母亲对孩子一样待他；彼尔也温顺地听任她象对待一个任性的小男孩那样对待自己。她象一个宽容的小母亲，放任他尽量淘气。

彼尔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他们家的家务和各种操心的事情中去。他很快就确信，牧师本人是这里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但是不能称他为家庭的独裁者，决不是这样。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是基于他自己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凭借它就能监护他的亲人，此外，无需耗费一点力气，无需多说一句话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彼

尔想起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对待母亲、对待孩子们的态度。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唤起了他对老家的回忆，尽管这两个家庭的生活基调和生活方式是多么不同。有一次，彼尔来到勃洛姆贝格家，他发觉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岳父一直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英格尔和妈妈神态严肃地端坐在客厅里做针线活；几个幼小的孩子静悄悄地、有些不大自在地在餐厅里玩。当他和英格尔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她告诉他，她的一个弟弟——十二岁的尼尔斯说了谎。虽然父亲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尼尔斯是说了谎的，尼尔斯却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于是父亲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激动地进行讲道；讲完后，这个犯错误的小家伙痛哭流涕，承认了一切。现在他被关在一间接待客人的房间里，不准到院子里去，直到圣诞节假期结束。

彼尔听完她的话，感到有点不自在：他至今没有忘记在老家时发生的类似景象——吃午饭时他被家人发觉偷了苹果。回忆这不光彩的一幕使他的整个童年黯然失色。此刻，当他想到这件事时，内心突然掀起了波澜——当时体验到的反抗和渴望报复的情绪的回声。因此，他立刻试图改变话题；于是，等英格尔的母亲回来后，话题就转到了别的方面，他也变得兴高采烈了。

彼尔同丈母娘的关系也渐渐协调起来了。为了英格尔，彼尔千方百计地设法战胜她的反感，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发觉，她很喜欢在她做针线活时有人给她解闷，例如给她高声朗读一本书。因此，他每天午饭后总要从这个家庭所欢迎的、有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说中选出整整几个章节为她朗读。虽然朗读本身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任何乐趣，他却渐渐习惯了，而且，当只有针线的窸窣声加上炉子里木柴那令人快慰的劈拍声来交相应和他的朗读声时，这种宁静的辰光甚至使他感到惬意。

第二天，过了主显节①，彼尔就动身去哥本哈根了。他丢开工作实在太久了；又加上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比大家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突然十分恶化。最后一天他整天都是在勃洛姆贝格家度过的。英格尔在分别时显得十分激动——整个这段时期以来这是第一次——她的明眸中含着泪花，她久久地紧握着彼尔的手，仿佛害怕把它从她的手中放走似的。当他的马车驶动时，岳父、岳母和英格尔所有的弟妹都倾巢而出，站在台阶上向他挥舞手帕，直到看不见为止；而英格尔则穿过花园，爬上栅栏下面的横档，从那儿还久久地向他挥手。

但彼尔还是感到有点失望。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希冀着英格尔会请求双亲准许她把彼尔送到车站，让他俩单独在一起，即使稍稍待上一会儿也好。诚然，天又冷，风又大；但他还是觉得奇怪，英格尔竟然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缩在四轮马车的一角，望着身边空荡荡的坐位，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雅柯芭，想起了她在一封信中向他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我情愿环绕全世界走上三次，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待上一分钟，仅仅是一分钟。"她是这样写的。当时，在他看来，这些话未免夸张而又狂热；现在，当他自己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他才理解了这种感情。

马车驶了半个小时，前面出现了车站的建筑群，接着有一幢小屋一闪而过——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打算在这里为他和英格尔的爱情筑个巢。小屋位于大路旁边，在山冈脚下，是别墅式的，被一个看来还很不错的花园所包围。甚至在这样的冬天，叶子落得光秃秃的树木仍然使这幢小屋显得舒适宜人。彼尔心里不禁洋洋得意起来。这幢小屋将成为他可爱的家园，这个僻静的幽栖

① 主显节，基督教节日，圣诞节后第十二天。

之处将成为他的幸福的见证人，这是可能的吗？被一切善良的人所疏远的他，有朝一日将坐在这些眼前尚未被任何帷幕遮住的窗子旁边，英格尔将紧挨着他，而他曾缺乏理性地违抗过的善的力量却将卫护他的安宁，这是可能的吗？有朝一日，在这目前还荒芜的花园里，会响起他的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啼哭声，这是可能的吗？那时，在这房屋后面的山冈上——是的，正是在这山冈上——他将建造一座试验用的磨坊；也许会有那么美好的一天，它会向世界宣布伟大的胜利。

他深受感动，为自己美好的理想而莞尔微笑了。他又一想，上帝不仅是一位威严的审判者，他严厉地、甚至无情地惩罚背教者；而且，他还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象君王那样奖赏遵守教规的人。

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彼尔发现和他同一个车厢里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他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恰好是在他订婚前一刻到勃洛姆贝格家祝贺圣诞节的牧师。这位牧师是个精神饱满、十分健谈的人，他也认出了彼尔，于是两人就尽情畅谈了。

“您大概是已故的约翰·锡杰尼乌斯的儿子，是吗？我同您的父亲不太熟，他不大愿意和同行多交往，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但是对您的母亲年轻时的情况我却知道得很多。我和她出生在同一个城里，又同在这个城里长大，我们都来自瓦伊勒①，又差不多是同岁。顺便提一下，您长得十分象她。当我在我们亲爱的勃洛姆贝格家碰到您时，我就一直在思忖，您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但是，我想不起您母亲未婚前的姓了。后来，我想出来了，您有着托尔逊家的脸型。当我看着您时，我似乎看到了您的外祖

① 丹麦的一个城市。

父站在我面前。是啊，您大概不知道他。他是个杰出的人才，是个乐天派，乐观愉快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而且他总是热切地关心着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热情好客，他的家成了我们整个小城的真正的天堂，您的母亲是当地青年中天真无邪的寻欢作乐的核心人物。啊！那真是幸福的时光，多么幸福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假日里，住在离我们这个小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主家里举行化装舞会，所有的青年都被邀去参加，他们快乐得真是无法形容呢。可是，不巧这天傍晚发生了可怕的风暴，风雪交加，谁也不敢把头伸出屋外，大家都变得灰溜溜的。我们就这样干坐着，心里着急得要命。忽然从街上传来铃声、雪橇滑木的吱嘎声和鞭子的抽打声。

“大家一窝蜂似地都拥到窗口去看——您知道我们看见了谁？谁呀，这不是克里斯蒂娜·托尔逊吗？她镇静自若地准备去参加舞会，要她干坐在家里她连听也不要听。最后，她甚至宣称，如果没有人用车送她去，她就甘脆穿着缎子便鞋自己徒步走去。大家顿时勇气百倍，这个冒险举动的结果十分成功：大家玩得高兴极了。”

“请允许我插一句，”彼尔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但是，您大概记错了，我的母亲不可能是这样的。”

“那末，您不是已故的约翰·锡杰尼乌斯的儿子？”

“是他的儿子。”

“您的母亲名叫克里斯蒂娜，她是瓦伊勒的县医埃别尔哈尔德·托尔逊的女儿？”

“是的。”

“那末，我没有记错。”

“也许那是我母亲的姐妹吧？”

“噢，您是指可怜的锡格涅吗？记得！记得！只是她身体瘦弱，很早就死了。您母亲却是健康的化身：好似一朵盛开的鲜花。她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娇艳可爱。再举另一件事来说，有一个夏天，我们青年人举行了当时我们叫它‘凑份子野餐’的聚会。我们雇了三辆敞篷马车，直向林中驶去，离城约有二十公里路程。这个森林属于一个男爵，我记不清，不知为什么，这个男爵和当地的居民关系很不好。他下令，在那里所有的进出口处，钉上写着冗长的、令人恼火的入林守则的大幅告示。虽然林区很大，却到处挂满告示，但男爵本人则住得很远。禁止离开标杆指明的小路行走，禁止大声叫喊和进行喧闹的游戏，以免惊走野禽；而最严厉的一条是禁止在林中安排途间休息和就地小吃。正是这些告示激起了大家对这个男爵的反感，而我们则决定我行我素。我们在林中空地上安顿下来，取出几只装着食品的篮子和磨咖啡的小磨子——总之，安排得尽善尽美，十分出色。突然，面包在大家的喉咙口卡住了，因为我们看见有两个人——男爵和森林管理员就站在我们面前。据传说，男爵是个可怕的、粗暴的人，单是他的外貌就能把任何人吓倒。这话现在证实了：他是个彪形大汉，面孔红得象只雄火鸡。该怎么办呢？——大家都不知所措，吓得要死。毒地您母亲站起身来，倒了一杯咖啡，双手捧着它，顺着草地一直向男爵走去。啊，直到现在她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呢。那天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夏季连衣裙，头上戴着一顶带花的大草帽。她是那样妩媚动人，脚步轻盈，看一看也让人心情舒畅。她行了一个屈膝礼，带着调皮的微笑请男爵赏光分享我们的野餐。于是男爵也就不能不为她所动了。原来，他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结果他邀请我们大家在回去的路上到他的城堡里去品尝一下香槟酒。这一天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您母亲从来

没有跟你们谈起过这件事吗?”

“从来没有谈起过。”

这个健谈的小老头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下车了。彼尔很高兴留下他一个人,因为这个牧师所谈的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

列车又开动了。彼尔一直在想,说真的,他对于母亲的老家、母亲的年轻时代知道得那么少。父亲倒是很喜欢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在他父亲——一个穷牧师家里过日子的情况;而母亲似乎怕跟孩子们谈到自己的老家和自己的故乡。甚至她唯一的兄弟,那个在菲英岛上当医生的舅舅,彼尔也从来没有见过,舅舅一次也没来过他们家,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他。

彼尔一只手托着头,木然不动地坐在窗口,心情抑郁地望着在窗外即将来临的一片黑暗中奔驰而过的田野。现在他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当他第一次读到母亲留给他的遗书时心中是那么不自在。

第二十五章

在布雷斯拉维尔附近西里西亚的小城希尔什贝格，雅柯芭在寂静和孤独中度过了妊娠期的最后几个月；一月十日午夜，雅柯芭面临严重考验的时刻。清晨她打电报给布雷斯拉维尔的好友——雅柯芭可以向她倾吐隐秘的唯一的友人；白天，她又打电报请来了医生。

这痛苦得无法忍受的日日夜夜总算熬过去了。后来雅柯芭回忆起这些时刻，仍不能不心有余悸，她可是经不起痛苦的折磨的。孩子生下来时是活的，但立刻夭折了，甚至没有给雅柯芭看一眼：为了抢救母亲的生命，不得不放弃孩子。

雅柯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当她开始能够起床，走到屋前的小花园里去，她裹着花格子的羊毛毯，在花园里欣赏一系列有翠绿色田野镶边的白雪皑皑的山顶时，春天已经如火如荼地降临了。但是，所有这些大自然的美景并没有能使她高兴。她为孩子的夭折而伤心，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精神空虚，那么没人需要，那么多余，而且是那么孤立无援，因此她的眼睛里终日含着泪水。在临产前几个月里，孩子的事填满了她的心，成了她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她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她身上全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她甚至并不认为，孩子的夭折卸下了她身上沉重的十字架。羞耻、屈辱、双亲的悲哀、亲友的怜惜——所有这一切起初可能撕裂她的心的东西，同她原来

期待着的、孩子带给她的欢乐相比，同她在孩子身上寄托的希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希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了。

父亲和母亲都深信，似乎她一直住在布雷斯拉维尔，他们经常把家里所有的事都写信告诉她。她从他们那里知道，埃别尔特结婚了，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的妹夫杜林被选入丹麦议会；娜尼在宫庭舞会上被介绍给一个王子。但所有这一切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坐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头靠着枕头，双脚搁在一只小凳子上，目送着那些沿着小路从她身边跑过的小孩子们。

他们主要是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脸色苍白，体质虚弱，面容消瘦。甚至连那些路边还有春草破土而出的、半农村型的最小工厂区，也到处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一天两次吵吵嚷嚷地经过她的屋外——去上学和放学回家。雅柯芭特别喜欢一个十岁左右的带病的小男孩，苍白发青的小脸上，两腮和鼻下都生着小疮。他总是拖着脚步走路，落在大家的后面，腋下紧紧地夹着一块写字用的石板，趿着木屐，沙沙作响地走着，象个年老体衰的小老头。当她身体结实一些，不需人扶就能走出花园外时，有一次，她拉住了这个小男孩，亲热地和他说起话来。小男孩张大了那双抑郁的蓝眼睛，莫名其妙地、怯生生地望了她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就慢慢地向前走去；走了约五十步光景，又畏畏缩缩地回过头来；当他看到雅柯芭仍站在原处望着他的背影时，他把头一缩，仿佛害怕从背后受到袭击似的。“可怜的孩子！”她一边想一边说出声来，也慢慢地向前走去。受压制不敢反抗的小家伙以及他那早熟的对生人的恐惧心理，唤起了她做母亲的柔情。

几天以后，她尾随着那个男孩走去，看他住在哪里。她看见

他消失在远处的长长一排低矮的简易木屋里。这种木屋有许多正对马路的门，门与门之间各有两三扇窗子。她向邻居详细打听后，才知道这男孩的父母是什么人，他全家的居住条件怎样。在她眼前展现了“工厂区”一成不变的悲惨景象。爸爸妈妈都在劳动，丢下孩子们听天由命。家里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在学校里则是挨打，在街上则是警察的警惕的目光。在这样的条件下，孩子们不是变得冷漠无情，就是呆板迟钝；长大了，不是成为罪犯，就是成为庸人。

雅柯芭以前还一次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赤贫的情况，现在展开在她眼前的画面使她震惊不已。她打听清楚了，老板付给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工作日时间多长，他们的居住条件怎么样，工厂附属的学校里是否遵守起码的卫生规定，工人年老力衰时有没有什么保障等等。她所获得的资料使她打心底里感到愤慨。她似乎亲眼看到面前呈现出用鲜血写成的文字：“现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制度”，虽然以前她几乎每天从工人的报纸上看到这些，但从未把它们同某些确定的概念联系起来。

她不能满足于仅仅对被奴役的人默默地表示怜悯。任何一种强烈的感情一般都会激起她对行动的渴望，这一次她也由推论转入了行动。她在房东太太——军士的遗孀，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的支持下，没有多加思索，就在自己的花园里办起了一个类似公共食堂的餐室，让穷苦的孩子们在上学或回家去时顺路吃到免费的饭食和热的饮料。现在，她把所蓄积的全部柔情，把珍藏着准备为自己的孩子作出自我牺牲的全部渴望，都献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都倾注在这些没有梳洗干净的小脑袋上。她始终怀抱着无限的柔情。最初孩子们对她有些认生，而且这一举动本身也只引起这个小城的居民的讪笑。但是，从篱笆里

散发出去的浓汤的香气和经常摆好的台面上的饭食逐渐战胜了孩子们的胆怯心理。于是有一天，雅柯芭亲眼看见那个面有菜色的、鼻下生了许多小疮的男孩子把饭食全吃光了，吃得两腮都鼓鼓囊囊的。

但是雅柯芭并未到此为止。随着她体力的恢复，生活也重新获得了原先支配她的魔力，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她给她那位住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写信说：

“你是否想到过，我们的时代——我们这繁荣昌盛的伟大时代，给穷苦人家的孩子们准备下多么悲惨的命运？社会为他们创造的、人类生存的条件——即使是勉强可以过得去的条件，是多么微乎其微！在被称为亲人之家的空荡荡的房间里，难得看到爸爸妈妈；不幸的孩子们被赶到学校里去。这种学校大多数象是感化院，常常跟感化院没有多少区别。孩子们本希望把社会当作最可靠的支柱和保护者那样来信赖，但社会却总是把最丑恶的面目呈现在他们面前：冷酷无情的教师，残忍的警察，贫民救济委员会里纠缠不清的活动家，向他们宣讲死亡、怕人的“最后审判”和地狱的痛苦的神职人员。这里怎么会产生能逐渐发展成为本国同胞兄弟般情谊的社会感情呢？要想巩固纷纷崩溃的家庭是根本没有指望的。从前那种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的、以父母为主的家庭现在正在消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这个问题，最近几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使我甚至在睡梦中也忘不了它。不错，社会关心成年人，给他们教堂和杂耍场，俱乐部和啤酒馆，戏院和祈祷室。而给孩子们什么呢？请你说说看，这些穷孩子能指望得到谁的帮助呢？我看，仅只有这么一条出路：学校必须逐渐代替他们的亲人之家。但是，当然，要做到这样，必须持久而坚决地改组学校，让它恢复最初的状

态，使它变得象从前的修道院那样——永远为所有的人敞开大门的避难所、可靠的栖留地。此外，在学校里应该有一种本质上全新的东西。学校的外形、房间的布置和教育方法，都应该为孩子们创造一种既有家庭的舒适、又有节日的欢乐的气氛，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正是在这里，应该给孩子们打下基础，让他们体验到生活是愉快而明朗的；这样，才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使他们在为生存作斗争时比过去（有时还包括现在）受修道院教育的、一碰到挫折就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幸福的希望而象个幼儿那样躲到慈爱的老保姆——教会——的羽翼下的青年们更加坚强。

“但是，我知道，你脸上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困惑不解的神情。你会这样问，‘她干吗要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这个问题提得对，让我把一切真相全都告诉你吧。我单独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时，在我面前似乎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发现使我自己也有些惊讶。不瞒你说，我真心实意打算在生活中试行上述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孕育着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是在哥本哈根为穷苦的孩子建立一所我刚才给你描绘出草图的这种学校。这将花费掉我能继承到的全部财产；但是，难道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使用它的途径吗？更何况我考虑到，属于我的这一份财产现在已经无人可以继承了。当然，这样的事业不是一两天可以办成的。我必须好好地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尝试过的全部经验，总之，要彻底研究学校问题。我好象记得，不知在哪儿听到过，或者读到过，在美国已经开展这种性质的运动；因此，假如有那么一天，你得到我准备横渡大西洋的消息，请不要觉得奇怪。暂时我仍将和我的那些被保护的孩子们一起留在这里。而且，我还不能离开埋在本地公墓里的那个小小的坟墓；因此，你大概还不能很快就见到

我。”

* * *

这一年春天，彼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但是，他高兴不了多久：他几乎不得不从考试桌边直接前往营房，穿上士兵的制服。在这里，他——已经好几次了——必须为已往的罪愆受到惩罚。过去，他怀着大胆的幻望，希望仰仗菲列普·萨洛蒙的帮助可以完全逃避服兵役，接连好几年不择手段地来拖延履行这一义务。现在可好，人家把他弄到军队里来，强迫他整个夏天在练兵场上踏步操练，挖战壕，和几百个在他看来还是些拖鼻涕的小男孩的青年人一起编护路的柴束。最使彼尔感到痛苦的倒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虽然他对这也不太习惯，而是兵营生活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暮气沉沉，愚昧迟钝。他随身带了几本书，原想在空闲时再翻翻，可是操练回来后那一点点时间只够他用来满足最最必要的生活要求。吃饱睡足的要求完全控制了他。此外，他已习惯于一切全都按照命令进行，以致现在对于随心所欲地行事已经十分陌生了。

不过，这种精神上的暮气沉沉只延续到秋天为止。幸运又一次开始与彼尔为伴了：服完第一期兵役以后，他抽签抽到一个难得的好号码，使他不仅可以免服冬季的兵役，甚至今后可以根本无须服兵役了。九月底，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休息之后，就前往日德兰半岛，在那里隆重宣布了他的订婚喜讯。皇室总狩猎官当彼尔不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去世。但这非但没有使谈判停顿下来，恰恰相反，正好加快了谈判的进程；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迅速，使彼尔欣喜若狂地能够立刻来抓工作了。

首先，他在郊外车站区的小别墅里定居了下来。这个别墅就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在圣诞节以前就为他物色好的，至今还没有被别人租用。这座小别墅有五个房间，不包括厨房以及顶楼的两个小房间。一开始他只布置了楼下的两个房间，就连这两个房间也显得空荡荡的。不管他住在哪里——不管是在丹麦还是在国外，到处都让人注意到，他完全没有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能力，这在此地也表现出来了。在拍卖一个破产的小店主的产业的地方，彼尔买了两张油漆过的桌子、一只漆布面的沙发、几把椅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彼尔心甘情愿地满足于这些凑合起来的、破破烂烂的东西，那末，这不仅象他所感觉到的那样，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盘算，也不仅仅是希望尽快还清他欠亲属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债，而且还因为在他身上，象在真正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身上那样，存在着中世纪见习修道士的那种心态，这些修道士总是悄悄地向往着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素朴的风尚。丈母娘为他找到了一个从前在他们贝斯特鲁普家里帮佣过的管家老妇。于是，在十月份，当秋风把夏天残余的最后一点点遗迹吹走之后，终于有了这样的一天：彼尔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进餐了。

名叫里马里特的这个小镇本身跟所有的新市镇一模一样，它们在一眨眼之间——因此没有任何规划——就发展成为火车站周围居民稠密的地区了。这里应有尽有：小饭馆，实科中学①，药房，几家小店，几家手工工场，但是，却既没有一个教堂，也没有一个牧师。在车站后面，铁路线穿过一条小河，河上建造了一

① 注重实用科学的一种普通中学，不教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主要教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制图等。

座相当坚固的桥；火车过桥时车厢轰隆隆的撞击声从这里一直传到凯尔斯霍尔姆，彼尔过去在那里的时候就曾听到过这声音。周围二十公里地方的居民都根据火车来确定时刻。

桥的两边就是他的活动场所，其范围是沿河两岸——河岸一边十公里，另一边五公里，包括属于里马里特、贝斯特鲁普和波鲁普教区的汛期被水淹没的草地。每天早晨彼尔坐着他自己的轻便两轮马车外出，去测绘地形图，标定排水沟的路线，树立路标等等。在做这些工作时，他逐渐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但他们并不怎么合他的意。跟他们单独接触，他们给他的印象，跟那年夏天在森林里的群众庆祝会上那种非常好的印象迥然不同，远难相比。此外，由于他没有机会去认清他们中间每个人的特征，所以他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面貌，一样的身材。他到处看到的只是同一阶层的共同特征：贪财，好吹毛求疵，爱插手别人的事的无礼的习惯——总而言之，那些使人不舒服的品质，在闭塞的、偏僻的、不开通的小地方，在世世代代的贫穷的影响下，大大地繁殖起来了。在这里，他终于完全相信他在服兵役期间所作的观察的正确性。他所在的连队里有手工业者和农民，主要来自日德兰半岛西部。使他惊讶不已的是：前一种人（尽管其中有些人属于哥本哈根社会的真正渣滓）团结得十分紧密；而后一种人不仅缺乏起码的同志感情，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感情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他们并没跟别人发生争吵，而且处在一起看起来似乎还相安无事，但是，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为别人效劳而不望回报，同样，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向别人求助而不给什么作为交换。

有时，彼尔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因为整整一个工作日都白白浪费掉了，而起因只在于：两个由亲密的友谊、共同

的信仰和一致的政治见解联系起来的邻居无法解决一小堆泥土该归谁去处理的问题，虽然全部泥土只要用一辆独轮手车就可以运走。尽管现在的一代已开始从暮气沉沉中苏醒过来，但基督教的亲如兄弟的教义对他们来说依旧只是表面文章而已。这种教义就象节日的兴致一样，人们可以带着它参加集会，走进教堂；但在日常繁忙的事务中却被丢在脑后，当然，一牵涉到金钱问题，这种教义更是丝毫不起作用了。

不过，彼尔在同自己圈子里的人们交往时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愉快。每天晚上，装运邮件的列车来过以后，里马里特的知识分子——实科中学的校长、药剂师、火车站站长和几个当地的批发商，聚集在小饭馆中有沙发的房间里，这儿象是他们的俱乐部。彼尔也被列入这个小圈子的范围。俱乐部的成员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照明度很差的灯，有的吸烟，有的看报，有的一口一口地呷着格罗格酒①。不时有人开始议论报上看到的消息，于是大家就都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在地球上别的地方讨论对外政策的问题，大概不会象在这里——在这不开通的日德兰半岛的小酒馆里讨论得那么细致。实科中学的校长可以算是俱乐部的精神上的领袖。他五十岁上下，相当聪明，知识广博；虽然这些知识是零散的，杂凑的，属于许多不同的科学领域，但他善于把它们编入任何一次谈话之中。他从前是大学生，大学毕业时获得哲学学士的学位，在政治舞台上冲刺的尝试失败以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担任了约有四十个男生的中学的校长。他除了爱指摘和揭露世界上在里马里特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外，没有其他的爱好。军事政变，北极探险，重大的

① 一种烈性酒。

科学发明，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工会的发展，工人运动的规模——他抱着故作宽容的蔑视态度来谈论所有这些事情。即使那些引起农民天真的喜悦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奇迹，也没能获得校长先生的信服。

“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天晚上，他从报上读到一段关于发明电话的新闻之后开始说，这时候，彼尔就向在座的人简单地解释电话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有什么了不起，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怎么电话没能在很多年以前就发明出来！我坐在这里不能和我那在中国的友人谈话，而且不单是不能谈话，还看不见他，碰不到他，不能拥抱他，这简直让人笑话！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从欧洲到美国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象这样短得可笑的距离至多只要花七个小时就够了。换句话说，我们该可以在哥本哈根吃早饭而在纽约吃午饭。只有当人类能做到这一点时，只有到那时候，而不是在此以前哪怕一秒钟，我才准备为科学的这种成就而脱帽致敬。”

药剂师也喜欢陶醉在自己的谈话声中，虽然他有时谈到中途就卡住了，简直不知道怎样把谈话圆满地进行到底。火车站站长是个退伍军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他的酒杯打交道。两个批发商总是毕恭毕敬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们侃侃而谈。

这样的一群人并不怎么让彼尔感兴趣，因此他只是偶尔到小酒店去看看。每天晚上到贝斯特鲁普去也不可能——贝斯特鲁普距离里马里特实在太远了，马儿也需要休息。但是，假如他愿意在筋疲力尽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在阴雨天泥泞的道路上徒步走八公里路到那边，回来再走八公里，当然谁也不会禁止他这样做。他在家里觉得又苦闷又孤单。不错，他可以看看书；于是

在漫长的冬夜——它比白天要长得多——看书成了他唯一的消遣。而继续搞他的发明，他又做不到，因为他的头脑中缺少必要的平衡，他的思想从一件事物飞跃到另一件事物，跳来跳去，时不时地神驰到贝斯特鲁普。直到他有了真正的家，英格尔在房间里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小曲，只有到那时，他才能够在家里真正有条不紊地从事工作。

还在圣诞节时他就试探了一下关于结婚的事。岳父母最初连听也不要听，因为英格尔还太年轻，而且彼尔的前途还没有足够的保障。英格尔本人也反对这样仓猝行事。但是，经过一系列冗长的、有时对彼尔来说甚至是十分屈辱的谈判以后，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决定在五月份举行婚礼。

除了感到孤独和渴望有个真正的家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迫使他这样急于要结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个原因说出口。问题的症结是：他和他的岳父怎么也合不来。彼尔精神上的不断发展，使他离开勃洛姆贝格的世界观越来越远，甚至对这种世界观开始产生反感。他想象中的上帝，就跟那些取得一致同意、以大多数人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来管理全世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者一样，如今只让彼尔觉得可笑。在最近几年来震撼他的理智的那种剧烈变更的情绪中，他看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意志和更加宏伟的目标。在这里，在这个教区里，和一些新型的人的交往，使他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引导他更加远离勃洛姆贝格式的那种对于好心肠的上帝的信念。雇农的茅舍里的赤贫，由于无知和疾病而产生的可怕的毁坏，在分配尘世间的财物上种种惊人的——如果从人道的角度来衡量的话——不公平，这些问题使他不得不到宗教中去寻找新的解决途径，力求更加深入到神秘莫测的生活逻辑中去。由于这些想法瞒不生岳父那洞察一切的眼

睛，于是他们之间就常常发生一些小争执。尽管勃洛姆贝格牧师一般能够容忍，但事情一牵涉到教徒们对上帝的态度，牵涉到现存的世界制度，牵涉到人家对他会怎样想和怎样说，他就毫不妥协了。他习惯于从他自己那一伙人中只听到他个人思想的回声，他把任何反对自己的意见的企图看作阴险的、顽固不化的证据。勃洛姆贝格从不重视别人的观点，甚至允许自己去讥笑别人的宗教信念；只要有人触犯他个人，他就会借助于教会的全部权威来整人，锡杰尼乌斯挨整并不比别人少。彼尔越来越经常地想起有一次雅柯芭不知是在信中引用的，还是在谈话时无意中谈到的关于充满自欺欺人的热忱的一些话；从远古以来，教会就是借助于这种热忱，打着笃信宗教的旗帜，力求满足无穷无尽的、对权力的渴望。

彼尔在冬季的孤独中，可不愿从这样的源泉、从这类人那里寻求智慧的食粮，他需要深入了解的、生活的神秘的语言不是在这里可以学到的。

彼尔一年比一年更酷爱书籍了。厚厚的大开本巨著的模样他看着也高兴。跨进农民的家门，他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书架，几乎总能找到它。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每次把那里陈列的书都浏览一下；而到处看到的几乎全都一样：《圣经》，英格曼①的几本长篇历史小说，霍尔堡②的戏剧集，一些科学普及小册子，农民作家的著作，给学校排演用的喜剧，宗教诗歌和非宗教的抒情诗，还有专门劝谕性的作品。最后一种大部分是勃洛姆贝格的布道文章。有时还能看到无意中保存下来的远古时代的教会文献

① 英格曼(1789—1862)，丹麦作家。

② 见本书第57页注③。

的样本——开本不大的厚厚的小书，书名都是离奇古怪的，例如有一本书的书名是《神的涂油仪式》，另一本书叫做《金色的匣子》，第三本是《关于基督的使徒的四本书》，第四本则是：《耶稣鲜血淋漓的伤口和伤疤是一切受难的罪人最可靠的庇护所》。当这些写于愚昧的古代的神学论文被发现时，这些书的主人感到有些忸怩不安起来；这些书确是很久很久没有人去翻阅了，因此彼尔没有费多大的劲就向主人要到几本最能引人入胜的书来充实他自己的书库。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取乐；可是，有一天晚上，他由于没事干，就拿起一本小书来翻阅，仔细寻找那些特别明显地标有远古印记的地方。他发现，古代的人民诗人那种天真的，有时是粗犷的、有时是夸张的调子，也就是具有那些总是使他厌恶的特点的调子，现在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激荡着他的心灵。

越往下看，这样的情况就越多。出于彻底了解自己，甚至了解刹那间突然产生的感情的强烈愿望，彼尔决定详细研究大部分这些书所属的时代的宗教史。他从最早的时期开始，从克里斯蒂安六世①统治时期，经过启蒙时代的赫尔恩古特派②，逐渐发展到这世纪初，到世俗人③的宗教运动，然后产生了——虽然不是立即产生——现今的宗教复兴运动。来自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的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形象，以及他们为反对过去的年

① 克里斯蒂安六世(1699—1746)，1730年开始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他受德意志虔敬派的影响，支持虔敬派教会。虔敬派认为宗教的要点不在于持死板的信条形式，而在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诚"。

② 这个教派属基督教新教，它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认为只有《圣经》是基督教的信仰准则。

③ 世俗人，对僧侣而言。

代偏重抽象论理的正统性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残酷斗争的情景，征服了他的心。他们是些单枪匹马的单干者，象耶稣的使徒那样，到处流浪。群众纷纷嘲笑他们预言的天才，教会迫害他们，政权机关则把他们关进监狱。同外界分离的、小小的福音会①——它是不是移植到祖国的土壤上来的神圣历史本身呢？

彼尔在岳父的教区里碰到的事情，生动地证实了他在书中读到的内容。在贝斯特鲁普郊外，在一幢精心地粉刷得雪白的小屋里，住着皮靴匠和他的一家。他们离群索居，与外界隔绝，也不想和村里的其他居民接近。主人自己每年到城里去一两次，装满整整一车他做的皮靴，卖给靴店；其余的时间，他都待在自己家里。他家的门的上方显眼地写着这样的题词："这是我的家，而我自己则是上帝的仆人。"

有一次，彼尔为了招募有经验的编护路柴束的工人，坐着车跑遍了整个区；他蓦地发现了皮靴匠的住所，就走进去看看。第一间房里的摇篮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两个小孩在地上安安静静地玩着。通工场的门敞开着，主人自己跨坐在工作台上在裁剪皮革。一看见彼尔，他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向彼尔走过来。他是个中年男人，个子很高，背稍稍有些驼了。彼尔并不喜欢他那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面孔和斜睨的目光。彼尔觉得，女主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她几乎是带有敌意地从角落里斜睨着彼尔。虽然主人请彼尔坐下，但并不特别殷勤。彼尔请他夏季去当编柴束的工人，他毫不考虑就断然拒绝了，因此，要想说服他也是白费劲。但是，彼尔并没有立刻离去。尽管主人

① 福音会是一些新兴教会(主要是路德会)的统称。

夫妇并不欢迎他，在这个宁静的家庭生活图景中却有一种形容不出的东西触动了他。房间里清洁得一尘不染，这在一般农民家里是不常见的；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就象是主人夫妇随时等待着有贵宾光临。这里生活在一种对上帝是真正的、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的气氛中——不是那种为了适应节日才出现的气氛，而是那种帮助这两个人彻底改造了本性的气氛。甚至当做父亲的一面跟客人谈话，一面把孩子抱到膝盖上，用手指擦去他的鼻涕时，也带着一种不寻常的、有点激动的柔情，丝毫也不显得可笑。

勃洛姆贝格夫妇告诉彼尔说，皮靴匠一家加入的那个教派，其成员自称为“圣者”；这个教派最近发展得非常快。岳父直截了当地称他们为伪君子，并公开说，他们出现在这里是整个教会的耻辱。

如今，每当彼尔读到关于皮靴工奥勒·汉里克·斯旺，或者从菲英岛来的克里斯坚·马先，或者其他许多在宗教复兴运动时期来自世俗人的传教者的事迹时，眼前总会浮现出贝斯特鲁普郊外那个仿佛随时准备接待贵宾的、宁静的小屋。书中常常被提到名字的大多数神职人员，彼尔早就听他父亲谈起过，有两个甚至还是他们的远亲呢。因此，书中的人物在他面前仿佛复活了，那些文学的形象都是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

在这时，彼尔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把这些人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心甘情愿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同他自己的信念相比，他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如今他甚至不想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禁欲主义的、与世俗的幸福隔离，决不会把他吓倒。他十分清楚，与世俗隔离、置身于一切世俗生活之外，会给他带来

多么大的欢乐。但他们的祈祷、他们的思想和期望的狂热性，对他却是格格不入的。最近几年来他自己也习惯于祈祷了。虽然他需要祈祷是为了使灵魂纯洁，使灵魂坚强，洗清灵魂中世俗的肮脏不洁的东西；但他也明白，那些人把奇迹般的力量、防止不幸的能力和在危险时刻救助的能力都归功于祈祷。但是，彼尔在书中读到的却是一些暗暗渴望苦难、反复诵念着祈祷词句的人。他们如此诚惶诚恐地逃避尘世的生活，如此害怕受诱惑，并且如此坚持不变地深信，似乎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生活就应该是永远孜孜不倦地朝圣，这简直是自寻苦恼。

“用泪水当粮食把我喂饱，让我喝够泪水。我把我自己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到你的手中，为的是让你审判我的罪行，给我教导。你的惩罚必将降临到我身上，你的鞭子必将给我教训。因为对于你的奴隶来说，没有比为了对你的爱而忍受沉重的痛苦更高的欢乐了。啊，主啊，不要宽恕我的罪行，尽量惩处我的每一罪行吧，这样，我就有福了。”

当彼尔读到这些话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正象那次他读到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时一样。这种压制与生俱来的肉体需求、象火一样炽烈的信仰，不由得使他反感。

“对于生活在尘世间的人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吃、喝、通宵不寐、睡觉、休息、劳动——总之，成为肉体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这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是最大的耻辱和痛苦。”托马斯·克姆皮斯在他的描述基督的使徒们的书中这样写道，“啊，人啊，假如你能够只是全心全意地赞颂上帝，不知道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因为现在你的每一样需求都使你成为自己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在研究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最使彼尔不安的，是一

年前他在无意中读了柏拉图的《斐多篇》①的译文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思想。彼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出现在世界上比耶稣基督本人诞生要早得多，而基督只是作为最完整地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的人，并且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此。假如不是由于国家和当权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把耶稣基督树立为当代的精神领袖而加以扶持的话，基督也许不过是宗教历史上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而已——这个事实，也就无法给人带来安慰了。基督教大概是由人类原始的天性本身产生，并且由一种与肉体的呼声毫无共同之处、不论在哪儿只要碰到它就要把它压下去的本能培育的。

“因为肉体使我们千愁百虑，使我们焦急不安、心慌意乱，搅扰我们，由于它的罪恶使我们不能够看清楚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我们不考虑自己的肉体，不为它花费比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所要花的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不让肉体控制我们的意志时，我们才能够接近认识真理。”

苏格拉底自己也这么说过。或者，也可举出佛的话为例。彼尔的脑海里一直深深地埋藏着佛教的一句名言；当黑暗笼罩他的灵魂时，它就在他眼前突然闪烁出那火焰般的词句：

“唯有对尘世间的一切无所爱、无所恨、无所求的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

不论看到哪里，到处都是同样的答案！自古至今，只有同一个要求：忘我，克“己”，因为幸福只在于一无所求。而生活却提出相反的要求：肯定自己，珍爱自己，既爱自己肉体的力

---

① 《斐多篇》是柏拉图的“对话”中的一篇。“斐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取他的名字作为篇名。

量，也爱自己智慧的威力，因为幸福只在于掌握一切。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在这条鸿沟上搭起桥梁。或者精神必胜，或者肉体必胜，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假如不具备勃洛姆贝格牧师之流那种令人羡慕的才能，用抒情的云雾遮住视野来欺骗自己的话。每个人都必须确定自己的观点，决定站在哪一边：要么宣誓矢忠于十字架，要么献身于香槟酒杯——不能犹豫，不能害怕，要下定决心，奋不顾身，陶醉于其中。

就这样，彼尔第二次转向宗教，把它当作支持和证明我们的存在的唯一力量。只是在彼尔身上已经丧失了原先那种对大地、对苍天充满喜悦的信赖。他虽不想象伊壁鸠鲁①那样反对宗教，但在基督教徒中间，他却仍然属于异端。但是，无论如何，他完全不可能回复到勃洛姆贝格牧师式的圣洁了。彼尔已经不能象个孩子那样，没看清无底深渊下隐藏着的魔鬼般引诱人的力量，放心地在深渊的边上采集鲜花。

* * *

在三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春天的早晨，一辆已驾好马的两轮马车驶到了彼尔的家门口。彼尔自己没有车库，因此不得不把他的马车寄存在小酒馆里，今天酒馆的仆人把车送了来。仆人站在两轮马车旁边，双手抱住肩膀，这样可以稍稍暖和一些，同时嘴里还在怨天怨地地骂着。这个可怜虫等了十五分钟光景，睡眼惺忪的彼尔终于走出来了。他披着宽大的斗篷，一言不发

①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地登上了马车前部驭者的座位，从仆人手里接过马鞭子，就赶着马车动身了。他常常坐着看书看到半夜；等他躺到床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就纷至沓来，因此直到凌晨才得以进入梦乡。不过，此刻黎明的寒气立即使他精神抖擞；而且，恰巧他这辆马车也使他没法入睡，因为它已经久历征途，破旧得摇摇晃晃，碰到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会把乘客抛得老高。但是，这匹马可没得说的，是挪威产的雄健的小马；只是它有一个讨厌的习惯，每当道路向山脚边延伸时，它出于谨慎小心，总是吓得从一边跑到另一边，曲曲折折地行进。它的眼睛可真奇怪，简直象是木匠用的水平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斜坡它也能立刻发现。彼尔作为驾车者的自尊心被它激怒了，本想用鞭子狠狠地抽它，但后来他开始怜惜起这头勤劳可靠、风雨无阻地天天载着他跑遍全区的家畜来，于是他就听任它自作主张地拉着他跑了。

他尽可能选择经过贝斯特鲁普的路线，去和英格尔聊上几句。他知道她总是一清早就到花园里去等他的。因此，他早晨驾车出来时情绪就特别兴奋、高涨。何况当时云雾在地面上空低低地疾驰，鸦群聒噪着迎风展翅，在这样的朝寒中驾车前进，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心旷神怡。他心里已一点没有象以前欣赏大自然时那种由幻想而引起的情绪。他不再象以前住在凯尔斯霍尔姆整天坐在河边钓鱼时那样，感到大自然充满神秘的天启。

有一种纯粹是身体上的满足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仰望着浮云疾驰，树梢迎风弯曲，他也有过类似的感觉。看到这样的景色，他浑身肌肉都紧张起来，血管里的血流得更快了，他感到似乎大自然本身的力量注入到他身上来了。

彼尔试图回忆，他究竟为什么通宵不寐，为什么他老是使自己过得仿佛没有权利过得安宁，除非亲自解决了生存之谜；想到这里，他甚至感到可笑。在此时此刻，在他的思想打瞌睡而让位于一大堆日常的事务的时候，他又轻信地向尘世和它的诱惑开放了心灵。生活中一切阴暗面和莫名其妙的东西随着清晨的来临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在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驾着自己的马车向心爱的人儿驶去，以柔情的亲吻使来临的这一天变得圣洁的这样的事实面前黯然失色了。他感谢他几乎已经不相信的上帝，赞美有欢乐、有操心、有劳动的生活。干吗要绞尽脑汁？一切凭空虚构出来的苦难只不过是魔鬼的阴谋诡计。不要沉溺于生活给我们造成的那些真实的操心事之中——这是道地的法利赛人的教义。再过两个半月就到他的婚期了，就在五月二十日，英格尔的生日那天。英格尔——用鲜花打扮起来的新娘——将迈进他家的门坎。孤凄的独身生活即将结束了。

今天彼尔终于准备去访问一个人了，这个人是他一天天拖延着至今还没去访问过的。新河床必须通过的两个地段是属于波鲁普的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因此彼尔想上他家去一次。自从那次大雷雨时在田野中偶然和他碰面以后，已经过去整整半年了。彼尔好几次驱车从牧师家旁边经过，老是看见他孤单单地在暮色苍茫中沿着无人的小径散步；彼尔每次向他点头打招呼，可是他大概没有认出彼尔来。不过，最近他听到关于牧师和他的倒霉的家庭生活的闲话。人们传说着关于牧师的妻子的、极难让人相信的事：她完全堕落成为一个酒徒，不仅如此，她年轻时放荡到了极点。此外，她生活没有条理；生性懒惰，因此，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牧师不止一次地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所

有这一切激起了彼尔对可怜的牧师的同情。不过，要说他为什么一天天拖延着没去访问牧师，那只是因为他在担心，是否会由于他和勃洛姆贝格家结亲而碰钉子。因为勃洛姆贝格不仅把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大部分教民吸引到自己的教堂里来，而且由此而夺去了他十分需要的——上帝知道，他需要到什么程度——极其可观的一部分收入。

在通往贝斯特鲁普的斜坡上，道路成为弧形。忽然彼尔喜上心头，容光焕发。原来他看见了英格尔在花园里万绿丛中，披着披巾，正在远眺：彼尔是不是驾着马车来了？

“哎哟你啊，你这个瞌睡虫！”英格尔老远就大声喊他，“你到哪儿去了？”

“你在等我吗？”

“唉，我简直等得浑身都冻僵了。”

“我可怜的小宝贝！”

他把马车直驶到篱笆旁边，他俩的嘴唇就能粘在一起了，野蔷薇树丛正好掩护了他俩。

“早安，亲爱的！”

“早安，你现在上哪儿去？”

“我有事要去办，急着呢。”

“你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有那么多的事。那好吧，既然这样，你快去吧。晚上来吗？”

“来的。”

又一个接吻，接着又是一个，再一个，临了“外加一个”（彼尔的说法）最后的。

“哎哟，你这个坏透了的小伙子！再见。”

“再见。”

“再见。只是你得早些来。”

“好的，我一定早来。”

“再见，亲爱的！”

“再见！”

“再见。”

小飞马珀伽索斯卡[1]已不耐烦地小步向前走了，他俩却仍在拥抱着不肯放手，它只得把他俩活生生地拉开了。又是一声“再见，再见！”两人都挥舞着手帕，接着，两轮马车在拐弯处消失不见了。

彼尔用测量土地的工具工作了几小时之后，靠近中午的时候，就驱车到波鲁普的牧师庄园去了。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正好在家，并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他。这是一间光线暗淡的大房间，甚至可以说不是个房间而是个大厅，但一共只有两扇不大透光的小窗子。虽然房间里也摆设着几件家具，但是房间太大，还是显得空荡荡的。两扇窗户之间的墙边放着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台面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一看见客人，这个神秘的隐居修士就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向彼尔迎面走来。

彼尔一眼就看出那回在教堂里已使他惊讶的、牧师的那种异常的既好奇又窘迫并带有自尊的混合感情。牧师在离他一大截远的地方就站住了，彬彬有礼地向他躬了躬身，却并没有从背后伸出手来。他是否认出了彼尔，这可说不准。彼尔报了自己的姓名后，牧师指了指沙发请彼尔坐下，牧师自己则坐在过

---

① 珀伽索斯卡是珀伽索斯的爱称。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能激起诗人灵感的飞马。

去一点的圈椅里，接着就问彼尔有什么事需要他效劳。

彼尔简单扼要地谈了来访的目的。话题转到了要在牧师所属的地段加深几条沟渠的问题。牧师回答说，一般说来他没有权利可以处理公家的土地；不过，由于这问题只涉及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准备为这件事承担责任。他只提出一个要求：万一将来需要什么证明文件，他希望彼尔为必要的施工项目列出一个简明的清单；这一点彼尔完全同意。

所有的事情在几分钟里就全谈妥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牧师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自己的一双手，显然在等待着客人终于会站起身来离去。但是，等到彼尔真的打算告辞时，牧师大概又为自己的举止不够礼貌而不安起来。他问彼尔，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现在住在哪里。当牧师得知彼尔已迁居到车站附近时，就说，今后他将不会感到寂寞了；因为车站附近的里马里特已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型城市，那里还住着中学校长、药剂师和其他一些人。关于勃洛姆贝格家，以及总的来说关于整个贝斯特鲁普的事，他只字未提。

那次大雷雨时跟牧师的难忘的邂逅在彼尔脑中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却被这种陈腐的客套破坏了。并且，由于牧师这样随便把他和那声名狼籍的俱乐部的会员们看作同类，又加从牧师本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他对这些人评价并不太高，这使彼尔十分抱屈。因此，他加强语气，回答说，他在城里没有任何熟人，离群索居，只乐于跟书籍作伴。

牧师稍稍抬起了头。他仍旧没有望着彼尔，但是有一刹那，在他那苍白泛黄、没有胡子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好寻根究底的、甚至是好奇的表情。

“当然，”他说，“在世界上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这种想法也

能使人心满意足，甚至很快乐；或者说，甚至很幸福。”

他微微一笑，又补充说，孤独有时是很能引人入胜的。因为深思熟虑地研究一下自己，有时会产生错觉，觉得自身内部好象另有一个陌生人。

彼尔听了牧师这个确切的比喻大吃一惊，就把它加以发挥，说，这个陌生人一般是个叫人受不了的、难于共处的人，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和不愉快。

于是，牧师的脸上又一次掠过那种使人惊异的好寻根究底的表情。不过他不打算再深入研究，就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前面的谈话：人们常常为了躲避自己的思想而宁愿在别人的思想中寻找庇护所。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比书籍更能吸引人的了。书中所表达的研究成果最能给人安慰。

又是一阵沉默。大概是牧师无意中触及到一个他不愿跟不大熟的人细谈的话题。彼尔感到他一直保持警惕，因此当时的谈话总是不大自然。于是他就站起身来，牧师也不打算再挽留他。不过，这次再没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告别时，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向彼尔伸出一只枯瘦而发热的手，彬彬有礼地道歉说，由于过堂风太大，不能送客人到前室了。

尽管这次会见时间很短暂，它却给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彼尔在勃洛姆贝格家坐下来吃晚饭，他谈起斐雅尔塔林格时用的那种口吻很不合主人的意。彼尔一发觉自己失言，就沉默不语了；而岳父为了缓和气氛，就又讲了每次谈到他这位同行时所讲的话：

“唉，可怜的人，你不用再讲什么别的了！我太可怜他了，太可怜他了！他真不该当牧师。”

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坐下来写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要求的证

明文件。他写了很久，然后拿出一大张厚光纸，把写的东西全部誊清一遍，而且还在上面画出牧师庄园的位置。

过了一星期，当彼尔有事要经过波鲁普时，就弯到牧师家中，把写的东西交给他。牧师很少被人这样重视过；因而他一看到这个认真写就的文件，简直受宠若惊，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彼尔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因为彼尔打算立刻就走，主人显得十分失望，并为上次对待彼尔不够热情而表示歉意。他使劲把彼尔按在沙发上坐下，这一次他俩立刻推心置腹地畅谈起来。

谈话从彼尔写的文件开始。彼尔告诉牧师说，在他的庄园的地下有着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泥炭矿床。虽然它们埋藏得很深，而且不容易挖掘出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泥炭的质量是优等的。彼尔本人深信，值得在这里装一个不大的抽水机，用来随时排除采矿场的水，使泥炭成块。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房间中央一条狭窄的粗地毯上站住了，他站在彼尔面前，痛苦地微笑了一下，摇摇头。

“就让我的继任者来着手进行这项工程吧，”他说，“我的健康情况不允许我为未来制订计划了。更何况——”他结束他的话说，“即使死神可以稍稍延缓我死亡的日期，我也不知道教会当局和我的那些很活跃的同行们能否让我在教堂里十座九空的席位前面布道多久呢。”

彼尔脸红了，出于礼貌，他本想说几句表示不同意见的话，但是牧师甚至不让他开口。

“不，我不为自己建造任何空中楼阁。我们的时代把宗教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人们比较乐意上他们能够买到便宜货的地方去，这没什么奇怪。”

彼尔低下了头。很难说什么来反对他的这些话。但是，为

了英格尔，他觉得有责任来捍卫他的岳父。彼尔说，最新的宗教潮流尽管肤浅，但激起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而为文化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作准备。在他巡视整个地区时，他不止一次地看到，丹麦的农民在涉及精神生活和领悟的敏锐方面就比国外——特别是在天主教的国家里——的农民高明。对这一点，斐雅尔塔林格回答说，在他看来，对待生存的大问题，那种表示关切的、半恩赐的、或者甚至只是好奇的态度，要比根本没有任何看法更坏。信仰——这是一种激情。在信仰不再是激情的地方，我们简直是在逗弄上帝，如此而已。通过人为的途径制造人民精神生活的表面现象完全说不上是在为真正的、严肃的信仰准备土壤；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简直是为真正的怀疑准备土壤——这是在摧毁隐藏在每个人心中对上帝的真正的态度的一切萌芽。

牧师沿着狭窄的地毯来回走了好几次，在房间对面的一头停住了。他仿佛告诫自己不要再说多余的话。但是——唉！——太晚了！一种忍不住想一吐为快的愿望，在漫长的孤寂中反复思考过的一切想法，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他已不能再隐忍下去了。

他直截了当地对彼尔说，工程技术占有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现代人注定要成为浅薄的、精神空虚的生物。工业在其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把宗教给赶走了。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人们习惯于花费最少的精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对信仰的要求也是这样：它必须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既不占去他们的时间，也不消耗他们的精力。而那些向人们传播上帝的话的人——不论是神职人员，或者只不过是世俗的教徒——常常没有足够的毅力来反对这种要求。我们自豪地向全世界展示我

们的高等国民学校，这些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成一种官方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经过三四个月训练以后，就能给你们大量生产出保证具有定型的世界观的人。表面上看来，这是个奇迹；事实上呢——这是个骗局。为了达到必要的简易和廉价，他们用诗歌偷换了宗教，用诗歌的烟雾笼罩生活，用骗人的表面的浮华来遮掩它。从他，斐雅尔塔林格的观点来看，这种表面上光彩夺目的唯物主义，正是最近几年来丹麦的这种所谓宗教的民族复兴的结果。

牧师愤激的语调使彼尔很伤心，更何况牧师正说出了彼尔自己的想法。但是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牧师镇静下来了。

“关于人的灵魂，关于使灵魂生气勃勃所必需的条件，我们知道得非常少，真太可耻了。但是，整个历史，正如个别的一些人的证词一样，无容置辩地证明了：为了灵魂的发展——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需要时间和抗争。大家也都知道，世俗观念中的‘幸福’使人在精神上变得贫乏。人类灵魂的自然要素——这是悲哀、痛苦和弃世。欢乐——那却是寄居在我们身上的野兽的声音。不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陶醉于胜利的日子里，才那么喜欢装腔作势和干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在大难临头的年代，他们却有机会看一看‘自我’的灵魂深处，在那涌出由上帝赋予每个活人的神的纯洁之泉的地方，我们看到人类那十分清晰的形象？即使基督教是作为一种福音出现在世上的，但是，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这种说法，人类就会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宗教一面宣扬和平、安宁和善良，一面却堵住滋养灵魂的泉水，压制精神生活中迸发的激情，通过使病人死亡的途径来消灭疾病。天堂这个概念本身，作为彼岸世界的一个充满各种尽善尽美的东西的乐园，很难和现在对宗教的理

解结合起来。但丁在地狱之门上的题词① '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 这句话，假如题在天国之门上——在那里人被剥夺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也许具有更加充分的根据，同时包含更为可怕的意义。是的，从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需要长期置身于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罪人中间，才能获得灵魂的纯洁和忠贞以及真正的幸福，如果把幸福当作宗教的启示的话。

"但是，也许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在福音书中向我们显示的奥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在整整两千年中，尽管有高深的言论和庄严的宣誓，却对人类的精神发展没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某些神学者干脆否认基督的神圣的出身。事实上，基督和《旧约》中的上帝之间的亲属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如果说，基督完全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也不能算是过分的夸张；我甚至要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带讽刺性的仿造品。例如：耶稣基督使犹太人厌恶。但是，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谁能保证，上帝不是故意让他出生，受折磨，遭惨死，仅仅为了要狠狠地吓唬我们一下？"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仿佛为自己的话所震惊似的，突然来个急刹车，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前额上出现了红斑，双肩和脸部都神经质地抽搐着。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不是为了开玩笑才说这些话的。我想，如果要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和他的历史使命仔细地加以分析——这样的时刻无疑已经来临——那末，就要分析得合理而不带成见，即使我们不得不为此而冒灵魂不能得救的危险。"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这句题词引自他的名著《神曲》。

彼尔找不出话来回答；而牧师本人很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偏离一开始谈的话题已经有多么远了。他也没有注意到，他背后的门开了，他的妻子走进了房间。直到彼尔站起来躬身打招呼时，牧师才向她转过身去，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

彼尔暗自觉察到，人们在传说中对牧师太太的外貌的描绘一点也没有违背实情。她是个胖得不成样子的女人，有一副浮肿的酒鬼面孔，一对呆滞的凸眼在通红的脸上显得暗淡无神。她显然极力要打扮得好看些，但是，这样一来，她那副邋遢相就更引人注目了。她在匆忙中甚至把头发弄湿，为的是要梳得象样些。她穿了相当体面的连衣裙；可是，从滑到耳边的包发帽下可以看出她患了一种纠发病，而从漂亮的连衣裙底下则露出长久没洗刷过的、穿歪的鞋子。

当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把彼尔介绍给自己的妻子时，她彬彬有礼地微笑了一下，说：

“也许锡杰尼乌斯先生肯赏光同我们一起吃早饭吧？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彼尔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由于怜悯，他的心痛苦地绞紧了。

他很想回答一个“不”字，但是又怕自己的拒绝会使主人夫妇难受，因此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彼尔感到奇怪的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和妻子交谈时没有露出一点可以觉察到的不满之色。尽管他显然感到不自在，并且显出一种非常心不在焉的样子，但是他却表现得象个体贴妻子的丈夫——对她关切，甚至可以说是温存。而她本人呢，从各方面看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害羞。饭桌上主要是她一个人在说话——前言不对后语地回忆哥本哈根，中间混杂着

对西兰岛北方的回忆，她的父亲曾在那里当过牧师。此外，她没有听对方的答话的习惯，因此，最后就只有她的声音在饭桌上荡漾了。

吃完早饭，他们又回到书房里。彼尔立刻感觉到，被打断的谈话再也恢复不起来了。而且，主人也不再挽留他。但在分别时，他把彼尔一直送到台阶上，又一次对彼尔的关怀表示感谢；并说，要是彼尔有机会路过，他总是高兴在家里看到他。

彼尔很乐意享受这样的邀请；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常给自己寻找这种机会，做得似乎是顺便来到牧师家的。后来，他不用任何借口也经常光临了，而且总是受到最亲切的接待。但是他从不到波鲁普教堂去做礼拜。这不仅是由于岳父的关系；他已经去听过一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布道，这就绰绰有余，不必再去照样尝试一次了。在讲台上，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很象是个丑角。他天生是个真理的探索者，不善于弹奏心灵的琴弦，更不善于宣扬老生常谈。谁想了解斐雅尔塔林格，应该在他单独一个人时去深入观察他。但是，甚至就在他单独一个人时，如果是突然袭击使他措手不及，那末，他就会由于慌了神而开始在房间里团团转，仿佛一只突然从黑暗中飞到了光明的地方的蜈蚣。是因为没估计到会有陌生人来访，为自己衣着随便而局促不安，还是因为深印在脑中的关于他的疾病的想法在折磨他？——只有天知道；他只是开始从这一把椅子坐到那一把椅子，要不然，就缩在角落里，双手托住包裹着的头坐在那儿打颤。不过，对彼尔，他很快就习惯了，从而彼尔的来临并没使他显出平日的胆怯；而当他一战胜自己的胆怯，就能够不知疲倦地接连谈上几个小时。

对勃洛姆贝格一家，彼尔一点没有谈起过自己和这个邪教

徒交往之事。不但跟老夫妇俩不谈，连对英格尔也没有谈过。他知道，英格尔一定要为她父亲感到委屈；而要以自己的爱好去影响她，暂时他还做不到，因为她象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相信她父亲永远不会有错。要想影响她还需要等待，等到他俩生活在一起，真正完全心心相印了才行。当他和未来的岳父之间偶尔在信仰问题上发生小小的争执时，英格尔就会十分生他的气；并且让他明白，在他们家里，这样的争执一般被看作不懂事的年轻人的骄傲自大——因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真的认为自己比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更聪明。

彼尔由于不得不把自己对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访问保守秘密，因而和他会面留下的印象就带上了一种神秘的意味。斐雅尔塔林格牧师那与众不同的、多方面的渊博知识也就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通过斐雅尔塔林格的帮助，彼尔接触到了中世纪的神学。牧师郑重地引导他进入了刻板烦琐的拜占庭宗教殿堂，又使他了解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以前那些幻想家们的哥特式的幻想，让他知道了诸如米斯捷尔·艾加尔特、约翰·盖列尔、拉斯布洛克、盖尔哈尔德·格洛特等人；由于对这些人有兴趣，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曾详详细细地研究过他们的著作。没有一个宗教学派、没有一个过去或现在的宗教思潮是斐雅尔塔林格所不熟悉的。甚至连那些被歪曲的宗教信仰的可怕现象，诸如崇拜撒旦、蔷薇十字会员的团体、黑色的弥撒等等，他也同样了解并接受；他把这些神秘教派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写的冗长的一段段文章都读得滚瓜烂熟。

但最使彼尔感兴趣的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本人以及他对他所谈的一切所持的充满深刻感情的态度。斐雅尔塔林格对人类思想的每一个转折都了解得十分透彻，仿佛亲身体验了人类的

一切希望、一切苦难。甚至当他谈到地狱时，也似乎他亲自到过地狱，而现在，记忆在他面前展现了他经历过的一切痛苦。在谈到幸福的时刻，在他那生气勃勃的、机敏的、灵活的脸上反映出对天堂的幸福生活的回忆。有时，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闪现出这样一种表情，似乎他刚刚听到过天上非常和谐美妙的乐声。

在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这样会晤过多次之后，彼尔再听自己那位脑满肠肥的岳父废话连篇时，就异常强烈地感觉到，同真正的信仰——即使是带有怀疑的信仰，而这种怀疑是在饱经苦难以后、通过激烈的斗争形成的——相比，这种低级的人生乐趣是多么没有价值。彼尔参加过一次所谓非正式的代表会议，这是勃洛姆贝格一年两次在家里举行的一种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邀请本地区的一些所谓崇尚自由思想的宗教界人士来讨论使现代教会感到不安的那些问题。彼尔参加了这样的代表会议以后，斐雅尔塔林格和勃洛姆贝格之间的区别更加引人注意。就连斐雅尔塔林格最大胆的、最渎神的言论，同对待上帝的孩子般的亲昵态度以及牧师们借以自娱的"追随路德①"的连篇废话相比，其中真正虔诚的成分也要多得多。牧师们舒舒服服地摊开手脚靠在圈椅里坐着，故意装出漫不经心或者非常激动的神情——所有的传教士的职业特征——嘴里叼着烟斗，大谈宽恕罪孽，或者讨论我们的祈祷能被理解到什么程度。彼尔看到和听到他们怎样在爱正义方面，在准备迎合时代要求而以最低代价向人民灌输宗教方面彼此竞争，拚命设法超过对手。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斐雅尔塔林格痛斥他们为"唯利是图的商人"，

① 指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

并把所有那种虚幻的多情善感戏称为“涂脂抹粉的实利主义”。

于是，彼尔越来越不喜欢岳父的性格了。特别是，当他从侧面得知勃洛姆贝格卑鄙地对待老父的详情——这件事凯尔斯霍尔姆的总管早就闪烁其词地向他透露过——以后，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加深了。原来勃洛姆贝格的父亲真的住在菲英岛上的某个地方，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儿子简直把老父永远关在自己的门外了。这是因为，父亲虽然已经是个老头儿，却犯了第六条戒律，和女仆姘居，而且生了个孩子。勃洛姆贝格牧师在宗教问题上是有极大的耐心的人，而在道德方面又象岩石一样顽固不化。象他的许许多多同行那样，凡是牵涉到道德方面的事，他总是急于去插手，为教会近几年来不得不向理智作出的让步谋求报复。彼尔在内心深处却在怀疑，岳父得意地抓到了一个体面的借口，从肩上卸下了照顾这个孤苦无依、两眼几乎失明的老人的担子。他们父子之间从来没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何况勃洛姆贝格远不是一个愿意作出牺牲的人。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很阔绰，有时还肆无忌惮地要求教区的教民用叮当响的金币来帮助他，以表示教民对牧师的热爱。但是，当别人需要他支援时，他却从来也不炫耀自己的慷慨。彼尔听到过不止一两次，岳父对来向他求援的穷人总是以一成不变的诺言“我衷心为他们祈祷”来结束谈话。

看到所有这一切，彼尔没有一分钟不在怀疑勃洛姆贝格的信仰是否真诚。而这一点是最可怕的，它最后会使他背离宗教；因为宗教根本没有能力使灵魂趋于高尚，也不能使头脑趋于纯洁，除非它能把人们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卑劣本性排除掉，就象名符其实的“圣者”那样。倒是怀疑才具有这种能产生奇效的力量。当彼尔问自己，他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之间的友谊究

竟有什么意义时，回答是：斐雅尔塔林格使他摆脱了折磨人的两重性的感觉，摆脱了自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世界观的感觉——这是过去曾使彼尔精神上遭受严酷折磨的原因。不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说些什么，他总是要回到怀疑上来，因为怀疑是一切信仰最可靠的保证，它的“永远能孕育果实的天地”。正如白天来自黑夜而黑夜又来自白天，正如天地间一切生命来自黑暗和光明的这种交替，宗教也不可避免地源于矛盾的思想，它以自己的激情点燃了人类灵魂中烦扰不安的火花。没有被永久的怀疑所更新的信仰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扫帚柄，是拐杖，靠着它的帮助，你能暂时忘记自己是个跛脚；但是，这样的信仰不可能是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信仰。

有一次，斐雅尔塔林格带着开玩笑的心情说：

“如果相信这一点——用善良的意愿能铺出通地狱之路，那末，通天堂之路就一定是用恶毒的意愿铺出来的。”接着，他又发挥自己的见解，证明说，他比乍看上去要更接近真理得多，“就以人的脚步为例，大家都知道，人的每一步都是适时地暂停堕落，我们的思想攀登尽善尽美的高峰也同样是不断堕落的一连串链环，而上帝埋藏在我们心中的、保卫自己的良善的本能，能制止我们堕落。”

当彼尔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时，觉得这条道路是斐雅尔塔林格的话的最有力的证明。于是，他第一次能够怀着希望和信心去正视未来了。

* * *

这一时期，在贝斯特鲁普，婚礼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

缝纫机整天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每逢星期一，牧师太太一清早就上城里去定购大批的嫁妆。彼尔一走到门口，就听到诸如胡桃木、柚木、缎纹布、填料、凸纹布、长圆靠枕、枕头、马鬃、纱窗帘、做床单的亚麻布等等的词儿震耳欲聋。甚至在英格尔的头脑中，想得更多的是同马具匠和木匠的谈话而不是当前的结婚盛典。彼尔感到自己在贝斯特鲁普越来越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

诚然，他自己也悄悄地在自己的住所里准备迎接英格尔的到来。他的工资收入现在已经很可观了。除了他的基本任务——改变河床的工程，他还担任一些零星工作，这给他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他已经还清了欠兄弟姐妹的钱，并开始积钱准备还清欠菲列普·萨洛蒙和伊凡的债务。

现在他开始把荒凉的家园里里外外都整顿一新。他买来新的糊墙纸，叫人掀掉厨房里老式的砖地，铺上木板。天生的机灵在这里也用上了，在大量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实际改善设备的活儿上表现出来——他改建了炉子、输水管道等等。

彼尔知道，对英格尔来说，没有比设备良好的厨房、阴凉的小贮藏室、新刷白的地窖、有方便通道的木柴棚（里面堆满木柴）更好的礼物了。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爱清洁和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优点。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碟子或者一只擦得锃亮闪光的、洗干净的铜锅的外貌，会引起她虔诚的喜悦；而对于别的人，只有艺术作品才能引起那样的感情。

自然啰，当彼尔在改善一部分家庭设施时，也就看到了另一部分的不可容忍的缺点。厨房的改建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就又想到，要是能把客厅里的地板重铺一下也不错呀。他自己却没有觉察到，自己也陷入了在贝斯特鲁普占统治地位的、烦琐

的家务中了。现在他简直没有时间再去访问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了。他担心来不及完成他设想的一切事务，开始象英格尔一样暗自思忖，最好能把婚期推迟一两个星期。

这时，在城里定做的家具开始运来了，又得为它们操心。柜子做得太大了，无论如何没法摆在预定的位置上；还有，挂窗帘的横棍做得比需要的短了些。而主要的是，新糊墙纸的花纹跟地毯和家具面料的颜色不大协调；为此，英格尔有一段时期满腔不高兴。彼尔一来到贝斯特鲁普，英格尔脸上就带着忧虑重重的表情迎着他跑过来，不断问他窗户的宽度或者地板的面积；而当他要离开时，她又再三对他作这样那样的指示，有时甚至忘记接吻告别。

这些琐碎事务一直忙到举行结婚大典的一天。不仅如此，在结婚的前两天，这种烦忙达到了使大家惊慌失措的地步。所定的家具都已送来，只是两张床还不见影儿，天天等着它们。派人到家具店去催问，老板却总是一成不变地答应如期把床送到。床还是一直没出现，这就成了贝斯特鲁普唯一的话题了。彼尔无法理解，象英格尔那样腼腆、贞洁的姑娘，怎么能够把这桩心事不仅告诉彼尔，而且告诉任何一个顺便到贝斯特鲁普来的人。风波的余音一直传到城里，到处都只谈论这两张床的事。因此，当结婚的前一天，这两张床终于摆好在新房里时，大家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清早，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到处彩旗飘扬的城市。当参加婚礼的一行人走向教堂时，男女老少都倾城而出，来到街上。英格尔坐在敞篷的四轮马车里，旁边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她的舅舅。舅舅蓄着颜色不分明的、尖尖的胡须，燕尾服的钮孔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英

格尔妩媚极了，但遗憾的是，她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她梳妆打扮的阿姨、大婶们，为她披上头纱、戴上桃金娘花冠的女友们，聚集在他们家庄园里的女仆和女工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在贝斯特鲁普教堂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她更美貌动人的新娘。

来客中间甚至有彼尔的两个同胞兄妹——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当地所有的“知名人士”——治安官克劳森、皇室狩猎官夫人、实科中学校长、几个神职人员、村社事务代理人、里马里特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尖子——总之，有五十人之多，全都来参加婚礼。

晌午时，牧师的整个花园里都挤满了人。好奇心强烈的人都挤到窗口，去听宴会上的发言。后来主人为大家在大树底下摆设席面，以便让他们一个不漏地都享受到酒宴。而来客不断增加，最后在花园里形成了真正的大众游园会。

第二天上午，远客开始回家了：首先是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然后是牧师太太的哥哥——英格尔的舅舅。舅舅看来显然是个酷爱冒险猎奇的很有意思的人。他过去曾畅游世界各地，后来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甚至担任了阜姆①一个相当有名的造船厂的营业部门负责人，并在当地成了家。他借口回到离开多年的祖国看看，很高兴地在英格尔结婚前在贝斯特鲁普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他那副令人看不惯的外貌和海外人士的举止吓得牧师一家不敢接近他。特别是勃洛姆贝格本人，称这位内兄为“老花花公子”。不过，舅舅同彼尔一下子就很合得来。有好几次，当彼尔驱车到各处去办事时，舅舅就和彼尔结伴同行。

① 今名里耶卡，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城市。

虽然在技术方面他懂得很少，但他能够评价工程的质量；同时，他尽管用最委婉的口吻，但还是毫不含糊地向妹妹和她的丈夫暗示，他们的女婿逗留在这个闭塞的地方挖沟来满足农民的需要，真是大材小用了。

勃洛姆贝格太太一清早起就十分激动，甚至在客人们离去以后还是安静不下来。她把哥哥送到火车站，顺便去看看这一对年轻夫妇。

时间已经不早，但这一对年轻夫妇还刚刚在吃早饭，而且饭桌上的气氛绝非十分愉快。彼尔有些纳闷的样子；而英格尔绷着苍白的脸，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勃洛姆贝格太太装做什么也没有觉察似的。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忍住了情不自禁的微笑。二十二年前度过新婚的第一夜后，她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和今天完全一样的早晨。因此，她悄悄地喝完咖啡，就和这年轻的一对谈起了婚礼和各自离去的客人们。喝过咖啡后，她和英格尔一起到厨房，再到储藏室，做些家务事；彼尔则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直到岳母走后才从书房里出来。

他坐在窗口，双手托住脑袋，眺望着在篱笆外面展开的一片田野。他很清楚，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情况，过些时候英格尔就会不再这样神经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毕竟有些扫兴，心里依旧感到沉重。

那可能成为他最最珍贵的回忆的欢乐时刻，被沉重的、不愉快的情景代替了，他将永远怀着羞愧和厌恶的心情来回忆这一情景。

他的思想飞回到另一次合欢之夜——和雅柯芭在一起的初夜。他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夜和那一夜作了比较。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突然产生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感觉，仿佛有一条毒蛇

在咬啮他的心。也许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过错？也许为了以往的过错他必然又要遭到报应？

第二十六章

结婚并没有给彼尔带来充分的幸福。想唤醒英格尔过独立的精神生活的全部希望落空了。英格尔具有冷静的、重实际的、善于精打细算的性格；又加上她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她的父亲是基督教的最终的支柱，因此，她根本无法理解，彼尔希望她怎么样。象她所尊敬的父亲一样，她认为彼尔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交朋友只是出于矛盾的心理和想标新立异的愿望。

彼尔不得不应付的这种两面性的生活，以及控制他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使彼尔陷入极端的不安之中，以致有时候他显得几乎有些神经错乱了。最后他自己也发觉情况不妙，内心真的惊慌起来，极力想要找到一个随便什么样的支持点。

他在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找过的地方找到了它——它是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且是英格尔本人帮助他找到的。英格尔即将分娩，几乎象所有的第一次准备做妈妈的妇女一样，她除了想着即将到来的分娩和为它作准备之外，别的事什么也不会去想了。但是，同时，她又保持着惊人的自制力——尽管她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可还是镇静而坚定地等待着分娩。这就使彼尔非常赞赏，给他精神上充分的支持。

接着来临的是不可避免的焦虑不安，英格尔的受煎熬，为英格尔也为婴儿担惊受怕，当爸爸的喜悦，以及突然产生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把他牢牢地拴在尘世间了。

但是，要他压根儿不到波鲁普去，他又做不到。那间铺着一条狭窄的地毯，两扇矮小的窗子之间靠墙放着一张斜面写字台的阴沉的大房间，仍象过去一样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吸引着他。但是，现在他每次上那儿去时，就象酒徒偷偷溜进酒店去那样，总是受到良心的严厉的谴责。这样的拜访次数越来越少，临了，发生了悲剧式的事件，这种来往就断绝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在整个地区流传了很久。

在阴雨连绵的秋季的一天，传出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家里失踪的消息。在这件事发生的半年以前，他失去了妻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却变得更怕和人接触、更怕白天的阳光了。现在，他一失踪，大家立刻猜测，可能发生了不祥的事。彼尔立即组织人进行搜寻。他派人到四面八方去：一部分到森林里去仔细搜索，另外一部分人则到河底下和所有的沟壑、山洞里去寻找。结果发现牧师吊死在顶楼里一只空的衣柜中了。

近几年来，只有彼尔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一直乐于见到的人，也只有跟他才完全推心置腹地倾谈。在牧师失踪之前不久，彼尔曾在牧师家整整坐了好几个小时。那时，牧师带着相当大的克制力和表面上的镇静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孤独，简直使彼尔感到惊奇。牧师带着真正揶揄的口气谈到自己身体的虚弱，说：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让各种各样的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疾病只会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更坚定。”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以滑稽可笑的往事来加强他的话语的力量，他谈到，有一次他深深地陷入关于原罪①的思索中，脑筋动

① 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禁令，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称为“禁果”），就是犯了罪。这个罪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

得几乎要发疯了。他说：

“但这时一阵穿堂风做了好事，吹得我忽然牙痛得厉害，正象殉教的圣徒应该受苦一样；于是，关于原罪的思索全都飞走了，见鬼去了！管它什么‘原罪’，我宁愿拿自己受洗礼的证书去换治牙痛的热敷剂。”

现在，斐雅尔塔林格已经不在人世，他以可怕的自杀又一次证明他自己的哲学毫无结果。这时，彼尔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幸运地逃脱了致命的危险的人。当他过去从报上得知汉森·伊维尔逊自杀的消息时也有完全同样的感觉。仿佛有一只由于寒热病而烧得发烫的手把他引到一个阴森、荒凉、凶险的峡谷里，这里正是幽灵的王国，它那虚假的幻影久已在诱惑着他来此了。就算是这样吧！反正他将永远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来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那么孤独的、不幸的人。即使斐雅尔塔林格本人已经死去，却始终是他的指导者和拯救者。

因此，那些饱食终日，诸事顺利，在自己那堵以冷漠无情建成的坚固围墙后面安安稳稳地过着阔绰的生活，一生中一次也没有体验过向上帝挑战的宏伟愿望的人们所表现的那种象强者保护弱者似的同情，深深地激怒了彼尔。最使彼尔无法忍受的是，他的岳父居高临下地摇着头说：

“是啊，是啊，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是预见到这一点的。请问，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还能有什么好结局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打心底里可怜他。唉！可怜的人，一个可怜虫！”

彼尔舌头发痒，想要狠狠地对岳父进行反击；但是他还是忍住了——为了英格尔，他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　　*　　*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年，随即第二年，接着又是第三年。在乡村，时光过得特别漫不经心，不易觉察——在这里，日子一天天过得很慢很慢，但一年年却象飞一样地消逝。

在里马里特郁郁苍苍的山冈中间那座安闲自在的庄园的花园中，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在嬉戏奔跑——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两个女孩；三个孩子长得都跟父亲一模一样，有着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鬈发。宏大的改变河床的工程早就顺利地完成了。彼尔常常谈到想搬到另外什么地方去，可是关于离开家乡的话，英格尔连听也不愿听。她象过去喜欢老家一样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新家，认为把它搞成清洁整齐、井井有条的典范是她的光荣职责。

事实上，彼尔自己也不忍离开这个住惯了的地方。日子在宁静的生活中流逝，孩子们在成长，英格尔幸福得无以复加，她对于能住在离开双亲不远的地方，生活在老朋友中间，怀着真挚的感激之情；而彼尔呢，如果不把自己的家算在内的话，他依然觉得自己在区里是个陌生人。但是，这个家，这一小块土地，这个花园，却牢固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因此，不难说服他不要搬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何况一直到现在，在区里，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工作多得没完没了——土地测量、道路工程、造桥等等的工资收入完全够他们维持生活。他逐渐地、终于彻底地还清了债务。

但是关于发明创造的事却毫无进展。他对于严肃的事业的兴趣越来越少了；而随着兴趣的消逝，才华似乎也离开了他。从前曾经闪耀出如此灿烂的光辉的卓越才智却没有结出任何硕

果。他不得不向创造发明挥手告别，不再回到这方面去了。在他家后面的山冈上，从前他曾设想建立一座用新型发动机带动的试验性磨坊的地方，现在却放着一条长凳，以便坐在这里眺望，欣赏四周的景色。每天傍晚，他常常和英格尔坐在这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孩子们则在他们周围的草地上快乐地嬉戏。

在这种时候，主要是英格尔在说话。过去那么健谈的彼尔，一年年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只在很少的场合，特别是在同孩子们玩的时候，他自己才会突然象个孩子似的也十分淘气起来。平常他的情绪总是瞬息万变，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情况有时候着实使英格尔忐忑不安。间或，在进行最平静的日常谈话时，他会突然眼睛盯住某一点看，一声不响，仿佛他的思想忽而转到另外一件他认为不愿跟任何人谈的事物上。这种突然出现的乖僻的情绪会延续几小时，有时甚至几天；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装得似乎一切如常、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不能盯住他再三盘问。

在最初几年的家庭生活中，英格尔象她的双亲一样，认为彼尔这种变幻无常的性格是结识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而形成的；随后，她认为她丈夫是由于想到他的发明碰到挫折而精神痛苦所致。当彼尔还没有放弃创造发明的工作时，常有这样的现象：无论怎样都无法使他满意，他老是觉得家里不够安静，一点点轻微的噪音就会使他光火；他总是抱怨说，他刚刚感到有一股创造的力量涌现时，英格尔就一定会想到要收拾房间，把他撵出书房，因此，英格尔对于把创造发明的想法从他的头脑中撵走，当时也是出了一分力的。现在她则比较倾向于从彼尔身体有病这方面来解释他那种突然发生的、没来由的情绪变化。他的病也是突然

发作的，发病时他变得容易激动，变化莫测。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秋天又来了，花园里的水果都成熟了。英格尔整天忙于制作果酱和果脯。

九月中旬的一天，英格尔坐在枝叶纷披的胡桃树下的长凳上。她习惯于午饭后在这里休息，而打发保姆领着孩子们到田野上去游玩。她喜欢准确守时，所以力求做到尽可能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并把午饭后的时间用来考虑一切经济方面和家庭方面的事务。她围着一条逗人喜爱的小围裙，膝盖上放着一瓦钵熟透的樱桃，凳子旁边放着一只空盆；她先用发针把果核挑出，再把一个个小浆果扔到盆里。在英格尔这些熟练、迅速的动作中，正如她所有的一举一动一样，都显示出她优美动人的轻盈姿态。鲜艳夺目的红色果汁从她那白嫩的纤指间一滴一滴地洒落下来。枝叶蓬松的胡桃树冠上已经显露出秋来的初兆：在一大片绿叶的浓荫中三三两两地出现了一些褪色的枯叶。可是英格尔自己正欢度着盛夏般的年华：丰满，成熟得象古罗马的贵妇，虽然她还只刚刚过了二十七岁。少年时期由于身体衰弱，她发育得迟了些，但结婚后这种弱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觉得自己十分健康；而且，值得她特别高兴和骄傲的是，三个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奶抚育长大的。

其实，她结婚后虽然感到非常幸福，但却完全不是她结婚前所期待的那样。尽管彼尔的性情变幻无常，他却始终是一个热爱妻子儿女、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的丈夫和父亲；不过，他却始终没能成为她在婚前所幻想的那种多情的骑士。有时英格尔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竟是这样地爱着彼尔。其实，如果说她纵容他任性，那只是因为这些任性的举止唤起了她内心的母亲

般的感情。当他显得郁郁寡欢时——最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她对待他象对待一个病人那样，对病人是不应该生气的。更何况她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在这种毛病发作时所受的痛苦要比她多得多。

现在谈到的这个时期，他的忧郁病刚好开始又一次发作。在前一天，大家庆祝了小哈巴尔特的生日，彼尔从清早起情绪一直很好。天刚亮他就起身，去田野里采摘鲜花布置房间；等孩子们起床后，他又和他们一起在花园里玩了很久。孩子们兴高采烈；英格尔从卧室的窗子里看到他四肢着地在灌木林里匍匐着，她自己也不禁抿着嘴暗笑。后来邮件送到了，游戏就停止了。一小时后，英格尔到他的书房里去，她立刻发觉他的神情跟清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坐在窗旁，眼眶底下出现深深的黑圈，她十分清楚这表示什么。在祝贺生日的餐桌上，使孩子们非常惊讶的是，他竟一声也不响。勃洛姆贝格夫妇来吃午饭、祝贺小哈巴尔特的生日时，彼尔推诿说有紧急的事要办，就离开家走了，直到傍晚才回来。

在这种剧烈的、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中，在他的忧郁症发作时，有一种并不陌生的、同去世的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相似的不祥的征象。皇室总狩猎官那种精神上的病态的变幻无常，是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许是由于癌症引起的，正是这种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英格尔决定，一有机会，就去把这情况告诉医生。

直到从山冈上传来喜出望外的欢呼声时，英格尔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这是哈巴尔特和他的妹妹英格堡爬上山冈去看看爸爸是不是驾着马车回来了，他俩老远看到爸爸的那匹小飞马珀伽索斯卡，就高兴得尖声叫了起来。

英格尔站起来，顺手捧起装樱桃的盆子，去关照女仆为彼尔

准备饭菜。为了不破坏严格制定的日程表，彼尔曾自己要求，如果他回来得迟一些，绝不要等他回来再吃饭。英格尔亲自给彼尔端上饭菜——今天喝家酿啤酒，吃甜粥和熏鳗鱼加焖土豆——饭菜的量很多。彼尔一清早出去时，在口袋里塞了几个夹着火腿、腊肠的面包；但英格尔知道，在露天里度过一天以后，他回家时一定饥肠辘辘了。在这一点上，他也很象皇室总狩猎官：尽管心情不愉快，却从来不影响胃口，甚至恰好相反。她记得很清楚，在最不愉快的时刻，皇室总狩猎官总是怎么也吃不饱。

彼尔驾着由他的小飞马珀伽索斯卡拉的马车驶进了自己的家门。孩子们和保姆，还有一群母鸡把他团团围住了；后来一个雇工也参加进来。最小的女儿由保姆抱着，凑过脸去让父亲吻吻，几个大孩子，各干各的，已经都爬上两轮马车，坐到父亲身旁，开始挥舞马鞭子了。英格尔站在厨房的窗子旁边，带着做母亲的自豪感欣赏这一情景。

彼尔终于有点粗鲁地从孩子们抓得很紧的手中挣脱出来，对雇工吩咐了几句有关马的事，就跳到了地上。

最近几年来他也发胖了，只是脸色不象英格尔那么红润健康，加上乱蓬蓬的、浓密的络腮胡子，使他显得老了许多。

“有谁来过我们家没有？”他一坐下来吃饭，就这样问道，眼睛也不看一下端给他的是什么菜，就立刻朝嘴里塞进一大块。

“没有，一整天就我们这几个人，”英格尔回答说。她手里拿着编织物坐到他身边，好让他吃得高兴些。

“你今天收到过信没有？”

“没有，只收到报纸。”

“报上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呢。”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我说，你昨天看了报没有？”彼尔突然有点犹豫不决地问英格尔。

“昨天？我不记得了。昨天报上有什么有意思的消息吗？”

“该怎么对你说呢，有关于在奥胡斯[1]工程师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你应该上那儿去一次，这可是你感兴趣的事啊！”

“我什么世面没见过？何况，他们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还有，我根本不是一个工程师。”

“难道土地测量员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

“我想不能。”

“但是你对他们所谈的一切是感兴趣的呀！”

“从前曾经感兴趣过。”

“在这篇总结中谈了些什么？”

“是这样，有关在耶尔金湾建立自由港和日德兰半岛西部建造运河的商谈。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把这个计划方案叫做斯捷涅尔方案。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想法正是从前我提出来的。”

“而且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是的，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这么说来，现在这方案终于要实现了？”

“我不这样认为。哥本哈根的方案早已决定了，一个方案排除了另一个。”

“那末，他们干吗到现在还起劲地议论这个方案呢？”

“这都是出于日德兰半岛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如此而已，

---

① 丹麦的一个城市。

同时，如果把谈判的时间尽可能拖得长一些，那末就对斯捷涅尔有利。他竭力要使谈判不致过早结束。据说，到会的人都对他表示真正的热烈欢迎。在庆祝宴会上，你知道，香槟酒流成了河呢。有人发表演说，称斯捷涅尔为丹麦的雷赛布①。粥还有吗？”

“没有了，真遗憾。你还想吃，是吗？不过，第二道菜我可以多给你一些。”

“很好。谢谢！”

“但是，当心不要吃得太饱了。药剂师邀请我们去赴晚会呢。”

彼尔皱了一下眉头，说：

“真的邀请过我们呢。我可压根儿忘记了。请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呢？要知道，从这些邀请中我们什么样的愉快也享受不到。”

“是啊，那边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愉快可言。按我的心意，最好留在家里。但是，总不能无缘无故地去得罪别人呀。即使为了父亲，也应该去，因为他不喜欢得罪人。人们已经在议论了，说我们离群独居，不跟人家来往。”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从这时直到吃完饭都处于严肃的沉默之中。后来仆人把咖啡端到书房里去，彼尔就和英格尔一起到那里去了。

书房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一间狭窄阴暗的房间，窗子朝向辽阔无边的田野，有一扇通卧室的暗门。彼尔过去的书房是宽敞

---

① 雷赛布（1805—1894），法国工程师、企业家。1854年从埃及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权，1869年运河凿成。1879年又准备开凿巴拿马运河。1889年破产受审。

而又阳光充足的；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加，他把书房让出来做儿童室了。事实上，他对这间简朴、幽静、独处一角的房间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使他记起了年轻时在尼堡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当英格尔打算把这房间稍稍粉刷一下，搬几盆花或在瓶里插一束花放在房间里时，彼尔没有露出丝毫喜色；因为鲜花的香味使他头晕，更何况大自然的鲜艳色彩同越来越经常地控制着他的那种情绪也不大协调。

整个房间里只有一件装饰品——一尊很大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书架上面，几乎顶住低低的天花板。半身像塑造了一个英俊的鬈发青年，有着宽阔、凸出的前额和肉感的嘴唇。嘴形象希腊罗马时代的半身雕塑一样，微微张开，从而加强了给人生气勃勃的印象。脑袋转向一侧，这样的转向最有利于突出象拳击士那种强健的颈部肌肉。额头上现出刚毅的深深的皱纹，把几乎联成一气的双眉劈开了。目光充满了威严。微笑显示出焕发的青春、活力和勇猛。

所有这一切的总和，表现出极度理想化的、青年时代的彼尔的形象。这是男爵夫人和彼尔一起逗留在罗马时她为他定做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认为自己有责任代替姐姐买下这个半身雕像，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英格尔。但是，这个半身像立刻引起英格尔如此强烈的厌恶，以致她当即决定把它塞到阁楼里去。后来，她总算息怒而宽容些了，才允许把它放在餐室的一个角落里较高的地方，使它不致直接投入眼帘。它就这样放着，直到有一天彼尔忽然想起，才把它放到他的书房里来。尽管英格尔指出，一个人不宜在自己的房间里放本人的雕像，彼尔还是不愿意和这个半身像分手。

暮色苍茫，英格尔和彼尔坐在房间里相对的两个角落，谈论

着孩子们和家务。彼尔抽起烟来，拿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口，坐了下来。照例，几乎总是英格尔一个人在说话；同时，她并不停止数她手中的编织物的针数。在谈到各种各样的事时，她提到，小哈巴尔特不用别人帮忙，自己把一只旧的木靴子给他的妹妹改做了一辆洋娃娃坐的小车。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总会想出些有趣的玩意儿来。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不论什么活儿对他都不算一回事。

彼尔开始全神贯注地听着。

“是的，这男孩子会有出息的，”他仿佛在自言自语，重又沉溺在自己的思索之中。

英格尔把结绒线的针插到线团上，进卧室去换赴晚会的衣服。她刚离开，彼尔连站也没站起来，立即向桌子伸过手去，本想从一叠书和图纸下面取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但是，一听见英格尔回来了，就赶忙把手缩回来，重又全神贯注地仔细观察起红色的晚霞来。

* * *

药剂师梅列尔是里马里特最大的纳税者，他喜欢一有机会就提醒别人注意到这一点。当他邀请客人们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件体面的事：不惜任何代价向来客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接待那些命运之神并不垂青的人是自己的职责——一个富翁的职责。七点钟不到，客人都到齐了。主人领他们径直走到摆好的席面旁边，在每一副餐具面前都特别显眼地放着三只高脚玻璃酒杯和包在亚麻布餐巾里的、刚烤出来的新鲜小面包。他满心欢喜地听完客人们交相称赞——由此可见，在整个区里找不出比这

更出色的席面了。

不过，菜肴远不是烹饪大师的手艺，瓶子里装的饮料也不是总能和外面装饰的标签上响当当的美名相符。但这些情况无伤大雅，不会让任何客人因而倒胃口。参加晚会的人谁也不会挑精拣肥。他们主要根据量的多少来评价菜肴，装得满满的一大盆菜，看上去就让他们心里舒服。他们全力以赴地来多少就吃多少，决不少吃一点儿。

药剂师的一举一动也充分证实了他那殷勤好客的美名：他不停地劝客人在自己的盘子里添菜，而且要多添一些。他那洪亮的声音压倒了刀叉的叮当声：

“亲爱的客人们，请你们哪怕稍微尝一尝填馅儿的鸽子也好。真的，它是真正的食用鸽子……站长先生，希望这一种美食能配您的胃口。您怎么啦，亲爱的，索特尔纳白葡萄酒可是专门为太太们备的葡萄酒呀！请您尝一尝味道吧……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干吗生您那酒杯的气呀？您一点也没喝过呢。先生们，先生们，请稍稍注意一下！我刚才为各位斟满的是一八七九年装瓶的伦敦克拉布酒，应该极其恭敬地喝干它才对，各位明白吗，要极—其—恭敬！嗯，各位觉得这酒味道怎么样？”

男人们一口气饮干自己杯中的酒，咂了一下嘴，十分真诚地异口同声称赞它。

“好极了！”兽医欢呼。

“简直到嘴就化了！”站长带着懂行的神气说。

“真是上帝的饮料！”实科中学的新任校长，文学副博士巴林格补充说，说完就站起身来，祝主人健康。

这就是彼尔在很多年前在萨洛蒙家遇到过的、有着一头狮鬃样的头发的瘦高个儿巴林格。巴林格最近以来惊人地走运。他

的一切计划在首都碰壁以后，他决定到外省来碰碰运气；他很快就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好评。在这里，大家公认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才，不仅在里马里特，当地的居民为请来一位真正的作家而自豪；而且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人们也有同样的看法，在那些地方，他作为以高等国民学校精神追求人民性的新文学潮流的传播者，曾作过多次报告。英格尔的女友，田庄管理员兼治安官克劳森的大女儿盖尔达，一个胸乳丰满、眼神热烈、个性活泼的姑娘，对巴林格一见钟情。两个星期以前他们举行了婚礼。此外，还有一个人充实了里马里特知识分子的友好大家庭。距离车站大约十公里，穿越里马里特到贝斯特鲁普、波鲁普和凯尔斯霍尔姆的铁路沿线，有一个布达鲁普龙德田庄。这个田庄属于已过高龄的五级文官布鲁克，戈尔什金地主古老家族的后裔。他非常有钱，有一个独生子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并在那边受了教育，如今回家来自己管理家产。

这个儿子已经快三十岁了。他是个英俊健壮的男子汉，可是不声不响，有点儿腼腆，这大概可以从他天生的缺陷来解释：他生来口吃。彼尔立刻觉得很喜欢他。尽管他和彼尔兴趣各异——布鲁克先生是个打猎迷，并且有很多地主身份的朋友——彼尔还是希望同他接近；但当彼尔发现，这种愿望只是单方面的时候，就感到很沮丧。不过，彼尔很快就明白，唯一的原因在于：布鲁克先生对英格尔怀着强烈的感情，从而使他混进一群彼尔很不喜欢、志趣与彼尔不同的人们中间去了。布鲁克和英格尔在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但是英格尔非常讨厌他，有时简直十分粗暴地表示自己的厌恶。然而，关于这种情况，她又无法作十分详细的解释。彼尔问过她不止一次：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回答总是那么一句老话，就是说：她不喜欢童年时代的布鲁克，也不喜欢现

在的布鲁克。今天，彼尔又发觉，布鲁克坐在英格尔的斜对面，好几次想跟英格尔拉话，都没有成功。英格尔不朝他那一边看，每一次都用无足轻重的一句话敷衍过去。

晚饭以后，大伙按照外省自古以来的习惯，男女分开了：太太们留在客厅里，而男人们则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抽抽烟，尽情地就各种吃喝玩乐的话题聊聊。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扔掉礼节这件紧身外衣，畅谈淫秽的笑话，慢慢地品尝着烈性的甜酒，心满意足地打着响嗝，要不然还可以随便在角落里找个地方打个盹儿。

彼尔找到一个可以看得到客厅里人们活动全貌的地方。客厅里沙发旁边的小桌上方挂着一盏有紫红色灯罩的吊灯。桌子四周，象置身于大火的反光中一样，妇女们围桌而坐，有的在编结绒线，有的在刺绣。她们也是片刻不停地闲聊着。乍一眼就能猜出她们在谈论些什么。只有象现今的女仆和家务这一类话题才能在妇女们中间引起这样热闹的谈论。就连英格尔也兴奋得满脸通红，尽管她外表看来很镇静。

彼尔本来已经心情很忧郁，看到这种景象，恨得咬紧了嘴唇。直到现在他能够为自己的妻子感到自豪的，不仅是她生得比别人漂亮，而且在天赋的应对有节和兴趣高雅方面她也高出她周围所有的女伴们。可是，当他看到她同这些长舌妇在一起竟是如此自由自在时，他的情绪立刻遭到了破坏。虽然她竭力反驳，但他看得很清楚，她在这里确是如鱼得水那样称心如意。只当谈话越礼逾限时，她才沉默下来，不再参与她们的谈论。她不受在里马里特妇女中流行的作风有些轻浮的影响。她在举止风度和思想方法上的那种拘谨，从童年时代起就使她与众不同。结婚以后，对于可能亵渎她女性的端庄的一切都闭起眼睛，充耳不闻。

这里有一种纯粹是勃洛姆贝格式的假仁假义：英格尔不愿意知道的事，她就干脆不去听它；她不愿相信的事，她就不相信。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同药剂师太太和站长太太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大家都确实知道，前一位太太跟后一位太太的丈夫同居而两位太太都热恋着文学副博士巴林格。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学着她父亲的样子，泰然自若地谈论"哥本哈根人沉溺于淫佚和不信神之中而不能自拔"；尽管她周围的人的生活也让人笑话，同首都的生活相比，有着使人分辨不出的畸形的相似之处；尽管到处——不论在富裕农民的宁静安逸的庭院里，还是在佃农的简陋的茅屋里——都非常公开地发生着种种最龌龊不堪的丑事。

就这样勉勉强强地拖到十点钟。十点钟时端来了甜点心。坐在桌子周围的一些受尊敬的贵妇人，这时脸色变白、眼皮发红，她们不再为顾及礼貌自找麻烦了。有几个张开嘴打呵欠，用一只手稍稍掩住了嘴巴。就连英格尔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只有女主人自己、还有站长的妻子显出不安的样子。这是因为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和他那年轻的妻子单独待在只点着一盏小灯的空书房里。她们曾请他俩坐到桌子这边来，请过四次，可是他俩总是不出来。当他俩终于出来时，盖尔达的脸色和散乱的头发比任何语言更雄辩地说明了一切，不过盖尔达根本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不久，客人们纷纷离去了。他们三五成群，缓步在月光明亮的大道上，不时在这一家、在那一家篱笆外停下一会儿，然后真正的彼此告别。

英格尔和当地的医生——一个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相当聪明的中年人——一起走。他俩稍稍落在大伙的后面，正在严肃认真地谈到彼尔。

“请问医生，您是不是觉得我丈夫今天沉默得有些异乎寻常？”

“是啊，既然您这样问我。他出了什么事吗？”

“不，没有，依我看，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坦白地说，您大概知道，我丈夫是个性格十分忧郁的人。我为此很不安。您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潜伏着的毛病？”

医生沉思了一下，回答说：

“我很高兴您自己谈出了这一点。我正在考虑最好能跟您谈一谈呢。”

英格尔吓得丧魂落魄，立刻站住了，抓住医生的手说：

“他有什么病？”她几乎喊叫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惊慌。我要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您的这位先生只是十分神经质而已。他有时诉说头晕、肋骨刺痛——这也许是个相当伤脑筋的征兆。不过，暂时还没有足以使您担心的重要根据。”

“可是，他生的什么病？您似乎说得很含糊。”

“您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不大方便来谈这件事……但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觉得您丈夫工作得太少了？”

“太少了？他可是从早工作到晚的啊。您自己不是也知道……”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有没有一种需要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不遗余力地从事的工作呢？我不知怎的，总觉得他需要一种更大的，所谓大规模的事业。总之，要有这样的事业，让他没有一分钟空闲时间去挖掘自己头脑中的思想。”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英格尔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但是，在我们区里，您叫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工作呢？”

“很抱歉，您说得对，确是无处可找。”

“这样看来，我们就得离开这里，到一个大城市去，也许，甚至到哥本哈根……”

“是的，最好是这样。说真的，如果你们不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会十分想念。可是，不管怎样，我不愿为了这个缘故而向你们提出不真诚的建议。”

“我重复说一遍，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英格尔说，“但是我确信，对我丈夫来说，生活得最合适、最安静的地方正是在乡村。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如果考虑到他的健康情况，那末，繁重、紧张的劳动他根本无力承担。”

“我很希望您能够理智地来判断您的丈夫的情况。不论他有病或是没病，他的本性却是坚强的，他能承担更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谈开了头，我想把话说完。您那位在阜姆的舅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是有好几次叫您的丈夫到他那儿去，并且在他自己的造船厂里给您的丈夫谋个差事吗？您为什么不迁居到美丽的亚得里亚海岸边去呢？”

“让匪徒们把我们烧死在那边吗？”

“是啊，那边的局势的确不大太平。但是，那边的气候对您的丈夫是有利的——没有比那边更适宜的了。他十分需要阳光和温暖。我深信，在国外待上两三年，会出现奇迹的。”

英格尔沉默不语，她不由得离开她的对谈者远一些，而且没有再抬眼看他。不久他俩走到了医生家门口，其他一些人早已在那儿等候他们了。

彼尔和英格尔住得比所有的客人都远，因此他们不得不跟大家告别二十次。英格尔悄悄地把胳膊塞到彼尔的臂弯里，当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她就热情地靠在他身上。整个晚上他俩都

是在不熟悉的人中间度过的，彼此深深地思念着对方。英格尔情意绵绵地把头偎倚在彼尔的肩上，他俩就这样沐浴着月光慢慢地、慢慢地走着，只有一次在道路中间停下步子来拥抱接吻，作为爱情的保证。

但是他俩刚一跨进家门，英格尔就好象故意似的跑去忙家务了。出门前她关照过厨娘腌一些黄瓜；在不知道这任务是否完成之前，主妇的责任感不允许她立刻去睡觉。她顺便到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看，问问保姆孩子们在晚上的情况。

“你看多糟糕，英格堡又拉肚子了，”她一边这么说，一边走进了书房。

这时彼尔坐到桌子旁边，点起了灯，随便翻开一本书，装出正在看书的样子。

“怎么回事？”他回答，又翻了一页书。

她太熟悉这种口气了。同时，他又点起了一支烟。

“你还要再坐一会儿吗？”英格尔问道。

“是的，我不知怎的，并不想睡。”

她甚至不想劝他去睡。在这样的时刻，任怎么劝说都是白费劲，这点她已经习惯了。因此她静静地——女性的自尊和羞涩使她不愿表露出她的伤心——走到他身边，把他的头发从额上撩开，嘴唇凑在他鬓角上吻了一下。

“晚安，亲爱的。”

“晚安，”他回答，并没有转过头来。

等英格尔一走，他就把书搁在一边，双手托住脑袋，眼睛凝视着台灯。当他听到英格尔已经躺下睡觉了，就从一堆书底下抽出一张藏在那儿的报纸，小心地把它舒展开来。这就是昨天的那张报纸，日德兰半岛最出名的报纸之一，上面登载着在奥胡斯召

开的工程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他所要找的一栏中他所要看的那几行：

“当天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斯捷涅尔工程师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我报已有好几篇文章向读者作过介绍。当天的会议之所以使大家特别感兴趣，还在于这个方案的天才的设计者亲自出示了这个方案，它在讲台上一展出就响起了掌声，经久不息。报告的结束语就淹没在雷鸣般的热烈欢呼声之中。”

彼尔的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出来了。

“混蛋！”他从牙缝中迸出这么一个词。最近几年来，几乎一打开任何一张外省的报纸，就能看到斯捷涅尔的名字。安东·斯捷涅尔几乎变成了日德兰半岛的民族英雄。他处处都冒一头，到处做报告，每次都对记者发表谈话，逐渐使他的崇拜者们相信他的“使命”是神圣的。

沾满露珠的沉甸甸的树枝敲打着玻璃窗，走廊另一头的客厅里的时钟敲了十二下。

彼尔用一只手掩住了双眼，一动不动地在原位坐了好久好久。锡杰尼乌斯家遗留给他的，就是让他倒一辈子霉！该怎么办才好呢？是在或多或少还可以过得去的条件下束手无策地混日子，一面静静地观察着不可遏止的对生活的渴望怎样吞没你的心灵？还是猛然一击，摆脱无能和不幸，象汉森·伊维尔逊、尼尔戈尔那样朝自己的脑门打出一颗子弹来结束生命？生命反正已经毁灭，精力反正已经耗尽。他现在就象时钟一样，整个机芯被一只齿轮接着一只齿轮地拆除了。

他缓慢地、几乎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朝着书架上望去，在那儿，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大理石半身像在半明半暗中闪烁着微

光。现在这座半身像唤起他近乎虔敬的感情，尽管有过一个时候他曾强烈地希望砸碎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彼尔越来越迷恋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了。他想起他当时是个多么糊里糊涂、鲁莽胆大而又自信过度的年轻小伙子，某些地方简直傻里傻气，有些地方则粗暴无礼，好惹是生非，始终是一个不懂人情的大傻瓜，这些回忆早已不会使他难受了。尽管他那样戆头戆脑，可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它在他的血管里歌唱，它在他的幻梦中鸣响。而现在，在他心上完全是一片沉寂的荒漠。在从前整个乐队演奏的地方——尽管这乐队有时演奏得并不协调，但毕竟是多么强有力的音乐呀！——如今只有孤单单的木笛有时轻轻地发出几声哀啸。

一个孤独的、被大家遗弃的人，一个只体验到生活的阴暗面的人，过的日子当然不会轻松。但是，正因为认识到，人们对待他是不公正的，他受到人们的排挤，这种认识可以在他抑郁不得志的时期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最后是怀恨在心，这愤恨的火焰使他感到温暖。他永远不会象某种人那样可怜巴巴，这种人呆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却感到象呆在墓穴里似的阴冷彻骨；面对豪华的酒宴却会饿死；看到没有他，他的一切梦想都能实现，而他却必须回避这一切。可是，为他，彼尔，准备的却正是这样的命运！

家庭、安宁、舒适——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他在青年时代曾带点儿傻气，自傲地梦想征服整个世界，如今，他从这个世界得到了十一又四分之一公亩[1]的土地。英格尔的爱情，孩子们给他带来的欢快，一个家庭安乐窝——这些就是他所得到的，代

---

① 一公亩等于一百平方米。

替了一切失去的、一切未完成的东西。

不能说生活对他是不公正的。因此，英格尔对于煎熬他的忧郁当然什么也看不出，因为她没有任何过错，而且也未必能够正确地理解他。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既然连他本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不理解。好吧，纵然他爱自己的家，纵然英格尔不想离开她土生土长的地方，纵然他一年年变得更有耐性——即使这样，还是解释不清楚这一小块土地何以对他具有吸引力和神秘的控制权，尽管在这里孤独感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之所以要留在这里，倒不是害怕到新的地方去他就不能养家活口。他不仅拒绝英格尔的舅舅的邀请——凭良心说，这邀请从来就没有使他动心过——而且还拒绝别的一大堆十分吸引人的建议。此外，区长跟彼尔很合得来；彼尔根本没有向区长请求过或暗示过什么，区长却好几次主动表示愿为他的事去跟内务部长和水利系统的负责人——这两位都是区长很要好的朋友——商谈。

疾病根本没有使彼尔心里不安。如果说他有时为自己的健康担忧，那也只是为了英格尔和孩子们。他在青年时代只要有一点儿小毛病，精神上就会十分痛苦而感到对死亡的恐惧，现在这种恐惧早已消失了。在参加别人的葬礼时，他几乎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装尸体的棺材隐没在黑暗的墓穴里。有时他会觉得，土块落到棺材盖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是一切响声中最诱人的声音，仿佛是死亡王国里的回声，仿佛是从虚无中发出的回答和可靠的安慰。

有时他会这样问自己：要是他死了，对英格尔是不是更为有利？她还十分年轻，十分美丽。可以推想，如果她第二次出嫁，仍会如花盛开、美满幸福的。彼尔脑海里已经不止一次地浮现这样

的想法：在她对年轻的布鲁克怀着厌恶的情绪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本能的、无意识的畏惧，对布鲁克的英俊和刚强的畏惧。英格尔本质上有很多方面暂时还处于微睡状态，没有觉醒；但他没有耐心、也许是没有能力去唤醒它们。

*　　*　　*

几天以后，英格尔和彼尔吃过午饭，坐在彼尔的书房里。英格尔坐在沙发上做针线，彼尔在窗口抽烟。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英格尔问道：

“我还是不要呆在这儿吧？”

“不，为什么？”

“单看你这样子，就好象你宁愿单独一个人呆着。”

“根本没有的事，我倒是喜欢你在这儿。”

“那末，我很想跟你谈些正经事。”

“什么事呢？”

“我想，也许我们最好离开这里，趁现在还没有到非走不可的地步就离开。你自己不是也说过，现在的收入不如以前了。我看这里未必总能找到适当的工作。”

彼尔惊讶地向她看了一眼：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在这方面似乎谈得很少。”

“你说得对，但是，为什么你刚好在这时候想到这方面呢？”

彼尔依然惊讶地、疑惑不解地望着她。但是她低着头做她的针线，眼皮抬也不抬。这是怎么回事？最近几天来她的神色有些奇特，哦，就是从那天晚上在药剂师家作客回来以后开始的。也

许，她终于意识到年轻的布鲁克引起她什么样的恐惧？

“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儿去呢？”

“不知道上哪儿。区长不是答应帮你安排吗？”

“他大概是指哥本哈根管理局的一个什么职位，因为他跟内务部长很熟。可是哥本哈根你自己不愿意去。”

“我吗？只要你认为需要，我就愿意。我很抱歉，让你很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孩子们。我一想到，也许孩子们不得不住在五层楼上，他们会觉得自己象是笼子里的小鸟，我就为他们难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没什么可怕的。夏天他们可以到我父母亲那里去过，让他们好好地晒晒太阳，这样，靠上帝赐福，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城市的污浊空气就不致使他们生病了。”

“那你自己呢？”

“我吗？”她用坦率、纯真的目光望着他，这目光把他心头沉重的阴云一扫而光，“我吗？你不用考虑到我。我十分健康，即使我们住得挤一些，特别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因为一开始我们不可能租四间以上的房子——这也完全可以习惯的。我想，得把拉乌拉辞掉；因为她太不灵巧，干不来城里的活儿。平常用一个女仆就可以对付过去了，至少暂时是可以的。我可以自己带孩子们去玩，准能带好。”

但是彼尔几乎没有去听她的话。他把雪茄烟放在一边。热血直冲上太阳穴。刚刚过去的惊吓突然又发作了，使他完全丧失了力气。

“有一件事使我很不安，”英格尔继续平心静气地说。

“什么事？”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说：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一谈这件事。可是，最近几天来你简直使人无法接近。”

“无法接近我吗？你大概没搞清楚吧？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彼尔开玩笑地说，“倒是你自己最近这几天的样儿叫人犯疑。喂，你痛痛快快地说吧，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多关心一下孩子们。我十分清楚，你是爱他们的；但是，从他们——特别是从哈巴尔特——身上很快就可以看出，当你不再关心他们时，他们感到多么难受。”

“你在说些什么啊？英格尔！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他们了？”

“我本来就知道你会回答我一些什么话。当你情绪好的时候，你觉得同他们一起玩很愉快；他们也很喜欢你这样。可是，在其余的时间里，你简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有什么过错，也不知道该怎样跟你相处才好。假如我们全家搬到哥本哈根去，你在家的时候会更少，孩子们就会完全跟你疏远，而你也跟他们更疏远了。”

“我一点也不懂。我以为，我一直……”

“不，彼尔，你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只顾自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英格尔打断他的话说，忍住了情不自禁的叹息，“当然，你没有发觉，你多么明显地让他们看出，他们给你增加了负担。孩子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这点你可以相信我。你即使为了自己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既然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可以把哈巴尔特在他生日那天傍晚因为你迟迟不回家来，甚至在临睡前不能跟你道晚安时对我说的话告诉你。他眼中含着泪花，十分粗鲁地说，“我知道，爸爸一点也不关心我。”我把这话告诉你，你可不要为这生气。我只是希望，如果我们搬到哥本哈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希望你能稍稍关心一下哈巴尔特：有时带他去

散散步，跟他谈谈各种各样的事物。他可是个会动脑筋的男孩子，对各种事物都有强烈的兴趣。当然，孩子们爱提出“怎么样”、“为什么”这些问题，这会惹得你光火，但对这些事情就要学会容忍。”

彼尔没有立刻回答。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象每次谈话内容过于吸引他时那样，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英格尔的话吓住了他。她那几句简短的抱怨，比她自己所估计到的触动他更深，因为它在彼尔心里唤起了他现在不跟任何人谈起的、童年的回忆。

“我明天就到哥本哈根去，”他终于说道，“晚上我写封信给区长，提醒他一下他答应过我的事。我所有的衣服都放得整整齐齐的，让拉乌拉一清早把我的礼服挂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掸掸干净；燕尾服也要带去——或许我会得到部长的接见呢。喔，我的皮鞋怎么样？”

英格尔慌了神。她不赞成这样仓促的决定，因此劝他好好考虑考虑；特别是不要急于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应该什么事都跟她的父母亲商量一下。可是，关于这一点，彼尔连听也不愿听。他正好有几天时间空着没有事。至于商量，他们已经商量过上百次了：有时跟父母亲一起商量，有时他俩自己商量。

“让我们就这样讲定吧。要是我们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我们就永远决定不下来。唉，英格尔，英格尔！终于到了展翅飞翔的时候了。不瞒你说，最近几天来我几乎总是在想这件事，现在再隐瞒已经没有意思了。你记得斯捷涅尔工程师，那个头号的招摇撞骗能手斯捷涅尔吗？我曾详细跟你谈过他的事。我怎么能眼看着这个坏蛋借用，确切些说是剽窃了我原来的设想而后就青云直上呢？你只要想一想，据说，斯捷涅尔在奥胡斯作报告说，征

服外省后，就打算着手征服首都。我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的。他的确已经被邀请到哥本哈根参加不知是本星期还是下星期开的代表大会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无耻之徒教训一下：去参加会议，平心静气地向到会的人说明问题的原委。我有好几个根据认为，向哥本哈根的群众证明我是对的并不太难。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多么厚颜无耻的坏蛋，何况在工程师们或者新闻记者们中间大概能找到还记得我写的那本书的人。”

“犯得着去翻旧帐吗？你这是何苦来？”

“何苦来？你等着瞧吧，”彼尔说，把手指捏得咯吱咯吱地响，又在房间里踱起方步来。

“彼尔，你听我说，把过去的事忘了吧。如果你这么迟才提出抗议，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好处？何况你也达不到这个目的，亲爱的！”

“有什么好处？我只是想捍卫自己的发明权，只此而已。谁也不知道，这对于我们的将来会有多大用处。”

“但我相信，除了灰心失望，不会带给你别的东西。你自己也说过，那个斯捷涅尔是个坏事干到底的人，只要能把对手从竞争的道路上排除，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何况你又不习惯倾听群众的意见，那就……”

“我亲爱的小宝贝，你简直为你的心肝丈夫担忧得失魂落魄了！”彼尔轻松愉快地说，微笑着站到她的面前，“不过，我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喂，孩子们在哪儿？哈巴尔特在哪儿？”

“他们都在花园里。”

“今天我们好好地来玩玩捉迷藏的游戏。”

“你最好还是带哈巴尔特去散散步，他整天荡来荡去没事干。或者你还是同他一起到玛萨家去吧？他们家有了新的蒸汽

机带动的脱粒机，这孩子会感兴趣的，他喜欢这一类玩意儿。”

“上克里斯坚·玛萨家去？那里本来人就够多的了。”

“那就更好。这样，这孩子就真的有可看的东西了。你顺便给他讲解一下机器的构造。当他看见人们把脱粒机搬运过去时，看得真够劲呢。可是我当然没法儿给他解释清楚。”

“好吧，我来给他讲解。”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回到家里，就立即收拾行装了。但是，当他想把行李箱从搁楼上搬下来时，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拉住了。不过，这种感觉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另一种更为可怕的感觉代替了它：彼尔觉得，此时此刻他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十字路口；如果他现在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烦恼，他就将永远埋葬在里马里特了。

* * *

最近六年来，自从彼尔迁到乡村里来定居以后，他总共只到哥本哈根去过一次。那是他结婚半年以后，他和英格尔决定到哥本哈根去，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但当时彼尔就已经觉得，城市对于他有些格格不入，他在那儿有些过不惯了。街道拥挤，市声嘈杂，旅馆里房间狭小，饭店里吃的东西不对胃口，付不完的小费，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整天得穿礼服，长时间戴着手套，上理发馆做发式，英格尔特别坚持要这样做——总之，过不了几天，他就恨不得立即回到他那安静的小屋去过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乡村生活了。

这一次，情况还是这样。诚然，一开始他很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城市在最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第一天，天还没亮，他就起

身，跑去看新的港口建设；接着到新开辟的各个区去兜了一圈；然后到市中心，到旧城去寻找他在报纸上常常看到的、一部分改建过或全部改建过的街区。但是，他的好奇心刚刚得到满足，每一个外省人都熟悉的那种怅然若失、孤独无依的感觉，又象十七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双亲的家来到首都时那样，袭上心头。

而现在，好象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哥本哈根正在最热闹的季节——夏天刚过去，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景象。每天晚上，在提沃利公园上空还有焰火腾飞，在所有的公园和花园里还有管乐队轰鸣，而剧院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敞开大门，热情地接待观众了；在所有的咖啡馆里，还麇集着夏天的候鸟——来自瑞典和德国的客人——可是咖啡馆真正的老主顾已经开始从别墅回来了，他们发觉自己喜爱的角落被粗鲁的外来人占据而大为不满。从每一趟列车、每一艘轮船里都涌出一群群休假回来的人。虽然他们全都大声叫苦，抱怨说，夏天过得多么快——简直还来不及顾盼一下；但是，看到故乡的欢乐，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说明了：不论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森林绿带，还是充满田园诗意的河湾流水，都已使他们十分厌倦。商人和官吏、办事员和女售票员、大学生和艺术家——全都苦苦思念着城市，在城市，生活来了个兜底翻：煤气燃烧出日光，电灯代替了月亮。

但是这样的欢乐对彼尔一点也不起作用，丝毫也没触动他。他听到的只是到处都有吵得人心烦的噪音，看到的只是庸俗无味的矫揉造作。这些忧心忡忡的人们急急忙忙地在街上跑来跑去；在电车还没有停住时就从车上跳下来，电车已经开动了还跳上去；坐着敞篷马车在城里兜风；住在旅馆里象在家里一样，一面忙不迭地吞下早饭，一面却不停地看着报纸；用喝一杯啤酒的

工夫来处理事务，却未必会分出一两个钟点来静静地思索。彼尔望着他们，明白自己想错了，他永远也不会象这些人那样生活了。此外，置身于这些热热闹闹的人群中，传教士的热情有时会在他身上觉醒，于是他想警告他们，向他们大喝一声："停止吧，疯子们！"

整整五天过去了，不论是内务部长那里或水利系统负责人那里，他都一直没有找机会去。只要他一想到要上那里去，就有一个隐藏在心底的警告声制止他，对他说：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他就扼杀了自己最良好的本质。

"亲爱的！"彼尔给妻子的信里这样写道，"我想，不能耽搁了，应该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就是：我很可能要两手空空回来了。原因在信里不详谈，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一天天地越来越觉得，这里的生活状况同七年前一样对我不合适，甚至更不合适。但你不要难过。只要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为我而设的，我就永远不会停止去寻找它。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这次出来完全没有收获。我现在彻底认识到，有这样一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天性中；正由于这种感情，从前我才避开了首都的喧嚣——这样做也许是十分轻率的。这一发现，使我的生活变得比较有意义了——这个收获还小吗？现在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认为，我遭遇不好是由于盲目的机遇掌握着我的命运。不，不是机遇，而是内在的力量，不管它来自何方，总能把我的单桅船拨向正确的方向；尽管乍一看来——而且常常如此——这个力量仿佛只是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的玩物。我们可以期望，如果我让这种力量今后仍然控制我的命运，它一定会把我带到该去的地方……

"我们很快又可以朝夕相处了。你也许会问，既然我不能实现此行的主要目的，为什么不立刻离开这里呢？不瞒你说，我简

直很难为情呢。动身前我向你许下多少诺言，而回来时却全都成了空话。不过我相信，你不会责怪我的。”

在毫无目的地闲荡的时候，彼尔经常碰到在萨洛蒙家里认识的熟人。有一次，他走出电车站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到他过去的朋友和内兄伊凡走在他前面。伊凡仍象过去一样，腋下夹着公事包，迈着短小的腿，用细碎的步子急匆匆地走着。他还碰见过阿隆·伊兹拉耶尔、玛克斯·贝纳德、哈萨拉盖尔和纳旦。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们竟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还碰到过综合技术学院的同班同学们（他们已不认得他了）。他们现在都成了有影响的人物，有几个还担任了很高的职务。在家里时，他从报上留意过他们的事业青云直上；而现在，他亲眼见到了他们，他却丝毫没有感到眼红。

他最希望能见见雅柯芭，却又害怕会碰到她。他知道，她在这里，在哥本哈根，她为穷人的孩子们创办了一个类似修道院附属的学校。报刊对这件事散布了不少谰言。他竭力想打听得更详细些：这是什么样的学校，雅柯芭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但是，日德兰半岛的报纸只登载说，这是“犹太大财主的女儿挑衅性的奇想”，而具体情况却什么也没有讲。

有一天白天，他坐在厄斯特加德和孔根斯纽托夫街拐角上一家咖啡馆的窗口，看见了杜林。不管你觉得多么奇怪，杜林的样子还是一点也没变。他站在马路中间和一位太太在谈话。这位太太看来是个年轻、漂亮而又风度很优雅的女演员，她一直在笑，仿佛杜林的大胆的目光使她全身发痒似的。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们。穿得稍微体面一些的男人们向杜林鞠躬，而太太们则用胳膊肘互相轻轻地推撞着。

后来杜林柔情脉脉地同女演员握手告别，然后坐上一辆等

在马路边的敞篷马车。成百双眼睛目送着他，看他的马车顺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广场驶去；而他那闪闪发亮的大礼帽一直在他那浅色头发的头顶上挥舞——这是杜林在向他的熟人们打招呼。

彼尔想起来，不久前报纸上登载过杜林从巴黎回来的消息。杜林是以外国新闻界的特别代表的身分，到巴黎去参加一个官方机构的成立的庆典的；接着他被推荐去觐见共和国的总统，并从总统手中获得一枚法国勋章。他在社会人士眼里成了在一切这类难得的机会中无人可以代替的当然代表。哪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必然有杜林参加；或者，确切地说，只有杜林参与的事情，才能算是重要的。所有的大门都为他敞开着，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雅致和粗俗的享乐完全免费为他服务。男男女女都来奉承他，想博得他的赏识。据说，甚至连朝廷需要完成某种微妙的外交任务时，也常常求助于他。

在他身上的确有一种毫无顾忌的、世界征服者的气质，他把全部生活都看作是一出荒谬可笑的滑稽戏。他妙在全无挂牵，把生活变成接连不断的及时行乐，变成无穷无尽的凯旋游行。

听凭他飞黄腾达吧！甚至对这个最新式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王①，彼尔也没有比对别人更羡慕些。

但他究竟想要怎么样呢？他想到哪儿去？到底哪里是他真正的岗位？至少现在他应该明白这点吧。

昨天，在浏览报纸时，他无意中看到，在日德兰半岛最西部的一个区里，在阿格尔沙滩带上，有个道路检查员的空缺。这个招聘广告一直盘踞在他的脑中。此刻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并不

①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曾大举向外扩张，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是这工作本身吸引着他，根本不是；更不用谈那微薄的薪资了。英格尔酷爱安谧、宁静、舒适；在那些光秃秃的岩崖中间，北海在怒吼，含盐的巨大冰山猛烈地撞击着海岸，她是肯定住不惯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招聘广告深深埋入了他的心底？这是因为这个边远地区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而所以如此——他只是到此刻才明白——正因为它是个荒凉、阴沉、被上帝和人们遗忘的地方。

彼尔从来没有如此专注地审视过自己的灵魂。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最深处——看清了之后，他发抖了。如果说，尽管他获得了一切表面上的成功，但他却没有得到过幸福；那么，这意味着，他没有得到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就说他现在急于回家，也根本不是为了英格尔，也不是为了孩子们，也不是为了家庭的舒适。那只想拉住他不出远门，总是在关键时刻悄悄地引导他的步伐的看不见的手原来是受他的下意识的信念指挥的，这信念是：只有在孤独中他的心灵才能得到安宁，他命中注定该受痛苦和折磨。“让我吃饱泪水浸湿的面包，让我喝足泪水。”

只是在此刻，仿佛雷电的闪光一样，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奇妙的字眼的吸引力和威力。他摸索着去探求的最大幸福，却原来就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所歌颂的、称为上帝赐给选民的礼物的那种巨大的痛苦，那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彼尔抬起头来，仿佛从沉痛的梦中醒来似的，重又看见了他面前沐浴着阳光的广场和熙来攘往的欢快的轿式马车和行人。过了一会儿，他走出了咖啡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荡，终于来到了埃尔斯捷多夫公园。从他来到哥本哈根的那一天起，他每天早晨都到这儿来散步，因为早晨公园里游人少。此刻已是晌午了，这里游人也不多。保姆带着孩子们回家去了。长凳空着没有

人坐。在林荫道和小径上到处是宽阔的阴影。中午的太阳在变得浓绿的树叶上、在由于年深月久而发青的雕像上闪烁着光芒。

彼尔在一条主要的林荫道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在这里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他安安逸逸地坐着，用一根棒在沙地上画着。蓦地，这样的念头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假如他死了，或者想个法儿脱离他的家庭生活，对他们，特别是对孩子们，倒是莫大的福气。他想起了英格尔跟他谈过的关于哈巴尔特的事。这男孩的确变得很内向而且不相信人了。有一次，彼尔在花园里看到，他正在追赶一只鸟儿——总之，没做什么坏事；但孩子出乎意料地看见了父亲，他的眼睛里闪现的表情，使彼尔看了不觉胆战心寒。他仿佛从旁看到了多少年以前的自己：当时，他站在父亲面前，半鲁莽、半惊慌地编造最没道理的托词，只想用来掩饰自己的不论什么过失！不！哈巴尔特光明的额上不应当打上该隐的记号①！父亲的诅咒给他的一生笼罩上黑暗的阴影，使他在大地上到处颠沛流离；但是，这种诅咒不应该影响他的孩子们的前途。不应该影响英格尔！现在，他意识到，无法克制的厌世之念深深地控制了他，他实在没有权利强迫英格尔和他一起分担他的命运。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不幸呢！她还没能猜度到，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会变化的妖人、同地下的精灵——阳光使他眼睛发花，幸福使他生气消尽——结合在一起了。甚至，假如有那么一天，对另一个人的爱使她恍然大悟，她还是会把自己的秘密象滔天大罪一样深藏心底，她会憔悴，她会死亡，却下不了决心承认——即使是向自己承认——自己的发现。

---

① 据《圣经》载，该隐犯了罪（杀弟之罪），受到上帝的谴责，上帝在他身上作了特别的记号（“该隐的记号”）。

彼尔刚想从凳子上站起来，忽然他的目光落到林荫大道对面的雕像上。这是手里抱着婴儿狄俄尼索斯[1]的西勒诺斯[2]；老萨堤罗斯[3]身子倚在树干上，望着这个不听话的淘气的孩子，现出隐约可见的微笑，父辈的自豪感闪耀在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上。

彼尔重又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群无忧无虑的人，直到泪水润湿了眼睛。假如很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人们也能这样柔情地、含着这样愉快的微笑来对待他，假如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里——他之所以能出现在人生舞台上最应归功于它们——生活不被搞得如此不愉快；那么，一切会变得怎么样呢？但是，死神本身在人即将出生时已用自己的暗标明，他必将死亡。当人刚看到世界的这一天，十字架、墓碑上的十字架的印记已铭刻在他的额上和胸部了。

---

①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抚养者和伙伴。

③ 萨堤罗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耽于酒色。

第二十七章

过了一天，彼尔就回家了。在和英格尔谈话时，他顺便提到了道路检查员的职位——这只是为了让她知道，他不仅是在哥本哈根一个地方寻找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因为“要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谈何容易！”

于是，时光又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流逝着，每一天都跟前一天差不多。秋天来了，气候开始变幻无常，秋天本该是这样的嘛。彼尔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临时找点小的土地测量工作，至于比较重要的工作，暂时还盼不到手。

英格尔发觉他变得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当他回到家里时，他高兴得令人感动。第一天，他抱着孩子们不肯放手，给所有的人都带来礼物。但是，他显露出一种奇怪的、忧心忡忡的神态，而且变得莫名其妙地拘谨，对她甚至有点怯生生的样子，跟过去的他完全不同了。过去他会叼着烟斗或香烟在窗口坐上几个小时，目送着飞云，而今，他到处都坐立不安。她听见，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着方步，仿佛出门所引起的紧张情绪至今没有消失。此外，他开始抱怨睡不好觉，每天晚上都要求让他睡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这是因为小英格堡感冒了，夜里咳得很厉害，影响他在卧室里睡觉。

英格尔暗自得出一些结论。总的说来，彼尔这次出门使她心里忐忑不安。她不愿搬到哥本哈根去的原因之一是，她想到彼尔

过去的未婚妻就住在哥本哈根。她一想到彼尔和这个女人可能碰巧会相遇，就感到恐惧。如今她担心，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因此彼尔自己也明白住在哥本哈根将会使他感到压力有多大。如果她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不难猜到，为什么他认为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他怎么会那样突然地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以及他何以显得那样难为情。

但是，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对这一点，她越来越清楚了。在里马里特，他们绝不能再住下去了，不然，他们会负债累累的。就是现在，她已经积欠了好几笔不大的、但还没付清的帐，她因此心事重重，然而暂时她还不愿告诉彼尔。他，这个可怜的人，即使没这事，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她认为，使他心情抑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在为他们的未来担心。而最最使她伤脑筋的是，她简直没法给他出个好主意来帮他的忙。

一天，有个骑马的人来到他们家，要求跟彼尔谈谈。英格尔那时刚好下地窖去，因此没有看到客人；但是从声音立刻听出来，这是年轻的地主布鲁克。“他到这里来要干什么？”英格尔感到惊讶，同时带着几分惴惴不安的心情这样想。

从布鲁克这方面来说，当他听说彼尔不在家时，也感到很惊讶。英格尔出来迎接客人，请他进屋；这时他向她解释说，彼尔和他约好见面，商谈准备在布达鲁普龙德进行测量土地的工作。彼尔表示，他想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同原来的计算数据作一番比较；因此，地主布鲁克送来了这些材料。英格尔说了许多表示歉意的话，但是没有一点办法，她只得坐在客厅里陪客人。事情真不凑巧，主要是因为她正打算给孩子们熨内衣，甚至已把熨斗放在炉灶上了。

她一点不知道彼尔到哪儿去了。他刚才还跟她一起喝饭后

的咖啡；两轮马车也停在敞棚里，看来他不会走得很远。最使她感到窘迫不安的是，布鲁克口吃得很厉害，他自己也为这个缺陷感到十分难过。她甚至有些可怜他。要不是他有一双那样的眼睛，她一定会克服自己对他不友好的态度。他有一双铁灰色的小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从童年时代起就那样锐利，甚至威严，使英格尔简直感到害怕。

过了至少半个小时，彼尔终于回来了。他也向客人道歉，但是英格尔觉得这样的道歉极其含糊，没法让人相信。后来两个男人就到书房里去了。

他们谈了足足几个小时，彼尔挽留布鲁克先生在他们家里吃晚饭。此外，他们还商定，一有机会，彼尔就到布达鲁普龙德去对某些地段重新测量一下。后来又决定不拖延，只要天气好，明天就去。据彼尔自己说，他急于想尽快结束这项工作。

“同时，我很想看看您的那些远近闻名的母鸡，我妻子一直在我耳边絮叨这件事，她是很喜欢鸡的。”

和彼尔谈妥以后，布鲁克先生在吃晚饭时自然而然地邀请英格尔同她丈夫一起到他那儿去玩。

“我想，您一看到我那些九斤黄鸡，准会垂涎三尺的，”他开玩笑说。

英格尔用一般不准备应邀的人常用的口吻谢谢他的邀请。

但是，第二天，当她从卧室的窗口看见两轮马车已经驶到院子里时，她不禁为自己的谢绝同往而感到遗憾了。这天早晨的天气好得出奇，九月的阳光温暖宜人，到布达鲁普龙德的路要经过两个全区风景最优美的小森林。并且，她觉得，如果她跟彼尔一起去，他一定会很高兴——还有，她真想再看一下她童年时代跟随父母去过好几次的古老的地主家园。如果她同时能用自己的

几只洛克鸡换得一对真正的九斤黄鸡，她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合算的事了。

因此，英格尔打开窗子，喊住了已经坐上两轮马车的彼尔：

“你想不想带我一起去啊？”

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一开始他甚至弄不懂她在问些什么。他的眼神显得那么困惑不解，以致英格尔不禁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哎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傻瓜！我想跟你一起去嘛。”

他默默地点点头。

于是，他把小飞马珀伽索斯卡卸下来，用有红丝绒座位的轻便四轮马车代替了两轮马车，然后取出讲究的马具来配上。经过半小时的准备，他们终于上路了。

道路穿过铁路路基，然后伸向山冈，从那里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河流和被水淹没的草地。在山冈的另一边，道路陡峭地向下延伸到林木茂盛的峡谷，色彩斑斓的树叶象翻腾的海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茂密的树木很快把他们包围，车轮开始陷进被水淹没的车辙里，于是彼尔只好让马慢步前进。

一路上他总是沉默不语。英格尔却相反，情绪好极了。她不停地低声哼着歌子。她那么长时间被困在屋子里忙着家务，被各种不愉快的思想折磨得够了！无怪乎她此刻的心情这样愉快。而且周围风景多美啊！万木森森，百彩纷呈！头顶上总是有一只什么鸟儿在啼鸣，仿佛跟踪着他们飞行。很难看清它在哪儿，只能听到它的歌声忽远忽近，小鸟儿调皮地、没完没了地反复唱着“看呀—看呀！”“看呀—看呀！”英格尔舒展胸怀，深深地呼吸着，感觉到异常轻松，仿佛近来压抑着她、折磨着她的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真想大声歌唱，但她立刻想起彼尔那一副忧心

忡忡的神情，因此只能低声哼着曲子。

蓦地她抓住他的手，轻轻地说：

“喂，快看！”

她那敏锐的目光发现，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一只狍子。它正惊恐地竖起耳朵，眼睛睁得滚圆，屏息不动，仿佛准备跳跃似的。彼尔拉住缰绳，让马停止前进。狍子也一动不动，挑衅似地望着他们。它微微动了一下耳朵，伸伸脖子，突然被自己的动作吓坏了，转身背向着他们，一跳老远，隐没在密林里了。

“哎，快捉住它！”英格尔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并挥舞着双手，“哎，哎—嗨！”她大声叫喊着，直到树枝折裂的喀嚓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消失在树林里为止。

大自然的绮丽风光也开始渐渐地感染了彼尔，他心中也仿佛轻松了；而当英格尔拉他的衣袖时，一阵轻微的颤抖传遍他全身。希望在他身上又象过去那样有力地爆发了，但仅仅是一刹那间，就象圣艾尔姆火花①的闪光一样。英格尔的一句话又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唉，多可惜，你不是一个猎人。这大概是一种很开心的活动。你不妨试试看，好吗？这样可以无忧无虑地在田野里、在森林里漫游……而且对于健康也有好处。你以为怎么样？”

“对某些人有好处，对另一些人却没有。打猎这种事情必须从小学起，而我从来就没有对大自然发生特殊的感情。因此，我觉得，我跟它无缘。”

“你知道这是谁家的林子吗？”

---

① “圣艾尔姆”是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教堂的名字。它的塔楼尖端在雷雨时常发生放电现象，伴以短暂的火花。

“它属于布鲁克家。”

“你想想，他们有多少土地呀！”

“非常大的庄园。五等文官是很有钱的。”

“是的，他很有钱。”

他们很快出了林子，眼前展现出一望无际的谷地，它后面是一片田野。但是，接着又是林子，它后面是另一个山冈，比第一个还要高。从山冈上望去，前景是多么辽阔，有多么肥沃的庄稼地啊！下面，在山冈的南坡上，矗立着一幢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它有两座结实的塔楼和宽广的花园。这就是布达鲁普龙德，布鲁克家的庄园。

英格尔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庄园，简直看呆了。

“你且想一想吧，他们家的花园多大呀！我原以为它比这要小得多呢。”

“是呀，这才是给哈巴尔特游玩的地方呢——你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地方了，”彼尔说，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仿佛极力要压制住突然爆发的大笑似的，“我们的花园对他来说太小了。”

“那座大建筑物是什么？你看，就在那边，在后面……有高高的尖顶的？”

“那是谷仓，再过去些是马厩和油坊，都是第一流的，都有最新的技术装备。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德国人真会经营呢！”

“你想，他们看到我也来了会不会觉得奇怪？”

彼尔拉紧马缰绳，准备立刻让马停下来：

“如果你觉得不大好，我们可以回去。”

“不，我怕他们已经看到我们了。你看见吗？那边有一个男人沿着林荫大道走过来。我觉得，这是托尔瓦德。”

“大概是的，的确是小布鲁克先生。”

“这样，我们就绝不可能回去了。而且，彼尔，我太想弄到一对九斤黄鸡了。答应我，让我们到鸡舍里去看看。你只要把我带到那边就行，其余的事交给我好了。”

英格尔说得对：托尔瓦德·布鲁克正沿着那条连接乡间土道和花园、两旁有古老的菩提树的林荫大道在散步。他老远看到他们的四轮马车，认出了他们的马；因此，当他们的马车驶到院子里时，他已经站在台阶上迎接客人了。

穿着仆役制服的仆人接过彼尔手中的马缰绳；这时布鲁克就搀扶英格尔走下马车，几乎是必恭必敬地欢迎她光临。

五等文官在装有玻璃窗的凉台上迎接他们。他是个身材颀长、仪表堂堂的老人，须发雪白，胡须剃得很光，头发剪得短短的，有着毛茸茸的双眉，黑黝黝的脸色和一个鹰钩鼻。他已有七十三岁高龄，但身板却跟儿子一样挺直。这使人立刻感觉到，在他的血管里奔流着古代军人的血液。他带着明显的德国口音，用华丽的词藻对英格尔的美貌说了几句恭维话，然后问到她父母的健康情况；对彼尔的态度则正好相反，对他讲话稍带一些居高临下的神气。

仆人端上葡萄酒和水果，谈话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彼尔很快就站起身来。

“哦，对了，你们还要到田野上去走走。我儿子对我说过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将竭力招待您的夫人，让她高兴。”

“锡杰尼乌斯太太，您好象对母鸡很感兴趣，是吗？”托尔瓦德结结巴巴地问，“让我陪您去吧。同时，您可以重温一下您对布达鲁普龙德的回忆。我希望这能让您开开心。”

彼尔向大门口走去。英格尔央求地向他看了一眼，本来打算回绝，以免单独跟两位主人在一起；但是，五等文官已经命令仆

人把所有的鸡全都放出鸡舍来。

彼尔由两个工作人员陪伴着，沿着土堤走了很久。两个工作人员搬着测量用的杆子和测水链跟在他后面。彼尔怎么也不能集中思想来考虑工作。工作人员带着毫不掩饰的困惑不解的神情望着他：他的举止多么古怪呀！现在他痛苦地追悔自己做过的事——的确，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倒是在想：他和生命的帐早已算清，而他自己却照旧抓住它不放。

这时候，英格尔已和五等文官父子一起参观完了庄园。他们到过好几个马厩和畜栏，还去看了猎犬舍；接着，主人让她看了厨房和贮藏室，甚至带她去看历史遗迹——中世纪的城堡遗留下来的地下室，在城堡的原址已经盖起了一幢新房子。

等到彼尔回来，这三个人已经坐在凉台上了。

五等文官显然很欣赏英格尔，邀请她夫妇俩同他们一起吃顿饭再走。英格尔向彼尔看了一眼，询问他的意见；但是彼尔断然拒绝，而且立刻要求备车——英格尔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礼貌的。

托尔瓦德骑着马送他们。他有一头很漂亮的枣红色长腿母马，甩着长长的尾巴。显然为了对英格尔表示尊敬，他用左腿把马紧夹一下，马儿就负着他腾跳起来，以至嘴角也喷出了泡沫。他自己却很舒适地稳坐在马鞍上。他那紧紧裹住身子的法国式骑装使他两股的二头肌显得十分突出——简直太突出了。因此英格尔没有转过脸去看他，而是一个劲儿地想使彼尔加入谈话，不过她的努力落了空。

“我不知怎的对于马和狗都不感兴趣，”彼尔后来解释说。

在森林的边缘上，布鲁克跟他们告别了，转入旁边的一条小路，以便绕道回布达鲁普龙德去。这时他立刻让马儿奔驰起来；

等他跑到相当远的距离后，英格尔望着他的背影说：

“他骑马的样子倒挺帅的！”

“那还用说！他们的民族一代代都是军人。据我所知，他本人曾想当军官——要不是语言上的严重缺陷，他准能当上的。听他说话，我有时感到实在难受。”

英格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是的，他够不幸的！不过今天他倒说得很流畅。”

“你拿到他们答应给你的九斤黄鸡了吗？”

英格尔脸红了。她已经全忘了母鸡的事了。

“哎呀，真糟糕。我只要稍稍提一下这件事，一定能得到一对或两对；五等文官是很慷慨的。”

“是的，他是很慷慨的，”彼尔喃喃地承认说。

回到家里天还没有黑。彼尔抱怨说头痛，立刻到他的书房里去了。他把烟斗点着，抽起烟来，刚坐到窗口，却又立刻站起身来，把烟斗放回原处，开始心神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个最最没有用处的人，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一个胆小鬼；他热爱生活，却不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他鄙视生活，却又不敢和它诀别。

有人怯生生地敲门。这是英格尔打发哈巴尔特来跟父亲道晚安。

哈巴尔特犹犹豫豫的神情使彼尔眼里涌出了泪花。但他忍住了，甚至脸上装出微笑的样子。他蓦地抱起了孩子，高举过头顶。他们就这样站了好一会儿，正如埃尔斯捷多夫公园里那个雕像中好嘲笑人的西勒诺斯抱着婴儿狄俄尼索斯的那副姿态。

“哈巴尔特，告诉我，你不怕我吧？”

“我不……不怕，”哈巴尔特犹豫不决、含含糊糊地说。

“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的。你说是吗?”

“唔……”孩子回答,一面徒劳无益地想从父亲手中挣脱出来:他觉得父亲情绪好的时候,有时比光火时更可怕。

哈巴尔特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双脚刚一落地,就连跑带跳地奔出了房间。彼尔一下子坐到圈椅里,绝望地用双手掩住了脸。

* * *

一星期以后,英格尔和彼尔吃过午饭,打算到贝斯特鲁普去;彼尔从哥本哈根回来后,他们还没有去过那儿呢。

最近一年来,彼尔同勃洛姆贝格夫妇之间存在着隐隐的敌意,只是为了英格尔,双方还勉强克制自己。但是,这一次,事情竟以大吵大闹结束。

最使牧师愤懑的,是彼尔对于他出色的布道所持的冷漠的态度。他习惯于看着一群兴奋的群众热烈地围绕着他,虔诚地倾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把彼尔的冷漠看作是蓄意的恶毒的挑衅。而丈母娘则不能原谅彼尔拮据的经济情况使她那可怜的爱女最近一个时期来不得不过着窘迫的生活。再加上彼尔从哥本哈根回来时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孝敬她,她对彼尔的爱就根本不可能有所增加。

晚饭时先有过一些小冲突,后来在客厅里终于爆发了真正的吵架。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这使他变得心胸狭窄而多疑。当岳父直截了当地责备他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家庭在物质生活方面过得幸福一些时,彼尔生气了,针锋相对

地回答说，希望局外人不要来干预他的私事。岳父开始训斥他无礼的回答和令人不能容忍的口气，这时彼尔终于勃然大怒，在桌上砰的击了一拳，说是不愿意再处于他的监督之下了。

这样的话在贝斯特鲁普还闻所未闻呢。刹那间，房间里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接着，牧师带着自己的尊严受了侮辱的神情，板着面孔，站起来推开椅子，斩钉截铁地说：

“但愿今后我们之间不再出现这样的场面，”说完，就离开客厅到他的书房里去了。

他的夫人气得咬紧嘴唇，也跟着走了。

彼尔吩咐备马，他和英格尔立刻动身回家了，岳父或岳母都没有出来送他们。彼尔模模糊糊地，象在迷雾中一样看到站在客厅里桌子旁边的英格尔象死人般惨白的脸，这使他清醒了过来。从这一时刻起，他再也不敢向英格尔看上一眼，一路上也没有交谈过片言只语。不过，彼尔看到她尽管穿得很暖和，但全身却神经质地索索发抖，就连座位也跟着颤动了。

回到家里，她比较镇静一些了，同意彼尔替她脱下路上穿的宽松的短大衣，甚至自己请他把大衣挂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她到儿童室去看了一下，瞧瞧孩子们的情况怎么样，从儿童室出来，又象往常每天晚上一样，到家里各处都巡视一遍。

彼尔急急忙忙走到自己房里，点亮了灯，但玻璃灯罩怎么也罩不上去，因为他双手颤抖得太厉害了。他在桌旁坐下，拿起报纸，吓得发愣，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十分钟以后，英格尔走进卧室，又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看他，而使彼尔很惊异的是：她已脱掉了一些衣服，只穿着衬裙，披着宽大的罩衣。

“你又要睡在这里吗？”她说，一面把枕头拍拍松。“你不是这

样要求的吗?”

“是的,是的,谢谢!”他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目光却没离开报纸。

“你知道,英格堡已经差不多不咳嗽了。”

没有回答。

于是英格尔在火炉旁边角落里一张摇椅上坐了下来。两人都默不作声。

“哎,彼尔,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地考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她又开始说。

“为什么说是时候了?”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今天傍晚发生的冲突不是偶然的。到现在我才明白,事情早已在向这方面发展了。”

“为了你和孩子们,我对发生这样的事十分抱愧。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就算是为了你们也不该这样。但是,虽然我现在不能承认错误,也不愿再到贝斯特鲁普去,却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也禁止你和孩子们去。如果你为了我的缘故而和自己的双亲断绝来往,那就太傻了。”

英格尔坐着,身子稍稍向前倾,一只手托住了头,她眼也不抬地说:

“你有时候会把人得罪到什么程度啊,你自己甚至还不知道呢。你怎么想得出,我能到你不愿去的地方去?而且还带着孩子们去!”

“这是你的老家,英格尔!”

“那就更不能去了。况且,总的来说,我们两人今后在这里不会舒服的。生活会十分困难。”

“你想搬到哪儿去呢?”

“你不是说过在西海岸有个什么道路检查员的位置吗?你到那边去碰碰运气吧。不要再拖了，今天或明天就马上写信去。”

“你清楚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位置？第一，工资低得可怜——不到二千；而且，在这种边远地区，几乎没有地方能额外再挣些钱。第二，据我所知，这是全丹麦居民最少的地区之一，那里尽是山岩和石南的荒地，周围好几里，除了渔夫和贫苦的农民，没有一个生灵。”

“但是，在那里，我们俩相依为命，也许要比在这里更加亲近。”

“英格尔，亲爱的！你是多么眷恋自己的双亲、自己的老家和老朋友，多么爱安宁和舒适。不，这对你牺牲太大了。我不能让你这样牺牲自己。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如果我现在听从你的话去做，你将来会悔恨交加地责怪我的！”

英格尔坐着，用双手掩住了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要是上帝能帮助我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就好了，”她说，一面号啕大哭起来。接着，突然控制不住自己，跳起来大叫：“你可把我折磨死了啊！”

然后，她没有道晚安就到自己房里去了，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彼尔依然坐着，泪眼模糊地盯着房门。好象有个什么声音在催促他：“起来，到她那儿去！”——但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却按住他不让他动一动。不，没有必要去。重要的决定时刻已经到了。灾难已经降临到他们头上。她的心灵开始在觉醒。她不是地下的精灵，她是个凡人。让她和孩子们都回到生活中、回到阳光下去吧。至于他，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听天由命吧！

* * *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已经睡了，两个女仆在厨房里忙着。英格尔点亮了客厅里的灯，坐在沙发上织补孩子们的袜子。这时，彼尔从书房里走出来。虽然他一整天没有出门，但他俩从昨晚起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英格尔发觉，他有些神态失常地在她和孩子们周围转来转去，却没有开口跟任何人说话。吃过午饭，孩子们睡午觉时，她在儿童室里看见他：他俯身在哈巴尔特的床上，带着一种悲观失望的、莫名其妙的神情，望着睡熟的孩子。

不单是为他们的未来忧虑使英格尔整天沉默不语，更使她难受的是昨晚的争论。争论之后过了一会儿，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怎么会突然闹了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想起这件事她就觉得害臊，心里很不好受。

彼尔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好几次，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面对着英格尔。

他俩谁也不愿意首先打破沉默。

“哎，你考虑过我们昨晚谈的事吗？”英格尔终于问。

“考虑过。正确些说，我别的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但回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对那件事作个总结。我指的是跟你的父母吵嘴的事。你自己也承认，这件事由来已久。你说得对。也许我的话说过了头，而且不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但是，我的话并不是出于胡思乱想的空话。”

“这一点我早就觉察了。”

“是啊，你昨晚已经说过了。但是，亲爱的，既然你猜想我们在世界观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使我和你的父亲、和他的

一批追随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你本人合不到一块儿；可是我们怎么会从来没有找机会严肃认真地谈谈这一点呢？这不仅奇怪，而且实在无法辩解。我十分清楚：这全都该归罪于我。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我向你隐瞒了真情。事实上，我自己也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完全认识清楚。”

“不，彼尔，你错了。我十分清楚你的观点。你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些观点。我十分清楚，你不相信我们大家所相信的，这一点常常使我痛心。不过父亲总是说，就连那些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个可敬的、没有缺点的人，也有权自称为基督教徒并指望得救，只要他对上帝的态度是真诚的，只要他在日常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和敬畏上帝就行。”

“英格尔，不瞒你说，我根本不相信上帝！”

“你不相信上帝？”

她把没有织补完的袜子放在膝盖上，脸色变得惨白，就象昨天在贝斯特鲁普时那样。

“是的，我不相信。我早就不相信了。我到处寻找上帝，但是我只找到了我自己。那些认清自己的人并不需要上帝。臆想自己需要一个这样的超自然之物——不管它是什么形象，象父亲也好，象法官也好，反正一样，既得不到一点安慰，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彼尔，你清醒一下，你在说些什么啊！你这样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你还要倒大霉的。”

“可能如此。但是，你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倒霉却很有吸引力，就象泥泞的沼泽地或者黑森林中的湖泊也会使一些人向往？”

“大概他们是那样一种人，他们沉溺于罪孽之中，只当他们

犯罪作恶时才感到幸福，《圣经》里也是这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吗？这种说法未必永远是正确的。有这样一些人，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本能才把他们引向不幸的。他们确信，只有痛苦、弃绝一切和不存指望才能解放人类的灵魂。要知道，有一些植物就是在阴暗、寒冷的环境中生长的，而且还开花结果呢。”

“不，这样的人我没有碰到过。”

“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并不少。我们的全部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在幸福的日子里我们培养不出坚强刚毅的个性，但是，在艰难困苦的年代，正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所说的，‘从麻雀蛋里也能孵出雄鹰来’。”

“斐雅尔塔林格？你在想念他吗？”

“是的，我在想念他，经常想念他。”

“我真不理解你了。他可是上吊死的呀。”

“是的，他是上吊死的。这很可惜。他死了，这几年我觉得十分孤寂。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给自己正确地解释斐雅尔塔林格的悲惨的结局。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也能够从这方面理解他了。在我看来，斐雅尔塔林格自杀的原因，应该从他跟他妻子相处的关系中去寻找。你也许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他是怎样对待这个完全腐化堕落、丧失了人格的女人的。现在我认为，起初她的性格就和丈夫截然不同——她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十分活跃的性格，适合于光明和欢乐的生活，而他却强把她拉到阴暗的生活里来；这对他有利，可却彻底把她的灵魂给毁了，他因此受着良心的谴责。同时——不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他看着她堕落，羞愧和痛苦似乎在鞭策着他去……有时他对待苦难的态度显得甚至有些不健康、有些不正常。于是，她一死，良心的谴责占了上

风。他认为他犯了慢性毁灭一个人的灵魂的罪行，这使他受不了。于是，她死后没多久，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讲给我听呢？”英格尔问他，同时疑虑重重地看了他一眼，“我们根本不是在谈那些事。”

彼尔思索了一下，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回答道：

“英格尔，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家庭的悲剧，对于我们，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借鉴；而且，不仅是借鉴，也是一个警告。”

“对于我们？！”袜子又从她手中掉了下来，“对于我们？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彼尔眼睛往下看着，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突然变得脸色煞白，把英格尔吓得喊叫起来：

“彼尔，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使你伤心的事了？还是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告诉我，你怎么啦？”

但是彼尔还是不能说出决定性的话。

英格尔把一只手伸过桌面，仿佛想要安慰他，说：

“你一定是病了，是的，是的！你自己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最近几天来你对一切都是那么悲观失望；而我正是在此刻很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忘掉一切苦难。是什么把你压得抬不起头来？也许是经济上的拮据吧？”

“不是！”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不利。”

“你倒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不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病了吗？”

“没有。”

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猜测象闪电一样掠过英格尔的头脑。

“彼尔，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的吗？”

“是的。”

“你在哥本哈根时，碰见过你过去的未婚妻——那位……萨洛蒙小姐没有？”

彼尔惊奇地向妻子看了一眼。

“没有。”

英格尔不相信。

“你说谎！”她大声喊道，猛然从沙发上跳起来，没有织补完的袜子飞到了桌子上。“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她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接着说，“你碰见了你过去的未婚妻，重又爱上了她。”

“告诉你，你搞错了。”

“如果不是她，那就是另外一个。只可能这样。一切全都明白了。你现在简直是在我面前表演一出讨人厌的喜剧，让我一步一步地思想上有所准备。你想抛弃我再娶别的女人。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老实回答我！”

彼尔沉思着。

他头脑中忽然涌现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证实英格尔的猜疑，并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对英格尔来说最能解决问题。没有这样严重的事故她是不会同意正式离婚的。如果英格尔能痛恨他，从而很快把他忘掉，这对他是有利的。他放弃的东西已经太多，现在还值得惋惜什么名誉吗？

“是的，你说得对，”他回答说，驯服地低下了头。

英格尔在原地僵住了。她的脸仿佛一下子消瘦了，脸上只剩下一对张得大大的、乌黑的眼珠。她双手交叉在胸前。

“你竟然能卑鄙地瞒了我整整三个星期！这么说来，父亲是对的！可我这个傻瓜总是庇护你……为什么你失眠，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还一直闹头痛！……想想真可笑，我还一直考虑怎样才能使你高兴，怎样使你开心呢！而你这时却在思念另一个女人，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离开我们！多么卑鄙的弄虚作假！多么下贱！软骨头！”

从儿童室敞开的门里传来孩子的啜泣声。英格尔没有听见。她又来回地在踱步，嘴里说着什么，但已经是自言自语了。直到小女孩放声大哭时，英格尔才跑到她身边去。

彼尔挺直了身子，两只手掌捧住头，呻吟起来。事情就这样了结了！牺牲已经呈献在祭坛上！他发誓要坚持到底。

英格尔回来了，重又开始焦急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后来，她走到彼尔面前。

“难道你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说吧，这不是真的！”

他摇摇头。

“不，英格尔，干吗要多说呢？”

她又站了一会儿，接着号啕大哭，回到卧室里去了。

他还听到传来这样的话：“软骨头！多卑鄙！”接着，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房子里一阵忙乱。一扇扇门砰砰地响，英格尔提高嗓音对女仆们发号施令。雇工的木屐在院子里嗒嗒地乱响。马车棚的门打开了，从里面驶出一辆四轮马车。

“她今天就想离开，”彼尔惊恐万状地暗自思忖。

把孩子们从床上拖起来时，英格堡放声大哭；哈巴尔特问，是不是他们的房子着火了。英格尔发号施令的声音传遍所有的房间。一个女仆脱掉鞋子跑进客厅，一看见彼尔，就吓得飞也似地跑回去了。英格尔自己也向客厅里看了看——她已穿戴好，准

备上路，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英格尔，你听我说，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最好还是我离开这里。或者，至少等到明天早晨再说。”

英格尔没有回答。她走到书桌面前，打开抽屉，取出钱和一些别的小东西。

“你允许我跟孩子们见见面吗？”

“只要不是今天。你可以在我父母家里见到他们。”

不到半小时，四轮马车就驶出了大门。彼尔一动也不动。当车轮的轧轧声在远处消失时，他把双手从脸上移开，不由自主地向上天望了一眼。

“唔，现在你满意了吧？”

第二十八章

如果沿着从奥德苏通往提斯特德的大道，在那有着许多阴暗的沼泽和泥泞的沼地的伊德比尤镇附近朝西拐向埋葬着里坚·基尔斯坚的遗体的、环境清洁、风景如画的小城佛斯捷维格，过了佛斯捷维格再向北一点，就可以看到一片无边无际、土壤贫瘠的荒原展现在眼前。怒吼的暴风一年四季都在它上面盘旋，羊群即使在夏天有时也会因吃不到饲料而死亡。方圆多少里，举目四望，尽是大圆石和沼泽地，而且不论冬夏，这个平原都是老样子；生长蚤缀的地方呈现一片灰绿色，而生长帚石南的地方则是一片棕褐色。种植蚤缀和帚石南——这是保护土壤、使之不受含盐的海潮侵蚀的有效方法。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因为途中碰到无法穿越的泥泞沼地时，道路就得从旁边绕过；在难得的无风时刻，道路就象发生过火灾似的，被浓密的烟雾笼罩，一片迷糊。

有的地方可以碰到一个小农庄或者一个全被帚石南遮住的小农舍，但有时两个农舍之间相距好几公里；而真正的城市这里却根本没有。只有在那个把沼泽挖成排水沟的地方，有一个象是新兴的市镇。在排水沟的两旁有四所房屋，其中有一所是学校的校舍。另一所住着公共牧场的管理员，第三所住着一个皮鞋匠，第四所现在空着没人住。

就在几天以前，从最后一所房子里抬出一具棺材，里面装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尸体。死者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多年，这些年

来一直激起周围的居民对他的好奇心。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他从来不谈自己过去的事。不能说他不健谈，只是稍稍偏激了些。在这里，他的朋友多的是，而敌人却只有一个：这里的牧师。他没有家眷，孤独地和一个年老的女管家、一匹老马、十来只母鸡住在这一所大房子里。他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有很多书。诚然，大部分时间他并没在看书，而是在工作——骑着一匹毛蓬蓬的、老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驽马为公事到处奔走，同时在马上思索。他在履行道路检查员的职责，这里的道路从来没有象他任职时期保养得那么出色过。

尽管他十分孤独，健康情况又很差，使他不得不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拒绝当地的居民为了要稍稍弥补一下他在冷漠的大自然中所过的郁郁寡欢的生活而向他提供各种娱乐；但他总是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他是个心平气和、知足常乐的人。这使人们感到惊奇，老实说，甚至使人为他惴惴不安，因为这个外来人根本不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他不仅不去领圣餐，而且对教堂根本就不屑一顾。因此当地的牧师把他归于渎神者之列，这些渎神者命中注定永远要受到诅咒。

他的邻居，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年轻教师，特别同他合得来。尽管良心上有些不安，这个教师还是喜欢在晚上顺便去看看他。在灯光下天南地北地聊着各种各样的严肃的话题。这个教师还很年轻，因而至今保持着童年时代相信善良最终能取得胜利的信念。正因为他是个正派、诚实的人，所以他觉得不论怎样他准能够进天国。虽然他有个很好的家庭，前景又十分光明，但有时——甚至是常常——也会出现忧郁的、心情不好的时刻。这时，他不能不承认，他的邻居——不信上帝的人，而且是单身汉——却比他自己幸福得多。有一次，他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看法告诉

这位道路检查员。道路检查员平静而扼要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这位教师，还没在生活中找到对他最合适的位置；而只有找到了这个位置，才能体验人类“独立自主、自我认识”的最大幸福。但是，当教师接着问，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怎样去寻找时，道路检查员却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可以帮助他去寻找，只是需要不遗余力地服从自我完善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每一个活人身上天生就有的。

另外有一次，教师试图向他打听，一个人根据什么特征可以看出自己已经达到了“最大幸福”的境界，道路检查员对这一点也不愿详谈。他嘲弄地打断对方的话说：“最好还是去问你们的牧师！”不过，后来他又补充说，每一个个别的人应该从他自己的角度努力去同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建立直接的、尽可能紧密的联系，而不要通过别人的感觉器官来接受它们（那些依靠外来的概念而不亲自去观察的人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对待生活的真正积极的态度是一个希望享受认识的真正欢乐的人所必需的；而任何事件——伟大的或渺小的，幸福的或悲痛的——都会赐给我们这种欢乐。如果在你的面前展现出又一个角落，即使是隐秘的思想王国中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极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而你却体会不出这是多么幸福；那么，你就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教师米凯尔逊在道路检查员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曾多次回想起这些话。因为道路检查员尽管肉体上受着可怕的折磨——他死于癌症——精神上却从来没有沮丧，也不从周围的人中寻找支持。他兴致勃勃地研究自己的疾病，寻找它在自己机体内部破坏的痕迹。虽然在一阵阵剧痛发作时，他忍不住要呻吟，使邻居们不得不用棉花塞住耳朵；但是过后，人们来看望他时，却往往

觉得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体验到深沉的欢乐的人。生活对于他从来没有显得是无法忍受的，一分钟也没有。当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床头小柜里发现了一把装好子弹的左轮手枪，才确信了这一点。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十分安静地躺着，不想看到任何人。但是，人体机构遭到破坏的全过程，直到最后一分钟，却始终牵系着他的思想。当他感觉到，他的双腿已经开始变冷时，他要求拿镜子给他，让他看看自己脸上的表情。

“再过一会儿，一切就全都结束了，”他凄然地对女管家说，一面把镜子还给她，因为他已经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接着就开始出现临死前的弥留状态。那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时分。西南风象丧家之犬那样怒号，从干裂的门缝里直钻进来，雨点哗哗地打着窗户。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在光秃秃的墙上，一只银挂表滴答滴答地响着——这是父亲的遗物。

年老的女管家派人去把教师请来，因为她害怕单独一个人守着垂死的病人，虽然她并不需要任何帮助。道路检查员一动不动地躺着，处于昏迷状态，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午夜刚过不久，他的头突然歪向肩头；接着，呼出最后的短短的一口气——一切就都结束了。

十月里一个天气晴朗、平静无风的日子，在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人们把一具棺材埋入公墓的沙土里，有二十来个人参加葬礼。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没有一个人致临葬的悼词；挂在涂着焦油的桁架上的钟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是按照死者的遗愿这么办的。虽然他还要求在他的坟前吹军号，但牧师不允许这样干。

死者的两个哥哥——部长埃别尔哈尔德·锡杰尼乌斯和大司祭托玛斯·锡杰尼乌斯——都来参加葬礼，两个人都穿着便服。从墓地回来后，他们拆开他的遗嘱，使两个哥哥非常惊讶、同时又十分伤心的是：遗嘱上写明，死者把全部钱财遗赠给“雅柯芭·萨洛蒙所创办的、不受教会管辖的、设在哥本哈根的学校”。当然，对于这一点，这两个人都怎么也不赞成。最使他们难受的是：除了一切家庭用具和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外，死者竟还有两个存款折。简言之，总共有近一万克朗。由于身体衰弱和固有的习性，道路检查员采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使他得以把几乎年俸的一半积蓄起来，还不包括临时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几笔小发明的报酬。

两位兄长睁大了眼睛。

“不过数目是相当可观的，”部长忍不住说，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

说第一遍带有几分尊重的意味，说第二遍就带有一些不信任的成分了。

“是啊，是一大笔资金呢，”大司祭也用同样的口气认可。

兄弟俩互相对看了一眼。

“我希望他的这些钱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怀疑这一点。”

* * *

回到哥本哈根以后，部长先生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决定亲自去通知萨洛蒙小姐关于遗赠给她的学校的遗产的事。

因此，有一天，他就到纳雷勃鲁去了，引起那么多议论和谣

传的著名的"儿童之家"就设在这个穷人居住的街区。看门的女校工领他穿过树木成荫、树下安排着长椅的儿童游戏场。当部长先生得知校长正在上课时，就表示：为了不浪费时间，希望先参观一下"学校"。

于是有一位女教师走出来，愿意为他效劳当向导。

宽敞的建筑物的一头，是高大、明亮、漂亮的食堂，有一个班的学生正在吃早饭；另一个班则正在上课。旁边是缝纫工场，所有的学生——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在学习缝补自己的衣服、织补袜子、修补皮鞋。再过去是浴室，当向导的那位女教师告诉她，孩子们每三天洗一次澡。阳光、空气、水分和合理的营养——学校借助于这些东西，努力培养学生们的道德面貌，以代替那些神学课程。

"喔，是这样的，"部长说，含意复杂地干咳了几声。

孩子们不住宿在学校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学校认为，学生必须爱清洁，服装整齐，善于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才能造就他们成为一种特殊的宣教者，这些宣教者应当在居民中间传播爱清洁、守秩序、举止文明的信念。不过，学校的大门，从工厂开始上工时起，一清早就开了。孩子们享受这些福利得付一笔费用。费用并不算很低，但它根据各个孩子的父母的收入而定。

"是啊，"部长暗自想道，"这一切都很好，如果……"

但这时有人来通知他们，校长准备接待他。

雅柯芭·萨洛蒙还不到四十岁；虽然她依旧保持着过去高傲自负的姿态，看上去要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雅柯芭的神情比任何言语更有力地说明为了她亲手创建的事业，她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克服重重阻力，排除无数成见，它要求于她的不仅仅是财力而已。从少年时代起就吸引着她的、一个需要披荆斩棘的

战士的命运整个地落到她身上。她的面貌，从前崇敬她的人说象鹰，敌人和妒忌她的人说象鹦鹉那么丑，现在却无可怀疑地象猛禽了。几乎完全灰白的头发，泛黄的皮肤，一对凸出、乌黑的大眼睛，长长的脖子，甚至那件只配上白色衣领的严整的褐色连衣裙，也使她很象一只坐在山岩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平原的美洲兀鹰。

部长刚一进来，她就急忙从桌子旁边站起来。

“大概您是打算表示对我的亲切关怀，才亲自来告诉我您的兄弟逝世的消息；不过，我的朋友们已经看见报上登的讣告，把这消息告诉我了。”

“如果这是我拜访您的唯一的原因，我大概就不会非让你接待我不可了。何况，不论对我的兄弟还是他的命运，您大概都不会感兴趣。”

“哦，您误会了。我对您兄弟的感激超乎他自己的意料。我虽然离他很远，但我继续尽可能关注他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不通音信。关于他最近几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请您详细讲给我听。请您稍坐一会儿，详细说一说，他是怎样得病的，怎样死的。说来奇怪，我什么也不知道呢。”

可是部长先生却不想坐一会儿。这位女士的坦率和有些可疑的名声使他把嘴唇闭紧；这样一来，他那本来长得不相称的下颌就显得更向前突出了。

“我再说一遍，要不是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我是不想来打扰您的。不过，我只扼要地谈一下。您刚才说，我那故世的兄弟不仅在法律上已和您分道扬镳，而且在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上也和您相距很远；这样，我就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您能理解，我，象我的弟弟一样，不能不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您的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在他的遗嘱里——当然，这个遗嘱是值得商榷的——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您，确切些说，是给您的学校（或者什么别的称呼）。由于死者有合法生的子女，这个遗嘱实际上是不生效的；但是，我已了解清楚，不论是合法继承者本人，还是他们的监护人，都不反对完全执行死者的最后意愿。问题涉及到一万克朗，关于它的来历，可惜得很，我不知道。我认为有责任亲自来通知您，同时要听到您亲口表示，您是否打算接受这一遗赠。”

雅柯芭依旧站着，双手撑在椅子背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情绪十会激动。青春时代的回忆浪涛般涌上心头。虽然直到现在几乎从来没有人看到她痛哭过，但此刻她已怎么也忍不住流泪了。

“为什么不接受呢?!”她平和地问，“您的弟弟和我，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简直无法理解这种性格；但却因此为他的这个最后的致意格外感激他。”

“如果您允许我说的话，萨洛蒙小姐，我很想在谈到这里时提醒您十六七年以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我当时就用您自己现在的说法来说明您和我兄弟的关系。如果您当时能够相信我了解人的能力，不论对于您还是对于他，都会好得多。”

雅柯芭抬起头来，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不对，部长先生！在这方面，您大大地误解了。我一点也没什么遗憾。正相反，我认为，我能了解您的弟弟，这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他善于以人生真正的内涵——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来充实我的生活。实质上，您此刻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仅是我建立的，也是他建立的，他的贡献不下于我。我将全心全意地感谢他，直到生命的末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概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不敢多打扰您了。祝您万事如意！”

*　　*　　*

落葬一星期以后的一个傍晚，教师米凯尔逊和兼任区法官职务的公共牧场管理人尼尔逊开启了死者那所封起来的房子，以便根据死者那两位来过这里的哥哥的要求，编造死者的家庭财产清单。有价证券、信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兄弟俩还在一星期以前就带走了。但是，在一只抽屉的一面恰巧靠墙的小桌子里，放着一本厚厚的本子，里面笔迹潦草地记着一些笔记。

教师忍不住浏览起这个本子来。趁着法官手里拿着一盏灯平静地巡视各个房间，把所有遗留在房间里的东西都登上帐册时，教师就待在卧室里，借着一个插入瓶颈里的蜡烛头的光亮，一页页地翻阅那个本子。

这个本子有点象日记。道路检查员从到达这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把自己的思想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仿佛自己对自己倾谈所有的见闻似的。

在第一页上，教师虽然费了很大的劲，但还是看清了下面的字迹：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向掌握生命的力量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希望这些力量立刻向我们开放。可是，它们披着神秘的外衣悄悄地行动，伤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就想干预宇宙这个庞大的机器的工作，想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指挥它。长大一些以后，我们把急切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希望能在这里发现规律性、内部的法则、发展的道路——总之，一句话，希望在这

里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值得去为之拼搏和受难的目标。但是，后来，这样的一天来到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一种神秘的声音——制止我们，责问我们：'你认清自己了吗？'于是，从这一天起，这个唯一的问题就占据了我们全身心。从这一天起，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我'就成了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①，而我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来解答这个谜。但是，什么是所谓'真正的"我"'呢？是不是那个今天一早在大雨倾盆中走出家门、带着怒火和忧心、被生活及其重负搞得筋疲力尽的人？或者，所谓'我'可能是那个黄昏时分坐在炉子旁边、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中——回忆着家园、家庭和嬉戏着的孩子们——的我？万一是那个此刻孤独地坐在灯光下、既不忧愁也不欢乐、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心中充满宁静和安谧——只有在夜晚、在孤独中我们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安谧——的人呢？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我'：他是自然这个母亲所创造的，白璧无暇，天真纯朴？也许，在这些形象中每一个各有一些特征是脱胎于'我'的？也许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灵魂的东西，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情绪、夜梦的余波或者我们在晨报中看到的文章？也许灵魂随着晴雨表的指针或者泥炭的价格而变动？也许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灵魂，就跟象形细小玩具游戏中的玩具那么多？不管你怎么抖动，表面上每一次总会出现一个新的形象：有时是个傻瓜，有时是好斗的莽汉，有时则是夜猫子。

"我要问，我要问！"

教师惊奇得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从这些绝望的字句里他

---

①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有翼的狮身人面女妖，她在底比斯城外拦住过往行人，叫他们猜一个谜，猜不出的人当即被杀害。"斯芬克斯之谜"这里借以指非常难解的谜。

认不出他的老相识了。他在这个本子里寻找比较晚些时候的记录，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夹在本子里两页之间的一封信。信是写给“道路检查员彼·锡杰尼乌斯先生”的；根据邮戳来推测，日期应是两个月以前。

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米凯尔逊终于从信封中抽出了信。信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发信地址写在第一页上角：“布达鲁普龙德”。

米凯尔逊看到信中这样写着：

我听说你病了，病得很重。因此我首先破坏我从前曾经答应过你保持沉默的诺言。我将坐立不安，直到我把我要说的话告诉你：对于你为了我的幸福所作的一切牺牲，我无限感激。现在我彻底理解你了，理解你是为了我们好才这么做的；我无法用言语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们的三个孩子向你问好。他们象我后来生的两个小的一样，都健康地成长，生活得很好。哈巴尔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他想当工程师，大家都说他有杰出的才能。而且他是个身体结实而勇敢的小伙子，因此准会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英格堡已经在去年秋天接受了坚信礼。她和小莉扎现在和我住在一起。她们根本不记得你了——你希望这么做，也许你是对的。再一次万分感谢你给予我们的一切。愿上帝赐给你力量，让你能承受得住你所面临的一切！

英格尔

米凯尔逊沉思地点了点头，把信重又放回信封里。

“他真是个教人猜不透的人！”他暗自想道。

在日记的最后几页里，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笔记，很多地方用同样的字句来结尾，有的地方还在字句下面画上着重线："大自然是丰富的，大自然充满了智慧和善良。"这时，米凯尔逊已经比较容易认出他那亡友的表达方法和思想进程了。

例如：

"如果没有为大自然所赋予的、对不断发展的永恒的追求；如果没有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表现在人类的激情中，不论这些激情向外表现于现实世界，或向内倾注于思想领域，或朝上导向幻想王国）；如果没有巨大的、果敢的决心严肃地、彻底地剥光自己的外衣来看清自己，谁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能生活在产生这种追求和加强这种决心的时代，是幸福的。不然的话，我就始终是个不够格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锡杰尼乌斯，直到生命的末日。"

米凯尔逊碰巧又翻到了另一句话：

"基督的生平和历史只有一点对我们有教益——其实，古代的贤人哲士早已发表过这一类的名言——它们教导我们：只有激情能够战胜痛苦。"

在第三页上这样写着：

"我少年时代最大的幻想是要获得荣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征服世界。每个人的心灵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一个人的死亡就是这个微型世界的覆灭。"

米凯尔逊再看下去，读到了下列的字句：

"今天报上登载着斯捷涅尔先生被授予五等文官的封号。这意味着什么呢？把整个生命都献给欺骗和吹牛——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获得五等文官的封号？上流社会竟是这样寡廉鲜耻。唉，斯捷涅尔先生，可怜的斯捷涅尔先生！要是您能知道，我在默默

无闻中感觉到自己是多么自由，象帝王一样伟大庄严，而对微不足道的委屈是多么不在意，那就好了。如果您知道这一点，那末，您无疑会感觉到您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但是您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您是幸福的。您为自己祝贺，为自己的健康和荣誉高傲地喝着香槟酒。因为大自然是丰富的，大自然充满了智慧和仁慈。”

接着是一个小标题：《论上帝》。

“人们认为下面这句格言是伏尔泰说的：‘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就应该臆造一个上帝。’我想把这句格言改变一下，使它更为正确：‘如果上帝确实存在，应该极力设法把它忘掉才好。’这完全不是由于作了坏事而害怕必然遭到报应，只是希望培养人们为做好事本身——而不是为上帝——去做好事。如果一个人在对穷人施舍时，心里却在想：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对一切都进行严格的清算，看到这幅图景，他会赞许地摇头晃脑；那末，这个人能诚心诚意地施舍吗？”

在这些话的后面，马上接着是另一个小标题：《再论信仰》。

“在生活中，我们让许许多多东西把我们团团围住了，这些东西是由于机缘的巧合而属于我们自己的。例如：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迫切需要一只五斗橱，家具店一有货，我们第一个就去买了。起初，我们漠不关心地看待它，也许它一点也不中我们的意，但是，当我们一决定不管怎样要买下它，它一变成我们的私有物时，那末，不论我们或者五斗橱都起了神秘的变化。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它抛光的表面，我们又高兴又担心地目送着搬运工把它抬上楼去。如果以后有朝一日我们不得不同它分手时，我们会觉得好象心头掉了一块肉似的。私有制的谜就是这样。信仰的谜不也是这样吗？”

在日期为最后一年的几页里，米凯尔逊看到这样的小标题：

《可怕的幻影》。

“我记不清确切的地点，在莫斯岛上，很多年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小儿子是个又倔强又不听话的小家伙，父亲想制服他的倔强脾气。有一次——当时这男孩才九岁——他又闯了祸，应该受到处罚。他害怕得爬到一棵高树上。父亲勃然大怒，而且，据说，还因为他喝得相当醉了（他刚参加猎人的野餐回来），就手里抓住一根鞭子，命令儿子下来。但是，他喊得越响，骂得越凶，吓破了胆的男孩子就爬得越高，最后爬到了树顶上。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孩子想站上去的那根树枝折断了，他就从最高处跌落到地上。这样他就永远成了残废人；而父亲也因受良心的责备而发了疯，一直住在疯人院里，直到去世。

“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大儿子成了一个健康的、两颊红润的小伙子，脸色可谓白里透红。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生了一群结实、健康的孩子，并把庄园变成了发家致富的典型——简言之，在大地上完成了一个男子汉所应该完成的事业。这时候，他的弟弟却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半卧半坐在大树下的安乐椅里。鸟儿在他头顶上盘旋，并从他手里啄食。他并没有觉得他自己是不幸的，只是他周围的人对他的不适当的怜悯和想到老父的悲惨遭遇，才使他感到难受。我看见过他。当时他十八九岁，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那明朗乐观的表情，仿佛光芒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大自然赐予他第六感觉——只有它能使我们感受至高无上的快乐——来代替丧失了的健康。这个眼中闪着忧郁的目光、动作笨拙的少年只成了一个可怜的残废人，既算不上是男子汉，也不能算是妇女，既不算是儿童，也不算是成年人；但是，他成了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目光中反映出他全部的纯洁、深邃、宁静的

无限性。这使我不禁想起他的父亲，可怕的幻影——良心——把他赶到不见天日的黑暗之中，因为他没有掌握真正的信仰——对丰富的、充满智慧和仁慈的大自然的信仰。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大自然的支配，它慷慨地在一个环节上补偿我们在另一个环节上所失去的东西，并且它……”

教师没能再看下去，因为这时法官回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喂，米凯尔逊，走吧，一切都办好了。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一本放在抽屉里的本子。您看，我们该怎样来处理它呢？这只是笔记，不可能把它拿去拍卖，而毁掉又未免可惜。尼尔逊，您看，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带走？这样，就多少能留给我一些对他的回忆。老实说，失去他，我感到很孤寂；而这本子里正好写着我们平日谈论的东西。我稍稍浏览一下，就会觉得似乎我又在跟他谈话了。”

“请随便拿吧。对于任何写作的东西，我们概不负责，因为它不具有货币价值。”

法官吹灭了蜡烛和油灯，点起了提灯。然后两人一起走出空荡荡的房子，小心地顺手掩上了大门。

译 后 记

亨里克·彭托皮丹(1857—1943)是继安徒生之后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现实的描绘"(得奖评语),于一九一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亨里克·彭托皮丹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日德兰半岛腓特烈西亚市的一个牧师家庭,在家乡,后来在兰德斯度过他的童年。小学毕业后,彭托皮丹就离开家乡到首都去升学。事实上他的远行很象是一次逃跑,是对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的一种自发反抗。在哥本哈根的综合技术学院,这个青年人在学习上没有得到预期的满足,他常常沉溺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之中。一八七六年,大学生彭托皮丹放弃学业,徒步到瑞士、德国旅行。这次旅行在这个观察力敏锐、具有诗人气质的青年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改变了读完工程学的初衷,转而改读自然科学了。他认为自然科学对他了解生活更有助益。一八八〇年,他进了谢鲁尤德的一所高等国民学校,在那里教授自然学史的课程。也就在这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彭托皮丹八十年代前期的大部分作品主要写青年一代的遭遇,反映青年人对光明和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他始终不渝地捍卫蕴藏着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抨击黑暗和愚昧。

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改变了原来那种以抽象的启蒙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田园诗情调描绘风俗人情的手法,开始对社会生

活作更为概括的现实的反映。在一九〇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感人的鼓动性，显示艺术家的有倾向性的思想和力量。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彭托皮丹十分关心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在丹麦激烈展开的工人运动。他结识工人群众，保卫他们的利益，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反对埃斯楚普①反动政府的各项政策；但在那个时期，他还不能认清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他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虽然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但都孤军作战，在他们的反抗中突出地表现了个人主义的倾向。

彭托皮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宗教学说和教会的激烈批判是与他的世界观进一步向民主主义发展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完善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自由思想的发展、民族自觉性和社会积极性的提高十分鲜明地反映在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国》(一八九一——一八九五)、《死人的王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中，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幸运儿彼尔》中。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画面广阔的史诗式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的自传。本书通过主人公彼尔一生的遭遇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丹麦社会的复杂矛盾，提出了社会和政治生活、道德、哲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彼尔出身于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在他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是牧师的十一个孩子中唯一反对奴隶式的恭顺、反对宗教道德束缚的人，他决心冲出这个象征着黑暗和愚昧的老家到首都去闯天下。他

① 埃斯楚普(1825—1913)，1875年至1894年的丹麦首相，1865年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进入首都综合技术学院后刻苦钻研，废寝忘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设计出一个改造海湾的蓝图，梦想借此改造丹麦的整个水路系统而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夙愿；但当他奋发上进的时候却碰到重重困难，他带着他的设计方案走访了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人物，大家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有的耸耸肩膀，作为回答；有的则讥笑他狂妄，不自量力。在他承受着沉重的打击时，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犹太富商萨洛蒙一家，并且与萨洛蒙家的女儿雅柯芭订了婚，成了富商的乘龙快婿。同时，一些金融资本家出于他们个人的利益，对彼尔的设计发生了兴趣。这时候，似乎幸福在向他微笑了。有人给他取了"幸运儿彼尔"这个绰号。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个绰号表达了人们对彼尔的一定的嫉妒心，或者是对他暂时的成功的好心赞扬；另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于依赖机遇得以高升的彼尔的一种讥讽和揶揄，认为他这种幸福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象彼尔这样虽热中于名利、性格复杂，但涉世不深、良知并未泯灭的青年知识分子，决不是那些老奸巨滑的金融巨头们的对手，他必然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当他们认为彼尔不能为他们所操纵时，就把他一脚踢开，甚至施展阴谋，把他苦心孤诣设计出来的方案给葬送了。从此彼尔更加郁郁寡欢，性格日益趋向怪僻，最后，在一个贫瘠苦寒的边远小村子里当一名道路检查员，终于孤苦伶仃地死在那里。全书的悲剧性结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美好愿望往往受到摧残的必然性。

这部长篇小说自始至终贯串着对基督教教会中的阴暗面的批判。

彼尔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这个虔诚的神职人

员的家庭因循守旧，愚昧落后，蔑视世俗的幸福。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宗法式的。在这里，外界的喧嚣声被隔离，生活停滞不前，弥漫着冷漠得可怕、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切生机勃勃的力量受到压制，得不到发挥。

作者不仅描绘了这个传统的神职人员的家庭，而且刻划了教会中的"革新人物"，例如，彼尔后来的岳父勃洛姆贝格牧师。勃洛姆贝格是个善于辞令、读书很多、关心一切新的思潮、作风"开明"的革新人物，深得教民们的拥戴；但是作者还是巧妙地通过总管之口揭露了勃洛姆贝格的卑劣的灵魂：他不赡养双目几乎失明的生父，使得老父浑身长满虱子和痂疮，饿得快要死去。当这位牧师需要调换自己的马车时，他就放出风声，说什么他不能在这个教区里久待下去，为了孩子们，他得找个比较富有的教区。教民们诚惶诚恐，大家就凑钱，好容易凑足了买马匹和四轮马车的款子，牧师坦然接受，甚至没有道谢一声，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背地里称他为"大商人"。彼尔对自己的这位岳父也抱有反感，彼此间常常或明或暗发生冲突，直至最后决裂。

彼尔原来的未婚妻雅柯芭·萨洛姆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她是个很有教养、具有独立见解、意志坚定的女性。她沉稳冷静而又温柔多情。她珍视真实，坚决反对虚伪；她厌恶基督教教会，因为在她看来，教会是伪善的典型。起初，她欣赏彼尔率直的性格，欣赏他这个青年学者和发明家的严格合乎逻辑的思维能力，认为他是"二十世纪的人"。她从各方面关心和支持彼尔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彼尔迅速成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发现彼此在观点、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最后，他们俩终于分手了。雅柯芭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刚生下的孩子夭折以后，决心献身于慈善事业。她在哥本哈根创办了一

所与教会没有任何联系的小学，全心全意地去教育穷苦的孩子们。彼尔和雅柯芭分手以后，彼此从未通过音信；但人们在彼尔死后的遗物中却发现一张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一万克朗遗产全部留赠给雅柯芭·萨洛蒙创办的那所小学。可见彼尔直到临死对雅柯芭还是怀着柔情，竭力支持她所从事的事业。

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的情节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开的。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了当时丹麦社会的众生相，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除了男女主人公外，象雅柯芭的妹妹——放荡任性的资产阶级小姐娜尼，青年们的偶像、受过欧洲自由思想传统教育的宣传家纳旦博士，在资产阶级钱袋面前丧失原则的画家任生，具有可憎的两重人格的诗人贝格尔，寡廉鲜耻、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杜林，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名律师贝纳德等的形象都鲜明可信。

本书写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四年，距今已有八十余年；但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多方面的感受和启发，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时间的无情筛选中经受了检验。总之，这是一部具有丰富、深邃内涵的耐读的作品，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

史慎微　1989.11.

1917[丹麦] 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

授 奖 词[①]

斯汶·塞德曼博士

亨利克·彭托皮丹属于19世纪70年代丹麦文学出现“现代突破”后的一代作家，其主要代表有乔治·布兰代斯、霍尔高·德拉奇曼和J.P.雅可布森。作为作家他写作的重点在短篇小说，在描写人物、勾画当代精神历史方面，他在同时代的丹麦作家中无疑居于前列。彭托皮丹1857年生于日德兰，是个深受格隆特维思想熏陶的牧师的儿子。他曾就读于理工学院，当过人民高等学校的教师，以后他放弃了各种工作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折断的翅膀》于1881年问世，此后他的写作进入丰产期，其中有许多富有价值的上乘作品。青年时代他把丹麦气质和丹麦生活中的不幸状况的痛苦经历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在他看来，生活中存在着可笑、骗人的幻想、假作权威、浪漫主义、以科学为根据相信动听的空话、在大话下面自我陶醉、残忍狠心和畏惧道德等等。他在作品中对之进行笔伐。总之，他反对“在诗情画意下的腐烂”，根据他的看法，旧的世界正在走向灭亡。

在《真实的交流》中，他抨击了人民高等学校中存在的虚伪现象；在《云层》中批评了丹麦左翼在艾斯特罗普临时法时期空话连篇而无实

[①]这是作家斯汶·塞德曼博士在1917年11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所致的颂词。

际行动的政策;《大自然》一书则对过分宠爱大自然的现象予以讽刺;《老亚当》和《圣歌》中揶揄了对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热的情感;《含羞草》中的观点同当时以比昂松的《一只手套》为代表的看法相左，后者要求人们在两性关系中保持贞洁和忠贞;《理想之家》描写了婚姻关系中的母权制;《守夜人》和剧本《狩猎者》对现代艺术和文学追求奢华的倾向提出批评。针对无血无肉、远离生活的文化，彭托皮丹面向生活，追求真实的艺术，并力促这种艺术得以自由地发展。他对革命的社会斗争、对清醒的实证主义者的生活观寄予热烈的同情。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渗透着造反精神。有趣的是，尽管他本人的血液中浸透着“浪漫主义的乳汁”，但同时他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诗人的气质和内心的冲突使他有可能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现实，同时又能以讥讽的态度对待浪漫主义。

彭托皮丹的主要作品是三卷小说《希望之乡》和开始分散为 8 部后来合写而成的《幸运儿彼尔》，这两部不朽的作品介绍了丹麦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精神生活。第一部作品在广阔的背景下描写农村生活，勾画了农民与城市居民间的矛盾，表明任何一种想把这两个不同阶层联系在一起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书中的主人公，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理想主义的牧师，在强烈的信念的驱使下从事自己的使命，他生活在这个使命中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然而对人们信仰的失望，对自己缺乏把现实与愿望结合的能力的失望最终使他变成一个心烦意乱的空想家。相反,《幸运儿彼尔》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农村居民（工程师），他下决心要在首都夺得宝藏。他与《希望之乡》中的牧师相反，只对实际感兴趣，厌恶一切宗教、空谈和唯美主义，行动果敢，计划大胆。但即使是他，在其解放的内心里也缺少自持能力，最终还是屈服于他所蔑视的基督教义之下。书中令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巧妙地阐述了犹太教与日耳曼人基本生活

观方面的矛盾。第三部小说《死亡王国》描写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丹麦，它反映激进的政治家试图唤醒“沉睡的人民”，然而没有成功。书中对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做了有趣的描写，但从总体上讲，这部著作难以与前两部作品媲美。

亨利克·彭托皮丹被称为丹麦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寓散文、力度和弹性为一体，飘散着健康的气息和前后有序的节奏感。他叙述简单、轻松，无须求助于贵族的语言。他尤其长于再现人生实际，整个丹麦的国土、日德兰和各个岛屿、首都、市镇、分布着庄园的乡村、牧师庄园、农庄、高等学校和酒店等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读者可以体验到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但他描写自然风光并非仅仅是为了自然风光，而是为了烘托人物，描写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对彭托皮丹而言，最重要的是人及人的命运，他在对人的客观的描写中达到了艺术家的境界。他熟悉丹麦的各个阶层，了解他们的数量、习惯、爱好，能在勾画整个轮廓的同时，从浓缩的人物中发掘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读完他的作品，人们有如进入一个具体的精神与世俗世界，深切感受其中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同时也看到几十年间丹麦生活的剖面。尤其在前两部著作中，可以读到作者令人叹服的描写，作者对不同心理状态下的人物的特点和感情生活刻画细致，有强烈的造型效果。作者对细节描写具体，同时又能把细节自然地联系在总体中。亨利克·彭托皮丹是宏大作品的史诗般的作家，他所致力于创作的不朽作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亨瑞克·彭托皮丹作品年表

1881	《剪掉的翅膀》
1883	《农村景象》
1887	《农舍》
1890	《云》
1883	《桑丁厄教民》
1891-1895	《天国》
1898-1904	《幸福的彼尔》
1912-1916	《死人的王国》
1927	《男人的天堂》
1943	《寻找自己》